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中華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一至六月份——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前言

中國近代歷史之急劇演變，起於西方列強勢力之入侵，其著者：首為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之鴉片戰爭，清廷被迫與英人簽訂南京條約（一八四二），開不平等條約之端。繼而為咸豐八年（一八五八）英法聯軍之役，京師淪陷，清廷復與英法締結北京條約（一八六〇），喪權辱國，日益加深。再而為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中法之役，藩籬安南因之斷送。

其尤著者；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發生第一次中日戰爭，由於中國之戰敗，造成日本之興起，其影響之重大，實為中國近代史上最顯著之分水嶺。蓋在此以前，中國所蒙受之創痛雖鉅，然尚不足以制中國於死命，迨日本以廣被中國文化之薰陶，突起於亞洲之近鄰，竟為西方帝國主義者張其勢毆以凌中國，於是，國勢乃益以不振而日危矣！

就國內情勢言：自甲午我國戰敗之後，國勢固日益岌岌，然在民族自覺與自救運動方面，反而日益蓬勃壯大，匯成為救亡圖存奮發自強之洪流。當此之際，憂時之士，無分朝野，競起而尋求救亡圖存之道，初由摸索追求，進而立說號召。舉其大者：其一、仍寄望於清廷之振作有為，欲以緩進改良手段，引導其走上自強維新之途徑。其二、認定清廷之腐敗已不可救藥，斷然採取急進革命路線，欲使根本改造，以達成推翻專制建立民國之偉業。戊戌政變（一八九八）與庚子義和團事件（一九〇〇）相繼發生後，清廷之顛預無能，盡暴露於世界，改良派勢力乃因之衰頹，而希望幾絕；國父孫先生文所創立以救中國、救世界為中心之三民主義及其所領導之國民革命運動，乃隨時勢之演進，而成為中華民族自立自強、救人救世之主要力量。推翻專制，建立中

華民國之偉業，首於辛亥八月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獲得成功。國父有言：「中國之革命發軔於甲午，盛於庚子以後，而成於辛亥。」蓋指此一史實也。

當甲午中日戰爭中國節節失敗之時，國父領導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於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四日）成立於檀香山。此一革命團體成立之主因與宗旨：一為外患之杜絕，二為內政之改造；故在興中會宣言中，乃揭示此兩要義以為革命之標的。首謂：「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強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在入會誓詞中復標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三大綱，是興中會於成立之始，即已明揭中國近代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民族之自由獨立與民主共和政體之創建矣。

翌年乙未、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九月九日，第一次革命起義於廣州，距離興中會成立未及一載，距離中國因戰敗簽訂馬關條約而割讓臺、澎，為時僅逾五月，其時日之相連與吻合，證明中國革命之加速進行，不僅與甲午之戰息息相關，而臺、澎之割讓於日本，實為促成廣州第一次革命起義之重要因素。此役雖然失敗，實開革命黨人壯烈犧牲之先驅，促進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之加速發展。乙未首義後三年，即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春，興中會第二個支會繼日本橫濱支會之後成立於臺北；又過二年，即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庚子，國父親自來臺策畫第二次革命起義——惠州之役，其時臺灣雖為日本所據，而臺胞嚮往革命，希冀祖國之復興，進而謀臺灣光復之志節，實已昭昭在人耳目。蓋臺灣之命運實與革命之前途連為一體。惟國民革命之成功，而後乃有臺灣光復之可期。是故臺灣志士自庚子以後，或參與革命組織，返回祖國獻身

於革命行列；或發動武裝抗日，與祖國革命作桴鼓之相應；或從事社會及民權運動，以發揚民族自救之精神。雖努力之方式不同，而奮鬥之目標則一，是臺灣與國民革命關係之密切，有如血肉之相連，首腦之不可分，固史實昭然矣。

就對外關係言：由於甲午戰爭中國之失敗，馬關條約之簽訂，臺、澎因以喪失，繼之以列強在華港灣之租借，與勢力範圍之劃分，以及不平等條約束縛之加深，瓜分亡國之禍更迫於眉睫。在此時期，中國所賴以苟延殘喘者，乃因列強之角逐競爭，矛盾衝突，利害各異，危機四伏，遂以門戶開放，利益均霑，作一時之調和，形成列強在華之均勢，始得到短暫維持之局。固非清廷之能警惕自強，有以禦之也。至民國三年（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列強無暇東顧，日本乃得乘時以逞，一躍而成為獨霸中國之局面。

日本於取得獨霸中國地位之後，一面利用我國內軍閥之割據，以助長戰亂，而遂其「分而治之」之陰謀；一面復阻撓我國革命勢力之興起，以達成其：欲稱霸世界，必先侵佔亞洲，欲侵佔亞洲，必先吞滅中國之企圖。卒致演變成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一八」事變，與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七」事變以後之第二次日本侵華戰爭。由於我全國軍民在總統蔣先生中正卓越領導之下，堅苦奮鬥，不屈不撓，以及民族精神與文化潛力之高度發揮，中日兩國局部之戰，卒擴大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相結合。歷時八年，犧牲慘重，終於達成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之最後勝利。日本因戰敗而無條件投降，中國於五十年前甲午戰敗所割讓於日本之臺灣、澎湖，乃重歸於祖國之版圖。惜我國於抗戰勝利之後，為國際共黨所乘，大陸因以沉淪，七億以上之同胞被陷於鐵幕之內，慘遭迫害屠殺，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呻吟待救，舉世同憤。而歷史文化之

備受摧殘，實為數千年來民族未有之浩劫！所幸臺、澎與大陸邊緣之金門、馬祖，於歷史厄運與挑戰困境之中，屹然矗立，成為今日光芒萬丈，保衛自由之燈塔，奠立中華民族復興重建之基石。

溯自甲午以還，此一近八十年歷史演變，國民革命運動奮鬥之歷程，舉其要者：在辛亥以前為民主共和與專制政體之鬥爭，辛亥以後初為對帝制餘孽、軍閥割據，危害國民之鬥爭；繼而為對國內軍閥與帝國主義者相勾結以危害國家之獨立與生存之鬥爭。歷經民國二年二次革命之役，民國四年討伐袁世凱背叛民國、帝制自為之役，民國六年以至民國十二年護法之役，民國十五年至民國十七年北伐、統一之役，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對日抗戰之役，以及抗戰勝利後，共黨禍國，大陸同胞急待解救等。其間雖歷經盛衰起伏，艱苦挫敗，然艱苦與挫敗乃一時之現象，固未能阻止革命建國運動之邁進與蓬勃發展也。綜其關鍵所在，其為思潮之衝擊，或為世變之循環，而未可測量歟？！自古以來，每一民族之興衰，必有所由：其衰也，往往失之於可興可為之時；其興也，往往成之於多難困厄之中。瞻望今後我國歷史之發展，中華民族其亦於大挫大痛之後，由磨礱而愈進於光明，由精益求精而更趨於完美乎？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之編纂，其目的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為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自興中會成立之年至辛亥革命為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為正篇，分年編訂，次第發行，昔人有言：「欲亡其國者，必先亡其史。」故「歷史不滅、民族永生」，爰刊斯編，以期發揚中華文化大國之光輝，奠立中華民國國基於永固。

本編特以甲午年為前篇之始。

凡例

一、「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纂之目的，要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為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

二、本書記事以革命建國為緒統。中華民國乃由國民革命而創立，而民國之根本在開國時臨時參議院制定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故凡違反國民革命之目標及臨時約法之政權，則以事實政府視之，冠以地方名稱，如北伐統一前之「北京政府」是。至破壞民國政府正統之偽政權與叛亂組織，則冠以偽或逆字，以重法統。

三、本書記事，始自甲午（清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國父初創興中會於檀香山，迄於今茲；而以中華民國之建立為分際，分「前篇」、「正篇」兩部分：自興中會成立至辛亥革命爆發（一九一一年）為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為正篇。分年編次，以次發行。舉凡有關政治、法制、經濟、外交、國防、邊事、社會、文化、教育、科學、藝術、體育等各方面之重要建置、活動、成就與變革，無不廣事蒐羅，審慎考釋，以求其備，而存其真。

四、本書紀年以中華民國正朔為標準。中華民國建元以前稱「中華民國紀元前」，並註以清代年號及西曆；其月日則先列當時之陰曆，再附註西曆。至中華民國建元後，則於民國紀元以下，繫以西曆。但如外交事件涉及俄、日等國曆法時，當附以該國年曆。

五、本書採綱目體裁，以綱統目。綱文標題宜重精當，目文敘事力求完整。融紀事本末於編年之中，冀能執簡馭繁，綱舉目張。

六、引用原始文件及他人著述時，均加引號，以資識別，並附註釋，志其來源。惟原文過長，須加節略，無法使用直接引號時，採綜合敘述方式，仍附小註。如記事有作補充說明之必要時，得於正文後附加編者按語。

七、本書記事，力求完備。本兼容並蓄之原則，遇有不同文件或著述，所記事實有歧異時，酌予

並存，或列入附註，以備考訂，惟文獻及著述文字與正式公布之官文書有別者，悉以官書文字為準。必要時，採錄有關文獻或專著，列為附錄，以資參證。

八、同一日內記事順序，除具有特殊重大意義之事件列為首條外，一般事件採先中央而後地方之次序。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之創立者，光被四表，功垂萬世，報本追遠，自應表示尊崇，故首列其生平重大事蹟。次為國家元首、副元首，次為中央政府政令，次為全國性政團、社團及社會文化動態，次為各省市政令及特殊舉措。

九、所舉人名，以稱其本名為原則，儘量避免稱號或字。惟引文內之人名，宜悉依其舊。如有雖具本名而後以字行者（如朱大符，字執信，後以字行），則於其初次出現時提及本名，後均記其字。如係外國人名、地名之譯名，宜力求統一，並於譯名下加註原文，以資查證。其見於引文中者，則以保持其原譯為原則。

十、敘及某人職稱時，依其當時所居之職稱為準。如辛亥革命爆發，黃興督師漢陽時，稱民軍總司令，民元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則稱陸軍總長。如同為一人於同一年月內居數種不同職務時，則取其與敘事有直接關係之職稱。如總統蔣公在抗戰初期同時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及行政院院長兩職，如記事與軍事委員會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委員長；與行政院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院長。

十一、本書所用史料，以國史館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度藏之原始檔案、文件、公報及其他公文書為主，間採當時之報章、雜誌及專家著述。凡政治用語及黨派系別之名稱，皆依照原件，不加更改，以存史實。

十二、本書內容廣泛，卷帙亦夥，自難於短時間內所能完成。且因大陸淪陷，檔案文獻遺失尚多，亟待增補。倉卒成編，闕誤必多。務請專家學者，各方賢達，惠予指正，提供卓見，俾得據以修正。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中華民國二年(西曆一九一三年)

一月

一日 中華民國開國週年紀念，中樞舉行慶祝典禮。

本日爲中華民國開國週年，總統府招待各署主任以上人員集會慶祝。午前九時，文武官員及議員到者約千餘人，並有中國聘用之外籍人士數十人，先齊集於國務院，於十時由國務總理趙秉鈞率赴總統府禮堂，向袁大總統行三鞠躬禮，大總統答禮畢，由趙總理致頌詞云：

「中華民國二年元旦，爲南京政府成立之一週歲，陽和扇淑，海宇義安，五族一家，衢歌巷舞，秉鈞承乏政界，幸覩昌運，愧無補掖之長，躬遇休明之盛，謹代表拜手而獻言曲：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國大總統萬歲。」

大總統袁世凱答詞云：

「今日二年元旦，天氣晴朗，以氣象觀之，民國前途似乎宜有福利。唯是生於憂患，古有明訓，願諸君子勿稍懈怠，必期鞏固萬年而後快，本大總統實與有榮幸焉。」

又，陸軍總長段祺瑞代表陸海軍人全體致詞云：

「今日元旦，共和成立，一年於茲，列強環伺，內國猜疑，經濟艱窘，國本動搖，我等陸海軍人自應悉力上體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一日

大總統之籌計，盡力輔佐，俾我海軍將媲美於英吉利，陸軍將駕於德意志之上，令我五色國旗照耀環球，庶無負我大總統兢兢業業之苦心，及我等軍人之天職。」

袁大總統答詞云：

「二年元旦，距南北政府統一，蓋亦八閱月矣。此八閱月間，一以秩序未定，一以法規不全，故所辦之事不過恢復秩序而已，殊無一毫新事業之可言，即此恢復秩序之事，亦絕非我一手一足之烈，仍賴我軍人諸君官佐之籌謀，兵士之努力，羣策羣力，共相補掖，共相維持，乃克見此現象。自今日起，我等當振刷精神，從事新事業，俾我民國自二年，以至萬萬無窮之年，吾有奢望焉。」

各演說畢，行三鞠躬禮而散，退就食堂聚餐，並作軍樂助興。（註二）

附錄：民國元年政局變遷之回溯（註二）

——鑒既往而察將來——

志士並起，光復華夏，民國紀元已一年矣。回溯元年一年以來之政局，其變遷之跡，有可得而言者。鑒既往而察將來，實今日國民所當念念不忘者也，夫元年之政府，臨時之政府，也因困於財政之竭蹶，外敵於邊禍之迭乘，且益以內閣之更遞頻繁，政當之交爭莫定。一年來政局變遷之跡，徒呈一紛擾之現象而已。民國承大破壞之後，建設完善之政治，乃當此紛擾之衝，致政務不舉，可謂民國之不幸。際此二年之始，所當引前車以為炯戒，去無謂之紛擾，以利政治之進行，則民國前途，庶有多乎！

溯自武漢舉義，底定東南，定南京為臨時國都，十七省代表共蒞，開正式選舉臨時大總統大會，舉孫文為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中山以人望所歸，受國民之托，膺臨時大總統任，而民國於以肇基矣！孫總統蒞任之始，即宣言政見，期軍政民政財政之統一，將以中華民國建築於純粹平民政治之上，採總統制內閣，不設總理，而人才濟濟，皆一時之彥。當時同盟會以天之驕子，首執國政，有組織政黨內閣之勢，與組織政黨內閣之力，而不為者，非弗善政黨內閣也，不欲以政權私於一黨而博覽羣賢以共治也，然閣員若張謇、湯壽潛之流，挾非黨之嫌，或屢屢辭職，或

終不履任，以故南京政府實有意見不一之衆，而爲時短促，無可展布，故政績亦屬難言。然南京政府之所善，則在俯從輿論，不憚更易，輿論之是者是之，輿論之非者非之，頗具輿論政治之實，此南京政府所不可幾及者也。且南京政府當破壞未終，建設伊始之際，其所難能而可貴者，則在消弭南北戰爭，力圖全國統一，使兵禍促短，共和速成，免生靈塗炭，列國干涉者，南京政府之力也。及和議告成，清帝遜位，孫大總統以袁氏轉移清柄，力任調和，且負濟變之才，乃推薦於國民之前，繼總統之任，得十七省代表之認可，袁世凱氏遂被舉爲第二任臨時大總統。當時以國都問題，辯論蜂起，南京政府遣汪兆銘、宋教仁、蔡元培諸氏爲歡迎袁新總統專使，迓赴南京就任。專使抵京，適值兵隊因乏餉嘩變，專使幾遭不測，而袁總統以此，乃中止南行，南京政府亦深諒北方秩序維持乏人，乃由參議院議決通融辦法，允袁總統在北京以電報達寧宣誓就職，袁總統乃以誓詞電南京參議院，參議院布告全國，袁總統遂於北京舉行正式就任禮，統一之局，於斯大定。內閣議仿法國內閣責任制，以唐紹儀君奔走南北，議和有功，並得孫黎同意，任爲內閣總理。內閣分十部，唐總理提出閣員名單交參議院求同意，除交通總長梁如浩外，俱得通過，總理乃兼任交通，是之謂唐內閣，而臨時統一政府，於以完成矣。自唐內閣成立後，孫總統以大局已漸形穩固，始願已遂，乃決然引退，於四月一日行解職禮於參議院，南京政府至是取消。夫唐內閣之組織，猶南京政府之混合內閣也，而混合內閣之弊，亦於唐內閣之傾覆而益見之，政局之變遷，其與吾人以從違抉擇之經驗，誠匪淺矣。唐內閣任內，實以借款事件爲主要，唐鑒於銀行團之居心不測，乃拒絕其嚴酷之條件，而另與比國資本團接洽小借款，冀有以破六國團壟斷之陰謀，不卒而計劃不成，頗受六國團之詰責。唐總理不欲以一身當借款之衝，乃以財政部熊希齡氏接手與六國團磋商。熊氏欲藉此傾軋唐內閣，乃交歡六國團，將承認其要求之條件，輿論以承認嚴酷條件將以監督財政亡國，竭力抗議。黨熊者亦由此反響而攻擊唐總理甚力，此事遂成爲政黨之爭與報紙之爭。當是時，同盟會已改組政黨，共和黨亦合併數小政團而成立。兩黨有對峙之勢，共和黨勢稍殺，其左右於兩黨之間者，則爲統一共和黨。唐氏籍隸同盟會，而共和黨之在內閣者，只熊氏一人，故擁護之無不至。其實此事不成爲黨爭問題也，唐熊既不相能，內閣政見乃多衝突，宋教仁氏艸大政方針，得閣員同意，擬赴參議院宣布決定擇行，而熊氏避不面，大政方針，遂未能發表於參議院，唐內閣以此經驗，益知混合內閣政見不一之害，政黨內閣之主張，實於

是大盛，唐總理終以負副署責任而解職。蔡、宋、王、王四總長聯帶去位，陸總長亦相繼辭職，於是唐內閣乃倒，唐內閣既倒，提出繼任者爲前外交長陸徵祥氏。陸總理第一次赴參議院宣布政見，即以言語小故爲參議員所病，後提出繼任六總長，悉數爲參議院否認，陸總理遭一大打擊，而輿論羣不直參議院，第二次提出閣員，愈形不及，參議院以受輿論攻擊，故乃通過其五，輿論尤非之，時同盟會議，決不加入陸內閣，後劉揆一氏竟違黨議加入，而陸內閣於以成立矣。陸內閣者，超然總理混合內閣也，陸氏以政治運用不活，乃以病辭，卒去位，而所謂陸內閣又倒。國人鑒於內閣之更迭太繁，頗惴惴然懼，後提出繼陸氏任者爲趙秉鈞氏，閣員一無變動，而內務則自兼之，是之謂趙內閣。趙內閣成立，輿論頗表歡迎，時已在國民黨成立之後。趙本國民黨員，黃克強赴京與袁總統握手，乃邀國務員加入國民黨，欲以成政黨內閣之形式，共和黨報紙則反對之。其實趙內閣於政黨關係不深，可謂之爲袁派內閣耳。自蒙替口亟，民主黨欲乘機推翻政府，宣布政府十大罪狀，輿論詆之乃罷議，後外交長梁如浩氏以外交失敗，辭職赴津，政府遂以陸徵祥氏繼其任。而俄蒙交涉談判，至今尚無頭緒也。此民國元年一年政局經過變遷之大略也。

記者曰，吾達民國元年政局之變遷，知政局机捩不安之度，未有過於元年者也。自趙內閣成立後，國民一致禦外，不復內爭，今當民國二年，正式國會，將次召集，正式政府，將次成立，所願我國民努力進取，有以勝於元年之現狀，始不負此民國二年也。

司法部通告，號召社會發起組織「出獄人保護會」，並公布「出獄人保護事業獎勵規則」。

司法部本日以第一號布告，號召社會仁人碩子，發起組織「出獄人保護會」，略謂「民國肇興與民更始，刑法草創，期合不同，被告人刑期既滿，出獄自營生計，而社會之人往往羞與伍，致窮無所之，再陷繩墨，實社會未盡保護之責，各國皆有出獄人保護事業，望海內仁人碩子發起組織保護會。」

(註三) 同時，並以部會第一號公布「出獄人保護事業獎勵規則」四條，獎勵出資經營者。(註四)

附錄：出獄人保護事業獎勵規則(註五)

第一條 經營出獄人保護事業者，當左列各項之一時得給予獎勵：

一、經營事業在十年以上功績卓著者。一、捐金萬元以上者。

第二條 有合於第一條資格者，由各該地方典獄長呈請司法總長行之。

第三條 典獄長提出之呈請書須記載左列各項：

一、該經營事業者之詳細履歷。一、該事業創始之歷史及將來之計劃。一、該事業之詳細成績。一、該經營事業者所捐之金額。

第四條 獎勵之方法如左：

一、勳章由司法總長呈請大總統行之。一、褒狀由司法總長行之。褒狀之格式以司法部部令定之。

註一：民國二年一月九日上海「民立報」。

註二：民國二年一月三日「民立報」。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八日第二四二號。

註四：同註三。

註五：同註三。

二日 袁大總統邀宴各國公使，復晚宴各國務員及議員，宣布對於俄庫問題之意見。

本日大總統在總統府宴會各國公使，各國公使均到，惟俄使克金斯基以病辭，未能列席。(註一)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二日

大總統以近日外交緊迫，庫事棘手，蓋以中國領土，俄人不應違法與庫逆締結私約，中國處於必爭之地，如將來交涉決裂，見於戰爭，乃係俄人違背公法，無故侵我主權，必為世界所不容，非中國妄自加兵，輕開戰事，故於宴會各公使時，備述意見，表示中國政府對於各國力主和平，以維世界之秩序，向具信心，各國之對於東亞力保和平，必有一定之維持，冀其持公評斷云。

是晚，大總統復約請各國務員及臨時參議院議員在總統府晚餐，席間，大總統宣布對於庫事意見，略分數則如下：

一、庫事交涉，俄政府刻下稍為退讓，我政府主張甚力，無論如何，必以武力為後盾。

按：是日我駐俄代表劉鏡人有電告政府云：我國交涉略有轉機，俄人苦於內亂，確有讓步之意。

二、如再開議之時，俄人仍堅持強硬態度，即將中俄庫事交涉始末宣告各國，派任專使赴荷國，請求開臨時海牙和平會議仲裁裁判。

三、此時政府只宜鎮靜交涉，不能輕舉妄動，如交涉決裂，中國實無磋商之餘地，時只得實行最後之辦法。（註二）

註一：民國二年一月九日「民立報」。

註二：民國二年一月八日「民立報」。

三日 財政部編成民國二年預算：歲出九萬萬零三百萬元，歲入七萬萬二千五百七十三萬三千二百零八元，亦字須靠借款，或增稅減政。

財政部編製民國二年度預算，其概數為歲出九萬萬零三百萬元，歲入七萬萬二千五百七十三萬三千二百零八元。惟歲入部分主要依靠借款，並此亦尚有赤字一億七千八百餘萬。茲誌其預算概數如次：

一、歲出：總額約九萬萬零三百萬元。

（甲）經常歲出約：四萬萬一千萬元。

(一) 各行政經費：合計約四萬萬元。說明：此項係照主管各署造送概算數目統計者：合計雖四萬萬一千餘萬元，已核減一千萬元。

(二) 減債基金約一千萬元。說明：本基金係於每年償還賠款外債；(加入前次經費內) 之外，別由政府按年支出一千萬元以充減債之用。

(乙) 臨時歲出：約一萬六千三百萬元。

(一) 建築費：約八百萬元。說明：此項係指崇陵造幣廠、印刷局造紙廠，及議院工事費。

(二) 鹽務整理費：約三千萬元。說明：此項原須四千萬元，因行政經費中已加入一千萬元，故此處只列三千萬元。

(三) 裁兵費：約一千五百萬元。說明：此項係據陸軍部調查，現在全國兵數一百萬人酌留五十萬人編制五十師餘悉裁撤。

(四) 未付外債償還費：約六千萬元。說明：此項係充短期公債及未付賠款之用。

(五) 零星借款及償內國債約五千萬元。說明：此項係指中央各署，並地方借款及愛國公債軍事公債等短期重息者而言。

(丙) 基本金約二萬萬三千萬元。

(一) 紙幣整理基金約一萬萬元。說明：此項約需一萬萬二千餘萬元，除行政經費中已列二千萬元外尚有此數。

(二) 實行兌換金貨本位，準備費約一萬萬元。說明：此項準備金係存入外國銀行以供滙兌用者。

(三) 中國銀行基本金三千萬金以上。三項皆有基本金之性質，且非必一年中定需此額者。

(丁) 各種實業振興費，約一萬萬元。說明：此項經費係開採雲南銅山延長煤油礦等所需者，俟調查畢始編入預算，今姑列此數。

二、歲入總計約七萬萬二千五百七十三萬三千二百零八元。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三日

(甲)經常歲入約二萬萬五千五百七十三萬三千二百零八元。

(一)田賦：約五千二百六十九萬九百八十八元。說明：據宣統三年預算數，可歸國家收入者七千九百三萬六千四百三十二元。革命後，舊制變更處甚多，使明年竭力恢復，亦不能達原額以是減三分之一計算。

(二)鹽課：約四千九百九十五萬四千三百五十九元。說明：財政部改革鹽政，雖欲變更舊制，仍竭力保全舊課，以期漸次改革。今照宣統三年之預算七千一百二十七萬二千二百八十元，減去十分之三計算。

(三)關稅：約五千三百六十九萬六千四百六十五元。說明：宣統三年之預算係六千七百七十二萬五百八十二元。目下以商業不振，減去十分之二計算。

(四)厘金：約一千八百二十九萬二千零二元。說明：此項於軍興後，頗有改廢之處。今照宣統三年之預算三千六百五十八萬四千零五元，減半計算。

(五)正雜各稅：三千二百六十三萬一千一百三十五元。說明：此項雖照宣統三年之預算數目，軍興後，支入較少於此額。明年實行印花稅契等，或有增加。

(六)正雜各捐：約二百三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七元。說明：此項照宣統三年之預算，則為一千五百七十七萬三千三百六十三元。民國成立後，停止捐輸，厲行禁烟，內地烟捐必然減退，故照原額減去十分之四。

(七)官業收入：約一千二百五十五萬九千六百二十七元。此指各省官辦局廠而言。目下因經費不足，大半停工，或已歸併。故照宣統三年預算二千九十一萬六千四百六十六元減去十分之四。

(八)雜收入：約二千八百五十七萬四千五百十五元。宣統三年之預算約三千一百七十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一元，其中減稱節扣報効等項，現已消滅，故必比原額減少，然將來司法支入必可增加。今照原額減去十分之一。

(乙)臨時收入約七千萬元。說明：此指倫敦新借款。

(丙)繼續收入約四萬萬。

(一)六分利公債約二萬萬元。

(二)大借款約一萬萬元。最初提議本六千萬鎊現改二千萬鎊其付款一內不能了結。

兩抵尚不敷一萬萬七千八百二十六萬六千七百九十二元。

以上預算均係大借款成立後之辦法，萬一借款不成，則另有方針：

(甲)第一法將減債基金一千萬元，整頓紙幣金一萬萬元，滙兌基金一萬萬元，中國銀行三千萬元，振興實業費一萬萬元等，暫行從緩，可節省三萬萬四千萬元。仍譬三萬萬零八百二十六萬六千九百九十二元。

(乙)第二法將田賦、鹽課、關稅、三項增加收入二萬萬，尚虧一萬萬，則於歲出經常費下再加核減。(註一)

註一：民國二年一月三十四日「民立報」。

四 日 國史館總裁王闓運由湘起程赴任，中道受勸折回。

新任國史館總裁王闓運，已於四日由湘起程赴京，擬到館任事。(註一)至上海，友人皆勸阻，乃

折回。(註二)

註一：民國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民立報」。

註二：王闓運：「湘綺樓日記」(二)，民國元年十二月份條，學生書局印行。

五 日 內務部為河南省發現某政黨「秘密談話」一冊，對國民黨競選議員肆行破壞，特通告各省選舉總監督查察防杜。

國民黨河南支部，日前接到無頭郵件，內係「秘密談話」一冊，所載情節離奇，陰謀破壞選舉。經國民黨代表致送政團聯合會，並由該會邀集各黨代表會議，共和黨代表聲明該黨絕無此舉動，乃議決將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四、五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五日

一〇

原件封呈內務部查究。內務部爲此，於本日通告各省選舉總監督，飭嚴查防杜。通告文曰：

「爲通行事：據政團聯合會呈稱：『頃據國民黨代表來敝會聲稱：該黨河南支部，於日前接到郵局誤投新聞紙一件，內係秘密談話一冊。其中所載情節，極爲離奇，違法舞弊之處，亦極精詳。敝會以茲事關係重大，不惟於民國第一次神聖尊嚴之選舉，全行破壞；甚至對於反對者，施放毒藥，架設罪名，種種陰狠手段，尤於社會風俗道德，國家法律秩序，播毒不淺。爲此開會揭議，當由共和黨代表聲明：本黨絕無此舉動。經衆議決，即將原件封呈。並請大部飭下各選舉監督及各省內務司，一面查究發佈原件之人，是否出自共和黨，抑係有人藉端污蔑共和黨名譽。一面按照原件所載情節，嚴密查察，預爲杜防，以重立法而正人心，實爲公便。計呈秘密談話一件。』等情前來查核。原呈秘密談話一件，誠如該會所稱，情節極爲離奇，違法舞弊之處，無一不觸犯刑律所列罪名。此種印刷物品，雖據該政團聯合會呈稱，當由共和黨代表聲明，本黨絕無此舉動。究竟必有發布之人，應由各省選舉總監督，迅速轉飭各該初覆選舉監督，並行令各該警察官吏，按照原呈各節，嚴密查察，預爲防杜。無論發布該件出自何黨何人，不得稍涉瞻徇。此次選舉關係國本甚重，該管官吏，務須遵照前奉大總統第四號佈告，嚴切執行。如果官員知而不舉，刑律定有專條，國法具在，決不姑寬。相應刷印原件，通行各省選舉總監督，希即分飭遵照可也。特此通行。」（註一）

財政部擬訂「中國銀行兌換券章程」。

財政部爲便公私週轉，擬由中國銀行發行紙幣，乃擬訂「中國銀行兌換券章程」一種，呈請大總統核定施行。茲誌呈文及章程於次：

「爲呈請事：竊維一國經濟之流通，全恃銀行紙幣爲其樞紐。自去秋以來，金融機關一切停滯，公私出納皆以現金，遂至周轉無方，商民交困，非有大宗鈔幣流行國內，不足以救濟恐慌。現在中央政府所設之中國銀行，已經籌備組織次第設立，應請在紙幣則例未定以前，即以該銀行所發之兌換券，暫時通行全國。所有官款出納，商民交

易，均准一律行用。並由該銀行多儲準備金，以供兌換；多設兌換所，以便取携。總期信用漸孚，藉以維持市面。一俟紙幣則例經參議院議決頒布之後，再照新章辦理。是否有當，伏祈大總統鑒核施行。謹呈。

謹擬中國銀行兌換券暫行章程

- 一、中國銀行兌換券，由中國銀行及中國銀行指定之代理處一律發行。
- 二、凡下開各項用途，一律通用此項兌換券：
 - 甲 完納各省地丁錢糧釐金關稅；
 - 乙 購買中國鐵路輪船郵政等票及交納電報費；
 - 丙 發放官俸軍餉；
 - 丁 一切官款出納及商民交易。
- 三、此項兌換券，按照券內地名，由中國銀行隨時兌現。
- 四、凡兌換券內印有兩處地名者，在此兩處皆可通行兌現，不取滙費。
- 五、此項兌換券，如有拒不收受及折扣貼水等情，從嚴取締。」（註二）

江西都督李烈鈞電請暫緩施行軍民分治。

李烈鈞自元年三月任贛督以來，整理財政、裁編軍隊、肅清會匪、政績卓著，深受袁世凱嫉視。元年十二月十日，江西洪江會匪，勾結第一旅第一團第二營士兵，發動兵變。幸經李烈鈞親率軍隊，迅速彈平，未成巨禍。十二月十四日李烈鈞向中央請罪，懇請軍民分治，由中央簡派民政長蒞贛掌理民政。袁世凱久思染指江西，汪瑞闓亦運動江西民政長甚力。故袁於十七日接李督電後，四小時內，即任命汪瑞闓為江西民政長。

汪瑞闓於前清曾任職江西，殘害革命黨，貪污納賄，政聲狼籍，極為江西人民所厭恨。後轉調湖南

，適革命軍起，又席捲公款，逃匿上海。此回任江西民政長，江西人民拒絕汪瑞闈上任。汪於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到贛，眼見羣情激奮，遂稱病不到職，三十日離贛。李烈鈞於汪離贛後，俯順民情。通電袁大總統、國務院、參議院、各省都督，懇請於正式議會成立後再行軍民分治。於此數月內，暫負軍民要政完全責任。其電文如下：

「烈鈞以孱弱之軀，膺繁重之任，前因積勞成疾，曾經乞假休養。嗣以時艱任重，未敢自安，故仍力疾視事。然精神未復，終有顧此失彼之虞。遺誤要公，問心多疚。竊思軍民分治，爲治國切要之圖。鄂省行之於前，成效卓著。贛居腹地，庶政既漸就理，自宜接踵實行，以至完備。惟烈鈞承乏江右，本由省議會所公舉，大總統所任命。重以桑梓義務，未敢告勞。現在正式議會行將成立，於此數月內，擬即勉爲其難，於軍民要政，擔任完全責任。一俟正式國會、省議會成立後，即當呈請大總統分別簡任賢能，以期共臻郅治，烈鈞亦得藉卸仔肩，息養林泉，享其和國民幸福。用布區區，統帷監察。贛都督李烈鈞印。」（註三）

煙台駐兵因宣佈遣散譁變。

駐煙台關外軍，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發餉，元且宣布遣散。本日晚，業將該軍隊二百餘名，用輪載往大連，其餘未下輪者即行叛變，向該司令部奪回已繳鎗械，縱火放鎗肆行劫奪。後經魯軍竭力彈壓秩序始得恢復。商民被焚者凡六七十家，惟外人居留地，幸未波及。（註四）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五日第三二九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二年一月十二日「民立報」。

註四：「東方雜誌」，九卷八號，中國大事記，頁一〇。

六日 袁大總統通令各省不准截留鹽稅。

自辛亥武昌起義各省光復以來，省自爲政，始則因兵餉不足截留鹽款，繼則以意見參差，破壞鹽法，而各處失職鹽員，無業駙儉，又復購私串運利，紊亂鹽政。袁大總統於本日通令，嚴禁私運私銷，飭各省都督民政長及總兵將領輔助查緝。並規定鹽務收入各款，自本年一月分起專款存儲，不得挪用。令

曰：「鹽務爲國家歲入大宗，舉凡新舊外債，悉恃此爲抵償。自軍興以來，省自爲政，始則因兵餉不足，截留鹽款，繼則以意見參差，破壞鹽法。而各處失職鹽員，無業駙儉，又復購私串運利，紊亂之紊亂，便一己之私圖。究之在各省收入未必增多，而中央信用轉難鞏固。現值整理財政，當以鹽務爲先，在新鹽法未頒布以前，自應恢復機關，保存秩序，以爲進行之預備。嗣後關於全國鹽務產運行銷，用人設局，均責成財政部，督飭各處鹽運使，查照向章，切實辦理。倘仍有越境影射，私運私銷情事，務宜認真查緝，執法以繩。各省都督民政長及統兵將領，均應力顧大局，補助贊成，俾資挽救。其各省軍餉及行政各費，均應另行設法籌補。至鹽務收入各款，應自民國二年一月分起，專款存儲，無論何事，概不得挪移動用。庶幾內鞏財權，外昭國信。所有鹽務，應設稽核造報所，專司考核款目，即由財政部迅速擬訂章程，呈核施行。此令。」（註一）

袁大總統公布「推事檢察官律師書記官服制令」。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制定推事檢察官律師書記官服制令。命令由國務總理與司法總長副署。同時並以教令第一號公布該令六條如次：

- 第一條 推事、檢察官、律師制服式、如第一圖、第二圖。色用黑領袖及對襟，均須鑲邊。
- 第二條 制服之鑲邊各以顏色區分之：

一 推、事 織金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六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六日

一四

二 檢察官 紫絨

三 律師 黑絨

第三條 書記官制服式如第三圖、第四圖，色用黑。

第四條 推事檢察官律師書記官制帽式如第五圖、第六圖，帽沿用絨，色用黑，側面及上端均緣邊各如制服鑲邊之色。

第五條 凡制服、制帽各料，均用本國絲織品或毛織品。

第六條 本制公布後一月內施行。（各圖略）（註二）

外交部頒行「外交官領事官使領館主事官俸暫行章程」。

外交部本日以部令第三十二號公布「外交官領事官使領館主事官俸暫行章程」，茲附錄如左：

- 一、公使按舊時二等駐使薪額，月給銀一千八百元。
- 一、使館一等秘書按舊時頭等參贊薪額，月給銀七百五十元。
- 一、使館二等秘書按舊時二等參贊薪額，月給銀六百元。
- 一、使館三等秘書按舊時三等參贊薪額，月給銀四百五十元。
- 一、使館隨員按舊時二等書記官薪額，月給銀三百六十元。
- 一、總領事薪額比照使館一等秘書，月給銀七百五十元。
- 一、領事薪額比照使館二等秘書，月給銀六百元。
- 一、副領事薪額比照使館三等秘書，月給銀四百五十元。
- 一、隨習領事薪額比照使館隨員，月給銀三百六十元。
- 一、使領館主事按舊時書記生薪額，月給銀一百五十元。
- 一、本章程於新改組各使館領館暫時適用之。



一、本章程至外交官領事官官俸法實行之日廢止。（註三）

蒙古科爾沁右翼後旗署札薩克烏思虎布彥暨全體蒙民，通電傾心共和，決不承認庫倫偽政府，袁大總統頒令獎勵。

蒙古科爾沁右翼後旗全體蒙民通電擁護中央，傾心共和，決不承認庫倫偽蒙政府。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予以獎勵。令曰：

「署科爾沁右翼後旗扎薩克烏思虎布彥，暨全體蒙民電呈稱：本旗傾心共和，決不承認庫倫等語。該署扎薩克等，深明大義，殊堪嘉尚，應由奉天都督傳令將該旗全體人等悉予獎勵，以勵忠誠。此令。」（註四）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七日第二四一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八日第二四二號。

註四：同註一。

七日 陸軍部規定該部辦公時間。

陸軍部本日以訓令第五號令該部各廳司處，規定辦公時間。

令曰：

「自本月初八日起，本部員司除另有差遣各員外，每日應於午前九點半到署辦公，十二點休息；午餐；午後一點半辦公，五點散值。」（註一）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十一日第二四五號。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七日

八日 袁大總統公布地方機關「劃一組織令」八種。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略以：「自統一政府成立以來，中央官制業已公布施行，而地方官廳尙多各爲風氣，宜有暫時劃一之辦法，特就各該地方現行官廳劃一組織入手，以民國二年三月以前爲限，一律辦齊。」云云。隨卽頒發以下各令：

教令第二號：畫一現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廳組織令——省以民政長爲行政長官（未設民政長省份，以都督兼任民政長。）下設內務、財政、教育、實業四司。

教令第三號：畫一現行順天府屬地方行政官廳組織令——順天府設府尹，爲該府行政長官。其下設內務、財政、教育、實業四科。

教令第四號：畫一現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廳組織令——設巡道各省份，該道官名均已爲觀察使，轄區照舊，設觀察使公署，下設內務、財政、教育、實業四科。

教令第五號：畫一現行各縣地方行政官廳組織令——原各府、廳、州劃一名稱均改爲縣，縣以知事爲行政長官，其下人員稱科長、科員，並得酌設技士辦理技術事務。分科方法，量事設二至四科，以第一第二稱之。

教令第六號：畫一現行中央直轄特別行政官廳組織令——各省現設之外交外務交涉等司使，均改爲外交部特派交涉員；司法提法等司，均改爲司法籌備處，王官改爲處長；各關監督，各省鹽運使，均暫照現行之例辦理。

教令第七號：畫一現行京師警察官廳組織令——改設京師警察廳，置總監一人，下設總務、行政、司法、衛生四處。

教令第八號：畫一現行地方警察官廳組織令——省會及商埠設警察廳，置廳長；縣設警察事務所，由縣知事監督指揮之。

教令第九號：現行都督府組織令——於領域內劃分若干師區，合二或數師區設都督一人，在未經劃定前，各省得暫設都督一人，統轄各省軍隊。都督府設參謀長、參謀、副官長、副官、書記、課長、課員等職務。都督並可兼任地方行政長官。（註一）

附錄：各令全文（註二）

一、教令第二號：畫一現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廳組織令

第一條 地方行政編制法及地方各項官制未公布以前，民國之國家行政區域，除蒙古、西藏、青海地方別有規定外，其各省地方畫一現行行政長官之名稱如左：

一、已設民政長省分以民政長為該省行政長官。

二、未設民政長省分以都督兼任民政長為該省行政長官。

第二條 各省行政長官之職務權限依現行法規之例行之。

其依現行中央各部官制所定屬於各部總長主管事件，得臨時委任各省行政長官辦理。

第三條 各省行政長官應依現行法規之例，於該省設一行政公署。

第四條 各省行政公署除各設一總務處外，畫一現行分司之名稱如左：

一、內務司

二、財政司

三、教育司

四、實業司

第五條 各省行政公署之總務處，畫一現行設官之名稱如左：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八日

一、秘書

二、科長

三、科員

第六條 各省行政公署之各司畫一現行設官之名稱如左：

一、司長

二、科長

三、科員

前項規定外，各省公署得參照現行官制之例，酌設技正、技士辦理技術事務。

第七條 各省行政公署之總務處及各司，爲繕寫文件、辦理庶務得參照現行官制之例，酌用雇員。

第八條 除各省行政長官由大總統任命外，司長以下各官依現行法規之例，司長由該省行政長官呈由國務總理呈請簡任；秘書、科長、技正呈由國務總理薦請任命；科員及技士由該省行政長官委任。

第九條 各省行政公署秘書、科長、科員、技正、技士員額，由該省行政長官擬具相當人數，呈由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核定之。

第十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

附則

第十一條 本令施行後，凡從前各省所設之官廳，其署名、官名有與本令畫一辦法牴觸者，應即裁撤或改正之。

第十二條 本令施行後，各省地方遇有特別事件須設直轄局所辦理者，應於未設以前聲敘理由，呈報國務總理及該管總長核准施行。

二、敕令第三號畫一現行順天府屬地方行政官廳組織令

第一條 順天府依現行法規之例設府尹一人，爲該府行政長官，由內務總長經由國務總理呈請簡任。

第二條 順天府依現行法規之例設府尹公署，除設秘書一人外，畫一現行分科之名稱如左：

一、內務科

二、財政科

三、教育科

四、實業科

第三條 順天府尹公署之各科畫一現行設官之名稱如左：

一、科長

二、科員

前項規定外，該府公署得參照現行官制之例，酌設技正、技士辦理技術事務。

第四條

順天府尹公署之秘書、科長、技正依現行之例，由府尹呈由內務總長經由國務總理薦請任命，其科員、技士由府尹委任之，但須呈報於內務總長及主管總長。

第五條

順天府尹公署之科員等官員額，由府尹擬具現行相當人數，呈由國務總理核定之。該府公署為繕寫文件、辦理庶務得參照現行官制之例，酌用雇員。

第六條

順天府所屬各州縣，準用畫一現行各縣地方行政官廳組織令之規定。

第七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

附則

第八條

本令施行後，凡從前該府所設之官名，有與本令畫一辦法牴觸者，應即裁撤或改正之。其有特別事件須設直轄局所辦理者，應於未設以前聲敘理由，呈報國務總理及內務總長，核准施行。

三、教令第四號：畫一現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廳組織令

第一條

現設巡道各省分，該道官名均改為觀察使，由該省行政長官呈由國務總理呈請簡任。

第二條

各道觀察使之管轄區域，仍以該道原管之區域為準。

前項原管區域，該省行政長官認為有必需改正時，得呈由內務總長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核定之。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八日

一九



第三條 各道觀察使依現行法規之例，辦理該道行政事務及該省行政長官委任之事務，仍受監督於該省行政長官。

第四條 各道觀察使依現行法規之例，設觀察使公署，除設秘書一人外，畫一現行分科之名稱如左：

- 一、內務科
- 二、財政科
- 三、教育科
- 四、實業科

第五條 各道觀察使公署之各科畫一現行設官之名稱如左：

- 一、科長
- 二、科員

前項規定外，各道公署得參照現行官制之例，酌設技正、技士辦理技術事務。

第六條 各道觀察使公署之秘書、科長、技正依現行之例，由該道觀察使報由該省行政長官，呈由內務總長經由國務總理薦請任命；其科員、技士由該道觀察使呈請該省行政長官委任之，但須呈報於內務總長。

第七條 各道觀察使公署之科員等官，由該道觀察使擬具現行相當人數，報由該省行政長官呈由國務總理核定之。

各道公署爲繕寫文件，辦理庶務得參照現行官制之例，酌用雇員。

第八條 已裁巡道省分，如該行政長官認爲地方有必要情形，得就該省原設巡道地方，依以上各條之例，酌設觀察使。

前項酌設之觀察使，須由該省行政長官先將必需酌設理由，報由內務總長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核定之。

第九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

附則

第十條 本令施行後，凡各道所屬各府之無直轄地方者，應即裁撤，其各道現設官名有與本令畫一辦法抵觸者，須改正之。

四、敕令第五號：畫一現行各縣地方行政官廳組織令

第一條 各縣地方行政長官依現行之例，以知事爲之。畫一現設各縣之名稱如左：

一、現設有直轄地方之府及直隸廳州地方，該府該直隸廳州名稱均改爲縣。

二、現設廳州地方，該廳該州名稱均改爲縣。

第二條 各縣知事依現行法規之例，各辦理其行政事務及該省行政長官委任之事務。但各縣地方彼此關係事件應互爲法律上之協助。

其現設巡道各省分所屬知事，除受監督於該省行政長官外，仍直接受該道長官之監督。

第三條 除現設各縣外，其有直轄地方之府或直隸廳州或廳州改稱爲縣者，各以原管地方爲其管轄區域。

第四條 各縣知事公署依現行之例，得置佐治員，畫一現行設官之名稱如左：

一、科長

二、科員

前項規定外，各縣公署得參照現行官制之例，酌設技士辦理技術事務。

第五條 各縣知事公署分科方法，量其事務之繁簡設二科至四科，稱第一第二等科字樣。其科數由該省行政長官核定之，但須呈報於國務總理及內務總長前項科數，現設巡道省分，須報由該道長官呈請核定之。

每科科員二人至四人，技士至多不得過三人。

第六條 各縣知事公署爲繕寫文件、辦理庶務得參照現行官制之例，酌用雇員。

第七條 各縣知事由該行政長官呈由國務總理內務總長薦請任命；科長、科員、技士由該省行政長官委任之。

第八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

附則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八日

二一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八日

一一一

第九條 本令施行後，凡從前各府廳州縣所設之官廳，其署名官名有與本令畫一辦法抵觸者，應即裁撤或改正之。

第十條 本令施行後，各縣地方之未設有審判廳者，除依現行法規辦理外，得酌設幫審員一人至三人，管獄員一人，由各該知事呈由該省司法籌備處長委任之，仍報告於司法總長。

五、教令第六號：畫一現行中央直轄特別行官廳組織令

第一條 各省現設之外交、外務、交涉等司使，均改爲外交部特派交涉員，其設置地方以通商巨埠爲限。

第二條 各省現設之司法、提法等司，均改爲司法籌備處，其司長、司使等官均改爲處長。

第三條 各關監督、各省鹽運使均暫照現行之例辦理。

第四條 除前條規定外，各省現設徵收稅捐等項之局所，均改爲某項徵收局，以其稅捐等項之名稱冠首，各依現行之例改設局長。

第五條 外交部特派交涉員署、各關監督署、各鹽運使署、各項稅捐徵收局，除該署局長官外，畫一現行設官之名稱如左：

一、科長

二、科員

監督運使附屬之局所，均酌設委員，以一人爲之長。除外交部特派交涉員署外，各署得參照現行官制之例，酌設技士，辦理技術事務。

第六條 司法籌備處除處長外，均依現行之例，酌設委員，分別派充科長或科員。

第七條 前各條之科長科員及技士員額，由該管長官擬具現行相當人數，呈報主管總長核定之。

第八條 特派交涉員、司法籌備處長之職務權限，以各該管總長依現行官制委任者爲限。司法籌備處處長得由司法總長酌量地方情形，委任該省行政長官監督之。

第九條 各關監督、各省鹽運使、各項稅捐徵收局長之職務權限，以依照現行法規之例及主管長官所委任者爲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限。

第十條 特派交涉員、司法籌備處長、各關監督、各省鹽運使依現行之例，由主管總長經由國務總理呈請簡任。各項稅捐徵收局長由主管總長經由國務總理薦請任命。

第十一條 各署局科長、科員、技士等官依現行之例，由該署局長官委任之，但須呈報於主管總長。

第十二條 各署局爲繕寫文件、辦理庶務得參照現行官制之例，酌用雇員。

第十三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

附則

第十四條 本令施行後，凡從前各省所設之特別行政官廳，其署名、官名有與本令畫一辦法牴觸者，應即裁撤或改正之。

六、敕令第七號：畫一現行京師警察官廳組織令

第一條 京師依現行巡警官制之例，改設警察廳，仍直隸於內務總長，辦理京師城郊地方警察行政事務。其城郊以外之京營地方，由該廳酌量分配警察隊管理之。

第二條 京師警察廳依現行巡警官制之例，分設四處如左：

一、總務處

二、行政處

三、司法處

四、衛生處

前項各處之職掌範圍，依現行巡警官制及現行警察法令辦理。

第三條 京師警察廳應分城郊地方爲二十八區，其各區警察署之職掌範圍依現行巡警官制辦理。

第四條 京師警察廳設總監一人，由內務總長依現行巡警官制應丞之例，呈請簡任。

第五條 京師警察廳參照現行巡警官制之例，於廳長以下畫一，設官之名稱如左：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八日

一二三

勤務督察長 四人至六人

各處處長 每處一人

消防督察長 一人

警察隊長 四人至六人

秘書 二人

警正 每處三人

各區警察署長 每署一人

警佐 每處八人至十二人

警察分隊長 每隊一人

譯員 四人

警察醫員 四人

技士 四人

第六條 勤務督察長、各處處長、消防督察長、警察隊長、秘書、警正、各區警察署長依現行巡警官制僉事之例，由總監呈由內務總長，薦請任命；警佐、警察分隊長、譯員、警察醫員、技士依現行委任警官之例，由總監委任之。

第七條 京師警察廳職員除第五條業有規定者外，其員額由總監擬具現行相當人數，呈請內務總長核定之。

第八條 京師警察廳及各區警察署爲繕寫文件、辦理庶務，得參照現行官制之例，酌用雇員。

第九條 除勤務督察長監督外勤勤務，消防督察長監督消防隊事宜，警察隊長監督各警察隊，秘書掌理機要事務外，其處長職權視現行巡警官制之各處僉事，各區警察署長職權視現行之區長，警正職權視現行之各科長，警佐、警察分隊長、譯員、警察醫員、技士之職權，視現行之科員區員。

第十條 京師警察廳除消防隊另行組織，並守望巡邏各項勤務，仍參酌現制辦理外，得酌編各項警察隊，由隊長

督率之。其編制方法，另由總監呈請內務總長核定。

第十一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

附則

第十二條 本令施行後，現行警察法令以不與本令牴觸者爲限，仍適用之。

七、敕令第八號：畫一現行地方警察官廳組織令

第一條 各省省會及商埠地方，依現行巡警官制之例，均改設警察廳，承內務總長及該會或該道行政長官之命，

辦理該省會或該商埠警察行政事務。其各縣地方之辦有巡警者，設警察事務所，由該知事監督指揮之。

第二條 省會及商埠之警察廳，其職掌範圍依現行警察法令辦理。

第三條 省會及商埠之警察廳，於其管轄區域內，遇有警察行政事務與其他行政事務於地方行政官廳有關係者，

須互相協助。

第四條 省會及商埠之警察廳，依現行巡警官制之例，仍分設四科如左：

一、總務科

二、行政科

三、司法科

四、衛生科

第五條 省會及商埠之警察廳就其管轄區域，分爲若干區，設一警察署辦理該區警察事務，其區數報由該省行政長官呈報內務總長核定之。

第六條 省會及商埠之警察廳所有各科、各區警察署辦理權限，準用京師警察廳現行各處各區警察署辦事章程之規定。

第七條 省會及商埠之警察廳，依現行各該廳長官之例，均改設廳長一人，由該省行政長官專案呈由內務總長，經由國務總理薦請任命。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八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八日

二六

第八條 省會及商埠之警察廳，於廳長以下畫一現行設官之名稱如左：

- 一、秘書
- 二、勤務督察長
- 三、科長
- 四、消防督察長
- 五、警察署長
- 六、科員
- 七、警察署員
- 八、譯員
- 九、警察醫員
- 十、技士

第九條 各該警察廳除秘書至多不得過二人，科長、署長每科、每署一人及消防督察長一人外，其勤務督察長、科員、署員、譯員、警察醫員、技士員額，由該廳長擬具現行相當人數，呈請該省行政長官核定，仍報告於內務總長。

前項規定外，各該廳署為繕寫文件、辦理庶務，得參照現行官制之例，酌用雇員。

第十條 各該警察廳秘書、科長、署長、勤務督察長、消防督察長由該廳長報由該省行政長官彙案，呈由內務總長薦請任命。其科員以下各官，由該廳長呈請該省行政長官委任之。

第十一條 除前各條所設警察各官外，所有執行守望巡邏各項勤務之巡警人員，應分巡長、巡警之等級，依現行警察法令之例編制之。

第十二條 各該警察廳得酌編各項警察隊，由隊長督率之。其編制方法，須呈請該省行政長官核定，仍報告於內務總長。

第十三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

附則

第十四條 本令施行後，凡從前各省所設之警視總監、巡警總監及其他署名、官名有與本令畫一辦法牴觸者，應即改正。

八、教令第九號：現行都督府組織令

第一條 於民國領域內，分爲若干師區，其情形必要之地方得合二師區或數師區設都督一人，統轄各該區內各軍隊。但師區未經劃定以前，各省得暫設都督一人，統轄該省各軍隊。

第二條 都督之設置、廢止或兼任地方行政長官，由國務會議定之。

第三條 都督直隸大總統，凡關於軍令事宜受參謀部之指揮，關於軍政事宜受陸軍部之處分。

第四條 都督於地方治安之關係上，依地方長官或其他地方官之請求需用兵力時，得酌量情形派兵協助。但遇緊急事故，得逕行處置，惟均須同時呈報大總統，並通報參謀、陸軍兩部。

第五條 都督於該管區域內，因執行職務有與地方關係者，應與地方官協議行之。如遇特別事故，奉有中央戒嚴令時，依戒嚴例行之。

第六條 都督府之組織如左：

都督 參謀長 參謀 副官長 副官 書記 課長 課員

兼任地方行政長官之都督，並得適用劃一外省各官廳組織令。

第七條 參謀長一人，輔佐都督參贊一切事務。

第八條 參謀五人或六人，輔佐參謀長分任各種計畫及教育事宜。

第九條 副官長一人，承都督之命或參謀長指導，執行事務。

第十條 副官四人至六人，輔佐副官長分任人事及其他事務。

第十一條 書記二人，承上官之命辦理文牘事宜。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八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九日

二八

第十二條 都督府設左列各課：

軍務課 軍需課 軍醫科 軍法科

第十三條 各課課長一人，承都督之命或參謀長指導，總理課務。

第十四條 各課課員二人至四人，承上官之命分任課務。

第十五條 都督府爲繕寫文件及其他特別事項，得酌用僱員。

第十六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九日第二四三號。

註二：同註一。

九 日 袁大總統發布命令，制定公布「關於文官任免執行令」作為文官考試、任用、保障、懲戒、甄別等法規草案之暫行依據。並同時公布各法規草案，准照施行。

袁大總統以民國成立以來，地方行政機關率皆改組，用人行政尙乏準則，以致吏治不修；而人事各法案雖經草擬並提交參議院，卻審議需時，特制定「關於文官任免執行令」，通飭中央及地方先照各草案執行。通令文曰：

「國家設官分職，原所以保衛民生，任免之途，應以法令爲衡，力彰公道。本大總統前經將關於官規之文官考試、任用及懲戒、保障各法案，按照約法制定，先後提交參議院，咨請議決在案。各項法案關係重要，自非一時所能議決，惟民國成立以來，地方行政機關率皆改組，用人行政既無共貫同條之制，遂有此疆爾界之嫌，甚且任免自由，各爲風氣，蕭艾雜進，吏治不修，破壞之餘，難期建設，此任用無法之失也。至於賞罰不明，人懷僥倖，名譽既所不惜，率以踰閑蕩檢爲自由，政事尤所不諳，日以罔利營私爲慣技。遂致巧宦者圖一時利祿之計，賢者存五口

京兆之心，百事悉從委徇，上下務爲姑息，揚清激濁，憂憂其難，此又懲戒及保障二者無法之失也。本大總統深鑒於此，前經特頒訓令，責成各省行政長官，將所有現任人員，分別嚴加考核，顧無依據之明文，斯愛憎得行於察典，欲臻上理，其道莫由。茲特制定關於文官任免執行令，聲明以上各項法案未經正式公布以前，所有文官任用、懲戒、保障各事，宜暫行適用各該草案辦理，一俟參議院議決，再行公布施行。爲此通令中央地方各該行政長官，自關於文官任免執行令公布之日起，嗣後薦任以上文官，無論何省，有未呈請本大總統任命者，速行依照各該草案所定資格，分別呈請任命。凡未經呈請任命之員，即不得受相當之保障。其餘懲戒事件，既有一定範圍，亦應切實舉行，以肅官紀。各該長官務宜力謀行政之統一，共濟時局之艱難，本大總統有厚望焉。」（註一）

「關於文官任免執行令」係以教令第十號隨文發布，其條文如次：

第一條 左列各草案於其本法未公布以前關於文官考試任免適用之

一 文官考試法草案

二 典試委員會編制法草案

三 文官任用法草案

四 文官任用法施行法草案

五 秘書任用法草案

六 文官保障法草案

七 文官懲戒法草案

八 文官懲戒委員會編制法草案

九 文官甄別法草案

第二條 文官保障法草案於已經大總統任命甄別合格之員適用之。

第三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另又制定「官吏服務令」，以教令第十一號發布之。條文如次：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九日

第一條 凡官吏應竭盡忠勤從法律命令所定，以行職務。

第二條 長官就其監督範圍以內所發命令，屬官有服從之義務。但有左列各項情形者，不在此限：

一 所發命令有違法令之規定者

一 命令形式不完具者

一 非屬官職守所應爲者

第三條 於兩級長官同時所發命令，以上級長官之命令爲準；主管長官與兼管長官同時所發命令，以主管長官之命令爲準。

第四條 屬官對於長官所發命令如有意見，得隨時陳述。

其遇有長官以第二條所列各項強屬官以執行者，屬官得依據法令拒絕。

第五條 官吏對於官署機密事件，無論署內、署外及是否本管事件，均不得洩洩。退職後相同。

官吏在審判官廳爲證人、鑑定人時，如訊及職務上之秘密事件，非經本管長官許可，不得陳述。

第六條 官吏於該管事件，不得以未發之文書通知該事件有關係之人。

第七條 官署報告文件，未經發刊者，非得該管長官許可，不得私自宣示。

第八條 官吏應於法定時間到署。但有特別職務得長官許可者，不在此限。

各官署辦事時間以國務院令定之。

第九條 官吏左列假期外，不得請假：

一 年節

二 星期

三 病假

四 其他法令所定休假日

五 遇有特別事故，經該管長官批准給假者



前項假期內應分班輪值者，依該官署所定班次到署。其有特別職務不能適用前項假期者，依該官署辦事章程辦理。

第十條 遇有緊要事件，除病假外，雖在假期內；如奉長官命令，仍應到署。

第十一條 遇有緊要事件，如逾辦事時間未完結者，不得任意離署。

第十二條 凡屬官於所管冊檔文卷器物財產，均有典守之責，不得遺失棄毀。

第十三條 凡官吏除法定外，不得兼充他官廳之職。

第十四條 官吏非經本管長官許可，不得擅離職守。

第十五條 官吏住所，應以每日能依辦事時間到署為限。

第十六條 凡官吏有統屬關係者，無論涉及職務與否，不得饋受財物。其因家族或用別項名義及其他方法接饋受者亦同。

第十七條 長官對於屬官該管事件，不得為其親故關說請託。

第十八條 官吏遇有關涉本身或其家族之事件，應行迴避：

一 自請迴避

二 由上級長官飭令迴避

三 由與該事件有關係之人請求迴避

第十九條 他人對於官吏所辦事件有饋遺者，無論用何名稱，均不得領受。

第二十條 官吏不得兼充公私商業執事人員。

第廿一條 凡左列各項之人與官吏所管職務有直接關係者，不得私相借貸：

一 包辦官署工程者

二 經管官署來往款項之銀行莊號

三 承辦官署應用物品之商號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九日

三一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九日

三二

四 受有官署補助費者

第廿二條 官吏於該管事件，不得濫用職權。

第廿三條 官吏不得假用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便利。

第廿四條 凡他項職業與官吏所管事件有利害關係者，官吏本身及其家族均不得爲之。

第廿五條 官吏除慣例所許外，不得有囑託公事之酬宴。

第廿六條 官吏應恪守官箴，不得狎妓、聚賭及一切非法之舉動。

第廿七條 官吏不得兼充報館之執事人員。

第廿八條 官吏有得外國政府贈與之勳章及其他贈送者，應經由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認可，始得領受。

第廿九條 凡官吏有違上開各條者，該管長官依其情節輕重，分別訓告或付懲戒。

第三十條 本令於官吏均適用之。

特別官吏依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應各依其本法令。

第卅一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註三）

同時，並公布關於文官任免執行令中所列各項法規草案，准照施行。各草案如次：

一、文官考試法草案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文官考試除另有法律規定外，別爲文官高等考試及文官普通考試二種，均依本法行之。

第二條 民國男子年滿二十一歲以上者，得應文官考試，但有左列各款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二 受禁治產及準治產之宣告確定後，尚未有撤銷之確定裁判者

三 受破產之宣告確定後尚未有復權之確定裁判者

四 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第三條 關於考試之不法行為另以法律定之。

第二章 文官高等考試

第四條 文官高等考試之次第如左：

一 甄錄試

二 初試

三 大試

第五條 甄錄試以筆試行之。初試及大試皆先以筆試，次以口試行之。

第六條 甄錄試之科目如左：

一 國文

二 歷史

三 地理

四 筆算

第七條 初試之科目如左：

一 國法學

二 刑法

三 民法

四 國際公法

五 行政法

六 經濟學

七 財政學

以上七種為主科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九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九日

三四

一 商法

二 政治學

三 刑事訴訟法

四 民事訴訟法

五 通商約章

以上五種爲附科

主科不得去取，附科任應試人自擇其一。

第八條

大試之科目如左：

一 現行法令解釋

二 設案之判斷

三 草擬文牘

第九條

凡甄錄試落第者不得應初試。

第十條

在中學以上學校畢業或有與中學以上學校畢業相當之資格者，得免甄錄試。

第十一條

初試及第者授以學習員證書，由國務總理咨送各官署學習。

學習規則以院令定之。

學習期間以二年爲滿。

第十二條

學習員於學習期滿時，經由各該長官呈請大試。

學習員呈請大試時，須提出學習中之日記及關於學習所得之著作。

第十三條

長官受學習員之呈請，認爲其學習及格者，須提出學習成績證書及學習員學習中之日記、著作，並加具

考語，連同履歷，呈由國務總理咨送大試。

第十四條

長官受學習員之呈請，認爲其學習未及格者，得延長其學習期一年以下，期滿再行咨送大試。



第十五條 大試落第者，由文官高等委員會決定補習。

第十六條 大試及第者，授以試補官證書。按照其等第之高下，依文官任用法敘補。

第三章 文官普通考試

第十七條 文官普通考試之科目如左：

一 國文

二 歷史

三 地理

四 筆算

五 法學通論

六 經濟學

除前項科目外，各官署得斟酌情形，將該署所掌事務加入一、二科目，但須於考期一個月以前登報公布。

第十八條 考試及格者，授以試補官證書，按照其等第之高下，依文官任用法敘補。

第四章 附 則

第十九條 文官考試法施行細則以院令定之。

第二十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四）

二、典試委員會編制法草案：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典試委員會分爲左列各會

一 高等典試委員會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九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九日

三六

- 二 中央普通典試委員會
- 三 地方普通典試委員會

第二條 前條各委員會以左列各員組織之

- 一 委員長 一人

- 二 主試委員 無定額

- 三 監試委員 二人或一人

第三條 典試委員長監督委員，管理一切事務。

第四條 主試委員受委員長之監督，管理考試事宜。

第五條 監試委員受委員長之監督，管理監試事宜。

第六條 主試委員評定應試人之及第、落第，並其等第，無論何人不得干涉其評定權。

第七條 依本法具有主試委員資格者，遇有親屬與試時，應先聲明迴避。

第八條 應試人及第、落第、並其等第，以主試委員對於其考試成績意見之過半數決定之。主試委員對於及第、落第，並其等第意見參半時，由委員長加入決定之。

第九條 典試委員皆兼任於本官，官俸外得酌給津貼，但每次不得過百圓。

第十條 典試委員之懲戒，另以法律規定之。

第二章 高等典試委員會

第十一條 高等典試委員會於舉行文官高等考試時，由國務總理於左列各員中開出，呈請大總統選派組織之：

- 一 大學院校長
- 二 大學校法科大學學長及教授
- 三 法制局長
- 四 銓敘局長



五 法制局參事

六 各部參事

七 大理院推事

八 平政院評事

第十二條 高等典試委員會受國務總理之監督，管理文官高等考試事宜。

第十三條 高等典試委員長須報告及第人之姓名及其考試之成績於國務總理。

第十四條 關於高等典試委員會預備及輔助事宜，由銓敍局辦理。

第三章 中央普通典試委員會

第十五條 中央普通典試委員會於中央各官署及其直轄之在各地地方官署需員時，由各該官署長官自該署內薦任官中選派組織之。

第十六條 中央普通典試委員會受各該官署長官之監督，管理該署文官普通考試事宜。

第十七條 中央普通典試委員長須經由各該官署長官報告及第人之姓名於銓敍局。

第四章 地方普通典試委員會

第十八條 地方普通典試委員會於地方各官署需員時，由該省行政長官於所屬薦任以上之官及官立中學以上學校教員中選派組織之。

第十九條 地方普通典試委員會受各該行政長官之監督，管理該署文官普通考試事宜。

第二十條 地方普通典試委員長須報告及第人之姓名於銓敍局。

第五章 附 則

第廿一條 本法與文官考試法同時施行。（註五）

三、文官任用法草案：

第一條 文官任用分爲四種如下：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九日

一 特任

二 簡任

三 薦任

四 委任

第二條

文官任用除特任官及別有法律規定者外，均依本法行之。

第三條

簡任文官由左列各資格之人中用之：

- 一 現任三等薦任文官及曾任三等薦任文官者，但教官、技術官及依特別任用法任用之官，不在此限。
- 二 曾任簡任文官滿一年以上者，但教官、技術官及依特別任用法任用之官，在職之年數除去計之。
- 三 曾任簡任文官，有本法第四條第一項資格者。

第四條

薦任文官由左列各資格之人中任用之：

- 一 受文官高等考試及第者。
 - 二 曾任薦任文官滿一年以上者，但教官、技術官及依特別任用法任用之官，在職之年數除去計之。
- 現任薦任審判官、檢察官滿一年以上及曾任審判官、檢察官滿一年以上者，得任爲司法部薦任文官。
- 現任北京大學校及官立中等以上，經教育部認可之諸學校教官滿一年以上及曾任北京大學校及官立中等以上，經教育部認可之諸學校教官滿一年以上者，得任爲教育部薦任文官。
- 陸海軍將校得各任爲該部薦任文官。

第五條

委任文官由左列各資格之人中任用之：

- 一 受文官普通考試及第者
- 二 受文官高等考試初試及第者
- 三 受文官高等考試及第者
- 四 曾任委任文官滿二年以上者

五 曾充各官署雇員滿三年以上者

第六條 依本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四項規定任用各官，非經文官高等考試，不得任爲各項所指定以外之文官。

第七條 凡官除法律定爲兼任外，均不得兼任。

法律所定兼任之官，僅給本官之俸；但兼官之俸多於本官之俸時，兼任中給其兼官之俸，停其本官之俸。

法律所定兼任之官，除法律定有津貼之外，不得受津貼。

第八條 文官服務規則，以教令定之。

第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六）

四、文官任用法施行法草案

第一條 自文官任用法施行之日起滿三年內，關於簡任文官之任用，除依文官任用法所定資格外，得以有左列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 在本國或外國大學或專門學校，修政治、法律、經濟之學三年以上，得有畢業文憑者。

二 曾任簡任文官者。

三 現任或曾任四等薦任文官者。

四 曾有與簡薦任文官相當之資格，並歷辦行政事務滿五年以上有成績者。

第二條 自文官任用法施行之日起滿三年內，關於薦任文官之任用，除依文官任用法所定資格外，得以有左列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 有前條第一第二第四各款之資格者。

二 曾任薦任文官者。

三 曾有與薦任文官相當之資格，歷辦行政事務滿三年以上有成績者。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九日

四〇

四 在本國或外國專門以上各學校或本國法政講習所修政治、法律、經濟之學一年半以上，得有證明書，並曾辦行政事務滿二年以上有成績者。

五 受文官高等考試初試及第，學習半年以上有成績者。

第三條 自文官任用法施行之日起滿三年內，關於委任文官之任用；除依文官任用法所定資格外，得有以下左列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 在本國或外國中學校及與中學相當或以上之學校畢業者。

二 有與前款畢業相當之資格者。

三 曾任薦任文官者。

四 歷辦行政事務滿一年以上有成績者。

五 曾任委任文官者。

第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七）

五、秘書任用法草案

第一條 凡法統稱秘書者，包秘書長而言。

第二條 秘書得不依文官任用法任用之。

第三條 秘書得各以其官署之薦任文官兼任之。但國務院秘書廳秘書長不在此限。

第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八）

六、文官保障法草案：

第一條 本法除特任官、公使、秘書及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凡文官皆適用之。

第二條 凡文官非受刑法之宣告懲戒法之處分及依據，本法不得免官。

第三條 凡文官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免其官：

一 因身體殘廢、精神衰弱或年老不勝職務者。

二 因自己之便宜，自請免官者。

第四條 依前條第一款之規定免官者，簡任、薦任官須付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審查，委任官須付文官普通懲戒委員會懲戒。

依本條第一項規定，付懲戒委員會請求審查者，準用文官懲戒法，關於懲戒程序之規定。

因前條第一款情形依本條第一項規定，付懲戒委員會請求審查者，懲戒委員會據其請求為審查時，須於開始審查前，先徵取顧問醫之意見。

第五條 凡文官非得其同意，不得轉任同等以下之官。

第六條 凡文官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命其休職：

一 依懲戒法之規定付懲戒委員會審查者。

二 關於刑事案件被告告訴發者。

三 因官制之變更有官署或額缺裁廢合併者。

前項休職之期間，第一款以懲戒委員會審查完竣，第二款以法院判決確定，第三款在簡任、薦任官以二年，委任官以一年為滿。

第七條 休職之官，除不執行事務外，其他均與在職官無異。

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被命休職者，於休職期間內遇有相當之額缺，應即敘補。

第八條 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被命休職者，休職期滿時當然退官。

第九條 簡任官屬於國務院或直隸於國務總理者，其免官及休職由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行之；屬於各部或各省行政長官，或直隸於各部總長者，由各部總長或各省行政長官經由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行之。

薦任官屬於國務院或直隸於國務總理者，其免官及休職由各該長官，呈由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行之。屬於各部或各省行政長官，或直隸於各部總長者，由各部總長或各省行政長官經由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行之。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九日

委任官之休職，由各該長官行之。

第十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九）

七、文官懲戒法草案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凡文官非據本法不受懲戒，但特任官及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二條 凡文官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受懲戒：

- 一 違背職守義務。
- 二 玷污官吏身分。
- 三 喪失官吏信用。

第三條 應付懲戒之事件，在刑事法院繫屬中，對於同一事件，不得開懲戒委員會。

第四條 於懲戒委員會議決前，對於應付懲戒之人開始刑事訴訟之時，須停止會議，待刑事判決終了再行續開。

第二章 懲戒處分

第五條 懲戒處分如左：

- 一 褫職
- 二 降等
- 三 減俸
- 四 申誡

第六條 受褫職處分者，自受處分之日起，非經過二年不得復任。

第七條 受降等處分者，自受處分之日起，非經過一年不得再敘進。

受降等處分無等可降者，減其半俸。其期間為一年以上二年以下。

第八條 減俸期間爲一月以上一年以下。

減俸數日爲月俸十分之一以上三分之一以下。

第九條 簡任官屬於國務院或直隸於國務總理者，其褫職、降等及減俸，經懲戒委員會議決報告後，由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行之，屬於各部或直隸於各部總長者，經懲戒委員會議決報告後，由各部總長經由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行之。

薦任官屬於國務院或直隸於國務總理者，其褫職及降等，經懲戒委員會議決報告後，由各該長官呈由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行之。薦任官屬於各部或各省、各級行政官署或直隸於各部總長者，經懲戒委員會議決報告後，由各部總長或各省行政長官，經由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行之。

薦任官之減俸及委任官之褫職、降等及減俸，經懲戒委員會議決報告後，由各該長官行之。中誠均由各該長官專行之。

第三章 懲戒程序

第十條 簡任官屬於國務院或直隸於國務總理者，國務總理認爲有應付懲戒之行爲時，須呈請大總統組織懲戒委員會審查之。

第十一條 簡任官屬於各部或直隸於各部總長者，各部總長認爲有應付懲戒之行爲時，須備文聲敘事由，呈由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組織懲戒委員會審查之。

第十二條 薦任官屬於國務院或直隸於國務總理者，各該長官認爲有應付懲戒之行爲時，須備文聲敘事由，呈由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組織懲戒委員會審查之。

第十三條 薦任官屬於各部或各省、各級行政官署或直隸於各部總長者，各該長官認爲有應付懲戒之行爲時，須備文聲敘事由，呈由各部總長，經由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組織懲戒委員會審查之。

第十四條 委任官各該長官認爲有應付懲戒之行爲時，須組織懲戒委員會審查之。

第十五條 前五條請付懲戒之長官，須於請求懲戒時，附具證據。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九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九日

四四

第十六條 懲戒委員會對於長官所送證據認為有疑點時，得經由該長官通知本官，令其提出意見書詳細答復，或令其蒞會面加詢問。

依前項規定本官須蒞會者，各該長官須照內地川資規則發給川資。

第十七條 懲戒委員長及委員於關於自己或關於親屬之事件，不得與議。

第四章 附 則

第十八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一〇）

八、文官懲戒委員會編制法草案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文官懲戒委員會分爲二種：

一 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

二 文官普通懲戒委員會。

第二條 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掌議決簡任及薦任官之懲戒；文官普通懲戒委員會掌議決委任官之懲戒。

第三條 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於中央設一所，於各省各設一所。

第四條 文官普通懲戒委員會設於中央及地方各官署。特別局所認為無須設文官普通懲戒委員會者，得不設文官

普通懲戒委員會，其委任官之懲戒事件，由直轄官署之文官普通懲戒委員會司之。

第二章 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

第五條 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設於中央者，以委員長一人，委員八人；設於各省者，以委員長一人，委員六人組織之。

第六條 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設於中央者，於中央簡任、薦任官及各地地方簡任官懲戒事件發生時，由國務總理於左列各員中開列，呈請大總統選派組織之：

一 大總統府顧問。

二 平政院院長。

三 最高法院院長。

四 平政院評事。

五 最高法院審判官。

六 其他四等以上薦任文官。

第七條

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設於各省者，於各地方薦任官懲戒事件發生時，由省行政長官於左列各員中開列，經由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選派組織之：

一 高級法院審判官。

二 省行政長官所屬薦任以上文官。

第八條

中央高等懲戒委員會非合委員長委員在七人以上，地方高等懲戒委員會非合委員長委員在五人以上到場，不得開議。

委員會議事以多數決之可否，同數時由委員長加入決定之。

第九條

關於中央高等懲戒委員會預備及補助事宜，由銓敘局辦理。

第十條

關於地方高等懲戒委員會預備及補助事宜，由省行政長官公署辦理。

第十一條

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得臨時選用顧問。

第三章 文官普通懲戒委員會

第十二條

文官普通懲戒委員會無論設於中央各官署或地方各官署者，其委員長皆爲一人，由各該官署長官兼之，其委員爲三人至六人，由各該長官於該署薦任官中臨時選派組織之。但有特別情形時，得以上官署之薦任官充下級官署之委員。

第十三條

文官普通懲戒委員會非合委員長委員三人以上到場不得開議。委員會議事以多數決之可否，同數時由委員長加入決定之。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九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九日

第十四條 關於普通懲戒委員會預備及補助事宜，由各該官署辦理。

第十五條 文官普通懲戒委員會得置臨時顧問。

第四章 附 則

第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一一）

九、文官甄別法草案

第一條 本法適用於未經文官考試任命之官吏，但有甄別委員之資格者不在此限。

第二條 甄別之方法如左：

一 檢驗畢業文憑。

二 調驗經歷。

三 檢查成績。

四 考驗學識。

五 考試經驗。

第三條 檢查成績之法如左：

一 審查其服官後歷辦之事務。

二 質問其服官後歷辦之事務。

第四條 考驗學識之法如左：

一 論文。

二 現行法令之解釋。

第五條 考試經驗之法如左：

一 條舉現辦行政事務之得失。

二 就於其職掌之事務為設案之問答。



第六條 有文官任用法施行法第一條第一款、第三條第一款之資格任命爲官吏者，須檢驗其畢業文憑。

第七條 有文官任用法施行法第一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款，第三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之資格，任命爲官吏者，須調驗其經歷；有第二條第五款之資格者，須檢查其學習之成績。

第八條 有文官任用法施行法第二條第四款之資格任命爲官吏者，須檢驗其畢業文憑，並調驗其經歷。

第九條 有文官任用法施行法第一條第一款、第四款，第二條第四款，第三條第一款資格之官吏，經甄別委員會依前三條之程序檢驗或調驗合格後，須再檢查其服官後之成績。

有文官任用法施行法第二條第三款、第五款，第三條第二款、第四款、第五款資格之官吏，經甄別委員會依前三條之程序檢驗或調驗合格後，須再考驗其學識。

甄別委員會對於無畢業文憑或不能證明其畢業資格，及無經歷或不能證明其經歷者，須檢查服官後之成績，若認爲成績優良者，須先考驗其學識，次考試其經驗。

第十條 依前四條之程序甄別合格者，給與甄別合格證書。

第十一條 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簡任及薦任官由高等甄別委員會呈請大總統免官；委任官由普通甄別委員會報告其各該官署長官免官。

一 無畢業文憑及不能證明其畢業資格或無經歷、及不能證明其經歷；而服官後又無成績可取者。

二 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之規定，甄別不合格者。

第十二條 甄別由甄別委員會行之。

第十三條 甄別委員會分爲二種：

一 高等甄別委員會。

二 普通甄別委員會。

第十四條 高等甄別委員會以左列各員組織之：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九日

一 國務總理。

二 各部總長。

三 各部次長。

四 各廳局長官。

五 各局各部參事。

六 各部司長。

第十五條 第十四條第一款、第二款各員，由大總統任命之。

第十六條 第十四條第三款至第六款各員，於每次開甄別評議會時，由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任命之，但以有文官任用法施行法第一條第一款至第四款之資格而成績優良者爲限。

除第十四條所列各員外，其有前項資格之一者，大總統得特派爲甄別委員。

第十七條 普通甄別委員會由各官署長官自該署有甄別委員資格及甄別合格之薦任官中選派組織之。

前項委員額每次至少須十人。

第十八條 高等甄別委員以國務總理爲會長。

普通甄別委員會之會長由各該官署長官指定之。

第十九條 甄別由甄別委員會開評議會，以多數決定之可否。同數時取決於會長。

第二十條 關於甄別委員會預備及補助事宜，由銓敘局辦理。

第二十一條 第十六條之甄別委員得酌給津貼。

第二十二條 應來京受甄別之官吏，須給以相當之旅費。

第二十三條 本法與文官任用法施行法同時施行。

附則



第廿四條 文官任用法施行法施行前所任命之官吏，其甄別於本法施行之日起行之。其依文官任用法施行法任命之官吏，於其服官滿一年後行之。

甄別之程序及日期，以教令定之。

第廿五條

在本國或外國大學專門學校修文、理、工、醫之學三年以上得有畢業文憑，現任為教育部薦任以上文官；修工商之學三年以上得有畢業文憑，現任為工商部或交通部薦任以上文官；修農林之學三年以上得有文憑，現任為農林部薦任以上文官者，準用第六條及第九條第一項規定甄別之。

第廿六條

充大學或專門學校教授三年以上，現任為教育部薦任以上文官；從事工商或農林事業五年以上，現任為工商部、交通部或農林部薦任以上文官，準用第七條及第九條第二項規定甄別之。（註一二）

蒙藏局擬呈「待遇西藏條例大綱」。

蒙藏局本日呈袁大總統「待遇西藏條例大綱」八條：（一）不以藩屬待遇。（二）原有土地統轄治理權照舊。（三）封號照舊。（四）各喇嘛俸餉照給。（五）裁撤華官另設行政機關以藏人治理。（六）西藏礦產定為藏人生計。

（七）藏人曉漢文者得任民國官吏。（八）以上大綱如未盡善將來由國會修改。（註一三）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九日第二四三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同註一。

註六：同註一。

註七：同註一。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九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日

五〇

註八：同註一。

註九：同註一。

註一〇：同註一。

註一一：同註一。

註一二：同註一。

註一三：民國二年一月十二日「民立報」。

十日 國父在上海國民黨懇親大會演說「黨德」之精義。

是日下午，國民黨上海交通部在南市新舞臺開懇親大會，到同志吳敬恒、居正、沈縵雲、陳國權、張昭漢（默君）等千餘人，孫理事長中山先生演講「黨勢之盛衰全視黨員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勉勵黨員。吳敬恒講「選舉之怪象」。居正、張昭漢等均分別演說。（註一）

附錄：

一、係中山：黨勢之盛衰全視黨員智能道德之高下（註二）

今日兄弟躬與吾黨懇親大會，足增榮幸。現時為民國成立之第二年，國基初定，百端待理；今後之興衰強弱，其樞紐全在代表國民之政黨。各政黨集一般優秀人物組織而成，各持一定之政見，活動國內，其影響及國家政治至遠且大。惟政黨欲保持其尊嚴之地位，達利國福民之目的，則所持之黨綱，當應時勢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而政黨自身之道德，尤當首注重，以堅社會之信仰心。此徵諸各文明國之黨史，莫不如是。

吾國民黨由革命志士合各政團組織而成，本吾民國之盛舉。吾革命黨人，昔為秘密團體，一言一行，雖理由充足，然以干犯專制政府之忌，不能公然宣佈。吾黨所持之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適合世界大勢，及國民心理，故一呼萬應，卒達革命目的。

自去歲民國成立，吾黨竟堂堂正正開大會於國內，研究建設民國諸問題，一言一行，均足以爲輕重。須知此等境遇，悉由諸先烈之熱血換來，吾黨誠不可不珍重視之，穩健進行，有以慰諸先烈於地下。況吾黨方破壞專制政府，正值建設之始，不得謂革命成功，責任已盡。蓋破壞乃暫時的作用，建設乃永久的事業。例如法、美革命而後，共和告成，日謀建設，猶未敢曰盡臻完善。故法美政黨尙日謀建設之法，進步乃無已時。吾中華積數千年專制國之惡習，一旦改革，千端萬緒，不易整理；而今而後，立國大計，即首在排去專制時代之種種惡習，乃能發現文明國家之新精神，此亦國民不可不注意之事。吾國民黨現在國內能占優勢，固全恃乎羣策羣力。但政黨之發展，不在乎一時勢力之強弱，以爲進退，全視乎黨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結果之勝負。使政黨之聲勢雖大，而黨員之智能道德低下，內容腐敗，則安知不由盛而衰。若能養蓄政黨應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勢力薄弱，亦有發達之一日。例如前清時代，吾革命黨勢力甚微，國人附和清政府者甚多，祇以同志諸公，抱定宗旨，誓死不變；吾黨主張之理論，又適應乎社會之需要，故不及十年，舉前清雷霆萬鈞之壓力，一掃而去之。由是觀之，黨勢之大小不必問，祇須問吾黨所主張之政策，及平日行動之能否合乎公理，能否與時勢相應。果所抱之政策正大明確，且得一般國民之贊同，雖千難百折，必可望最後之戰勝。至於對他黨，除商榷政見而外，一切意氣之爭，匪特非所必要，且足損政黨之榮譽。

今者正式國會，正式政府成立之期不遠。尤不能不細心研究，冀產出一最良之憲法，以爲立國之根本。吾國民黨員果人人以當年經營革命之精神，用溫和穩健之手段，共謀建設民國之事業，則黨事發展，與國事之進步，必有十倍於昔日者，今日兄弟對於黨員，竊有無窮之希望焉！

一、居正：開會辭（註二）

今日爲民國二年正月，吾國民黨上海交通部開懇親會之第一日，鄙人所希望於同志諸君者，凡爲本黨黨員，須知吾國民黨在國內所處之地位，與所負之職任，隨時注意，不容稍忽。今者吾黨於選舉上既占優勝，此後建設事業，更責無旁貸，吾黨當共爲一致之進行，求達完全共和之目的，方無負吾國民黨改造民國之苦心。上海國民總會，與工業建設會，因與本黨宗旨相同，乃併入本黨。本黨重要人物，亦先後來滬，同人今日開會特表懇親之意，並請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日

本黨理事長孫中山先生到會，以先生數十年奔走國事，慘淡經營，所得之閱歷，發表政見，必能喚起吾同志諸君對於政治上之注意，共促黨事之進行，吾同志諸君，亦必樂聞先生之偉論。兄弟約國民總會及工業建設會代表繼續演說，知必有名論宏議，與吾黨共相商榷也。

袁大總統頒布召集正式國會令。

袁大總統本日頒布召集正式國會令，限三年二月以內，所有當選之參眾兩院議員齊集北京，並規定於議員報到過半數時即行開會。令曰：

「正式國會召集之期，依照約法以十個月為限，民國元年八月，業將國會組織法暨參議院眾議院議員選舉各法公布施行在案。民國正式國會為共和建設所關，本大總統躬承我國民付託之重，迭經飭由國務總理、內務總長，督令籌備國會事務局，及各該參議院議員選舉監督、眾議院議員選舉總監督選舉監督等，分別妥速籌備。並先後制定參議院眾議院議員各選舉日期令，俾各依限進行。自約法施行以來，現已十個月屆滿。據國務總理內務總長呈據，籌備國會事務局呈稱：『眾議院議員覆選舉，除據報延期各省分外，餘均於民國二年一月十日遵令舉行。其參議院議員選舉亦將次第遵令舉行』等語。本大總統深維我中華民國締造之艱難，夙夜兢兢，未敢以臨時期內稍涉暇逸。玆幸國會議員已如法選出，亟應依照約法下令召集。自民國二年一月十日正式國會召集令發布之日起，限於民國三年二月以內所有當選之參議院議員及眾議院議員均須一律齊集北京，俟兩院各到有總議員過半數後，即行同時開會。至關於國會開會之籌備事項，應由國務總理內務總長督飭籌備國會事務局速為籌備完全。共和政治之良否，政府固有完全之責任，而尤以正式國會為樞樞。一德一心共圖盛業，斯則本大總統代表我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所馨香禱祝，以求之者也。」（註四）

袁大總統通令各省行政長官定期召集省議會，並選舉參議員。

袁大總統本日通令各省，除已呈報延期覆選省議員之省外，各省行政長官應自令到日起，即行發

布省議會議員召集令，並限本年二月十日以前召集，於議員報到三分之二人數時即行開會，開會之翌日即舉行參議院議員選舉。令曰：

「各省省議會議員選舉法，業經本大總統於民國元年九月公布施行，嗣復制定省議會議員第一屆選舉日期令迭飭各該選舉總監督依限辦理在案。現在各省省議會議員覆選舉除據報延期各省分外，餘均遵令舉行，自應飭由各省行政長官分別召集。為此通令各該省行政長官，自令到之日起，即先行發布省議會議員召集令。凡覆選未經據報延期各省，分限於民國二年二月十日以前召集。其已經據報延期各省，分限於該省省議會議員覆選舉行後，由該省行政長官酌定日期召集。各該省議會議員，均一律依令齊集省城，俟該省議會到有總議員三分之二以上時。即行開會。開會之翌日即先舉行參議院議員選舉，以重要政。」（註五）

袁大總統公布修正參議院議員選舉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規定現任官吏須於選舉前日辭職方可應選。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公布修正參議院議員選舉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規定現任官吏須於選舉前一日辭職經批准者，方可應選。

修正參議院議員選舉法實施細則第十三條條文如下：

第十三條 被選舉人於未被選前，係受有正式任命令或正式委任令之現任官吏者，俟接到當選通知後，以曾於該會選舉日期前一日具有辭職書呈經該管長官批准者為限，得答覆應選。（註六）

袁大總統公布外交官領事官服制。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公布外交官領事官服制如左：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日

第一章 大禮服

第一款 上衣

上衣之衣面、衣領、套袖、用深青色呢料爲之。

衣繡用金線，金葉以帶穗之嘉禾爲章。

衣鈕直行九顆，金鍍金大鈕，鈕章用篆體中華民國四字。

衣領方角直上扣以兩小鈎，內襯白領如軍服式。

各官上衣繡章之區別如左。

甲 大使公使之服

衣領 領身繡帶穗之嘉禾五莖，莖皆上出領，緣繡穀粒二行。

套袖 袖身繡帶穗之嘉禾五莖，莖皆倒垂袖，沿繡穀粒二行。

胸前 胸前大繡章用帶穗之嘉禾，左右各五莖。

衣周 衣周下截前後左右亦繡帶穗之嘉禾各五莖，脊後開跨處所繡禾穗，以一金線約之，衣周沿邊繡穀粒二行。

腰章 腰脊下大繡章，以帶穗之嘉禾五莖作瓶戟狀排列之。身後有大鈕二，列於腰章內。

左右各二穗之間。

乙 參事及總領事之服

衣領 套袖 其文采與甲款同。

胸前 胸前有繡章亦與甲款同。

衣周 衣周無禾穗，惟沿邊處繡穀粒二行，脊後開跨處繡以金線。

腰章 與甲同。

丙 一、二等秘書官暨領事之服



衣領 套袖與甲款同。

胸前 胸前無飾。

衣周 與乙款同。

腰章 與甲款同。

丁 三等秘書官隨員暨副領事隨習領事之服

衣領 套袖 與甲款同。

胸前 衣周 均無飾。

腰章 與甲款同。

戊 使館領事館委任官之服

衣領 套袖 與甲款同。

胸前 衣周 腰際均無飾。

己 名譽領事代理領事之服。

名譽領事代理領事，得由特別允許而用戊款所定之服。

第二款 褲

褲用深青色呢料爲之。

褲章左右各一，用金線織成，其中心以編席紋爲地，禾穗爲采，其邊以羅紋爲地，竹葉爲采。

如所駐國，習用短褲，亦准用白色呢短褲，白絲線襪半截靴 靴亮漆無扣。

第三款 冠

冠用各國外交官、通用之弧三角形冠。

冠組用黑絨，冠組上繡章用穀粒二行。

冠章綢質，用五色如民國國旗之色。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日

冠羽鑿曲納於帽簷上方之夾縫內縫之。

大使、公使用白羽、參事之加公使銜者亦用白羽，餘用黑羽。

大使、公使之冠，上簷加織絲黑欄杆，欄杆下端作列齒形。

第四款 劍

劍把 用螺鈿爲地，上加鍍金之禾穗爲文。

劍闌 劍闌鍍金上鐫禾穗五出。

劍鞘 劍鞘外飾爲連續之禾穗五莖，皆鍍金。

劍繚 大使公使之劍繚，其出露在外之一部分，用金線與黑絲線互編。他項人員用全黑絲線。

第五款 腰帶

腰帶綢質上織金線，垂以金線之穗，其綢色之分別如下：

大使用紅色。

公使用黃色。

代辦外交事務官用青色。

第六款 外褂

用馬克發蘭外褂以深青色呢料爲之，褂袖有無，均可胸前大鈕五顆，自上至下須全扣。

衣裏用黑緞或素寧綢。

脊後腰際有帶用二小鈕扣定之。

用撤克司領，以絨爲之，扣以鐵鉤二枝。

左側開直縫，令劍繚出露在外。

半截外褂，帶有禦雨兜者，亦准通用，衣裏用黑緞或素寧綢。

第七款 手套



用白色柔皮手套，其式樣與陸軍人員所用者同。

第二章 夜裝禮服

如所駐國習用夜裝禮服者，使領各員均准用之，其服制如下：

衣用深青色呢料，領用絨料，衣鈕用平面大鈕。

護胸用同色呢料，或用細白棉布，胸前用小鈕扣。

褲用同色呢料，或長或短均可。

襪用黑絲，靴用半截式亮漆無扣。

冠用摺疊如意之黑緞高冠。

第三章 小禮服

上衣如軍服之都尼克式以深青色呢料爲之，胸前用大鈕九顆，自上至下作一行扣定，領直上後幅有襖襌二、有鈕二，左側開跨，使劍繚外露。衣袖用同色呢料，衣袖之金繡用活套，可隨意裝撤，繡章文采視官階而異。

劍繚外露之處，大使、公使者用金線，黑絲線互編，他項人員用全黑絲線。

褲亦用同色呢料，用長褲襠章與大禮服同。

冠與第一章第三款所舉之式同，或用扁形若海軍軍官帽。帽周加金繡其繡章視官階而異。

第四章 夏季禮服

夏季禮服適用於熱地各國。

上衣用細白棉布爲之，其長短與便服同，惟領直上如禮服式，胸前用大鈕五顆，腰後無扣，衣前之左右襟有衣袋各一，袋口與最低鈕成平行線，左側開跨，使劍繚外露。

衣袖式及其繡章與第三章同。

劍繚式亦與第三章同。

冠與上扁形冠同，惟冠頂以白色棉布爲之。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日

五八

褲全白無繡章。

第五章 凶服

凶服以黑紗爲識，如係私人之喪，應綴黑紗於左臂，因公，則爾黑紗於劍把，其手套均用白色。（註七）

袁大總統令：交通銀行紙幣照中國銀行兌換券章程一律辦理。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規定交通銀行所發兌換券，照中國銀行兌換券章程一律辦理。令曰：

「銀行之設，所以調劑金融，維持市面。現在中國銀行業經籌備設立，而交通銀行迭經整頓，信用昭著。在紙幣則例未經規定以前，所有交通銀行發行之兌換券，應按照中國銀行兌換券章程一律辦理，以資輔助而利推行。」

（註八）

袁大總統任命各省國稅廳籌備處處長，財政部制定「國稅廳籌備處暫行章程」。

袁大總統發布命令，任命各省國稅廳籌備處處長。令曰：

「任命曹葆均爲直隸國稅廳籌備處處長、邵義爲河南國稅廳籌備處處長、劉頌虞爲湖北國稅廳籌備處處長、夏同龢爲湖南國稅廳籌備處處長、陸長佑爲江西國稅廳籌備處處長、張茂炯爲安徽國稅廳籌備處處長、金鼎爲江蘇國稅廳籌備處處長、劉鴻壽爲福建國稅廳籌備處處長、方兆燾爲浙江國稅廳籌備處處長、嚴家熾爲廣東國稅廳籌備處處長、曲卓新爲山東國稅廳籌備處處長、陳際唐爲山西國稅廳籌備處處長、未到任以前，由袁永廉署理、巢鳳岡爲奉天國稅廳籌備處處長，未到任以前，由藥守綱署理、甘雲鵬爲吉林國稅廳籌備處處長、袁毓麟爲黑龍江國稅廳籌備處處長、劉瞻漢爲陝西國稅廳籌備處處長、未到任以前，由薛登道署理、蔡鎮藩署理四川國稅廳籌備處處長、熊范輿爲雲南國稅廳籌備處處長、沈式荀爲廣西國稅廳籌備處處長，未到任以前，由汪德溥署理、張協陸爲貴州國稅廳籌備處處長、田駿豐爲甘肅國稅廳籌備處處長、王雲驥爲新疆國稅廳籌備處處長。」（註九）

又，財政部本日以公文呈大總統，請核定「國稅廳籌備處暫行章程」。章程凡五章二十一條，從略。
（註一〇）

袁大總統令：未經任命民政長各省，民政長由各都督暫行兼署。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規定尙未任命民政長各省，民政長一職由都督暫行兼署。令曰：

「各省應設民政長，除江蘇、江西、福建、湖北、山西、四川等省業經任命外，其餘各省，應由各該都督暫行兼署。」（註一一）

日本新任內閣總理桂太郎談新閣對中國之態度，謂日本對中國毫無幸災樂禍之心，並亦無併吞滿洲之念。

本日外國記者訪問日本新任內閣總理桂太郎，詢其對中國之態度，桂太郎謂：中國今日大局隱伏危機，急當奮發圖強，日本切願竭力扶持中國，俾抒中國之困。並絕對否認希圖吞併滿洲或改變該地現狀。其談話全文如下：

「桂太郎新被簡爲內閣總理，今日路透訪員往晤，桂氏謂：

『余往聘俄都奔喪返國，荷今皇授以大侍從與掌璽大臣之職，彼時余極願離絕政界，委身於今皇一人。語意國家多故，前內閣因而推翻，今皇忽命余總理內務，大非余初願所及，故余欲將余之計劃完全佈置定妥，尙須假以時日。惟余行政方針，當以余前此兩握政權時所遵循之秩序爲基礎，遠東和平實攸賴焉！』

路透訪員詢以日本今內閣對付中國之態度如何，桂氏答稱：

『余爲英日聯盟主動力，此後加以改訂，一九一一年復加修正，均余一手辦理。余之行政方針，觀於以上數事已可窺見一斑。英日聯盟以維持遠東和平爲唯一之目的，故余之政略，亦當與該盟約之真緣極相融合，蓋余與日本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日

六〇

之所漸望者，唯和平而已。余此前兩秉國鈞時，所以竭力消弭阻止遠東永遠和平之障礙物者，職呈之故。』

桂氏又謂：

『中國現狀，今仍不免杞憂，大擾攘因循，實皆禍胎，此為世界公例。中國今日大局，隱伏危機，惟所以演成此種狀況，其責實在中國，不得委咎他國，而日本亦不能任其咎也。中國急當奮發圖強，脫離今日阽危之境，以臻長治久安之點，異日進行此事，可以盼望日本全力贊助。日本對於中國，毫無幸災樂禍之心，不特無此心，且切望中國大局早日奠於磐石，庶兩國彼此通商，得漸益發展。』

桂氏又謂：

『日本切願竭力扶持中國，俾抒中國之困，不佞敢信他國亦同具此意。蓋中國一日不清，則大局一日不寧，而各國杞憂亦一日不能消釋也。』

訪員繼問，六國借款成立之後，各國將即承認中華民國否？桂氏答曰：

『此事不敢擅決，中國首當表明動用借款人項，確能令政府得臻鞏固之地位，及當昭示全球，中國能於全國保守法律，維持治安。六國貸款中國之目的，蓋願中國得機釐整內政，故六國借款合同之簽約為承認之動機，此則可以無疑者也。』

旋又論及滿洲問題，桂氏絕對否認希圖併吞該省，或更變該省現狀之說，桂氏曰：

『日本於滿洲已得某某權利，將善加保守。然中國實無庸懼日本之侵犯，中國人常謂有權恢復已失之利益，故滿洲地方，中日兩國人民難免時起衝突，此最堪憤嘆。中國當取法日本，謹慎將事，俾免發生不幸的意外事故，此日本所保望於中國者也。』

桂氏論及擴張陸軍，即增兵兩師團之計劃，略謂：

『此事現暫擱置，惟其中實多誤會，蓋擴張陸軍並未發生大陸政策，若日本果有是意，則區區兩師團誠何濟於事哉？』

繼論及海軍政策，據桂氏謂：

『現內閣並無擴張海軍之意，但求使海軍得保現時之勢力而已，將來軍艦年久後，不適于用，則自當以新艦充數也。』

末論及財政問題，桂氏謂：

『現內閣當遵守每年贖回國債五千萬圓之規程，不再借新債，並當於節儉國用一端，加以最嚴重之注意。自今年至明年之財政預算案，當按照去年至今年之成案辦理，因時間多促，不能預備新預算案之故。將來國家用度，內閣當持節儉主義。至于振興全國農工事業，內閣尤當特別注重。現在進口貨超過出口貨，亟宜設法減少，而進口貨中，食品尤占巨額。』

故桂氏深望其減縮，蓋謂日本農業若加以改良，則國內食品之產額必當大為增進，尤以朝鮮、臺灣、北海道三處與日本某某數處為更要。」（註一一）

註一：民國二年一月十一日「民立報」。

註二：民國二年一月十二日「民立報」。

註三：「革命文獻」，第四一輯，頁一〇六—一〇七。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十一日第二四五號。

註五：同註三。

註六：同註三。

註七：同註三。

註八：同註三。

註九：「東方雜誌」，九卷八號，中國大事記，頁三六。

註一〇：同註三。

註一一：同註三。

註一二：民國二年一月十一日「民立報」。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日

十一日 袁大總統核准任命景定成、井勿幕等革命起義人士，擔任稽勳局職務。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曰：

「國務總理趙秉鈞呈稱：據臨時稽勳局局長馮白由呈請任命景定成、井勿幕爲審議員，王延祉爲兼任調查員，應照准。此令。」（註一）

直隸都督馮國璋反對變更國會地點。

上海民權報主張國會開預備會於上海，開成立會於南京，以免北京軍警干涉。前安徽都督孫毓筠曾通電反對。本日，直隸都督馮國璋亦通電響應。電文如下：

「大總統、國務院、參議院、各政黨、各省都督、民政長、省議會、各報館鈞鑒：頃接柏都督代轉孫君少侯來電，闢惑世之謠詞，鑄保邦之偉論，維共和之危局，保立法之精神，遠慮危言，曷勝欽佩。國璋關懷民國、蒿目時艱，險象環生，情難緘口，略陳固陋，聊當蕝蕝。從來法律爲國家之體幹，國民之準繩，而尤以人民之守法毋違，維持國本，實爲共和之盛軌，治國之先河。民國國會組織各法，由參議院制定，由國務院頒行。將來各省選政告成，國會議員當然由中央召集，以成立正式國會。至於集會地點，當然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無疑。而上海歡迎國會團，以第一屆正式國會應自行召集，自行指定地點，並擬開預備會於上海，開成立會於南京。是以南北統一之前，組織參議之慣例，以推之於正式國會，其爲顯然違背約法第三十條，大總統公布之法律。可知國體雖改，定律綦嚴，不法行爲，在刑律原有相當之科罰，該團員甯不知之？然其所持變更國會地點之理由，則在保持立法機關，預防北京軍警之干涉。豈知立法、行政皆爲獨立之機關，法令各有範圍，彼此不容侵越。前者北京軍警會議，小有意見衝突，旋經大總統諄諄訓誥，禁令頻頒。數月以來，秩序不紊，是固海內所共聞共見，非國璋一人之私言也。如逆億國會成立，北京軍警必將出而干涉。至欲變更國會地點以避之，豈南京遂無軍警，而必無行政干涉立法之事乎？抑以

開國會於南京，而議員等遂有講張國政之自由，且可箝制行政部，使之不敢少動乎？吾有以知其必不然也。推該團之私衷，謂欲以變更國會地點，藉立法機關之勢力，牽掣中央政府之肘，迫之使出於遷都之途。夫遷都問題，全國輿論之研究，多數政治家之討論，以北京為政府所在地，已成鐵案，不可再生異議。外憂內患，紛至沓來，復何容啓釁爭，貽後日無涯之禍？乃國會選舉期內，該團員竟肆其無意識之謬論，冀破壞我民國初基其罪既不容誅，其心不可問。國璋嫉惡如仇，愛國若命，凡有敢簧鼓其僻辭邪說，冀以動搖國本，蠱惑人心者，惟有執國法以隨其後，而冀消巨患於無形。所望於政府及各省行政長官者，宜按照臨時約法第十五條，設法限制，以維持社會之治安，使邪說不至日張，至危共和之初步。所望於當選各議員者，宜知大局日亟，政務急待進行。依限齊集北京。毋為違法畔道之言所惑，則民國前途之萬幸矣！安危所繫，一髮千鈞，懇懇微忱，統希亮察。直督馮國璋真印。」（註二）

袁大總統派齊耀珊為鹽務籌備處長。（註三）

齊耀珊，字照岩，吉林省伊通縣人，前清庚寅科進士。曾任湖北分巡，漢黃兵備道等職。（註四）
本日，由袁大總統任命為關政部鹽務籌備處長。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十二日第二四六號。

註二：民國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民立報」。

註三：同註一。

註四：數文社編：「最近官紳履歷彙編」，文海出版社印行。

十二日 袁大總統徇黎元洪之請，任命杜錫鈞為漢口鎮守使。湖北省議會反對，與論為之譁然。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曰：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二日

六四

任命杜錫鈞爲漢口鎮守使。此令。中華民國二年一月十二日。」（註一）

按：杜錫鈞係辛亥革命鄂軍北伐軍第一軍長，此項任命係徇黎元洪之請。令出後，查其所定鎮守使權限過大，有指揮調遣漢口軍隊全權，有監督指揮夏口知事及警視廳辦理保衛地方之權，有辦理一切外交全權。湖北省議會以其不軍不民，顯與該省首創軍民分治之意大相刺謬，乃具書質問，咨請黎元洪撤銷。黎得書大怒，置之不理。（註二）輿論則認爲漢口既非邊境，又無亂事，更非前清駐兵事大員之地，且黎元洪以「軍民分治模範」自命，竟有此舉，實全無理由。（註三）

外蒙西藏在外人策動下私訂協約。

自外蒙在俄國策動下自稱「獨立」後，西藏亦在英國鼓動下相繼蠢動，兩者並作叛國勾結，由達賴喇嘛以「西藏國」皇帝名義，與庫倫偽組織哲布尊丹巴私訂蒙藏協約，於本日雙方簽字。協約全文列左：

- (一) 西藏國皇帝達賴喇嘛，承認蒙古構成獨立國，且將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九日所宣言之黃教首領哲布尊丹巴喇嘛，認爲蒙古國皇帝。
- (二) 蒙古皇帝哲布尊丹巴喇嘛，承認西藏構成獨立國，且承認達賴喇嘛爲西藏國皇帝。
- (三) 蒙藏兩國，和衷共濟，互行諮詢，以請求黃教繁榮之方法。
- (四) 蒙藏兩國，將來若有內憂外患時，互相援助，永矢不渝。
- (五) 兩國政府，對於遊歷領土之公私人，互相設法保護。
- (六) 兩國政府自由貿易產物及家畜，從新設立商業機關。
- (七) 所有商業上債權，以政府及商業機關所承認者，定爲有效，若未經允許而爭訴者，兩國政府決不考察，但締結本條約以前之買賣，疊因本條約第七條結果被損害者，按照政府所規定，可以要求代償。

(四) 若將本條約再行修訂時，由兩國簡派代表，預先規定日期及地點，以便協商。
(五) 本條約自簽押之日起發生效力。

西藏子歲十二月四日

蒙古共戴二年十二月四日 兩國代表署名。(註四)

二千五百萬鎊大借款案，各國已分定擔額。

北京政府向外國銀行團洽借二千五百萬鎊，各國已分定負擔額數。計爲：谷利斯浦與美國各五百萬鎊，英法二國各四百萬鎊，德國三百萬鎊，日俄兩國各二百萬鎊。(註五)

教育部公布大學規程。

教育部本日以部令第一號公布大學規程，凡四章二十八條。第一章通則，規定大學依「大學法」第二章設文、理、法、商、醫、農、工七科，修業年限除法科及醫科之醫學門爲四年外，均爲三年。第二章學科及科目，各科均分學門，並皆詳列科目。第三章預科，分爲三部，文、法、商爲一部，理、工、農及醫科之藥學門爲一部，醫科之醫學門爲一部，並皆詳列修習科目。第四章大學院，爲大學教授與學生高深研幾之所，不設講座，以討論方式進行研究，研究完畢得依「學位令」授予學位。(註六)

附錄：大學規程(註七)

第一章 通 則

第一條 大學依大學令第二條之規定，分爲文科、理科、法科、商科、醫科、農科、工科。

第二條 大學之文科分爲哲學、文學、歷史學、地理學四門；理科分爲數學、星學、理論物理學、實驗物理學、化學、動物學、植物學、地質學、礦物學九門；法科分爲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三門；商科分爲銀行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二日

學、保險學、外國貿易學、領事學、稅關倉庫學、交通學六門；醫科分爲醫學、藥學二門；農科分爲農學、農藝化學、林學、獸醫學四門；工科分爲土木工學、機械工學、船用機關學、造船學、造兵學、電氣工學、建築學、應用化學、火藥學、採礦學、冶金學十一門。

第三條 大學之修業年限，文科、理科、商科、農科、工科及醫科之醫學門爲三年，法科及醫科之醫學門爲四年。

第四條 大學學生入學之資格須在預科畢業或經試驗有同等學力者。

第五條 大學畢業生欲更入他科修業者，得免除入學試驗，但欲列在二年級以上，須經試驗合格方許編入。

第六條 學生因不得已事故自請退學，在二年以內仍請入原級修業，得免除試驗，但欲列在原級以上，須經試驗合格編入。

第二章 學科及科目

第七條 大學文科之科目如左：

(一) 哲學門分爲左之二類：

中國哲學類 一、中國哲學（周易、儀禮、禮記、春秋、公穀傳、論語、孟子、周秦諸子、宋理學）
二、中國哲學史 三、宗教學 四、心理學 五、倫理學 六、論理學 七、認識論 八、社會學 九、西洋哲學概論 十、印度哲學概論 十一、教育學 十二、美學及美術史 十三、生物學 十四、人類及人種學 十五、精神病學 十六、言語學概論

西洋哲學類 一、西洋哲學 二、西洋哲學史 三、宗教學 四、心理學 五、倫理學 六、論理學 七、認識論 八、社會學 九、中國哲學概論 十、印度哲學概論 十一、教育學 十二、美術及美術史 十三、生物學 十四、人類及人種學 十五、精神病學 十六、言語學概論

(二) 文學門分爲左之八類：

國文學類 一、文學研究法 二、說文解字及音韻學 三、爾雅學 四、詞章學 五、中國文學 六、

中國史 七、希臘羅馬文學史 八、近世歐洲文學史 九、言語學概論 十、哲學概論 十一、美學概論 十二、論理學概論 十三、世界史

梵文學類 一、梵語及梵文學 二、印度哲學 三、宗教學 四、因明學 五、中國哲學概論 六、西

洋哲學概論 七、文學概論 八、言語學概論 九、論理學概論 十、倫理學概論 十一、中國文學史

英文學類 一、英國文學 二、英國文學史 三、英國史 四、文學概論 五、中國文學史 六、希臘

文學史 七、羅馬文學史 八、近世歐洲文學史 九、言語學概論 十、哲學概論 十一、美學概論

法文學類 一、法國文學 二、法國文學史 三、法國史 四、文學概論 五、中國文學史 六、希臘

文學史 七、羅馬文學史 八、近世歐洲文學史 九、言語學概論 十、哲學概論 十一、美學概論

德文學類 一、德國文學 二、德國文學史 三、德文史 四、文學概論 五、中國文學史 六、希臘

文學史 七、羅馬文學史 八、近世歐洲文學史 九、言語學概論 十、哲學概論 十一、美學概論

俄文學類 一、俄國文學 二、俄國文學史 三、俄國史 四、文學概論 五、中國文學史 六、希臘

文學史 七、羅馬文學史 八、近世歐洲文學史 九、言語學概論 十、哲學概論 十一、美學概論

意大利文學類
一、意大利文學
二、意大利文學史
三、意大利史
四、文學概論
五、中國文學史

六、希臘文學史 七、羅馬文學史 八、近世歐洲文學史 九、言語學概論 十、哲學概論 十一、美

學概論

言語學類
一、國語學
二、人類學
三、音聲學
四、社會原理
五、史學概論
六、文學概論
七、

、哲學概論 八、美學概論 九、希臘語學 十、拉丁語學 十一、西洋近世語概論 十二、東洋近世

語概論

（三）歷史門分爲左之二類：

中國史及東洋史學類 一、史學研究方法 二、中國史（尙書、春秋左氏傳、秦漢以後各史） 三、
外民族史 四、東方各國史 五、南洋各島史 六、西洋史概論 七、歷史地理學 八、考古學 九、

外民族史 四、東方各國史 五、南洋各島史 六、西洋史概論 七、歷史地理學 八、考古學 九、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二日

六八

年代學 十、經濟史 十一、法制史 十二、外交史 十三、宗教史 十四、美術史 十五、人類及人種學

西洋史學類 一、史學研究法 二、西洋各國史 三、中國史概論 四、歷史地理學 五、考古學 六、年代學 七、經濟史 八、法制史 九、外交史 十、宗教史 十一、美術史 十二、人類及人種學

(四) 地理學門

一、地理研究法 二、中國地理 三、世界各國地理 四、歷史地理學 五、海洋學 六、博物學 七、殖民學及殖民史 八、人類及人種學 九、統計學 十、測地繪圖法 十一、地文學概論 十二、地質學 十三、史學概論

大學理科之科目如左：

第八條

(一) 數學門

一、微分積分學 二、微分方程式 三、函數論 四、近世代數學 五、近世幾何學 六、平面及立體解析幾何學 七、四原（或諸原） 八、概率學及最小二乘法 九、代數解析及方程式論 十、變分學 十一、整數論 十二、積分方程式論 十三、理論物理論 十四、星學 十五、物理實驗 十六、數學演習

(二) 星學門

一、天體物理學 二、天體力學 三、理論星學 四、實地星學 五、微分積分學 六、近世幾何學及演習 七、概率學及最小二乘法 八、一般函數及橢圓函數論 九、高等微分方程式 十、應用微分方程式 十一、氣象學 十二、理論物理學 十三、力學 十四、光學 十五、物理化學 十六、結晶學 十七、地質學概論 十八、大地測量學 十九、星學實驗 二十、製圖術

(三) 理論物理學門

一、理論物理學 二、力學 三、氣體動力學 五、光學 六、電學 七、應用電學 八、物理化學

九、微分積分學 十、高等微分方程式 十一、幾何學 十二、星學及最小二乘法 十三、物理學實驗
十四、理論物理演習

(四) 實驗物理學門

一、力學通論 二、應用力學 三、熱學 四、光學 五、電學 六、應用電學 七、物理化學 八、
微分積分學 九、星學及最小二乘法 十、物理學實驗 十一、物理化學實驗 十二、化學實驗 十三、
星學實驗 十四、理論物理學演習

(五) 化學門

一、無機化學 二、有機化學 三、物理化學 四、分析化學 五、應用化學 六、衛生化學 七、數
學 八、物理學 九、礦物學 十、結晶學 十一、化學史 十二、物理學實驗 十三、化學實驗(定
性分析、容量分析、重量分析、物理化學氣體分析、顯微鏡分析)

(六) 動物學門

一、動物學總論 二、脊椎動物學 三、無脊椎動物學 四、骨骼學 五、動物發生學 六、動物學實
驗 七、動物發生學實驗 八、比較組織學及講習 九、植物學 十、植物學實驗 十一、地質學及實
驗 十二、礦學及實驗 十三、地理學 十四、生理學 十五、水產學 十六、人類學 十七、古生物
學 十八、生物進化論 十九、動物學山野練習 二十、臨海實驗 二十一、實地研究

(七) 植物學門

一、植物分類學 二、植物形態學 三、植物生理學 四、植物生態學 五、應用植物學 六、植物分
類學實驗 七、植物解剖學實驗 八、植物生理學實驗 九、細菌學實驗 十、動物學 十一、動物學
實驗 十二、地質學及實驗 十三、礦物學及實驗 十四、地理學 十五、生理學 十六、水產學 十
七、古生物學 十八、生物進化論 十九、植物學山野練習 二十、臨海實驗 二十一、實地研究

(八) 地質學門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二日

七〇

一、地質學 二、應用地質學 三、地質學實驗 四、岩石學 五、岩石學實習 六、鑛物學 七、鑛床學 八、鑛物學實驗 九、結晶光學 十、化學實驗 十一、古生物學 十二、古生物學實驗 十三、動物學及實驗 十四、植物學及實驗 十五、地理學 十六、測量學及實習 十七、測地學 十八、人類學 十九、製圖術 二十、地質巡驗 二十一、實地研究

(九) 鑛物學門

一、鑛物學 二、應用鑛物學 三、鑛物學實驗 四、鑛床學 五、採鑛學 六、地質學 七、地質學實驗 八、岩石學 九、岩石學實驗 十、結晶光學 十一、化學 十二、化學實驗 十三、古生物學 十四、古生物學實驗 十五、動物學及實驗 十六、植物學及實驗 十七、地理學 十八、冶金學大意 十九、製圖術 二十、測量學及實習 二十一、鑛物巡驗 二十二、實地研究

第九條 大學法科之科目如左：

(一) 法律學門

一、憲法 二、行政法 三、刑法 四、民法 五、商法 六、破產法 七、刑事訴訟法 八、民事訴訟法 九、國際公法 十、國際私法 十一、羅馬法 十二、法制史 十三、法理學 十四、經濟學 十五、英吉利法、德意志法、法蘭西法（選擇一種） ※十六、比較法制史 ※十七、刑事政策 ※十八、國法學 ※十九、財政學
※爲選擇科目之符號，後倣此。

(二) 政治學門

一、憲法 二、行政法 三、國家法 四、國法學 五、政治學 六、政治學史 七、政治史 八、政治地理 九、國際公法 十、外交史 十一、刑法總論 十二、民法 十三、商法 十四、經濟學 十五、財政學 十六、統計學 十七、社會學 ※十八、法理學 ※十九、農業政策 ※二十、工業政策 ※二十一、商業政策 ※二十二、社會政策 ※二十三、交通政策 ※二十四、殖民政策 ※二十五、

國際公法（各論） ※二十六、政黨史 ※二十七、國際私法

（三）經濟學門

一、經濟學 二、經濟學史 三、經濟史 四、經濟地理 五、財政學 六、財政史 七、貨幣論 八、銀行論 九、農政學 十、林政學 十一、工業經濟 十二、商業經濟 十三、社會政策 十四、交通政策 十五、殖民政策 十六、保險學 十七、統計學 十八、憲法 十九、民法 二十、商法 二十一、經濟行政法 ※二十二、政治學 ※二十三、行政法 ※二十四、刑法總論 ※二十五、國際公法 ※二十六、國際私法

第十條 大學商科之科目如左：

（一）銀行學門

一、經濟原論 二、經濟史 三、商業數學 四、商業史 五、商業地理 六、商品學 七、商業簿記學 八、商業通論 九、商業各論 十、商業經濟學 十一、財政原論 十二、應用財政學 十三、銀行論 十四、銀行史 十五、銀行政策 十六、金融論 十七、外國匯兌及金融論 十八、貨幣論 十九、交易所論 二十、銀行實務 二十一、銀行簿記學 二十二、商業政策 二十三、統計學 二十四、民法概論 二十五、商法 二十六、破產法 二十七、國際公法 二十八、國際私法 二十九、會計學 三十、英語 三十一、第二外國語（德、法、俄、日之一） 三十二、實地研究

（二）保險學門

一、經濟原論 二、商業數學 三、商業史 四、商業地理 五、商品學 六、商業簿記學 七、商業通論 八、商業各論 九、商業經濟學 十、財政原論 十一、保險通論 十二、生命保險 十三、損害保險 十四、決疑數學 十五、商業政策 十六、統計學 十七、民法概論 十八、商法 十九、破產法 二十、國際公法 二十一、國際私法 二十二、會計學 二十三、應用統計學 二十四、英語 二十五、第二外國語（德、法、俄、日之一） 二十六、實地研究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二日

七二

(二) 外國貿易學門

一、經濟原論 二、經濟史 三、商業數學 四、商業史 五、商業地理 六、商品學 七、商業簿記學 八、商業通學 九、商業各論 十、商業經濟學 十一、財政原論 十二、貿易論 十三、外國匯兌及金融論 十四、交易所論 十五、關稅學 十六、運輸論 十七、銀行論 十八、商業經營法 十九、商品鑑識法 二十、外國貿易論 二十一、商業政策 二十二、工業政策 二十三、工業學 二十四、統計學 二十五、民法概論 二十六、商法 二十七、破產法 二十八、國際公法 二十九、國際私法 三十、英語 三十一、第二外國語(德、法、俄、日之一) 三十二、實地研究

(四) 領事學門

一、經濟原論 二、商業數學 三、商業史 四、商業地理 五、商品學 六、商業範記學 七、商業通論 八、商業各論 九、商業經濟學 十、財政原論 十一、外國貿易論 十二、商業政策 十三、外交史 十四、關稅學 十五、殖民政策 十六、通商條約 十七、統計學 十八、民法概論 十九、商法 二十、比較民法及比較商法 二十一、破產法 二十二、商事行政法 二十三、國際公法 二十四、國際私法 二十五、英語 二十六、第二外國語(德、法、俄、日之一) 二十七、實地研究

(五) 稅關倉庫學門

一、經濟原論 二、商業史 三、商業地理 四、商品學 五、商業簿記學 六、商業通論 七、商業各論 八、商業經濟學 九、財政原論 十、外國貿易論 十一、商業政策 十二、工業政策 十三、商事行政法 十四、統計學 十五、交通政策 十六、鐵道經濟學 十七、陸運論 十八、水運論 十九、鐵道管理法 二十、商船管理法 二十一、郵電行政論 二十二、郵便貯金論 二十三、民法概論 二十四、商法 二十五、破產法 二十六、國際公法 二十七、國際私法 二十八、工業學 二十九、英語 三十、第二外國語(德、法、俄、日之一) 三十一、實地研究

第十一條

大學醫科之科目如左：

(一) 醫學門

一、解剖學 二、組織學 三、生理學 四、醫化學 五、胎生學 六、局部解剖學 七、藥物學 八、病理學 九、病理解剖學 十、診斷學 十一、內科學 十二、外科學 十三、眼科學 十四、婦科學 十五、產科學 十六、衛生學 十七、皮膚病學及花柳病學 十八、耳鼻咽喉科學 十九、兒科學 二十、精神病學 二十一、裁判醫學 二十二、解剖學實習 二十三、組織學實習 二十四、生理學實習 二十五、醫化學實習 二十六、藥物學實習 二十七、病理解剖學實習 二十八、病理組織學實習 二十九、病理解剖學標本說明 三十、繃帶學實習 三十一、診斷學實習 三十二、內科臨床講義 三十三、內科外來病人臨床講義 三十四、外科臨床講義 三十五、外科外來病人臨床講義 三十六、檢驗實習 三十七、眼科臨床講義 三十八、眼科外來病人臨床講義 三十九、產科模型實習 四十、產科婦人科臨床講義 四十一、產科婦產科外來病人臨床講義 四十二、微生物學實習 四十三、皮膚病及花柳病臨床講義 四十四、皮膚病及花柳病外來病人臨床講義 四十五、精神病學臨床講義 四十六、外科手術實習 四十七、兒科臨床講義 四十八、兒科外來病人臨床講義 四十九、耳鼻咽喉科臨床講義 五十、耳鼻咽喉科外來病人臨床講義 五十一、整形外科學臨床講義

(二) 藥學門

一、無機藥化學 二、有機藥化學 三、藥用植物學 四、植物解剖學 五、製藥化學 六、衛生化學 七、裁判化學 八、生藥學 九、細菌學 十、藥制學 十一、藥制比較學 十二、製劑學 十三、定性分析化學及實習 十四、定量分析化學及實習 十五、工業分析及實習 十六、植物學實習並顯微鏡用法 十七、無機藥化學實習 十八、有機藥化學實習 十九、製藥化學實習 二十、衛生化學實習 二十一、裁判化學實習 二十二、生藥學顯微鏡實習 二十三、細菌學實習 二十四、藥制化學藥品試驗法實習 二十五、藥制生藥藥品試驗法實習 二十六、製劑學實習(以上為通習科目) 二十七、植物化學 二十八、內國生藥學 二十九、外國生藥學 三十、粉末生藥學 三十一、植物化學實習 三

十二、內國生藥學實習 三十三、外國生藥學實習 三十四、粉末生藥學實習（以上為修生藥學者之專習科目） 三十五、衛生化學 三十六、裁判化學 三十七、細菌學 三十八、衛生化學實習 三十九、裁判化學實習 四十、細菌學實習（以上為修衛生裁判化學者之專習科目） 四十一、動植物成分研究法講義 四十二、動植物成分研究法實習 四十三、元素分析分子量測定法實習 四十四、有機體構造研究法實習 四十五、新藥合成法實習（以上為修藥化學者之專習科目） 四十六、藥品工業學 四十七、無機性藥品製造法實習 四十八、有機性藥品製造法實習 四十九、化學工藝品製造法實習 五十、藥劑製造法實習 五十一、藥品賦形術實習 五十二、工場計劃及製圖（以上為修藥工學者之專習科目）

第十二條 大學農科之科目如左：

（一）農學門

一、地質學 二、農藝物理學 三、氣象學 四、植物生理學 五、動物生理學 六、法學通論 七、經濟學 八、農學總論 九、土壤學 十、農業土木學 十一、農業機械學 十二、植物病理學 十三、肥料學 十四、作物學 十五、園藝學 十六、畜產學 十七、養蠶學 十八、家畜飼養學 十九、酪農學 二十、農產製造學 二十一、昆蟲學 二十二、害蟲學 二十三、細菌學 二十四、生理化學 二十五、農政學 二十六、農業經濟學 二十七、殖民學 二十八、植物學實驗 二十九、動物學實驗 三十、農藝化學實驗 三十一、農學實驗 三十二、農業經濟演習 三十三、農場實習 三十四、林學通論 ※三十五、獸醫學通論 ※三十六、水產學通論

（二）農藝化學門

一、地質學 二、農藝物理學 三、氣象學 四、農學總論 五、植物生理學 六、動物生理學 七、經濟學 八、有機化學 九、分析化學 十、農業土木學 十一、農業機械學 十二、土壤學 十三、肥料學 十四、作物學 十五、細菌學 十六、生理化學 十七、家畜飼養學 十八、酪農學 十九、

畜產學 二十、醱酵化學 二十一、化學原論 二十二、農產製造學 二十三、食物及嗜好品論 二十四、農業經濟學 二十五、地質學實驗 二十六、細菌學實驗 二十七、農藝化學實驗 ※二十八、園藝學 ※二十九、養蠶學 ※三十、農政學

(三) 林學門

一、地質及土壤學 二、農學總論 三、法學通論 四、氣象學 五、經濟學 六、財政學 七、植物生理學 八、森林物理學 九、森林植物學 十、森林動物學 十一、最小二乘法及力學 十二、測樹學 十三、林價算法及森林較利學 十四、森林測量學 十五、造林學 十六、森林保護學 十七、森林工學 十八、森林利用學 十九、森林化學 二十、林產製造學 二十一、樹病學 二十二、森林經理學 二十三、森林管理法及會計法 二十四、森林理水及砂防工學 二十五、林政學 二十六、森林法律學 二十七、製圖學 二十八、殖民學 二十九、地質學實驗 三十、森林植物學實驗 三十一、森林動物學實驗 三十二、森林測量實驗 三十三、造林學實驗 三十四、森林工學實驗 三十五、森林利用學實驗 三十六、森林化學實驗 三十七、製圖實驗 三十八、實地演習 三十九、林產製造實驗 ※四十、狩獵論 ※四十一、養魚論

(四) 獸醫學門

一、解剖學 二、組織學 三、生理學 四、胎生學 五、病理通論 六、寄生動物學 七、細菌學 八、病體組織學 九、病體解剖學 十、蹄鐵學及蹄病學 十一、藥物學及調劑法 十二、內科學 十三、外科學 十四、外科手術學 十五、眼科學 十六、產科學 十七、動物疫論 十八、皮膚病學 十九、衛生學 二十、法醫學 二十一、畜產學 二十二、畜產製造學 二十三、馬學 二十四、家畜飼養論 二十五、乳肉檢查法 二十六、牧政學 二十七、牧草論 二十八、獸醫警察法 二十九、解剖學實驗 三十、組織學實驗 三十一、細菌學實驗 三十二、蹄鐵法及蹄病實驗 三十三、調劑實驗 三十四、外科手術實驗 三十五、病體解剖實驗 三十六、乳肉檢查實驗 三十七、畜產製造實驗 三十八、實地演習 三十九、林產製造實驗 四十、狩獵論 四十一、養魚論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二日

七五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二日

七六

第十三條

十八、宿舍實習 ※三十九、法學通論 ※四十、農學總論
大學工科之科目如左：

(一) 土木工程門

一、數學 二、力學 三、應用力學 四、水力學 五、圖法力學及演習 六、地質學 七、熱機關學
八、水力機學 九、機械製造學 十、冶金製器學 十一、測量學 十二、測地學 十三、建築材料學
十四、鐵筋混合土構造法 十五、石工學 十六、橋梁學 十七、鐵道學 十八、道路學 十九、河海
工學 二十、市街鐵道學 二十一、房屋構造學 二十二、土木行政法 二十三、電氣工學大意 二十
四、衛生工學 二十五、工業經濟學 二十六、計畫及製圖 二十七、測量實習 二十八、實地練習

(二) 機械工學門

一、數學 二、力學 三、應用力學 四、水力學 五、圖法力學及演習 六、熱力學 七、熱機關學
八、水力機學 九、機械製造法 十、冶金製器學 十一、機械學 十二、機械運動及力學 十三、機
關車 十四、船用機關學 十五、紡織機械學 十六、製造用機械學 十七、電器工學大意 十八、房
屋構造學 十九、工業經濟學 二十、計畫製圖及實習 二十一、電氣工學實驗 二十二、實地練習

(三) 船用機關學門

一、數學 二、力學 三、應用力學 四、水力學 五、圖法力學及演習 六、熱力學 七、熱機關學
八、水力機學 九、機械製造法 十、冶金製器法 十一、機械學 十二、機械運動及力學 十三、船
用機關學 十四、造船學大意 十五、電氣工學大意 十六、工廠建築法 十七工業經濟學 十八、計
畫製圖及實習 十九、造船計畫及製圖 二十、電氣工學實驗 二十一、實地練習

(四) 造船學門

一、數學 二、力學 三、應用力學 四、水力學 五、圖法力學及演習 六、熱力學 七、熱機關學
八、水力機學 九、機械製造法 十、冶鐵學 十一、機械學 十二、造船學 十三、軍艦製造法 十

四、船用機關學 十五、電器工學大意 十六、船塢海港建築法 十七、工業經濟學 十八、計畫製圖及實習 十九、機關計畫及製圖 二十、實地練習

(五) 造兵學門

一、數學 二、力學 三、應用力學 四、水力學 五、圖法力學及演習 六、熱力學 七、熱機關學 八、水力機學 九、機械製造法 十、冶金製器法 十一、冶金學 十二、冶鐵學 十三、機械學 十四、槍礮學 十五、彈丸學 十六、礮外彈道學 十七、礮架及車輛學 十八、水雷學 十九、火藥學 二十、造船學大意 二十一、射擊表編製法 二十二、電氣工學大意 二十三、工業經濟學 二十四、計畫及製圖 二十五、機械製圖 二十六、化學實驗 二十七、實地練習

(六) 電器工學門

一、數學 二、力學 三、應用力學 四、水力學 五、熱力學 六、熱機學 七、水力機學 八、機械製造法 九、冶金製器法 十、機械學 十一、電氣及磁氣學 十二、五氣磁氣測定法 十三、電報及電話學 十四、電燈電車及電力傳送法 十五、發電機電動機及變壓器論 十六、直流及交流理論 十七、電氣化學 十八、房屋構造學 十九、工業經濟學 二十、計畫及製圖 二十一、機械製圖 二十二、電氣工學實驗 二十三、電氣及磁氣實驗 二十四、電氣化學實驗 二十五、實地練習

(七) 建築學門

一、數學 二、力學 三、應用力學 四、水力學 五、圖法力學及演習 六、地質學 七、熱機關學 八、冶金製器法 九、測量學及實習 十、建築材料學 十一、中國建築構造法 十二、建築意匠學 十三、建築史 十四、房屋構造學 十五、鐵筋混合土構造法 十六、配景法 十七、裝飾法 十八、美學 十九、施工法 二十、衛生工學 二十一、建築法規 二十二、工學經濟學 二十三、自在畫 二十四、裝飾畫 二十五、計畫及製圖 二十六、製圖及配景法實習 二十七、實地練習

(八) 應用化學門

一、應用力學 二、水力學 三、熱機關學 四、冶金製器法 五、機械學 六、無機化學 七、有機化學 八、礦物學及礦物識別 九、物理化學 十、電氣化學 十一、冶金學 十二、試金術 十三、應用化學 十四、火藥學大意 十五、電氣工學大意 十六、房屋構造學 十七、工業經濟學 十八、計畫及製圖 十九、化學分析及實驗 二十、工學分析及實驗 二十一、應用化學實習 二十二、試金實驗 二十三、實地練習

(九) 火藥學門

一、數學 二、力學 三、應用力學 四、水力學 五、熱機關學 六、冶金製器法 七、機械學 八、無機化學 九、有機化學 十、製造化學 十一、火藥學 十二、槍礮學 十三、彈丸學 十四、水雷學 十五、礮外彈道學 十六、礮架及車輛學 十七、電氣工學大意 十八、房屋構造學 十九、工業經濟學 二十、計畫及製圖 二十一、機械製圖 二十二、火藥實驗 二十三、化學分析及實驗 二十四、工業分析及實驗 二十五、實地練習

(十) 採礦學門

一、數學 二、應用力學 三、水力學 四、熱機關學 五、機械製造法 六、冶金製器法 七、機械學 八、地質學 九、礦物學 十、岩石學 十一、測量及鑛山測量 十二、採礦學 十三、鑛牀學 十四、選礦學 十五、礦物及岩石識別 十六、冶金學大意 十七、試金術 十八、鑛山機械學 十九、材料運搬法 二十、土木工程大意 二十一、電氣工學大意 二十二、房屋構造學 二十三、工業經濟學 二十四、鑛山法規 二十五、採礦計畫 二十六、機械計畫及製圖 二十七、測量實習 二十八、選礦實習 二十九、試金實驗 三十、化學分析及實驗 三十一、吹管分析及實驗 三十二、實地練習

(十一) 冶金學門

一、數學 二、應用力學 三、水力學 四、熱機關學 五、機械製造法 六、冶金製器法 七、機械

學八、礦物學 九、礦物識別 十、採礦學 十一、選礦學 十二、冶金學 十三、冶鐵學 十四、試金術 十五、冶金機械學 十六、燃料及耐火材料論 十七、電氣冶學 十八、熱度測定法 十九、化學分析及實驗 二十、氣體分析 二十一、電氣工學大意 二十二、房屋構造學 二十三、工業經濟學 二十四、鑛山法規 二十五、冶金計畫 二十六、冶鐵計畫 二十七、機械計畫及製圖 二十八、冶金及電氣冶金實習 二十九、冶鐵實驗 三十、試金實驗 三十一、吹管分析及實驗 三十二、實地練習 大學講座之種類及數目，由校長提出，評議會決定，呈請教育總長認可。

第十四條 大學各科日授業時間及學生應修之科目，由校長訂之，呈報教育總長。

第三章 預 科

第十六條 預科學生入學之資格，須在中學校畢業，及經試驗有同等學力者中學校畢業生如超過定額時，應行競爭試驗。

第十七條 預科分爲三部 第一部爲志願入文科、法科、商科者設之 第二部爲志願入理科、工科、農科並醫科之藥學門者設之 第三部爲志願入醫科之醫學門者設之。

第十八條 第一部之科目爲外國語 國文 歷史 倫理 論理及心理 法學通論 在志願入文科者於前項科目之外，加課經濟通論，在志願入文科之哲學門者，於前二科科目中缺倫理及心理，加課數學物理 外國語除繼續中學校所習外，並須選習英、德、法之一種爲第二外國語 在志願入法科者，於第一項科目之外，得加拉丁語爲隨意科。

第十九條 第二部之科目爲外國語 國文 數學 物理 化學 地質學及礦物學 圖畫 在志願入農科及醫科之藥學門、理科之動物學門、植物學門，地質學門者於前項科目之外，加課動物學及植物學 在志願入工科之土木學門、機械學門、電器工學門、採礦學門、冶金學門、造船學門、建築學門，理科之數學門、物理學門、星學門，農科之農學門、農藝化學門、林學門者，並加課測量學 外國語之選習與第一部同，但志願入農科之林學門及工科之電氣工學門、應用化學門、造兵學門、採礦學門、冶金學門及醫科之藥

學門者，應習德語 在志願入醫科之藥學門、理科之動物學門、植物學門、地質學門、礦物學門，並農科之獸醫學門者，得加拉丁語為隨意科。

第二十條 第三部之科目為外國語 國文 拉丁語 數學 物理 化學 動物學及植物學 外國語之選習與第一部同，但應以德語為主。

第四章 大學院

第廿一條 大學為大學教授與學生極深研幾之所。大學院之區分為哲學院、史學院、植物學院等，各以其所研究之專門學名之。

第廿二條 大學院以本門主任教授為院長，由院長延其他教授或聘績學之士為導師。

第廿三條 大學院不設講座，由導師分任各類，於每學期之始，提出條目令學生分條研究，定期講演說論。

第廿四條 大學院會議的討論，應記錄保存之。

第廿五條 大學院生經院長許可，得在大學內出席擔任講授或實驗。

第廿六條 大學院生自認研究完畢欲受學位者，得就其研究事項提出論文，請求院長及導師審定，由教授會議決，遵照學位令授以學位。

第廿七條 大學院生如有新發明之學理或重要之著述，得由大學評議會議決，遵照學位令授以學位。

第廿八條 本規程自公布日施行。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十三日第二四七號。

註二：民國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民立報」。

註三：同註二。

註四：民國二年二月十五日「民立報」。

註五：「國民」，第一卷第二號，國內紀事。

註六：「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十七日第二五一號。

註七：同註六。

十三日 袁大總統下令整飭官常。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以吏道隳壞，賄賂公行，特再申刑律，飭謹官常。令曰：

「民國成立，瞬逾一年，百度更張，日不暇給，深維禮教之不修，法律之未備，對於從前秕政未能一一廓清，本大總統深為負疚。顧提綱挈領，以整吏治為最先；正本清源，以旌別人才為尤急。國家之敗由於官邪，將欲慎選賢能，必須嚴懲貪墨。自吏道隳壞，賄賂公行，剝民脂膏，以官為市，社會不平之氣鬱久必洩，故人人以改革為方鍼。今政體既已變更，斷不容蠅營狗苟之惡風稍留萌孽。況平民政治，官吏所受俸給，不啻雇傭之對於主人，此外妄取絲毫即干重典。現行刑律，官吏於其職務要求賄賂或期約或收受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因而為不正之行為或不為相當之行爲者，處一等至三等有期徒刑。懲罰不為不重，用特中微。京外有職人員如有容受賕賄，一經發覺，立即按律懲治。其各洗心滌慮，謹爾官常，倘或簠簋不飭，失德昭彰，決不能稍予寬容，致為民國前途之污點。」（註一）

袁大總統公布「勳位授與條例」。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公布「勳位授與條例」，共九條。茲誌條例全文如次：

第一條 凡授與勳位，應由銓敘局製辦徽章證書，依勳位令第三條之規定授與之。

第二條 勳位徽章式如左：

銀質、飾金、圓形、鑄牡丹花葉紋，中央圓版，飾紅色嵌珠，輔以四輪，飾黃藍黑白色，各嵌珠以辨等差。

大勳位十二珠，勳一位十珠，勳二位八珠，勳三位六珠，勳四位四珠，勳五位二珠。
前項徽章均佩於胸左，當列於其他勳章之右。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三日

八二

第三條 勳位證書，由銓敍局撰文，呈請大總統署名蓋印。

第四條 勳位親授式之儀節如左：

國務總理偕同得受勳位之員，晉謁大總統，行三鞠躬禮，銓敍局局長將徽章證書呈遞大總統授與之。該員承受後行三鞠躬禮，禮畢退出。

凡軍職人員，由陸海軍總長偕同晉謁。

第五條 得受勳位之員，在外省時，由大總統派遣專員，將勳位證書徽章向得受勳位之員代授之。

第六條 凡得受勳位之員，於承受徽章證書後，應開具履歷，送銓敍局註冊。

第七條 曾受勳位之員，銓進勳位，應將原有徽章緩還銓敍局，但證書無庸緩還。

第八條 如有依法受褫奪或停止公權之宣告者，應將勳位徽章緩還銓敍局，但停止公權者，則滿後仍得向銓敍局呈請頒給佩帶。

第九條 得受勳位之員，身故後，其勳位徽章當由其子孫或親族緩還銓敍局。（註二）

袁大總統任命沈雲沛籌辦浦信鐵路事宜。（註三）

沈雲沛，字雨人，江蘇省東海人。光緒二十年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農工商部參議、右丞，郵傳部侍郎署理尙書等職（註四）。本日，袁大總統發布命令，任命沈氏籌辦浦信鐵路事宜。

袁大總統以蒙古臺吉札黨恭察布等翊贊共和，效忠民國，殊堪嘉許，特予晉封。

先是，署綏遠將軍張紹曾電呈稱：四子部落王長子頭等臺吉札黨恭察布、伊克昭盟長貝勒衙札薩克貝子阿爾賓巴雅爾及伊子鎮國公銜記名貝子二等臺吉阿拉坦鄂齊爾等贊助共和，忠誠懋著，請予進封。袁大總統至表嘉許，本日特頒令獎勵，各予晉封。札黨恭察布進封輔國公，巴爾賓巴雅爾從優進封親王。

，阿拉坦鄂齊爾從優進封貝子。（註五）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十四日第二四八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清季職官表」，下冊，人物錄，頁一八四。

註五：同註一。

十四日 袁大總統以暫署札薩克喇嘛羅布桑索諾賚承認共和，傾心內向，始終一致，特命蒙藏事務局傳令嘉獎，以勵忠誠。

本日袁大總統命令蒙藏事務局傳令嘉獎暫署札薩克喇嘛羅布桑索諾賚，令曰：

「蒙藏事務局呈：據錫呼圖庫倫總理嘛喇班第事務首領扎薩克拉巴占巴嘛喇暫署扎薩克喇嘛羅布桑索諾賚呈稱：本旗承認共和，始終一致，不認庫事，願出甘結等語。該扎薩克喇嘛傾心內嚮，堅卓不撓，洵屬深明大義，應由該屬傳令嘉獎，以勵忠誠。」（註一）

袁大總統批准財政部呈送「幣制委員會章程」。

財政總長周學熙本日以所擬具之「幣制委員會章程草案」呈請臨時大總統批示施行，袁大總統予以批准。茲誌原文如次：

「爲呈請事：竊維改良幣制，關係重大，非專設機關討論一切，不足以明得失而定取舍。本部於去年設立幣制委員會，疊次開會討論幣制重要問題，辯明利弊，粗有眉目。惟會員均係部員兼充，責任不專，亟應改組以圖進行。一則會員須有專任之職，一則會員中宜列重要之員。謹本斯旨，擬具幣制委員會章程十一條，伏乞大總統鈞裁，批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四日

八四

示施行。

幣制委員會章程草案

第一條 本會爲籌議幣制機關，一切改良幣制之重大問題；主要辦法先由本會決議擬具議案提出國務會議，再行咨送院議。

第二條 本會以左列各員及專任兼任會員組織之：

一財政總長。二財政次長。三駐外財政員。四中國銀行總裁。五中國銀行副總裁。六滙業銀行行長。七泉幣司司長。

第三條 本會以中外幣制專家五人爲專任會員。

第四條 本會以他種機關職員富於幣制學理經驗者爲兼任會員，至多不得逾八人。

第五條 本會以財政總長爲會長，會長有事故不克到會時，得指定會員一人代理之。

第六條 本會應議之事略舉如左：

一本位問題。二貨幣之重量成色。三主幣與輔幣之比價。四處置舊幣之方法。五紙幣政策。六關於貨幣一切問題。

第七條 本會應議各項問題先由專任會員詳悉討論，擬具草案，隨時開會公決。

第八條 本會議決事項，除應送國務會議者外，即由本部總長交泉幣司執行之。

第九條 專任會員應酌給薪水。

第十條 本會應設書記員一人，管理本會編輯記錄事務，並得酌用雇員以司繕寫速記各事。

第十一條 本會議事細則另行規定。」（註二）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十五日第二四九號。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十六日第二五〇號。

十六日 袁大總統核准委派高魯為中央觀象台台長。

教育部於十一日推准以高魯為中央觀象臺臺長。（教育部編纂處月刊一卷二冊）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予以照准。令曰：

「教育總長范源廉呈請以高魯為中央觀象臺臺長、常福元為中央觀象臺曆數科技正，應照准。」（註一）

教育部公布「私立大學規程」。

教育部本日以部令第三號公布「私立大學規程」，都十四條，茲誌如次：

第一條 私人或私法人設立大學，除遵照大學令第三條及第二十一條所規定外，應開具左列事項呈請教育總長認可：

一目的。二名稱。三位置。四學則。五學生定額。六地基房舍之所有者及其平面圖。七經費及維持之方法。八開校年月。在設置醫科者，並須開具臨床實習用之平面圖，及臨床實習用病人之定額解剖用屍體之預定數目。本條第一項第六款及第二項之平面圖應備載面積、地質及附近狀況，並附飲用水之分析表。本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及第二項所載事項如有變更時，應呈請教育總長認可。

第二條 私立大學呈請教育總長認可時，除依前條規定外，並須開具代表人之履歷，代表人對於該校應負完全責任。私立大學如係一人設立者，即以設立者為代表人；如係二人以上設立者，應推舉一人為代表人。其他非負完全責任之發起人及贊成人均不在代表之列。代表人如有變更時，應詳具理由及繼位者之履歷，呈請教育總長認可。

第三條 私立大學呈請教育總長認可時，其呈請書中未經代表人簽名蓋章者，概不收受。

第四條 私立大學於校地、校舍、校具及其他需要者，均須完全設備。

第五條 校地須有寬廣之面積，並須於道德及衛生上均無妨害。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六日

八六

第六條 校舍除各種教室及事務室外，應設備圖書室、實習室、實驗室、器械標本室、藥品室、製煉室等，以供實地研究。在文科並應設歷史、博物室、人類模型室、美術室等。在理科並應設附屬氣象臺、植物園、動物園、臨海實驗所等。在商科並應設商品陳列所、商業實踐室等。在醫科並應設附屬病院。在農科並應設農事試驗場、演習林家、畜病院等。在工科並應設各種實習工場。

第七條 校具除教授上必須具備者外，並應採集本國天然物自製標本、模型、器械等。

第八條 凡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得充私立大學教員。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且曾充大學教員一年以上者，得充校長。

一在外國大學畢業者。二在國立大學或經教育部認可之私立大學畢業並積有研究者。三有精深之著述經中央學會評定者。如校長教員一時難得合格者，得延聘相當之人充之。但須呈請教育總長認可。

第九條 私立大學之學則，應規定之事項如左：

一入學資格、修業年限、學科、學科目、學科程度等。二學年、學期、休業日等。三入學、退學、升級、畢業等。四懲戒事項。五學費事項。

第十條 私立大學之學科目應遵照大學規程第七條至第十三條所規定。

第十一條 私立大學各科之授業時間及學生應選修之科目，由校長訂定呈報教育總長。

第十二條 校長認為教育上有重要關係時，得依學校管理規程第七條施懲戒於學生或命其退學。

第十三條 私立大學因事廢止，須詳具理由並處置學生之法，呈請教育總長認可。

第十四條 本規程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教育部通咨各省：專門學校一律正名為某省公立某專學校。

教育部本日通咨各省：專門學校，一律正名為某省公立某專學校，並報部備案。（註三）

司法部訓令各省司法籌備處，規定嗣後新建監獄之標準圖式。

司法部本日訓令各省司法籌備處，附發監獄圖式等件，飭各省嗣後新建監獄時，應按圖式標準施工，俾革新獄政，作收回領事裁判權之先聲。茲附原文如次：（圖式等附件從略）

「監獄之與刑法，其利害常息息相關，獄制不良即不能達刑期無刑之目的，矧吾國監獄黑暗久為各國所訾議，前清末年亦思力祛積弊。顧新監獄之建設至今仍祇十數省，每省亦不過一、二處，然建築與組織亦多未能完備故，或工程太費而收入無多，或收容過多而空氣不足。不求統一，安望改良。本部企想宏圖，竊懲前失，念當時之財力，固未敢踵事以增華；稽列國之規模，亦未便因陋以就簡。用特博採各國獄制製成圖樣，並附監獄圖目錄及圖式說明書作法說明書各一件，雖不敢謂遽臻完善，但使依式建築或可收改良之效果。為此令行各該處長嗣後新建監獄，務須按照部頒圖式，切實辦理，庶期與世界各邦同立於平等之地位，而為收回領事裁判權之先聲，本部有厚望焉。

（註四）

工商部公布「辦理華僑選舉事務所章程」。

依照「參議院議員選舉法施行細則」之規定，華僑議員選舉由工商部辦理，本日工商部公布「辦理華僑選舉事務所章程」九條，條文如次：

第一條 本事務所依參議院議員選舉法施行細則附設於工商部內，定名曰「辦理華僑選舉事務所」。

第二條 辦理華僑選舉事務所置幹事九人，由工商總長派委本部職員兼充，辦理關於選舉一切事宜。

第三條 辦理華僑選舉事務所之職務，除由工商總長指定幹事一員為主任外，分為招待、文牘、庶務三科，由工商總長分派各幹事任之。

第四條 依參議院議員選舉法施行細則應設之投票管理員、開票管理員、投票監察員，由工商總長於幹事及其他工商部職員中遴員充之。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六日

八八

第五條 前條各員，應遵參議院議員選舉法施行細則之規定，各任其責。

第六條 辦理華僑選舉事務所幹事不另支薪，但得酌給公費，其額數由工商總長核定之。

第七條 辦理華僑選舉事務所置事務員二人，由工商總長臨時委充。

第八條 辦理華僑選舉事務所於選舉完畢時，即行裁撤。

第九條 本章程自公布日施行，於選舉完畢時廢止。（註五）

陳範病逝上海。

前上海蘇報主人陳範，於本日病逝上海，享年五十四歲。範字夢坡，原籍湖南衡山，嗣遷江蘇陽湖，再移居滬上。於壬寅（一九〇二）間，出資購得蘇報，漸倡革命排滿之說。癸卯（一九〇三）蘇報案發，乃東渡日本，謁孫中山先生於橫濱，與黨人馮自由等遊。辛亥（一九一一）回國，曾主太平，民主兩報策政。復以病歸滬，於本日病逝。（註六）吳敬恒、蔡元培等曾呈請政府給予撫卹，（註七）其後國民政府亦曾明令褒揚。

附錄：陳夢坡事略（註八）

蘇報主人陳範，原名彥範，字夢坡；有數別號，曰：夢連、雲雲、叔柔、錫驕、瑤天；晚年自更名曰蛻，號蛻盒，原籍湖南衡山，嗣遷江蘇陽湖（即今之武進），故父爲陽湖人。少篤志向學，精通詩古文詞，以累試不第，遂納粟爲令，謁選都中，復就試，得己亥乙科舉人。旋出任江西鉛山縣知縣，因教案落職，移居上海。憤官場之腐敗，知非提倡新學不足以救國，漸與當世志士相往還。會庚子拳匪禍起，全國鼎沸，夢坡怒然憂之。而蘇報適有招頂之議，是報向爲日本人所創辦，以營業不利，亟謀出脫。夢坡以友人懇懇，遂出資承辦，而使其妹婿陽湖汪文溥佐之。初力主變法，頗得讀者歡迎，嗣復中於康、梁學說，高唱保皇立憲之論，時人多以康黨目之。壬寅、癸卯間（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三），桂撫王之春有向法國借兵借款平亂之議，而俄國更進兵東三省，強逼清廷簽訂新約，國內

外志士紛紛開會，主張抗敵禦侮，清廷均置弗恤，且有拘捕學生代表之命令。夢坡至是始知異族政府之不可恃，因而改倡革命排滿之說，延聘吳敬恆、章炳麟、章士釗、蔣維喬諸人分任撰述，措辭激昂，大爲清吏所嫉視。中國教育會及愛國學社均假蘇報爲宣傳機關，每週演說講稿，恆在此發表，崇論橫議，震撼一世。其女公子顯芬，亦另創女學報，鼓吹女權，與父齊名。癸卯夏間，蘇撫恩壽遂照會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要求逮捕蘇報陳範及愛國學社章炳麟、吳敬恆、蔡元培、鄒容、黃宗仰諸人，租界當局徇之。夢坡先得訊，乃挈眷走日本，二女顯芬、信芳從之行。是案蘇報館職員被逮者，僅夢坡長子仲彝及司賬員程古甫而已。夢坡既抵橫濱，始謁孫總理於山下町寓所，時總理方與黃宗仰（烏日山僧）、廖翼等同寓，余之獲識夢坡亦在此時。是年冬，余與梁慕光、胡毅生、廖翼朋組織洪門三點會於橫濱，夢坡遣其姪人縲芬蒞會加盟。未幾夢坡自赴香港訪陳少白於中國日報，少白禮之頗優。夢坡性嗜酒，一夕夜起覓酒不得，竟舉案上少白所貯藥酒一巨瓶作鯨飲盡之，時人引爲笑談。次年以室家已毀，貧困幾無以自給，乃復來上海，爲警吏所陷，繫獄年餘，賴友人營救得脫。聞妹婿汪文溥時任醴陵縣令，乃至湘依之。文溥亦蘇報中人物，丙午（一九〇六年）萍鄉、醴陵之役，保全善類甚衆，後卒以是失職去，留長沙觀變。夢坡則往來長沙、醴陵間，與劉澤湘、史良、傅尊輩遊。時寧調元以萍、醴黨案被逮。判禁長沙獄三載，夢坡與調元爲詩文知己，乃時時携酒就獄中賦詩痛飲。偶識新軍協統劉玉堂，遂語汪文溥，謂此勇士緩急可用，使其圖湘中發難事，會文溥以事被逮，乃於史良輾轉營救。辛亥武昌革命軍起，夢坡欲使文溥說湘都督焦達峯，遣玉堂率兵援鄂，議未定而達峯爲賊所殺，玉堂卒以所都馳赴，一日夜戰死，漢陽遂陷。夢坡聞耗，爲詩文哭之慟，旋與文溥共參湘桂援鄂聯軍事，以司令沈秉堃無遠志，並去之上海。既而南北統一，任太平報筆政，繼至燕京，主民主報事，未幾以病南歸，以民國二年正月十六日卒於滬，年五十有四。遺稿有映雪軒初稿、烟波吟舫詩存、東歸行卷、九疑雲笈、捲簾集、題襟集、庚申集、殘宵梵誦、夜梵集、息菴詩、滄波聽雨集、夢樓續雨集、寄舫偶存、閒情香草詩、爲誰存稿、蛻僧餘稿、瓣心詞殘稿諸作，存佚參半。其長女顯芬適蜀人楊儒，同留學美國，次女信芳畢業橫濱基督教女學。夢坡逝後二十四年，國民政府追懷先烈，特予明令褒揚，用彰潛德。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十七日第二五一號。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八日

九〇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二十二日第二五六號。

註三：「教育部編纂處月刊」，一卷二冊，紀事，頁二。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二月十五日第二七九號。

註五：「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三十日第二六四號。

註六：「革命人物誌」，第四集，頁二六二—二六四。

註七：陶英惠：「蔡元培年譜」，頁三八七。

註八：「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五二九—五三〇。

十八日 袁大總統公布海軍服制。

袁大總統本日明令公布海軍服制規定如次：

- 一、海軍官佐服制爲大禮服、禮服、公服、常服、夏服、外套、雨衣等。製式及等級之區別均詳各表。
- 一、海軍官佐服制所用全線之尺寸，依各種全線尺寸表。
- 一、海軍士兵服制爲禮服、常服、夏服、外套、雨衣等。其製式詳士兵服裝表。
- 一、海軍士兵臂章爲等級臂章、專門臂章，詳臂章表。
- 一、海軍學生服裝之製式詳學生服裝表。
- 一、海軍服製之著用依海軍服裝規則。（各表從略）（註一）

大借款因付款辦法意見不一，展期簽字。

大借款原定於今日簽押，茲因付款辦法，彼此意見未一，簽押已又展期。在銀行團方面，藉口巴爾幹戰雲復急，歐市金融又緊，付款須稍從緩，財政部則謂一月分期付款數目，前已議定，未可變更，因此相持未決，現信尚有就範之望。惟外交界消息，謂係某國從中破壞所致。（註二）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十九日第二五三號。
註二：「國民」，第一卷第二號，國內紀事。

十九日 國民黨上海交通部舉行懇親茶會，國父講演「政黨宜重黨綱黨德」。

本日下午三時，國民黨上海交通部舉行懇親茶會，國父以國民黨理事長身分親臨主持，並即席發表演說，發揮「政黨宜重黨綱黨德」之義理，極為透澈。講詞全文如下：

「今日本黨特開懇親會，實因本黨黨員各有職務，平時難得晤面之機會。弟因事冗，無暇與諸君常常晤談，今日得此機會，實非常欣喜！今年為中華民國之第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以來，一切建設，尚未完備，今日實為草創時代。然有一事，吾等深可引為慶生，實生前途絕大之希望，即政黨成立是也。政黨之基礎鞏固，則中華民國之基礎自然鞏固。

本黨為革命黨改組，當中華民國成立之初，凡所有同志，皆奔走國事，無暇顧及黨事。同盟會雖成立於七年以前，基礎雖非常鞏固，而從事政黨之生涯，乃轉在他黨之後，後由數黨合併，始成國民黨。因從前諸同志之精神才力，身家性命，皆用於革命一事。至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其他各政黨次第成立，本黨轉毫無力量，一切經濟進行，皆落人後。吾等莫不以為本黨日有退步，將處於失敗之地位。然此次國會議員之選舉，本黨竟得占有過半數，吾等以為失敗者，乃竟不然，足見國民尚有辨別之能力，亦可見公道自在乎人心。本黨未嘗以財力為選舉之連動，而其結果，猶能得如此勝利，足見本黨黨綱，能合國民心理。以後本黨宜更併力進行，以求進步。今本黨自以為處於較弱勢之地位，而其成績已如此，則將來之進步，誠未可限量。

然而本黨既占優勝地位，須知本黨所負之責任，亦必加重也。中華民國以人民為本位，而人民之憑藉，則在政黨。國家必有政黨，一切政治始能發達。政黨之性質，非常高尚，宜重黨綱，宜重黨德，吾人宜注意此點，以與他黨爭勝。吾國政黨，今始發生，一般人聞黨爭之說，非常畏懼，是不知黨爭之真相者也。黨爭必有正當之方法，尤必具有高尚之理由，而後始得謂之黨爭。一般人以黨爭為非，實誤以私爭為黨爭也。一國之政治，必賴有黨爭，始

有進步。無論世界之民主立憲國，君主立憲國，固無不賴政黨以成立者。本黨今既得佔優勝地位，第一應研究者，即為政黨內閣問題。然此問題甚耐研究，此時尚不能決。本黨將來擔任政治事業，實行本黨之黨綱，其他之在野黨，則處於監督地位。假使本黨實施之黨綱，不為人民所信任，則地位必至更迭而本黨在野，亦當盡監督責任，此政黨之用意也。互相更迭，互相監督，而後政治始有進步。是以國家必有政黨，政治始得進步，而黨爭者，絕好之事也。須知所爭者，非爭勢力，乃爭公道，可見黨爭實不可少。譬云親愛之友，相對圍棋，而各人必求自己勝利，此亦爭也。國家欲求政治發達，爭之一字，豈可忽視之乎！

政黨出與人爭，有必具之要素，一黨綱，一黨員之行爲正當；國家之進步與否，繫於黨爭之正當與否。凡我黨員，必注意於爭，尤必注意於正當之爭。本黨此次並未出力與人爭，而已收得佳果，此後更當以黨事爲己事，以國事爲己事；劈頭第一事，須研究一部好憲法。中華民國必有好憲法，始能使國家前途發展，否則將陷國家於危險之域。研究憲法之責任，在於政黨，吾人宜非常注意。無論參議院、衆議院、省議會、縣議會之議員，皆須共同一致，以本黨之黨綱爲標準，研究憲法，以求佳果。尤當知黨事即爲國事，國事即爲己事也。前此本黨黨員，不無散漫，團結力未能發揚，殆因預作悲觀，以爲必歸失敗也。今日之勝利，竟出意料之外，可見中華民國之國民黨，將來必佔最大之勢力。吾人不可放棄責任，大家努力做去，將來之佳果，必不止此。

中華民國乃由革命發生，本黨乃由多數革命黨組織而成。吾等前既歷盡艱難，造成此中華民國，今國家之基礎未定，仍宜以從前革命之精神，謀鞏固中華民國之道。如此則對於已死之諸同志，始無愧色，亦不使一般國民失望也。今後吾國前途一切之希望，本黨宜一肩荷之。本黨此次並未出種種運動手段，而獲國民之同情，更宜自勉，勿負國民之希望。今欲鞏固本黨基礎，以鞏固中華民國之基礎，較之革命之事甚易。今日本黨既能自由行動，又佔優勝地位，更易爲力。願人人鼓勇前進，不可放棄責任。若有不正當之黨爭，與黨員不正當之行爲，貽誤國事，即爲放棄責任。今日國民責望本黨之殷，即他黨亦生戒備。要之本黨一切行爲，無不出於正當，則他黨從此亦不敢再出卑劣手段。頗聞他黨有以金錢運動選舉等事，本黨黨員，萬不可學。

本黨其先頗作悲觀，今他黨轉歸失敗；本黨始終以光明正大之手段出之，則他黨此後亦不敢再用卑劣手段矣。如此則本黨將為政黨之標準。勉哉諸君，願共肩此艱鉅！」（註一）

袁大總統公佈「蒙回藏王公等爵章條例」。

袁大總統本日命令公布制定「蒙回藏王公等爵章條例」。條文如次：

第一條 本條例所訂分質地形式規定之。

第二條 爵章用景泰藍質。

甲 汗親王黃地。

乙 郡王紅地。

丙 貝勒白地。

丁 貝子綠地。

戊 公藍地。

第三條 爵章圓徑，形式如一等嘉禾章上層所配者。

第四條 蒙藏爵章得依其宗教上之慣例，中繪三寶紋樣。回爵章亦得依其宗教上之慣例，中繪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紋樣。

第五條 中間隔道白圈內，分別用漢、蒙、回、藏合璧文字，漢文用篆體，書親王之章或郡王之章等字樣。

第六條 蒙、回、藏爵章，於中心微點嵌寶石。裏面用針。以便佩帶。

第七條 爵章均由本局製造頒發，以歸劃一。

第八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九日

內務部准教育部函請，通令各省清查舊有各府廳州縣文廟學田，專充縣屬小學經費之用。

北京教育會呈請教育部，請將舊制各府廳州縣文廟學田加以清查，專充地方小學經費之用，不得視同尋常祭田。教育部以文廟祀典現歸內務部掌管，函請內務部核定並通飭各省遵辦。本日，得內務部同意，以指令行文各省民政長，飭即施行。令曰：

「准教育部函開：據北京教育會呈稱：案前清室制，各府廳州縣設立學官，典守文廟祭祀，並增置學田以贍貧生。現在文廟祀典改歸內務部掌管，學官已歸裁汰，此項學田自應仍留歸學校，不得視同尋常祭田。惟不設法清查，恐不免爲畚斗所侵沒。因思地方小學經費正苦難籌，擬請特頒訓令，飭由主管官廳將各處學田切實清查，交由地方自治機關管理，按年徵收田租，專充地方補助小學經費之用等語。查各屬學田原係地方公有財產，向來用途專在贍給學子。今既情事變更，該會所請移交學校之處，應責成縣知事認真清理，作爲縣教育之基本財產，每年徵租濟用，無任不肖之徒侵吞隱沒，庶於教育前途裨益匪淺。函請核定並通行各省遵辦。等因前來，查該教育會呈請通行各省清查文廟學田專充小學經費各節，事屬因公尚無不合，除函覆教育部外，相應通行民政長，請煩轉飭遵辦施行。」（註三）

教育部公布「視學規程」。

教育部於本日公布「視學規程」，都十七條。條文如左：

第一條 全國視學區域劃分爲八，一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二山東、山西、河南。三江蘇、安徽、浙江。四湖北、湖南、江西。五陝西、四川。六甘肅、新疆。七福建、廣東、廣西。八雲南、貴州。九蒙古、西藏，暫作爲特別視學區域。其規程別定之。

第二條 每區域派視學二人，視察該區域之普通教育，及社會教育，並得酌派部員協同視察。

第三條 各區域視察，分定期及臨時二種。定期視察，每年自八月下旬起至次年六月上旬止。臨時視察，依教育總長特別命令行之。

第四條 視學每年視察之區域，由教育總長臨時指定。

第五條 有薦任文官資格而合於左列各項之一者，得任用為視學。

一畢業於本國外國大學，或高等師範學校，任學務職一年以上者。二曾任師範學校校長，或教員三年以上者。三曾任教育行政職務三年以上者。

第六條 視學應視察之事項如左：

一、教育行政狀況。二、學校教育狀況。三、學校經濟狀況。四、學校衛生狀況。五、關係學務各職員執務狀況。六、社會教育及其設施狀況。七、教育總長特命視察事項。

第七條 前條第一款至第六款事項，視學應於出發之前，共同研究，酌擬辦法呈教育總長核定。

第八條 視學遇左列各事項，得就主管者表示意見。

一與教育法令牴觸事項。二部議決定事項。三學校教授管理事項。四社會教育設施事項。五教育總長特命指示事項。

第九條 視學於所至各地方，應先與地方長官、省視學、及國立學校校長等接洽討論，藉知該地方學務，已往之歷史，現在之實況，及將來之企畫。

第十條 視學至各地方視察學校，毋庸向該校預期通知。

第十一條 視學遇必要時，變更教授之時間。

第十二條 視學遇必要時，得試驗學生之成績。

第十三條 視學遇必要時，得調閱各項簿冊。

第十四條 專門學校及其他特別事項，教育總長得派臨時視學，或命該區域之視學兼司其事。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九日

九五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九日

九六

第十五條 第十條至第十三條臨時視學皆適用之。

第十六條 視學應依第六條第一款至第六款，切實調查隨時報告，至視察完畢，除面陳概要外，應提出本年度之總報告書。

第十七條 本規程自公布日施行。（註四）

貴州省軍務處處長劉顯世濫殺國民黨人劉潛、胡仲文。

稽勳局特派員，國民黨黨員劉潛，被貴州省軍務處處長劉顯世槍殺於貴州玉屏縣；國民黨議員胡仲文，行至鎮遠，亦被劉顯世槍害。黃興爲此嚴詞電話劉顯世。（註五）參議員孫鍾等多人，亦於參議院提出咨請政府查辦貴州軍務處處長劉顯世違法殘殺案。劉顯世除殺害上述國民黨員外，尙殺害貴州省議員，數議員多人，並於扶風山一次殺害新軍一千五百人之多。（註六）

附錄：

一、內務部參事張友棟上參議院書（註七）

民國肇造；武漢首功，貴州反正，次居第五。在事諸人，心力交瘁，乃以內奸倡亂，勾引客軍，功罪倒置；貽禍無窮。友棟等，念切桑梓，謹撮大概，爲貴院歷陳之。黔省新機之萌芽，在庚子以後。至丁未年，張百麟始創立自治學社，設西南日報，以主張急進，設法政學堂，並聯絡各堂學生，數年之間，革命思想，迷漫全省。中學教員任可澄，素贊議革命，嗾其黨唐爾鐸計之於官吏，幸得巡警道賀國昌之力，始終保全。己酉九月，諮議局成立，自治黨員，列議席者十之六，任可澄始設憲政預備會，以相對抗。自是兩黨競爭日烈，互攻不已。辛亥八月，蜀事糜爛張，百麟知時機已至，陰爲革命預備。及湖北倡議，湖南響應，乃與諮議局議長譚西庚等，密遣其黨人，運動軍警學界，暗中舉事，憲政黨人知之，赴巡撫沈瑜慶處告密，官紳合謀，共圖抵制，以任可澄進充兵備處文案；招劉顯世於興義，令募兵五百人潛來。飭胡錦棠募巡防兩營，期以九月十五成軍，以郭重光辦城防總局，募勇丁三百。

俟規畫稍定，即先殺張百麟等蔡黨，乃邀集兩黨首領，苦話調停，令釋前隙，共圖國事。可澄知革黨勢力已成，則亦面而從陰持兩端，至十二月學機益迫，張百麟在諮議局與衆密議明日舉事。是夜新軍將勳標統袁義保不從，有楊樹青者槍擊義保，義保逃去，趙德全、葉占魁等，鳴角整隊，陸軍學生，同時並起。巡防中立，沈撫不知所爲。手書承認貴州獨立，黔用關防賈送諮議局，張百麟即命黨人分路四出張貼示諭，鳴金告稟。十四黎明，開城納新軍，分兵保護藩庫，勸業道、官錢局、軍械局，及外國教士，市廛不驚，秩序井然。其時全省大權皆在自治黨，推楊盡誠爲都督，趙德全副之。張百麟樞密院，任可澄副之，百麟以爲兩黨調和，宜努力時艱，故引可澄共事，更歡迎劉顯世於安順亦爲樞密員兼統陸軍第四標第一營，及西路巡防隊。顯世今參議員顯治之兄也；其先世以團練起家；豪暴於興義一帶，至顯世兄弟，兇饒益張，反正之先，本奉常道之命，奉五百人來省；未至，而大事已定，不得已乃贊成反正。然顯世與可澄所抱宗旨，素與革命不相容，且屢用卑劣手段傾陷。自治黨內不自安，於是密謀以郭重光組織耆老會，自稱人民代表與省議會對峙，設保安營，用胡錦棠爲統領，以何麟書發起尙武社，有衆萬人，宣言將殺張百麟及其黨黃澤霖。郭重光又使其黨溫瑞廷立黔漢公公口，以倡黃澤霖、時澤霖方統領巡防，所部軍心，多爲黔漢公所搖動，乃亦開光漢公公口以約束之。顯世又使其黨人陳鍾岳、陳廷榮立斌漢公以厚勢力，輾轉相效，公公口大昌。顯世可澄部署既定，乃命其黨人黃魯達在上海交通新聞記者，斥貴州爲匪國，謂全黔糜爛無完土。令戴戡在雲南乞師；滇督蔡錕惑其言，飭唐繼堯，以北伐之師，取道貴陽，相機進取。黃澤霖設光漢公，原以抵制憲政黨之黔漢公。繼見其不守法令，稍以法繩之；戮十餘人，監禁二十餘人，輿論翕然。惟公公口則大怨望，顯世等復陰用金錢驅使爲亂。十二月十五日，東路巡防隊兵變，戕黃澤霖，逐張百麟。顯世等爲張廣白於城市，斥張黃爲匪。至本年正月，唐繼堯以滇兵至，胡錦棠開門內應，深宵掩擊，黔兵盡潰楊盡誠先以北伐之役出獲免趙德全繼爲都督至，是出走，亦被殺。憲政黨擁唐繼堯爲都督，繼堯乃盡推其兵權財權以報之。顯世自爲軍務部部長，大權在握，乃兵力窮治異己之人。楊樹清援川歸省，與其部下五百餘人，悉被坑殺。鍾昌祚自北京歸；亦被殺於安順。開州許家績弟兄；永寧楊勗安父子，鎮寧李永泰、陶子香，皆反正有功者，亦以無辜見戮。其餘自治黨與非自治黨，凡不直顯世之行爲者，多被媒孽成罪，死者半，逃者半，不能悉舉。顯世又以其兄顯潛兼署安義、威寧、兩鎮總兵，統西路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十九日

九八

巡防隊，並督辦鹽務。胡錦棠署鎮遠，鎮總兵，統東路巡防隊並督辦鹽務。陳鍾岳署古州鎮總兵統，南路巡防隊。其甥王文華等；並在將領之列。陸軍幹部學校學生悉以其同縣親信人等充之。將植不可拔之勢力；爲了孫萬年無窮之基。且甚有人獻媚，至以赤帝斬蛇白水起義相比擬，顯世亦居之不疑。先是顯世嘗竊樞密院名義，電請滇督蔡鈞派其弟顯治，及其黨熊范與爲參議員，南京參議院拒絕之。至是乃利用此機會，由繼堯又委劉顯熊、範興及姚華、陳國祥、陳廷策等五人充參議員，及貴院主張議員應由民選，顯世復威脅省議會電京承認。顯治既得志，交通總統府秘書龔念益等，內外把持，呼吸一氣，其他教育會代表、工商會代表、司法會代表，顯世莫不委派親信，巧爲簧鼓，所有黔中郵電，悉在其手。信件往來必經檢查，故黔事真相；外間鮮有知者。查黔中自治憲政兩黨，本以革命主義，積不相能然二三年來，以舌爭、以筆戰，未嘗訴於腕力也。白顯世盜握兵權而後，始有以兵力解決黨爭之舉。今共和政體確已成立，政黨交訐，此其濫觴。若皆師顯世之故智，以黔事爲借口，適足啓全國之殺機，擾東亞之和平。是顯世荼毒一隅之罪小，而破壞大局，切爲戎首，其罪乃擢髮難數。而顯世亦自知公理所在，清議難容；利中央實力之不足，益奮其野心，厚其兵力，托身於共和政體之下，猥欲蟠踞一方，肆行橫暴，大逆不道，莫斯爲甚。若中央政府長此漠視；其爲統一之大障礙；寧可勝言。貴院爲人民代表，伏乞核議，咨請政府先行撤銷劉顯世之軍務司，並解除其兄劉顯潛之兵柄，聽候查辦，黔人幸甚。再參議員劉顯治爲顯世胞弟，陳廷策爲陳廷棻胞兄，陳國祥、姚華皆其私人，應令避席，合併聲明。

一、內務部參事張友棟續上參議院書（註八）

友棟等前以貴州軍務司長劉顯世用兵力解決黨爭一事，恐啓全國之殺機，擾東亞之和平等情，呈請貴院提議，咨行政府，免驗查辦在案。然西望黔雲，陷黯日急，凶威猛於虎狼，民命輕於草芥，中央之措置尚未獲覩端倪，黔民之遭劫日復喪亡無算，今請再舉其實，繕錄以聞。查顯世詭謀請兵，意在乘機攫取都督一席，及都督屬唐繼堯，乃大失望，又恐罪惡暴露，身家莫保，遂利用繼堯大殺異己，繼堯本滇人，不悉黔事，墮其術中。於是新軍之不附已者，誘令緩械投降，悉坑諸扶風山下。李立鑑、麻爲綸、吳冠、黎克榮、孔鵬、楊玉堂等所部之巡防隊，因之激變。人民之以無罪見戮者，鍾昌祥、楊勗安等而外，又有貞觀彭考臣，赴京請願代表丁澤，遵義學童江平階全家，

水城上可安健之全家，沿河司王秀崑家屬之類，不勝枚舉。更於軍警局中，用秘密殺人法，不宣布罪狀，隱匿屍身。援用管帶楊樹青等，即死於此。黔中紳士，如前諮議局議長樂嘉藻、議員楊口鐘、楊麟、龍昭靈、曾顯模、書記長周培藝、李澤民、樂羣學堂長彭述文、財政長蔡嶽、交通長孫鏡、軍務長廖謙、副長王炳奎、副署府知事方策、李懷安等，見此暴亂，紛紛逃徙他鄉者，已不勝指屈。據湘鄂、蜀桂報告，黔人之旅居其地者，視平日驟增十之八九，皆避難而來。黔中慘狀，於茲可見。父軍警局長梅治逸尙與顯世狼狽爲奸，後因爭權，彼此衝突，乘治逸赴遵義清釐鹽稅，唆人將梅戕斃，變聞，執政者議屠遵義。遵義魯平州大定魯昌禧，乃復召集民軍書烏江以自保。於黎平則派管帶吳傳聲掩擊，艾樹池所部徵兵三百餘人於鎮遠銅仁則以劉法坤、何麟書爲巡按使，率滇軍遏北伐黔軍歸路至鎮遠即將陳開釗一軍激變，迫及銅仁，陳軍宵遁，復用開花大砲四面轟擊，人民之死傷者六百餘人。府議會議長張文基，縣議會議長譚登庸，因不承認加糧，均受槍斃。北伐黔軍本昔日所徵之新軍，當武漢起義時，由鄂湘都督電請派出助援，即由都督楊誠率之。而出行至湖南常德，共和宣布，遂未全行。於民國成立雖云無功，亦未有过，駐湘省將一載，不聞湘都督有擾亂治安之言，其守紀律可知。乃顯世授意私黨，任意誣誣不同北伐黔軍爲匪，即曰北伐黔軍爲賊，甚且散播流言，挑動惡感，謂此軍恨黔人入骨，若令歸來，黔人之生命財產在在可危。黎副總統與湘都督不忍令此軍久滯湘境，主張由兩方派遣代表蒞洪江會議，其所議之結果，不出乎滇軍歸滇，黔軍歸黔，趙均騰之宣慰使，即由此議決條件發生。顯世以爲不利於己，乃召集各界蒞省議會開會，又令郭重光出席演說，以危辭恐嚇，冀得贊成，藉阻黔軍，各界咸破隱謀，羣起反對。顯世大怨，即令閉門。其衛隊以鎗擬衆人，衆爭破窗逸出。顯世復假託耆紳劉春霖等及各界名義，電拒洪江條約。致北伐黔軍，輾困忿歸，與滇軍激戰於松桃銅仁兩地。據湘西報告兩方軍人，慘死者四五千，且稱何麟書、劉法坤、黃毓成等遷怒居民，容留，席正銘所率黔軍，將城外民房付之一炬，於鄉民之售給席軍糧者捕殺無遺。黔邊人民紛紛遷徙湘屬，饑寒交迫，備極慘酷，此皆劉顯世直接黔之鐵證也。間接禍黔，則因抵拒黔軍積兵於鎮遠、銅仁、思南等處，內地無兵彈壓，土匪乘機劫殺，各屬村民，或住山洞，或聚屯寨，一片瓦礫，十室九空，略舉一二，如思南關外之陳恩照，瓦窑嘴之安如松，龍泉之唐子亮、石阡之戴子園，皆素稱巨室，闔家盡遭災殺，顯世每假省中法人名義，電告中央，極稱閭閻秩序安謐，而其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二十、二十一日

一〇〇

實際乃相反如此。前車可鑒，後患方長。為此續行請願，乞政府迅派鎮撫使赴黔澈查，並先將劉顯世、劉顯潛、何麟書、任可澄、戴勘、郭重光等免職，切實查辦，黔人幸甚，大局幸甚。

註一：「國父全集」，第二冊，頁三二三—三二五，中央黨史會民國六十二年校訂本。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二十日第二五四號。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十九日第二五三號。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二十二日第二五六號。

註五：民國二年一月二十日「民立報」。

註六：民國二年一月二十一日「民立報」。

註七：民國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民立報」。

註八：民國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民立報」。

二十日 袁大總統任命朱深為總檢察廳檢察官。（註一）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二十一日第二五五號。

二十一日 袁大總統令授鄭汝成為海軍中將。（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王治馨為京師警察廳總監。（註二）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二十二日第二五六號。

註二：同註一。

二十二日 袁大總統任命鍾鼎新、蘇慎初為廣東陸軍師長，饒景華為長洲要塞司令官。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任命鍾鼎新為廣東陸軍第一師師長，蘇慎初為第二師師長，饒景華為長洲要塞司令官。（註一）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二十二日第二五七號。

二十三日 袁大總統以勳位及獎章分授武昌首義各員。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授勳命令六通，分授武昌首義之蔡濟民等員以勳位及獎章。茲誌各令如次：

- 一、蔡濟民特授以勳二位。
- 二、唐繼之、蔡濟民、季雨霖、吳兆麟、杜錫鈞、王安瀾，特授以勳三位。
- 三、王文錦、徐達明、吳醒漢、李作棟，特授以勳四位。
- 四、楊玉如、劉英、熊秉坤，特授以勳五位。
- 五、孫發緒、胡瑞霖、饒漢祥，均給予三等嘉禾章。
- 六、舒禮鑑、夏維崧、劉人祥、蔡文惠、李凌、徐榮庭、姜心田、呂達先、殷友于、胡汝霖、劉子敬、李國鏞、胡石庵，均給予四等嘉禾章。（註一）

袁大總統頒令褒獎效忠民國之蒙古王公。

白庫倫偽蒙活佛哲布宗丹巴受俄國勾引叛國後，各地蒙古王公紛紛向中央表明忠誠，不予庫倫偽政權以承認；並紛紛派員進京，請示機宜。袁大總統對各蒙古王公效忠民國翊贊共和，至表嘉許，頒令獎勵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二十三日

1011

，並各予晉封。本日所頒兩令如次：

一、蒙古王公効忠民國，實贊共和者，迭經優予獎勵，此次年班來京，未加封錫之王公，允宜一體進封，以昭激勸。科爾沁達爾罕親王、旗多羅郡王那蘭格呼勒，應進封親王。科爾沁圖什業圖親王旗多羅貝勒托特吉應進封郡王。科爾沁達爾罕親王旗多羅貝子揚桑巴拉應進封貝勒輔國公。呢瑪多爾濟應均進封鎮國公。科爾沁札薩克和碩達爾罕親王無爵可進，應移獎其次子頭等臺吉林沁色魯布，進封爲輔國公。（註二）

二、那木喀呼圖克圖，翊贊共和，深明大義，茲復派遣沙畢來京，呈遞禮品，備抒惓忱，殊堪嘉尚。那木喀呼圖克圖應加封般若圓修名號，並賞穿帶膝貂褂，賚予銀二千圓。其派遣來京之沙畢商卓特巴文寶，應賞加綽爾濟名號。呢爾巴羅布桑達瓦，應以商卓特巴記名。（註三）

袁大總統任命趙淵為山西民政長。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任命趙淵爲山西民政長。（註四）

俄皇接見偽外蒙「專使」杭達。

偽外蒙首逆哲布宗丹巴，在俄國唆使下宣布「獨立」，並與俄國簽訂「協約」後，爲加強勾結，於本月十二日派遣「專使」杭達親王前往俄京，贈獻甚多，謂爲「答謝」俄國之「承認」。並公開向俄請求由俄代練蒙軍，供給軍械，及互派專使。本日，俄皇予以接見，賞給杭達「頭等聖安瀾寶星」。（註五）二十八日，偽蒙得俄國借款二百萬盧布。

教育部布告：各私立大學限三個月內照部頒「私立大學規程」報備。

教育部本日發布布告：以私立大學規程業經頒行，所有私立大學之經准予暫行立案者，應遵照規程自布告日起三個月內報部備查，俟視察成績良好再准正式立案。布告曰：

「大學令、大學規程、私立大學規程業經次第公布施行，所有私立大學前經呈請到部准予暫行立案者，亟應遵照新頒部令規程，切實辦理。自布告之日起限三月以內，遵照私立大學規程另行報部備查。俟呈報到部屆滿一年，由部派員視察，如果成績良好，准予正式立案，以昭慎重。特此布告。」（註六）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二十四日第二五八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東方雜誌」，九卷九號，中國大事記，頁四。

註六：「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二十七日第二六一號。

二十四日 袁大總統核准任命丁文江為工商部僉事。

袁大總統本日令准工商總長劉揆一呈請任命丁文江為僉事。（註一）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二十五日第二五九號。

二十五日 政府制頒「陸海軍著作獎勵條例」。

政府為鼓勵研究及翻譯軍事新知，制定「陸海軍著作獎勵條例」十條，本日由臨時大總統以命令頒布。條例如下：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一〇二

第一條 左列各款皆爲陸海軍著作，由著作人呈送陸軍部、海軍部審查，認爲有益軍事者，依第二條第三條規定分別獎勵之：

- 一 自著或繙譯之軍用書籍。
- 二 自著或繙譯之軍用圖畫。
- 三 自著或繙譯之軍用表冊。
- 四 繙譯之機要報告。

第二條 書籍獎勵之方法如左：

一 歸陸軍部或海軍部印刷發售，以二千部至五千部爲率，與著作人協定每部相當售價，以售價之若干成爲獎勵金，照數預給。其著作權仍歸著作人保有。

二 依左列之價格給予獎勵金，其著作權收歸部有：

白著：每千字十四元以上二十元以下。

譯文：每千字三元以上十五元以下。

以上二種獎勵方法由受獎勵者自擇。

第三條 圖畫、表冊、機要報告之獎勵金，隨時酌定。

第四條 凡呈送陸海軍部審查之著作，其係白著者，須具說明書，說書著作之緣起，並附其所參考之書籍圖畫表冊。其係譯文者，須將原文原稿隨同呈部。

第五條 陸海軍著作，經陸、海軍部審查不合格者，發交著作人領回。

第六條 陸海軍著作已經領獎，其著作權收歸部有者，不得再將原稿或類似之稿售與他處，或自行印刷發售。

第七條 陸海軍著作，受第二條第一種獎勵方法者，其著作權雖歸著作人保有，但在部印之本未經售罄以前，著作人不得自行印刷發售，或將著作權售與他處。若陸海軍部若初印之本不敷應用，須印第二版或酌量多印，仍按初次協定每部獎勵金之額，照續印部數給與獎金。

第八條 陸海軍著作呈送到部得有收據，而尚未經給獎原稿，又未發還以前，部員有保守秘密之責。

第九條 呈送陸海軍著作包裹遞送之法如左：

包裹法：用白布包裹密縫烙以火漆，上印著作人圖記。

遞送法：包面書明著作物交陸軍部或海軍部軍學司檢收等字樣。

第十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江西都督李烈鈞通電說明贛省購械之由來，並指責陸軍部扣留軍械之不當。

袁大總統派汪瑞閻任江西民政長，汪至贛，因江西人民反對，乃稱病不到任，旋離贛。袁世凱大恚，又因李國珍、郭同、梅光遠等人之播弄，乃指使陸軍部轉令九江鎮守使扣留江西所購之槍械。這批槍械乃前任江西都督馬毓寶向上海亞士洋行訂購，爲供省內練兵之用。計有步槍七千支，子彈三百萬顆。已於元年向南京留守暨陸軍部領得護照，並得北京陸軍部之承認在案。陸軍部主任意予以扣留，李烈鈞至感不滿，通電說明槍械之由來，要求陸軍部發還槍械，以消除中央與地方之隔膜。通電全文如下：

「贛省前馬督，在滬地亞士洋行定購七米粒九步槍七千枝，子彈三百萬顆。業於元年二月間，迭電南京陸軍部發給護照，飭關驗放。四月槍彈將到，復經烈鈞於二十一號電請北京陸軍部知照，飭關驗放。並分電南京黃留守，查案填照。嗣因領到黃留守特別護照，又於七月間，准陸軍部電承認特別護照，作爲有效，並由部知照稅務處，電飭各海關查放，各在案。查此項槍械，係贛省練軍額內應需之件，早經採運到滬。因機件舊蔽，與合同不符，屢經交涉，起運稍遲，昨據運械員電陳，子彈二百五十箱，暫留滬行交涉外，步槍七千枝，子彈八百六十二箱，具日由滬載鎮江輪，運送來贛當以槍械關係重要。於元日分電海軍部總司令，商派湖鵬魚雷艇護送。並電九江鎮守使通知得關查照驗放。仍於銑日接九江來電，以所運槍彈業已到滬，參謀、陸軍兩部，有飭潯鎮守使及稅關扣留之電。烈鈞當以軍械關係重要，部中或以爲非贛所購，疑係私運，審慎辦理，扣留查驗，經即檢查此案，詳述原委，電陳參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二十五日

謀、陸軍兩部，請知照稅務處電濶關查放。本日接陸軍部段總長來電，此項槍彈已分給各水師軍艦，實深駭異。查贛省此次購運之槍彈，係經馬前督訂購，事閱一年，南北軍部案據確鑿。一切運購手續，並未違背定章，軍部遽行扣留，分給兵艦，不解用意之所在。現時各省都督，均負編練軍隊、扞衛國家，保護地方之責，額內應製軍械，既不違背定章，軍部似不宜特別制止。是非自有定論，原不必惟求表白於國人。惟中央、地方關係密切，若稍有隔膜，致滋誤會，實非大局之福，區區愚衷，伏乞公裁示教。」（註一）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二十六日第二六〇號。

註二：「黎副總統政書」，卷一六，頁一九—二〇。

二十六日 附俄叛國在庫倫僭立「蒙古帝國」之哲布尊丹巴，致電袁大總統，妄言「各主其民」。袁大總統覆電曉以國家統一與民族共和大義。

庫倫活佛哲布尊丹巴，受俄策動僭立「蒙古帝國」，消息傳出，舉國聲討。哲布在俄慫恿下，本月十日以狂妄語氣致電袁大總統，除反對五族共和，妄言「各主其民」外，並舉袁附和黎之洪驟殺張振武事，謂「南方尚且如此，遑言朔漠絕域？」以是而見，內憂生於外患，人侮來自自侮矣。電云：

「吾兩國均係前清之臣民，因其政治不良，各乘時立國，各主其民非互相攘奪者可比。君主漢族，君主蒙族，本極公允。現吾立國在君立國之先，似無仇視之理由，惟無識者，以五族共和一言悞閣下，而閣下深信不疑，以致自處洪爐之上。細譯共和二字之字義，必係自相合和方能名稱其實。未聞以兵力相近而能成共和者也。漢蒙本非一族，語言文字本不相同，君非前清之子孫，又非其同姓，何以強言理應承受其原管領土。若云兵力強盛，即能合併人國，以拿破崙之強，尚且未能善其後，閣下豈未熟悉耶？自閣下附和黎元洪驟殺張振武等以來，南省人士之感情諒君必自知之。南方尚且如此，遑言朔漠絕域。鄙人素以慈悲為懷，敬勸閣下深思遠慮，以語言相同之蒙族歸吾國，以文字相同之漢族歸貴國。立約通商，各修內政，俾兩國人民享太平之福，似為上策。若云取銷獨立仍屬中國，

此係腐儒迂談，後勿再言。近閱各報紙暨南省人士之議論，均云俄蒙協約關係中國滅亡，立言殊屬非是。無論漢明時代數百年中均未能禁住蒙古立國，即前清君臨中國之際亦未先行合併蒙藏各族。而今忽以俄蒙協約關係中國滅亡，非用武裝解決不可等語，駭人聽聞。此係越人欲吳王伐齊遂其邪謀之故智，情形顯然。聞閣下閱歷已深，諒早鑒悉。倘果釀至以兵戎相見，塗炭生靈，不僅一邊受虧，而勝敗利鈍，非人之所能逆料也。請君思之又思之。勸此，敬請大安。候覆不莊。蒙古帝國頓首卦（十日）。」（註二）

是電於十七日到達，本日袁大總統復電諭以國家統一民族共和之大義。電曰：

「卦電悉。庫倫不宜與中國分裂，前已迭電詳述。前清以統治權讓於民國，民國人民以總攬政務權，舉付於本大總統。承前清之舊區域內，有外蒙古一部分，本大總統受全國付託之重，理應接管。至庫倫獨立，前清並未允行，中華民國亦斷無允准之理。庫倫本為民國領土，來電所稱立約一節，是與統治權內之領土，而立約實所未聞。前有暴徒，謀壞共和，有妨統治，曾以正當法律處之，全國士庶莫不稱快。貴喇嘛以兵力擾亂烏里雅蘇臺、科不多、達里岡崖一帶，致令人民慘受兵禍，王公或被擄擄，極悖人道，焚殺淫掠，甚於盜賊。民國重在保安秩序，豈能長此坐視。今各蒙旗，除貴喇嘛用兵迫脅之附近庫倫各地外，其他蒙旗各部落，無不贊成民國力拒。庫倫王公喇嘛等，或親身赴京，或遣代表前來，獻盡輸誠，絡繹不絕。貴喇嘛何以一隅之地，冒稱蒙古全國。現各省將領，僉以領土損失，治權虧缺，憤激其烈，各思糾集健兒，以與貴喇嘛相見。本大總統以仁慈為懷，多方解勸，令其靜候，和平解決，以望貴喇嘛之悔悟，甚盼熟籌利害，使我民國受於前清之領土及統治權完全無缺，民國當優禮有加，盡泯前嫌，共謀黃教之發達，永保全國之和平，無負本大總統與貴喇嘛慈惠之初心。推誠布告，尚望戡覆。大總統宥印。」（註三）

國民黨上海交通部開會歡迎黃興，黃氏演說憲法問題。

國民黨理事黃興於本月二十三日自漢口抵滬，國民黨上海交通部因於本日開會歡迎。到會者有國民黨理事長孫中山先生，王寵惠、馬君武、居正及上海交通部全體職員及黨員。首由居正致歡迎詞，繼由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二十六日

一〇八

黃興講演憲法問題。黃氏稱：

「兄弟此次由湘漢到滬調查一切政治狀況與選舉狀況，大略與交通部所得相同，惟現今最重要者乃民國憲法問題，蓋此後吾民國於事實上將演出何種政體，將來政治上之影響良惡如何，全視乎民國憲法如何始能斷定。故民國憲法一問題，吾黨萬不能不出全力以研究之，務期以良好憲法樹立民國之根本，若大憲法起草，擬由各政團先擬草案，將來由國會提出，於法理事實均無不合，至於吾黨自身則當養成政黨的知識道德，依政黨政治之常規求達利國福民之目的，不可輕易主張急進，以違反政黨進步之原則，本黨於各省選舉既佔優勝，亟宜討論政見，主張一致，共謀平和穩健之進行。」（註二）

中國同盟會廣東支部本日更名為國民黨粵支部，仍由胡漢民任支部長。

同盟會於上年八月二十五日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及國民公黨，合組為國民黨後，同盟會員聞之多有痛苦者，乃擬設同盟會俱樂部於上海，以保存鼎華價值，表示不與普通政黨相同之義，以安黨員。而廣東之同盟會支部，則延至民國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始更名。為國民黨粵支部，仍以胡漢民為支部長。易名典禮在東堤廣舞臺舉行，「民誼」雜誌刊布其會議實況如下：

一月廿六號，同盟會粵支部易名國民黨，在東堤廣舞臺開幕，到者幾盈萬人。容伯挺宣布易名理由，容允慎書記，部長胡漢民先生演說，略云：同盟之歷史，我黨員無不知之，而所改組國民黨之宗旨，我黨員恐未必盡知之。蓋北京本部所以聯合各黨者，因欲組織一健全之政黨，前奉國民黨理事長孫中山先生電，以改組相屬，當時未即改組者，以選舉期迫，故今選舉已過，遵照孫總理前電辦理。但本黨五大政綱及進行方法，非立談可盡。惟我同盟會同志，向來抱負者為最高尚之黨德，以故各先烈各同志，犧牲無數，購此價值。今雖改名國民黨，所期於我黨員者，在保守同盟會之精神，以為政治之中心點，故定政治之中心點，必先趨重黨德，中庸之德，古已鮮能，惟狂狷二字，求之今日，尚堪進德，蓋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合二者之精神，方為政黨之道德。故鄙人所期於我黨員者

，在保守同盟會之精神，即爲國民黨之道德，願與黨員共勉之。（衆鼓掌）次陳軍長演說：今日同盟會改組國民黨，是曰政黨，殆由秘密時期，達於開放時期也。今既改爲政黨，凡我黨員，必須增進政治學識，所謂政治學識，非徒讀幾篇法政學說而已。民國新造，舉凡憲法、外交、軍事、財政，事事均須研究，處處均賴人材，故今日必須擴張黨勢，吸收人材，始能達到開放主義，凡我黨員，萬勿分新舊畛域，蓋黨員愈多，人材愈衆，多一黨員，則將來多一選舉權，並可多得一議員，政黨上始有權力。此次改組之後，仍望諸君振刷精神，整頓政黨機關，以求將來進步。（衆鼓掌）（後略）次楊永泰君演說，略謂：本黨眞精神，胡、陳二公已發揮盡致。惟同盟會之改組國民黨，小弟頗知其梗概。緣當日南京會議同盟會開放主義，不能通過，及宋教仁君等既到北京，視察種種情形，始知我同盟會有萬不能不開放三理由，緣一般人民心理，或疑同盟會尚持秘密主義不肯加入，或更爲種種謠言中傷之。其實各國政府，須有兩大政黨對峙，一保守，一進取，斷不容有第三小黨出而牽動兩大黨，致任其操縱，反不能發揮政綱。我國光復以後，各小黨紛紛並立，而以宗旨稍異之故，因是諸多窒碍。宋君因與孫、黃兩先生及各同志討論，于是與各小黨聯合，初擬改爲民主黨，後因美國民主黨數十年來，不能一握政權，于是國民黨名稱始定，而各省同盟會支部亦均贊成。但同盟會改組國民黨，若手段，若名稱雖可改，而同盟會之眞精神，則必不可改，無他，以破壞之精神，行建設之事業而已。論者設同盟可與破壞不可建設，殊不知中國習慣，遇有大建設，必有舊社會魔力障礙，相與抵抗，如欲恢復本黨精神，發揮而光大之，須將舊社會魔力，推陷而廓清之，即所謂以破壞之精神，實行建設之事業也。（發揮民生主義）我國今日政策，宜用進步的，不宜保守的，我黨綱之進步主義，與他黨之主張保守主義，截然不同。至進步之精神，先須無權利思想，然後能盡心義務。所謂無權利思想者，如本黨理事長孫先生，成功不局，遜位讓賢，宋、黃諸君，高風亮節，類皆爲本黨之眞神。以一黨眞精神，組成一國眞精神，國民基礎，即在于是，本黨員貢于吾黨者如此。（衆鼓掌）（後略）次朱元伯君演說，注重民生政策。（中略）痛快淋漓。（衆鼓掌）次葉競生君演說，注重保全黨中威信，並忠信黨員，以口舌筆墨金錢三者幫助本黨，合力維持，以固黨中之團結力，即所以爲保全威信之法。（衆鼓掌）（後略）次陳援菴君演說，演譯葉君保全威信之論，（略云）葉君所云保全黨威信一語，非可託之空言，須要從今日一般社會對於我黨員之心理求之。夫秘密時代，人民對於同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二十六日

一一〇

盟會之言論，尙是疑信參半，最得威信者，莫如推倒滿洲政府之時。反正以後，我同盟會之弱點，完全在一驕字。（衆鼓掌）然此種會員中之無識者所爲，遂惹起社會之厭惡，我同盟會在廣東之勢力，雖間不遜于社會，似亦尙可支持，試問除廣東外，他省勢力，果盡在同盟會否，如以從前急激驕傲手段，循而不改，試問能保全威信否。故謂欲固黨權之擴張勢，須得一般人民之信仰，自無憂黨勢不擴張。我黨員昔日既可以同盟會破壞手段，破壞滿清專制政府，今日我國民黨不可不改用建設手段，以建設中華民國。（衆鼓掌）萬不能仍以破壞之手段，行建設事業之理。夫嘖蹴之與乞人不屑，若施行政策，而不能順社會潮流因勢而利導，則無不得人民之怨恐。即如迷信神權，及有碍衛生等事，取締之必以理及得法之手段，而不能逼脅之以強權。今日保守我黨之政權，不能不望我黨中之黨員之政客之言論家，將外間議我之言論，研究一番，以得其改易名實之方針，而後可望黨務之發達，若徒易其名，而不易其實，未見其可也，（衆鼓掌）茶會而散。（註四）

副總統黎元洪通電調停北京政府與江西之齟齬。

袁大總統派汪瑞闓任江西民政長，爲江西人民所拒，袁世凱大恚，指派陸軍部轉斥九江鎮守使扣留江西所購購槍械。並派艦六艘停泊九江示威。（註五）李烈鈞亦以多防爲名，派遣軍隊，分駐要隘，要求發還槍械。互相對立，聲勢洶洶。黎元洪乃出面調停，提議請政府調回停泊九江之軍艦，發還扣留之兵械。再飭贛省撤去駐紮要隘各軍，並由李都督及贛省議會各派一人，迎汪瑞闓上任，以平爭議。其電文如次：

「贛省汪民政長，本係全省公意敦請，與李都督保薦之人。據本府派員調查，贛人絕不反對軍民分治。前汪民政長過鄂，亦云都督再三挽留。伊係設詞離贛，本來彼此無他。祇因一二懷私報怨之徒播弄謠言，挑動惡感。始則有將於某黨不利之風說，繼則有將派員帶兵平贛之流言，以至激動公憤，互相猜忌。適值省有分兵湖口防多，與領運舊購槍械到潯兩事發見。燬樓傾起，市虎竟成。中央有撥給軍火於軍艦之舉，相持益激。本以良法美意，變爲戎

首禍胎。行旅戒嚴，居民失措，倘不急求解決之方，因隔閡而起猜疑，信謠傳而成決裂，不獨勞民喪財，鑄成大錯，而興師動衆，亦出無名，是亦不可以已乎。元洪管見非水陸退師、無以保地方之安寧，非發還軍火，無以平贛人之疑慮。非迎回汪民政長，無以重政府之威信。應由李都督省議會公派代表往迎汪民政長蒞職。其謂汪民政長不因地方公請而來，專爲中央任命而來，與係都督私意保薦，非經公議保薦者，皆無充分之理由，即不應存此無謂之意見。民政長到省後，仍由都督責成各軍警，負完全保護責任。並應查明將懷挾私忿造謠生事之人，量加處分，以除禍本。至謂贛省反抗中央，據報並無此事，即令萬一不測，尚有皖鄂可以朝發夕至，寧、湘、浙、粵均屬毗連，如果顯違公理，自當分任責成，共同干涉。此時均由誤會，原可不必張皇，軍部儘可將水師移泊滬，漢、贛督亦應將防兵撤回，以昭坦白。其所撥軍火，段總長原電業已自認籌還，贛軍即不相信，鄂省儘堪墊撥，彼此開誠相見，何事不了？方今憂患憑陵，邊疆多故，凡我同胞，力專力對外之不暇，豈容操同室之戈？贛軍素明大義，贛紳亦前表同情。汪民政長當不以所惡廢鄉，李都督亦自能維持終始，但有寧人息事之方，軍部當亦不爲己甚。所望大總統當幾立斷，各都督排難解紛，毋以美因，而收惡果，大局幸甚。」（註六）

附錄：

一、九江鎮守使戈克安致黎元洪電（註七）

此次贛督，在滬購辦步槍七千、子彈二百餘萬。因手續未甚完備，經陸軍部探聞，飭令滬關扣留，並派兵艦多艘來滬監護。而李督亦派軍隊數團分駐要隘。以致人心惶惑，震動不寧。若再遷延不決，必至伏莽生心，乘機竊發，禍患所至，寧可逃料，況此國基初定，大局孔危，正賴內外和衷，方資有濟。豈可自相猜忌，致召分崩。副總統威德羣欽，公明久著，務俯念大局，從速出爲維持，妥予調解，必能雙方悅服，弭患無形。禱切盼切。

二、湖口水巡總監蔡銳霆致黎元洪電（註八）

儉電悉。中央扣留贛省槍彈，事出意外，李督通電，諒邀青睞，中央復派兵艦陸艘，陸續到滬。且以一艘駐湖口，勢甚洶洶，幾成敵國。各兵艦復於湖口必欲擷取槍彈，以致羣情憤激。幸戈鎮守宣布我公感口來電，始得和平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二十六日

一一一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二十八日

辦理。外間謠傳，殊不足信，此事端賴我公維持，尤望多費盡壽，從速解決，賴省幸甚。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三十日第二六四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三二一—三三二，民國六十一年出版。

註四：「革命文獻」，第四輯，頁一一五—一一八。

註五：民國二年二月九日「民立報」。

註六：「黎副總統政書」，卷一六，頁一六。

註七：「黎副總統政書」，卷一六，頁二〇。

註八：「黎副總統政書」，卷一六，頁二〇—二二。

二十八日 袁大總統令准教育總長范源廉辭職，並特任海軍總長劉冠雄兼教育總長。

教育總長范源廉辭職，袁大總統本日令准，並特任海軍總長劉冠雄兼任教育總長。（註一）本月三十一日，劉冠雄以「教育一端，既未從事學問，實又毫無經歷。」「何敢強作解人，貿然承命。」呈懇准予收回成命，堅辭兼署教育總長，未蒙袁允准。袁批令：「務當剋日接署，以副委任。」（註二）劉乃於二月五日到教育部接印視事。（註三）

袁大總統任命羅佩金為雲南民政長。（註四）

袁大總統任命黎本唐、蔡漢卿、王安瀾為湖北第一、二、三師師長，徐鎮坤、劉佐龍為湖北步隊旅長。（註五）



國務院布告查禁並令檢舉究辦賣官鬻爵劣行。

國務院以外間有人招搖，謂：「京外官缺可以金錢代人運動」，本日特發布布告，令隨時告發嚴辦。布告呈文如下：

「官吏受賄刑律甚嚴，復經大總統特頒明令剴切申儆，其有蠹蝕不飭之員，自必按律嚴懲，不稍寬假。乃風聞近日有人在外招搖，聲稱京外官缺可以金錢代人運動，此等詐騙行為，在稍明事理者，決不受其愚惑。惟當國基新造，建設需才，若任聽若輩肆意譁張，既易啓僉工倖進之心，且足阻賢士登庸之志，影響所及，殊於政治前途大有妨碍。嗣後如有以前項情事向人招搖撞騙者，無論何人，均准其向該管官廳指名告發，悉予澈究嚴辦，以肅政紀而正人心。特此布告。」（註六）

內務部審定公布「災賑獎章條例」。

內務部本日發布部令，審定公布「災賑獎章條例」九條。茲誌條文如次：

第一條 凡因災賑捐款及募款者，給與賑撫獎章。

第二條 賑撫獎章之等差如左：

- 一 特別獎章凡捐款逾一萬元或募捐逾五萬元以上者給之。
- 二 一等獎章凡捐款逾五千元或募捐逾三萬元以上者給之。
- 三 二等獎章凡捐款逾一千元或募捐逾一萬元以上者給之。
- 四 三等獎章凡捐款逾二百元或募捐逾五千元以上者給之。
- 五 四等獎章凡捐款逾五十元或募捐逾二千元以上及每次捐款十元計滿五次者給之。

第三條 凡應給賑撫獎章者，隨給執照以資證明。執照式如左：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二十八日

賑撫獎章執照

某人姓名爲

災賑募捐款若干

依災賑獎章條例第二條給予某等獎章爲此發給執照以資證明

中華民國

銓鈸局印年

月

日

第 號

執 某人姓名爲

災賑募捐款若干

照 給予某等獎章填給執照

存 中華民國

銓鈸局印年

月

日給

根

辦理災賑專部蓋印
主任員簽名

第四條 此項賑撫獎章及執照，准由辦理災賑專部自行製備。

第五條 此項執照，應由該專部呈請內務部咨送銓鈸局蓋印發還備用。

第六條 凡應給獎章者，由該專部隨時發給並填發執照，其應給特別及一等獎章者，由該專部呈報內務部咨行銓鈸局呈請大總統批准後再行頒給。

局呈請大總統批准後再行頒給。

第七條 該專部應將頒給獎章之姓名、捐額，隨時呈報內務部咨送銓鈸局註冊，並登公報公布。

第八條 凡得受此獎章者，無論本國人或外國人均准終身佩用。

第九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七）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第二六三號。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二月一日第二六六號。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二月十四日第二七八號。

註四：同註一。

註五：同註一。

註六：同註一。

註七：「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二月二日第二六七號。

二十九日 國父密電袁大總統暨財政總長，對中法合辦銀行事，切勸重視國體利權，萬勿使主權喪失。

財政總長周學熙，近與法人密議合辦中法銀行，已經簽約，因恐參議院異議，託王鴻猷函請國父向國民黨籍議員發函解釋。國父以利用外資素所贊成，且月來亦正在滬與法國巴黎聯合銀行磋商辦理合資銀行條件，所爭者為維護國權。今細繹財政總長與法人所訂十一條章程，與在滬所議者權利得失相差甚遠，深以為慮，乃於本日密電袁大總統及財政總長，切陳利害，諒勸重視國體利權。電曰：

「北京大總統、財政總長鑒：新密。昨得王鴻猷君函，述財政總長所議辦中法銀行，已經簽約；惟恐參議院有異議，王君欲文發函解釋，以便早日通過云云。按合辦銀行一事，文為極端贊成之一人，月來在滬，亦正與法國巴黎聯合銀行代表磋商條件，辦一合資銀行，本擬一俟商妥之後，即遵前電辦理，合併為一，以免衝突等情。乃細繹財政總長與法人所訂十一條章程，與文在此與法人所議者，權利得失，相差甚遠，茲將此處所議者撮列如下：一、銀行在中國註冊，悉遵中國法律。二、董事局全為華人，西人居顧問。三、總辦十年內用西人，十年後可用華人。四、督理各舉二人，總辦執行，悉惟督理之命是聽。現尚相持不下者，則四督理之決事，如遇可否各半，總辦有表決權；除此點之外，華股皆略占優勝地位。文之意以為我中國現在國勢不如人，財力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故合資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二十九日

一一六

銀行，我當得條件之保護略優，將來乃望得平等權利，否則流弊不堪設想。故磋商之際，事事爭持，法代表亦多遷就，祇有前一點耳。若我能讓此一點，則事立成矣。兩利相權取其重，況得失相反者乎？且巴黎聯合銀行，為世界極大銀行之一，與彼聯絡通融者，皆勢力宏厚之財團，固非泛泛，然欲向中國承攬一事業之權利而轉售於人者可比。望大總統及財政總長再細酌奪，如能捨彼就此，則利國福民，誠非淺鮮；否則外人永無就我範圍之日，而所辦之中法銀行，亦不過多一華俄銀行而已，恐非我當軸者之初心也。且此事一成，恐他國援以為例，用某國之資，則必遵某國之律，如此主權喪失，永無收回治外法權之望。事關國體利權，不得不質直言之，幸為亮察。孫文、艷。」

（註一）

黃興懇辭漢粵川鐵路督辦，獲准。

黃興於本年一月一日接任漢粵川鐵路督辦後，乃設辦事處於漢口，本圖積極劃規，期成巨獻。不意交通總長朱啓鈴蓄意阻撓，堅持督辦應受交通部管轄。一切用人行政事項均須向部請示批准。黃認為與原議不符，知袁世凱實為誠意，乃決意辭職。辭呈係於一月八日提出，黃氏並即離漢赴滬，以示決心。至二十九日，袁乃以臨時大總統名義，發布命令，允准黃興辭職。（註二）令曰：「漢粵川鐵路督辦黃興迭次電陳因病辭職，應照准。此令。」（註三）

袁大總統任命顏惠慶為駐德公使，劉式訓為外交次長。

本日袁大總統任命現任外交次長顏惠慶，為駐德意志公使，其遺缺由劉式訓繼任。（註四）後日，又令：劉式訓未到任以前，外交次長之職仍由顏惠慶署理。（註五）顏氏（一八七七—一九五〇）上海人，自民國元年四月二十四日被任命為外交部次長，深獲陸徵祥賞識，此次使德，亦係出自陸徵祥之推荐。（註六）

袁大總統改派袁樹勛繼楊士琦查辦招商局改組案。

袁大總統前派楊士琦查辦招商局改組案，茲留楊在京另候委用，改派袁樹勛查辦。（註七）

國務院通電各省，將中央與江西都督之誤會，諉過於贛省要員之播弄，並要求江西省依照副總統黎元洪所提辦法，撤兵、迎民政長官汪瑞闓赴任。

國務院奉袁大總統意，本日通電各省，聲明中央與江西之誤會，皆因湖口巡水總監蔡銳霆、警察總督陳廷訓等人之播弄。為息浮言、弭禍亂，要求贛省都督、議會，按照副總統黎元洪所提辦法，公派代表往迎民政長汪瑞闓就任，並責成贛省軍警負完全保護責任。又飭令江西省撤去分駐各要隘軍隊，至於退還贛軍軍械彈藥，調回軍艦事，則避而不提。其電文如下：

「奉大總統令：黎副總統有電，程都督感電，均悉。自上年十月以來，迭接贛滬來電，攻訐李督者甚多。旅京江西紳耆，聯名呈訴。又參議院臚列多款，備文質問，或以請派鎮撫使為詞，或以特派大員為詰，羣情憤激，文電交馳。政府以李督懲治洪江會匪，為民除害，著有前勞，尚未派員查辦。適接李督來電，請『任民政長接理民事，實行軍民分治』。其意甚誠。方謂民政長簡任得人，羣言自息。即李督名譽，亦可保全。徧詢各方面，僉云汪瑞闓與李督多年夙契，曾七次邀請到贛相佐，若即任命，必能相得益彰。是中央所以愛護李督，維持贛省者，不為不至。李督及省議會亦來電歡迎。乃蔡銳霆、陳廷訓等數人，懷私報怨，散布謠言，勾串煽惑，竟有謀害民政長之說。賴李督暗通消息，始得出險。此種舉動，實屬破壞大局，搖惑人心。嗣據李督電告國務院稱：分治手續，條理粗具，正待進行，詢汪縱迹所在。經復以汪已力疾來京。究竟該督能否擔任保護？蔡銳霆等如何處治？望即電復，以憑核辦等語。迄今尚未據復。又探聞蔡銳霆添練兵隊屯紮湖口。贛省各軍分調要隘，雖稱為多防起見，而中外環瞻，咸何景象？副總統謂：贛省並無反抗中央之事。程都督謂：李督熱誠愛國，決不反抗中央。自是公論。倘按照副總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三十日

一一八

統辦法，由都督議會公派代表往迎汪民政長蒞職，責成各軍警負完全保護責任。前提既已解決，即他項誤會，自可同歸消滅。本大總統受國民付託之重，但求保全人民之安寧、幸福，去禍亂而臻治安。苟反乎此，則國法具有，斷不敢博寬大之名，貽分裂之禍，區區此心，可表天日，特將此事始末，通告各省，以息浮言等因，特達國務院鑒印。」（註八）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二七一、二七二。

註二：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三一九—三二一。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三十日第二六四號。

註四：同註三。

註五：「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二月一日第二六六號。

註六：「顏惠慶自傳」，頁七八，姚崧齡譯本，傳記文學社民國六十二年出版。

註七：同註三。

註八：民國二年二月九日「民立報」。

三十日 袁大總統准司法總長許世英呈請，特赦因謀改革政治而言論過激之新聞記者劉天猛。

湘漢新聞記者劉天猛，因對政治言論過激，被駐軍以涉嫌拿送法院處以徒刑。司法總長許世英據情呈請袁大總統從寬赦免，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依臨時約法第四十條規定予以特赦。令曰：

「司法總長許世英呈稱：湘漢新聞記者劉天猛，欲謀改革政治，言論過激，適有匪徒劉重陰謀二次革命，礮隊營以劉天猛跡涉嫌疑，擊送高等檢察廳提起公訴。經同級審判廳判決，按照刑律第一百零三條處二等有期徒刑定徒八年，並於刑期內褫奪公權。惟查劉天猛光復有功，雖跡涉嫌疑，其情尚有可原，請予從寬赦免等語。本大總統依

臨時約法第四十條特赦劉天猛免其執行。即由該部轉行遵照辦理。」（註一）

伍廷芳、陳錦濤、溫宗堯、王寵惠、王正廷等聯名呈請教育部，反對將北洋大學歸併於京師大學。

前臨時教育會議議決：全國大學，共爲七區，議將北洋大學歸併於京師大學。伍廷芳、陳錦濤、溫宗堯、王寵惠、王正廷等茲聯名呈請教育部，請取消合併議案。呈曰：

「竊閱大部臨時教育會議案，擬將全國劃設大學校七區，廣育人才，儲備國用。民國肇興，百廢待舉，而大部能首注意於斯，偉畫藍籌，莫名欽佩。惟查議案中，載有以北洋大學校歸併京師大學校之議，其命意所在，無非以京師大學爲全國模範，瞻仰攸尊，不可不宏。厥規模厚其勢力，而京津地屬毗連，北洋大學又成效素佳，移此併彼，既節經費，又崇觀瞻，合之兩美。在大部深心學畫亦誠，持之有故。惟我國教育尚在幼稚時代，大學校之設，更屬寥寥無幾。北洋大學校，創自甲午，至庚子五六年間，人才輩出。其時學風未昌，該校已樹之風聲。庚子因拳亂中止。然事定之後，咸以亂之所生，由教育知識未能普及所致。故庚子之後，北洋即以興學爲急務，而北洋大學亦同時恢復。十二年來，畢業者數次，送留學返國者亦達數十人。由是該校之事業與名譽，非徒爲國人景仰，亦爲歐美各國所注視。故令欲振興教育，宜扶植該校，大加擴張，完全組織，使屹立於北方綽綽之區，以爲七校之基礎。若京師大學，則冠冕全國，造端宏大，尤不必與他校附合也。且將合併之利害進爲大部陳之。同爲大學校，而學生不同年級，勉強合班，程度參差，倘各自爲班，仍照原課教授，何貴合併，此其有害而無利者一。教習與學生往往感情密洽，倘行合併，則同等專門之教習，可酌爲辭退。試問應辭者爲何校之教習？設並辭退另行聘請，虛耗金錢，多費手續，此其有害而無利者二。北洋大學，舊係博文書院，地址。庚子之亂，售與德人。亂平後，就西沽武庫舊址，拓爲校舍，大加修改。十餘年來，規模始就，一旦荒棄，前功虛擲，深爲可惜，此其有害而無利者三。民國肇建，人心振奮，羣知教育之要，大學生徒，莘莘日盛，北洋承學之士甚衆。一旦合併，橫舍將壅塞不容，此合併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一一〇

之有害而無利者四。天津爲北洋門戶，風氣早開，交通便利，華洋人士，觀光所經，向來學校林立，爲北方文明之中心，設無大學，何以壯觀？瞻而資儀式？此有害而無利者五。總此五端，足證利害。大部有提倡全國教育之責，支配各校之權，廷芳等一得之見，何敢妄爲越俎，惟廷芳等於北洋大學校，或肄業有年，或承乏一職，瞻懷舊校，情懷彌殷，且該校已畢業、未畢業各生，一聞歸併，羣志激昂，大局統籌，有懷欲白，是以廷芳等不揣冒昧，謹代表新舊全體學生，呈請取銷合併議案，而重民國之新教育。伏祈察核。」（註二）

浦口發生搬運業交關械鬥事件。

浦口向有民生損駁公司，專搬運津浦鐵路上下客貨，歸津浦路直接管轄，除交押金外，一切章程，統遵路局核定，現復添設一集業公司，因民生公司與之爭持，遂大起衝突。本日午後，民生公司總理爲集業公司殺斃，兩公司又約期械鬥，當經軍務司飭浦口軍警戒備。（註三）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第二六五號。

註二：民國二年一月三十日「民立報」。

註三：「東方雜誌」，九卷九號，中國大事記，頁六。

三十一日 袁大總統通令各省：在「省議會暫行條例」議決公布前，各省省議會仍暫照前清諮議局章程辦理。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通令各省民政長官，以各省省議員業經選舉，去年三月通令暫照「普通選舉簡易辦法」辦理一事，已不適用。而「省議會暫行條例」尙未能公布施行，在此時期，各省省議會，應暫照前清諮議局章程辦理。令曰：

「各省市議會，業已通令各省行政長官分別定期召集。惟查省議會本為地方議事機關，民國元年三月本大總統通令改組各省臨時省議會時，曾經聲明此項議會章程係屬法律，應候參議院議決公布施行。在此項法律未經公布以前，所有該省議會組織及選舉方法，暫照普通選舉簡易辦法辦理。此次正式省議會議員既係依照省議會議員選舉法選舉而來，該議會召集以後，如何組織，當與臨時辦法不同，實未便各省自為風氣。是以政府提出地方行政編制法施行法草案，即已聲明別定有議會暫行條例，並聲明前清諮議局章程自省議會暫行條例公布施行後廢止之等語，咨請參議院提議在案。在省議會暫行條例未經公布施行以前，前清諮議局章程係屬現行法律之一，所有各省市議會一切組織及其職權，除該章程與民國國體及新頒法令牴觸者外，當然適用。為此通令各省行政長官於該省省議會召集後，應令暫照此項現行章程分別辦理。一俟省議會暫行條例議決公布後，此項章程即行廢止，俾重輿論而杜紛歧。」

（註一）

國務院公布「各部委員討論會細則」。

國務院本日以院令第四號公布各部委員討論會細則十一條。條文如次：

第一條 委員依辦事規則第二條第三條所載事項，得開討論會。

前項討論會國務院秘書法制局參事、蒙藏事務局參事得加入之。

第二條 關於地方行政事項有必要情形時，得由院函請富有經驗學識各員到會討論。

第三條 凡關係各部事件，必須該部主管員說明時，得隨時邀同該主管員到會說明。

第四條 火曜木曜土曜日十二時至二時為討論時期，其有不能中止者得延長之。

遇有特別事項得開臨時討論會。

第五條 委員到會在十人以上方能討論。

第六條 討論時應設主席一人，依法定各部次序按週輪任之。

第七條 應行討論事項，由主席先一日分送各委員。其有緊急事項得臨時提出。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一二二

中華民國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第八條 凡討論事項須將各員所陳述之意見呈報於國務院。

第九條 會議事項須繕冊存查。

第十條 本則未盡事宜得隨時增改。

第十一條 本則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二月一日第二六六號。

註二：同註一。

一一三



二月

一日 國父為政務討論會雜誌出版撰祝詞。

「政務討論會雜誌」即將出版，國父為撰祝詞，詞曰：

泱泱神州，藍華伊始，國之揭橥，憲綱是恃。範圍五族，昭示億禩，民智猶蒙，孰良孰否。歐陸前模，孟德精理，發揚光大，視此鴻製。祝政務討論會雜誌出版。係文」(註一)
按：本文未著日期，應為出國前所撰，暫列於本月一日。

袁大總統核准任命楊以德為天津警察廳長。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

「國務總理內務總長趙秉鈞呈稱：據直隸都督兼署民政長馮國璋呈請，任命楊以德為天津警察廳長，應照准。」(註二)

袁大總統令剿除東三省鬍匪，以保護行旅。

袁大總統本日頒布命令曰：袁大總統以東省哈爾濱等處每值冬令鬍匪肆虐，本日下午令各該省短期會剿，以安行旅。令曰：

「東省哈爾濱、呼蘭、綏化等處，每值冬令，時有鬍匪出沒擾害商旅情事，亟應切實剿辦，以保公安。應責成各該省都督，協力籌商，短期會剿，務期殄除匪患，毋得稍涉懈怠。所有往來行旅，並當妥為保護，仍將辦理情形，隨時電呈。」(註三)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一日

第一屆遠東運動會在菲律賓舉行，我國參加，總成績名列第二。

遠東運動會今起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參加者為中國、日本、菲律賓。至九日閉幕，成績：菲律賓第一，中國第二，日本第三。（註四）

按：第一屆遠東運動會原擬參加者為中國、日本、菲律賓、暹羅四國。會中擬設董事會，由每國派董事三人，綜理競藝事務。第一次運動會定於本年二月一日至十日在小呂宋舉行，第二次運動會擬於一九一四年在日本舉行，第三次運動會擬於一九一六等在中國舉行，以後每三年舉行一次，視情形決定地點。

我國為此特組織一全國體育運動大會，由華北、華中、華南三部選舉會董十五人，辦理此次派隊赴菲及籌劃全國今後體育發展事宜。會董分選顏惠慶為會正，何榮為副會正，唐介臣為書記，聶管臣為司庫。

此次赴菲之中國全國競藝隊，係由北部各學堂選十五人，揚子江流域由漢至滬選派十至十二人，粵省香港派出腳球隊一隊，及其他競技者二十人。隨隊者有專門體操監督一人，同行者並有北京清華學校監督唐介臣、廣東教育鍾榮光、上海凌潛夫、聶管臣及天津之朱神忠博士。（註五）

註一：「國父全集」，第四冊，頁一四一四。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二月二日第二六七號。

註三：同註二。

註四：吳文忠：「中國近百年體育史」，頁九三；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事」，頁四五。

註五：民國二年一月十四日「民立報」。

三日 袁大總統任命顏惠慶兼任駐丹麥公使。

上月二十九日袁大總統命令顏惠慶為駐德意志全權公使，本日又令其兼駐丹麥國全權公使。（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岑春煊繼黃興督辦漢粵川鐵路事宜。

黃興辭漢粵川鐵路督辦後，本日袁大總統發布命令，以岑春煊接任。令曰：

「交通部呈：漢粵川鐵路督辦一差請簡員接辦。任命岑春煊督辦漢粵川鐵路事宜。」（註二）
按：袁世凱總統先曾擬撥岑兵將二萬，似制民黨，旋又中止。岑大憤。（註三）

江西各界、各公團在南昌召開聯合大會，決議組織公民聯合會，通電反對北京政府種種不當之措施。

江西人民對於北京政府簡派前清汚吏汪瑞闈出長江西省民政、扣留軍械及派艦赴九江等事，極表不滿，羣情激憤，惟以適值臨時省議會已停，正式省議會未成立，人民公意無法伸張，乃於本日在南昌集合全省各界、各公團，並請李都督烈鈞暨各司長蒞臨，召開聯合大會，當經決議，凡屬江西省對內、對外大事，均以本會為總代表機關。除發電三通申明事實外，並表示：一、反對袁氏擅布官制。二、反對李督主張軍民分治，並不承認汪瑞闈為江西民政長。三、請陸軍部迅飭潯關發還槍械。四、請海軍部撤回軍艦。電文三通如左：

一、江西人民聯合會致各省通電：

「贛自不認汪瑞闈為民政長以來，一二懷私挾怨之不肖贛人，如郭同、李國珍、梅光遠等，在京滬間，布散謠言，構成疑竇，遂致外間騰喧沸之聲，內部兆恐慌之象。而陸軍部扣留江西軍械，海軍部派赴九江兵艦之事，亦因之前後發生。同人等竊為此懼，以為大則關於全省安危，小則關於本身利害。痛已切膚，勢難緘默。而又適值臨時省會已停，正式省會未立，機關不備，維繫無人。爰於本月三號，集合全省各界各公團，並請李都督暨各司長蒞臨；開聯合大會，當經議決，凡屬贛省大事，對內對外代表，暫以本會為總機關，除電請袁大總統將江西民政長汪瑞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三日

閻成命收回，並祈命陸海軍部擲還軍械，退去兵艦，暨電請參議院提書質問外，尤不能不環告同胞，一爲將伯，肅此事雖僅屬於江西，又不僅屬於江西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今日如此，他日可知矣。再前月八號，大總統乘參議院休會期中，擅以命令頒布省制及各種文武官制，顯係出於專制，實有背乎共和，吾民若不抵死力爭，則約法幾等弁髦，民國將成泡影，履霜堅冰，宜防其漸。伏冀共表同情，咸伸公論，以維政體，鞏而固民權幸甚。江西公民聯合會叩。」（註四）

一、江西公民聯合會致各省電：

「贛省自李督蒞任以來，裁兵治匪，秩序井然，中央不問地方意見如何，遽簡前汚吏汪瑞蘭來長民政，全省反對，出自公意。乃汪請假回京，肆口擇弄、架罪個人。中央復不調查實情，逕將贛省所買鎗械，全數扣留。查此項鎗械，實係前馬督任內所購，部案可稽。今中央聽信讒言，顯用武力干涉，視贛人如大敵，道路紛傳，羣情憤激。萬一因誤成仇，致釀巨禍，則一省糜爛，牽及全國，強鄰環同，乘機而起，豆剖瓜分，誰尸其咎？務請貴處，急電中央，速將九江鎗械發還，以符原案。全民政長問題，亦應請中央許贛省另推賢能，電請簡任，用示大公，而順輿情。敵會係由一省公團聯合組織志在維持大局，保全民序，對於中央毫無惡意。區區苦衷，並乞垂鑒，危機迫切，臨電傍徨，江西公民聯合會叩佳。」（註五）

三、江西公民聯合會致參議院電：

「（前半與通電同從略）。除電請袁大總統，將江西民政長成命收回，並分命陸海軍部擲還軍械，退去兵艦，應請貴院依臨時約法第十九條第九項，提出質問。再有請者，前月八號大總統乘貴院休會期中，擅以命令，頒布省制，及各種文武官制，顯係蔑視貴院，反畔共和。貴院若舍此不爭，則約法幾等弁髦，民國將成泡影，何以對諸先烈？何以對我人民，尤望尊重立法機關，維持共和國體，爲杜漸防微之計，出繩紱糾繆之言，民國幸甚。江西公民聯合會叩。」（註六）

江西都督李烈鈞通電說明民政長汪瑞闓去留經過，及湖口駐兵原因，反駁國務院電文。

上月二十九日，國務院奉袁大總統之命，通電全國，將中央與贛省發生齟齬之一切過失諉諸湖口巡水總監蔡銳霆及警察總監陳廷訓。贛督李烈鈞，本日通電力予駁正。聲明湖口駐軍原為冬防，而民政長汪瑞闓之去留，亦絕無從中播弄之事。其電文如下：

「大總統鑒電，開誠布公，莫名景佩。竊烈鈞自旋師黃漢，即以發展民意，擁護國權為心。以破壞出諸崇朝，建設難期，一力內務，設無統系，不足以謀治安。軍政不持中樞。不足以禦外侮，此所以有分治之請也。惟秉性頗直，不能隨俗雅化，附和唯諾，復何敢稍存成見？自涉嫌疑，高明在望，寧不鑒茲？然市虎明珠，難為兼聽。若湖口移兵，原為防冬之計，徵兵補額，事在兩月以前。贛軍雖薄，同隸旌麾，湖口雖偏，莫非守土責任所在，焉敢避嫌。至若水巡總監蔡銳霆警察總監陳廷訓，素明大義，向不以功震管帶。此次汪民政長到贛，輿論雖殊，然當病假引去之先，烈鈞再四挽留，並未通何消息。謀害蜚語，夫從何來？故鋒危詞，冀淆清聽，烈鈞可以式相好而重中央任命之威信，不能捫衆口而左右輿情。在籍弟昆，旅京伯仲，利害切己，尤所得人。且現今民政，迥異前清。一反民意，便違團體。一疏治緒，便墮邦基。政如逆水之舟，民如出震之蟄，是故深望分治，早日實行，以定政局。茲事與湖口駐兵，風馬不及防務關係，當另案咨部。設竟以訛言撤防，是大總統與副總統視烈鈞為重，而地方為輕，鈞又何敢故冒不韙？贛省臨時議會，停閉已久，正式議會，刻正召集，成立在邇當將鈞諭轉交商辦，期副殷殷，求治之厚望，披肝瀝膽，伏惟亨察。」（註七）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二月四日第二六九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岑春煊：「樂齋漫筆」，頁一〇，民國五十一年文星書店印行。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三日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四日

一二八

註四：民國二年二月十六日「民立報」。

註五：民國二年二月十七日「民立報」。

註六：同註五。

註七：民國二年二月十一日「民立報」。

四 日 國父致電袁大總統等，告以定於十一日前往日本訪問，請將政府當前對日對俄方針見告。

國父定於本月十一日起啓赴日，欲以個人名義增進兩國邦交，本日特致電袁大總統等告以赴日任務，並請將政府最近對日對俄方針見示。電曰：

「北京大總統、國務總理、各部總次長鈞鑒：新密。文定期本月十一日由滬起程往日本，此行欲以個人名義，聯絡兩國感情。按以彼國現狀，此事不難辦到；或更有良好結果，亦在意中，務望諸公一致贊成，並望將我政府最近之對日對俄方針，詳爲指示，幸甚。孫文、友。」（註一）

財政部公布幣制委員會辦事規則及議事細則。

財政部設立幣制委員會，討論改革幣制問題。本日以部令公布該會辦事規則十五條。條文如左：

第一章 職 務

第一條 凡關於改革幣制一切問題，本會須討論解決。

第二條 凡關於劃一幣制一切辦法，本會須擬具律令。

第三條 凡關於本國泉幣情感，本會須調查編輯。

第四條 凡關於各國幣制沿革，本會須調查譯述。

第五條 凡關於各種金屬產額，本會須調查統計。

第二章 組織

第六條 本會除章程草案規定之會員外，應設調查員若干人，擔任關於調查一切事宜。

第七條 本會設辦事員二人，管理文稿函件及編纂紀錄一切事宜。

第八條 本會雇速記生二人，專司速記。

第九條 本會雇錄事若干人，專司繕寫。

第三章 權限

第十條 本會出會專任專員中指定一人為主任，總理會中一切事務。

第十一條 本會專任員應公開商定分別擔任會中一切職務。

第十二條 本會調查員應分別各盡其職務。

第十三條 本會調查員若非本部部員兼差，應酌給薪水。

第四章 附則

第十四條 本規則有應行修政時，須呈明會專辦理。

第十五條 本規則自部會公布之日施行。（註二）

又：同日以部令第三十號公布「幣制委員會議事細則」十三條，從略。

農林部次長梁資奎辭職。（註三）

六國銀行團大借款原延期至本日簽押預備合同，又因人選爭執，未果。

大借款本定今日簽押，因法使康悌反對德人賴姆潑充任稽核總監察，聲言此職必以俄法人為之，故爾復生頓挫，六國銀行團頗有破裂之兆。（註四）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四日

一二九



福建民政長張元奇外出遇險，路人受災，榕城罷市。

福建民政長張元奇，本日因事外出，回城時路經萬歲橋，突有極猛烈之炸藥爆發，以相距尚遠，未致被害。惟該處爲往來要道，當時路人慘斃者甚衆，各店鋪異常恐慌，相率罷市。張即退避閩海關，改由水關外回署。經警廳懸賞緝凶，並安慰居民，地方秩序未亂。（註五）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二七三—二七四。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二月十二日第二七七號。

註三：劉壽林編：「辛亥以後十七年職官年表」，頁七四。

註四：「國民」，第一卷第二號，國內紀事。

註五：「東方雜誌」，九卷十號，中國大事紀，頁一。

五日 交通部令郵政司籌備辦理「郵便儲金」。

交通部本日以訓令第六十三號令該部參事及郵政司司長，設立「籌備郵便儲金委員會」，籌劃試辦「郵便儲金」。令曰：

「郵便儲金關係於國計民生，亟應從速試辦，惟茲事體大，應先籌劃精詳，方足以利推行而望遵守。茲將於部中設立籌備郵便儲金委員會，由參事、郵政司司長主持一切，並於部員中選擇曾習郵政及有經驗者充作會員，從長計畫，妥擬施行方法，呈候核閱，以備開辦時有所依據。」（註一）

內務部核准「北京白話晚報」立案。

內務部本日以指令第七十四號指令京師警察廳，准北京白話晚報立案。令曰：

「據呈王薩組織北京白話晚報，前因發行編輯人均係官吏，核與教令第十一號不符，曾飭更易去後。現已將倪杰改任經理，胡道純改任編輯，既據該廳查無不合，本部自應准予立案。仰即轉飭遵照可也。」（註二）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二月二十日第二八五號。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二月十二日第二七七號。

六日 舊曆新年，官員照常辦公，民間依舊俗過年。

今爲舊曆正月初一日，據各地報導，官員均照常辦公，民間則多照舊習舉行慶祝禮節。（註一）

吉林延吉兵變。

吉林駐延吉府第一路防軍，因陰曆度歲休假事，與統領官團長王文治齟齬。本日下午六時突然譁潰，團長被戕。該府急電省調軍防堵，當令二十三師派隊辦理。並派新委延去教練官鄂文興帶隊前往剿撫。（註二）

間島兵變。

駐筭間島局子街巡防營，前派往頭道溝等處巡防，因規律不嚴，由統領擇成績較次者調回八十餘名，嚴加訓練。該兵等遂異常憤激，突於本日譁變，戕殺該隊司令官，四出劫掠，並闖入延吉廳掠奪，次日由琿春派兵鎮壓，亂兵始四散逃竄。（註三）

註一：民國二年二月九日「民立報」。

註二：民國二年二月十六日「民立報」。

註三：「東方雜誌」，九卷十號，中國大事記，頁一。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六日

七日 國民、民生、共和、統一四黨組織憲法討論會，在北京江蘇會館召開成立大會。

憲法討論會由國民、民主、共和、統一四黨所組織，每黨各推出八人爲會員。本日在江蘇會館開成立大會。國民黨代表張耀曾、谷鍾秀、李肇甫、易宗夔諸人。共和黨項驤、汪榮寶、方樞諸人。民主黨孫洪伊。統一黨江紹杰、饒孟任諸人，均到。當推孫洪伊爲臨時主席，報告本會成立之情形。次由會員審訂章程。次照章公推汪榮寶、易宗夔二人爲幹事，掌理會務。次由國民黨提出二問題：一爲憲法上國家之形式，採單一制，抑採聯邦制；一爲憲法上政府之形式，採總統制，抑採國會制。次由共和、民主二黨提出二問題：一爲憲法上規定領上，採概括主義抑採列舉主義；一爲大總統選舉方法。次由統一黨提出一問題爲憲法以外國家之機關，並決定隔一星期照例於星期二開會。（註一）

附錄：憲法討論會章程（註二）

- 一、本會以討論憲法上各種問題預備國會之提案爲宗旨。
- 二、本會以共和、統一、國民、民主四黨中各推出八人之黨員組織之。
- 三、本會以每星期二爲常會期，但得開臨時會議。
- 四、第二條所列四黨皆有提出議題之權。
- 五、凡議題提出後，各會員應報告各本黨於下會期開會時陳述本黨之主張公開討論。
- 六、討論終結，應將各黨之主張及理由詳記於記事錄。
- 七、會議時應以會員一人爲主席，主持會場秩序主席由各黨之會員輪任之。
- 八、本會公推會員二人爲幹事掌理會務。
- 九、本會聘用書記員一人，庶務員一人分掌一切事件，由幹事指揮之。幹事得因必要情形臨時雇用人員。

十、本會經費由四黨平均負擔。

十一、本會以國會制定憲法之日解散。

十二、本章程經二黨以上之提議得公決修改。

註一：民國二年二月十一日「民立報」。

註二：同註一。

八日 袁大總統譔各國公使。

袁大總統本日午刻譔各國公使於總統府，應邀到會者爲：英國公使朱爾典，日本公使伊集院彥吉，美國公使嘉樂恆，比國公使賈爾牒，義國公使斯弗爾扎，德國公使哈毫森，奧國公使訥色恩，俄國公使庫朋斯齊，丹麥公使阿列裴，法國公使康德，墨國頭等參贊署理使事胡爾達，葡國頭等參贊代辦使事馬拉丁斯，日國（西班牙）參贊代辦使事嘎利德，和國（荷蘭）隨員代辦使事那赫勒。（註一）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二月十日第二七五號。

十日 國父致電袁大總統，請和平解決山西閻錫山與河東觀察使張士秀等之衝突事件。

山西都督閻錫山，上月因河東籌餉局長南桂馨被河東觀察使張士秀、旅長李鳴鳳拘禁，發生衝突，電呈中央派兵剿辦。袁大總統於上月十九日下令參謀部陸軍部派軍前往，令曰：

「前據山西都督閻錫山電呈：『河東籌餉局長南桂馨，被河東觀察使張士秀、旅長李鳴鳳拘禁拷打一案，當經電令將南桂馨提省訊辦。茲據該都督電稱派員守提，並四次電催，張士秀迄無隻字回復。李鳴鳳復敢派兵圖犯省垣，非用武力，難期解決，懇請派兵剿辦等語。晉省自改革以來，秩序漸復，惟河東一隅，佔收糧賦，終未解繳，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八、十日

擁護軍隊，不服編裁，已屬形同割據。南桂馨係閩錫山電明中央委任局員，竟敢擅行拘禁，橫加凌虐，第一旅旅長，已派孔繁爵接充，尤敢抗弗交替，現且有派兵赴省情事，似此橫蠻抵抗，逆跡昭彰，實屬罪無可逭。著參謀部陸軍部酌調軍隊，前赴河東，勒令交出南桂馨，並將張士秀、李鳴鳳嚴拿懲辦。兵到之日，河東軍隊，如果服從命令，應飭聽候編裁，倘敢抗拒，即著嚴行剿辦。並著河南陝西兩省都督，各於昆連隘要，一體扼防，以杜竄擾。」

(註一)

袁氏令出之後，各處紛紛電呈 國父，報告張李等並無反對閻督及違抗中央之事。 國父乃於本口致電袁大總統，請和平解決，以安地方，俾使眞象水落石出。電曰：

「北京袁總統鈞鑒：新密。山西閻都督與河東張觀察使及李旅長衝突事件，報紙喧傳，敵處亦屢接各處電報，皆稱張李並無反對閻督違抗中央之事。且張李已經免職，自請歸京聽候審判，一切眞象，當不難水落石出。聞晉中一部份不明之人肆行挑撥，若不從速和平了結，對於山西內部非唯不能調和，且恐轉生前途風波，其事雖小，而影響甚大。我公明允，尙望力予維持，和平解決，地方幸甚。係文、灰。」(註二)

袁大總統准陸軍總長段祺瑞呈請授蕭耀南、王承斌、吳思豫、夏超、吳金標、張敬堯、張景惠、楊文愷等百餘人為步兵上校；張宗昌、張作相、湯玉麟等為騎兵上校；吳佩孚、鄭士琦等為礮兵上校；溫應星等為工兵上校；蕭祖康等為輜重兵上校。(註三)

按：本會人數在百人以上，向例此等授權官令原不在本書記述範圍。惟因其中所列人名與民初十餘年來全國大局多有影響。如吳佩孚、張宗昌、張景惠、蕭耀南、王承斌、張敬堯等北洋軍閥，全在其中。故擇其最要數人錄存於上，以備作史料研究參考。

北京籌組「憲法起草委員會」。

據北京日報載稱：憲法起草委員會國務院已選定李家駒、汪榮寶、楊度三人，並將另舉二員：廣東都督今舉伍廷芳；山東都督舉籍忠寅、項驥；安徽都督舉嚴復；江蘇都督舉王寵惠云云。

籌備方面今並議定辦法六點：(一)該委員會草定憲法後，應交國會核議。(二)該委員會應在北京組織。(三)該委員會之組織，係參議員八人，國務院選派六人，各省都督各派兩人，各省議會各選一人。(四)任期以三個月為限，到京三分之一時即行開會。(五)經費由中央及省擔任。(六)詳細章程容後規定。(註四)

日本發生倒閣政潮，東京並發生暴動。

日本政友會議員擬提出對桂太郎內閣不信任案，發動羣衆示威，東京示威者並向「國民新聞社」擲石縱火，該社辦事人員開槍擊斃一人，乃演成暴動。

日皇於昨晚曾召見政友會長西園寺，囑阻止該黨議員，勿提不信任內閣案；西園寺因勸阻該黨議員不聽，今辭該會會長之職，舉山本以自代。(註五)

附錄：民主報東京通信：「日本政變與民國」。(註六)

東京通信云：日本西園寺內閣之更迭也，為中日兩國人士視線所注射。桂太郎之一舉手一投足；誠足以撼動全亞也。記者既悲日本國民之無強毅力，而又重歎我國民之主觀的自覺心。曷言之：使日本國民而富於強毅力也，則初不致有閥族之專橫何至以三十年來號稱立憲國，而又憤閥族之違憲。質之日本政客，當亦不以吾言為妄也。至我國輿論，則純乎客觀的觀念，胥視他人待我之態度，以定己之強弱。平素不能綢繆於未雨，一旦人稍進行，則周章狼狽，徒為怨天尤人之辭，譬之小兒遇虎涕泣號，而患不可避，適張其焰。本記者遇一問題發生，不惜為精密之研究，必求得事實之真象，酌以時賢之見聞，務得其要領，以告我兄弟父老。此次桂內閣問題，見吾國人之驚惶失措

也，亦嘗著爲論說，有所發明。然意有未盡，特走訪胡經武君，叩其見聞。胡君幸爲余拚言之，其所見透徹事情用以貢之吾國，或亦主持輿論者及政談家參考之一助乎。胡君之意曰：此次日本內閣之更迭，實胎於增師問題。因增師問題而起民黨與閥族之衝突。蓋日本襲封建之餘，承兩戰之後，武人擅權，文士屏息。且海陸軍均直轄於天皇，復爲藩族所蟠。據如所謂薩之海軍，長之陸軍，此人所共聞者。然閥族多才，如桂太郎寺內等，均有爲有守之政治家，故能操縱政黨，行其所是。如桂太郎之組織政黨，此其三次矣。無如時勢推遷，民論勃發，輿論政治之觀念印入人心，牢不可破。彼中領袖復能善導，故有此次之大政爭也。然其爭也，以憲法爲根據，非有私恨於彼，欲其循常軌以競政權而已。故于前內閣將倒未倒之時，彼中民論，均右西園寺而擊陸軍，欲戡其鋒也。桂內閣既成之後，復爲之酌量品隲，惟恐其閥員不能統一，有碍國務之進行。是其爭也以公，毫不逸出常軌之外。以視我國政黨者流，竟乎其遠矣！至於增師之觀測，則以我所聞，有兩方面之可言；其一則爲非難桂太郎者，板垣伯之言，最足代表此派。意謂桂乃武人出身，爲武人政治之權化，不惜蔑論以徇私，狡海軍擴張，而陸軍不得與之平衡，故懷恨於前內閣，必欲殲之而後快。蓋長派之得擅政權實以陸軍爲基礎使陸軍之勢殺于海軍，則相形見絀，一旦爲薩派所勝，則政權將隨之以移，故彼雖以國防爲言，而世論終以國防日之也。且朝鮮既爲半島，關東租借地亦在半島之列，孰有無強大之海軍之國，僅恃其陸軍，以迫我者，此朝鮮半島之防備，宜以海軍爲主體，彰彰明矣。乃仍必假手於陸軍不亦畫蛇添足乎？是桂太郎之增師，非國防也，直欲增設二師團，年得千萬金，以位置其私人，以參養其羽翼，藉爲長閥擅權，永久之謀，其心目中豈有國利在耶？此其一說也。其一則爲桂太郎辯護者，以爲俄國之移民政策，着着成功，西比利亞鐵道複線告成，運輸之力倍於昔日，數年以來移民之來沿海、黑龍諸省者，歲以數十萬計。邊備既實，運饋復便，一旦有事，百二十萬之雄師，朝發令夕，壓境矣。而日本僅十八師團盡帶續備。計之可用之兵不過六七十萬，以寡敵衆，勝敗之數可知矣。使於朝鮮增設二師團，則數年之後可增兵二十餘萬，共可七百萬，以之敵俄，庶不嫌單薄，然以勢言，仍未足以制勝也。是師團之增設，實爲國防上不可緩之圖，如國力充足，雖將所計畫之六師團，一時增設，亦不爲過。陸軍亦知以休息修養爲事也，故將六師團減爲兩師團，而世論必以私目之，亦太甚矣，此又一說也。綜此兩說，面面成理。我以外國人，不能下如何之斷案。至於與滿蒙有關係，又不待言。

我國人須有相當之自覺，豈可以其增師而懼，不增師而喜乎？蓋日本政家本分兩派，一主積極政策，其于軍備及各種事業力主擴張，國力雖貧，可仰給於外債，將來償還之資，不難謀之中國，桂太郎一派是也。一主消極政策，以休養民力為標榜。于陸軍則取維持現狀主義，海軍亦不為突飛的擴張，各種事業權緩急而為之伸縮，其對中國政策為積極之主張，仍非我輩所問。要之現為積極派握權，對於我國之方針雖不可預料，然審其國民之輿論，數月之內有問題發生，恐在所不免。正望我國民注意國民的外交，彼此掃除國際上之誤會，日本人亦素以東亞和平為職，志同種之義，輔車之形，相維相繫，或能消隱患於無形乎？而我國民則宜知所自覺矣。

註一：「東方雜誌」，九卷九號，中國大事記，頁四。

註二：「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二七四。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二月十一日第二七六號。

註四：民國二年二月十七日「民立報」。

註五：同註四。

註六：民國二年二月十七日「民立報」。

十一日 國父由上海起程赴日，以籌辦全國鐵路全權名義作友好訪問。

國父為實行鐵路建設計劃，有意覓取日本實業家之合作。澁澤榮一等並有籌組中日興業公司之擬議，乃決意赴日一行。是日下午二時，國父乘山城丸赴日本，隨行者有馬君武、戴天仇（傳賢）、袁華選、何天炯、宋耀如五人。十三日抵長崎，胡瑛及宮崎寅藏自東京起來迎接。尚有來自熊本、福岡等地志士，皆希國父親臨彼等之故鄉。（註一）

註一：「國父年譜」，上冊，頁四九四。

十二日 南北統一共和紀念日，北京舉行紀念會。

本日爲清帝退位，南北統一共和之紀念日，全國各官廳均停止辦公一天，用申慶祝。中樞在國務院內集合百官及外賓舉行紀念會，惟會中並無演說。北京各界則自本日起在先農壇舉行紀念大會三日。是日，袁大總統並設席宴請在京蒙古各親王。（註一）

袁大總統發布授勳令，授予吳景濂、湯化龍、梁士詒、胡惟德、姜桂題、段芝貴、王占元、曹錕、張勳、葉恭綽等三十一人嘉禾章及勳位。

本日爲南北統一共和週年紀念，袁大總統發布受勳命令十通，分別授予吳景濂、湯化龍等嘉禾章，及梁士詒、胡惟德、姜桂題、段芝貴等勳位。茲錄各令文如次：

- 一、吳景濂、湯化龍給予一等嘉禾章。
- 二、梁士詒、胡惟德授以勳二位。
- 三、姜桂題、段芝貴授以勳二位。
- 四、譚學衡、熙彥授以勳二位。
- 五、王占元、曹錕、陳光遠、李純、倪嗣沖授以勳三位。
- 六、蔡廷幹、劉承恩、靳雲鵬、趙倜、盧永祥、周符麟授以勳四位。
- 七、徐樹錚、吳光新、蔣廷梓、王金鏡、李厚基、何豐林、馬繼增、施從濱、張錫元授以勳五位。
- 八、程克授以勳五位。
- 九、張勳給予一等嘉禾章。此令。

十、葉恭綽加給予二等嘉禾章。(註二)

袁大總統加王賡上將銜。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加陸軍中將王賡上將銜。(註三)

袁大總統任命宋淵源為福建教育司長。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曰：

「任命宋淵源為福建教育司長。此令。」(註四)

註一：民國二年二月十四日「民立報」。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二月十二日第二七七號。

註三：同註二。

註四：同註二。

十三日 國父抵長崎，旋赴東京。旅次對來迎之日本友人「大阪每日新聞」記者，發表關於建設中國鐵路與改革中國幣制之談話，並述當年在日本因革命漂泊之往事。

國父一行，於本日晨抵長崎，旋乘火車至神戶，途次與來迎之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東亞部顧問澤村幸夫談話，述不願為大總統，願注全力於中國之鐵路建設，及對中國幣制改革之看法。在車近神戶時，並述當年為革命而漂泊此處之感想。此兩則談話經澤村幸夫發表，茲錄如次：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十三日

一三九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十四日

一四〇

(一)經營鐵路與幣制改革

即使余被推舉爲大總統，余亦辭退。較此尤爲重要者，余願傾注全力於現今正在開端之鐵路經營。全國之鐵路，當以先使幹線——粵漢鐵路開通後再擬及其他，爲應循之順序。中華民國第一應着手者，爲幣制之改革，對此余有極深之自信。中華民國現今之年度收入爲大約三億元，如加以整頓，能達到二十倍，乃極明顯之事。

(二)在由門司赴神戶車中之感想

我在二十年前曾住過此（按係指神戶）靠山地區，現今已不能記憶究在何處。有者謂有第二故鄉之說，而在當時對我說，已無第一故鄉之存在。所以東渡日本，實乃被逐遠離故鄉漂泊者之身，正所謂天涯之孤客。加之，日本之警官尾隨追蹤我至任何角落，使我不愉快。遇到利害的人則大發脾氣，斥我急速離去。（註一）

註一：「國父全集」，第二冊，頁八三一、八三二。

十四日 國父抵東京。

國父於本日晚八時三十分抵東京，留日學生三千人在新橋車站歡迎。日本國民黨領袖犬養毅、副島、寺尾亨博士，澁澤榮一、中野武營及東亞同文會幹事大原等人，均來迎接。國父寓帝國旅館。

國父訪日，受日人隆重之歡迎，亦受全世界之注意，茲舉西報評論一則，可見當時各方對於 國父中日修好主張之期望與重視。（註一）

附錄：

一、劉壽朋：留日各界歡迎孫中山先生文（註二）

中華民國二年二月十四日，前臨大總統孫文先生蒞於日本之首都，吾華僑各界恭迎新橋者數千人，東邦人士，亦咸奔走駭汗，輟軫相摩，以一觀先生顏色爲榮。當先生從容下車之頃，萬歲之聲，震撼數里，夾道而歡呼者，毋慮千萬輩，於戲盛矣。於是留東之國民黨支部，共和黨支部，廣東同鄉會諸同人，相聚而謀曰：孫先生道德炳日星

，功業蓋天地，夙抱三民主義，百折不撓，拯吾儕於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南京政府成立，先生爲國勤勞，數月之間，規模大具。迨清帝退位，國是低平，先生恬退爲懷，從事實業，以全國鐵道之興築爲己任，廣袤二十萬里，期成於二十年，先生之心力，殆無日不盡瘁於民生疾苦間也。今又以考察之必要，爲東國之旅行，東京固曩昔先生棲遲之所也，錦輝館內，麴町寓前，先生之面貌依然，祖國河山，一躍千丈，竟與法美齊驅矣。吾儕得脫專制之羈絆，而享自由幸福，伊誰之功，今先生蒞止，是不可以不歡迎。乃以三月一日開聯合大會於日本東京神田美土代町青年會，以歡迎先生。嘉賓畢至，少長咸集，謹代表三國之誠意，撫拾蕪詞，爲先生壽。其辭曰：

皇漢民族，一脈相延。災黃御宇，首開其先。唐虞禪受，民權重焉。降及桀紂，孽燄初然。暴秦無道，威福自專，愈演愈厲，民苦倒懸。元胡入境，神州陸沈，朱明崛起，禍亂相尋，闖獻肇變，三柱喪心。滿洲攘國，如水益深，殘刻相尚，蹂躪人權。外交窳敗，鄰國垂涎。瓜分蠶食，警電紛傳。懦夫泣血，壯士揮拳。乃有先生，英明睿智。遍歷五州，首倡大義，奔走呼號，爲國勛助。漢族重光，唯先生賜。共和布政，先生任職。秉燭傳餐，日不暇食。南北統一，大功告成。謙沖自抑，退不居多。心殷社會，注重民生。鐵道政策，慘淡經營。放棹三島，快觀行旌。轡帷戾止，士女歡迎。惟吾僚儕，得瞻風霽。倬論名言，昭垂當世。額手騰歡，尚呼萬歲，民國萬歲，先生萬歲。

一一、錫三譯：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日「字林西報」評論中日之修好（註三）

日人歡迎孫中山先生之熱誠，不免激動。世界人之注意，加以日本國內近正發生憲法問題上之衝突，尤爲世人所觸目。當中山先生之抵日本也，日人以專車載之。及其到東京，則迎迓之禮，幾等於君主。自是而後遂有開會歡迎者，晤謁者，銀行主也，工商省代表也，政界偉人也，莫不爭相結納。夫中山先生之得日人之歡迎，同人人之所謂必然者。蓋當先生之運動期內，日人之贊助先生者，頗不乏其人也。今先生已成名矣，而日人對於先生之民主思想，仍尊之如榜樣，一若與彼輩日夕所爭者，同出一轍。雖然此，尙未足以表先生此遊之惹人注意焉。

先生曾對人言，此游係非與政事有涉，但自認其個人有希望者。中日之修好是己此語也，誠較報紙上所載之種種談話尤爲彰明，如見其肺肝焉。外間謂先生此行，乃承袁總統之託，將以藉此運動承認及試探日人之意向，以便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十五日

一四二

訂結政治上商務上之同盟。噫！然耶？否耶？吾願世界人之注意先生此行者不可忽之也。

自中山先生與袁總統之交誼上觀之，中山既於共和宣布後，毅然讓位與袁氏，似乎今日必不為袁氏效命者。但中山先生非爭意氣輩之可比，先生固愛國偉人也。其心理、其思想、有驅策其扶助袁總統之志向。蓋其深知袁氏明白治理中國之方，非其仇敵也，故出聘日本。勿論關係何事，則除中山先生以外鮮有能達其目的矣。先生在外國名譽極優，而在日本則尤為顯著。雖然今日先生此行，吾人固不能謂具有携章約或條款舉俱之舉。但就政局上觀之，吾人不敢不信先生此行之關係中日交誼。中俄兩國之交誼日壞，而中國則更欲結好其東隣日本，夫人而知之矣。至於大借款事，日本雖不為他國擠出門外，然日本之加入，蓋大利於中國焉。日前日本太陽日報，北京訪員，在中國報紙上宣言，謂從其考查上察之，中國人自總統以下，至於庶民，莫不同主結盟日本是言也吾人毋須為之修飾矣。中日兩國前此之不能修好者，乏相知之道耳。中國疑日本之行動，固非無故。今者中國已革新矣，其執政者萬不能如前日之多疑慮。行政既有憲法之觀念，則修好之道，因是而生。然尤有進者，兩國之必修好也，更有他故焉。吾人欲考得之，須從日本一方面下手。當革命初起之際，日本擬強保滿清，幸英國不之許，今滿清去矣。日本之欲結好中國，有二故焉：

(一) 中國因財政不整，四分八裂，日本果與中國修好也，則可乘機大獲。

(二) 中國或能脫離黨爭，建設適合其人所需之政府因是而發達，則日本亦可有所獲。

總而言之中國之結好日本，必為日本利也。蓋中國富甲天下，採用不盡。有此之故，日本之貴族對於中山先生雖以社會黨視之，受反抗貴冑之人之崇拜，而亦不能不善遇之也。

註一：「國父年譜」，上册，頁四九五。

註二：「國民雜誌」，第一號，民國二年四月十五日東京發行。

註三：民國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民立報」。

十五日 國父在東京出席東亞同文會之歡迎會。

是日晚，東亞同文會在東京華族會館舉行歡迎會，歡迎 國父孫中山先生，與中國問題有關之日本朝野名士皆出席參加。副會長清浦奎吾朗讀歡迎詞曰：「邦交之道，莫善於國民間之相互輯睦，何況我中日兩國位於一衣帶水之比鄰，而自古以來即有特殊關係之友情！中山先生器識宏遠，學問淵博，早即倡導共和革命之大義，三十年如一日，歷經千辛萬苦，百折不撓，終能達成建立中華民國之大業。：「國父是日忙於接待來賓，並答訪友人。（註一）

清隆裕太后壽誕，袁大總統派秘書長梁士詒代表往賀。

清室隆裕皇太后本日壽誕，袁大總統派秘書長梁士詒代表中華民國元首前往道賀，梁秘書長乘輿詣清宮，由清宮內務府大臣世續出迎，導入，近支王公，清室執事侍之。太后坐殿上，梁士詒行三鞠躬禮，呈遞國書，稱：「大中華民國大總統謹致書大清隆裕太后陛下，願太后萬壽無疆！」太后答詞由世續代誦，禮成而退。（註二）

教育部「讀音統一會」開幕，選舉吳敬恆、王照為會議正副議長，創制注音字母。

教育部讀音統一會於本日開幕，聘請會員及各省代表到會者八十餘人，選舉吳敬恆、王照為正副議長。此次會期三個月，制定注音字母三十九個。（註三）

司法部制定公布「假釋管理規則」。

司法部本日以訓令第四十七號令各監獄，公布實施「假釋管理規則」二十一條。茲誌全文如次：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十五日

第一條 假釋者，須受居住地該管警察署之監督。

第二條 假釋者於釋放時，監獄須將到達於居住地之期限記載於假釋證書。

假釋者須按照前項所定期限，向該管監督警察署呈驗證書，請求鈐印。若行期涉及數日期，對於寄宿地之警察署亦同。

第三條 假釋者因天災疾病及其他事故不能依第二條規定時，即須將其事由向所在地之警察署聲明，呈請發給證明書。

前項之證明書須向監督警察署呈請鈐印。

第四條 監獄交付假釋證明書時，應將假釋之事由報告於左列各官署：

一 假釋者居住地該管之地方檢察廳。

一 假釋者原判決之檢察廳。

一 假釋者居住地監督警察署。

第五條 假釋者欲為三日以外十日以內之旅行時，須呈報其事由及旅行地、旅行日數於監督警察署。

第六條 假釋者將移居或十日以外之旅行時，須報告其事由、移居地或旅行地及其日數，呈請監督警察署許可。

得前項之許可時，監督警察署須交付旅券；但移居於監督警察署之區域內不在此限。有前項情形時，第二條、第三條之規定準用之。

第七條 許可移居時，監督警察署須報告其事由於第四條第一款第二條之官署、及新住居地該管之地方檢察廳及警察署。

有前項情形時，應附送該假釋者之關係書類於新監督警察署。

第八條 假釋者欲為國外之旅行時，須報告其事由及旅行地、旅行日數經由監督警察署及交付假釋證書之監獄，呈請司法總長認可。

監督警察署及監獄須調查事實附以意見。

得第一項之許可時，第四條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六條第二項、第三項之規定準用之。

第九條 旅行之假釋者歸於居住地時，即須投到於監督警察署繳還旅券。

第十條 假釋者關於職業及其他生計事項，須具意見呈報於監督警察署。

假釋者有保護人時，須署名於前項之呈報。

第十一條 假釋者須依第十條之規定，每月一次赴監督警察署陳述其最近狀況。

旅行之假釋者於同一地點為一月以上之居留時，須赴所在地警察署為前項之陳述，該警察署須通告節略於監督警察署。

第十二條 監督警察署對於假釋者須使之就正業、保善行，並得發相當之命令或訓示。

第十三條 監督警察署關於假釋者行狀之良否、職業生計之種類及動情、親族之關係等，每六月一次作調查報告於第四條第一款第二款之官署及交付證書之監獄。

第十四條 假釋者之監督得依交付假釋證書之監獄長官之意見委任於左列各項人員：

一 適當之親族故舊。

一 從事於出獄人保護事業者。

一 其他慈善團體之職員。

依前項受委任者，每月末日須按照第十三條規定，報告其事項於監督警察署。

第十五條 檢察廳及警察署認假釋者該當於刑法第六十七條時，須具意見申報司法總長。

前項之中報須經由居住地該管之地方檢察廳。

第十六條 司法總長取消假釋處分時，須通報於假釋者所在地或居住地之該管地方或初級之檢察廳，或交付假釋證書之監獄使執行之。

第十七條 有第十六條情形時檢察廳或監獄須報告於第四條所列各官署。

第十八條 取消假釋者非在監者時檢察廳發捕票。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十六日

一四六

第十九條 假釋者死亡時監督警察署須通報於第四條第一款、第二款各官署交付假釋證書之監獄，受前項報告之監獄須呈報其節略於司法總長。

第二十條 凡警察官吏因監督上必要事項須至假釋者居住所中時，不著制服。

第二十一條 本規則自公布日施行。（註四）

註一：「國父年譜」，上册，頁四九五。

註二：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册，頁一二八。

註三：「教育部編纂處月刊」，一卷三冊，記事，頁一。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二月十八日第二八二號。

十六日 國父祭拜日友近衛篤磨等人之墓。

國父乘日先赴谷中延命院祭近衛篤磨（一八六三—一九〇四）之墓，旋赴青山墓地和梁井墓地分別參拜神鞭知常及陸實之墓，對此等日人昔日之協助，表示謝意。（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吳俊陞、石佳華為旅長。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二通，任命吳俊陞為陸軍騎兵第二旅旅長；石佳華為陸軍步兵第三十七旅旅長。（註二）

英俄私訂西藏協約七條。

茲由外交界透秘密消息稱：英俄近訂西藏協約七條：（一）俄國在藏立有五處領事外不再增設。（二）俄國在藏除領事館衛兵外不再派兵。（三）西藏政治及鐵路礦權俄國不干預，亦不許自由投資。（四）俄國不再派

人至西藏傳布希臘教。(五)無英人介紹，俄國不受西藏派使及遊歷人。(六)俄國認尼泊爾、廓爾喀爲英國完全屬國，所有通商須得英國許可。(七)俄國廢止一九〇二年俄清條約。(註三)

贛事查辦使王芝祥離京赴贛。

自江西人民拒絕汪瑞闔出任民政長、陸軍部扣留贛省槍械、海軍部派艦進駐九江等事件以來，北京政府與江西方面裂痕益深，雖經黎副總統居中調停，並派其秘書梁柏年等赴南昌斡旋，迄未稍弭。袁大總統乃決心派員澈查，於是乃有王芝祥爲贛事查辦使之命。王芝祥動身前，陸軍總長段祺瑞曾派其侄段光榮前往江西調查詳情。覆電謂：反對汪瑞闔非李烈鈞本意，購械實爲地方練兵之用，江西並無反抗中央之意。(註四)段因於昨日授意王芝祥，到贛後，即呈請發還贛省槍械，以爲轉圜之地。(註五)王任查辦使後，袁大總統詢以處理贛事之法，王氏答以：「惟攜一誠字以往。」袁氏深以爲是。本日王查辦使離京南下。(註六)

註一：澤村幸夫：「送迎係文先生私記」。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二月十七日第二八一號。

註三：民國二年二月十六日「民立報」。

註四：民國二年二月十九日「民立報」。

註五：同註三。

註六：同註四。

十七日 王芝祥、楊曾蔚、孫毓筠、李書城、于右任、胡萬泰等南北軍政名人發起

「國事維持會」，宣言以維持立法與行政間、中央與地方間、政黨與政黨間之調和為宗旨。

王芝祥、楊曾蔚、孫毓筠、庾恩賜、李書城、孫榮、于右任、胡萬泰、耿觀文、黃瑞霖、程克、溫壽泉、陸建章、王人文、李經羲、林述慶、孫多森、章士釗、冷遯等南北軍政名人，頃因鑑於正式政府即將成立，而內憂外侮紛至沓來，為謀國內和諧團結，乃在京發起「國事維持會」，於本日開會，選定王芝祥、孫毓筠、王人文、林述慶、溫壽泉五人為理事，並發表宣言，揭示宗旨三點：（一）維持立法與行政之衝突。（二）維持中央與地方之衝突。（三）維持政黨與政黨之衝突。宣言全文如下：

欲建強固有力之國家，非先建強固有力之政府不可；欲建強固有力之政府，非國民與政府信任不可。滿清之季，政治萎靡，武漢豪俊，首奪義旗，全國響應，曾不半載，清社為墟。何則？人心所向，天命難回故也。民國肇建，五族共和，政體、國體、煥然俱放。臨時政府成立以來，雖俄英藏，邊患日亟，國際承認，悠渺無期。然果使內政先修，威信漸立，外交問題，尚可徐圖解。至若各處軍隊譁變，時致梟傑橫行，伏莽盈，閭閻憔悴，民不聊生，此則革命後不可免之階級，亦不足重為詬病。況正式國會及政府成立在即，凡百政治，方將實行興革，吾人處此，亦唯有忍目前須臾之苦痛，以冀享將來無涯之幸福。新造之共和國家欲其一躍而幾法美之郅治，此事實上萬不可能者也。

臨時政府成立，距今已及一年。自孫黃入都，南北感情漸臻融洽，二次三次革命之風說久已消滅無聞，就表面觀之，宜若太平不難徐致矣。然而頓月以來，庫藏主權之喪失，六國大借款之破裂，外交財政上之危險，為有目共見者，姑置不論。但就近日各省新發生之事實略為審察，知絕大之危機，已潛伏於蕭牆之內，有足令吾人怵目劇心者。如河東之於閻錫山，贛人之於汪瑞闔，閩人之於張元奇，黔人之於唐繼堯，川人之於胡景伊，而歡迎國會團又

適於斯時發生於上海，近且于皖贛粵桂及南洋各島組總支部矣。更觀川桂滇黔四督之通電，知謠言紛傳，且遠及於邊省。以上數事，皆全國分裂之兆端，若聽其滋生，不亟設法消弭，數月以內，必有絕大變動。禍患之來，有非吾人所忍言者。嗚呼！以正式國會及政府成立在即之日，而有此種種惡現象演出，此吾人所椎心泣血寢不安枕者也。

夫時局危急至如此，其具有維持匡救之能力，足以奠國家於磐石之安者，宜莫如政黨。而一觀吾國之內，其號稱富有勢力之諸大政黨，則大率以一黨權利為前提，而置國家大局於不顧。甲黨之所是，乙黨必以為非；乙黨之所非，甲黨必以為是，其於國家前途利害如何非所計也。其黨員之據要津者，雖明其行為非法，亦羣起而擁護之，反是雖舉動並無不合，亦多方攻訐，不留餘地，甚且包藏禍心，造為蜚語，挑撥惡感，使不安於其位而後快。近數月來，此類事實，發見於參議院及各省議會者，亦已書不勝書。政黨黨員為代表國之一部分，輿論之人，而乃顛倒是非，淆亂黑白。若此欲得政府國民之信用，冀其發生效力，庸有率乎？今禍機之發，即在目前，非挈國內公正明達熱誠愛國為中外所信仰之人，同心協力，組織一特別機關，發伸公論，維持大局，則民國分裂之禍，殆無可免。國事維持會之發起，誠須與不容緩矣。本會發起之宗旨，其大綱有三：第一、維持立法與行政之衝突。凡議會與行政有意見隔閡之處，當由本會設法疏通。第二、維持中央與地方之衝突。凡各省與中央有誤會抵觸之處，當由本會委曲解釋。第三、維持政黨與政黨之衝突。凡甲黨與乙黨有激生惡感之處，當由本會居間調和。以上三者，為本會最大之前提，應盡之責任，其屬於立法行政權限者，本會但可陳述意見，決不絲毫干預。入會之人不論隸何黨籍，但在會中發言持論，必須一秉至公，不得稍執黨見。會中訂有規約，亦常一律遵守，違則立即除名。總之本會之設，志在於維持國家，匡扶時局，以至誠惻恒之心，為排難解紛之舉。苟利於國，身家可棄，名譽可捐。所望政府與國民各方面，能從此化除意見，共矢忠誠，俾由強固有力之政府，以建設強固有力之國家，而吾人今日所預料之危險，胥歸消滅，勿使不幸而言中，此則本會同人所柱香以祀禱祀以求者也。

發起人王芝祥、楊曾蔚、孫毓筠、庾恩賜、李書成、孫策、于右任、胡萬泰、耿觀文、黃瑞霖、程克、溫壽泉、陸建章、王人文、李經羲、林述慶、孫多森、章士釗、冷遯。（註一）

附錄：

一、北京國事維持會通電（註二）

黎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長、國民、共和、統一、民主各黨支部、各報館鑒：竊維共和成立，歲星甫周，政體雖更，邦基未固。內有軍閥譁變之患；外有鄰窺伺之虞，庫、藏跳梁藩籬盡撤，國體承認，悠渺無期。而且統一以來，中央財政全倚外債，近日大借款又復破裂，庫帑耗竭，羅掘俱窮，即此一端，已足斷吾國臨時之局，危迫萬分。夫當風雨飄搖之日，正吾人臥薪嘗膽之時。自非喪心病狂，寧肯攘利爭權，自速滅亡之局？乃一觀吾國現狀，則南北新舊各主門戶，黨同伐異，冰炭不容。議會與政府有爭，政黨與政黨有爭，中央與地方有爭，地方與地方又有爭。內訌之勢，日烈一日。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受其禍者，乃在國家，言念前途，憂方未艾。且正式國會、正式政府，非全國四萬萬同胞所託命者耶？今成立之期不遠，而就各方而言論之實，詳為觀察，知已伏有絕大之危機，不亟先事設法消融，萬一將來衝突過烈，激成意外變故，彼外人者將藉口軍亂，以兵力攫我主權，瓜剖豆分，勢有必至，無論南北新舊各黨，皆不免為亡國之奴，此尤令人不寒而慄者也。毓筠、芝祥等，同為國民一分子，國家興亡，實與有職。近念生平至交，十年以來，因國事犧牲生命者，指不勝屈，民國成立，實受其賜。今以諸先烈頸血所造之山河，乃聽少數無意識之人任意斷送，九原有知，豈能瞑目？我輩即死有何面目見故人於地下乎？用是激發天良，奮袂興起，聯合中外熱心愛國眾望素孚之士，發起組織國事維持會。其宗旨在維持時局鞏固國家，以至誠大公之心，為排難解紛之舉。凡國會與政府、政黨與政黨、中央與地方、及地方與地方衝突之處，其影響足以危及國家者，本會甘受完全維持之責。至維持之方法及手段，則因時制宜，不能懸定。總之，不外藉公論及法律之勢，以制裁人，非專以調停遷就者所可同日而語。諸公或掌兵權，或司民政；政或任立法職務，或居言論機關，所抱政見，容有殊塗，而以維持國家統一為前提，則大都無不一致，於本會宗旨必深表同情。現本會業於本月十七日在北京設立本部，公選職員，分擔事務。各省支部，不日亦將推定職員，各任組織，期於聯合全國一致進行。惟望諸公鼎力提倡，共支危局，本會幸甚！民國幸甚！謹電聞。本會宣言書及簡章，已郵寄臺閱，倘蒙賜教，匪我不逮，

尤所企禱。國事維持會理事孫毓筠、王芝祥、林述慶、溫壽泉、楊曾蔚同叩。

二、異哉！國事維持會（註三）

近北京有志者，以時局有分崩離析之兆，而政黨無維持匡救之力，乃發起國事維持會以濟其窮。其第一次宣言書揭其宗旨有三：曰維持立法與行政之衝突；曰維持中央與地方之衝突；曰維持政黨與政黨之衝突。本至誠惻怛之心，爲排難解紛之舉，斯會蓋當今政府之一大和事老也。和事老例無責任可言，而其日昨通電則又曰：「本會甘受完全維持之責。」其所甘受者：不知爲何責？而所謂責者，不知又誰課之？出於其所維持不了之政府或政黨歟？抑將出於其不善維持之自身歟？或將出於非維持者，亦非被維持者之國民歟？而其通電又曰「維持之方法及手段則因時制宜，不能懸定。總之不外藉公論及法律之勢以制裁人，非專以調停遷就者所可同日語」其措辭之嚴厲，蓋遠過於其第一次宣言書。第一次宣言不過曰：「議會與行政有意見隔閡之處，則設法疏通。各省與中央有誤會抵觸之處，則委曲解釋。甲黨與乙黨有激生惡感之處，則居間調和」今則不曰疏通，不曰解釋、不曰調和、直曰制裁之矣！不特曰以言論制裁人，且曰以法律制裁人矣。然則國事維持會者，不僅爲介於政府政黨間之和事老，直儼然臨於政府政黨上之裁判官也。國家之法律必藉該會之力始收制裁之效乎？抑法律本有制裁之效而國家味於運用之力，唯該會能執行之乎？抑不受法律制裁者，國家無如之何，而該會別有最終之手段能強行之乎？是則該會中人，雖極公正、極明達、極熱心、極愛國、自信極爲中外所信仰，而謂有是能力人，蓋莫之能信。即該會度亦莫能自信也。使該會今後所持論果公正、果明達、足以代表國民而收指導政府、左右政黨之效，則其言論雖非國家之法律，比亦自具一種威力，吾人即謂政府與政黨感受其制裁，亦無不可。然據該會所提出之三大綱領，固始終以和事老自居，而欲望其持論之公正明達，恐亦卒不可得。曰「設法疏通」、曰「委曲解釋」、曰「居間調停」皆所以標示其敷衍主義之詞也。直言之，即其維持之方法手段，不外調停遷就四字而已，夫苟欲特置一機關，主張公論，亦惟有討論真正是非所在，逕行是非非已耳。總統而果違法也，不妨鳴鼓攻之，都督而果跋扈也，不妨揚榷討之，會黨而果謀亂也，不妨聲罪誅之。何所用其疏通？何所用其解？釋又何所用其調停？夫立法部與行政部之衝突，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衝突，此權力分配問題。今吾國方將入於正式第一立法期，公正明達之士，就此問題儘可明目張膽，是其所

非，發表其所自信者，以喚起輿論。苟將來政權分配得宜，則各機關之衝突，自莫而生。正勿勞諸公特設一機關，待其衝突，而後有以維持之也。若調停政黨相互問之衝突，則政客臨時所有事也。天下安見於政黨之間，別處一團，專門爲之排難解紛者哉。使此團體與政府或政黨衝突，吾不知排難解紛者，又爲誰？何其又將別設一維持會以維持之耶？古今排難解紛之其境；偶一爲之，或專門以是爲業者，亦無以是號召天下，呼朋引類，爲常續之團結者。今國事維持會方極力羅致人材，設立支部，推任職員，分任組織，是殆將以是爲恒業。將來政府政黨間有何衝突，該會如何維持，吾不得而知。若就目前言，河東之於閻錫山，贛人之於汪瑞閻，閩人之於張元奇，黔人之於唐繼堯，川人之於胡景伊，固該會所認爲全國分裂之兆端者。名爲某省人與某長官之衝突，實則政府與地方之衝突，亦即政黨與政黨之衝突也。該會現在所亟宜維持者，固莫此。若是則不特魯贛閩黔蜀人之所翹望，亦天下之人所樂觀其成者也。然而國家之威信掃地盡矣，諸公能達其志，能盡其職與否，固非記者所欲問也。該會之發起人，誠多知名之士。又十九皆政黨中人物。諸公苟能維持其己黨則不必有是會，諸公而不能維持己黨，請更勿言維持他黨，並請立即脫去己黨，明一己之責任，示天下以大公，然後發抒偉論，箴頑訂愚，或有萬一之效，各黨即頑梗如昔，知名之士潔身而去，彼輩失其魂靈，無所憑藉，其技亦至有限，其爲祟，當亦烈不至此，是則不待有是會，而國事受諸維持之賜者，不少矣。今觀諸公所宣言，歷布政黨之罪惡。其言至爲沈痛。以現隸黨籍者，而乃出此，是誠不愧爲公正明達之士。然諸公不能維持政黨之明證，亦即諸公脫離政黨之理由也。適不脫黨而立會，是殆所謂馬上尋馬，豫爲組織新黨地耳。其宣言固隱然有所主張，其所謂非調停遷就者可同日而語，亦殆確有所指，是則不若光明磊落，直抒胸臆，糾合同志，以求貫徹其所主張之爲得也。夫於政治上有命令權者，唯國民之聲而已。諸公苟能以國民之聲爲聲，則固不妨大聲疾呼，疾起直追，乃故迂曲其徑，閃灼其詞，將何爲者？若純以調整政府、政黨間衝突之故，而設爲是會，直一無政府之反證耳。不特不足以爲調停衝突之具，且將以是爲釀造衝突之媒，外爲人所笑，內爲人所疑，諸公又何取焉，熱真心愛國者其加之意也可。公諸天下，爲研究斯會之助焉。編者識。

清末廣西貴縣天平山銀礦礦主劉士驥被人購兇行刺一案，劉氏遺族劉鼎華在粵提起控訴，經審判廳移文通緝康、梁。

清末謀殺廣西貴縣天平山銀礦礦主劉士驥一案，經前清粵督張鳴岐判決通緝，因循未獲。茲民國成立，遺屬於廣東再行提出控告，經審判廳移文通緝主謀康有爲、梁啓超及兇手駱木保等。茲錄其呈詞如下：

「具呈劉鼎華年三十八歲，劉作楫年三十四歲，廣州龍門縣人，爲沉寃數載，哀懇昭雪事，緣民父兄劉士驥，於前清陰歷戊申夏，與廣西振華實業公司創辦人葉恩等，同住大洲招股，歸辦廣西貴縣天平山銀礦，招得股銀百有餘萬。突有所謂保皇黨康有爲、梁啓超等，逃亡海外，資用久絕，垂涎民父兄招股之多，欲出其攘奪手段，函電交馳，原證具任多方恐嚇，有弗休之勢。而民父兄窺破其奸，嚴電拒絕。因是梁等遂含恨入骨，民父兄亦即回華。於己酉年三月二十五日歸抵東省，寓水母灣永安里。突于四月初九晚，被康有爲等購兇駱木保等行刺，斃於寓所。經民疊次控於前清官吏，並赴京控。曾被前清官吏拿獲下手正兇駱木保一名。供開係康有爲、梁啓超命其徒徐勤遣何其武賄賂行刺不諱。惟前清官吏敷衍因循，不能昭雪，民亦積憤成疾，徒喚奈何。迨民國光復，共和成立，袁大總統大赦天下，獨不赦真正人命要犯。深幸此等眾證確鑿謀財害命之賊，不容於光天化日之下。故敢備詞，將康梁徐謀財害命鐵證書、本，並候呈原跡懇請昭雪。希爲軫念民父兄先爲國家與實業以謀富強，保護華僑股本，搆怨於賊人；以致被害，爲國家死，爲社會死之苦衷，分咨移解主謀購兇匪徒康有爲、梁啓超、徐勤，並下手正兇駱木保等，歸案懲辦，則不特民感激已也，民國實嘉賴焉。此呈。

左列賊匪姓名表

主謀人康有爲，南海人，住日本神戶須磨。梁啓超，新會人，住天津庸言報館。

同謀人徐勤，令何其武賄賂人，在逃美洲。三水人陳宜侃，監督兇徒，在逃。梁文卿與徐勤運動行刺人，新會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十八日

一五四

人，在逃。何其武親購兇手，夥同行刺人，歸善人，在逃。陸逸君引兇手入門人，在逃。駱木保下手正兇，博羅人，在逃。何曉幫兇，在逃。張聘幫兇，歸善人年約三十餘歲，在逃。胡林，幫兇，新安人，年約二餘歲，在逃。黃球，幫兇新安人，年約二十餘歲，在逃。鍾發，幫兇，新安人，年約三十餘歲，在逃。譚滔，幫兇，歸善人，年約三十餘歲，在逃。」（註四）

註一：民國二年二月十七日、十九日「民立報」。本宣言無發表日期，民立報於此日以新聞刊出，故暫列於此日。

註二：民國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民立報」。

註三：民國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民立報」。

註四：民國二年二月十七日「民立報」。本新聞未註控訴與移文日期，以報紙發表日期為準。

十八日 國父致電國內同志，告抵日後備受各界歡迎。日本軍人政治家桂太郎贊許國父「大亞細亞主義」之主張，發起組織「中日同盟會」。

國父孫中山先生本日致電上海同志，告到東後，備受各界歡迎。現由桂太郎發起中日同盟會，約兩星期內開成立大會。桂太郎為日本之軍人政治家，卓識遠見，通權達變。甫於去年十二月組閣，以首相兼任外務大臣。派員謁先生，表示欽仰。故先生樂與相晤。密談兩次，披瀝相見，互存期望，先生引為政策上之同志。先生為民國開國之革命領袖，桂太郎乃日本軍國主義之領袖，兩人所以能傾談無間，蓋同基於東方民族復興為根據之世界政策。桂曾語先生曰：「予始聞先生勸告日本與中國提携之策略，不期正為我志。予在日本，鮮有同志能了解予之政策，今幸聞先生之說，真大喜欲狂。中國有一孫先生，今後可以無憂矣！今惟我兩人互相信託以達此目的，以解決印度問題。印度問題一解決，則全世界有色人種皆得甦生，日本得此功績，絕不愁此後無移民貿易地，決不作侵略拙策。」桂父云：「現在中國之

境遇如此，國力又不堪用，先生之羽翼又未成。以予所見，袁終非民國忠實政治家，終爲民國之敵，爲先生之敵，然今日與之爭，殊無益而有損。如先生所言，以全力造成中國鐵道幹線，此實最要之企圖。先生便可再起執政權，予必以全力助先生。」先生並語桂太郎曰：「就大亞細亞主義之精神言，實以真正平等友善爲原則。日俄戰前，中國同情於日本；日俄戰後，中國反不表同情。其原因：在日本乘戰勝之勢，舉朝鮮而有之。朝鮮果何補於日本，然由日本之佔有朝鮮，影響於今後之一切者，不可以估量。此種措施，爲明智者所不肯爲。」桂太郎聞言悚然，語先生曰：「余此次受命組閣，僅三閱月。使余能主政一年，必力反所爲，有以報命！」時桂太郎正組織新黨，並臨政潮。桂太郎辭職，竟於是年十月病故。此次談話，在政治道德上，先生始終嚴守秘密；後桂太郎死，先生始與親信同志言之，並太息曰：「日本今後更無足與共天下事之政治家矣！東方大局之轉變，更無可望於日本者矣！」（註一）

附錄：戴傳賢「日本論」第十八節桂太郎（註二）

我們立腳在理論和歷史兩個重要的問題上面的人，我們一切的批評，只有事事根據事實，事事根據理論，我們不曉得有恩怨，不曉得有私交，不曉得有客氣。我在日本有不少的至友，不少的先輩，或者可以說，我之社會生活，在日本還多過在中國罷。但是我們到得立腳在評論國事的時候，我們不能管那些，我們只有說明事實，闡發主義。

田中大將也要算是一個很熟的朋友了，他的幕僚部下當中，更有不少的至交。我在未批評他們之先，我想附帶一句話，就是希望他們看見了這一篇文字之後，要深刻地反省，要曉得我的敘述和批評，是顧不得世俗之所謂客氣的。

民國二年的春天，總理中山先生特地訪問日本，那時我隨從總理作秘書。在日本六十天的當中，一切演講、宴會、訪問、交涉，事事參與。那時一切經過，我至今還是很詳細記憶着。因爲那一回每事都是我作翻譯，每一件事都有，聽兩次說兩次的機會。以後關於日本的交涉，總理常常命我去辦，卻是每一件事只有聽一回的機會，記憶反

而減少了。

那一年在東京四十天的當中，最值得我們記憶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中山先生和桂太郎公爵的會見。桂太郎這一個人，大家都曉得，他是日本軍人政治家當中，最有能力而當權最久的一個人。日本自有內閣制度以來，沒有他做總理那樣久的。伊藤博文組閣三次，總共不過六年十個月，他也組閣三次，卻有了七年十個月之久。他第一次組閣，是明治三十四年六月到三十八年十二月。在這幾年當權的當中，他所幹的兩件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日英同盟和日俄戰爭。從外交史上看，我家都曉得英國是標榜「榮譽的孤立」的，在百年以來，英國沒有和任何國家，締造過同盟。這一次把百年政策之一的「榮譽孤立」拋棄了，和日本聯盟，這自然是他認為有民族興衰國家存亡的大關係，才肯出此的。至於日本，以一個東方新興的國家，才從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下面，解放了不過十年，便和世界第一個強大的帝國結成攻守同盟，造成他戰敗世界第一大陸國家的歷史，這真是日本民族最大的奮鬥成功。不特此也，這一件大事，可以說把全世界都整個推動了。由日本戰勝的結果，打破了東方民族不能戰勝西方民族的催眠術，全東方的民族，都活潑潑地動作起來，世界民族革命的新潮，從此開始。因為俄國戰敗的結果，才造英法協商和三國協商，繼續五年死亡二千萬的世界大戰，以及俄德奧土四大帝國的倒塌，都由此而起。無論是非如何，桂太郎這第一次登臺四年零七個月當中的成績，的確要算是世界史上空前的偉觀了。

桂太郎的事績，世間所知者大都如此。而不曉得他在日俄戰爭之後的計劃，更屬可驚。他的高識遠見和通權達變，的確不是日本現在一切政治當局所能望其肩背的。在中國排滿革命成功之後，他特意派人對中山先生表示親近的意思。及中山先生到了日本之後，那時他正是第三次組閣的時候，他故意約中山先生密談兩次。這兩次密談的當中，他和中山先生都可算是盡傾肺腑的了。而自此以後，桂太郎之佩服中山先生和中山先生之佩服桂太郎，可到了極點。兩人之互相期望，也到了極度。桂太郎死後，中山先生嘆氣說：「日本現在更沒有一個足與共天下事的政治家，東方大局的轉移，更無可望於現在的日本了。」當桂太郎臨死的時候，他對在旁視疾的最親信的人說：「我不能倒袁扶孫，成就東方民族獨立的大計，是我平生的遺恨。」由這個人的感情上，大家總可以了解，桂太郎的心胸和氣魄了。何以一個帝國的大軍閥領袖，一個民國開國的革命領袖，一個軍國主義的權化，一個三民主義的宗師，

會如此互相諒解呢？他們兩人的互諒和互信，不是在學術思想上，不是在國家思想上，而是在以方東民族復興為根據的世界政略上，桂太郎和中山先生密談，前後約計十五六小時，桂太郎談話的要點，我可以記出來：

「在清政府的時代，東方的危險，固然到了極點，同時失望也到了極點。那樣腐敗的朝廷和政府，那裏還可以有存立發展的希望。而西方的勢力尤其是軍國主義大陸國的俄國，以最強的武力從北方壓迫下來，海上霸王的英國，以最大的經濟力從南方壓迫上來。這個時候的日本，除了努力圖自存而外，更無他道。而自存的方法，斷不能同時抗拒英俄。幸而英俄兩國，在亞洲的地位，立在極端衝突的地位，使我得以利用英俄的衝突，和英國聯盟，居然僥倖把俄國打敗了。」

俄國這一個敵人，不是東方最大的敵人，而是最急的敵人。打敗了俄國，急是救了，以後的東方，便會變成英國的獨霸。英國的海軍力，絕非日本之所能敵，而英國的經濟力，絕非日本之所能望其肩背。我在日俄未戰之先，極力想法造成日英同盟。現在日俄戰爭的結果既已分明，而日英同盟的效用，完全終了。此後日本絕不能聯英，而英國更不用聯日。在太平洋上，英日兩國，完全立於敵對地位。此後日本唯一之生路，東方民族唯一之生路，惟有極力遮斷英俄的聯結，而且盡力聯德，以日德同盟繼口英同盟之後，以對英作戰，繼對俄作戰之後，必須打倒英國的霸權，而後東方乃得安枕，而後日本乃有生命。此生命問題，非獨日本，從韃靼海峽到太平洋，全部東方民族的運命，皆以此計劃的成敗而決。現今世界只有三個問題，土耳其、印度、中國是也。此三國皆在英國武力與經濟力壓迫之下。然而只須解除其武力的壓迫，則經濟力之壓迫，完全不成問題。蓋此三國皆真可以成最富的生產國之要素，此三國皆不能為日本助。中國有可以為日本助之道，而此數十年來，內政既不修明，利權復任意放棄，且持其遠交近攻之策以臨日本。中日之戰，中國如強，則絕不會有日俄之戰。中國若強，則應為中日俄之戰，或中俄之戰，而不至以此犧牲，歸之日本，我可斷言。此兩戰者，日本不過以人民死生拼國家存亡，豈足以言侵略。若中國不強，而甘受歐洲的侵略，且將陷日本於危亡，是可恨耳。

我有鑒於此，故前年有俄都之行。余之赴俄，世間謂余將作日俄同盟。余誠欲修好於俄，然同盟何能成，成又何用。我所計劃者乃是日德同盟。我因既不能以此事假手於人又不敢往德國，惹人注意，故與德政府約在俄都討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十八日

一五八

論政策。乃剛到俄都，先帝病篤，連以急電催回，事遂一停至今，真是一個絕大恨事。但我一握日政權，終必做成此舉。此爲余之最大秘密，亦爲日本之最大秘密。倘此事有半點漏洩，日本將立於最不利的境地。在日德同盟未成之時而英國以全力來對付，日本實不能當。我剛才聽見先生所論所警告日本之策略，不期正爲我志。我在日本國內，從不曾得到一個同志，了解我的政策。今日得聞先生之說，真是大喜欲狂。中國有一孫先生，今後可以無憂。今後惟望我兩人互相信托以達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奧的同盟，以解印度問題。印度問題一解決，則全世界有色人種皆得蘇生。日本得成此功績，決不愁此後無移民貿易地，決不作侵略中國的拙策。對大陸得絕對的保障而以全力發展於美澳，才是日本民族生存發展的正路。大陸的發展，是中國的責任。中日兩國聯好，可保東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奧聯好，可保世界的和平，此惟在吾兩人今後的努力如何耳。現在中國的境遇如此，國力又不堪用，先生的羽翼又未成。剛才所云助袁執政云云，以我所見，袁終非民國忠實的政治家，終爲民國之敵，爲先生之敵，然今日與之爭殊無益而有損。如先生所言，日前以全力遂成中國鐵道幹線，此實最要的企圖。鐵道幹線成，先生便可再起執政權，我必定以全力助先生。現今世界中，足以抗英帝國而倒之者，只有我與先生與德皇三人而已。」

這一件事，在政治道德上，中山先生和我始終守着秘密。直到桂太郎死，歐戰發生，日本對德宣戰，先生才對親信的同志談過。我們把桂太郎的話看看，再把歐戰前後的事情想一想，假若桂太郎不死，東方的局面，可說絕對不是今天這樣的。現在日本這一般政治當局，無論是政府的大臣，是政黨的領袖，都是個些隨波逐流，沒氣力沒志氣沒計劃的普通的政客，一天到晚，只把如何取得政權如何保持政權作成唯一的目的。日本民族的將來，東方的將來，世界的將來，他們絕沒作過打算。政治人才拂底的日本，前途的確是可危極了。至於中國今天在政治上的人們，或是永不讀書，或是讀一句書，喊一句口號。政治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業，又豈是這樣所能成的，真可嘆呵！

註一：「國父年譜」，上冊，頁四九五—四九六。

註二：「革命先烈先進詩文選集」，頁三六五—三六八。

十九日 宋教仁出席國民黨上海交通部歡迎大會，即席作政見演說，提出政黨內閣與省長民選之主張。

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於旅遊湘、漢、潯、皖宣傳政見後，日前抵滬，該黨上海交通部於本日下午一時假座愛爾進洛紗業公所舉行歡迎大會，由居正主持致歡迎詞，宋即席發表演說，提出「政黨內閣」與「省長民選」之主張。其詞曰：

「(上略)今兄弟擬提山兩大問題與諸君磋商，而亦吾黨今日所亟當研究者，願為諸君言之。今中華民國二年矣，中華民國成立，雖屆二年，而一切政務多使國民抱種種之失望。而此國民種種之失望，吾國民黨要不能不負其責。蓋當同盟會政府時代，事在草創之始。及統一政府成，而吾黨又不免放棄監督之天職也。故吾黨自今以後，宜將國民所以失望之點，為之補救，而使國民得一一慰其初願，此吾黨所應懷抱之大決心也。夫國家有政治之主體，有政治之作用，國民為國家政治之主體，當有運用政治之作用，此共和之真諦也。故國民既為國家之主體，則即宜整理政治上之作用，天賦人權無可避也。今革命雖告成功；然亦可祇指種族主義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達到也。推翻專制政體，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設共和政體。今究其實，則共和政體，未嘗真正建設也。故今而欲察吾國今日為何種政體，未能遽斷。或問吾國今日是共和政體否？亦難於猝答也。此由於根基未回，而生此象。今臨時政府期限將滿，約法效力亦將變更，至於正式政府成立以後，如能得建設完全共和政體，則吾人目的始可云達到一部分也。政府分三部：司法可不必言。行政則為國務院，及各省官廳；立法則為國會。而國會初開第一件事，則為憲法，憲法者共和政體之保障也。中國真為共和政體與否，當視將來之憲法而定。使制定憲法時，為外力所干涉，或為居心叵測者，將他說變更共和精義，以造成不良憲法，則共和政體不能成立。使得良憲法矣，然其初亦不過一紙條文。而要在施行之效力。使亦受外力牽制於憲法，施行上生種種障礙，則共和政體亦不能成立，此吾黨所最宜注意，而不能放棄其責任者也。討論憲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應如何分配，中央與地方之關係

及權限應如何規定，是皆當依法理、據事實、以極細密心思研究者，若關於總統及國務院制度；有主張總統制者，有主張內閣制者。而吾人則主張內閣制，以期造成議院政治者也。蓋內閣不善可隨時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變易之，如必欲變易之，必致搖動國本，此吾人所以不取總統制，而取內閣制也。欲取內閣制則舍建立政黨內閣，無他途，故吾人第一主張，即在內閣制也。又若省制問題紛擾多時，有主張道制者；有主張省制者。姑不具論，又一派主張省長歸中央簡任者，而予則絕對不贊成。蓋吾國今日爲共和國，共和國必須使民意由各方面發現。現中央總統國會俱由國民選出，而中央以下，一省行政長官亦當由國民選舉，始能完全發現民意，故吾人第二主張即在省長民選也。今又有倡集權說者，有倡分權說者，然於理論，則不成問題，今姑從實際着想，準中國情形立論，有若干權應屬諸中央者；有若干權應歸之地方者，如是故吾人主張高級地方自治團體，當畀以自治權力，使地方自治發達，而爲政治之中心。夫自治權力，本應完全授之下級地方自治團體。而在中國習慣，則下級地方自治團體，如縣鄉、鎮之屬，與國家政治關係甚淺，故順中國向來之習慣，而畀高級地方團體以自治權，與國情甚吻合，而政治亦得藉以完全發達也。故分權與集權之說，不可僅從學理上之研究。如立法權自應屬之中央，而地方亦當有列舉之立法權。如此則既非聯邦制，又非完全集權制矣。如行政權之軍政、外交二者，純爲對外關係，當然集於中央。司法宜有劃一制度。交通、財政其權，均中央所有爲多。而餘則可分諸地方者也。此皆關於政體之組織也。

至於政治組織言之，可爲太息痛恨。政治組織，大別之爲內政、外交。以言外交；則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可謂無一外交。有之，則爲庫倫問題。而庫倫問題，懸擱已久，民國存亡，胥在於此。然至今尚未得一正當解決。吾國民於此，當知此問題之重大，亟宜覺醒。蓋政府於此問題，無心過問，即當然屬於國民之責任。也憶兄弟七八月間，在北京時，庫倫尚未發生。即時以桂太郎游俄之目的與滿蒙之危機說諸政府。亟爲事前之籌備。而總統等狃於目前之安，置之不問。及至俄庫私約發生，而政府亦無一定辦法。吾人試思俄庫條約與日韓條約有異乎？無異乎？韓既見併於日矣！而庫倫豈不將見併於俄耶？夫使庫倫淪亡，而得以專心整理內治，猶可說也。無如庫倫既失，而內政之不治如故也，此大可以破政府之迷夢也。夫曩者列強對於中國問題，倡保全領土，機會均等之說。如無論究出於誠意與否，而此所謂保全領土、機會均等之說，實足以維持中國之現狀。故中國自十年以來，外交界即少絕大之

危險，職是故也。故今日中國所應出之外交政策，當使列強對於中國此等關係，維持不變，而維持之道，又非出以外交手腕不爲功。政府不特無此外交之手腕，並不知維持此種外交之關係。故中華民國之外交，直毫無進步也。夫列強之保全中國領土及機會均等之主義，見之於日俄協約、英俄協商、俄法協商、互相遵守，不敢違畔。殆時局變遷，此主義已漸漸動搖，不過尙無機可乘，得公然違反其所持之主義。今以政府之無能局面，愈變適以授外人莫大之機會。故俄人首與我庫倫締結協約，破壞保全中國領土，機會均等之主義，顯然與日俄協約、英法俄協商等之旨相違背。而日、英、法諸國對於俄之行動，毫未加以抗議，試一尋外界之蛛絲馬跡，即可知英、法、日已默認俄之行動，而於此一測將來之結果，則列強保全中國領土及機會均等之主義，將歸完全打消。而已見之於事實者，則爲英之於西藏。其若他國於其勢力範圍之內效英、俄之行動，結果至爲可危。故欲解決藏事，當先解決蒙事。蒙事一日不解決，即藏事亦一口不解決也。而政府於此，乃先將藏事解決，而後始解決蒙事，可謂夢囈矣。故預測政府外交之結束，尤不可知。而其過則在政府毫無外交政策，致成此不可收拾之象也。然國民于此尙不知，所以監督政府，亦自放棄其責任耳。此關於外交問題也。以言內政萬端，而其要莫如財政。吾人試一審思吾國今日財政之狀況。可謂送掉吾中華民國者。夫財政問題，本極困難。吾國各省財政，勉強可以支持。惟中央自各省放革之後，府庫如洗，支持匪易，而政府對於整理財政之政策，亦惟借債一端。夫借債未嘗不可，但亦當視條件如何。當唐少川先生當國時，與六國團商借六千萬磅，亦並無苛刻條件之要求。及至京津兵變而後，六國團以吾現狀尙未穩固，乃有要求之條件，唐未承認遂中止。及至熊希齡任財政總長，一意曲從六國團，將承認其要求之條件，當時閣員多不同意，唐內閣遂倒。今政府以借六千萬磅太多，改爲一千五百萬磅，然政府亦並無若何計畫，不過只籌至臨時期限而止，是後財政當如何整理，非所問也。而且大借款條件之苛，爲尙所未見，惟埃及始有之耳。然埃及之結果，則以監督財政亡其國者也。且鹽稅爲國家收入大宗，今以之爲大借款之抵押，使將來正式政府而欲借款即無有如鹽稅之抵押品者，是正式政府成立以後，雖欲借款，而不可得也。如不借款，則一千五萬磅已爲臨時政府用罄，其將何以支持？是今日之政府對於財政問題，眼光異常短促，蓋毫末爲將來留餘步作打算也。至若民生困窮，實業不興，政府亦無策以補救之，此關於內政問題也。如上所述，只得其大概，欲詳言之，雖數日而不能盡。一言以蔽之；則皆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十九日

一六二

不良政府之所致耳。然今尚非絕望之時，及早延聘醫生，猶可救藥。兄弟所言，未免陷於悲觀，而吾人進行，仍當抱一樂觀。蓋延聘醫生之責任，則在吾國民黨也。而其道，即在將來建設一良好政府，與施行良好政策是已。而欲建設良好政府，則舍政黨內閣莫屬，此吾人進行之第一步也。」（註一）

國民黨本部公布上海交通部規約。

國民黨上海交通部規約，經該黨評議部修改完備，於本日予以公布。全文如次：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交通部遵本黨黨綱，受本部理事長委任以部長、幹事、及評議員，組織之名爲國民黨上海交通部。

第二條 本交通部與本部各支部相聯絡，依黨綱一致進行，以聲氣通靈，共謀黨務進步爲宗旨，並得遵照本黨規約收致黨員。

第二章 執行機關及其職權

第三條 本交通部設部長一員，代表本交通部全體辦理應有交通事件，及本部委任事件支部分部請託公益事件。

第四條 本交通部設副部長二員，襄助部長共辦黨務，部長有事不能任職時，得代理部長之職權並負其責任。

第五條 本交通部設五處幹事如左：

（一）總務處，掌理本交通部機要及不專屬於他處事件。設主任幹事一員，分科幹事五員，並得由職員會推舉名譽幹事若干員，其分科幹事如左：

（甲）機要科設幹事一員；

（乙）文牘科設幹事二員；

（丙）庶務科設幹事二員；

（二）交際處，掌理黨內外一切交際事件，設分科幹事四員，並得由職員會推舉名譽幹事若干員，其分科幹事如左：

(甲) 聯絡科設幹事二員；

(乙) 調查科設幹事二員；

(三) 政事處，掌理關於政治活動及黨綱進行事件，設主任幹事一員，分科幹事如左：

(甲) 考查科設幹事一員；

(乙) 研究科設幹事一員；

(四) 文事處，掌理關於出版編輯事件設主任幹事一員，分科幹事如左：

(甲) 編纂科設幹事二員；

(乙) 出版科設幹事二員；

(五) 會計處，掌理本交通部經費收入支出事件，設主任幹事一員，分科幹事如左：

(甲) 收入科設幹事一員；

(乙) 支出科設幹事一員；

以上五處得因事之煩簡酌設書記員。

第三章 評議機關及其職權

第六條

本交通部設評議會，以評議員四十人組織之，就中互選議長一人，副議長一人。議長有事時，副議長代理其職務。評議之事件如左：

(一) 本交通部之單行規則及制定或變更事件由部長交議，議員提議者。

(二) 部長交議事件。(本交通部各支部各重要事件)

(三) 本交通部預算決算事件。

(四) 本會議員提議得三人以上之連署者。

(五) 黨員十人以上建議由議員介紹者。

第七條 評議部議事規則由評議會呈之。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十九日

一六三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十九日

一六四

第四章 審計機關及其職權

第八條 本交通部審計處幹事二員，按照評議部議決之預算案，審查出入經費議員。

第五章 議員任期。

第九條 交通部議員任期，依本部職員之任期爲任期。

第六章 經費

第十條 本交通部應用經費先製備預算案請本部發給。

第十一條 本交通部經收經費如左：

(一) (入黨金) 及 (常年捐) 悉照本部規約辦理匯交本部。(特別權) 遇有臨時事件需要經費本交通部得募集特別捐多少均聽黨員自酌，不捐者亦聽黨員自便。

第七章 會 期

第十二條 常年大會，每年三月二十九日舉行。

第十三條 臨時大會，遇有重大事件由部長召集。

第十四條 職員會，每兩星期舉行一次。

第十五條 評議會，每月一日舉行，如有緊要事件得臨時開會。

第八章 附 則

第十六條 本規約自議決之日施行如有未盡事實得由評議部提議修改之。

第十七條 交通部辦事細則由交通部自定之但以不抵觸交通部規約爲限。(註二)

袁大總統公布「民國元年六釐公債條例」。

袁大總統本日命令公布「民國元年六釐公債條例」。此項公債定額二萬萬元，其用途爲撥充中國銀行資本及作整理借款，整理各省舊發紙幣之用。令曰：

「參議院議決民國元年六釐公債條例，本大總統按照約法第三十條公布之。」（註三）
同時，附以法律第一號命令公布該項條例，全文爲：

第一條 政府爲籌辦左列三種事項募集公債，以二萬萬元爲定額，名曰民國元年六釐公債。

一、撥充中國銀行之資本。

二、整理各種零星短期借款。

三、整理各省從前發行之紙幣，其整理方法另以法律定之。

第二條 此項公債之定額，由財政總長依財政上之便宜分期募集之。

第三條 此項公債每期募集之時，凡公債總額、公債價格、應募期限、應募金、交納次數，由財政總長酌定，預登公報公示之。

前項公債價格，每額面百元以九十二元收入爲最低價格。

第四條 此項公債每期之應募額，如超過於募集額時，得由財政總長從高價應募者，順次給予公債票，至滿其募集額爲止，當應募價格相同之時，則將各應募額一律酌減幾成給予公債票。

第五條 公債票額定爲四種，如左：

（一）千元。

（二）百元。

（三）五十元。

（四）十元。

第六條 此項公債之募集金分期交納，儼至交納期已滿尚未交足，則自逾期之日起，至交足之日止徵以按年七釐之利息。其應募票額止於千元者，即於應募時交清。

前項交納期已滿後越三個月尚未交足，即由政府將其預約之公債票公賣。除自逾期之日起至公賣之日止，應扣利息及其他款項外，餘數發還之。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十九日

一六六

第七條 此項公債利率定爲按年六釐。

第八條 此項公債債票爲無記名式。

第九條 此項公債以每年六月及十二月爲給付利息之期。

第十條 此項公債五年以內只付利息，五年以後三十年以內用抽簽法償還原本，其償還金額由財政總長預登公報公示之。

第十一條 此項公債以全國契稅、印花稅爲擔保。

第十二條 此項公債之募集及付息還本事宜，由中國銀行及其代理者經理之。

第十三條 此項公債之債票及息票，得自償本付息到期之日起用以完納租稅及代其他種種現款之用。

第十四條 此項公債得爲銀行之保證準備金。

第十五條 此項公債得隨意買賣、抵押，其他公務上須交納保證金時，得作爲擔保品。

第十六條 此項公債之施行細則以部令定之。（註四）

隨之，又於三月七日，由財政部以部令公布「民國元年六厘公債施行細則」。

第一章 募集及發行債票

第一條 應募民國元年六釐公債者，遵照財政總長所定募集次數，交納第一次募集金以後，先行承領記名之預約券，俟應募金全額交足之時，再將預約券繳回，換領本公債票。

關於預約券之規則，另以部令定之。

第二條 前條之預約券得買賣、讓與，並得作爲抵押。

第三條 應募民國元年六釐公債者，須於財政總長指定之期日內，將其應募之金額價格函達經理銀行（即中國銀行總分行及其代理者，以下準此）預先訂購。

第四條 應募民國元年六釐公債者，於訂購之時，須按照財政總長指定之比率，先行交納訂購金。經理銀行對於前項訂購金須給以收據。

第五條 應募民國元年六釐公債者。遵照財政總長指定之期日，將前條訂購金收據及已認行續交之金額，一併交納，作爲第一次應募金，領取預約券。

前項應募金按照民國元年六釐公債條例第七條所規定之利率，給以利息。

第六條 應募民國元年六釐公債者，須遵照財政總長指定之期日內，續交第二次以下之應募金。

前項續交之應募金額，須隨時記入於預約券。

第七條 訂購金交納後，倘或應募金全額尚未交足而應募者死亡時，應由承繼人函告經理銀行，聲明此項訂購

金收據歸其繼受，所有未交足之金額歸其交納。

第八條 訂購金收據除各應募者得於其訂購之經理銀行抵押外，一切授受買賣概行禁止。

第九條 對於應募者應行給與之民國元年六釐公債票，由財政總長定其種類，交付中國總行轉給之。應募者對於債票之種類不得自行選擇。

第十條 經理銀行於給與公債票之時，須與應募者所持之預約券同時交換。

第十一條 據民國元年六釐公債條例第四條之規定，將募集額減少之時，須交還其訂購金，並計日付以利息。

第十二條 訂購金收據如遇遺失或消滅之時，得由二人以上之保證人向經理銀行證明事實，再行請求給與收據。

第二章 付 息

第十三條 民國元年六釐公債每年支付利息之期，上半年自六月一日起至三十日止，下半年自十二月一日起至三十一日止。

第十四條 民國元年六釐公債之利息，其應募金交納之時在月之十五日以前者，由下半月份起算；在月之十六日以後者，由下月份起算。其本金償還之年，則按照其公債票所附帶之息票，按月付息，計至償還之月止，下餘息票作廢。

第十五條 民國元年六釐公債支付利息之期，凡持有公債票者，須將各息票自行裁下，持交經理銀行憑以取息。

第十六條 凡持民國元年六釐公債票者，屈付息之期如不請求支付，經過滿五年後即不再行付息。但因債票之遺

失、污染及損毀等停止付息或因訴訟事件礙難請求付息時，應扣除其間之日數計算。

第三章 償 本

第十七條 民國元年六釐公債抽籤償本時，由財政部派員三人以上，審計院派員二人以上，中國銀行派員二人以上，在中國銀行總行內會同執行之。

但持有民國元年六釐公債票三十萬元以上者，得於抽籤之時臨席參觀。

第十八條 抽籤以後，其中籤債票之號碼種類及金額等由中國銀行於官報及五種以上之新聞紙，廣告一星期。

第十九條 各地經理銀行據前條之廣告，更以適宜之方法，於其所在地方為同樣之廣告。

第二十條 凡持有民國元年六釐公債票者，於本金償還之時，如不請求償還，經過滿十五年後，即不再行償本。

但因債票之遺失、污染及毀損等停止償本，或因訴訟事件礙難請求償本時，應扣除其間之日數計算。

第二十一條 各經理銀行於民國元年六釐公債償本之時，須令持票人將所持債票即時繳還。

第四章 債票經理

第二十二條 各地經理銀行置有民國元年六釐公債票之樣本，無論何人皆得前往閱覽。

第二十三條 民國元年六釐公債票及其息票遺失之時，須報告經理銀行註失，發見之時亦須報告。

經理銀行於報失時，即將其遺失情由速行廣告，但所有廣告費用歸報失人自行擔負。

第二十四條 民國元年六釐公債票及其息票，如遇水火災等以致消滅之時，得由二人以上之保證人，經由經理銀行呈報財政部請求給與代債票或代息票或直截付以到期利息。

前項保證人以得經理銀行之滿意為限。

第二十五條 財政部據前條之呈報，認其消滅證據為確實時，即行給與代債票或代息票，或直截付以到期利息。

第二十六條 公債票及息票呈報遺失之時，經理銀行即將該債票及息票停止付息。

第二十七條 凡呈報遺失之公債票及息票，如有持往經理銀行者，經理銀行即將該債票或息票暫行扣留，一面知照報失人，俟持票人與報失人之間證明所有權後，再行辦理。

第二十八條 遺失之債票，自呈報之日起，經過滿四年後尚不發見時，則對於報失人交付以代債票。

第二十九條 遺失之息票自呈報遺失之日起，經過滿三年後尚不發見時，則對於報失人付以利息。但前條及本條所定期限已過以後，有將遺失之債票及息票持交經理銀行時，該持票人僅得對於報失人有起訴之權。

第三十條 遷失之債票如遇中籤作爲無效。

第三十一條 民國元年六釐公債票是中籤後呈報遺失時，應準前二十八條之例，自呈報之日起經過滿四年以後尚不見發見，得請求本利之支付。但經理銀行於此項本利支付時，須令本人出具收據。

第三十二條 民國元年六釐公債票如有汙染及毀損之時，得經由經理銀行呈報財政部請求給與代債票。

第三十三條 前條呈報之時，財政部於其汙染、毀損得確實鑑別者，交付以代債票。其不能確實鑑別者，照債票遷失之例辦理。

第三十四條 凡因遷失、消滅及汙染、損毀等交付之代債票，須查照原債票當時所有息票之數，附以息票。其代債票之種類不必與原債票相同。

第三十五條 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三條之規定，交付代債票時，經理銀行應對於本人徵收相當之經手費。經手費額由中國銀行擬定後，須經財政總長認可。

第三十六條 依民國元年六釐公債條例第六條第二項之規定，公賣預約券時，經理銀行須將左列事項預先廣告：
一、預約券之金額。二、應領公債票之種類。三、投票及開標之所在地及時日。四、得標後現金交納之期日。本條廣告經過一星期以後，用投標之方法執行公賣。

第三十七條 公賣之時，如經經理銀行認爲必要，得對於得標之人徵收保證金。

得標人如不履行義務時，其保證金即歸政府所得。

第三十八條 開標之時，如有二人以上標價相同，應令同價者行二次投票以決定得標之人。若二次投標之價格仍復相同，則以抽籤方法決定之。

第三十九條 預約券公賣之時，如無投標之人或投標之價格不及預定之價格，得再行公賣。

第四十條 得標者於現金交納之期日，如不完全交納，則解除其買賣關係再行公賣。

第四十一條 經前第三十六條之廣告後，持有此項預約券者，須將預約券繳還其訂購之經理銀行。

經理銀行於收到此項繳還之預約券時，即行給以收據。

第四十二條 公賣決行以前，持有此項預約券者，若不將券繳還時，其券即作為無效。另製相當之新券公賣之。

本條預約券作為無效時，經理銀行須將該預約券之金額號碼等廣告之。

第四十三條 依民國元年六釐公債條例第六條第二項之規定，政府於公賣以後，將餘數發還之時，須憑本細則第四

十一條規定之收據支付。（註五）

按：元年六釐公債條例雖經頒布，但因旋即有大借款之成立，是項公債並未正式發行。（註六）

袁大總統任命石星川、喻洪啓、杜邦俊、胡廷佐、杜武庫、李錦榮為湖北陸軍旅長。

湖北陸軍經黎元洪新編六旅，呈請袁大總統任命石星川等六人為旅長，本日袁大總統予以任命。令曰：

「任命石星川為湖北陸軍第一旅旅長，喻洪啓為湖北陸軍第二旅旅長，杜邦俊為湖北陸軍第三旅旅長，胡廷佐為湖北陸軍第四旅旅長，杜武庫為湖北第五旅旅長，李錦榮為湖北陸軍第六旅旅長。」（註七）

袁大總統令設財政委員會，籌劃全國財政。派周學熙、梁士詒、梁啓超、陳盛、趙椿來、徐恩元、劉炳炎、管象頤等為委員。（註八）

註一：民國二年二月十八日、二十日、二十一日「民立報」。

註二：民國二年二月十九日、二十日「民立報」。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二月二十日第二八四號。

註四：同註三。

註五：「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七日第二九九號。

註六：岑學呂編：「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冊，頁一二八。

註七：同註三。

註八：同註六。

二十日 國父應日本鐵道會歡迎，並出席「中日興業公司」發起人會議。

是日晨，國父孫中山先生及隨行人員參觀東京陸軍中學。午，應日本鐵道會歡宴於精養軒，

國父演說「中國鐵道政策」。（註一）

同日，國父出席在三井物產所舉行之「中日興業公司」第一次發起人會議。該會由山本條太郎主持，尾崎敬義透過大藏次官勝田主計，向大藏省進行活動。三井社員森恪、高木陸郎與國父進行折衝。參與此事之澁澤榮一亦不斷與國父會晤。（註二）是晚與桂太郎共進晚餐。是日山本內閣成立，日本政潮以息。（註三）

附錄：京塵飛絮錄：「中山鐵路計劃」（註四）

聞孫中山先生近有電到京，略云：中國鐵路公司，設於上海，係為召資及籌備全國鐵路臨時之設立。刻晤歐亞資本家，對於中國二十萬里鐵路多表同情，自應正式設立機關，以便進行。查歐美各國在交通專署外，設有鐵道院，屬於國務總理，此項機關應迅速籌備，以為發展全國經濟之先導等語。據交通部人云：孫中山欲設鐵道院，固係不可緩者，然交通部之路政司當先廢撤，將來鐵道院成立，必以路政司舊人改組，始可資熟手也。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二十日

國民黨本部以共和黨報誣指國民黨密議發難，抵借日款，購置槍械，割據東南，特通電否認。

近日共和黨報紙造謠誣稱國民黨電致某三省密謀獨立，該黨代表吳景濂、孫毓筠、張耀曾於本日謁袁大總統，聲明全無其事，請示辦法。袁云：「國民黨能負責任維持大局，故橫遭攻擊，余亦知此種報紙全屬謠言，請更通電各省，以免誤會。」（註五）

國民黨本部乃於本日發表通電，予以否認。電文如次：

「上海國民黨交通部及各省國民黨支部鑒：頃本黨接蜀支部來電，據稱：共和黨報載京電：誣本黨密議擁戴孫黃發難，以蘇、浙、皖、贛土地抵借日款，購備槍械，割據東南云云，不勝駭異。按政黨競爭，應以政見異同爲範圍。今該黨無故捏造種種謠言，誣誣本黨、謠亂聽聞，此種卑劣行爲，實已逸出政爭範圍以外，本無申辯之價值，特以搆陷本黨其事尙小，而殆及國家，其禍實大，前途遼遠，曷勝杞憂。爲此通電表明該黨誣捏情由，庶此後全國同胞，不致再受其熒惑也。國民黨本部。啓。」（註六）

袁大總統任命陳兆鏞、吳毓麟為海軍各造船所所長。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曰：

「海軍總長劉冠雄呈請任命陳兆鏞為江南造船所所長，吳毓麟為大沽造船所所長，應照准。」（註七）

袁大總統任命謝汝翼為雲南陸軍第二師師長。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曰：

「任命謝汝翼為雲南陸軍第二師師長。」（註八）

司法部通令各省改組法院。

司法部以查照臨時約法，法院須以臨時大總統司法總長分別任用之法官組織。光復後，全國法院多係新立更張，不免遷就。現京師各級法院，經已改組，各省亦應按照辦理。特飭令各省高等審判廳廳長高等檢察廳檢察長，就各該高等以下審判檢察廳現有人員，按照京師改組辦法，將各該員畢業文憑及辦事成績，認真考驗，出具切實考語。詳細報部，由總長核定後，分別呈請任命，以符約法而昭屬一。

(註九)

日本政友會內閣成立，山本權兵衛繼桂太郎為首相。

日本政潮洶湧，桂太郎內閣於十一日總辭。政友會會長西園寺亦因未能阻止政潮而辭職，並舉山本權兵衛以自代。山本乃出而組織新內閣。其閣員人選係照政友會之要求，除外務、海軍、陸軍大臣外，均具有政友會黨籍。

日本政潮連日發生暴動，是日晨，東京神田區大火，焚去店肆、學校三千三百餘處，焚斃人甚多，內有中國留學生二人。(註一〇)

註一：民國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民立報」。

註二：民國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民立報」；東京朝日全集，三卷，頁一二〇—一二一。

註三：澤村幸夫：「送迎孫文先生私記」。

註四：民國二年三月十日「民立報」。

註五：民國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民立報」。

註六：同註一。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二十二日

一七四

註七：同註五。

註八：「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第二八五號。

註九：「東方雜誌」，九卷十號，中國大事記，頁三。

註一〇：民國二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民立報」。

二十二日 清隆裕皇太后逝世，國務院通告以外國君主之最優禮待之。

清隆裕皇太后，自數月前患中滿之症，遽於本日丑刻崩逝。國務院即通告各官署，遵照優待條件，以外國君主最優禮待遇。一律下半旗二十七日，現任官及現役軍官，均於臂上圍黑紗二十七日。以誌哀悼。（註一）

附錄：國務院通告二則（註二）

一、國務院通告

據清室內務府總管報稱：二月二十二日丑時，隆裕皇太后仙馭升遐，等語。當經派員查檢醫官曹元森、張仲元等所開脈方，俱稱虛陽上升，證勢叢雜，氣湧痰塞，至二十二日丑刻廢壅薨逝。敬維大清隆裕皇太后，外觀大勢，內審輿情，以大公無我之心，成互古共和之局，方冀寬閒退處，優禮長膺，豈圖調攝無靈，宮車宴駕，追思至德，莫可名言，凡我國民，同深痛悼，除遵照優待條件另行議訂禮節外，特此通告。

二、國務院通告

茲值大清隆裕皇太后之喪，遵照優待條件，以外國君主最優禮待遇。議定各官署應一律下半旗二十七日，現任官及現役軍官均持服二十七日，左腕圍黑紗，軍官刀柄併纏黑紗，自二月二十二日始，至三月二十日止，以誌哀悼，特此通告。

袁大總統頒布「軍艦職員勤務令」。

臨時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制定「軍艦職員勤務令」公布之。（註三）
「軍艦職員勤務令」凡四百七十五條，全文略。

內務部下令將長江及其他水師一律改組為水上警察。

內務部本日以部令第七號公布長江及其他水師改組令，令文如次：

- 第一條 長江及其他水師改為水上警察，設水上警察廳管轄之。
- 第二條 水上警察廳依畫一現行地方警察官廳組織令之例辦理。
- 第三條 水師之關聯數省時，應由關係之省協商編制，但關聯之省就事實上之必要，得依省之轄境分設水上警察廳。
- 第四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以水上警察官廳官制頒布日廢止之。（註四）

江蘇制定「暫行學校建築規條」。

江蘇民政長應德閔，今訓令各縣知事，頒行「江蘇暫行學校建築規條」凡十六條，茲誌如下：

- 第一條 學校建築務取質樸堅固。
- 第二條 小學校宜用平屋，中學以上得用樓，惟以二層為限，每所必設梯二道以上。
- 第三條 校址宜擇道德上、衛生上少弊害，而交通便利者。
- 第四條 校舍之平面圖形除特別地形及特種設備外，宜於長方形、工字形、山字形、凹字形、凸字形、日字形內，擇相宜者用之。

第五條 教室之形宜取長方，方向宜南，或東南、西南，除特別教室外，其大小以容三十人至六十人爲度。

第六條 教室務取單邊走廊法。兩旁爲教室，中央爲走廊，絕對避免之。

第七條 教室之採光面積宜大，至少須得該室平面積六分之一。惟黑板所在之壁，決不可設窗。

第八條 教室內之通風、換氣設備上務注意。

第九條 教室之壁忌純白，宜略帶青色或黃色，惟有毒之綠色，絕對避免之。

第十條 凡省立學校如有新築、添築、改築等建築工程時，應由校長先期呈請省行政長官認可，然後施工。但平時修繕以及工程費在千元以下，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欲得前條之認可時，須由校長提出摘要書，敘明新築或添築或改築之理由，繪具校址校舍略圖，注明該處地質及該校學級數、學生數、需用屋舍種類及間數，呈請省行政長官核准。

第十二條 核准後，應由校長繪具圖樣，連同擬施工細則書，呈請省行政長官審查。其圖樣及施工細則書之內容，應依下二項之規定：

圖樣須備平面、斷面、正面、側面等圖。平面圖應註明界線及四隣之狀況；斷面圖應註明材料之種類及尺寸；正面、側面圖應註明方位及縮尺度數。

第十三條 施工細則書須詳載應行規定，而圖中難以明示之事項，若材料之種類、尺寸並構造設備等方法並載之。審查確定後，由校長招工承辦。須用投標法決定之。別由省行政長官派遣監工員，按照所繪圖樣及施工細則書，監督其工事。

第十四條 工竣由校長呈請省行政長官委員驗明後，准將所領建築經費核銷。

第十五條 凡縣立、市鄉立之學校如有新築、添築、改築等建築工程時，縣立者應由縣行政長官、市鄉立者由市鄉長呈由縣行政長官，將所繪擬之圖樣及施工細則書，申請行政長官審查確定，方准施工。其圖樣及施工細則書之內容，依第十二條之規定以外，關於手續之細則，由該管者自訂之。

第十六條 本規則自公布日施行。（註五）

英國擅與西藏成立「交通及通商協約」。

英國政府在中國革命時期大體上係嚴守中立，不干涉中國內政，但對於西藏則仍有侵略企圖。民國元年八月十七日，駐華英使照會北京政府，謂英國只承認中國在西藏之宗主權，不承認中國在西藏之主權。中華民國正式成立，英國想以西藏問題，作承認中國新政府之條件。而中國以蒙古問題尚未解決，對西藏問題不能不採取和平辦法。民元九月中旬令征藏軍停止前進。十二月下旬，正式答覆英使，聲明無意改西藏爲行省。次謂中國有權出兵西藏，並認爲前清與英國所訂關於西藏之條約已詳盡，無另訂新約之必要。（註六）而英國於本日竟單獨與西藏成立交通及通商協約。此私訂協約自屬無效。

註一：「東方雜誌」，九卷十號，中國大事記，頁三。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第二八八號。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第二八七號。

註四：同註二。

註五：民國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民立報」。

註六：傅啓學：「中國外交史」，頁二〇三—二〇八。

二十三日 國父出席留東全體學生歡迎會，勉勵學生以革命精神努力學問，並論外交政策。

是日上午九時，中國留東全體學生於神田青年會開會歡迎國父，國父講「學生須以革命精神努力學問」，勉勵學生「學問志願，兩種並行」。並分析國際形勢與中日關係，指出「親俄防日」政策之錯誤及俄國侵略之野心。國父謂：「今日親俄，壞了蒙古。再要親俄，內地十八省恐怕都不穩了！」是時袁

世凱已與帝俄商訂「中俄協約」，承認「俄蒙協約」；嗣經國民黨在國會之議員反對，袁卒不敢定約。迨袁解散國會之次日，約始告成。（註一）

附錄：學生須以革命精神努力學問（註二）

今日中華民國留東全體學生諸君開此大會，歡迎兄弟，兄弟實為歡喜！數年前，兄弟屢次到東京，時常蒙學生諸君熱心歡迎。但今日諸君之歡迎，其心理上大有不同之點。從前所以歡迎兄弟之心理，都是憤恨滿洲政府種種壓制，種種腐敗；欲將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以圖推翻滿清腐敗政府，造成革命事業；以建設完全美滿之中華民國，與世界列強對峙。所抱持的純是一種犧牲的主義，本歡迎革命之精神，推而歡迎兄弟。現在，諸君從前之志願，已經達到。……此次兄弟到東京，是民國成立後的第一次。

兄弟從前提倡革命的時候，一般學生諸君，大半熱心贊助革命。究竟革命事業，能成功不能成功，那時非所料及的。彼時學生諸君，前途絕無希望；國家前途，甚為危險。未光復之先，我輩均受制於專制政府之下，非我族類，橫暴不堪。處此極端壓制，民權不克伸張，俯首帖耳，任人摧殘，刀俎聽命，魚肉聽命。從實質中觀察之，我輩不過是亡國之遺民，我漢族實無國家存在於亞東大陸上。而外憂日迫，瓜分豆剖之危機，在昔不過虛言恫喝，近且見之實行。滿清政府又服膺「甯贈朋友，不予家奴」之格言；對外則一味恭順，對內則萬般防遏，我輩幾不免二次亡國之慘。所以大家志士，都不惜犧牲性命，以求急切之改革，而還我自由之幸福。今日滿清政府，既經推倒；革命事業，已告成功。民國初基，已粗底定；我國之前途，實大有希望。但破壞之後，必須建設，恢復秩序，鞏固邦基。學生諸君，必要為中華民國妥籌健全之方法，擔負建設的責任；以措國家於磐石之安，方不負從前革命時一種偉大志願。蓋破壞固宜急進的，建設亦宜急進的。破壞之事業，並不甚難，只要持極端的犧牲主義，堅忍做去，即能收效。欲籌建設，雖無破壞時代的危險，仍必與破壞時具同一之精神。

建設事業，不僅要與破壞時代持同一犧牲主義，並且需要一絕大學問。欲求此種建設的學問，必須假以時期，或十年，或六七年之苦心研究，方能應用。不比破壞事業，只要不顧身命，冒險做去，即可以辦得到的。所以從前

學生之責任，與現在諸君之責任，大有懸殊。從前諸君，是求急切的破壞的；今日諸君，是要求急切的建設的。從前因漢族淪亡，我輩憔悴虐政，無立足之餘地；縱有絕大學問，無處可見之實用。即為滿洲政府所羅致以供奔走，亦不過一種奴隸學問，究竟不能發揮其長。故彼時一般有志之士，均不願專心求學，以為異族之用。一心從事於革命事業，奔走呼號，不畏斧鑕，都是因為救國心的熱度，比較求學心的熱度更高的緣故。

彼時學生諸君當初來東時之志願，未嘗不是想求大學問；但愛國愛同胞之心，人所共有，一到東京，即受薰陶。又感於外界之種種刺激，因國家危險之景象，日益迫切，不忍死心塌地，消磨銳氣於學問上。只得將求學之心，暫行拋開，專堅持鐵血主義，練習冒險精神，希望將滿清政府推倒之後，再求學問，以遂初心，而為建設新國家之用。故寧肯棄學問而不顧，專圖革命的進行。此次革命成功，拋棄學問熱心救國之學生諸君的勛勞，實局多數。

今日幸民國成立，已有二年，大概規模粗具。然政治上之設施，千頭萬緒，紛如亂絲，我們試想一想，成立雖將二年，內政外交，究竟有一件可稱為完備的嗎？此種原因，都是因為缺乏人才的弊病。處此時代，急要精進學問，以圖根本上之改良。諸君在東京留學，應該立定一絕大志願，研求學問，不比從前學生有革命的事業紛擾其心志，不能專心致志於學業。諸君今日求學之機會，比較從前學生求學之機會，實優萬倍。務望矢志求學，如從前學生願犧牲性命，以做革命事業的一種堅忍心，百折不撓，將來必能求得優美專門學問，以福祖國。這是兄弟所期望的！

中國今日之現象，如拆屋改造，舊者已經破壞，新者尚未健全，庶政繁多，動需時日。試觀吾國歷史，每一朝代之更替，必經三四代之設備，始得稍稍完全。破壞事業，與建設事業，成就於一人之手者，實所罕見。今日民國成立，已歷二年，種種設施，雖不其完備，然求之歷史上，已經是收效最速的了。我輩不可謂中國不可為。我輩抱如何之希望，思如何之幸福，必須矢志鉅之，以饜吾人之希望，以獲吾人之幸福。

今日吾國工商各界，均陷於艱難恐慌之現象。一般平民，心理上多謂革命黨從前所說的，革命後人民有多少之幸福，不革命有如何的危險，都是一種騙人的話。今日既經革命，我們生計，反一日不如一日，實不及未革命的時候，尚能得過且過。此等言論，究竟是昧於大勢，將革命事業，看得太容易了。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二十三日

一八〇

縱觀古代革命的歷史，成功最速者，莫如姬周；爾時不過京畿地方，歸天子直轄，其餘悉歸諸侯統治，整理尙自易易。然必至成王定鼎洛汭，始克底平。其後暴秦無道，陳勝吳廣之徒，起而推翻之、後演成楚漢戰爭之惡劇，生靈遭其塗炭者，不知凡幾，歷許久時間，始得統一。而內政之整頓，猶必待之文景。自是厥後，歷代莫不皆然。迨至明朝，驅逐元胡，創種族革命，亦經過多年戰爭。建設事業，亦歷數代，始具規模。即此可見革命之不易，建設之尤難。我國此次革命，不過數月，即告成功；吾民之幸福，實在保全不少。惟建設事業，歷二年之久，尙無頭緒，實因從前未培養人才之故。

現在欲維持中華民國，必人人負建設之責任。建設事業，必須學問，實所賴於學生諸君！諸君在此留學，須要認真研究學問，不可同從前留學生一樣。從前的留學生，大概分爲兩派；其一派鑒於祖國之危亡，異族之憑陵，廢棄學業，奔走革命；其又一派，既不能與革命諸志士一致進行，又不能研究實學，只想弄一個方法，混一紙文憑，以誇耀鄉里。這也難怪他們，此輩人見中國事已不可救，革命事業，自己捫心揣度，又做不來。求了學問，又無用處。無法可想，只好鬼混一輩子。將來中國不幸瓜分，橫豎中國是已經亡過一次的。隨便做那一國的順民，那一國的奴隸，都是無甚緊要的，只要有一個吃飯的所在就是了。

今日諸君，不可如前日之分爲二派。當此建設之始，需才孔急。量才孔急。量才器用，各盡其長；大才有大用，小才有小用；只要有真正學問，不愁沒有用處的。況且破壞事業，已告成功，從前希望，均已達到。將來之希望，即是建設事業，正好安心在日本留學；用數年功夫，求數年學問，以爲建設之用。在此留學諸君，須要立一種決心，就是從前學生一種犧牲犧牲的心。立此種決心求學，將來成就，正未可量。迨學成學問，爲中華民國求幸福，非爲一人求幸福。必須存犧牲自己箇人之幸福，以求國家之幸福的心志！社會始可改良。諸君現在之地位，在中華民國四萬萬人之上，將來做成事業，必也要在四萬萬人之上，方不愧今日之地位！

學問志願，兩種並行；有學問而無志願，不徒無益，而反有害。諸君志願，須求大家之利益，辦大家之事業，不必計較私人之利害。究竟大家享幸福，大家得利益，則我一人之幸福之利益，自然包括其中。此之謂人道主義，社會主義。

從前學說，準物質進化之原則，闡發物競生存之學理。野蠻時代，野獸與人類相爭，弱肉強食，優勝劣敗。弱者劣者，自然歸於天演淘汰之列。故古來學說，只求一人之利益，不顧大家之利益。今世界日進文明，此種學理，都成野蠻時代之陳談，不能適用於今日。今日進於社會主義，注重人道，故不重相爭而重相助；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

近日社會學說，雖大昌明，而國家界限尚嚴；國與國之間，不能無爭。道德家必願世界大同，與永無戰爭之一日。我輩亦須存此心理，感受此學說。將來世界上總有和平之望，總有大同之一日。此吾人無窮之希望最偉大之思想。

吾中華民國，為世界最偉大之國。土地人民，為諸國冠。不過因近二百年受制異族，文明退步，國勢凌夷。外國遂謂中國為野蠻，實屬大謬。今日革命成功，祖國前途，大有可為。各國相待，亦異往昔。蓋我中國以最短促之時間，成就最偉大之事業，為地球上亙古所未有。而我中國國民，從前本來無國家思想，忽然發生此種事業，建設共和國家。自外人眼光觀之，很覺奇怪，究竟不曉得是真共和，是假共和。這種心理，實在是把中國數千年之文明忘記了。中國此次之革命，就是恢復數千年歷史上之文明。從前中國文化，限於亞東一小部分，不能擴張。今日得一種高尚完全之政體，政體既改良，人民道德亦隨之改良。方可表示共和政體之真象。

日本對於中國，亦有此種疑慮。現在思想眼光，均改變了。彼見我國此次改革，是很文明，很高尚的舉動。人民心理，是個個贊成共和的。所以日本人之疑團，一天明白一天。現在對於中華民國，極表尊敬佩服之誠意了。

現今五洲大勢，澳非兩洲，均受白人之箝制。亞洲大局維持之責任，應在我輩黃人。日本與中國唇齒之邦，同種同文，對於亞東大局維持之計畫，必能輔助進行。縱有些小齟齬，亦須顧全大局，不能成一問題。日本從前對於中國，行侵略政策，亦見中國國勢大不可為，假使受制歐洲，則日本以三島海國，決難鞏固，故不得已而出此。今我中華民國，既成立，已亞東大局，我中國可以負維持之責任，毋庸日本擔心了。

日本海陸軍強盛，稱捷於世界。我中國須要數十年始能辦到。假使從前無日本，則東亞前途，必不可問。東亞地方，得留與我輩成就革命事業，都是日本之力。中國此次革命成功，對於日本，不能不感謝。日本與中國利害相

關，欲保全日本利益，不得不保全東亞利益。大凡立國，必須與利害相關之國，攜手進行，方能進步。利害相關之國，縱彼欲與我相親，我是不可與之親近的。從前滿洲政府，對於日、俄兩國，介於兩大之間；與日本距離較近，尤覺可怕的很。彼時不知道利害相關的道理，純是遠交近攻之政策；親俄防日，以致貽今日之大患。一經親俄，天山以西帕米爾高原一帶，已非我有。延至今日，蒙古又將不見了。這就是與利害不相關的國相親的害。

我國此次革命，原來是不要人贊成的，也不受人干涉的。日本對於我中華民國，很想首先承認的。因與各國須取一致之行動，故未發表。俄國則對於我國，不肯承認。而對於庫倫獨立，獨不惜首先承認。不但自己承認，並介紹於各國。因為俄國對於我國，絕無利害相關，不過持一種侵略主義。今日親俄，壞了蒙古；再要親俄，內地十八省恐怕都不穩了！日本不然，與我國利害相關，絕無侵略東亞之野心。從歷史上觀察，彼為島國，我為陸國，絕對不相侵害。縱近年來不免有侵略之舉動，亦出於萬不得已，非其本心，是我們最要原諒日本的。我們中日兩國，最宜聯合一致進行。將來能聯合，能親交與否，這種責任，都在學生諸君身上。

諸君在日本留學，日日與日本之講師學生相周旋，必能聯絡感情，互相親愛。從前日本最看不起中國人，固為地位不同。今日民國成立，日本人羨慕我不暇，還能藐視我嗎？故我們對於日本人之心理，亦須要變憤恨而為親愛。今日謀鞏固中華民國，須注重外交；親日政策，為外交上之最妙著。其責任當以學生諸君負之。日本人對於中國種種之誤解，可以詳細解明。日本之政策方針，亦須用心研究；風土人情，亦當調查。消滅衝突，解釋誤會，共同謀亞東大陸之幸福，同為東亞之主人翁。

亞洲人口，占全地球三分之二。今日一部分屈伏於歐人勢力範圍之下。假使中日兩國協力進行，則勢力膨脹，不難造成一大亞洲，恢復以前光榮之歷史。令世界有和平，令人類有大同，各有平等自由之權利。世界幸福，都是黃種五萬萬人造成的。而學生諸君，是其起點。今日學生諸君，不但須擔任亞東和平之責任，並要擔任世界大同之責任。這是兄弟所期望於諸君的！

註一：「國父年譜」，上冊，頁四九七—四九八。

註二：「國父全集」，第二冊，頁三二六—三三二。

二十四日 教育部公布「高等師範學校規程」。

教育部本日以部令第六號公布「高等師範學校規程」，都三十條，即日施行。全文如次：

第一章 學 科

第一條 高等師範學校分預科、本科、研究所。

第二條 本科分國文部、英語部、歷史地理部、數學部、物理部、物理化學部、博物部。

第三條 預科之科目爲倫理學、國文、英語、數學、論理學、圖畫、樂歌、體操。

第四條 本科各部通習之科目爲倫理學、心理學、教育學、英語、體操。

第五條 本科各部分分習之科目如左：

國文部 國文及國文學、歷史、哲學、美學、語言學。

英語部 英語及英語學、國文及國文學、歷史、哲學、美學、語言學。

歷史地理部 歷史、地理、法制、經濟、國文、考古學、人類學。

數學物理部 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氣象學、圖畫、手工。

物理化學部 物理學、化學、數學、天文學、氣象學、圖畫、手工。

博物部 植物學、動物學、生理及衛生學、礦物及地質學、農學、化學、圖畫。各部可加授世界語、德

語、樂歌爲隨意科；文科第二部可授法語。

第六條 預科及本科各科目授業時間由校長訂定，呈報教育總長。

第七條 研究科就本科各部擇二、三科目研究之。

第八條 高等師範學校得設專修科。

前項專修科於師範學校及中學校某科教員缺乏時設之。

第九條 專修科之科目及授業時間由校長訂定，呈請教育總長認可。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二十四日

第十條 高等師範學校得設選科。

前項選科爲願充師範學校及中學校教員者設之。其科目得選習本科及專修科中之一科目或數科目。但倫理及教育學均須兼習。

第二章 學額及修業年限

第十一條 預科、本科學生之總額須在六百人以下，研究科及專修科無定額。

預科學生之定額一百五十人，本科每學級之定額國文部、英語部、歷史地理部各三十人，數學物理部、物理化學部、博物部各二十人。研究科及專修科之額數，由校長酌定呈請教育總長認可。

第十二條 高等師範學校之修業年限，預科一年，本科三科，研究科一年或二科，專修科二年或三年，選科二年以上三年以下。

第十三條 本科第三年級學生應令在附屬中學校、小學校實地練習；專修科、選修生最後學年亦如之。

第三章 入學退學及懲戒

第十四條 預科及專修科入學資格，須身體健全、品行端正。在師範學校中學校畢業或與有同等學力者，由省行政長官保送，並由妥實之保證人具保證書送校長試驗收錄。

前項保送之人，非由師範學校及中學校畢業者，其試驗科目之程度應以師範學校中學校畢業爲標準，並加口答試驗。

第十五條 預科每年招生一次，專修科臨時招生，其日期及額數由校長酌定，先期通告。

第十六條 預科均爲公費生。但得酌量情形收錄自費生。

第十七條 本科由預科畢業生升入。

第十八條 研究科公費生由校長在本科及專修科畢業生中選取之。

第十九條 在本國或外國專門學校畢業及從事教育有相當之學識、經驗者，經校長認可，得以自費入學。專修科生及選科生之入學規則，由校長訂定呈請教育總長認可。

第二十條 學生犯左列各款之一，校長得命其退學：一、身體羸弱難望成就者，二、成績過劣者，三、性質不良不宜於教職等。

第二十一條 學生非有不得已事故經校長許可，不得任意退學。

第二十二條 學生違背科規，校長得施以儆戒。

第四章 學 費

第二十三條 公費生免納學費，並由本學校給以膳費及雜費。

前項費額由校長預算，呈請教育總長核定。自費生之人數及費額由校長酌定，呈請教育總長認可。

第二十四條 專修科生、選科生俱爲自費，但專修科生亦得視特別情形給與公費。

第二十五條 學生因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一條事故退學或任意告退者，在公費生應令償還學費及給予各費，在自費生應令償還學費；但得酌量情形免其一部或全免之。

前項償還學費之數，以專門學校學費爲標準。

第五章 服 務

第二十六條 本科公費生之服務期自受畢業證書之日起，以六年爲限。但經教育總長特別指定職務及服務於邊遠之地者，得減至四年。

第二十七條 專修科公費生之服務期自受畢業證書之日起，以四年爲限。但經教育總長特別指定職務及服務於邊遠之地者，得減至三年。

第二十八條 本科、專修科之自費生，其服務期限均視公費生減半。

第二十九條 本科及專修科畢業生遇有特別情事，不能依規定期限服務者，教育總長得酌量展緩或免除之。

第三十條 本科及專修科畢業生在服務期內，有左列情事之一，在公費生應令償還學費及給予各費，在自費生應令償還學費，但得酌量情形免其一部或全免之。

一、無正當事由而不盡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條之義務者，二、因懲戒免職者，三、教員許可狀被褫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二十四日

一八六

奪者，四、依第廿八條情事免服務者。

第卅一條 在服務期內，入大學或高等師範學校研究科者，得呈請教育總長認可。

第卅二條 本科畢業生依第廿八條展緩服務期限及第卅一條入大學或研究科之在學時期，均不得算入義務年限。

第六章 附屬學校

第卅三條 高等師範學校應設附屬中學校及小學校。

第卅四條 附屬中學校應遵照中學校施行規則辦理，但每學級之學生數須在四十人以下。

附屬初等小學校應分設單級編制之學校二學年以上，合編之複式學級及一學年編制之單式學級並酌用二部教授法。

附屬高等小學校得僅設一學年編制之單式學級。

第七章 附 則

第卅五條 本規程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教育部擬定留學生給費標準。

是日，教育部擬定：留學西洋，年給費一千二百元；留學日本，月給費五十元。（註二）

司法部以調查河南省各州縣尚有擅殺人犯、不遵赦令、及不廢刑訊等情事，訓令各省司法籌備處轉飭各州縣，務須遵照法令執行職務。

司法部據總檢察廳調查報告：河南未設審檢廳各州縣，有擅殺人犯，不廢刑訊等情事。本日特訓令各省司法籌備處，飭遵行法令。令曰：

「據總檢察廳調查報告，河南未設審檢廳各州縣，有擅行槍斃人犯，敕令延不查辦，刑訊尚未廢除，及積案不理等情，深爲詫異。查暫行新刑律第三十八條規定死刑用絞、第四十條規定死刑，非經法部覆准，不得執行。律有專條，司審判者自當遵守。若於律條之外，別用重刑，擅不報部，即爲違法。停止刑訊查辦。敕令久經通行在案，乃應停止而不停止，應查辦而不查辦，使犯罪者久羈囹圄，慘受非刑，蹂險人權莫此爲甚；至積案不理，尤反訴訟原則。此等惡習，非亟剷除無以圖司法之改良，謀人民之幸福。爲此通令該處轉飭各該州縣，務須遵照法令，執行職務，毋怠毋荒，免受懲戒處分。」（註三）

梁啓超正式加入共和黨，進行「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提携」活動，與國民黨對立。

梁啓超於本日正式加入共和黨，聯絡民主黨及統一黨，策進「三黨提携」，以與國民黨對立。據其本日給其女梁令嫻信所述入黨情形：「吾頃爲時勢所迫，今日已正式加入共和黨，此真躬臨前敵也。計議員二百八十八人爲半數，吾黨頃得二百五十人，民主黨約三十人，統一黨約五十人，其餘則國民黨也。三黨提携已決，總算多數。惟我斷不欲組織第一次內閣，或推西林亦未定耳。」（註四）

萬國改良會通函各省都督及禁烟團體，定下月四日在京舉行全國禁烟會議。

萬國改良會今函各省都督及禁烟團體，請各派代表於三月四日以前到京，舉行全國禁烟會。該會定三月四日起至三月八日止。茲誌其會議目的及會議程序如次：

一、目的

（一）詳細研究中國全國之現狀。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二十四日

一八八

(一) 徵求鴉片吸種之實情。

(二) 商訂合力禁止鴉片貿易之辦法。

二、會議程序

(一) 宣讀關於種拔鴛粟，關於售吸、私運鴉片，關於戒煙所、戒煙丸藥、禁煙法律、會社及租界、吸煙鴉片入口，並關於堪代鴛粟之種植品，暨鴉片貿易之輿論各報告。

(二) 討論合力禁止各省鴉片貿易辦法。

(三) 聯名呈請國會明訂以兵力禁種鴛粟之法律。

(四) 聯合各省戒煙局。

(五) 上書當道請訂關於禁煙之警章。

(六) 上書政府，國民，請時時當衆焚燬鴉片。

(七) 討論目下積存之鴉片問題。

(八) 討論關於宣布煙患已盡之各省問題。

(九) 研究英國下議院所表之意見。

(十) 協同英國禁煙會社進行各事。

(十一) 討論請中英政府商討完全禁止中國鴉片貿易辦法問題。

(十二) 請中央政府公布對於除絕煙毒之志願及所主之決策。

(十三) 討論宜講辦法。

(十四) 評議各省當道當道之函牘報告。

(十五) 善後辦法。(註五)

江西省議會召開成立大會。



江西省議會於本月二十二日午開會選舉正副議長。任壽祺以得票超半數被舉爲正議長；副議長二席連續投票二次均無人得票過半數，因時已晚，改期二十三日再選。翌日續選，顏炳臨、歐陽莘當選爲副議長。本日開成立大會，都督李烈鈞蒞臨致開幕祝詞，詞曰：

「天佑中國，共和肇基，爰代議士制爲建邦之根本，今者諸君承全省父老兄弟之委託，爲全省謀福利，民國第一次正式省議會於以開幕，是諸君所處之時期非前清之諮議局比也。集多數之英賢，爲從容之研究，一方維持地方，一方保衛國本，期以三年慰萬姓之喁喁望治，諸君所負之責任，更非前此之臨時議會比也。江西僻居內地，風氣晚開，將何以謀經濟之發展？以及正論未伸，民意未表，將何以代表輿論，旌別是非？諸君熱心公益，熟悉民情，學識宏遠，必能發抒議論也。益賴益國裨社稷，此則烈鈞所尸祝者也。」（註六）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二月二十七日第二九一號。

註二：民國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民立報」。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二日第二九四號。

註四：「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冊，頁四一四，民國四十七年世界書局出版。

註五：同註二。

註六：民國二年三月三日「民立報」。

二十五日 司法部訓令各省高等審判廳及高等檢察廳，一律暫行改用關防。

司法部本日訓令各省高等審判廳及高等檢察廳，在民國法院編制法未頒布及印鑄局未鑄印以前，一律暫行刊用關防，並規定劃一尺度及格式。令曰：

「自國體變更以來，各省審檢廳鈐用印信多未一律；或沿用前清舊印，或雖改鑄而印文分歧，寬長各異，非整齊畫一之道也。茲特先從高等兩廳辨起，所有各該廳印信在民國法院編制法未頒布及印鑄局未鑄印以前，准其暫行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二十五日

一八九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一九〇

另刊二寸五分長、一寸七分寬，木質關防，高等審判廳文曰：某某省高等審判廳之關防；高等檢察廳文曰：某某省高等檢察廳之關防。俟刊就啓用即將舊用印信解部銷燬。」（註一）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六日第二九八號。

二十六日 日本二十餘團體在東京開聯合大會，歡迎 國父，會議由桂太郎主席，通過承認中華民國及確保中國領土完整等議案。（註二）

袁大總統任命張昉為農林部次長。

農林部原任次長梁寶奎已於二月四日辭職，延至本日，始由袁大總統發布命令，以張昉繼任。令曰：「任命張昉為農林次長。此令」（註二）

註一：民國二年三月一日「民立報」。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二月二十七日第二九一號。

二十七日 國父在日本為山田良政親撰碑文嘉勉其為中國革命犧牲之志節。

日本志士山田良政，贊助國父革命，於結婚前兩星期從國父來華參與庚子年八月惠州起義，力戰死難。此次國父遊日，特為山田良政墓碑撰文刊刻，（註一）全文如次：

「山田良政先生，弘前人也。庚子又八月，革命軍起惠州，先生挺身赴義，遂戰死。嗚呼！其人道之犧牲，與亞之先覺也，身雖殞滅，其志不朽矣。民國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孫文敬書。」（註二）

附錄：山田良政傳（註三）

山田先生諱良政，字子漁，日本弘前人也。生於明治元年（一八六八）一月一日，爲日本故津輕藩士山田浩藏先生之長子。幼極聰慧，懷遠志，輒欲壯遊四方。

既長，入東京水產講習所，畢業後服務北海道「昆布會社」，以忠於職務，爲公司所重用。一八九〇乃被派掌理上海支社事宜，此爲先生初次遠遊。

一八九九年國父中山先生亡命日本，先生晤謁於東京神田三崎町旅館，感於國父對世界對人類之崇高理念，遂誓爲東亞前途而奮鬥焉。

一九〇一年鄭士良先生衛命攻入惠州，以待幹部人員及武器接濟，詎意日本政府忽而更換新內閣，伊藤氏忽禁武器輸出，則原定計劃乃爲破壞。國父鑒於當時情勢惡劣，乃不得不作適當之處置，遂命先生爲惠川之密使，以傳遞命令。此事之艱鉅，乃爲先生所預知者，乃先生持素日豪俠之氣，慨然允諾，與同志數人，共登「一去不還」之途。

十月二十日，抵惠州，入三多祝革命軍，晤鄭士良先生，出以國父密令，並助整理部屬，率領退出三州田大本營，以圖後計。不圖二十二日竟於三多祝與清兵遭遇，發生激戰，然以孤軍難抗，遂陷混亂狀態，時先生猶以正義所感，挺身赴義，遂遭敵彈而亡，遺體亦不復得。其激烈悲慘之狀，當可想見矣！先生實享年三十三歲，方在壯年，竟資志以歿，惜哉！

國父於自傳中嘗追懷當年之事，而特書曰：「此爲外國義士當中國共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一九一三年，國父重渡日本，追懷先生之仁俠好義，乃於東京谷中全生庵爲建紀念碑，越五載，復派朱執信先生赴惠州，就當年先生陣亡之地，以尋遺體，然荒蕪廢土，聊無人煙，終不復得，遂以四方之士帶歸，以爲紀念焉。先生之令弟純三郎，赴廣東之際，亦曾帶歸此土，並於東京召集中日兩國同志追悼後，携回故里，歸葬祖塋時國父特派廖仲愷先生前往代表致祭焉。此事距先生殉難實已二十年之後矣。

一九二〇年國父復派陳中孚、宮崎寅藏兩氏，代表赴弘前，於山田族之菩提寺內樹碑，碑文係國父自撰並書，其文曰：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二十七日

一九二

『山田良政先生之碑』

山田良政君，弘前人也。庚子閏八月，革命軍起惠州，君挺身赴義，遂戰死。嗚呼！其人道之犧牲，亞洲之先覺；身雖殞滅，而其志不朽矣。民國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孫文謹撰並書。

先生死後，妻藤田敏子氏，守節志堅，今已七十一歲，聞仍居神戶。先生自爲正義殉難後，其弟純三郎氏起繼兄志，追隨國父奔走革命，倍嘗艱辛，其後居上海，創辦江南正報，以期溝通中日兩國文化，而樹立東亞和平之基，但終爲日本軍閥嫉視，事與願違，後即息影滬濱十數年如一日，迨去歲日本軍閥屈膝於正義之前，先生乃欲重鼓餘勇，獻身於世界和平，如此則山田良政先生之精神可謂不死。

黎元洪等薦舉梁啓超為憲法起草員。

梁啓超本日函告其女梁令嫻稱：

「吾已正式入（共和）黨，前有書在途（本書編者按：係指本月二十四日之函），想已達。頃有數省舉爲憲法起草員，（原函中註：黎宋卿領銜）諒亦不能辭，（原函中註：旬日後當入京）此後恐在京之日多矣。（原函中註：書仍寄津宅可也）……我日來益忙，然有事可做，亦反覺高興耳。」（註四）

內務部核准「邊事日報」立案。

內務部本日以指令第一百十八號令京師警察廳，核准「邊事日報」立案。令曰：

「據呈范漢生組織邊事日報，開具條款呈請立案等情到部。既據該廳查核尙無不合，自應准其立案，仰即轉飭遵照可也。」（註五）

註一：民國二年三月一日「民立報」

註二：「國父全集」，第四冊，頁一四一五。

註三：「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一九—二〇。

註四：「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冊，頁四一四。

註五：「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九日第三〇一號。

二十八日 袁大總統任命湯玉麟為陸軍第二十七師步兵第五十三旅旅長。（註一）

袁大總統核准任命夏超為浙江省城警察廳長。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核准任命夏超為浙江省城警察廳長。令曰：

「國務總理內務總長趙秉鈞呈稱：據浙江都督兼署民政長朱瑞呈請，任命夏超為浙江省城警察廳長，應照准。」（註一）

按：省級警察廳長不在本書記述範圍，以夏超其人與爾後史事有關，故記其出處。

袁大總統核准任命張毅為四川都督府參謀長。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核准黎元洪呈請任命張毅為四川都督府參謀長。令曰：

「領參謀總長事黎元洪呈請任命張毅為四川都督府參謀長，應照准。」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一日第二九三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是月 國民黨於國會議員選中大獲勝利，於衆議院得二六九席，參議院得一二三席。

自國民黨成立後，臨時參議員占有三分之二議席。及至民國二年二月各省選舉告竣，國民黨所得議席果占多數，另三黨合計尚不及三分之一。茲列舉當時各黨議員比較於左：

黨 籍	院 名	人 數	院 名	人 數	合 計
國民黨	衆議院	二六九	參議院	一二三	三九二
共和黨	衆議院	一二〇	參議院	五五	一七五
統一黨	衆議院	一八	參議院	六	二四
民主黨	衆議院	一六	參議院	八	二四
跨黨者	衆議院	一四七	參議院	三八	一八五
無所屬者	衆議院	二六	參議院	四四	七〇（註一）

康有為主持之「不忍」雜誌，在上海出版。

「不忍」雜誌，本月在上海出版，由康有為主撰，志在以孔教爲國教，每月一冊，分政論、說教、瀛談、藝林等欄。是年十一月，南海丁母艱，停刊，至民國六年十二月，曾續出，但未幾亦廢。（註二）

註一：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一篇，頁一四五—一四六。

註二：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二五〇。

三月

一日 國父在日本東京出席我國旅東各界歡迎大會，講演「政黨之要義在為國家造幸福，為人民謀樂利」。

是日，國民黨東京支部、共和黨東京支部、廣東同鄉會等三團體，特假東京神田美土代町日本青年會，開會歡迎國父孫中山先生，到來賓美人柯和壁費雅、日人副島博士暨胡瑛、夏之時、馬君武、戴天仇、袁華選、李作棟、汪大燮等近四千人。首由主席共和黨支部副長韓開一報告開會意義，繼由胡瑛讀歡迎詞，國父亦即席演說，講述「政黨之要義在為國家造幸福，為人民謀樂利」，（註一）講詞全文如下：

「今日留東之國民黨支部、共和黨支部、廣東同鄉會諸君子在此開會歡迎。兄弟借此機會，得與在東之政黨及鄉人相接洽，實不勝歡幸之至！

東京地方對於我中華民國，向有特別關係；從前革命黨之發源，都是在東京方面。革命黨經十年之工夫力量，冒許多之危險，以造成中華民國。現在中華民國已經成立，我大家國民責任如何？民國雖成立，猶在幼稚時代，大家須發大願力，將已造成之中華民國，鞏固其根基，方盡我們的天職。創造民國者，既發源於東京，則鞏固民國者，亦要留東諸君擔負其責任。國民黨原屬革命黨，民國成立後始改組。共和黨亦在民國成立之後組成政黨。論成立之先後，共和黨在國民黨之前。今日欲鞏固中華民國，政黨最為緊要。今日之政黨，比較從前之革命黨，實大有不同。革命黨之事業，必須流血冒險，犧牲性命財產，纔能做成革命之功。其所抱持之唯一宗旨，則為三民主義。民族主義，與滿族君主相爭競，必須擲多少之頭顱始能購得；民權主義，與專制政體相對抗，也是極端反對不能並容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一日

一九五

的；民生主義，與不良之社會爭。惟今日中華之社會，尚未趨於極端不良之地位，稍易着手。當皇族專制時代，革命黨之力量甚為偉大，終能打破反對者之壓制而建設中華民國，民族、民權二大主義均經達到目的。民生主義，難以平和方法逐漸促社會之改良。

從前之黨與黨，所持宗旨，背道而馳，故相視若仇讎。今日之黨與黨，均以國家為目的，雖分而為數黨，究同此四萬萬人，同此立在共和政體之下，均以國家為本位；所謂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橫覽全球，無論為民主共和國，為君主立憲國，莫不有政黨。黨之用意，彼此助政治之發達，兩黨互相進退，得國民贊成多數者為在位黨，起而掌握政治之權。國民贊成少數者為在野黨，居於監督之地位，研究政治之適當與否。凡一黨秉政，不能事事皆臻完善，必有在野黨從旁觀察以監督其舉動，可以隨時指明。國民見在位黨之政策不利於國家，必思有以改絃更張，因而贊成在野黨之政策者必居多數。在野黨得多數國民之信仰，即可起而代握政權，變而為在位黨。蓋一黨之精神才力，必有缺乏之時；而世界狀態，變遷無常，不能以一種政策永久不變；必須兩黨在位在野互相替代，國家之政治方能日有進步。一黨新得國民信仰，起而在位，以一番朝氣而促政治上之改良，其所收得之功效，各國均有確據。今日講到民權更不能不要政黨，無政黨則政治必愈形退步，將呈江河日下之觀；流弊所及，恐不能保守共和制度，將漸變而為專制。

我中華民國歷史上數千年稱為文明古國，所以政治日形退步者，因無政黨以維持之。政黨之名詞甚為新異，中國人多不明白黨字之真義，就是已入政黨的黨員，也不能人人知道政黨之作用。以為一入政黨，必須袒護本黨，攻擊異黨，不顧國家大局，徒爭一黨之勢力。不知黨與黨之關係，非仇讎，是對黨（編者按：『對黨』疑係『友黨』或『與黨』之誤排）。人之入黨，當視其自己之心志如何？今日贊成第一黨之政策，即可入第一黨，明日贊成第二黨之政策，即可入第二黨，均屬正當之事。不比未革命以前的黨派，其根本上絕對的不同。

政黨之要義，在為國家造幸福、人民謀樂利。人之入黨，其未入黨之先，必先察其黨之黨德如何？黨人行為如何？其黨所主張之政策如何？與我同志者，贊成之；與我異趣者，則不贊成之。全係自家心理上之採擇，無利益可貪，無勢力可畏，並無情面可徇的。故今日入共和黨，明日入國民黨；今日在國民黨，明日在共和黨；祇要與自己

所抱之宗旨相合，並非於氣節上有所損失，蓋極爲尋常之事。日本政黨之黨員，時常變更，歐美各國，莫不如是，固毫無足怪。

各黨黨員祇須對於政黨盡力效忠，以正道理謀國家人民之福利，不用不正當行爲，無論對於何黨，均未爲不可。但是中國普通人之心理，對於黨字之意義，不甚明瞭，以爲古書上於黨字之解釋不甚良美，有所謂『君子羣而不黨』之說。不知今日之政黨的黨字，在英語名詞爲 Party，在中國文字別無與 Party 相當之字，祇有此黨字較爲近似，並無別字較黨字確當者，故用此黨字，究竟與古時所用之黨字大有區別。

至於黨爭亦非不美之事，既有黨不能不爭。但黨爭須在政見上爭，不可在意見上爭。爭而出於正當，可以福利國；爭而出於不正當，則遺禍無窮。兩黨之爭，如下棋然。譬如二人對奕，旁觀者分爲兩組，按照着棋一定之規則，各相照護，不用詭謀以求自己之勝利，只以正大之方法相對待；假使手段不高，眼光不大，以致失敗；敗而出於正當，則勝者固十分滿足，敗者亦甘心不悔。即旁觀照護之人，初助此方，繼助彼方，亦未爲不可，祇須用正當之方法，不用詭謀。政黨亦然，他黨之宗旨與自己之宗旨不相符合，因而不贊成他黨，一心護持本黨，求本黨之勝利。其求勝利之方法，須依一定之法則，不用奸謀詭計，是之謂黨德。如但求本黨之勝利，不惜用卑劣行爲，不正當手段，讒害異黨，以弱本黨之敵，此種政黨，絕無黨德。無黨德之政黨，聲譽必墮地以盡，國民必不能信任其政策，何能望其長久存在呢？

凡一政黨欲求發達求長久，必須黨員明白黨義，遵守黨德，不可用欺騙手段逸出範圍之外。大家一勝一敗，均屬心滿意足，絕無怨尤。縱有失敗，必須退而自反。政策之不能施行，必思有以改良之；手段之不合國民要求，必思有以變更之，務使有得勝之一日。愈研究，愈進步，方能謀政黨之進行，方能謀國家之發達。倘使喪失黨德，則國家前途，無限危險。中國初成立，政黨發生尚在幼稚時代，政黨之道德，應如何培養？留東兩黨諸君應負絕大之責任。國內各黨員在政治上活動，事情尤迫，暇晷無多，東京地方兩黨諸君，多半是留學生，無內地諸君政治上活動之勞苦，正好注意黨德，闡明政治方針，俾東京地方爲中華民國模範之政黨。

今國民黨、共和黨兩黨諸君同在東京，有同在一學校者，有同居一旅舍者，互相請益互相往來之時甚多，比內

地各黨員聯絡，適為最好之機會。可以和衷商榷，講求政黨應有之道德，研究政黨應用之方針，以為內地政黨之模範。令全國人民人人具有此種道德，具有此種思想，則中華民國之政治可以立見發達，中華民國之基礎可以日益鞏固，中華民國之國勢亦可以蒸蒸日上，凌歐駕美而上之。此即諸君異口在民國之助勞，亦今日兩黨諸君應盡之責任也。願與諸君共勉之！

今日之歡迎會本係三團體，內有廣東同鄉會，兄弟對於廣東同鄉諸君有一種特別的觀念。中國革命其原動力雖屬東京諸君，而實行之地點實以廣東為最早。廣東起義十數次，屢回失敗，其流血冒白刃者，不知凡幾。迨至武昌舉事，各省響應，始能成功。所以人人只知道推翻滿洲政府湖北居其首功；不知廣東自三月二十九日大失敗大犧牲之後，其時死難者，四川、湖北兩省之人不少，革命之風潮，因愈形激烈，各省均受其影響，所以武昌起義易於成功。廣東革命之失敗，非無結果之失敗，武昌起義之能成功，即為廣東革命所生之果實。廣東之革命，即為武昌起義之原因。廣東自七八年前已有革命基礎，每一二年間必有起義之事，三月二十九日之舉，即為最後之大敗。廣東人對於革命對於共和，既非常具有熱誠，民國成立維持之責任，廣東更要擔負。今日三團體歡迎，兄弟實深感謝！」（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盧金山為拱衛軍參謀長。

袁大總統核准領參謀總長事黎元洪呈請任命盧金山為拱衛軍參謀長。（註二）

司法部通令：理曲之債務人家產淨絕者應送往做工習藝，勿使姦人漏網。

司法部本日以指令第一百八十四號令京內外高等審判廳及暫時行使司法權之縣知事，對財產訴訟之理曲而家產淨絕者，應送做工習藝，查其是否隱匿財產，以保債權者。令曰：

「二月二十四日據上海地方審判廳呈稱：民事財產訴訟須經上訴期限，方可強制執行。姦宄之徒儘有從容匿產

之餘地，請援用前清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第四十二條辦理等因。查民事訴訟律未頒以前，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自應繼續有效，該章程第四十二條，因理曲人家產淨絕，不能依前條方法執行者，得將理曲人收教養局作工一月以上，三年以下；如工作中查出有隱匿家產實據者，仍照前條辦理，得將理曲人釋放等語。是凡地方設有教養局者，第四十二條之理曲人即可送入作工；倘無教養局，而有習藝所，亦可送交所內習藝。如此庶幾人不至漏網，而債權者獲完全之保護，除令上海地方審判廳查照辦理外，相應令飭遵照。」（註四）

贛事查辦使王芝祥抵南昌。

本日，北京政府所派贛事查辦使王芝祥抵江西省城南昌，贛省軍政長官及人民羣至迎接，由招待員導入滕王閣內憩息，軍政長官隨入客廳陪坐茗茶，首由蔡銳霆宣言，謂：「大總統任命汪瑞闔來贛主長民政，原爲保人民宗旨，奈全贛堅不承認，以致汪瑞闔敗興而返。孰意梅郭等無故隱度，私造謠言，向中央播弄是非，誣余與巡警總監陳君廷訓等拒去汪瑞闔，違抗中央命令。總統聽一方面之言，不分皂白，遽入人罪。余冤沈三字，犧牲性命，雖不足惜，其如全贛同胞何？」王答曰：「贛省乃吾舊游之地，貴處民情，莫不洞悉，君等違抗命令，斷無此事。今中央政府使吾來贛，原爲解釋一切誤會。」（註五）

王旋於民立報南昌訪員問及中央對贛宗旨及其來贛查辦之事時，答以「贛事發生，大都由宵小挑撥所致。中央對於江西原無成見，汪民政長被拒之初，袁總統即擬命張勳來，尋不果；旋議派岑春宣及孫瑤清，亦中止；最後乃任兄弟爲鎮撫使兼理江西都督事，兄弟力辭，但以此事關係江西、影響全國者甚大，故勉強查辦一層。兄弟來時，北京浮言頗多，其實兄弟此行犧牲名譽，總求江西與中央兩得其平，物議加之，亦惟聽之而已。兄弟查辦事頗多，然主要者，分治、軍械兩問題及郭同等對近日李督所提出之彈劾案。汪民政長決不再來，將來是否由李督兼署或另簡人，此時未能預定。軍械扣留案，陸軍部囑兄弟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二日

二〇〇

看江西槍彈是否足用，足則仍歸中央，不足則發還江西，此案政府已表示退讓之意，當不難了結。」

(註六)

註一：「國父年譜」，上册，頁四九八。

註二：「國父全集」，第二册，頁三三三—三三六。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二日第二九四號。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六日第二九八號。

註五：民國二年三月九日「民立報」。

註六：民國二年三月十日「民立報」。

二 井勿幕辭卸臨時稽勳局審議員職務。

本年元月十一日經袁大總統任命爲臨時稽勳局審議員之陝西革命元勳井勿幕，辭職不就，經袁大總統於本日令准。令曰：

「國務總理趙秉鈞呈稱：據臨時稽勳局局長馮自由呈稱：本局審議員井勿幕呈請准予辭職。井勿幕准免審議員本官。」(註一)

內務部核准滿族官民冠姓更名改籍。

民國成立後，舊各旗滿族官民擁戴共和，樂爲民國國民，紛紛申請冠姓、更名及改隸籍貫。本日內務部核准一批，茲誌於此，可見一般。

一、內務部令順天府：

准步軍統領衙門函開：千總凌壽呈稱：「係鑲藍旗滿洲達崇阿佐領下人，請冠姓關，更名得壽，併改隸宛

平縣民籍。軍事執法處幫審考慶，係鑲紅旗滿洲松鑑佐領下人，請冠姓李，更名其慶，併改隸宛平縣民籍。」等因前來本部自應照准，除由部註冊及函達值年旗轉知各該旗備案外，合行令仰該府轉飭該管地方官遵照備案。（註一）

二、內務部令順天府：

據貴綿呈稱係滿洲鑲白旗人，擬請冠姓關，並請改隸大興縣民籍等情前來本部，自應照准。除由部註冊批示併函達鑲白旗滿洲都統備案外，合行令仰該府轉飭大興縣遵照備案。（註三）

三、內務部令職方司：

職方司主事志翰請冠姓金，應照准註冊並函知宗人府備案。（註四）

四、內務部令順天府：

據稅務處收發處委員清保呈稱：「現年四十四歲，係正紅旗滿洲英信佐領下人，擬請冠姓林，更名志澄，並改隸順天府宛平縣民籍。」等情前來本部，應即照准。除由部批示註冊並函達正紅旗滿洲都統及財政部外，合行令仰該府轉飭該縣備案。（註五）

五、內務部令京師警察廳：

據京師警察廳呈：據右一區警察署呈稱：「職區學習署員廣澤，係鑲白旗滿洲榮貴佐領下人，今擬請冠姓更名爲鄂博仁，並請改註文憑」等因據情轉呈前來本部，自應照准。除由部註冊併函達鑲白旗滿洲都統備案外，合行令仰該廳轉飭該員遵照。（註六）

六、內務部令四川民政長：

據京師警察廳呈：據內左一區警察署長呈稱：「署員連潤祖姓周氏，原籍熱河承德府大格鎮人。先世曾宦四川，自前清乾隆時，始入京籍蒙古鑲黃旗。現在四川尚有遺產，擬復祖姓，更名之潤，並改隸四川成都民籍。」等情前來本部，應即照准。除由部註冊外，合行令仰該民政長轉飭該縣備案。（註七）

河南暴徒轟擊省議會事定案，原因判明係由於分縣權利問題。

河南臨時省議會，於去年七月被暴徒轟擊，槍傷議員多人，各犯均已逃竄。旋經先後拿獲王利中、王書雲、李海清、馮得勝、張金忠、趙修海等六名，由本省檢察廳迭次審訊，斷定省議會被擊一案，確為王利中糾約各犯，前往轟擊。遂於本日判決，判令王利中等各處有期徒刑，並褫奪公權有差。其轟擊原因，全為榮澤、河陰分縣問題，該犯等因桑梓權利起見，致出此暴烈手段。（註八）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三日第二九五號。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二日第二九四號。

註三：同註二。

註四：同註二。

註五：同註二。

註六：同註二。

註七：同註二。

註八：「東方雜誌」，九卷十號，中國大事記，頁三二—三三。

三日 國父訪日本新任首相山本權兵衛告別，並表示中日聯好之願望。（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廖仲愷為廣東國稅廳籌備處處長。（註二）

袁大總統任命章梓、章駕時、冷適為江蘇陸軍師長。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任命章梓為江蘇陸軍第一師師長，章駕時為江蘇陸軍第二師師長，冷適為江

蘇陸軍第三師師長。(註三)

註一：民國二年三月四日「民立報」。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四日第二九六號。

註三：同註二。

四 日 國父應日本外相牧野伸顯之宴，並訪松方談中日商業合作。

國父孫中山先生將離東京，昨日已辭別新任日本首相山本權兵衛，本日，再應日本外相牧野伸顯之午宴，藉示惜別，日本閣員均在座。並於昨今兩日兩訪松方，商談中日商業合作。(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高凌霨督辦改組各省銀行及推行紙幣開辦金庫事宜，並派高松如會辦。

政府爲整頓銀行推行紙幣，已制定有關章程。本日，袁大總統發布命令，以高凌霨爲督辦，高松如爲會辦。令曰：

「任命高凌霨督辦改組各省銀行及推行紙幣開辦金庫事宜，並由高松如會同辦理。」
同日，又任命高松如爲直隸銀行行長。令曰：

「財政總長周學熙呈稱：據直隸都督兼署民政長馮國璋呈請任命高松如爲直隸銀行行長，應照准。」(註二)

政府向六國銀行團提出大借款拒絕書。

政府因六國銀行團要挾，已提出拒絕意見書於六國銀行團。(註三)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四日

全國禁烟聯合會議在北京開幕，會期三日，議決訂定期限，統一機構、確定 犯刑、嚴厲查禁等案。

全國禁烟聯合會由各省都督派遣代表，組織而成。是日開會於北京。至六日午後閉會。其議決事件如下：(一)期限 新刑律有鴉片煙罪專章，應以新律公布之日，爲煙禁淨絕之期。惟各省情形不一；應由院部通飭，限期本年六月內，將禁絕情形，報告於政府。(二)各省機關各省原議機關，名稱不一。權限分歧。擬一律定名爲禁煙局。(三)京師機關 京師向無專管，僅原內務部衛生司之科，擬請特設機關，以昭鄭重。(四)罪名 關於鴉片煙罪，重者爲無期徒刑；而販賣嗎啡，尙無專條，擬請凡關鴉片煙罪，一律加等，並將販賣嗎啡，私藏煙土之罪，另行特定。(五)兵力禁煙 對於聚甲抗拒禁煙拔苗者，准以兵力從事。所犯重大者，按軍法懲辦。(六)警戒官吏 擬請特定禁煙不力之處分專則，交國會議決頒行。(七)經費 擬請內務、司法兩部通飭各省，將煙犯罰款，一律充禁煙經費，不准移作他用。(八)專賣問題 風聞有收買上海存煙，作爲專賣之說，如有其事，請即取消。(九)禁煙人員之保障 凡親歷城鄉之禁煙各員，往往致被毆打。或事後報復，應請定明保護方法。(十)煙犯專庭 地方官吏往往對於煙案，竟存歧視，應請司法部於各省或禁煙事繁之區，增設煙犯專庭或於普通刑庭，增派推檢專理煙案。(十一)禁革手續 各處痞棍對於禁煙事項，往往藉詞干涉，請速飭各省，有阻撓者，從重懲辦。(十二)嚴重審判 各省原定禁煙專律，視新律爲重，現在專律雖已取消，如有請求翻案者，不許受理。(註四)

司法部實行司法官脫離黨派制度，公布「司法官無黨及脫黨一覽表」。

司法部爲實行司法官脫離黨派，本日公告「京師各級法院司法官無黨及脫黨一覽表」。茲誌如次：

京師各級法院司法官無黨及脫黨一覽表

法院別	職別	姓名	黨別	聲明脫黨
大理院	院長	章宗祥	無	
	簡任推事庭長	姚震	無	
	簡任推事庭長	汪熾芝	共和黨	於任命翌日脫黨
	推事	胡詒穀	無	
	推事	沈家彝	無	
	推事	朱獻文	無	
	推事	林行規	無	
	推事	潘昌煦	共和黨	任命前脫黨
	推事	張孝移	共和黨	任命次日脫黨
	推事	徐維震	無	
	推事	黃德章	無	
	推事	林榮	無	
高等審判廳	廳長	江庸	無	
	推事	李祖虞	共和黨	就職時脫黨
	推事	陳經	共和黨	就職時脫黨
	推事	郁華	共和黨	就職時脫黨
	推事	張式彝	共和黨	就職時脫黨
	推事	譚汝鼎	共和黨	就職時脫黨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四日



二一〇六

就職時脫黨

THE

444

國民黨

已脫黨籍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

元年十月脫黨

共和黨

共和黨

元年脫黨

共和黨

共和黨

元年脫黨

共和黨

國民黨

元年十二月下旬脫黨

統一黨

統一黨

元年任命後脫黨

同盟會

統一黨

於任命後脫黨

455

無

411

 $\frac{4\pi}{3}$

林鼎章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四日

推事	李受益	無	
推事	朱養廉	無	
推事	倪寶森	無	
推事	陳寬香	國民黨	本年二月脫黨
推事	程文謨	無	
推事	梁繼棟	無	
推事	鄒嶸	無	
推事	汪庚年	同盟會	五政黨合併後脫黨
推事	陳延年	無	
推事	楊潤	無	
推事	馮壽祺	無	
推事	賴毓靈	國民黨	本年二月一日脫黨
推事	鮑忠淇	無	
推事	吳汝讓	國民黨	元年十二月廿九日脫黨
推事	陳誠	無	
推事	徐九成	國民黨	元年十二月廿九日脫黨
檢察長	羅文幹	國民黨	就任後脫黨
檢察官	朱深	無	
檢察官	李杭文	無	
檢察官	熊兆周	國民黨	就任後脫黨
檢察官	張祥麟	無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四日

二〇八

高等檢察廳

地方檢察廳

檢察官 汪祖澤

無

檢察官 祁耀川

無

檢察長 劉 著

無

檢察官 賈 晉

國民黨

本年一月十三日脫黨

檢察官 袁青選

國民黨

本年一月十三日脫黨

檢察官 陳兆煌

無

檢察官 匡 一

因出差未據呈報

檢察長 蔣 棻

無

檢察官 尹朝楨

無

檢察官 蔣邦彥

國民黨

元年十二月脫黨

檢察官 龍 騫

無

檢察官 林尊鼎

無

檢察官 胡國洸

建設討論會

自改民主黨後宣告脫黨

檢察官 周慶雲

無

檢察官 馬彝德

無

檢察官 楊士毅

無

檢察官 黎世澄

無

檢察官 王敵彝

共和黨

元年十二月宣告脫黨

檢察官 王維翰

國民黨

元年九月廿日登報聲明脫黨

檢察官 馬爲珖

同盟會

自改組國民黨後即不加入

察檢官 楊允升

無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第一初級檢察廳

檢察官	黃成霖	共和黨	元年八、九月間宣告脫黨
檢察官	劉元梓	國民黨	元年十二月脫黨
檢察官	區樞	無	

第二初級檢察廳

檢察官	何琳	無
檢察官	劉瑞琛	無
檢察官	田鳳翥	無

第三初級檢察廳

檢察官	張明哲	民主黨	本年二月一日脫黨
檢察官	蘇兆祥	國民黨	本年二月一日脫黨

第四初級檢察廳

檢察官	曹堃	國民黨	已脫黨籍
檢察官	高方銘	無	
檢察官	石秉鑄	無	

(註五)

江西公民聯合會以省議會已成立，宣布取消。

江西省議會於二年二十二日開會選舉正副議長，本日公民聯合會開全體職員大會，主任幹事朱念祖報告：「本會原係暫時機關，爲省議會未成立以前之變通辦法。今省議會已成立，本會自應取消，以符原議而免紛歧。」旋經公衆議決取消。(註六)

註一：陳鵬仁：「宮崎滔天與中國革命」，頁二二二。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五日第二九七號。

註三：「國民」，第一卷第一號，國內大事記。

註四：「東方雜誌」，九卷十號，中國大事記，頁三三三。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四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五、六日

二一〇

註五：「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九日第三〇一號。

註六：民國二年三月十二日「民立報」。

五日 國父離東京，抵橫濱。

國父孫中山先生應橫濱國民黨支部部長黃焯民之邀，前往視察。本（五）日上午十時二十分，由東京啓程，日友大隈重信、澁澤男爵、副島博士等均蒞車站相送，成城、同文、志成各校學生及日華學會等數千人列隊道旁，歡聲雷動。當日抵橫濱。（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朱善元、賈景德等為山西各路觀察使。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任命朱善元為山西中路觀察使，賈景德為山西北路觀察使。（註二）

註一：「國父年譜」，上冊，頁四九九。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六日第二九八號。

六日 國父在橫濱出席國民黨支部歡迎大會，講演「政黨與政府之重要關係」。

國父一行，昨日抵達橫濱，國民黨駐橫濱支部於是日開會歡迎，極為熱烈。國父以「政黨與政府之重要關係」為題，發表演說，歷時二時許，並攝影留念。（註一）

茲附錄國父講詞全文如後：

「兄弟今日到橫濱得諸君之歡迎，甚為感謝！今民國成立，將有二年之久。然此二年間，國中諸凡待舉，而以內政外交，極為棘手。但幸得內外同胞，同心協力，至能維持今日之現狀。夫國家之成立，必賴乎政治。而民國之政治，若普問於國民之可否，豈不是行極繁之手續？故欲簡而捷，必賴政黨。今與二三政黨商量妥協，而國之政治

即舉。然民國政黨最先發生者，就是共和黨，故共和黨之勢力最大。但兄弟在南京執政時，黨人俱盡力於國事，而對政黨似不甚注意。所以前之同盟會，即今之國民黨，發生最後。然當時兄弟所以不甚注意黨事者，原因有二：民國之所以發生者，第一欲與國人有民權思想。如當南京政府時，自己已執政權，倘又立刻組織同盟會，豈不是全國俱係同盟會？而又復似專制。國人因有民權思想，然後發生政黨。政黨係與政府對立，故共和黨當時之發生，兄弟甚為喜歡。此不甚注意黨事者其因一。又凡人之作事，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故政府作事不好，必須人民之監督指正。此又當日共和黨之發生，兄弟極為歡迎。此不注意黨事者其因二。但看今回之選舉，國民黨未嘗出何樣之手段，又無絲毫之運動，然此次之選舉，本黨似得勝利。可知辦事不在乎手段與運動之多寡，而貴乎光明正大之主義公理。此亦可知國民趨向正義、公理、共和之一途也。

又如今日之黨，與前日之所謂黨者大不同。何以？因前日之所謂黨者，不外一曰革命黨，一曰保皇黨。但前日之革命黨者，目的乃謀恢復我漢人之國家，與人民大多數之幸福。至於保皇黨者，不外謀個人自私自利，與保全外族之皇帝為目的。故前者二黨立於極端反對之地位。今日則不然。因今日之共和黨，其所立之黨綱，乃贊成五族共和，又謂謀國家前途之速進，與人民之幸福。正與我黨之主張國利民福相同，故我黨不可不引為益友。又不但共和黨者，我正引為益友，至凡贊成共和者，我同人亦當相與為良朋。甚至前者殺我祖若宗與夫專制我國民二百有餘年之滿族，但今次他贊成吾之共和，故我民國不但待為益友良朋，更每歲與他四百萬之年俸。此亦所以表我黨之寬大量，而非出乎他念之報仇盡滅之心，故此贊成共和之最親熱者，莫若滿之王族也。

前者曾有問難於兄弟者曰：『何必民國每年多用此四百萬耶？』但兄弟謂民國以此四百萬，乃用之最價值名譽之途也。兄弟見日本國之所以有今日之名譽者，一因日本曾與前清之戰而勝，又與俄國之戰而勝；更以國內屢加改良，海陸軍之擴充，不知用了幾萬萬金錢，至在世界上有今日之日本榮譽。至於民國未曾有與別國開戰而勝，又不是有強大力之海陸軍，財政又不是富足，以上各件，比前清可是更加貧弱的。但今日民國之名譽，能見重於各國者，與日本未相上下。其因：不外革命時能行人道之主義，優待皇室之條件而發生耳。況皇室之經費，兄弟信他不是永世要民國之供應。兄弟前在京時，受八旗會館之歡迎，八旗亦已知人人乃民國之一份子，不應當受民國之常糧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六日

二二二

。不過立刻各人未能有生計之途，故暫時受民國之供給。至民國乃合人人組織而成，乃行平民主義之政治，斷不容有立一皇帝在其中。故當時所以行待遇皇室條件者，不外照外國待君主之禮以待之，即如日本天皇駕崩時，民國曾服二十七日之喪。今隆裕太后之死，民國亦不過服二十七日之喪服而已。今北京仍然有皇室與皇帝之名稱在者，我民國待之，當他係外國君主游歷至此，我民國不過盡地主之責，以待遇之而已。故民國合五族而成，凡五族之人，皆如兄弟，合心合力，以爲民國之前途着想盡力，此兄弟之所厚望於諸君者也。」（註二）

按：本演講各全集版本均列爲「民國二年二月」，未著日期；獨百年本國父全集註爲「民國二年三月十五日在橫濱華僑歡迎會演講」。查國父係二年三月五日抵橫濱，六日出席歡迎會，七日離橫濱，十五日則在九州遊歷。故應訂正爲本日。

司法部訂「華洋訴訟辦法」，訓令各級法院實行。

司法部准外交部函，擬定華洋訴訟辦法三端，於本日訓令各級法院實行。茲誌令文及辦法如次：

「前准外交部函稱華洋訴訟事件，前經貴部擬定權宜辦法，暫照舊例，歸行政官審理，並通令各省法院遵照在案。查貴部通令中有地方官不諳新律，得臨時請通曉法律官員幫審等語。此舉最爲扼要，擬請規定畫一辦法，通令各法院，至公判上訴一切手續，亦請酌定暫行簡章，俾資遵守。如得同意，請即擬定辦法，會商本部，通飭各省辦理，交涉官署遵照等因，當經本部擬定辦法三端，函復去後，茲准函稱所定辦法與條約法權兩無窒礙，本部意見相同。除各省辦理交涉官署及地方行政官廳由本部直達各民政長飭令遵照外，應請通行各省法院一律遵守等因。查華洋訴訟審判廳本不拒絕受理，若外人於起訴後而要求觀審，拒之不可，受之不能，祇有以拋棄爲保全之法。但行政衙門受理此等訴訟，亦必須有一定辦法，方昭畫一，此次本部所定辦法，既經外交部同意，亟應早日實行，爲此令各廳此後遇有華洋訴訟案件，均遵照後開三端辦法處理。此令。

酌定華洋訴訟辦法

一、地方官衙門審理華洋訴訟案件，如該承審官不係法律或法政專門畢業人員，應即函請同縣或附近地方審判廳長

，酌派法官；或函請該縣審檢廳，酌派幫審員，幫同該地方官承審。

二、地方官衙門審理華洋訴訟案件，如該當事人有不服上訴之時，應以該省通商交涉使衙門或該省外交部特派交涉員署爲其上訴機關，收理上訴案件前項上訴案件承審官之資格，適用第一條之規定。

三、地方官及通商交涉使衙門或外交部特派交涉員署審理華洋訴訟案件，其訴訟程序除有與條約牴觸及行政官廳不能適用之處外，一切皆依通常訴訟辦法。在訴訟律未經頒布以前，准照審判廳試辦章程辦理；訴訟律頒布以後，准照訴訟律辦理。」（註三）

袁大總統任命楊以德等爲觀察使。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任命楊以德爲直隸渤海觀察使，殷鴻壽爲直隸范陽觀察使，何炳庠爲直隸冀南觀察使，劉浚爲直隸口北觀察使。（註四）

按：觀察使之任命不在本書記述之列，惟楊以德等與爾後歷史有關。且楊以德方於上月任命爲天津警察廳長，又膺任命，具見其與袁等關係之特殊，故說之於此，以備參考。

註一：「國父年譜」，上冊，頁四九九。

註二：「國父全集」，第二冊，頁三四四—三四六。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十日第三〇二號。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六日第二九八號。

七日 教育部委任于長藻代理籌邊高等學校校長。

教育部本日發表委任令，派籌邊高等學校庶務長于長藻代理該校校長。（註一）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七日

一一三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八日

二一四

河南省大風為災。

河南省本日忽起大風，約歷十二時之久，拔樹塌房無數，鐵道被沙堆塞，火車停開。（註二）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十一日第三〇三號。

註二：「東方雜誌」，九卷十號，中國大事記，頁三四。

八日 國父抵名古屋。

國父於七日離橫濱，經橫須賀西往，於本日抵達名古屋。惟未多作停留，當日即繼續向京都、大阪進發。（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黃仁壽署兩廣鹽運使。（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裴其勳、徐世揚為吉林陸軍旅長。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任命裴其勳為吉林陸軍混成旅旅長，徐世揚為吉林陸軍第二十三師步兵第四十六旅旅長。（註三）

內務部核准夏金聲辦白話「小報」。

內務部本日以指令第一百三十五號令京師警察廳，核准白話「小報」立案。令曰：「呈悉。據夏金聲呈報設立小報請備案等情，既經該廳查明係白話體裁，內容尚無不合，本部自應准予立案。」（註四）

註一：澤村幸夫：「送迎孫文先生私記」。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九日第三〇一號。

註三：同註二。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三二三號。

九日 宋教仁發表大政方針。

宋教仁負才氣、有魄力，擬本約法，力倡責任內閣制。主張正式總統雖可舉袁世凱，然內閣必須由政黨組織，始能發揮責任內閣制度之精神，惟不必出於己黨耳。未幾，國會總選舉畢，國民黨大獲勝利，宋教仁乃沿江而東，經湘鄂皖寧而至滬，本其所主張為宣傳，大觸袁世凱之忌。及二年春，正式國會議員陸續北上，國父派教仁至北京代理國民黨理事長，世凱益不自安。欲以金錢賄之，付以銀行支票簿，令自由支用，教仁不為動。至是復發表演說抨擊時政。（註一）見宋氏本日演說，提出政見分為兩部。一為對於政體之主張：（一）主張單一國制，（二）主張責任內閣制，（三）主張省行政官由民選制，以進於委任制，（四）主張省為自治團體，有列舉立法權，（五）主張國務總理由衆議院推出。二為對於政策之主張：（一）主張整理行政，（二）主張劃分中央地方之行政，（三）主張整理財政，（四）主張整理行政，（五）主張開發產業，（六）主張振興民政，（七）主張興辦國有交通業，（八）主張振興教育，（九）主張統一司法，（十）主張運用外交。（註二）

註一：鄒魯：「中國國民黨黨史稿」，第三篇，頁一〇三五。

註二：「國民月刊」，民國二年五月創刊號，「宋遜初先生大政見」。

十日 國父抵大阪。

國父孫中山先生於十日過名古屋，經福岡、若松、熊本、西京等地，是日午前十一時抵大阪。翌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九、十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十日

二二六

大阪國民黨分部假商務總會開會歡迎，先生即席演說，解釋民生政策的意義及其必要，及政黨對於政治之關係。同日，大阪商學兩界再聯合歡迎，先生演說世界大勢與中日親善。（註一）

是日晚，先生晤盧夫人於大阪銀水樓旅舍，晤談約卅分鐘，先生即往赴已接受之日方宴會。盧夫人係三月八日携其女公子抵神戶，是日來大阪。（註二）

袁大總統核准任命吳醒漢為湖北都督府參謀長。

袁大總統准「領參謀總長事黎元洪呈請任命吳醒漢為湖北都督府參謀長，吳德振為湖北都督府參謀。」（註三）

袁大總統發布命令，授王隆中勳四位。（註四）

內務部核准「黃鐘日報」立案。

內務部本日以指令第一百四十號令京師警察廳，核准「黃鐘日報」立案。令曰：

「據呈王印川設立黃鐘日報，開具簡章請予立案等情到部，既據該廳查核該報內容尚無不合，應即照准立案。」

」（註五）

註一：「國民雜誌」，第一號，「駐日各支部記事」。

註二：澤村幸夫：「送迎孫文先生私記」。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十一日第三〇三號。

註四：同註三。

註五：「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三二三號。

十一日 袁大總統任命趙從蕃署江西民政長。

贛事查辦使王芝祥於十一日致電政府，大意謂：此次江西反對汪瑞闔爲民政長之風潮，實因汪非贛人，衆意不愜，而非李烈鈞違抗中央命令，排斥汪民政長；並推薦鄉望素孚的趙從蕃爲民政長。袁大總統卽於本日覆電照准，（註一）並有是命。（註二）

安徽滁縣發生匪變。

前月初，滬上破獲九龍黨，搜出旗幟符號甚衆。嗣後在南京等處，均有破獲。本日夜間，該黨人復勾結滁縣土匪，闖入滁縣城內，制斷電線，四門放火，搶署劫獄，駐滁輜重營連長張敬之，率兵痛剿，斃匪二十餘人，始分途逃竄。次晨復由臨淮輜重營長馮奇，率部搜剿餘匪，斃匪數十名，地方秩序始安。（註三）

註一：民國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民立報」。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十二日第三〇四號。

註三：「東方雜誌」，九卷十號，中國大事記，頁三四。

十二日 袁大總統核准任命彭素民、胡子駿、李性明、黃金龍、徐則恂、馮特民等擔任稽勳局職務。

袁大總統本日令准國務總理趙秉鈞呈稱：據臨時稽勳局局長馮白由呈請任命彭素民爲審議員，胡子駿爲秘書，李性明爲調查員，黃金龍、徐則恂、馮特民爲兼任調查員。（註一）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十一、十二日

袁大總統任命張開儒為滇軍旅長。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任命張開儒為滇軍第二師步兵第三旅旅長。（註二）

袁大總統獎勵川邊投誠各土司。

袁大總統准川邊鎮撫使尹昌衡呈請，獎德格明正丹東巴底各土司嘉木章，其毛丫曲登崇喜各土司，因未開列人名，縣令查明，續於二十日一體給獎。（註三）

內務部通令各省，禁止父母強迫子女為僧尼，官吏強迫僧尼還俗。

內務部本日以訓令第一百三十九號通令各省民政長及順天府，本於信教自由，禁止父母送子女為僧尼及官吏勒令僧尼還俗。令曰：

「按照臨時約法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是奉教與否本屬個人之特權，非依法律不得加以強制。查從前各省人民往往因家貧之故，而以未成年之子女送為僧尼者，一經剃度終身桎梏，其父母既不履行教養之義務，其子女亦不保其身體之自由，於民刑兩事均有違背。又從前各省官吏，對於僧徒往往有無罪而勒令還俗者，雖無摧殘教衆之惡意，究為專制時代之弊端，均非國家以法律保障人民之意也。共和成立以來，此等情實各省仍復不免，非從嚴申禁，何以肅惡習而煥新猷。為此令仰各省民政長順天府迅飭所屬，並曉諭人民，一體遵照，凡父母對於子女，官吏對於信徒，無論何項宗教，均不得濫使權力，強令出入，致違約法，而乖人道，切切此令。」（註四）

宋教仁在滬演說中央行政與地方行政分劃之政見。

本日，上海法界尚賢堂開二次政治研究會，特請宋教仁演說中央行政與地方行政分劃之政見，宋氏

歷述其不容不分割之利害，再次則切指其實行分割之手續，更旁及於政黨內閣之必要，與夫省制之應有廢置，城鎮鄉之應行改革各點，綱舉目張，條分縷晰，皆有統系之學說。（註五）宋教仁講詞原文如下：

（一）中央與地方之區別

中央者，即中央政府一國行政之最高機關也。地方者，即一區域內之行政主體在中央政府之下而處理政務者也。地方行政主體，又因其成立之不同，可分為二：（一）地方官治行政之主體，即地方官由中央委任者；（二）地方自治行政之主體，即地方自治團體，由地方人民公共組織之者。

地方自治團體，與聯邦國之各邦不同。蓋聯邦國之各邦，雖屬於中央之下，然中央政府實由各邦組織成之，各邦則不由中央組織。國家主權，實操於各邦，各邦同時並有其自主權。地方自治團體反是，其組織及成立全操之中央政府，地方惟有自治權而止，故兩者性質不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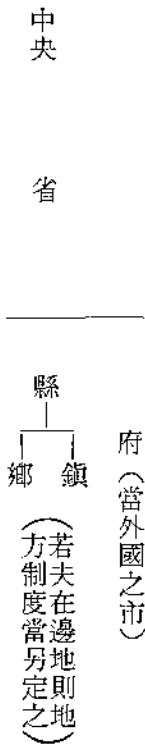
地方自治團體，與其他之公共團體不同，蓋商會、農會、水利組合、自治會等，雖與地方自治團體同為公共團體，然地方自治團體以地域為要素之一，他團體則不以地域為要素。大抵或以職業或以人或以事互相關係而成者。故兩者性質不同也。

地方所以同時設地方官與地方自治團體者，蓋一國行政，中央必不能無巨細皆直接處理之，不得不有分理之機關，然此分理之機關，苟不悉以屬中央指揮，則與地方民意或不合，苟悉以由民意組織，則又與中央政策或難同，故同時設此二制，以必不可不與中央政策相同之事歸之地方官，又以必不可不與民意相合之事歸之地方自治團體也。

（二）中國宜採之制度

中國地土廣大，不能不分為數多之地方區域明矣。歷代以來，皆無不然。前清分為各省府州廳縣，亦係承前代遺意。惟以在今日之狀況論之，區域似稍廣濶，等級亦頗嫌複雜。民國建設以來，已取其府州廳制廢之，而只存二

級制，實爲得宜。惟區域猶未縮小，道制又將復設，官治自治，猶未劃分，實爲憾事。鄙意謂中國今日宜縮小省域，實行二級制，省下即直承以縣，省縣皆設地方官，掌官治行政，並同時設爲自治團體，置議會參議會，掌自治行政。縣之外大都市設府，當外國之市，直接於省、縣之下設鎮鄉，即直接於縣，皆爲純然之自治團體，此其大較也。至於地方官，則以由中央任命爲宜。惟目下情形，恐不能實行，當暫用民選也。



（三）中央行政與地方行政之區別

一國政務，何者宜歸中央，何者宜歸地方，須以其政務之性質，與施行便宜爲標準。大抵對外的行政，多歸之中央；對內的行政，多歸之地方。消極的維持安寧之行政，多歸之中央；積極的增進幸福之行政，多歸之地方。至其審擇分配，則尤當視其國內之情狀而定之也。

行政之權，中央多且大者，謂之中央集權。地方官治多且大者，謂之地方分權。（地方分權或重在官治或重在自治，本非所關。惟今日一般地方分權者，大抵專指地方官治行政權之多且大者而言。）

吾人謂今日之中國，中央集權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治之地方分權亦不宜，謂宜折衷。以對外的，消極的各政務，歸之中央。以對內的，積極的各政務，歸之地方。其地方制中，則尤注重於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參與施行，以重民權。如是庶合輕重適當之道也。

（四）中國中央行政與地方行政分劃之條目，既如上述，則中國中央地方之行政條目，可以劃分矣。

（甲）中央行政：中央行政宜爲統括的，茲只列舉其重要者，其餘除歸之地方自治者外，一切中央皆有權施行之，且得委任於地方官，作爲地方官治行政也。中央重要行政，中央皆如有立法權，其條目：

一外交，一軍政，一國家財政，一司法行政，一重要產業行政（礦政、漁政、路政、拓殖行政），一國際商政

(如通商、航海、移民行政)，一國營實業，一國營交通業，一國營工程，一國立學校。

(乙) 地方行政，分二種：

(一) 地方官治行政，中央以法律命令委任於地方官施行之。省縣皆同其條目：一民政（警察、衛生、宗教、禮俗、戶口、田土行政），一產業行政（除歸中央行政者外），一教育行政。

(二) 地方自治行政，各級地方自治團體，大抵相同，皆有立法權，自施行之。其條目：

一地方財政（但募債須由中央認可），一地方實業，一地方交通業，一地方工程，一地方學校，一地方慈善公益事業。

再中央行政與地方官行政，其經費皆宜由國家稅支付，地方自治行政其經費則宜由地方稅支付，此原則也。

以上所列表能見諸實行，條理既明，系統亦定，一切行政自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運用自如。復得強有力之政黨內閣主持於上，決定國是，極力進行，結好鄰國，以維持平和之現狀，整理軍政財政，改良幣制，開設有力中央銀行，興起實業，獎勵輸出，振興國民教育，開發交通事業，不五年間，當有可觀，十年以後，則國基確定，富強可期，東亞天地，永保和平，世界全體，亦受利不淺矣。是在吾國民之自覺之而自爲之耳。（註六）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十三日第三〇五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東方雜誌」，九卷十一號，中國大事記，頁一。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十二日第三〇四號。

註五：民國二年三月十五日「民立報」。

註六：「宋漁父」，宋漁父先生政見，頁一五——二一。

十三日 國父抵神戶，出席華僑及國民黨兩歡迎會，發表講演，鼓勵華僑「努力為國」，訓勉黨員認識「黨爭乃代流血之爭」。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十三日

一二二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十三日

一二二

本日上午，國父孫中山先生由大阪抵神戶，神戶全體華僑及神戶國民黨交通部分別舉行歡迎會。先生對神戶全體華僑演講「努力爲國」；對國民黨交通部演講「黨爭乃代流血之爭」。（註一）

附錄：

一、努力爲國（註二）

今天蒙在神戶的男女老少諸同胞開歡迎會歡迎，兄弟心裏最歡喜，最感激！此次漢族光復，係由祖宗手裏失落，而我同胞萬衆一心，居然將喪失之河山恢復，何幸如之！但諸君須知我同胞從前與現在之地位不同；從前之天下，係滿洲一家之天下，漢人受滿人專制壓制，我同胞爲奴隸，爲亡國國民二百六十餘年。今日之國家，爲我四萬萬人，五族公共的國家，我四萬萬人成了中華民國之主人。在主人之地位，與奴隸之地位不同。故全國人對於此次光復，非常歡喜，非常希望。且將來子子孫孫永享主人幸福。

但中華民國成立，不過才二年，改革雖已成功，建設尚在幼稚。我四萬萬同胞，應同心同德，力圖建設，以謀富強。建設雖不比破壞之難，無大危險，無大犧牲；然當此新破壞以後，我四萬萬人，尚在艱難困苦之中，必候建設完全，方能安享幸福。譬之建屋，舊屋不好，必須推倒舊屋；一面掃除，再謀新築。但新屋未成，我同胞仍是在困苦地位，尚非謀安樂之時；待至新屋成功，方可以共享幸福。故此幸福二字，斷不能與建設二字同日而語。大家總以爲改革之後，即能享幸福，斷無此理。凡事由漸而來，現在中華民國如新生子；新生出一男兒，舉家欣慶，以爲將來有莫大之幸福，莫大之希望。須知望子孫成人，必要培養他，教育他，使他建功立業，報答父母。現在造成之民國，無異初生之子，正須培養，方能成人，方有基礎；可以成才，可以享幸福。故今日我中華民國成立，本爲最歡喜之事。但歡喜之中，切不可忘了我等現尚在艱難困苦之地位！

但是一般不明白的人，以爲革命成功，即馬上能享幸福。現在幸福未至，且內地也有混亂之地方。人民謀生，比從前稍難。故不明白的人，以爲現在共和政體，不及從前專制政體之善，因滿清時代尚不至於此。此種不明白的人，內地尚屬不少。此不但爲無國家思想之言，且忘記了從前奴隸人格。即以人格而論，現在我四萬萬人恢復了主

人之地位之人格，便可以算幸福矣。昔曰美國有一種作白人之奴隸即生長南美洲之黑人，可以叫他爲黑奴；任白人鞭策，不識不知，反以作白人之奴隸爲榮，非常安樂，非常幸福。後來南北戰爭，有一美國人救他，把他等放了。此何人乎？即美國之大人物最尊重人道之林肯也。在黑奴本來與禽獸無異，不知人道之可貴，只知傭工，有衣有食，以爲無限幸福。一旦林肯將他等釋放，反以爲林肯害了他生路，怨聲載道。今日之中華民國成立，一般無知無識之人以爲混亂之內地，農夫不能耕種，工人不能做工，反不及從前之優遊快樂，此種人與黑奴之心理同出一轍。不過此種人在中國是個少數，大約也不知人格可貴之緣故耳。後來黑人也知林肯是英雄。當時所以不知此理，不知此地位之可貴，此不過從前見識卑陋之原故。

總而言之，今日艱難之建設，爲最高之代價；可以買將來之安樂，爲子孫謀幸福。無識者雖然反對，有識者自然歡喜。俟三五年後，自然知道今日之價值矣。所望我同胞同心協力，共謀民國鞏固，以圖異日之幸福！

現在我國外交，非常危險，內政非常紛亂。現在中華民國之國民，要知政府是爲人民造幸福的。從前專制政體，權在獨夫；今日共和政體，權在國民。我中華民國謀完全建設之方法，全賴我四萬萬同胞組成一個完全國家，故我等民權愈大，責任亦隨之而愈重。我同胞若自己放棄責任，不擔國事，則民國是造不成功矣！故爲國家前途計，惟有人人負應負之責任，則國家自然能達富強之目的。

此間商人最多，可以商比國。譬如商人中有兩種：一種是東家之生意，一種是公司之生意；我等從前是東家生意，所獲利益，全歸東家獨享；現在民國是公司生意，我等人人皆是股東，司事人就是現今之大總統，各部總長國務員等就是一切辦事人員，都係我股東之公僕。今我四萬萬人作了主人之地位，應有主人之人格，主人之思想，主人之度量，方能謀公司之發達，享公司之幸福。從前爲滿清奴隸，今日爲民國主人。中華民國就是國民之身命財產；民國之衰弱，即國民之衰弱；民國之富強，即國民之富強。人人皆知愛身愛家，即我華僑無論在日本、南洋、歐美、澳洲，受千辛萬苦，離鄉遠航，艱險備嘗，恬之自願，何爲乎？愛身愛家耳。若我四萬萬人以愛身愛家之思想之能力合而愛國，則我國立致富強，對內對外，可以在地球上占第一強國。現在改革之初，人多不知此種道理，實因習慣成自然。若不愛國，何有於家？故人人應負一份責任，或盡大力量，或盡小力量。先知先覺，以引導後知後

覺，不必專依賴政府。須知政府之責任，即我之責任也。今日之財政外交，如此困難，人人依賴政府。其實外交之棘手，係因條約；條約之困難，是外債而已。我國財政拮据者，不過二萬五千萬元。以中國四萬萬人每人負擔一元，即得四萬萬元。本來不須借外債。但須人人能盡應盡之義務，負擔此種責任耳。不擔義務而能享權利幸福，世無此理也！人人存愛國心，何事不成？

今日蒙諸君歡迎，特將此理與諸君說知。今日與從前之地位不同，我國之能否富強，實繫乎我同胞之能否負國民之責任耳！當此艱難困苦之時，願諸同胞努力爲國，以圖將來幸福！是兄弟之所希望於諸同胞者也！

二、黨爭乃代流血之爭（註三）

今日蒙諸君開會歡迎，不勝感激！鄙人得與諸君共聚一堂，願將對於政黨之鄙見，與諸君研究。今日之能維持中華民國唯政黨；政黨之用意爲政策。一黨之中，有一黨之政綱。政綱乃全黨人之心事所定之方針，或人民心理一方面能行者行之。一國之中，非立憲政體不能成立政黨。立憲有民主君主之分別；民主之國有政黨，則能保持民權自由，一致而無亂；君主之國有政黨，亦能保持國家秩序，監察政府之舉動。若無政黨則民權不能發達，不能維持國家，亦不能謀人民之幸福；民受其害，國受其害。是故無政黨之國，國家有腐敗，民權有失敗之患。

我國數千年歷史之中最善政體莫如堯舜。蓋堯舜之世，亦爲今日之共和政體，公天下於民。何以見之？即堯以舜賢而讓位於舜，舜以禹賢而讓位於禹。湯武之革命，亦以救民爲主，惜皆是帝皇主義，不能子子孫孫皆賢，故終皆失敗亡國。暴秦以後，其君主專制日益誇張，政體日形腐敗，國事日蹙，勢將滅亡，人民不堪忍受，至清朝愈甚。至今日始成共和，採美利堅、法蘭西之美政，以定政治之方針。蓋在民權政體，一致而無亂。其可以至一致而無亂者，因政府能聽民意，從公理，力謀人民自由幸福，所以不亂也。前者君主政體，係一人之主權，不聽民意，故違公理；種種政策，莫不由一己之私，行一己之樂；不理民事，故此不能確立於世界。今中華民國實行民權主義，可以鞏固於千年萬年，可保一致而不亂者，此亦靠乎政黨。人民苟有見地，則由政黨發表其意見於政府；政府不行，可以推倒之。

至於政府之組織，有總統制度，有內閣制度之分。法國則內閣制度，美國則總統制度。內閣制度爲內閣員完全

責任，內閣若有不善之行爲，人民可以推倒之，另行組織內閣。總統制度爲總統擔負責任，不但有皇帝性質，其權力且在英德諸立憲國帝皇之上。美國之所以採取總統制度，此因其政體有聯邦性質，故不得不集權於總統，以謀行政統一。現就中國情形論之，以內閣制度爲佳。

他國國民莫不主張政黨內閣，視其議員爲何黨之多數，以定國民之信用。如組織內閣選舉時，在位之一黨少數則失敗，在野之一黨多數則居之。但其黨之可以得多數者，莫不由人民之心理所贊同。是則政黨內閣，可以代表民意。國家則爲民意所成，灼然若見矣。蓋政黨在野之時候，若見在位之政黨行爲不合，可以指明出來，使人民咸知孰善孰惡，憑公理公意，彼此更換，使多數人所主張之一黨組織內閣。總統制度，因總統有神聖不可侵犯之性質，總統有限定年數（六年或五年），於期限之中，若有不善之行爲，亦不能中途變更。以上兩項，孰善孰惡，現下正待民意所推，兩者必採其一以行之。

但我國四萬萬人不能逐一去問，且人民之中爲職業所阻，無此閒時來管政事。倘人人不問國事，於國家則極危險，故有政黨可以代表民意。如無政黨，於國家則更不堪問矣！所以有政黨則可以一致不亂，無政黨則積滯難行。各政黨之中，若逢政策與自己黨見不合之事，可以質問，可以發揮黨見。逐日改革，則無積滯，無積滯即無變亂之禍患。變亂云者，有大小，大則流血革命，小則妨礙治安。是故立憲之國，時有黨爭，爭之以公理法理法律，是爲文明之爭，圖國事進步之爭也。若無黨爭，勢必積成禍亂，爲無規則之行爲耳。如日本此次之黨爭，亦爲文明之爭。因執政政黨之政策，無益於國家，故起而推倒之，從新組織內閣，以求國利民福。或曰黨爭爲國之不祥事，此謬論也。蓋黨爭爲文明之爭，能代流血之爭也。前在清政府之下，所有革命黨，某某黨，是時不能謂之黨爭。因我國民要推倒滿清，恢復漢人之國，爲生死之爭，爲兩國之爭，爲異族之爭。今各黨之爭，皆維持民國，以民國爲前提，以民國爲基礎，故曰黨爭。今日所爭爲公理，爲法律；昔日所爭爲仇敵，爲種族，兩者須要明白。

天下事非以競爭不能進步。當此二十世紀，爲優勝劣敗生存競爭之世界，如政治工業種種，非競爭何以有進步。譬之奕棋取樂，亦爲娛樂之競爭，皆欲占勝，雖敗亦不足爲憂，皆由自己手段不高之過耳。敗得多則見地愈深，學識愈多。黨爭有一定之常軌，苟能嚴守文明，不爲無規則之爭，便是黨德。國民黨成立最遲，因革命戰爭，當時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十三日

二二六

各同志皆在奔走國事，未暇組織。共和黨成立最先，因其一班前清之官僚當時在野，自知滿清無力挽回大局，爲將來地位計，非組織有勢力政黨不爲功，故先組織也。國民黨成立之後，勢力薄弱，又無運動，深恐不能取勝。此次選舉議員，得占多數者，因有黨德，合於人民之公意耳。各黨黨綱大抵相同，我黨則有一條民生主義，不使社會上有不平之事，是最緊要的。但國中現下尙有不贊成民生主義者，因其尙未明瞭民生主義之意思，故不贊成。如前者多數人皆不贊成民權主義，其不知民權主義之好處耳。今日人人無一不贊成民權者，因其已知之故也。

在留日本國民黨，惟東京、橫濱、神戶、大阪有之；而東京支部，俱學界中人，財政所限，又無相當之地方，深恐不能發達。但濱、神、阪三支部商界人才甚多，財力亦豐富，須要求濱、神、阪各黨員鼎力維持，亟謀發展。因留學生將來回國必能擔任一事，今我國方在建設之時，若得學界各人回國擔任國事，則國勢黨勢，皆可望發達。請諸君注意此一層，必要聯絡留日黨員，力圖進步，方合本黨之本意。是則鄙人所希望於諸君者也。

三、杜意筠：神戶僑胞歡迎孫中山先生文（註四）

民國二年春三月又六日，孫中山先生旅遊日本，返旆神戶，僑商等致敬盡禮，開會歡迎。竊維先生以通變之才，抱濟時之略。念年奔走，飽歐風美雨之勞。三月有成，立利國福民之業。常專制芟除而後，弁視功名。迨共和締造以還，偃同籌運。民生主義，固實業之宜興。軌路仔肩，爲交通之是賴，允足名高寰宇，有口皆碑。宜其望重同胞，無心不版者矣。茲者東土重遊，神仙返駕，吾儕攀轅恐後，投轄維股，謹攄杯酒之誠，願作一芹之獻。驩呼脫帽，仰德徽者夾道而馳，雀躍舉杯，上眉壽者一堂序順，爰申祝意，發爲頌聲，頌曰：

「二十世紀，首重民權，惟我先生，倡之在先。大功告成，進謀實業，望我先生，爲民作法。航海梯山，交通大陸，願我先生，爲民作福。神山之陽，旨酒一觴，祝我先生，逢吉康疆。」

袁大總統任命王騏為福州廈門要塞總司令官。（註五）

司法部公布修正律師暫行章程第十一條，規定執行職務區域。

司法部本日公布修正律師暫行章程第十一條，原文如次：

「第十一條 律師經登錄於律師名簿後，在該高等審判廳管轄區域內行其職務時，以一地方審判廳管轄區域為限。但因必要情形，得提出指定區域，理由書呈，由高等審判廳核准兼在其他一地方審判廳管轄區域內行其職務。」

前項規定於高等審判廳代理上訴者不在此限。」（註六）

註一：「國父年譜」，上冊，頁五〇〇。

註二：「國父全集」，第二冊，頁三三七—三三九。

註三：「國父全集」，第二冊，頁二四〇—三四三。

註四：「國民雜誌」，第一號。

註五：「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十四日第三〇六號。

註六：「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十八日第三一〇號。

十四日 國父離神戶。

國父於參觀神戶大同學校及川崎造船所後，即於本日離神戶，華僑咸集車站歡送。國父一行，經廣島至吳港，參觀兵工廠，夜宿宮島。（註一）

袁大總統明令公布「陸軍禮節」。（註二）

註一：「國民雜誌」，第一號，「駐日各支部紀事」。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十五日第三〇七號。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十四日

二二七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十五日

二三八

十五日 國父自日本向國內各界通電，告中日聯好，有益於亞洲及世界和平。望我國民善圖之。

國父在日本備受歡迎，具見日方朝野友好之意，乃電告國內各界，盼善圖聯日，俾利國家大局及世界和平。電曰：

「北京參議院、國務院、各省議會、都督均鑒：此次以個人資格遊歷日本，備受歡迎。其朝野上下莫不表示真誠與我國聯好之意，若能雙方以妥善之方法，切實行之，非第為東亞之最大幸福，即世界和平，亦自茲可保。深望我全國國民，共明斯義，力圖見諸實事，於國家大局，實為厚幸。孫文叩。」（註一）

按：此電各版本均只註為「三月」，因均編排於宋案之前，故列於本日。

袁大總統公布「地方行政官公服令」。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公布「制定地方行政官公服令」。令文如左：

第一條 本令之規限定左列各員於執行職務時適用之

一 民政長

一 觀察使

一 知事

第二條 本令規定之公服以嘉禾為章飾，式如附圖。

第三條 本令規定之公服製式等級，依附表所定。

第四條 第一條規定各員於公服公出時，應酌帶警察。

第五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

（附表及圖式略）（註二）

袁大總統核准以周之貞為廣東水上警察廳長。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曰：

「國務總理內務總長趙秉鈞呈稱：據廣東都督兼署民政長胡漢民呈請任命周之貞為廣東水上警察廳長，應照准

。」（註三）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二七六。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十五日第三〇七號。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十六日第三〇八號。

十六日 袁大總統發布命令，特赦前在川境抗命悛悔之魯瀛、蔡霖二人，令戴罪立功。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曰：

「司法總長許世英呈：據四川都督尹昌衡呈稱：魯瀛、蔡霖前次抗命稱兵，本屬咎有應得，惟念曾經盡力民國，且各該營現均悔罪就撫，請予特赦等語，本大總統依臨時約法第四十條特赦魯瀛、蔡霖免其治罪，仍發交川邊帶罪立功。」（註一）

江西省議會拒絕接受北京政府簡派民政長。

先是，袁大總統簡派汪瑞闓為江西民政長，以汪為前清貪官，且以李烈鈞督贛一載，全省秩序尙欠安寧，無軍民分治之必要，拒絕汪瑞闓為江西民政長。（註二）及袁從王芝祥請，改派趙從蕃為江西民政長，江西省議會又以北京政府未經參議院通過即簡任民政長，係違背約法，致電北京政府，拒絕接受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十六日

二二九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十六日

一三〇

趙從蕃爲江西民政長。北京政府十五日電駁江西省議會：「今參議院對於民政長一職，業已承認，而該省議會獨偏見否認，蔑視參議院，蔑視約法，莫此爲甚。」（註三）本日，江西省議會復經決議電中央駁拒。（註四）又於十九日電國務院，陳明理由，並通電各省，請主持正論，保障約法。（註五）

附錄：

一、三月十五日北京政府致江西都督轉江西省議會電（註六）

南昌李都督轉江西省議會鑒：大總統電文悉。各省簡任民政長創始於山西，繼之者爲湖北、四川等省，參議院與政府往來公牘曾經明認，毫無異議。是民政長一職，與各省都督、司長、知事、警察總監等官同一性質。雖無官制可據，而政府簡任此項官吏實不能謂其違法。蓋改革之初，法制未備，約法固必須遵守，而政務要未可停止進行。省官制固須經參議院議決通過，然當未議決通過以前，無論何官均無根據，則無論簡論何官均可謂爲違法，又豈能因此之故，併各省都督、司長、知事、警官一概停止任命，使我國成一無官無法之國耶？況議決官制，約法載明惟參議院有此特權。今參議院對於民政長一職，業已承認，而該省議會獨偏見否認，蔑視參議院，蔑視約法，莫此爲甚。省會議員多明達之士，尙望力顧大局，勿再爲此違法之言，是所至望。

二、三月十九日江西省議會致國務院電（註七）

北京國務院鈞鑒：奉刪電，愕甚。查各省約法載明都督職權及臨時省議會有編訂省官制之權。中華民國約法對於此項職權無變更之條，即參議院對於此案亦未翻異。是都督司長知事等官確有根據，至民政長一職，發生於約法頒布後，依第三十三條規定，須交參議院議決，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議決事件咨由大總統公佈施行，方生效力。此項民政長官職，未經參議院通過，咨請公佈。徒據政府與參議院往來公牘，即可視爲明認。按之以上二條，甚爲不合。至稱法制未備，政務未可停止進行，查贛省政務各司分理，尙覺就緒，民政長一官，儘可俟參議院議決省官制頒布後，一體進行。若於約法有效最短期間，驟增官廳，實滋紛擾。敝會雖無議決省官制之職權，然有鞏固現狀維持民國約法之責任。文襄二電確爲體察事實，尊重約法起見，來電斥爲「蔑視約法，蔑視參議院，竊所不解，敢佈

區區，伏冀察亮。贛省議會。叩皓。

三、三月十九日江西省議會致各省通電（註八）

民政長爲大總統命令官制中之一，人民既絕對不承認此代法律之命令，即當然不承認此命令官制中之民政長。本省拒注一案，業經李督咨由本會議決，根據法律，按諸事實，均無承認之理由，已由本會咨覆李督，並電中央查照，詎中央復前趙從蕃爲贛民政長，命令官制，必欲實行，專制進步一日千里。刪日電覆本會，竟以民政長與都督，縣知事相提並論。查都督爲各省約法所規定，縣知事爲地方議會所議決，當然法律，詎能混率本會忝爲代表，維持約法，保障民權，是其天職。況目覩現象，遙測前途，觀察使之任命，形同驢馬，國務院之東電，上這祖龍，履霖之餘，堅冰將至，法律既亡，民國隨之，稍有常識，能不力爭？總之，命令官制，實無效力之發生，民選簡任尙爲未決之問題。此次如承認簡任之民政長，其事雖小，因承認民政長而遂已承認其命令之官制，其關係實大。本會不敢冒昧服從，躬爲禍首。謹就事實，聊佈腹心，尙祈主持正論，保障約法，民國幸甚，江西幸甚。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十七日第三〇九號。

註二：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民立報」。

註三：民國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民立報」。

註四：民國二年三月十八日「民立報」。

註五：民國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民立報」。

註六：同註三。

註七：同註五。

註八：同註五。

十七日 袁大總統令授顧忠琛、洪承點勳三位。（註一）

袁大總統加湯玉麟、張開儒少將銜。（註二）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十八、十九日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十八日第三一〇號。

註二：同註一。

十八日 國父抵達福岡訪問。

國父孫中山先生十七日抵門司，經八幡。本日下午三時抵達福岡，投宿於常盤館。曾至平岡浩太郎之墓地致奠，又出席安川、貝島、麻生、伊藤等礦主在東公園一方亭所舉行之盛大宴會；並出席市民歡迎大會。（註一）

美國退出六國銀行團。（註二）

註一：澤村幸夫：「送迎孫文先生私記」。

註二：楊家駱：「近世中日國際關係大事年表」，頁三二一。

十九日 國父在日祭宮崎彌藏，懷念其對中國革命之熱忱贊助。

國父孫中山先生自福岡出發至大牟田車站，視察三池港、高田炭礦等處，並至宮崎寅藏之亡兄宮崎彌藏墓地致奠，表示其答謝宮崎兄弟對中國革命之熱忱贊助；此正所以表現中華民族之道義感。然先生此行之目的，仍在其實業計劃之研究與實施也。（註一）

袁大總統以湖北商民上書請改「帝國立憲」，發布嚴厲通令，痛斥謬妄卑鄙，令湖北民政長嚴行查拿，按律懲治。

湖北商民袁平治上書袁大總統，有「總統尊嚴不若君主」，請改「帝國立憲」「緩圖共和」等語。

袁大總統「閱之駭然」，乃於本日頒布命令，申共和之義，斥帝制之謬；並著湖北民政長嚴行查拿袁平治等人，按律懲治，以資儆戒。令曰：

「共和爲最良之國體，治平之極軌。中國共和學說醞釀於數千年前，祇以壓伏於專制之威，未能顯著。近數十年來，志士奔呼灌輸全國，故義師一起，遂收響應之功，洵爲歷史之光榮，環球所敬嘆。本大總統受國民付託之重，就職宣誓，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蕩滌專制之瑕穢，永不使帝制再見中國，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乃竟有湖北商民袁平治等呈稱，總統尊嚴不若君主，長官命令等於弁髦。國會成立在邇，正式選舉關係匪輕，萬一不慎，全國糜爛，共和幸福不如亡國奴隸，曷若暫改帝國立憲，緩圖共和等語。謬妄至此，閱之駭然。本大總統受任以來，自維德薄能鮮，夙夜兢兢，所以爲國民策治安求幸福者，心餘力絀，引爲愧疚。而凡所設施，要以國家爲前提，合共和之原則，尙爲全國人民所共信，不意化日光天之下，竟有此等鬼域行爲，若非喪心病狂，竟存嘗試，即是受人指使，志在煽惑。如務爲寬大，置不深究，恐邪說流傳，混淆觀聽，極其流毒，足以敗壞共和，謀叛民國，何以對起義之諸人，死事之先烈？何以告退位之清室，贊成之友邦？輿言及此，憂憤填膺，所有呈內列名之袁平治等，著湖北民政長嚴行查拿，按律懲治，以爲猖狂恣肆干冒不韙者戒。」（註二）

袁大總統特任陳振先兼署教育總長。

教育總長原山海軍總長劉冠雄兼署，本日，袁大總統發布命令改由農林總長陳振先兼署。（註三）

袁大總統發布命令，定於民國二年四月八日舉行民國議會開會禮。

臨時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定四月八日行民國議會開會禮。令曰：

「民國二年一月十日本大總統業經按照約法發布國會召集令，所有當選之參議院、衆議院議員，均限於三月以內，齊集北京。查國會組織法載，民國議會之開會兩院同時行之等語，茲定於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八日行民國議會開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十九日

會禮。」（註四）

二三四

教育部公布「中央學會互選細則」。

教育部本日以部令第十四號公布「中央學會互選細則」。全文如次：

第一條 中央學會會員之互選，由中央及各省舉行之。

第二條 互選日期由教育總長規定，於一個月以前布告之。

第三條 在內國外國大學或高等專門學校三年以上畢業者，應於互選日期布告後，二十日內呈驗畢業證書具有前項資格住居北京者，可將畢業證書送教育部審查；住居各省者送該省教育司審查，合格者得列入中央或各省互選人名冊。

第四條 凡有高深著述經中央學會評定者，由中央學會會長於互選日期布告後十日以內，彙送教育部，列入互選人名冊，前項規定在第一屆互選時不適用之。

第五條 互選用記名投票法。

第六條 投票紙在京由教育部發給，在各省由教育司給發。

第七條 中央及各省均於互選之次日開票，並須通知該地之投票者二人以上蒞場監察。

第八條 左列各款之投票均作為無效。

一選舉人之姓名不在互選人名冊內者。二不用發給之投票紙者。三不依式填寫者。四污損投票紙者。五字跡不明者。

第九條 各省選出之人，無論票數多寡，應由教育司於互選之次日將姓名及得票之數，電告教育總長，並將投票紙呈送教育部。

第十條 凡得票滿五十票以上者為當選。前項票額得彙集中央及各省投票之數計算之。

第十一條 凡當選者由教育總長給與當選證書。

第十二條 各省互選辦事規則由教育司定之。

第十三條 本細則自公布日施行。（註五）

次日（二十日）教育部公布，以四月二十二日為中央學會互選日期，電知各省。（註六）

國務院訓令各省民政長，飭研議祀天配孔之國家祀典。

國務院據內務教育兩部呈請，以各方建議請定祀天配孔禮儀，事體重大，應博采羣言。乃於本日將原案發交各省民政長，令迅即籌議呈覆。令文如下：

「前奉大總統發下王式通請定祀典說帖一件；又徐紹楨請將天壇改為禮拜堂配以孔子，呈文一件。當經函交內務教育兩部核議。茲准該部覆稱：祀天配孔，關係重大，請通電各省，徵集國民多數意見，提交院議，庶可博采羣言，折衷一是，明訂條文，以垂永久。等因到院，應將原案發交該民政長，迅即查照籌議呈覆可也。」（註七）

教育部公布「中學校課程標準」。

教育部本日以部令公布「中學校課程標準」，列修身、國文、外國語、歷史、地理、數學、博物、物理化學、法制經濟、國畫、手工、家事、園藝、縫紉、樂歌、體操等課目及其時數，行四學年制，男女有別。其詳細標準表列如次：

中學校課程標準

身 修	學 年		學 年		學 年		學 年	
	目 科	時 數	目 科	時 數	目 科	時 數	目 科	時 數
一	持躬處世待人之道	一	對國家之責務	一	對家族及自己之責	一	倫理學大要	一
一	對社會之責務	一	對人類及萬有之責	一	本國道德之特色	一		

國文	外國語	歷史	地理	數學	博物	物理化學
七	男女 六七	二	二	男女 四五	三	
講讀 習字 楷書 作文	發音 譯音 默寫 拼字 會讀 讀法	本國史 上古中古近古	本國地理 本國地理	算術 代數	植物： 普通植物之形態分 布應用等之重要。 動物： 普通動物之形態分 布應用等之重要。	
男女 六七	男女 六八	二	二	男女 四五	三	
講讀 習字 源流 作文 前學年	讀法 譯解 會話 默寫 文法	本國史 近世現代	本國地理 外國地理	代數 平面幾何	動物： 同前學年 生理及衛生 個人衛生 公衆衛生	
五	男女 六八	二	二	男女 三五	二	
講讀 習字 文法 要略 作文 前學年	讀法 譯解 會話 文法	東亞各國史 西洋史	外國地理	代數 平面幾何	礦物： 普通礦物及岩石之 概要 地質學之大要	物理： 力學 光學 熱學 磁學
五	男女 六八	二	二	男女 三四		
講讀 習字 中國文學史 要略 作文 草書	讀法 譯解 會話 文法	西洋史	自然地理 人文地理 概論	平面幾何 立體幾何 三角大要		化學： 無機化學 有機化學 大要

(備考) 女子中學校缺三角法，其餘學科程度比照學期時數酌定，並得展長算術教授時數，至五學期以內，而減少代數幾何之時數。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十九日

歌 樂	紉 縫	藝 園	事 家	(備考) 女子手工授編物、刺繡、摘繡、造花等；照所定時數分配。		工 手	書 圖	濟經制法
一	女二					一	一	
歌曲 基本練習	初步技術之訓練 普通衣服之縫法 裁法 補綴法					竹工 木工	自在畫 臨畫 寫生畫	
一	女二	女二	女二			一	一	
同前學年 樂典	同前學年	疏果花木等之培養 庭園構造法 法 實習	家事整理 家事衛生 飲食物之調理 實習(洗濯烹飪等)			木工 粘土細木	同前學年	
一	女二	女二	女二			一	一	
同前學年	同前學年	同前學年 實習	待病 育兒 經理家產 家計簿記 實習(洗濯烹飪救 急療法等)			粘土石膏細工 金工	自在畫 寫生畫 幾何畫 臨畫 用器畫	
一	女二	女二	女二			一	女男二	二
歌曲 基本練習 樂器	同前學年	同前學年 實習	同前學年 實習(烹飪、救急 療法等)			同前學年 工業大意	自在畫 用器畫 意匠畫 幾何畫	法制大要 經濟大要

待室小憩之後，於十時四十分，與黃興、陳勤、廖仲愷等步進車站上車，甫至剪票處時，槍聲突作。時于右任方在接待室，聞槍聲，急出視，遇宋、黃於剪票處，教仁曰：「吾中槍矣」，即伏地不能起。兇手身材短小，著黑色軍衣，放槍後即已遠颺。右任等急送教仁入滬寧路醫院治療，至十二時三十分，施手術取出槍彈，流血不多而痛苦特甚，蓋中槍部位在腰部近心臟之要害處也。（註一）

宋教仁富才氣，本約法之制，極力主張責任內閣；並主張正式總統雖可舉表，然內閣必須由政黨組織，始能發揮內閣制度之精神，而不必出於己黨也。及國會總選舉既竣，宋乃沿江而東，經湘鄂皖寧而至滬，本此主張以宣傳，大觸袁忌。（註二）

宋先生自上海行前十數日，得友人之密告，謂北方忌先生者欲殺之，願先為戒備。先生曰：吾一身光明磊落，平身無夙怨無私仇，光天化日之政治競爭，安有此種卑劣殘忍之手段？吾意異黨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特謠言耳，豈以此懈吾責任心哉。坦然而行，遂遭此難。（註三）

附錄：

一、「國民月刊」所記宋教仁被刺經過（註四）

宋遜初先生為革命偉人，國家柱石，豐功偉績，昭著人間。自光復以迄今茲，種種建設宏謀，要非常人所能企及，而其大政見大規畫，亦非一般政客所可少武後塵，是先生不特為吾黨之中堅，要亦中華民國之棟樑也。本年二月間，以正式國會成立在即，亟宜組織強有力之政府，乃本其十數年來所抱負之政黨內閣之政策，披露於國中。自京而湘、而鄂、而滬、而皖、而南京、而浙江、而上海，名言讜論，卓識遠謀，國民之聆其言論者，至今猶縈徊五內，念先生弗置也。三月中旬，應總統命北上，國人對於先生之行也，以建設事業之大任屬望於先生，方且喁喁以望，舉頸歧踵，以觀新猷。孰意羣謀不逞之徒，乘先生三月廿日夜，頻行之際，使奸徒狙擊於上海滬寧車站，延至次日而畢命。嗚呼！慘已。茲將遇害始末，分別錄之如左：

（一）前先生之十數日，先生得友人之密告，謂北方忌先生者欲殺之，願先為戒備。先生曰：吾一身光明磊落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二十日

二四〇

，平身無夙怨無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客競爭，安有此種卑劣殘忍之手段，吾意異黨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特謠言耳，豈以此懈吾責任心哉。卒意三月二十日準備行裝，乘滬寧夜車赴寧，取道津浦鐵道北上。當時滬上同志設筵祖餞者甚多，皆留言鄭重而別。

(一) 先生於二十夜十時許至車站，偕行者及送行諸公在議員招待室小憩。十時四十分，由國民黨交際處幹事吳仲華君引導，與拓魯生、黃克強、陳敬宜、廖仲愷諸君（先生居陳廖二君之間），同向車站出口處進發，甫至剪票處，槍聲即起，共聞三響，第一響聲最低，後兩響聲較高。時于右任君在議員招待室談話，聞聲即出現，遇宋黃二先生於剪票處門口。宋先生曰：吾中槍矣，伏地不能起，蓋為第一響槍聲之最低者所中。時鐵路巡警杳如黃鶴。有人謂目擊該兇手連放三槍，發第一槍後即匍匐於地，以槍左右連放二槍，殆嚇止追捕之人也。兇身材材短小，着黑色軍衣。當時送行諸君，急欲護救先生，未遑顧及，竟任其揚長而去。先生既中槍，送行諸公，亟借某君汽車，送先生至滬寧鐵路醫院療治。

二、「桃源痛史」所記宋教仁在上海車站被刺情況（註五）

三月二十日，在陰曆月將望矣，夜景未沈，午月宜朗，顧乃陰風怒吼，素魄失鮮，一似此間將演異常之慘劇，朕兆已萌，凡百景物，罔勿呈其淒厲者。時則上海滬寧鐵道場夜半十一時，特別快車嗚鳴待發，行者各攜扁簾續續而至。此車所載重要人物甚夥，蓋新選衆參兩院各員，附車者殆以十數計，而大政治家桃源宋教仁，世所稱漁父先生者，方應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氏之召，將詣江寧，取道津浦北上，亦於此時偕其友廖仲凱，由售票室出，仰首視壁懸報時鐘，秒指十時之四十五分，意遂登車。而送行之黃克強及陳策、拓魯生，立此尚不忍即別，因與宋君並為雁行，徐徐向驗票處而趨，宋君在一行內，稍後半步許，忽聞拍然一聲，如物入革，同人方睜眸四顧，宋君呼曰我中鎗矣！且呼且仍前進二三步，纔至前面之鐵椅，足力已軟，稍倚椅背，復急行四五步而踣。方倉皇間，鎗聲續發兩響，一彈越黃君而落，一彈穿廖君胯下而過，均未傷人。於是羣呼曰有刺客！有刺客！瞥見一黑色軍服之侏儒，側身奔逸，須臾即杳，棚內軍警，其時空無一人，棚外崗警，則方夢夢不知棚內有此巨變，遂任此凶人與其他同黨，揚長竟去。同行諸子，急扶挈宋君，適于右任自月臺聞警趨至，囑別友分途往華界租界報捕，自乘汽車送宋君入滬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二十日

二四一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二十日

二四二

寧鐵道醫院。

三、上海地方檢察廳檢查概略及現場圖（註六）

地方檢察廳，於二十一日下午二時，始聞信前往車站檢查，所得略有五端：（一）凶手行刺時，距離被刺者僅數武，必其人向非被告一流認識；（二）以素不相識之人，行此極殘忍之事，必非宿怨私仇；（三）刺客一鎗後，即匍匐於地，再左右連發兩鎗，其用意係禁嚇追者；（四）行刺時舉止從容，其旁必有同黨；（五）行刺後並不拋棄手鎗，携之而逸，必其附近有機關部，或接應之人。

就以上數點勘察，可決其爲人購使行刺。

袁大總統令授崑源陸軍中將加上將銜。（註七）

內務部核准「新華報」立案。

內務部本日以指令第一百六十號令京師警察廳，核准「新華報」立案。令曰：

「呈悉李載虞呈報開設新華報請立案等情，既經該廳查明該報所報各款尚無不合，本部自應准予立案。」（註八）

註一：「國民月刊」，創刊號，「宋遜初先生遇害始末記」。

註二：鄭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三篇，頁九七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國民月刊」，第一卷第一、二期。

註五：北海後身編述：「桃源痛史」，民國二年四月初版。

註六：同註五。

註七：「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三一三號。

註八：「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十一日第三三三號。

二十一日 黃興電袁大總統暨國務院、參議院，報告宋教仁遇刺經過。

黃興於本日致電北京袁大總統、國務院、參議院，報告宋教仁在上海遇刺經過情形，電曰：

「袁大總統、國務院、參議院均鑒：昨夜十時四十五分，與送鈍初兄北上，在滬寧車站突遇凶人，自背後槍擊鈍兄，連發三響，中其一彈，由後腰上部斜掠腎臟，穿過大腹，直入下腹皮層停止。當即送入附近鐵路醫院，十二時三十分取出子彈，係卜朗林式。今日午後二時集大醫士五人，又加剖治，將腹縫補，食物汚血，一概滌盡，然後合其刀口，現神思昏亂，炫狀甚危險。據醫者云，若不發炎熱，方有希望。當此人心搖惑之際，而有如此凶徒，不顧大局，戕賊人道，殊深浩嘆，當場凶手竄逸，未及捕獲。知注特聞。黃興叩個。」（註一）

袁大總統為宋教仁遇刺電令江蘇都督、民政長等，立懸重賞，限期破案。

袁大總統接宋教仁昨夜電報，於本日電令江蘇都督、民政長、交涉使、所在縣知事及鐵路總辦，予以斥責；並令立懸重賞，限期破獲，按法重懲。電云：

「程都督、應民政長、陳交涉使、縣知事、滬寧鐵路鍾總辦，接宋鈍初君電稱，日乘滬寧夜車赴京，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槍彈，由右腰上部入腹下部等語。車站為衆目昭彰之地，竟有兇徒，敢行暗殺，該管巡警所司何事，人心險惡，法紀何存，瞻望前途，曷勝憂憤。仰該都督民政長交涉使縣知事暨鐵路總辦，立懸重賞，限期破獲，按法重懲。一面由該交涉使縣知事親蒞醫院慰問宋君，切勸靜心調治，以期速愈此令。大總統個。」（註二）

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闓為宋教仁遇刺分電有關機關報告及飭令緝兇。

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闓，本日致電袁大總統暨國務院，報告宋教仁在上海遇刺。電曰：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二十一日

二四四

「大總統、國務院均鑒：據閩北巡警局個電稱，二十夜十點二十一分，黃克強、宋教仁兩君，趁夜半赴寧，在車站內，宋被人連放三槍，中及要害，已送鐵路醫院救治，一面嚴緝凶手等語。宋君應召赴京，忽遇意外，其影響於前途甚大。除飭軍警嚴迅緝拿外，謹電聞。程德全、應德闕個印。」（註三）

同時並分電答有關機關嚴緝兇手，務期必獲。電曰：

「縣知事、英法公廨委員、南北市警局長覽：頃據龔局長電，二十夜，黃克強、宋教仁兩先生，趁夜半赴寧，在車站內，宋被人連放三槍，中及要害，已送醫院救治等語。滬上暗殺之案迭見，滋事關係尤鉅，不速嚴索窮究，治安何保？法紀何存？應一體嚴督探警偵緝，務期必獲，無稍延縱，並先調查當時遇險情形報告。程德全、應德闕個。」（註四）

又致陳交涉使電，略謂：

「宋教仁先生被刺兇犯，定必受人指使，乃敢行刺，其中顯有主謀之人，除電飭蘇滬各軍警嚴密偵查行刺兇犯，務獲嚴辦，毋任漏網，希即照會租界領事，迅飭各捕房一體嚴拏，以協保治安。」（註五）

宋教仁被刺後，在醫院接發自上海匿名怪電一通，妄稱誤殺。

三月二十一日，即宋君被刺之翌日，在醫院接一郵信，係自本埠寄發者，其信封信紙，皆為上等等外國紙，函面字，用黑色墨水，署「鐵民自本支部發」七字，函內字用紅色墨水，均以鋼筆書寫，內文如下：

「鈍初先生足下：鄙人自湘而滬而滬，一路欲送某君赴黃泉國大統領任，昨夜正欲與某君握別，贈以衛生丸數粒，以作紀念。不意誤贈與君，實在對不起了。雖然，君從此亦得享千古之幸福了，因某君尚未赴新任，本會同人昨夜曾以鉅金選選舉，選舉結果，則君最占優勝，每票金額五千元，故同人等請君先行代理黃泉國大統領，俟某君到任後，自當推舉你任總理，肅此恭祝崇禧，並頌千古。救國協會代表鐵民啓。」（註六）

此函並經陳貽範交涉使於廿二日電報袁大總統，其電云：

「北京大總統鈞鑒：個電，養奉悉。宋君教仁寅故，已往唁。並商鍾文耀懸賞緝兇，催縣知事會警購拿。昨晚十時，醫院收到寄宋郵信，署救國協會鐵民，稱自湘漢至滬，意在甘心某。誤中宋，道歉忱等語。謹聞。陳貽範養。」（註七）

陳振先就任兼署教育總長職。

教育部於二十二日發布布告第十七號曰：

「案奉三月十九日大總統令：特任農林總長陳振先兼署教育總長。此令，等因。振先遵於三月二十一日就兼署教育總長之職。除呈報大總統外，特此布告。」（註八）

註一：「震旦」，第三期，民國二年四月北京發行。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第三一五號。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同註一。

註六：北海後身編述：「桃源痛史」。

註七：同註一。

註八：「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第三一六號。

二十二日 國父在日本長崎向華僑分析中日關係。

國父孫中山先生於前日（二十日）上午抵達熊本，登城遊覽。昨日上午抵達長崎。本日，赴青年會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二十二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二十二日

二四六

館演講「世界和平與基督教」。晚間，出席華僑在中國領事館舉行之晚餐會，席間先生曾就美國與日本對中國之影響云：「關於中國之將來，有人力主美國之援助；但門羅主義之美國，是否將成爲中國之依靠？美國之實力是否能左右中國之命運？對中國之將來而制其死命者，余確信無論如何亦必是日本。」

（註一）

宋教仁逝世，遺言保障民權，勿放棄責任心。

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於二十日夜晚在上海遇刺後，當即送入滬寧鐵路醫院，痛苦中告同志于右任曰：「諸公皆當勉力進行，勿以我爲念而放棄責任心」。（見附錄遺囑）是夜十二時卅分手術完畢，宋復於痛苦中授意同志黃克強代擬致袁大總統電文一則，請袁「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得確定不拔之憲法。」（註二）

二十一日，醫院依國民黨同志黃克強等之請，會研症狀，認須再行開刀醫療，得諸同志贊成，於午後二時開割，取去血塊，至三時十五分竣事。于右任同志在手術室觀察，醫告檢視結果，大腸有一洞破，飲食外溢及內出血與劇痛現象，皆因此之故。後再得檢驗報告，腰臟實受有傷，亦有血出，故痛楚特甚云。

本日晨三時許，病情惡化，急請醫生至，謂恐已無救。至四時四十七分頃，逝世。得年三十二歲。同志在側者有黃克強、陳英士、于右任、居覺生、曾鏞及其主記劉君白等十數人，均頻呼：「此事真不甘心」。（註三）

附錄：

一、徐血兒：宋先生教仁傳略（註四）

宋先生教仁，字遜初，湘之桃源人，一號桃源漁父，不知者或稱先生爲桃先生。先生生有大志，天資俊偉，鄉里之接先生顏色者，咸驚爲非常人。先生十二歲喪父，家貧學殖荒落，然先生能自克苦，好學深思，故所學能窮源究委，觀其大全，得其精要，且富于感情，善判斷力，故先生未弱冠即名于時。癸卯游學于武昌文普通學堂，即抱改革大志，時年二十二歲也。甲辰八月，先生回湘，與黃克強、劉揆一諸子組織華興會，推克強爲總理，分五路，常德一路，先生主之，華興會者，革命最初之一團體也。先生之捨身從事於革命事業，蓋自此始矣。先生復與胡經武於湖北設立機關，名曰科學補習所，以與湘遙應。當華興會之定期起義也，本擬於十月十日至九月十五日，事洩，機關破露。先生在常德，至長沙，不以失敗爲意，然武昌學校，因先生謀革命，除先生名。先生乃走上海，赴日本，留學於東京，入宏文學校，後入早稻田大學。乙巳，先生創「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鼓吹革命。夏，孫中山自歐抵日本，會合各省革命同志，組織同盟會，先生與焉。先生擬以「二十世紀之支那」歸爲同盟會機關，嗣以日政府禁止發行，乃改名民報，而先生爲之經理。丙午，黃克強赴安南，謀舉事，先生舉爲庶務長，掌同盟會一切機密。先生見同志俱在南方運動，北方尚未著手，乃奮起，偕白逾桓、吳崑及口人末永節赴東三省，立遼東支部，運動馬賊，謀佔奉天，與南方響應，鹹廠招兵時，忽敗，白逾桓被捕，先生乃復回東京，仍參預同盟會機密。當時先生專心研究政治、經濟諸學科，以爲將來建設時代之建樹，復精輿地學，曾著間島問題一書，清政府得之，間島交涉，得以不敗，清政府欲請先生任外交，先生不爲動也。時美州同盟會之大同日報及南洋各機關報，均敦請先生主持，先生以東京事繁，亦未去。秋，克強有欽州之役，丁未，又有河口之役，先生則爲大革命全局之布置，擴張黨勢，聯合軍隊，內地各省及海外南洋機關無不偏立，而大舉之勢，已於此樹立根基矣。及至戊申，民報封，同盟會之勢一挫，故終己酉一歲，無大舉，然潛勢力亦多於以養成。庚戌春正月，廣州之師又敗，趙伯先等俱赴東京，已而復回香港。時東京同盟會本部精神甚惰懈，譚人鳳、李肇甫、居正、張懋龍等會先生，商整頓事，先生對於革命大舉方略，主張革命地點應居中不宜偏僻，革命時期應縮短不可延長，戰爭地域宜狹小不可擴大，深究域內之形勢，洞悉方略之精微，故羣皆贊同先生言，而本是實行。譚人鳳赴香港，會趙伯先、黃克強，語以先生之籌畫，適香港已準備再舉，攻省城，故不克行。時居正回武昌，先生亦至上海，主持民立報，凡所論議，一本學理，國民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二十二日

莫不欽服，春，香港事急，請先生往，三月中旬，先生乃赴香港。香港因廣事特組織實行部，中又分五部，先生繼陳炯明而任編制部部长，進攻省城，舉趙伯先爲戰時總司令，召集各省同志及敢死之士，編制敢死隊，陸續赴省，二十六日，黃克強亦先期赴省，二十七日事洩，二十九日倉卒間遂舉事，先生及趙伯先、胡漢民俱未能先期至，三十日晨抵省，事已敗，乃相率回港。是役佈告文令，皆出于先生之手，在港時，且與同事諸子草定民國憲法草案焉，則先生於破壞時代固無時不爲建設謀也。未幾，趙伯先以憤鬱死，黃克強亦負傷，同志精銳，俱大挫折，衆灰心失望，乃解散香港機關，先生於時遂偕陳英士復回上海，仍主持民立報，於根本上反覆詳盡，言清政府之腐敗，喚起國民擔負國事之責任心，言治皆能洞悉本源，故凡讀先生言論者，無不心折，清政府雖心嫉先生，亦未嘗不深重先生也。先生鑒於前此革命之失敗，以爲非切實準備不可，乃建三策，以取決於衆議，上策爲中央革命，聯絡北方軍隊，以東三省爲後援，一舉而佔北京，然後號令全國，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中策在長江流域各省同時大舉，設立政府，然後北伐，此策之次者也；下策在邊隅之地，設秘密機關於外國領地，進據邊隅，以爲根據，然後徐圖進取，其地，則或東三省，或雲南，或兩廣，此策之又次者也。僉謂上策運動稍難，下策已行之而敗，且足引起干涉釀分裂之禍，故決採用中策，實行中策之準備，於上海立一總機關，爲各同盟會中部總機關，於閏六月成立，設五總務幹事，則先生及陳英士、譚人鳳、楊譜生、潘祖彝也。中部總機關既立，先生精心擘畫，於長江流域遍立分會，準備大舉。譚人鳳旋赴鄂，令居正使湖北共進會與文學社聯合，立湖北會分會，派曾傑會焦達峰，立湖南分會，派范鴻仙、鄭贊丞立安徽分會。是數分會皆直接於上海總機關，主持長江流域連絡軍隊事，蓋一遵先生之成規也。時東京本部吳永珊、張懋隆將回蜀，道經滬上，先生令其在川立分會，運動軍隊，與長江下游相聯絡。陝西井勿幕，在秦聯絡軍隊，亦著大效，先生令其計畫合爲一氣，與南方相聲應，而立分會焉。至是機關略備，先生乃繼籌施行之策，以湖北居中國之中，宜首倡義，然武昌爲四戰之地，糧餉不濟，故一俟湖北舉事，即令湘蜀同時響應，以解上游之困，而爲鄂中後援。又以京漢路爲南北交通之孔道，敵軍易於輪運，故先生之畫，不欲以武漢爲戰爭區域，以防牽動租界，而啓外人之干涉。擬於武昌既舉之後，即派兵駐守武勝關，使敵兵不得南下，以保武漢之安寧。一面令秦晉繼起，出兵斷京漢路，以分敵勢，而又懼湖北一動，下流阻塞，將使運輸不利也。故擬長江

下游，同時於南京舉事，並即封長江海口，使敵軍海軍艦隊孤立，而乘利應便以取之。計畫既定，乃以之通告各機關，令本此計畫實行，此可見先生謀之深慮之遠矣。使武勝關不棄，南京不失，又安有漢陽之喋血哉。計畫既定，乃相繼爲籌款購械之事，斯時財政困難，進行不易，而湖北軍隊又急不能待，擬定一期以舉義，居正、楊玉如乃來滬就商於先生，並迎先生及譚人鳳回鄂主持，先生以時機未至，令稍待。七月間，川人爭路風潮發動，先生遂擬定乘機大舉，乃決令長江上下游，及秦晉速爲整備，即於八月間起義，八月中旬，先生將偕居正出發赴鄂，主持大舉之事矣。而漢口機關破露，及三烈士被害之消息傳至，先生知一切預定計畫，將不能實行，而長江下游又不可不亟謀響應，以免武漢陷於孤立，乃留滬籌下游響應事，於南京則令范鶴仙偕柏文蔚主持，於上海則助陳英士、李燮和謀光復。九月三日，黃克強至上海，先生乃偕克強同赴鄂，時鄂中戰事方挫，衆乃舉黃克強爲總司令，先生則助胡經武辦理外交；時義軍既起，湖北方面外交，卓著成效，雖武漢戰禍日熾，而外人終嚴守中立者，蓋皆得之先生之手腕與方略也。先生以破壞既始，而建設隨之，遂亟謀所以爲新國家之建設者，先生乃同居正、湯化龍計畫，由先生草定鄂州臨時約法，通電至各省，舉代表赴鄂，組織臨時政府於湖北，各省代表有至者，有不能至者，其不能至者，俱會於上海。先生乃與湯化龍約，擬請數省代表全至武昌組織政府，先生至滬，與各省代表會於江蘇教育會，決定中國採統一制，立責任內閣，設政府於武昌。代表均贊成俱至鄂，一部份代表留滬爲通信機關，及湖北開會，中有代表對於統一制及責任內閣，倡反對之議，另草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其稿傳至上海，上海代表亦不贊成。時漢陽失守，而金陵克復，形勢一變，武昌陷於危險，乃主遷臨時政府地點陷南京，電湖北代表回寧。十月中旬，先生爲寧軍意見不治，親走寧調解，適先生赴寧之期中，代表之在上海者，議舉大元帥，遂舉黃克強爲大元帥，黎元洪爲副元帥，黃克強不允就任，而組織政府，以致就延。及湖北一部份代表俱會於南京，請追認公舉之大元帥，忽引起反對之論，並疑及先生所運動將爲總理之預備者，而不知實誤會於當時之事實也，以是緣由，乃改舉黎元洪爲大元帥，黃克強爲副元帥，又以黎不能南來，復請黃克強代理大元帥，數遣代表來滬迎之，黃克強仍不允，組織政府問題，遂以是牽延至一月之久，意外波折，實非先生所及料也。冬月初，孫中山先生回國，先生偕張繼回滬主張舉孫先生爲總統，初八日，同盟會諸巨子會於中山行轅，議決舉中山爲總統，克強爲內閣總理，克強不允，中山、

漢民主張不設總理，先生內審國情，外察大勢，鑒於責任內閣之適於民國也，起而力爭，中山認可，派張繼與先生磋商，以克強不允任總理，擬請先生代之，先生不允，邀居正、田桐、呂天民至克強處力勸，克強始允，於是中山爲總統、克強爲總理之議始定，同赴南京，預備組織政府。先生以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規定不設國務總理，乃提出修改案，代表有不知在滬所決議者，起而反對，致未通過，並加入國務員同意權一條，先生主張，終受此挫折，不能實行。後孫總統提出先生爲內務總長，亦以從前種種誤會，致未通過，先生亦不以之介意也。繼孫總統任先生爲法制院院長，先生乃本平日之經綸，草定法制，故臨時政府法令，多出先生之手，及南北和議告成，而兩方意見終不能泯，先生憂之，以調和南北爲職志，以期新國家之統一。繼與汪精衛、蔡元培同爲歡迎袁總統專使。值京津兵變，幾遭不測。及北京臨時政府成立，先生任農林總長，先生以非所長，不克展布。然先生在職，擬定邊境開墾、移民、殖林諸法律案，及外蒙設墾總管府，內蒙滿州設墾殖廳諸官制案，注意於實邊保境之大計畫，提出於國務會議。又先生關於整頓農林政策諸大綱，曰設勸農使於各內省，曰設蒙古興業公司，曰測量田地清釐田畝，曰設拓殖銀行，曰設督辦墾屯事務官于滿洲、蒙古、新疆，曰設農業銀行以各省積穀常平倉穀爲資本。曰徵烟草酒稅。皆未及實行，而唐內閣倒，先生以當舉責任內閣之責，遂聯帶辭職。先生既退，主持黨務，先生以小黨分立之無益也，聯合五政黨力持合併之議，議決改組國民黨，而黨勢大張，國民黨之成立，實先生之力也，先生繼被舉爲國民黨理事，盡瘁黨務，不遺餘力，先生有所建議，黨員無不服從，雖異黨亦咸敬仰先生之爲人，以故先生之手腕，實有調和各政黨之能力。趙內閣之得成立，先生實襄助之，蓋先生苦心孤詣，其調和南北意見處，先生素不自矜，人亦多莫能盡悉也。先生數年來奔走國事，未遑寧處，家屬仍居桃源，先生自滿清時倡革命，爲清吏所逼出走日本，即未嘗一返故鄉，先生堂上尚有老母，祇以盡忠於國，未能全孝，至是黨事大定，得稍息仔肩，乃亟歸省母，以盡天倫之樂，欲退隱泉林，事親終老，不復出矣。後以國事日非，黨中又屢敦勸先生出任維持，先生知國基未固，尚非獨善其身之時也。慨然奮起，雖老母苦留，先生亦含淚忍痛而出，先生至武漢，及遍歷各地，演說改良政治之必要，聞者心折，及抵滬，國民黨開大會歡迎先生，先生演說現政府種種失政，滔滔數萬言，然皆一本於事理，無一叫囂謾罵之語，論者咸謂先生不失在野黨監督政府之真面目。然未幾，而北京有某當局著論匿名辯駁，復又有所謂教

國團者，通電各省，亦駁擊先生曩日歡迎會之演說，蓋欲假此以毀先生之令名者，先生以其誣罔，乃作答詞一，根據理論事實，而駁者不能難，先生亦置之不復究矣。時國會議員多連袂來滬，先生與以商權政見，多相合，乃約予爲之起草國民黨大政見，先生口述，而予則筆錄之，三日始成，僅及大綱，先生復略加修改，擬至京時與本部議決後，公布天下。斯時先生時於宴國會議員席上，演說大旨，並言此次政爭之決心。未久，袁總統電促先生赴京，先生乃於三月二十日之夜，乘津浦車北上，不幸忽於車站中遭奸從之狙擊，腰間中槍，即赴滬寧鐵路醫院剖腹驗治，以傷重卒不起。先生傷後，曾語于右任以三事；一以書籍捐入南京圖書館，一請同志撫助其家，善視老母，一囑同志奮力進行，並擬稿袁總統，臨死哀言，尙望總統開誠布公，定良好之憲法。嗚呼！先生雖極痛苦中，猶念念國事蓋如是也。先生於二十二日四時四十八分薨，享年三十有二，先生既逝，舉國震悼。先生老母年七十餘，胞兄教義，以先生倡革命爲清吏所捕，瘐死獄中，寡嫂尙在。夫人李氏，子一，年十二，女一，年十四。

徐血兒曰：余之崇拜先生，蓋人類之通性也，先生無在不可以崇拜者。而先生乃死於奸人之手，人心日壞，知天之所以禍中國者，正未有艾也。嗚呼！余薄德寡能，不克繼先生之志，亦惟有奉先生之嘉言懿行，以爲師表耳。嗚呼！先生之聲音笑貌，至今輒盤旋於腦中不能去，余之恨豈有窮哉。

徐血兒又曰：先生在滬，時相過從，囑余與先生合作辛亥革命外史，以爲當時實錄，草未竟，先生北行，允將先生歷年所保存之材料相寄，孰知先生遽罹此慘禍哉。然而余當竭綿力以成此書，以慰先生於萬一矣。（註四）

二、宋教仁遺囑（註五）

先生至醫院後，因醫生出外未歸，暫在休息室小憩，先生痛甚，撫于右任君首至其胸際而言曰：吾痛甚，殆將不起，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東京寄存之書籍，悉捐入南京圖書館。（二）我本家寒，老母尙在，如我亡後，請克強與公及諸故人爲我照料。（三）諸公皆當勉力進行，勿以爲我念，而放棄責任心。我爲調和南北事，費盡心力，造謠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誤解，我受痛苦，也是應當，死亦何悔。餘無他語。」

三、宋教仁致袁大總統遺電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二十二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二十二日

二五二

宋先生痛苦中猶不忘國事，猶授意黃克強先生代擬致袁總統電文一通如下：「北京袁大總統鑒：仁本夜乘滬寧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權利之見存。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鑑納。宋教仁啓。」發電後，送先生至醫院諸人相繼去，頻行囑看護者妥爲照拂，並請先生珍重而去，時二十夜一時二十分也。（註六）

四、宋遜初先生大政見（註七）

吾人曩者大革命之目的何在？曰推翻不良之政府，而建設良政治也。今革命之事畢矣，而革命之目的則尚未全達，是何也，不良之政府雖倒，而良政治之建設則未有也。故民國成立已屆年餘，而政治之紛擾，無一定策畫如故也。政治之污穢，無掃盪方法如故也。以若斯之政府，而欲求得良善之政治，既不可能，亦不可望矣。則吾人今日所負責任，當繼是進行，以赴吾人大革命最終之目的，努力從事於良政治之建設，而慰國民望治之熱心，則所不能辭也。今有將傾覆之大廈焉，居者知危象之日著，非補磚救隙所可將事也，乃共謀破壞之，而爲永固之建設。則目的非僅在破壞之成功，而在永固之建設可知也。及至破壞既完，乃不復殫精竭慮爲永固建設，使第形式即爲已足，風雨一至，其易傾覆，固無異於曩時也。此苟安之計，非求全之策也，而今日民國之現象則如是也。故吾人今後之進行，當覺悟於吾人目的之未達。本此現具之雛形而爲，一木一石一椽一棟，選擇堅策基礎，確定本幹，則庶幾大廈之建設乃完成，而始不違破壞之本意也。夫今日政治現象，既錯亂而無頭腦，而國民意思，亦無統系條理之可尋，則建設良政治之第一步，首宜提綱挈領，發爲政見，公布天下，本此綱領以爲一致之進行，事半功倍之道矣。吾黨此屆選舉，已占優勝，是國民所期望吾黨者殷，而吾黨所擔負責任者重。爰舉關於建設之大綱，以謀良政治之實現。吾黨君子，其本此而奮勵其進行焉。

（一）對於政體之主張：

（一）主張單一國制：單一國制，與聯邦國制其性質之判別，盡人能知。而吾國今日之當採單一國制，已無研究

之餘地。臨時約法已規定吾國爲單一國制，將來憲法，亦必採用單一國制，自不待言。惟今尙多有未能舉單一制之實者，故吾黨不特主張憲法上採用單一國制，並力謀實際上舉單一國制之精神。此本黨對於政體主張者一。

(二) 主張責任內閣制：責任內閣制之精義，世之闡明者已多，無俟殫述。蓋責任內閣制之要義，即總統不負責任，而內閣代總統對於議會負責任是也。今吾國之現行制，責任內閣制也。然有責任制之名，而無責任內閣制之實，故政治因之不舉。吾黨主張將來憲法上仍採用責任內閣制，並主張正式政府由政黨組織，內閣實行負責任，凡總統命令，不特須閣員副署，並須由內閣起草，使總統處於無責任之地位，以保其安全焉。此本黨對於政體主張者二。

(三) 主張省行政官由民選制以進於委任制：吾國省制，行之數百年，已成爲一國政治上之重心。將來欲謀吾國政治之發達，仍不得不注重於省行政。省之行政長官，歷來皆爲委任制。將來地方制度，既不能不以省行政長官爲官治行政之機關，則省行政長官，須依舊採用委任制，亦事理之當然。惟各省自反正以來，其行政長官之都督，由地方人民選舉，行之既久，其以下各機關，亦大都由地方主義而組織而任用者甚多。且軍政財政上之關係，亦無不偏重於地方，若遽以中央委任之省行政長官臨之，其無生疏扞格之弊者幾希。甚或因是以生惡因於將來預定之委任制焉，亦未可知。故吾黨主張以省長委任制爲目的，而以暫行民選制爲逐漸達到之手段。此本黨對於政體主張者三。

(四) 主張省爲自治團體，有列舉立法權：在單一國制，立法權固當屬諸中央。然中國地方遼闊，各省情形各異，不能不稍事變通。故各省除省長所掌之官治行政外，當有若干行政，必須以地方自治團體掌之，以爲地方自治行政。此自治團體對於此等行政有立法權，惟不得與中央立法相抵觸。至於自治行政之範圍，則當以與地方關係密切之積極行政爲限。其目有六：(一) 地方財政；(二) 地方實業；(三) 地方工程；(四) 地方交通業；(五) 地方學校；(六) 慈善公益事業。皆明定法律，列舉無遺，庶地方之權得所保障。此本黨對於政體之主張者四。

(iv) 主張國務總理由衆議院推出：臨時約法規定，國務員須得參議院同意，其事行之多所窒碍，固亟宜修正者。然吾人既主張責任內閣制，則尤希望此制之實現。欲此制實現，則莫若明定憲法，國務總理由衆議院推出。考英國爲行責任內閣制之國，雖無明定國務總理由國會推出之憲法，然英憲法爲不成文法，其習慣則英王所任命之國務總理，例爲下院多數黨之首領不可移易。實不啻由下院推出，且不啻憲法中有此明文。蓋必使國會占多數之政黨組織完全政黨內閣，方盡責任內閣之實。而完全政黨內閣，則非採用此法不能容易成立也。故吾黨主張憲法中規定國務總理由衆議院推出，以促責任內閣制之容易成立。其他國務員則由總理組織之，不須國會同意。此本黨對於政體主張者五。

(一) 對於政策之主張：

(i) 主張整理軍政：今日處於武裝和平之世，對外方面，軍備亟須擴張。然擴張軍備，當自整理軍政始。蓋擴張軍備之舉，須待諸三四年後。而今日入手方法，則在整理軍政，整理有序，而後始有擴張可言也。整理軍政方法，一曰劃分軍區於行政區域之外，別劃分全國爲數大軍區，獨立處理軍事，使軍民分治易於實行。一曰統一軍制，今各省軍隊之編制亦至不一，分歧錯亂，非軍事所宜，故當使全國軍隊按一定之編制，俾軍事歸於統一。一曰裁汰冗兵，軍備雖應擴張，而冗兵則不可不裁，蓋兵備貴精，其操練不動，老弱無用者，理宜一律裁盡也，冗兵既裁，然後於其強壯者訓練純熟，使之成軍，始可爲擴張基礎。一曰興軍教育，欲擴張軍備，則當求良好之將校，吾國今日將校人才，異常缺乏，故此數年中，亟宜振興軍事教育，以養成一般將校人才。一曰擴充兵工廠，吾國今日軍備上最大缺點，則爲器械不足，兵工廠只有數所，而製出品爲數亦微。今日即欲擴張軍備，然無器械，與徒手何異，故宜極力擴充兵工廠，先使器械豐富。此數者皆本黨整理軍政之計畫，而本黨對於政策所主張者一。

(ii) 主張劃分中央地方之行政：欲劃分中央與地方之行政，須先明中央與地方之區別。中央爲全國行政主體，即中央政府是也。地方爲一區域之行政主體，而在中央下者有二：(一) 地方官治行政主體，即地方官。

(二) 地方自治行政主體，即地方自治團體。如是則可知地方自治團體與地方官治主體之區別，即劃分中

央行政與地方行政及中國宜採之制度，有三要義焉，一曰中央行政消極的多，地方行政積極的多也；一曰中央行政對外的多，地方行政對內的多也；一曰中央行政政務的多，地方行政業務的多也。既明乎是，則當知地方分權，本不問官治自治。今世人所謂地方分權，皆指地方官治言。而地方分權，實與地方自治不同。吾人不重在地方分權，而重在地方自治也。本此定義，中央之行政權宜重以政務之性質與便宜分配於中央與地方。而中央則統括的，地方則列舉的。故本黨所主張之劃分如左：

(一)中央行政由中央直接行之，其重要行政曰軍政，(一行政，二事業)曰國家財政，曰外交，曰司法，曰重要產業行政，(如礦政、漁政、路政、墾地)(移民、通商、船政)。曰國營實業，曰國營交通業，曰國營工程，曰國立學校，曰國際商政。

(二)地方行政：分二種，一曰官治行政，一曰自治行政。官治行政，以中央法令委任地方行之，其重要行政曰民政，(警察、衛生、宗教、戶口、田土、行政)。曰產業行政，曰教育行政。若自治行政，地方自行立法，其重要行政，曰地方財政，曰地方實業，曰地方交通業，曰地方工程，曰地方學校，曰慈善事業，曰公益事業。此劃分之大較也。而本黨對於政策所主張者二。

(三)主張整理財政。中國財政，勢如亂絲，久言整理，而終無整理之望者，固由於不得其人，而亦以整理之非道也。整理財政之道若何，試約舉之，一曰勵行會計制度，訂會計法，立會計機關，為嚴密之預算決算，並掌支納，以盡祛浮濫之弊。一曰統一國庫，現在國庫久不統一，宜將國家歲入，悉統一於國庫，於中央設總庫，於地方設支庫，他機關不得代其職權。一曰設立中央銀行，集中紙幣發行權吸各地官銀局，立一規模宏大之中央銀行，復集中紙幣發行權於中央銀行，其私家銀行及地方銀行不得發行紙幣，使中央銀行有支配全國金融界之能力。一曰整理公債，今日公債信用不堅，而利息則厚，且中央公債與地方公債擔負不清，尤非所宜。此後當酌量情形，其應歸諸中央者，則中央完全擔負之，其應歸諸地方者，則地方完全擔負之。其利息過重者，則換借之，其有公債之必要者，則新發之。一曰劃定國費地方費，今者何為國費，何為地方費，殊不明晰。宜按國家行政與地方行政之劃分。地方自治經費為地方費，餘者則皆為國費。

屬於中央，統一於國庫。一曰劃定國稅地方稅，此項劃分，當依國費地方費為標準。事實上宜為地方稅者，則為地方費。事實上宜為國稅者，則為國費。劃分之後，有應增加新稅者，有應裁去舊稅者，（如厘金之類）總以有利無害為前提。一曰改良幣制，行虛金本位，中國幣制，欲求實際達改良日的，當採金本位制，然事實上所有所不許。蓋中國金極少，而銀極多，若驟改金本位，則大宗廢銀無可息納，必蒙鉅大之損失，莫若先採虛金本位制，定一定之價格，以為國際滙兌，國中仍以銀幣為國幣，使無生無意識之漲落，以漸期達於能行金本位之時代。此數者皆本黨整理財政之計畫，而本黨對於政策所主張者三。

(四)

主張整理行政。整理行政最先之方法，而今後亟須本之進行，始可收整理之效者，約五大端：一曰劃分中央與地方官之權限，從來中央與地方官，權限多不明晰，權限亟應劃分，行政始可著手，若軍政，若國家財政，若外交，若司法行政，若礦業行政，若拓植行政，若國際商業行政，若國有交通業，若國有實業，若國立學校，若國家工程等，宜為中央各部所直轄，或於各省特立機關掌之，地方官不復過問。若警察行政、若衛生行政、若戶口行政、若田土行政、若宗教行政、若禮俗行政、若教育行政、若產業行政等，宜為省行政長官所掌，由中央以法令委任之。夫如是中央與地方官之權限乃可無虞其衝突。一曰汰冗員，現用人行政，大率為人擇事，並非為事擇人，故各機關冗員異常衆多。故宜嚴定職掌，凡屬冗員，務期汰除淨盡而後已。一曰併閑署，現在財政支絀，多一機關，即多一消費，然為便利政治進行，則機關固有不可不立者，惟閑署處於無用之地，可裁則裁，可併則併，以節國費。一曰勵行官吏登庸考試，今日任用官吏，往往用違其學，或毫無學識，僅有私人吸引者，故政治日趨腐敗，故宜勵行官吏登庸考試，庶得各盡所長，而真才易得。一曰實行懲戒官吏失職，前此官吏之縱肆無忌，而今亦不免者，以官吏雖失職，而不能懲戒於其後也。故欲政治修明，非實行懲戒官吏失職不可。是二項均須專立考試及懲戒機關，而以法律為之保障，以免為官吏勢力所摧殘。此數者皆本黨整理行政之計畫，而本黨對於政策所主張者四。

(五)

主張開發產業。中國今日苟欲圖強，必先致富，以國內貧乏之狀況，則目前最亟之舉，莫若開發產業。第舉首宜進行者數端：一曰興辦國有山林，中國有最佳最大之山林，政府不知保護興辦，棄材於地，坐失大

宗利源，今農林既特設專部，則國有山林宜速興辦也。一曰治水，中國農產國，然以人力不修，時遭水患，以致饑饉頻聞，今欲民元氣之回復，農產物之發達，則爲治水。一曰放墾荒地，以未闢荒地放於人民，實行開墾，以盡地利。一曰振興鑛業，中國鑛產有十之八九尙未開掘，非民間物力有限，不能開掘，實政府保護不得其道，故今後宜特提倡，或保護主義，使之振興。一曰獎勵仿造洋貨工業，工業衰敗，由來已久，其當獎勵者，固不之一端，而仿造洋貨工業獎勵尤宜力，蓋外貨充塞，母財流出日多，故須亟提倡仿造，以爲抵制。一曰獎勵輸出品商業，今世界列強，皆以工商立國，商戰日烈，吾國當其漩渦中，輸入之額，超過輸出之額，不亟獎勵輸出品商業，行將坐斃。此數者皆本黨開發產業之計畫，而對於政策所主張者五。

(六) 主張振興民政。民政之事，當爲中央委任地方辦理，其振興之道，又得而言：一曰整頓警察，爲保持地方治安，須切實整頓，並普及於各地，使軍隊專事對外。一曰勵行衛生，中國地方衛生，素不講求，以致厲疫時起，民生不寧，故宜勵行衛生，謀人民幸福。一曰釐正禮俗，社會之良否，繫於禮俗之隆污，故敝禮惡俗，亟宜釐正，以固社會根基。一曰調查戶口，往日調查戶口，多屬敷衍，尙無確數，今後宜再行切實調查。一曰勵行地方自治，中國地方自治不發達，如地方自治範圍中，地方學校，地方實業，地方財政，地方交通業等，均須勵行。此數者皆本黨整理民政之計畫，而本黨對於政策所主張者六。

(七) 主張興辦國有交通業。交通事業，其屬於完全商辦者無論已。若國有交通，則政府急宜興辦，責無可辭。其應興辦者：一曰急辦國有鐵道，建築與實業固有極大關係，而於軍事上國防上，亦屬緊要，應酌量現狀，審其緩急，急辦國有鐵道。一曰整理電信，一曰擴充郵信。郵電二者，雖久舉辦，然或未完善，或未普及，故宜切實整理而擴充之。一曰興辦海外航業，列國皆謀於海上稱雄，而我一蹶不振，不特海軍之不足數，而外海航業亦極幼稚，故首宜振興外海航業，以發達商務。一曰整理鐵路會計，中國鐵路會計，弊竇叢生，欲益蠲諸弊，宜使鐵路會計機關獨立，嚴立預算決算，並興辦交通銀行等。此數者皆本黨興辦國有交通業之計畫，而本黨對於政策所主張者七。

(八) 主張振興教育。教育爲立國根本，振興之道，又可稍緩。其今日所亟宜振興者，一曰法政教育，一曰工商教育，一曰中學教育，一曰中小學師範教育，一曰女子教育。法政教育，所以使國民多得政法常識。工商教育，所以輸進工商新知識，發達工商。中學教育，爲小學之模範，大學之基礎。中小學師範教育，所以爲普及教育之第一步，而養成師範人才。女子教育所以增進女子知識，發達女權。此數者皆本黨振興教育之計畫，而本黨對於政策所主張者八。

(九) 主張統一司法。司法爲三權之一，亟宜統一，其今日統一方法，一曰劃一司法制度，各省司法制度並不一律，宜實行四級制，使各省歸於統一，其未設裁判所地方，亦須增設。一曰養成法官律師，蓋增設裁判所，則今法官尙形缺乏，一面養成法官，並設法保持法官地位，俾司法得以獨立；一面養成律師，保障人權。一曰改良監獄，中國監獄制度，極形野蠻，今宜採仿各文明國監獄制度，極力改良。此數者皆本黨統一司法之計畫，而本黨對於政策所主張者九。

(十) 主張運用外交。當吾國之積弱，非善運用外交，不足以求存。然欲運用外交，非具世界之眼光，不足以盡其用。中國向來外交，無往而不失敗，蓋以不知國際上相互之關繫，一遇外人虛聲恫喝，即惟有讓步之一法，是誠可傷者也。外交微奧，有應時事發生者，未可預定，亦難於說明。惟外交方針，則可約略言之，一曰聯絡素口親厚之與國，今國於世界，孤立無助，實爲危象，故必當聯絡素日親厚之與國，或締協約，或結同盟，或一國，或數國，俱爲當時之妙用。一曰維持列國對我素持之主義，吾國現勢，非致力對外之時，故宜維持列國對我素持之主義，使之相承不變，而得專心一意於內政之整理。此數者皆本黨運用外交之計畫，而本黨對於政策所主張者十。

總上所述，皆本黨所主張，提綱挈領，略得其凡，苟本是銳意進行，則良政治可期，國利民福之旨可達。國民若贊成吾黨所陳之政見，則宜擁護吾黨，以期實行吾黨所抱之主張，惟國民審擇之焉。茲第敘其概略，欲知其詳，請俟專篇。其不過於重要之問題，亦不備述，非忽略也。

黃興電告袁大總統、國務院、參議院，報告宋教仁被刺傷重逝世。

宋教仁逝世，黃致電告北京，電曰：

「大總統、國務院、參議院均鑒：宋遜初先生痛於今晨四時四十七分絕命，特此耗聞。黃興養。」（註八）

袁大總統為宋教仁被刺逝世發布命令：飭國務院從優議卹，用彰崇報；飭江蘇都督、民政長迅緝兇犯，窮究主名。

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被刺逝世，袁大總統立於本日發布命令，飭國務院從優議卹，以彰崇報；並飭江蘇都督與民政長迅緝兇犯，窮究主名，以維國紀。令曰：

「昨據前農林總長宋教仁電稱，二十日晚在上海車站被奸人槍擊重傷，當即電飭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闓及上海地方官、滬寧鐵路總辦，立懸重賞，勒限緝凶，並派交涉使陳貽範前往慰問。嗣據該交涉使電稱，宋前總長於二十二日寅時因傷身故。民國新建人才至難，該凶犯膽敢於衆目昭彰之地狙擊勛良，該管巡警並未當場緝拿，致被逃逸，閱電殊堪髮指。前農林總長宋教仁奔走國事，締造共和，厥功甚偉；迨統一政府成立，贊襄國務，尤能通知大體，擘畫勤勞，方期大展宏猷，何意遽聞慘變，凡我國民，同深愴惻，應即交國務院從優議卹，用彰崇報。所有身後事宜，業經電飭陳貽範會同鍾文耀妥為料理。方今國基未固，亟賴羣策羣力，相與扶持；況暗殺之風尤乖人道，似此逞凶槍擊藐法橫行，匪惟國法所不容，亦為國民所共棄。應責成江蘇都督、民政長迅緝凶犯，窮究主名，務得確情，按法嚴辦，以維國紀，而慰英魂。」（註九）

黃興為宋教仁被刺身死案致電北京民主報，請將經過刊諸報章，宣示中外。

宋教仁被刺，舉國震驚，北京各方紛電黃興詢問真象，興乃於本日致電北京民主報主持人仇蘊存，

中華民國二年 二月二十二日

說明宋教仁被刺身死經過情形，請刊登報章，宣示中外。電曰：

「北京民主報仇蘊存兄鑒：疊接都中諸友來電，殷殷垂問，宋鈍初先生受傷情狀，刻值治喪忙迫，未及一一擬答，殊深歉仄。茲特詳述於下，乞登報章，以慰哀感。鈍兄於念夜十時四十五分，由滬赴京，在車站被奸人由背後施槍彈，由右脊腰上部掠腎臟，穿大腸直透下腹皮層停止，當即送入附近鐵道醫院療治。此時鈍兄傷雖重，而精神如常，然自知必死，即口授致大總統電文，並述對將來之政見，一一告別同志，並不提及家事，惟云老母年高，不可使知變狀。十二時三十分，即將子彈取出，念一午後二時，復集醫生五人剖治，又將腸傷縫補，滌盡遺出食物及污血，仍合其口，此後神思雖困倦，然腦尙明晰，猶不能不作萬一僥倖之想，乃晨四時四十七分，氣出不已，口呼：我調和南北之苦心，世人不諒，死不瞑目矣，竟爾絕命。嗚呼！當此國勢漂搖之際，而有如此姦徒，不顧大局，戕賊人道，行此暗殺手段，痛何如之，想諸君當亦同聲一哭也。凶徒正在密探，尙未緝獲，謹此計聞。黃興養。」

（註一〇）

黃興、陳其美為宋教仁被刺事，懸賞緝兇。

國民黨人黃興、陳其美，致函上海總巡捕房卜總巡，以恐兇手藏匿租界，特懸賞一萬元，請協助緝兇。函曰：

「啓者，茲有良友宋教仁君，於廿號午後十時四十五分，在滬寧車站，被奸人槍傷，今晨四時四十七分去世。此案發現，雖在內地，難保該兇手不藏匿租界，應請執事嚴飭得力探捕，加意偵緝，如能拿獲正兇，澈清全案，准備賞銀一萬元，以爲酬勞。宋君爲民國要人，執事亦熱心贊成民國，想當允如所請也。陳其美、黃興同啓。」（註一一）

註一：澤村幸夫：「送迎孫文先生私記」。

註二：民國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民立報」。

註三：「國民月刊」，創刊號，「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記」。

註四：葉楚儉等編：「宋漁父」，頁一一一〇。

註五：同註三。

註六：同註三，電文亦見民國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民立報」。

註七：「革命文獻」，第四十一輯，頁二五九—二六九。

註八：「震旦」，第三期。

註九：「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第三一五號。

註一〇：同註七。

註一一：同註七。

二十三日 國父自長崎致電國民黨本部及上海交通部，令黨人合力查究宋教仁被刺原因。

國父旅行日本，時在長崎，聞宋教仁被刺身死，立電國民黨本部及上海交通部，並另電黨內同人，令合力查研此事原因，以謀昭雪。即於當日下午四時，自長崎啓程返國。

茲誌國父兩電如次：

(一)自長崎致國民黨本部及上海交通部令黨人合查宋教仁被刺原因電

「國民黨本部及上海交通部鑒：聞遯初死，極悼。望黨人合力查此事原因，以謀昭雪。」

(二)致國民黨本部同人望查研宋教仁被刺原因電

「國民黨本部諸君公鑒：內密。長崎來電稱：遯初死，極悼。望黨人合力查研此事原因，以謀昭雪。孫文、鐵路總公司、巧。」（註一）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二十三日

為民國殉身之國民黨代理事長宋教仁本日殯葬，萬衆執紼，同聲悲悼。

宋教仁遺體於本日下午三時自滬寧鐵路醫院殯殮移往湖南會館，暫行厝葬。移靈時軍民及中外賓客齊集，途爲之塞，俱爲此一民國偉人而同聲悲悼。茲誌當時記載如次：

「廿三日午正十二時許，滬甯鐵路醫院門前送殯者，已達數百人，擁擠異常。三時正，即請宋先生靈柩登輿。

其時賓客及商團軍隊至醫院者，達三千人。其儀從及途次情形如下：（甲）行列（一）旗幟前導，（二）軍隊樂，

（三）遺像作花亭式，（四）靈位用油壁雙馬車，四周頂上紮花彩，（五）軍隊隊海軍細樂，（六）花園，（七）

軍隊，（八）黨員及送殯來賓，步行執紼約千五百人，（九）靈輪，（十）又爲送殯者步行護送，（十一）軍隊隊，（十二）爲賓客乘車者，約二百餘輛。（乙）路祭 殯隊出醫院，由北四川路、篷路、河南路，復繞道福州、浙

江、松江等路，而至三洋涇橋，至民立報社門首，行隊暫止，同人就途中設祭行禮後，于君右任痛哭述先生盡力於民立報者，今日不敢爲私交哭，不敢爲民立報哭，實爲中華民國前途痛哭。同人皆哭失聲，護靈之聞北商團員皆痛哭。道旁觀者亦有爲之泣下者。于君匍匐於地，泣不可抑，由同行者扶起。仍隨宋先生靈柩行祭畢，仍前進至鄭家木橋，折而南，直達斜橋。（丙）軍隊商團 同行者有聞北商團，在靈柩之左右，哀戚甚至。抵京江公所時，爲租

界之盡處，我南市之巡警隊、商團、馬隊、皆整列吹號護送，軍樂之聲，節節相和，每段有巡警兵荷槍隨行，故是日之殯儀中，軍隊之多，爲從前所未有。而送殯者之哀戚，又爲上海所未見也。（丁）道路觀者之擁擠 自醫院至斜橋，其間十餘里中所經之地，旁觀者皆側立十餘層，排積如山。執紼者引昇前導，竭力分讓，猶不易前進。而靜穆無譁，惟聞慨歎之音，令人淒泣欲絕。送殯者除黨員外，有伍廷芳等名人，有外國人，以日本朝鮮佔多數。有女子，有學生，皆徒步走送。上海數十年來時見出殯者，而弔客之多，秩序之整，觀者之擠，則我宋先生之殯儀，殆空前之盛舉也。先生靈柩抵湖南會館，仍按行列禮，依次入門，會館門素彩，大廳亦白燈彩，時黃克強、陳英士諸先生已先在，總計是日會送者，有四五千人。行禮時，十餘人爲一列，自抵館時約五時三十分，至六時三十分天色已暝，而行禮者猶絡繹不絕。有同文書院學生一隊，前來行禮。朝鮮人申君樞，尤含慘萬狀。此外如伍廷芳、趙鳳

昌諸君，亦前至會館。前後廳聚數千人，而靜肅之致，令人益其悲慘矣。尤可敬者，則是日醫院直至會館，其間途經約十餘里，道旁觀者男婦老幼萬頭攢動，所過無隙地，而所聞者盡為悲慘歎息之聲，曰：宋先生遺像者，無不肅然起敬，無敢以手指者。嗚呼！先生遺愛在人，靈前一慟，固應爾爾。」（註二）

附錄：當時評論三則

一、劉民畏撰「殺宋教仁者必謀不利於平民政治者也」（註三）

宋先生死矣！宋先生死矣！彈丸無情，奸人肆毒，新造之民國，竟失此一大政治家。宋先生長已矣，大政治家又弱一個矣。雖然，吾不暇為宋先生一人哀，又不僅為失一政治家惜，獨深憫乎奸人之殺宋先生，即隱謀不利於平民政治。為當道豺狼憑城狐鼠，與平民政治宣戰之動機，死一宋先生不足惜，其如中華民國之前途何？宋先生之為人，高尚純潔，昔為民黨，以迄於置身政黨，無日不以平民政治為抱負。革命未成也，則誓死決心以赴之。革命之既成也，則誓死決心，以謀民國之建設，南北之統一，厥功甚偉，數月來奔走國事，未敢稍事怠荒，而其心固欲求達於平民政治之域，自始自終，其精神貫徹如一也。有野心家出，因總統之尊嚴，不如君主，平民政治，又利於多數之平民，而不利於少數之王政黨與官僚派。夫今日政府中人，非欲奪吾民定憲法之權，而製造一種總統憲法耶？非破壞政黨內閣，而理想一種官僚內閣耶？非力爭省長簡任，以密布其專制爪牙者耶？與宋先生之主張，適成反比例。宋先生最近所發表之政見，則擁護民權之憲法也，政黨內閣也，省長民選也，與政府中人兩不相容，是其致死之絕大原因也。一般依草附木之權奸，與昔日曾為民賊，今又濫邀勳章之妖孽，思非去宋先生，不足結神奸巨蠹之歡心，而平民政治終有實現於中華民國之一日。於是暗購刺客，奮臂一擊，宋先生遂長此終古，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死，羣知殺宋先生必有主使之者，此主使之者誰乎，必與政治上大有關係，可斷言其反對宋先生之主張，最後遂出於暗殺之一途。宋先生之主張，純為平民政治，因反對平民政治，遂戕賊主張平民政治之人，此平民政治前途最危險之現象。嗚呼！極力破壞平民政治，而欲動於帝王思想者誰也，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吾知殺宋先生者，必為神奸巨蠹所授意。天乎！平民政治不見容於神奸巨蠹，竟至主張平民政治者及身不免，天理何在，人道何存。我國人須知平民政治，最良好之政治也，縱有與平民政治宣戰者，仍當同心戮力，以達於平民政治之真境，方合乎

主權在於全體人民之精神。一宋先生死，而百宋先生起，百宋先生死，而千萬億之宋先生起，非平民政治實現於中國，則吾人革命之謂何，宋先生流血之謂何，平民政治之的，即造成擁護民權之憲法，組織純粹之政黨內閣是也。竟宋先生未竟之志，平民政治方不為野心者所劫奪，此非吾少數數人之責，實全國人之責也，不得平民政治，當斷頭流血以爭之。彼專制惡魔雖橫，宋先生在天之靈，必默相平民政治之發美果於中華民國，平民政治不死，則宋先生不死，此記者所希望於我全國者。

一、徐血兒撰「哀痛中民立報之宣言」（註四）

宋先生死，中華民國失一建築之棟樑，吾黨失一指導之南針，即異黨失一光明之政敵，國民痛苦，失一救星，東亞和平，失一保障。嗚呼！宋先生死，宋先生中奸人之彈而死，是豈僅吾黨之不幸，實民國前途之大不幸也。

推翻帝制，確定共和，惟先生；謀未來之建設，立大政之方針，惟先生；奔走各省，銷除意見，聯絡政黨，調和南北，惟先生；力謀民福，發達民權，以萬民之痛苦為痛苦，以萬民之幸福為幸福，惟先生；先生者，我中華民國之救世主也。使奸人不作，先生得從容實行其素抱之大政見，則我國家我人民受其賜者，甯有涯涘。今先生竟齋志以沒，先生之願未酬，先生之目終不瞑也。嗚呼！吾國民將何以慰先生乎。嗚呼！吾黨又將何以慰先生乎。

宋先生死可死者，宋先生血肉之軀殼不可死者。宋先生福國利民之政策，忠誠正直之精神，吾國民吾黨，欲求所以慰宋先生者，亦惟本其忠誠正直之精神，以實行其福國利民之政策耳。宋先生在滬草其主持之大政策原稿具在，吾人將次為之發表，其對於政體主張者，以記者所記，有五大端，一曰主張單一國制；一曰主張責任內閣制；一曰主張國務總理由眾議院推出；一曰主張省有列舉立法權；一曰主張省長民選。其對於政策主張者，有十大端，其條目甚繁，不能縷記。昨日本報所發表者，即先生對於政策主張之一。宋先生以為政策實行，五年可觀，十年以後，國基確定，富強可期，東亞天地，永保和平，世界全體，受利不淺者，先生望我國民之自覺之而自為之。今宋先生既為國事犧牲，為政見犧牲，則吾國民自覺之而自為之者，尤不可不力。嗚呼！吾國民其念之哉。

宋先生一生，其過人處不遑悉舉，而其愛國之真忱，絕非尋常一般政客所可幾及。蓋宋先生之言論行事，始終不失歐美大政治家之面目也。嗚呼！先生逝矣，吾不欲外人之輕料吾民國，宋先生之心，宋先生之志，一德一心，

捍衛民國，保障共和，使國會得制定一部良憲法，以奠定不拔之基礎。吾不欲異己者輕料吾黨，吾黨諸友，宜仍持吾黨所持之態度平和進行，以踐吾黨所主之政策團結堅固，以維持此將瀕危亡之民國，實爲吾黨之責任，嗚呼！宋先生英靈不滅，九泉有知，必鑒斯言矣。

抑先生革命前主持吾民立報久，民立報之主張，即先生之主張也。今不幸而先生遽逝，先生之遺志，繼續力行，吾民立報同人尤不能不勉。嗚呼！吾民立報今後不敢一日忘先生之偉略之苦心也。惟是真凶未獲，含憤何伸，奸人得志，大局尤危。是所願國人共緝奸徒，究其主使，明正典刑，夫而後國家庶有安甯之望也。

三、葉楚傖撰「猛進之政治活動——各政黨應有之決心」（註五）

自宋先生殂，全國悲慟，微獨吾黨爲然。然而兇手既獲，盡吾真誠，繩以法律，全案罪孽，當不致幸逃。記者政聊慰同人，今所急急欲爲吾黨告者，宋先生殂後，吾黨對於正式政府之政治活動是也。

宋先生之死，見者與未見者，當一律憶其中彈腰際，血流殷衣，痛苦一週，諄諄告語勉力進行之狀也。嗟乎！吾嘗聞宋先生之言曰：政黨之謀國利民福，立志當如戰鬥線上之軍人！苟未至靈氣滅絕，即斷脰絕足，進行之決心，必不能懈。嗟乎！先生已因國利民福以至於靈氣絕滅矣，吾儕後死者，將以何事繼之，僅事涕泣，此婦孺事，何足爲國利民福謀。吾今故大聲疾呼，淚繼以血，以告有志之士曰：非立一堅定之決心，速謀政治活動以至於靈氣滅絕不可。

毒害吾宋先生者，其發生之關係無論如何，吾可決之曰：僅最少數人喪心病狂所爲，國民對於政黨之恩遇，至殷且渥，期望亦至深且切，故政黨最近之進行，非特宜保存常度，且應因此突遇之意外變故，益礪其精神。觀於近今國民對於宋先生遇害之悲感，有志之士，應知其一滴血一滴淚，非有私恩於宋先生，蓋慟哭哲人之萎，不免肇起政治活動遲滯之因，致尤難早定眞共和之基耳。有志之士，體此國民苦心，則謀所以慰之者，非痛含淚，求政治活動之猛進不可。偉人之血，政黨披衣急起之晨鐘也，共和基礎，未固定之微微也。爲念共和基礎尚未固定，當自罪一年以來，碌碌何爲，往者已矣，來日大難，不急進行，則今後無論演何種慘劇，致亡其國，其第一罪人，厥惟吾輩，所尚留萬一之希望，俾得終固民國者，惟區區最短時間之政治活動耳。不然者，雖日哭對宋先生之靈，宋先生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二十三日

二六六

之靈將唾而棄之，雖日日言國利民福，國民將唾而棄之。

雖然，余不僅爲吾黨言，凡國內各政黨，苟立於光天化日之下，有正確之政見者，於宋先生死後，余皆願其平心靜氣以聽之。

黃興電梁士詒，詢處理宋案態度。

宋教仁被刺身死，黃興等在滬爲宋謀置身後事宜。北京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時適在廣州，方與胡漢民商整理粵幣及籌開烏涌商埠各事，得悉宋被刺電，慨然曰：「天下從此多事矣！」於本日由港乘蒙古輪赴滬轉京，接黃興電云：「宋案連日經英廳審訊，聞發見證據頗多，外間疑團、實非無自。與以遞初已死，不可復救，而民國根基未固，美國又將承認，甚不願此事傳播擴大，使外交橫生障礙。日來爲遞初謀置身後事宜，並思一面維持，而措詞匪易，其苦更甚於死者，公有何法以解之？乞密示！」（註六）

上海各有關機構為宋教仁被刺案，懸賞緝兇。

上海縣知事、滬寧鐵路局、聞北警察局，均發布布告，爲宋教仁被刺案懸出賞格，並限期緝兇。茲誌各布告如次：

一、上海縣知事之懸賞緝兇

上海縣知事公署發出布告云：本月二十三日，奉江蘇都督程民政長應禍電開：「奉大總統電令：『接宋鈞初君電稱，卽日乘滬寧夜車赴京，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放槍彈，由腰部入腹下部等語。車站爲衆目昭彰之地，竟有兇徒敢行暗殺，該管巡警所司何事，人心險惡，法紀何存，瞻望前途，曷勝憂憤。仰該都督民政長交涉使縣知事暨鐵路總辦，立懸重賞，限期破獲，按法重懲。一面由該交涉使縣知事，親蒞醫院慰問宋君，切勸安心調治，以期速愈。此令。』」等因。查此案昨得報告，業經通電嚴緝，茲奉前令，亟應懸賞一萬元，勒限十日，通令

緝兇，務獲解辦等因。同日父奉都督囑電內開，「查本日電傳宋君已因傷殞命，該凶徒正身，應責令該巡警長，會同李旅長，鍾總辦並該縣知事，迅即凜遵大總統命令，設法密探限期破獲，如凶手就縛，當立予確賞洋一萬元，其通風報信，身充眼線，因而拿獲者，給洋五千元。款由都督署給發，速即遍張廣告，並知照租界捕房，傳知各包探人等爲要。」等因，各奉此。除錄電分別知照外，合亟佈告閭閻人民，一體知悉，特此佈告。（註七）

二、滬寧鐵路之懸賞緝兇

滬寧鐵路局，亦出賞格云：本月二十日晚，十時三刻，宋教仁先生，在本路上海車站票房外，將及剪票柵欄之間，突被人向背後槍擊，越日斃命，殊屬凶惡已極。當時鐵路巡警，有四人值班照料車客，二人在行李房內照料北上議員行李，刺客乘間逸去，然法紀森嚴，豈容凶徒漏網。曾奉大總統電令，與地方官懸賞拿究，正在遵辦，誠恐該凶聞風遠颺，本路特先懸賞購緝，如有探悉此案，真正兇犯姓名住址蹤跡來局報信者，俟轉移拿案訊實後，賞洋五千元，儲款以待，決不食言。滬寧路局謹啓。（註八）

三、閩北巡警局之懸賞緝兇

閩北巡警局賞格云：宋鈍初先生，通才碩望，冠絕一時，此番入都，滿擬得假斧柯，宏抒抱負，謀國民之利福，爲吾黨之光榮。乃倉猝變生，挽回無術，雖被刺地點，不在所屬巡緝範圍，究屬防衛有疏，責無可諉，慟惜之下，歉仄殊深。該凶手戕我偉人，尤爲不法，能將兇手就縛，即賞洋一萬元，如或通風報信，因而拿獲者，給洋五千元。函請上憲各官廳，英法兩公廨，一體趕緊偵緝，俾早從嚴懲治，以伸國法，而慰英魂。（註九）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二七五。

註二：「國民月刊」，第一卷第一、二期，民國二年五、六月發行。

註三：民國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中華民國報」。

註四：民國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民立報」。

註五：民國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民立報」。

註六：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頁一三一。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二十四日

二六八

註七：「震旦」，第三期。

註八：同註七。

註九：同註七。

二十四日 袁大總統任命胡萬泰為安徽陸軍師長，顧琢塘、盧鏡寰為旅長。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任命胡萬泰為安徽陸軍第一師師長，顧琢塘為安徽陸軍第一師步兵第一旅旅長，盧鏡寰為安徽陸軍第一師步兵第三旅旅長。（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黎天才為鄂軍師長，張聯陞、由猶龍為旅長。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任命黎天才為江南留鄂陸軍第一師師長。張聯陞為江南留鄂陸軍第一師第一旅旅長。由猶龍為江南留鄂陸軍第一師第二旅旅長。（註二）

宋淵源辭福建教育司長，袁大總統任命周瀚繼之。

袁大總統以福建民政長張元奇電呈稱：教育司長宋淵源呈請辭職。本日令准免宋淵源本官，並任命周瀚為福建教育司長。（註三）

袁大總統公布「海軍敬禮條例」。（註四）

刺宋案疑犯應桂馨、武士英就逮。

本日晨夜零時三十分，上海捕房據國民黨交通部報告，在妓院捕獲刺宋疑犯應桂馨；復於應宅來客

中，捕獲兇手武士英。武係受買兇手，就逮後一一承認。茲錄當時記載捕兇經過情形如次：

一、自先生靈柩殯於會館後，人人以緝兇爲第一要義。孰意天網恢恢，絲毫不漏，於二十三日晚十二時三十分獲一應桂馨，二十四日晨獲一武士英，人心大快。先是有王阿發者，以賣古玩爲生，至應桂馨家兜售字畫，應乃出商務印書館所印宋教仁先生之明信片，剪去四周，授王阿發曰：予欲辦此人，汝能辦到，愿酬洋千元。王當時未允，歸而謀諸其友鄧某，事成，願以千金爲酬，鄧初允之，繼乃由王阿發偕至應處，鄧乃中途變計，略謂：予羈跡異鄉，不能無故殺人，其事遂寢。乃宋先生遇刺之耗傳出，鄧某告其主人張君此事之真相，張君以告於本黨交通部，一面尋覓王阿發至交通部，部中幹事偕王至捕房報告，聲稱一星期前，因售字畫至小西門外應桂馨處，應出一照片云，謀辦照上之人，如能辦到，酬洋一千元，我因無此能力，未曾允許，當將照片交還。今見各報所登宋教仁之照，似與所看之照片相同，特來報告。卜總巡初尙不敢往捕，嗣因證據確鑿，即親率五十號西探總目安姆斯脫郎，協同一百三十六號西探等，至西門文元坊應桂馨家，應已他往。聞其時至妓女胡翡翠處，吸食洋煙，復折而至胡妓女處，該妓女以應在迎春坊三弄李桂玉妓女家赴宴，乃至李妓院中，由本黨黨員上樓，時應正興高采烈，本黨黨員問應桂馨在何處，應即應聲曰：是我。本黨黨員謂：有人在樓下欲與汝談話，請即下樓，應即隨之下，甫出院，即爲探目扭往捕房，此捕獲應桂馨之情形也。應押捕房一夜，廿四日天明，捕房復押應桂馨至其家查抄。應之門首有一長而大之牌，上書江蘇巡查長公署數字，餘一牌爲中華民國共進會機關部，蓋應亦爲共進會會長，共進會則從前之哥老會改組者也。既至應家，分派巡捕多人先行把守，入內檢查。有二室最爲緊要，查出公文信件甚多，只將信面略閱一遍，至其中作何語，則未及細閱，由法總巡封完，擔負保存責任，尚有一鐵箱未啓，其鑰匙存法總巡處。

(註五)

二、應桂馨家既抄，凡來訪問者，皆被拘留，派巡捕多人，與其眷屬異室看守。來客中逐一審認，見有一短身著新服者，乃特別注意疑爲眞兇。一面派人至滬甯鐵路車站覓得當時曾見凶手面目者一人至，及寓六野旅館者，帶至應家認明短身者，果爲手刺先生之兇手乃捕之。此凶手姓武名士英，字玉生，山西人，毫無知識，其刺宋先生也得應一千元，應與以照片使之刺宋先生，武貪財爲之，究亦不知宋爲何許人，武就捕後，一一供認不諱，親自簽

字。武在六野旅館所託賣之花瓶，亦發現於應夔丞家。武之所以就捕者，以同妓女胡翥雲至應家雙雙送信，遂不能走脫，胡翥雲亦被拘留，殆亦宋先生在天之英靈，有以使兇犯投網乎。（註六）

三、應犯既就縛，廿四日爲西節，公堂停訊，因案情重大，故由卜總巡稟請英副領事翰德君，於午後二時半蒞廳，會同襄謙聶格卿君，特開特別公堂研訊。先由捕房代表侃克律師上堂，譯述見證王阿發自投捕房報告情形，並稱尚有法捕房在被告應桂馨家內拘獲武士英一名，業已供認，殊與被告大有關係。語畢，即令見證王阿發上堂，由侃克律師詰，據供稱：廬居打狗橋，售賣古董字畫度日，因兜售字畫曾往應桂馨處二次，大約在一禮拜之前，在伊處時伊取出照片一張，據云欲辦此人，如能辦到，願酬洋一千元，我未允，當將照片交還。照片究係何人，我不認識，照片上亦未書明姓名。至被暗殺之宋教仁，我亦不認識，昨日始在報上看見所印照片。供至此，侃克律師詰問，報上所印照片與應桂馨與爾所看之照片是否相像。王供稱約略相似。侃克律師復詰稱，爾既至應處二次，伊與照片爾看，欲辦照上之人，是否第一次去，或是第二次。王稱在第二次，此後我即未曾去過。訊至此，堂上即令應桂馨自向王阿發盤詰，應遵諭向王詰稱，爾至我處兜售字畫，第一次究在何時，第二次與第一次相隔幾天。王答稱：第一次約有十天，第二次距離第一次大約三天。應復稱爾來兜售之字畫是何種畫，畫係何人手筆，所畫抑是山水，還是人物，抑是松竹。王答稱所售乃係手卷，爲仇英石所繪，乃係山水，亦有人物松竹。應即向堂上聲稱：仇英石乃中國名畫家，然所畫祇畫人物，從無山水，至松竹更非所長。旋復向王詰稱：此畫爾從何處得來。王答稱：從在東清鐵路之覺魯生處得來。應又向堂上聲稱東清鐵路乃拓魯生，今王所供姓名不清，應請堂上注意。又向王詰稱：謂爾第二次至我處，所說甚話。王答稱：第二次至你處，因你不在，沒有會面，以後亦未曾晤。應即向堂上聲稱：頃間捕房律師向伊詰時云第二次至我處看照片，欲辦一人，今伊云第二次至我處，未曾會面。此種供詞，應請堂上注意。並請將頃間捕房向王所問供詞宣讀，我亦無別語向王詰問。供畢，聶襄謙即向王阿發詰稱：爾與被告何時認識，被告與爾看照片欲謀一人，究在何時，是否即係兜售手卷之日。王供與被告在一月前，由友人前在漢口爲洋行買辦之吳乃文介紹，始與相識，與我看照，祇說明辦一人，並未言明謀殺。大約離今日已有半月，即係兜售手卷之日。堂上即飭令退去。復據安姆脫郎上堂稟述，王至捕房報告後，先至小西門外二百二十八號門牌被告家中，繼復設法

得將被告拘入捕房情形。蕭襄猷核供，以王前後所供情形，略有不符，且尚有見證未齊；因即商之英領翰君判應帶回捕房候查明，下禮拜一傳齊見證再訊。王阿發交保。（註七）

附錄：兇嫌之生平歷史

一、應夔丞（卽應桂馨）歷史之一（註八）

查應夔丞，浙江甯波人也，先世豐於財，桂馨性揮霍，好結納，家資耗去十餘萬，在上海開設桂仙茶園爲生活，所有浙江及太湖亡命之徒，多樂就之，蓋應不吝接濟若輩也。庚子年，唐才常謀在長江起義，由張堯卿介紹，與應相結識，蓋有以利用之也。唐事敗，應在上海設秘密公司，專與日本人往來，凡東三省馬賊，長江鹽梟，購買軍火，咸由公司經手，歷年所獲不貲。與江浙各會黨交益深，旋爲太湖幫擁爲排五會黨，所得不義之財，咸以奉獻，所謂吃攔把飯是也。旋捐知縣，到江蘇候補，長於語言，委充巡警局緝捕差使，屢作引線捕拿革黨。旋有人舉發，以應爲太湖幫頭目，因之被逐，仍回滬上。前年革命事起，陳英士運動應率其黨徒攻製造局。上海光復，陳派沈翔雲爲都督府間諜科長，以應副之，後又充南京總統府偵探等事。繼在蘇甯上海各埠，糾合幫匪，辦理共進會，連出鉅案，程都督欲傳至甯輾正法，時在去年下半年，應未敢來。嗣程督接陳英士君來電云：應辦共進會，苟處置得當，亦可以靜地方，應如來甯，幸勿爲難等情。繼應果來甯，陳君又保舉爲駐滬巡查事宜，用意在取締共進會會員不軌起見。應得委任後，在寧垣即懸牌招搖，曾由程督飭警除毀。近又在滬設辦公處，程督尙未知也。又應在二月間，拈据吳常，白月初從某處回，登時揮金如土，毫無吝色，不知錢從何來，殊可怪也。

二、應桂馨歷史之二（註九）

共進會會長應桂馨，前在滬開設祥園煙館，與淫伶李春來開桂仙戲園，嗣與范高頭聯絡一起，范敗，應不可居滬，遂遁至蘇州，捐一候補縣，得朱瞎子提携，當一釐金差，後又因敗，不容於蘇，復遁河南，改省候補，再被參革，回至上海。當廣州之役，在歌舞臺編演廣州血新劇。武昌起義，應在滬四處偵探，報告事件於同盟會人，因是上海都督府成立，而應得爲諜報科長，後聲名狼藉，爲陳英士君所覺，撤其差。南京政府成立，遂至甯，自居爲衛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二十四日

二七二

隊司令，後陳君致函中山，謂此人殊不可靠，遂令至下關兵站，後又撤差。自此與新黨日離日遠，乃又回滬走杭，組織共進會，聯絡青紅幫，往來滬漢之間。湖北兵閥，應亦在內，爲黎所扣，將殺之，程德全電保，並電北京謂：聯絡青紅幫有功，遂獲赦免，並有立功贖罪之語。後不知如何，運動爲湖北偵探隊長，又忽有江蘇巡查長之名目。前兩月曾至北京一次，應犯被獲前，曾對人言，將去南京，行李已收拾停妥。其家住上海拱宸門外文元坊，尙有老父名聞生，人極忠厚，不謂有此不肖子。去年，父因應在外招搖，已遷回寧波鄉間矣。

三、武士英歷史

武士英爲山西平陽龍門人，其名刺姓名之下，注玉生二字，其號也。後有：「雲南七十四標二營管帶代理本標標統」十六字。至滬約在兩月以前。武住六野旅館，嘗對人言：管帶標統實係真官，至今有我部下在城內賣拳，見我猶甚是恭敬也。武時來往於青島，及南京、蘇州、上海之間。此次在滬，曾至某君家，借錢二次，自言有友人在滬，創設一會，招之使來者，今會散，故生計極難，不得過去也云云。（註一〇）

江西九江鎮守使戈克安辭職。

李烈鈞任江西都督時，以戈克安光復有功，任戈爲九江鎮守使。戈克安隸共和黨籍，既妒忌國民黨之成就，復垂涎都督之席位，屢向北京政府進李督之讒言。其黨人郭同、李國珍亦爲之庇護，攻擊李烈鈞諸措施，挑動中央對江西省之惡感。

當王芝祥受命爲贛事查辦使時，戈鎮守使遍散李督謠言，適李烈鈞以遵守部令，有改編軍隊，裁成一師一旅之計劃，派員巡視各軍。戈克安乃乘機致電袁大總統，僞稱省兵逼城，勢將交戰，請速派兵援救。又僞稱李督已電令陳庭訓、蔡銳霆接管潯軍。幸王芝祥蒞九江，電告中央，聲稱地方安謐，軍隊亦守紀律。袁世凱始知戈克安所報各節不實，遂電令王芝祥、李烈鈞速行查辦。閱兩日，袁大總統接李督電覆，並無派兵逼城之事，王查辦使覆電亦然。戈知事不妙，乃通電全國，痛詆李督，欲爲先發制人之

計。江西全省軍隊大爲鼓譟，將有不利於戈。（註一一）本日李烈鈞派部接收河口礮臺，戈克安亦派兵巡城，兩軍對立，聲勢汹汹，幾至決裂。王芝祥乃以戈克安違背命令，促其辭職。（註一二）並電告袁大總統：「戈克安與潯軍感情不甚融洽，請調進京。」戈不得已，乃辭潯陽鎮守使職。

附錄：

一、李烈鈞致徐秀鈞宣布戈克安罪狀通電（註一三）

白廟胡同大同公寓徐子鴻鑒：鴻密儉電悉。戈克安挑剔中央對贛惡感，有禮識所知。鈞爲顧全始終，以伊光復有功，未嘗判其善惡。近日以來，該部顯露敵意，砲台九團任意戒嚴。視省兵如外寇，恃鎮守若駐防。以駐德安、沙河、湖口、星子各營兵士，忌惡若仇。個口竟聯名云：「南昌都督鈞鑒：士兵等先后奉命出防，足跡所至，紀律肅然。此因上官之教育有方，然非都督之威望素著，不克臻此。惟事關大局，痛切剝膚，有不能不爲我部督瀝陳者。戈克安鎮守九江，都督所倚爲北門保障者也。不謂暴徒好亂，禍心日露，槍械一案，挑中央與吾贛之惡感，實成於戈使之播弄。益以所部官兵，驕傲成風，荼毒居民，凌虐紳商，淫威所及，敢怒而不敢言。士兵等經過其地，肆意盤查。同是贛軍，視同仇敵。近復勾通游勇，狡焉思逞。一旦禍機猝發，糜爛何堪？士兵餉糈、裝服，盡是同胞之脂膏，爲民除害，責有攸歸，不除此愁，恐不特爲九江之害而已，此士兵等切齒憤恨，欲滅此朝食以爲快也。伏乞我部督毅然以行，下令進攻，俾士兵等得早除此愁，則九江幸甚，江西幸甚。冒昧進言，幸賜察諒。駐防德安、沙河、建昌、星子、吳城全體士兵同叩。」個等語。鈞爲平定軍憤，維持地方起見，一面嚴戒省兵勿越範圍，一面委派臺官，令九團編入一師；電請中央調戈，電王力保。于整軍保民之中，已寓體顧將領之意。乃戈竟捏造電京，冀挑兵燹，爲個人權利，不惜糜爛地方，誠不知其何心？九江軍民迭請宣布戈氏罪狀，鈞尚未允，公道在人，各界自有定論也。承詢各節，略復。京情常望通報。烈鈞。卅。

二、江西省議會上袁大總統請撤九江鎮守使電（註一四）

九江戈鎮守使辭職，閱報載任命王芝祥上將接充。仰見大總統擇賢委任，重愛江西，至堪欽感。惟查光復之初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二十四日

二七四

，各省宣言獨立，軍政分府，霧起雲興，權限不明，實礙統一。九江自衛戍司令取消後，本不應另立機關，祇以李都督滋贛，蕩滌匪氛，其實專力省垣，不暇兼顧九江，故有設立九江鎮守使之請。戈使原有動勞，頗爲李督寵眷。乃自開府九江而後，事權錯雜，政令紛歧，隔閡之間，猜疑遂起。此非戈使之不忠於李督，亦非李督之異視於戈使。蓋設立鎮守使，根本上之悞，其事勢所趨，必至於此也。敝會以爲國家之設鎮守使，祇宜於鎮守邊疆，似無設之於腹地之理。九江爲江西門戶，其在中國之位置猶腹地耳。大局綏靖，匪亂潛消，皖鄂比鄰，誼同兄弟，縱謂北門鎖鑰，掌管不可無人，江西尚有正兵二師，撥駐一師於九江，未嘗不足以資鎮撫，而必添設鎮守使，枝指駢拇，不嫌贅乎？且查江西額兵原定二師，內容實不足敷駐潯。第九團尙未編歸師旅，正宜改入編制，完成二師兵額，俾與名實相符。況江西省庫支絀，豫算不敷，以養正額之兵，尙緣力有不逮。多一鎮守使名目，便增每年數十萬金之負擔。民窮財匱，其何以堪？恐亦非大總統軫念瘼痼之至意，敝會明知整軍經武，大總統自有權衡，分職設官，本議會不應干預。但既忝爲地方人民代表，切膚利害，不敢不言。除一面咨照本省都督請轉呈外，爲此專電大總統，乞速令飭取消九江鎮守使，以節冗費。以一軍政，而靖地方，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第三一七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國民月刊」，第一卷第一、二期。

註六：同註五。

註七：同註五。

註八：「震旦」，第三期。

註九：同註五。

註一〇：同註五。

註一一：民國二年四月二日「民立報」。

註一二：民國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民立報」。

註一三：民國二年四月七日「民立報」。

註一四：民國二年四月十七日「民立報」。

二十五日 國父自日返國抵滬。

國父在日本聞宋教仁被刺身死，極為悲悼，除立即致電國內黨人查研宋案以謀昭雪外，並即變更再回東京之計劃，於二十三日下午四時自長崎乘天洋丸啓程回國，日人宮崎寅藏、島田經一、菊池良一同行。本日上午十時抵滬，即赴寶昌路寓邸。（註一）

刺宋案初步審訊，疑犯應桂馨狡賴，武士英則供認受雇行兇不諱。

刺宋案本日進行初步審訊，疑犯應桂馨狡賴，而武士英則坦承受雇行兇。茲誌審訊情形如次：

一、武士英供述情形：

（廿五日下午五時，法捕房解兇犯武士英至法公堂，由李副謝員英界會審員關炯之及城內審判廳王慶瑜列坐會審：聞兇犯武士英供，自稱吳福銘，山西人，曾在貴州某學堂讀書，又為雲南七十四標二營管帶。並供云：行刺前一日（十九），有姓陳的來約我入共進會，姓陳的在五六日前茶店中認得的，當時陳對我說：現在我們要辦一人，這人與中國前途有非常關係，這人是無政府黨，吾等將替四萬萬同胞除害。我因聽陳說這人與中國有害，所以毅然決然答應了。這日同陳去吃茶，晚上同陳到六野旅館，開一間房。到行刺的那日（二十日），我與陳在三馬路半齋吃午夜飯，酒已吃得半醉，陳就告訴我，這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車，故今天就好行事了，說畢將手槍交給我。這時另有兩人，一名□□□，一名□□□，同叫車子到火車站：買月臺票三張。有一人不買票，在外面看風，票纔買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二十五日

好，已見宋至，陳就指點我說，這就是宋某。後來等宋從客廳中出來，走至半途，我即開槍打了一下，往後就逃，至門口，恐有人來，當即仆地再朝天放了一槍而逃。到門外坐黃包車，到應桂馨家去，及進門則陳已先至，陳尙對我言：如今好了，我們已替四萬萬同胞除害了。入共進會時，即會應一面，行刺後，又晤應桂馨，應甚稱讚我做得好，且說將來必定設法令我出洋去讀書。至於手槍，於行刺後已經交回姓陳的了。至此，問官又問行刺後曾許有酬勞否。武答云沒有，當時曾經許我一千塊錢，但是我只拿到三十元云云。訊至此，問官命帶回捕房，俟後再說。以上兇犯口供狡展異常，證以各方面證據，實未可信，讀者宜細心辨別之也。（註二）

（一）原來武士英被獲較早，當於二十五日午後五時，法總領事康君，副領事李君，及議員聶榕卿君，英公廨職員關炯之君，譯員楊潤之君，又上海地方審判廳審判官王慶瀾君，開特別公堂研訊。武士英供：年廿二歲，山西人。向在貴州某學堂肄業，此次畢業來滬，住五馬路鹿野旅館，本月十九日在某茶肆啜茗，遇見有江蘇人陳玉生者，彼此閒談，極相契合，陳玉生稱係共進會會員，並演說共進會種種利益。是日即介紹我到西門文元坊共進會機關部入會，翌日午間陳玉生在三馬路鎮江酒館半齋請我吃飯，談及國家大事。陳云：有國民黨宋教仁者，現在勢力很大，不日即將進京。惟宋某預先私通外國，並教北方軍隊謀反，故宋某一做內閣總理，中國即要瓜分；爾如有心救國，可趁宋教仁尚未進京以前，把他暗殺；聞宋教仁今日晚間，乘滬寧夜車到南京去，爾可在車站上動手。我聞言後，即允之。飯後，即由陳玉生同我到文元坊共進會去，給我手槍一把，鈔票洋三十元。我回旅館中一走，旋與陳玉生同到滬寧車站。尙有張福標、劉得勝兩人，一共四人，皆由陳玉生出錢買月臺票。不多一刻，宋教仁即來。陳玉生指宋教仁言曰：此即宋教仁。我此時俟宋教仁走過後，即從背後一槍，正着宋君之右腰。我見已得手，即翻身蹲伏地下，又放兩槍，時車站上人已知道宋教仁被槍，紛紛向宋問訊，我即乘間逃逸。陳玉生、張福標、劉得勝已走散，不知去向。我當夜即回旅館，翌日我即移住共進會。我爲四萬萬同胞打死一宋教仁，我死也情願，不要說死我一個，就是死我十個，我也值得云云。該兇手供至此，問官即詰問曰：爾打死宋教仁，爾說是陳玉生主使，但是那共進會會長應慶丞，究竟事前已否與爾接洽。該兇手曰：事前並未接洽，惟將宋教仁打死後，他曾見過我一次。他說爾很有肝膽，這事辦得很好，我要送爾出洋留學，所有學費，由我擔任，五年後回國，爾可在中國辦大事了等語。

問官再三研鞠，兇手並無別供。問官以時已過晚，遂將該兇手交探管押，定期下禮拜再行審訊云。（註三）

一一、應桂馨之供述情形：

（一）應桂馨入捕房後，已百般運動，到處造謠，且大延定律師羅禮士爲其辯護。羅赴總巡捕房，卜總巡飭捕提應至寫字間，詳細探問。應云：平日與宋教仁毫無嫌隙，並無唆使行刺，亦無暗殺政客思想，宋教仁爲何人行刺，均屬不知。余入國民黨多年，（國民黨纔有幾年，國民黨認你否？）與宋同黨，自前日聞宋被刺之耗，嗟嘆不已。彼時由醫院扶柩至湖南會館，余亦執紼致送。至取古董人出爲證人，更屬不合。余買字畫，果曾有之。至王阿發等，平素均不往來，亦不認識。如果心存行刺，此等機密事，豈肯洩漏於人。而武士英更不知爲何許人也。羅君問：你家中被捕房收拾之文件內，有無關於此案之證據。答曰無之。惟按捕房連日在文元坊應桂馨家搜查證據，凡有關係者，均解之捕局，聞解捕房者已有兩箱，如果無關係者，捕房何必解回。此中關係，惟有法律爲準繩。且證據確鑿之案，亦決不能以遊移愴忽之詞。以欺律師也。又聞應桂馨所延律師，除羅禮士外，尚有高易瓊司愛立司共計四人之多，其手段亦云狡矣。（註四）

（二）應桂馨初次鞠訊，供詞狡展，未得真相，仍判押總巡捕房，訂於星期一再訊。刻程都督以此案據各方面調查，如武士英實係行兇之人，而應桂馨亦確係當時主使，已令行上海地方審判廳廳長黃涵之君，屆時到堂會訊。並由程都督與陳交涉使，另派陪審員數人，會同關職員詳細研訊，刻正與領事團磋商。至日來在應家搜獲之證物及證人分爲兩種：（甲）證物 計前後獲得手槍兩支，現由卜羅斯君檢驗，第一日獲得之手槍內藏放餘之彈子，與在宋君腹中取出樣色相同。尚有密函兩封，言謀刺宋君事甚詳。（乙）證人 除王阿發、鄧文斌外，尚有某某兩人，亦曾在應處，由應取出宋君照片，委託謀刺，亦願到堂證明。（註五）

註一：民國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民立報」；陳鵬仁：「宮崎滔天與中國革命」，頁二二三。

註二：「國民月刊」，第一卷第一、二期。

註三：「震旦」，第三期。

註四：同註二。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二十五日

註五：同註二。

二十六日 國父與陳其美、居正、戴傳賢在黃興寓所會商應付宋案辦法，國父主張立即起兵討袁，黃興主張聽候法律解決。

國父昨日返抵上海，本日夜晚與陳其美、居正、戴傳賢同赴黃興寓所，會商對付宋案辦法，因自兇手捕獲後，其背後主使者已現，國父乃主張立即起兵討袁，黃興則主張聽候法律解決，發生爭執。惟此經過於兩年後始見於 國父致黃興函中，函云：

「猶憶鈍初（按即宋教仁字）死後之五日，英士、覺生等在公（按稱黃興，下同）寓所討論國事及鈍初刺死之由。公謂民國已經成立，法律非無效力，對此問題宜持以冷靜態度，而待正當之解決。時天仇在側，力持不可。公非難之至再，以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發難，必至大局糜爛。文當時頗以公言為不然，公不之聽。」（註二）
按：此函謂「鈍初死後之五日」，查宋教仁係二十二日死，故斷為二十六日也。

袁大總統任命張謇督辦導淮事宜。（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徐沅兼外交部特派直隸交涉員。（註三）

刺宋案經查出係國務院內務部秘書洪述祖所主使，洪於本日由北京潛逃，袁大總統命令捕拿。

英法捕房於應桂馨處，搜得應與國務院內務部秘書洪述祖通電之密碼本，並查悉刺宋前，兩者間有密電往來。本日，洪述祖自北京潛逃。茲誌其有關資料如次：

一、應桂馨轉輾狡辯，終供出洪述祖主使：

應夔丞被捕後，即請西律師羅禮士辯護，羅君即受委任，於廿四日午後三時，赴總巡捕房，由卜總巡飭提應至寫字間，詳細探問情由。應云：平日與宋教仁毫無嫌隙，並無唆使行刺，亦無暗殺政客思想，今宋教仁爲何人行刺，均屬不知。余入國民黨多年，與宋同黨，自前日得宋被刺之耗，嗟嘆不已，彼時由醫院扶柩至湖南會館，余亦執紼致送。至販古董人出爲證人，更屬不合，余買字畫果曾有之。至王阿發等平素均不往來，亦不認識。如果心存行刺，此等機密事，豈肯洩漏於人，而武士英更不知何許人。羅君問，你家中被捕房收拾之文件內，有無關於此案之證據。答曰：無有。此第一次訊問之情形也。繼以由巡捕房驗查應之住房，獲得嫌疑物件甚多，尤以手槍一枝爲最足動人疑問。緣此槍係六響，此時尚存三彈，彈之形式大小，與宋君受傷之彈相等。並查有應與其素洽友人之洪述祖密電碼本，並查悉刺宋之前數日，應洪尚通電數次。於是再由公堂傳訊，聞已承認，並謂爲洪述祖主使云云。其詳情容候探報。（註四）

二、洪述祖潛逃與袁大總統命令捕拿：

洪述祖於三月二十六日由京逃往天津，北而南下，至濟南時，袁總統即有命令着捕拿，津浦北局亦有一電致南局會辦趙慶華字燧山者，其文云：「燧山兄鑒，頃由警察廳長楊以徵來稱，奉大總統面令，有內務部秘書洪述祖，攜帶女眷一人，乘津浦車至濟南，由濟南至浦口，此人面有紅斑黑鬚，務飭地方官一體嚴拿。查洪述祖既由本路南下，自應知照地方警廳遵令辦理，惟本路兵警不准干涉」云云。然則地方警廳反能干涉耶？噫！異矣！（註五）

三、洪述祖的歷史：

英法兩捕房在應桂馨搜得之證據，與內務部秘書洪述祖有密切關係，以主使殺人，洪之原動力也。袁總統曾令魯督緝拿，及津浦鐵路沿途拘捕，尙未就擒。有知其歷史者，謂洪蔭芝名述祖，陽湖人，其綽號名洪殺胚，洪北江先生之曾孫也。少即弛跣不羈，交納無賴，敢爲大言，自詡有縱橫才略，學英文能爲舌人。既壯，從劉銘傳於臺灣，時法人陷基隆，犯滬尾，臺北防務孔棘，洪在幕中治軍書，處分兵事，襄助外交，頗能中劉意，劉深倚任之。既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二十六日

而中法和約成，臺防解嚴，先是閩中遣援臺輪送餉械兩兵輪，爲法軍所虜，事定後，壯劉肅遣洪詣法軍，議以贖贖回。洪多所侵蝕，公廉得之，大怒，以令箭召回，將以軍法斬之，洪又密賄軍吏，丐私人通款，得不死，僅下洪獄，監禁三年。後運動脫獄，逃歸內地，既不得志於政界，則爲擔文律師繙譯於上海，時時假訟事婪索金錢，高下從心，滬上人人側目。既又走京師，游說公卿間，人多知其往事，無有敢引近者。久之，益困。會李經方奉命出使英倫，洪百計夤緣，獲派充隨員，李之將行也，往謁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瞿鴻禨，瞿詢其參隨人名姓，李以單呈瞿閱，至洪名，瞿蹙曰：荒謬絕倫，如此人豈可與之行萬里外，萬一生事，不但騰笑外人，且貽君一生累。李鑒然退，歸即辭洪，洪詰所以中道棄捐之故，李無以答，洪堅詢不已，李無奈始曰：非我不用君，實瞿相不答應耳。洪於是銜瞿次骨，口伺其短，謀所以傾之者。是時西后眷瞿甚厚，往往承獨對，恩寵優渥，雖老慶不及也。丙午正月，慶偶以風寒在告，瞿一人入對，議政畢後，忽蹙然曰：突勵又病耶？彼何病？刻財斃耳。七十老翁，家資數百萬，可以已矣，尚營營如此胡爲者？瞿故與慶不協，先是御史趙啓霖抗疏劾慶老荒貪冒，被斥。趙湘人，慶固疑瞿所授意，銜之益甚。瞿聞后言，知慶寵已替，心竊喜，歸以話其夫人，其夫人以語中書汪康年妻，妻歸以告汪，汪又告曾廣銓，曾亦瞿鄉人，時方官某部丞，而兼充倫敦太晤士報訪事者也。初曾覲爲郵傳部侍郎，乞於瞿，瞿允之，慶力持不可，又求爲府尹，慶又不可，亦憾慶。至是，則錄其語以寄倫敦報館。會后以新春，召諸國公使夫人入宮賜宴，酒半，英公使夫人忽詢后曰：聞貴國慶親王將退出軍機，信否？西后愕然曰：那有此事，汝何從得之。答曰：閱太晤士報乃知之耳。后急，問報何言，曰：謂太后嫌伊衰老，且貪財耳。后陽笑曰：此報館傳聞之訛也，予安有是話，宴罷，后默思此言何至聞於外國。久之，始憶數日前曾對瞿鴻禨言之，必其所洩漏也。則震怒，立召慶幼女所誚四格格名入，詰之曰：汝父衰年好貨，深負我恩，我念其老，未忍加譴，今竟被瞿鴻禨以告外人，騰諸報章，爲各國所笑，國體何在，汝歸告汝父，須小心也。至是慶益恨瞿，必欲逐之矣。慶子貝子載振，私以語其幕僚，遂爲洪所得，則狂喜，亟告侍講學士惲毓鼎，惲亦不嫌於瞿者，立草疏劾其有四大罪：一授意言官，二結納外援，三交通報館，四引用私人。疏上，后盛怒，將下旨斥革，立即驅逐出京，慶力贊之，鐵良獨不可，曰：瞿鴻禨身任樞密，官至參知，今以一小臣之言，遽加嚴譴，大臣豈不人人自危，請派員密查，果有證據，黜之未晚。后首肯，乃派

某大臣秘密查辦。鐵即密語某，謂瞿一人不足恃，當爲國體計，某領之，及覆奏，乃盡化大爲小。張之洞督鄂時，洪捐一通判至鄂，洪能詩，又善作談諧語，量亦甚佳，酬應趨逢，尤其絕技，乃爲張所激賞，委以優差至十四處之多，每月所人在二千元以上，在漢口作威作福，無惡不備，爲嫖界大王之一。後爲陳夔龍所撤差，革職逃滬，住愛爾近路，起居闊綽，日與其同鄉作狎邪遊。其時李伯行辦安徽鐵路，設局虹口某里，招洪爲總辦，又以其擅權招搖攬出。洪遂捐一後補道，又出山矣，即至天津，又勾引某洋人賣礦事發，再被參。洪頻年所積造孽錢，已不貲矣，乃在天津宿緯路，購地營屋，備極崇宏。南北統一之際，日與趙智庵等作詩酒之會，因爲趙所倚重，趙得內務部，任以秘書，此次北京因聞歡迎國會團出現，非常震動，洪即乘機運動當局，携鉅款南下，聲言解散該團，偕應桂馨携京妓蘇佩秋同來。至滬後，先住石路吉陞棧，在名妓胡蕩雲家，亦其舊相好也，遂與應桂馨等鬼混，後即遷住外國旅館，臨行時仍携蘇妓俱行。此爲此案發現以前，洪述祖之醜史也。其從前在京時，挾嫌傾陷正人，種種不法，尙難枚舉，正宜養晦邱園，以儆前孽，乃尙斲喪元良，摧殘棟士，其罪安勝誅哉。（註六）

邵元冲提出對於宋教仁被刺案之裁判權研究主張。

國民黨人邵元冲，本日在上海「民國新聞」，以「對於宋先生暗殺案之裁判權研究」爲題，發表評論，主張本案由中國審判廳裁判。文曰：

宋先生暗殺之案，今已罪人斯得矣，吾人援刑律以覘此案之究竟，則其爲謀殺罪也，昭昭無可疑。特兇犯今雖被獲，而所拘之地，乃在於英租界之捕房，記者根據約章，按照國際公法而研究之，則知此案之裁判權，實完全應歸之中國審判廳，而由其審判。記者所根據之理由有三：

(一) 犯罪者爲中國人……應變丞、武士英等。

(二) 被害者爲中國人……宋教仁。

(三) 犯罪地爲中國地……滬寧車站。

夫犯罪者與被害者，既悉屬於中國人，而犯罪之地，又爲中國地，是中國國家對之固完全應有審判之之權，此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二十六日

法文昭昭，無可疑者也。然或者猶有疑義，以爲此次應夔丞等被捕，乃由英法捕協同緝獲，而犯罪人之就捕地，爲迎春坊，又屬於英租界管轄範圍以內，是其審判之權，或亦將因此而歸於英租界範圍以內，然此實似是而非之說也，記者請援國際法以證之。

國際法中規定，有犯罪人引渡之一項，謂犯罪人逃亡於外國，有處罰犯罪人權利之國家，對於犯罪人所在之國家，有請求引渡之權利。在國際法上所以認有此例者，蓋以國家爲組成國際團體之分子有紊亂此分子之秩序者，國際團體，必因而紊亂，故不可不加以制裁也。雖其間亦有如政治犯等，不得引渡，爲其一例外。然其因私人之犯謀殺殺人等罪者，犯罪人所在之國家，對於犯罪人之本國國家，必有引渡之義務。而犯罪人在本國，因謀殺本國人之後，而逃亡於外國者，所在國對於此項犯罪人，以不能適用其所在國之法律，故尤有引渡此犯罪者於其本國之責任（以犯罪者所害之人，非所在國之人，則所在國對之無罪名之可言。然此犯罪者，實係有妨害於其己國之社會，故所在國必引渡之於犯罪人之本國，而由其憲法也。）吾援此以證宋之暗殺案，又得援據之理由五：

- (一)應夔丞之謀殺宋教仁，係以中國人殺中國人。
- (二)應夔丞等所犯之罪，係中國刑律內之謀殺。
- (三)應夔丞等當謀殺宋教仁時，其犯事地係在中國界內，逮犯事後，始逃至英租界以內者。
- (四)應夔丞等係在中國界內犯罪，非在英租界內犯罪。
- (五)應夔丞等係殺人，非政治犯。

由上種種之理由以考察之，則應夔丞等所犯之殺人罪，乃完全爲對於中國國家所犯之罪，與英租界無絲毫關係之可言。雖捕獲之地屬諸英租界，然此乃爲英租界維持治安應有之責任，不得謂因其捕獲，而遂有審判之權也。且應夔丞等所犯者既爲殺人罪，則即使其犯事之後，遁至英國境內，中國政府亦有要求英國政府，將應夔丞交出之權利，此在國際法例上固然也。

記者更由中國對英國之條約證之，中英續約第二十一款曰：中國人民因犯法潛匿英國船中房屋，一經中國官員照會領事官，即應交出，不得隱匿袒庇。此即中國對於英國依據國際公法中犯罪人引渡之規定，而訂立之條例也。

記者由此種種方面研究之，特爲之斷曰：

(一)應變丞等之犯法，係中國人民犯本國之法律。

(二)應變丞等之匿居於英租界，係中國人民因犯罪而匿居於英國之房屋中。

(三)故英國領事，因應變丞等係犯罪而匿居租界內，但經中國官吏照會英領事，即有交出之義務也。

如是，則此次之暗殺案，其裁判權應完全歸於中國裁判權之下，乃絕無可疑。願上海交涉使，亟當此時未行開訊之際，向英領交涉，提歸我國審判應訊辦。吾知英領事重國際法，及確守約章，必能以罪人卑我，使我國得行使其司法權，而盡法懲治也。(註七)

國民黨上海交通部又收恐嚇性怪函。

國民黨上海交通部，本日又接由上海本埠投函一件，用黑鉛筆書寫，不具人名，其文如下：

「敬告國民黨諸君子：自內閣一翻同盟之局，外界不陪中山之筵，其美被窘於滬商，克強見辱於章氏，芝祥拒於燕臺，壽松逐諸海嶠，爾黨形勢亦甚支絀矣。詎圖不自銷匿，猶生覬覦，救仁樛才，引類招朋，冀張其政黨內閣之說，吾甚感之。吾人所欲甘心於爾黨者，承宗與道周二人，景濂烏足數，然非先誅景濂，恐無以儆餘子，爰遣奇士試其鋒，設諸子悔禍有心，幡然改計，吾又何求。倘其堅抱政黨內閣之旨，謬倡平民治之論，則炸彈手槍，行將遍及水陸江海，坑爾多人，人縱不卹其私，獨不思既稱鉅子，當建偉業，苟留此身，終有樹立，管夷吾不羞小節，曷不師之。至侈言議員多出爾黨，南方不少民軍，試問軍警干涉之單朝傳參議員夕皆反舌，漢陽師徒之鋒少挫，黃司令已遁春申。凡此穢迹，獨非爾黨往日之事乎。總之，殷鑒未遙，前車宜鑒。李鏡清豈非甘肅議長，而莫保頭顱，李烈鈞豈非逆命都督，而難留槍械，誠貴三思，勿取一快。矧欲速不達，人貴知幾，此時苟避匿以讓賢，他日或循序而見舉，諸子方在青年，願不必俟河清也。藍秀豪一時健者，而不求名位，翩然遠引，今方經營海外，行盡坦途，識時俊傑，自是不同庸衆。吾人素樂金革，死且不厭，非欲效孔璋之檄，暴人罪狀，乃姑說生公之法，冀感頑石。久聞爾黨濟濟，當有達材，試念忠告，勿作金夫。」下注三月念五號。又另行起旁注云：「如吳濂伯谷鍾秀一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二十七日

二八四

輩人，初人爾黨，便染南習，一則暗布羽翼，以抗政府，一則遇事嘵嘵，以圖阻抗，吾將先毀其家，迺殄其身，寧爲傳語，以報危險。」（註八）

註一：「國父年譜」，上冊，頁五〇三—五〇四。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第三一九號。

註三：同註二。

註四：「震旦」，第三期。

註五：「國民月刊」，第一卷第一、二期。

註六：同註五。

註七：民國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上海「民國新聞」。

註八：北海後身編述：「桃源痛史」。

二十七日 國民黨公宴國會議員，國父講述中日關係。

本日下午七時，國民黨上海交通部在滬歡迎國會議員，居正主席。國父孫中山先生即席報告訪日觀感，講述中日關係，詔：「日本憑三島之國，地域相接，與中華有唇齒相依之利害關係。」勉與會人員應促進中日感情，以維東亞和平。（註一）國文演講全文如下：

「兄弟離日本已將六年，口人對於民國之意見，初不得深悉，此次調查實業游日本，曾詳細觀察日人心理，始知日人對於民國並無惡意。蓋日本變法已數十年，國民程度突飛猛進，不可思議。故現在日本在朝在野之政客，均有世界的眼光與智識，且抱一大亞洲之主義，明知東亞大國惟我中華，日本憑三島立國，地域相接，與中華有唇齒相依之利害關係，若中華滅亡，日本亦終不適於生存，日人爲自衛計，在形式謂之爲贊成中華民國，在事實上即是維持日本帝國。故日人對於中華政治之革新，政府與人民，均表同情。由過去之事觀察，口俄之戰，雖爲保護本國

在朝鮮之勢力起見，然亦未嘗非爲中國之領土而戰。就最近之事勢觀察，吾中華武漢起義革命期間，俄人即有併吞外蒙古之行動，日本則按兵不動，國交如常，此中日國際上之關係，可以想見者也。近日盛傳之日俄協約，實屬子虛，萬不可聽。今後我政府人民，對於日本及各友邦在民國之正當利益，均不必限制太過，以傷感情。蓋吾國民革命之決心，與成功之迅速，已爲外人所敬重，祇要內治完善，共和告成，外人對於民國亦決不敢存侵略野心，以擾亂東方之和平。至於日本與民國原爲兄弟之邦，利害與共，苟有緩急，必不漠視。兄弟東遊歸來，所見如此，望同志諸君逢人解釋，使中日感情親密，共享和平，則東亞大局幸甚。」（註二）

國務院通電各省，飭防範應變丞黨徒之狂妄暗殺行動。

國務院於本日通電各都督民政長，錄應變丞本月二十三日函，及該函所附「監督議院政府神聖裁判機關簡明宣告文」，內容荒誕，飭各省周知密查防範。惟此電中所附文件，除指明暗殺宋教仁外，並將所有各方重要人物均列爲暗殺對象，當爲一純粹淆亂視聽之文件，其用意可疑。

國務院通電各都督民政長全文如下：

「據滬文元坊二號應變丞三月念三日函稱：『應變丞立正言事，近來各報往往於論調用意，挑起政府與政黨之惡感，殊與大局攸礙。今發現一種監督政府政黨之裁判機關，所發之印刷品，雖無深意，可使各界觀念別有所注。倘果非虛大，可維持人道，督飭政治進行，以消政界惡感，事關大局，敬以奉聞。此上政安。』三月念三日快車附郵。附監督議院政府神聖裁判機關簡明宣告文云：『嗚呼，今日民國，固已至危極險存亡之秋，方若嬰孩，正當維護哺養，豈容更觸外邪。本機關爲神聖不可侵犯之監督議院政府之特別法庭，凡不正當之議員政黨，必以四萬萬同胞公意爲求共和幸福，以光明公道之裁判，執行嚴厲正當之刑法，使我天賦之福權，奠定我莊嚴之民國。今查有宋教仁謗言亂政，圖竊權位。梁啓超利祿薰心，罔知廉恥。孫中山純盜虛聲，欺世誤國。袁世凱獨攬大權，有違約法。黎元洪羣小用事，擅作威福。趙秉鈞不知政治，罔顧責任。黃克強大言惑世，屢誤大局。其餘汪榮寶、李烈鈞、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二十七日

二八六

李介人輩，均爲民國神奸巨蠹，內則動搖邦本，遺害同胞，外則激起外交，幾肇瓜分，若不加懲創，恐禍亂立至。茲特於三月二十日下午十時四十分，將宋教仁一名，按照特別法庭，三月初九日第九次公開審判，由陪審員薛聖渡等九員一致贊同，請求代理主席副法官葉義衡君判決死刑，先行即時執行，所有罪狀，另行宣布分登各報，以爲同一之宋教仁儆。以上開列各人，但各自悔悛，化除私見，共謀國是，而裕民生，則法庭必赦其既往，其各猛省凜遵，切切此諭。』查此件係於念五十時接到，似此譁張爲幻，膽大妄爲，其中虛實，均難懸揣，現仍飭陳交涉使，將暗殺宋教仁一案，查照屢電，認真根究外，合分電各省周知密查防範」。(註三)

內務部核准「白話報」立案。

內務部本日以指令第一百六十九號令京師警察廳，核准「白話報」立案。令曰：

「據呈楊超、洪壽民、關紹先、包魁章先後呈報開辦白話報及畫報等情到部，既據該廳分別詳查均屬尚無不合，自應准予備案。」(註四)

教育部委胡雨人為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校長。(註五)

教育部公布「高等師範學校課程標準」。(註六)

註一：民國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民立報」。

註二：同註一。

註三：北海後身編述：「桃源痛史」。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十二日第三三四號。

註五：「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第三二三號。

註六：「教育部編纂處月刊」，一卷四冊，記事，頁四。

二十八日 袁大總統批准稽勳局呈請優卹宋教仁遺屬及將宋氏事蹟宣付國史館立傳案。

稽勳局局長馮自由以宋教仁有大功於革命並有大貢獻於共和，遽遭暗殺，實係爲民國犧牲，呈請大總統優給撫卹，並將豐功偉烈宣付國史館立傳。經袁大總統批准。茲誌原呈文暨批示文如次：

一、稽勳局呈卹宋教仁文

「竊查前農林總長宋教仁，少肄業湖北文普通中學校，於古今政治學術地形兵謀，無所不通，復瞭然於當世之務，憤清政不綱，銳志改革，爰集同志，組織科學補習所，以爲秘密機關，此爲該總長潛謀革命之始。及甲辰夏，遂與黃興、劉揆一等，舉義長沙，事洩，倉皇出走，幾罹法網。乃與孫中山、黃興及自由等，創設同盟會於日本東京。該總長才大心細，膽識俱優，同黨所尊爲泰斗。自是以來，招納中外豪傑，規畫天下大局，又親赴南洋一帶，籌餉運兵，爲分途發難之預備，廣州黃花崗之役，該總長參贊戎機，躬蹈其地，事雖未成，此爲世界革命中之最有聲光者。近年鑒於迭次舉義之失敗，該總長始定計從長江入手，分派同黨，潛赴各省，密設機關，附從者不下數十萬人，而革黨勢力，始蓬蓬勃勃而不可遏抑，以故武漢義旗一麾，應者雲起，不百日而共和告成。此皆該總長苦心經營二十餘年之熱忱毅力，有以締造之者也。迨統一政府成立，該總長贊襄國務，尤能體達治道，晝夜勤勞，旋因母病辭職。該總長愛國心長，近復拓張黨勢，發舒政見，贊助中央，冀達其國利民福之目的。而忌能者，恣意騰謗，竟於光天化日之下，逞凶貌法，槍擊勳良，坐令壞此長城，震驚全國。該總長以身許國，一命不足惜，如國法何？如大局何？此仁人志士所爲拊膺痛哭，而不能自己者。自由與共患難者十餘年，職掌稽勳，未敢緘默，爲此呈請大總統，伏懇批交財政部，照本局改訂暫行賞卹章程甲等例，優給一次卹金三千元，遺族年撫金一千六百元，以慰勳人，而安忠裔。並祈將該總長豐功偉烈，飭令國史館立傳，使天下後世，曉然於革命偉人締造共和之艱難，而後是非明而公理出，不勝屏營待命之至。」（註一）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八八

二、袁大總統批稽勳局呈卹宋教仁文

「袁總統批：據呈已悉。該故總長締造共和，勳勤卓著，猝罹慘變，愴惻實深。應如該局所擬，優予撫卹，並將生平勳績，交國史館立傳，仍由該局查明總長有子幾人，派遣游學，俾資造就。此批。」（註二）

教育部公布「教育部視學處務細則」。

教育部本日以部令第二十八號公布教育部視學處務細則。全文如次：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視學應遵照視學規程，分赴指定區域，切實調查報告。

第二條 定期視察每省約在兩個月以上，五個月以下。但遇特別情形不在此限。

第三條 視學當視察時，得住宿該處學校及與學務有關係之公共處所。但一切費用概由自備，不得受地方官廳或學校之供給。

第二章 研 究 會

第四條 依視學規程第七條之規定，於每次出發前應開左列各款之研究會：

一、關於視學進行及規畫事項，應呈請總長召集參事司長開會研究之。

二、關於視察上應行準備事項，應由各視學自行集會研究之。

三、關於特別事項視學，應與主管各司或各科人員特別研究之。

第五條 視察完畢，除依視學規程第十六條辦理外，應就參事司長開談話會，陳述視察概要。

第三章 視察行程

第六條 視學出發前應擬定本區域內各省視察之先後，呈報教育總長。至某省後，應酌定該省各屬學務視察之先後，呈報教育總長。

第七條 前條第一第二兩項如有變更時，應聲明事由，報告教育總長。

第八條 視學至某省時，應擇定通信地點，報告教育總長。

第九條 視學出京後，應逐日填寫日程表，載明每日出發時間與住宿地點，及所用舟車驛等並其里數。

前項日程表應隨同學事報告，陸續呈送教育總長。

第四章 視察順序

第十條 視學至某省後，應先視察省城及著名城鎮學務，以次抽查所屬各縣，並得於經行各地順道視察。

第十一條 各區視學除關於重要事項會同辦理外，得分任視察。

第五章 報告種類

第十二條 視學之隨時報告，分爲三種如左：

甲種報告：關於學事之普通視察適用之。一月或兩月報告一次。

乙種報告：關於特別事項陳請總長咨行，及頒發訓令或指令者適用之，不拘次數時期。

丙種報告：關於視學規程第八條以書函表示意見者適用之。

第十三條 視學遇緊要事項得發電報告。

第十四條 每年度之總報告書，應照視學規程第六條各款，分省撮要說明之。

第十五條 視學報告書應簽名蓋章。

第六章 書記任用

第十六條 視學爲繕寫公牘、佐理庶務，應隨帶書記，每區域以一人爲限。

第十七條 書記由視學選用，呈報教育總長。

第七章 附 則

第十八條 第一條第三條至第九條、第十二條至第十七條，臨時視學皆適用之。

第十九條 本細則自公布日施行。（註三）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八九

達賴脅迫駐藏辦事長官鍾穎離藏。

西藏自去年四月開釁後，各處藏番，相繼蠢動。嗣達賴喇嘛由英屬回藏，頗欲効庫倫活佛所爲，反抗民國。雖經政府復其封號，多方勸導，迄未誠心內附。二三月來，聞有暗結庫倫並要求外人保護情事。近復煽惑川邊各番，接以糧械，並遣兵內犯察木多江卡等地方，又威迫駐藏辦事長官鍾穎速離藏境。鍾穎遂於本日移駐那當印藏交界之處，一面將情形電告內地。其電文如下：

「刻據此間廓富聲稱：二十八號如不離藏，上午十二點鐘，番兵即實行圍攻。達賴亦兩次行文催迫，穎處因無錢購糧，已陸續使軍民內渡。手下無兵，戰守兩難，委實勢窮力盡，現擬於二十八號移駐那當印藏交界之處。藏人圖謀自立。已見實行。既驅逐漢人最厚之班禪，拘囚廣祐寶；其當事僧衆，均拿往前藏監守，將吾什倫布亦行封禁。爲所欲爲，毫無顧忌。諸公手創國家，自必顧惜領土，羣策羣力，想有卓裁，萬望急早圖謀爲幸。穎武人也，年餘血汗，無補時艱。倘將來有志戡定，決不敢愛惜身命，自應爲諸公荷戈前驅，以紓積念。若羈縻政策，不敢預聞。因達賴決志實心，無復平和之意也。穎有負任命，已電請大總統開缺遴補，從重治次，藉伸國法。」（註四）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二十八日第三二〇號。

註二：北海後身編述：「桃源痛史」。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一日第三二四號。

註四：「東方雜誌」，九卷十一號，中國大事記，頁二〇。

二十九日 袁大總統任命聶其煒為中國銀行協理。（註一）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三月三十日第三二二號。

三十日 國民黨上海交通部再接匿名怪函，警告謂「宋案不事深求，彼此均存顏面」，「萬一顏面既破，轉瞬兵端即見」。

三月三十日，國民黨上海交通部又接匿名信件一函，函面署「混同黨支部」五字，內係藍格洋紙，用鉛筆所寫，其文如下：

「吾尅日旋且知爾黨冥頑，不受忠告，本不欲再作豐干，特恐他時強弱相爭，爾弱者必召玉焚之慘。吾爲人道起見，特留數言誌別，禍福之機，唯爾輩自審焉。昨致爾黨一函，詞既婉約，意亦剴切，想已入衆黨員覽矣。宋案不事深求，彼此均存顏面。爾黨能讓政權，南北即融臆見。正兇本吳福銘，株連轉生大變。香岩有何關係，爾等亦欲鍛鍊，段君北軍頗服，豈能任人凌犯，萬一顏面竟破，轉瞬兵端即見。外人苟起干涉，讓蒙滿藏吾願。無端卅萬北軍，騎步砲工精練。即看各省都督，誰不服從相勸。除卻閩贛嶺嶠，皆秉中央政見。一旦大軍南下，拉朽如操左券，黨人本屬烏合，遇敵定皆潰渙。匪特政權烏有，現積金錢先散。礦路拱手讓人，實業難容再辦。上海不能逍遙，仍各清時逃竄。彼時各思吾言，祇恐欲渡無岸。共和項城之功，神聖固不容犯，段趙推翻清室，奇功偉業並建。爾等不思崇報，反出謗書無算。勿謂南人多詒，須知朔方兒健。吾本超然一流，今爲人道起見。君子愛人以德，咸言爾其三念。三月廿七號。」（註一）

註一：北海後身編述：「桃源痛史」。

三十一日 袁大總統公布「中國鐵路總公司條例」。

袁大總統本日依約法第三十條明令公布參議院議決「中國鐵路總公司條例」，條例全文如次：

第一條 鐵路總公司係按照中華民國元年九月初九日大總統令組織，除政府所辦已成、未成及經簽押或載在草約成案上應築之路屬交通部直接辦理，暨政府已批准他公司承辦之路仍歸他公司辦理外，所有全國各幹線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三十、三十一日

總公司得全權籌辦，但指定各幹線時，須先協商政府經其認可。

第二條 鐵路總公司除依法律享有普通公司權利外，兼有左列各款之權：

一、規定第一條所指各路線之權。

二、承辦第一條所指各路募借華洋股本債款之權。

三、行使管理第一條所指各路之權。

四、兼辦附屬於第一條所指各路所必要之事業之權。

五、關於籌辦第一條所指各路因建築所必要領用官地及收買民地之權。

第三條 不屬於第一條所指各路線，如政府或原辦之公司願授與總公司承辦時，總公司得承辦之。

不屬於第一條所指各路線，得由他公司按照政府定章承辦。但不得與總公司所辦路線之利益有所妨礙。

第四條 鐵路總公司所辦各路開築及竣工行車時期，應於規定與辦時報明政府立案。除有不得已事故，經預先報

明政府核准展期者外，如逾期不能舉辦，政府得另行籌辦。

總公司所辦各路，政府認為國防軍事上之必要須提前建築，經指定年限令總公司照限辦理，而總公司不能依限辦理時，政府亦得照前項辦理。

第五條 鐵路總公司所辦之路，政府應盡保護及輔助之責。

第六條 鐵路總公司所辦之路，將來應一律歸為國有。其關於總公司承辦年限及政府收回辦法等項，總公司應遵

照政府對於普通商辦公司之規定辦理。至現在及將來關於鐵路及其附屬之一切法令，除本條例特別規定外，總公司均應一律遵守。

第七條 鐵路總公司借款招股，不論華洋股款，均應遵照國家法律辦理，即同享國家法律保護之利益。其關於借款須由政府擔保借款者。應先將所擬合同報明政府批准，至招股章程如有關外股者，並須報明政府核定。

無論何人投資於鐵路總公司，政府祇認與總公司直接。

第八條 政府對於鐵路總公司所辦各路，認爲有軍事必要情形時，應行收爲軍用或行使優先權，及尋常運載兵警軍、需移民賑災、通郵等事，應行減收或免收車價者，悉照普通商辦鐵路公司之規定，一律辦理。

第九條 鐵路總公司所辦各路各種價章，應隨時報明政府立案。其一切運價之最高、最低限度，政府得限制之。

第十條 鐵路總公司不得將全部移讓於他公司。如移讓一部分之權利時，須先經政府許可。

第十一條 鐵路總公司得依據本條例規定各項章程。但應報明政府立案。

第十二條 本條例如有重大窒礙時，得由政府協商總公司或由總公司陳請政府提議，經國會議決修正之。

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袁大總統核准任命魏邦屏為廣東都督府參謀長。

袁大總統本日令准領參謀總長事黎元洪呈請任命魏邦屏為廣東都督府參謀長。（註二）

京師警察總監王治馨向張繼談宋案秘密。

本日晚，張繼赴醉瓊林會可樓約，偕王伊文、程仲漁訪趙治安宅，京師警察總監王治馨亦來，治馨云：「洪述祖於南行之先，見總統（按指袁世凱）一次，說現在國事艱難，總統種種爲難，不過是二三反對人所致，如能設法剪除，豈不甚好。袁曰：『一面搗亂尙不了，兩面搗亂乎？』話止如此。宋遯初被難後，洪自南來，又見總統一次。總統問及遯初究竟何人加害？洪曰：『這還是我們的人，替總統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見袁顏色不對，出總統府，即到內務部告假，赴天津養病。」治馨又云：「二十六日趙總理到總統府發電報捕拿洪述祖，總統府多人欲出而阻之。洪祖述未行之先，段祺瑞、段芝貴、王賡、陸建章、陳宦曾開秘密會於總統府。昨晨陸建章至總統府，問上海有消息否？管電人云：有電報來，發現與政府有關係之證據。陸狼狽而去。」王治馨，字奇裁，山東人，爲人豪爽，頗不滿於袁黨。

之所爲，不久以坐贓五百元被害。蓋治馨好言不慎，袁氏疑之，殺以滅口也。（註三）

刺宋案開審，被告律師要求延期兩週審訊，經辯論後改訂於本週五（四月四

日）審問。

刺宋案訂於本日開審，國民黨延德雷斯與哈華托兩律師承辦此案，兇嫌應桂馨、武士英則委請愛理思、沃沛、羅禮士三律師辯護。本日觀審者極多，而被告律師則力求延宕，經辯論後，庭上決定改期於本星期五審訊。茲誌本日開庭詳情如次：

一、開庭經過

三月三十一日，爲英公廨第一次預審日期，雖風雨霏霏，道途泥濘，而觀審者，於上午已絡繹不絕，迨至下午一點鐘後，觀審之人，均擠滿於樓下公堂，延頸企踵，咸欲一悉此案之真相。滙司捕房捕頭狄佛君，亦親自督率中西包探，並添派西印各捕到堂，妥爲照料。及至兩句鐘時，駐廨監察西員，以人太擁擠，稟准關職員改座樓上公堂，並飭夫役將木欄杆攔住，以免觀審之人擁擠。屆由英副領事康君，及英美總巡卜羅斯君，五十號西探總目安姆斯脫郎金，相繼蒞廨。各捕房亦派中西包探到堂照料，英法兩捕房，亦派捕探各乘汽車，將應武兩犯先後護送到廨。旋由公廨正會審官關君，會同英領事康君及公廨秘書員楊君，列座會訊，並有湖南司法籌備處長蕭君仲祁，亦在座觀審。先由捕房刑事檢查員侃克律師上堂，聲稱敝律師今爲公共捕房到堂代表。繼由德雷斯律師聲稱：敝律師爲江蘇都督延請代表中國政府。又據愛理思律師上堂聲稱：敝律師與沃沛、羅禮士兩律師均爲被告應桂馨代表，應請堂上先將被告控理由宣佈。關君與英領康君，即將應桂馨運動王阿發謀刺宋教仁，及唆使兇犯武士英行刺宋教仁案，宣讀畢，愛理思律師（應桂馨代表）即譯稱：被告纔於上禮拜三延敝律師等代爲辯護，故預備辯護之時間甚促，今聞堂上宣佈之案由，案情重大，雖經稍稍預備，恐未完全，是以擬請改期，俾代辯護情節詳細調查。且被告應桂馨被拘，迄今祇一星期，時間並未過久，應請改期兩禮拜後再訊。即據德雷斯律師駁駁云：此案所有證據，應請送交江

蘇都督，而此案亦應解歸中國法庭訊辦，今被告代表律師聲請改期兩禮拜，實爲希圖延宕，應請將發生此案之地點，先行指定。關君即論曰：此時本公堂係屬預審，一經審明白，應照章辦理。德雷斯律師復稱：此案表面情形及證據，訊問頗極容易，應請先將表面之情形及由捕房底查之證據研訊。且照各國法律，圖害之案謀能延長時否？被告到案已一星期，被告代表爲被告辯護各情，早可預備，今被告代表請改期兩禮拜，調查原告搜獲之證據，從來無此辦法，故被告請改期一層，敝律師不能承認。復據愛律師辯稱：敝律師因辯護情節預備未齊，請改期兩禮拜，然改期時間，並不甚遠。今原告代表德律師所稱將表面情形問明，即可請堂上核奪，似乎似此重大案件，被告一方面之辯護與否，儘可不問。但被告到案僅一星期，再請改期兩禮拜，前後共祇三禮拜，時候亦不算過久。又據沃沛律師辯稱：此案據原告代表德律師，祇須請堂上將表面情形問明，即可核奪。並以被告辯護，亦甚易，故反對被告所請改期。然向來辦法如辯護之情節未齊，應請改期，今原告代表所說，祇須問明表面情形，此種辦法，從未見過。況見此案證之言，有虛有實，須調查明白，方若辯駁，故原告代表所稱，非被告不能滿意，即堂上恐亦未能滿意。因非詳細調查，堂上恐亦不能就此定奪。至於原告代表，聲請交中國法庭係五年前之辦法（中國人聽聽），光復後，公堂凡有重要之案，即由公堂定斷甚多。關議員即答曰：所有重要各案，尚未決定，可以毋須作爲辯護之助。沃律師即謂今被告聲請改期，與原告毫無關係，應否察核。關君即與英領康君磋商良久，論曰：案情重大，本不能多延時日，惟被告代表因預備未齊，一再聲請改期，兩禮拜亦太遲延，故折中改訂於本禮拜五下午，及禮拜六上午接續研訊。論畢，判被告分別還押，候禮拜五兩點半再訊。愛律師復向堂上聲稱：自此案發生以來，各報所登，頗不一致，徒亂人意，應請諭阻。關君即向各報館訪員面諭：此案關係重大，一切記載，務須從實，論畢退座。此第一次預審之情形也。（註四）

一、疑兇出庭情形

應武兩犯至公堂時，毫無畏怯之態，應犯身穿外國大衣，揚揚自得。武犯身穿元色花緞對襟馬褂，灰色羊皮袍，頭戴狐皮小帽，復對人言：我生平未坐過汽車，此時爲此案而坐公司車，也是一樂。自認殺宋不諱。其至公廨時，兩人均未開口。蓋有無意識之律師爲之辯護，故有恃無恐也。（註五）

中華民國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國民黨委託律師情形

自英法兩捕房先後獲到主使犯應桂馨，行兇犯武士英後，每日搜查證據，異常周密，捕房前於預審時已宣布本月三十一日開審，是以本黨上海交通部已預備起訴，延請德雷斯與哈華托兩大律師承辦此案。德哈兩律師在滬久著盛名，凡承辦各案，皆以保障民權主持人道為職志。於宋先生被刺一案，亦甚注意，已將逐日所得證據，一一研求，深得此案之大概矣。（註六）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一日第三二四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張溥泉先生全集」，頁二三九—二四〇。

註四：「國民月刊」，第一卷第一、二期。

註五：同註四。

註六：同註四。

本月 四川劃全省為十一學區，每區各設中學、初級師範一所，成都等四處設女子師範。

四川教育司本月舉行會議，議定全省為十一區，每區設立中學及初級師範各一校，並於成都、敘府、重慶、閬中各設女子師範一校。（註一）

註一：「教育雜誌」，五卷一期，記事，頁七。

四月

一日 袁大總統公布「行政執行法」。

袁大總統依約法規定，於本日公布參議院議決之「行政執行法」，都十一條。茲誌條文如次：

第一條 該管行政官署因維持公共之安寧秩序、保障人民之自由幸福及執行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處分認為必要時，得行間接或直接強制處分。

第二條 間接強制處分區別如左：

一 代執行。

二 怠金。

前項各款處分非預為告戒，不得行之。但應行第一款處分時，認為有緊急情形者不在此限。

第三條 代執行由官署自為之或命人為之向義務者徵收費用、怠金為三十元以下。

第四條 該管行政官署非認為有左列第一款事項，不得行第二條第一款之間接強制處分；非認為有左列第二款或第三款事項，不得行第二條第二款之間接強制處分。

一、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處分，本人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者。

二、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處分，本人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其行為，非他人所能代行者。

三、代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處分，本人負有不行為義務者。

第五條 前條應徵之費用及應科之怠金，均依國稅徵收方法徵收之。

第六條 直接強制處分區別如左：

一 對於人得為管束。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一日

第七條

該管行政官署非認爲有左列事項之一，不得行直接強制處分。

- 一、對於物得扣留使用處分或限制使用。
- 二、對於家宅及其他場所得侵入搜索。

- 一、酗酒泥醉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身體之危險及預防他人生命身體之危險者。
- 二、瘋人發狂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身體之危險及預防他人生命身體之危險者。
- 三、意圖自殺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者。

- 四、暴行或爭鬥之人非管束不能預防其傷害者。

- 五、其他認爲須救護或有害公安之虞，非管束不能救護或不能預防危害者。

- 六、軍器凶器及其他危險物品，或有危險之虞之物品，非扣留不能預防危害者。

- 七、遇有天災事變及其他交通上、衛生上或公安上有危害情形，非使用或處分其土地家屋物件，並限制其使用不能防護者。

- 八、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認爲危害迫切時，非入其家宅或其場所不能救護者。

- 九、認爲有賭博及其他妨害風俗或公安之行爲，非入其家宅或其場所不能制止或逮捕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人之管束，不得至翌日之日入後。

前項第六款物之扣留，除法律應沒收或應變價發還者外，期間至長不得逾三十日。

前項第八款及第九款家宅及其他場所之侵入，除旅店、酒肆、茶樓、戲園並其他公衆出入地方外，以日出後日出前爲限。

第八條

該管行政官署於第四條各款情形非認爲不能行間接強制處分或認爲緊急時，不得行直接強制處分。

第九條

非經行政官署許可，不得私有之物件歸於官署。保管時，該物件如未經官署許可，其所有者其所有權屬於國庫；被扣留之物件於一年內無人請求發還者，亦同。

第十條

本法施行細則以教令定之。

第十一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袁大總統公布「參議院衆議院第一屆選舉延期制限令」。

袁大總統本日命令公布制定參議院衆議院第一屆選舉延期制限令，並以教令第二十五號公布令文三條，茲誌如下：

第一條 參議院議員第一屆選舉。除中央學會仍依選舉日期令第四條規定外，其他各會，如確因事實障礙，致不能如期舉行者，得報由內務總長核定，再行延期。但至遲以國會開會之前一日爲限。

第二條 前條規定於衆議院議員第一屆之選舉準用之。

第三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袁大總統公布「陸軍懲罰令」。（註三）

蒙藏事務局擬訂「蒙藏王公服制條例」，呈請國務院公決施行。

蒙藏事務局擬具「蒙藏王公服制條例」，計禮服兩種，禮帽兩種，禮褲兩種，於本日呈國務院請提交國務會議公決施行。呈文如下：

「爲呈請事：竊維民國服制已由參議院議決，經大總統公布；自宜全國一體遵行。惟蒙藏各地風俗迥異，情形與內地不同，禮制亦當略爲變通。本局所擬爵章條例，已於民國二年一月二十日奉大總統十六號教令公布在案。現在蒙古王公等陸續來京，服制一項亦宜早爲釐訂，以符禮制而便遵行。謹由本局擬具服制條例，計禮服兩種，禮帽兩種，禮褲兩種，以別等威而資遵守。所有禮服、禮帽、花紋，均用寶相花。係據唐大證禪師碑刻與蒙藏宗教習慣，極爲符合。除回部王公服制因宗教習慣與蒙藏不同，應另行擬訂外，所有擬具蒙藏王公服制條例緣由理合，呈明國務總理鑒核，提交國務會議公決施行。」（註四）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一日

藏人煽動川邊土番圍攻巴塘。

川邊打箭爐以西地方，前經川軍司令尹昌衡率師出關，將巴塘裏塘先後克服後，派軍駐守。該處番人，受藏人煽惑，並運助糧械，遂復聚抵抗，圍攻巴塘、裏塘鄉城一帶，均受影響，其巴塘以西鹽井江卡乍了察木多等地方，戰爭尤烈。（註五）

梁啓超為宋教仁被刺案，著文斥暗殺之罪惡。

共和黨首要梁啓超，自上海刺宋案發生後，頗遭蜚語困擾，當局並派警察保護。當時北京以「政敵」「敵黨」互相報復造作謠言，（註六）至是，梁乃於其所辦刊物「庸言報」以「暗殺之罪惡」為題表示態度。略謂：

「旬日以來，最聳動天下耳目者為宋君教仁遇刺一事。我與宋君所持政見時有異同，然因確信宋君為我國現代第一流政治家，殲此良人，實貽國家以不可復之損失，匪直為宋君哀，實為國家前途哀也。比聞元兇已就獲，國法所在，當難逃刑，然雖磔蚩剗莽，曾何足以償國家之所喪於萬一者！詩曰：『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輒為此篇，以寄哀憤。」（註七）

按：庸言報一卷九號只註「四月上」，未著日期，故列之於一日。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二日第三二五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第四一號。

註五：「東方雜誌」，九卷十一號，中國大事記，頁二八。

註六：「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冊，頁四一五。

註七：「庸言」，第一卷第九號，民國二年四月。

二日 袁大總統公布「省議會暫行法」。

參議院通過「省議會暫行法」一種，咨請袁大總統公布。袁大總統乃依約法第三十條之規定，於本

日明令公布。全文如次：

第一章 組織及選任

- 第一條 省議會設於省行政長官所駐之地。
- 第二條 各省省議會議員名額依民國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各省第一屆省議會議員名額表所規定。
- 第三條 議員任期以三年為限，任滿改選再被選者得連任。
- 第四條 任期以議員當選之日起算。
- 第五條 議員當選後選舉區有變更而任期未滿者照舊任職。
- 第六條 議員任職後，非經省議會之許可不得解職。
- 第七條 議員因故出缺時，以本選舉區候補當選人名次表之列前者遞補之。
- 第八條 補缺之議員其任期以補足前任未滿之期為限。
- 第九條 省議會議員不得同時為國會議員。
- 第十條 省議會議長一人，副議長二人，由議員互選之。
- 第十一條 選舉議長、副議長分次用無記名單記法，各以得票過半數者為當選。
- 第十二條 議長維持秩序、整理議事，對外為省議會之代表。
- 第十三條 議長有事故時，由副議長代理。議長、副議長俱有事故時，由議員中選舉臨時議長代理。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日

三〇一

第十四條 省議會置秘書，由議長任免之。

第十五條 秘書承議長之命，經理文牘、會計及一切庶務。其員額及辦事細則由省議會定之。

第二章 職 權

第十六條 省議會之職權如左：

- 一 議決本省單行條例，但以不抵觸法律命令爲限。
 - 二 議決本省預算及決算。
 - 三 議決省稅及使用費之徵收，但法律命令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 四 議決省債之募集及省庫有負擔之契約。
 - 五 議決本省財產及營造物之處分並買入。
 - 六 議決本省財產及營造物之管理方法，但法律命令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 七 答覆省行政長官諮詢事件。
 - 八 受理本省人民關於本省行政請願事件。
 - 九 得以關於本省行政及其他事件之意見建議於省行政長官。
 - 十 其他依法律命令應由省議會議決事件。
- 第十七條 省議會對於本省行政長官認有違法行爲時，得以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提出彈劾案，經由內務總長提交國務會議懲辦之。
- 第十八條 省議會對於本省行政認本省行政官吏有違法納賄情事，得咨請省行政長官查辦之。
- 第十九條 省議會議員對於本省行政事項有疑義時，得以十人以上之連署，提出質問書於省行政長官，限期答覆。

第二十條 省議會議員對於行政長官之答覆，認爲不得要領時，得要求省行政長官自行到會或派員到會答辯。

第三章 會 議



第二十一條 省議會分常年會及臨時會兩種。

第二十二條 常年會每年一次，由省行政長官召集之。臨時會因特別緊要事件發生，由省行政長官或議員半數以上之請求時召集之。

第二十三條 常年會會期以六十日爲準，其有心須連續開議者，得延長會期二十日以內；臨時會期至多不得逾三十日。

第二十四條 省議會非有議員半數以上出席，不得開議。

第二十五條 議員有五人以上之贊同，得提出議案。

第二十六條 議案之表決以出席議員過半數爲準，可否同數，取決於議長。

第二十七條 議員於議案涉及本身或其親屬者，非經省議會之許可不得與議。

第二十八條 議員除現行犯罪及關於內亂外患之犯罪外，於會期內非經省議會之許可不得逮捕。

第二十九條 會議時議員之言論及表決於議會外，不負責任。

第三十條 議會時省行政長官得自行到會或派員到會發言，但不得列於表決之數或中止議員之言論。

第三十一條 省議會之會議公開之，但依省行政長官之要求或議員之提議，經多數可決者，得禁止旁聽。

第三十二條 議員違背議事細則者，停止到會，其情節重者除名。

第三十五條 停止到會至多以十口爲限，依出席議員多數之決議行之，除名依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行之。

第三十六條 議事細則及旁聽規則，由省議會定之。

第四章 議決

第三十七條 省議會之議決事件，省行政長官應於十日內公布之。

第三十八條 省議會之議決，省行政長官如不以爲然時，應於五日內聲明理由，咨交覆議。如有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仍執前議時，應依前條之規定。

第三十九條 省議會之議決，省行政長官如認爲違法時，得咨省議會撤銷之。如省議會不服其撤銷時，得提起訴訟。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三、四日

三〇四

於平政院。

前條訴訟於平政院未成立之時，最高法院受理之。

第五章 經 費

第四十條 省議會經費及議員公費、旅費，由省議會定之。

第六章 附 則

第四十一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三日第三二六號。

三 日 清隆裕太后奉安於梁格莊，國務院令各官署下半旗一日誌悼。

清隆裕皇太后逝世後，清室上尊諡爲孝定景皇后，並於本日奉移金棺，暫安於梁格莊。因崇陵工程尚未告竣，德宗梓宮亦奉安於此也。（註一）國務院於昨（二）日通告各官署，於本日一律下半旗一日，以誌哀悼。通告文曰：

「本月三日爲大清孝定景皇后梓宮奉移之期，各官署應一律下半旗一日以誌哀忱，特此通告。」（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九卷十一號，中國大事記，頁三〇。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三日第三二六號。

四 日 袁大總統明令加陳炳堃、譚浩明陸軍中將銜。（註一）

宋案第二次預審，武士英供認行兇，謂係一人行動，一人主意。

宋教仁被刺案於本日下午在上海會審公堂作第二次預審，觀審者數千人，兇犯武士英供認行兇，但謂係一人起意，一人行動。「國民月刊」披露本日預審情形如下：

四月四日星期五，已屆第二次預審之期。是日午後二時五十分，由英公廨關職員會同英領事法領事李君，在會審公堂樓上鞠訊，觀審者數肩摩，途爲之塞，不下數千人。迨二時許，應武兩犯，仍由英法兩捕房各派巡捕夾持出房，分乘汽車到廨，仍在樓上公堂訊問。取締觀審之人甚嚴，除中西各報館記者，以及有人介紹者准予上堂外，餘人一概不准入內。二時五十分，英美總巡卜君及五十號西探總目安姆斯脫郎，捕房刑事檢查員侃克律師，代表中國政府之德雷司律師，並宋遜初君家屬之代表佑尼千、梅長言兩律師，及被告代表沃沛愛禮思禮士達商四律師，先後到堂，正會審官關炯之君，與英康副領事升坐，先由捕房刑事檢查官侃克律師上堂聲稱：此案第一見證王阿發，業已訊過，今日可以再行上堂證明。關職員諭曰：此案應先行研訊唆使武士英行兇，因此層與案中最關緊要。被告代表愛律師亦即上堂，譯稱此案應分兩層辦理，俾能逐層分別研究。關職員即答稱分兩層辦理。因唆使行兇，最關緊要，是以先行研究。復據侃克律師譯稱，沃律師因不欲多占時日，故先略將案聲訴，即可傳武士英研究。因吳福銘已認明於今年二月間來上海，認識一人名陳玉生，介紹伊入一會黨，並未說明何黨，直由陳玉生領至應桂馨家，方知此黨係政府允許的黨，並知應爲會長，其時應桂馨即准其入黨。迨爲行刺之日，陳玉生送至吳處約同至應桂馨家商量，弄死一人，且出一照片與吳福銘看，當時在應家商定，即交與手槍，同陳俱出，晚間同至火車站，即見被刺之宋教仁至車站，陳即指與武看，此即要謀死之人。吳福銘即候於火車站，在距離宋教仁一碼多路之地，向陳所指之人開槍一響，即行奔逃，猶恐有人追捕，故又向空連放兩槍，逃出車站。後即坐人力車逃至應桂馨家，與陳玉生見面，將手槍交還。而應桂馨於行刺之後，曾讚吳福銘能幹，可以辦事，又許其有重賞。即此種種，即可證明吳與應桂馨之關係。其最正確之證據則手槍是也。吳福銘將手槍交還應桂馨後，應即藏於家內。今在應家搜出之手槍，尤可證明爲唆使行刺之凶器。又有見證四人，一人係火車站腳夫，兩人爲華探，一人爲西探，可識明在火車站拾取之彈壳，又與應桂馨家被獲之五響手槍之彈相同，且搜出之手槍中尚存子彈二枚，因在火車站已放去三枚，故祇留二枚也。此又可證明唆使犯與行兇犯之關係也。侃克律師述畢，乃被告代表沃沛律師即辯稱，所有見證，必須證明火車站當時目覩情形，今本案不能有此種見證，祇說行兇之人，已經承認，並說是爲某人主使，此種見證，不能作准，甚爲危險，往往有人自己承認殺人，而牽及他人者，現在必須有第三次可以證明。侃克律師又言：此案不但以

上證據確切不移，並在應家抄出之文件，亦有可以作證者。當時即傳第一證人吳福銘上堂，先由侃克律師詰問，互爲問答。侃問汝何名，答我叫武士英。侃問汝何處人？答生長山西龍門。侃問向在何處？答在貴州學堂讀書，畢業即來上海。侃問做何生意？答販買古董。侃問何時來滬？答時時往來寧蘇滬間，不記時日。後即由康領事接問，最末次何時到滬？答約二十日前。侃問住何處？答六野旅館。侃問汝知陳玉生其人否？答乃係陳易仙，本不認識此人，後在茶店中談話始認識，向不認識陳易仙。語至此，武忽作凶悍狀大聲言曰：「此次殺宋教仁，乃我一人起意，並無第二個人。」問官諭武曰：爾究竟與陳認識與否，祇須答此一句，並謂爾無須自逞英雄，謊言欺騙。武答與陳本不認識，後來在茶店中閑談，始識其人。侃問刺宋前，爾曾見陳否？答刺宋前一日見之，介紹我入共進會。侃問爾認識應桂馨否？答不認識。侃問爾曾到過應家中否？答不曾。侃問爾在何處被捕房弋獲？答在應先生家。康領事厲聲問武，爾既稱從未到過應家，何以被探捕在應家提出？武支吾答曰：我謂被捕後未曾去過耳。關職員曰：爾被捕後，自然不能到應家去，究竟爾被捕前曾去過否？武答曾去過。侃問爾見應桂馨否？答陳易仙曾同我往應家，當時我上樓，有一人自樓梯下來，我以為是應先生，後來知道不是。因聽見人說應身材甚高，而我所見人甚短小，後從未見過他。打死宋教仁是我一人主意。侃問爾所用手槍，爾尚能認識否？語至此，即從皮匣中取出一手槍給武指認，問是否此槍？答不是。我所用者較此爲長，係六寸長七響的手槍。侃問打宋幾槍？答放一槍，後來又放兩空槍。侃問爾手槍何來？答從四川帶來。侃問帶此槍何用？答我往來各處，時時帶在身旁，現在已經拋棄車站旁大草場。侃問汝放槍後到何處？答到六野旅館，明日遇見陳易仙領我至應先生處躲避。侃問何處遇陳？答四馬路。侃問何時領至應處？答約夜間十一時。侃問爾知應家係何處？答共進會，據陳說此會會長是姓言，名國清，我亦未見過。侃問爾在應家約若干時被捕？答約住一天即被捕。

次由被告律師沃沛詰問武士英：沃問爾何處？答在貴州體操傳習所畢業，光復時在雲南巡防營第三營當哨官。我在貴州時，即甚關心政事。宣統元年，被貴州官吏錄銬遞解，我仍在鎮遠關逃去。沃問當時爾犯何案？答因我在校畢業後，私自徵兵一營。沃問後來爾至何處？答由四川至雲南。沃問何時至？答我不記得。我常常往來寧滬。沃問做何事？答買古董。沃問宋教仁是爾所殺麼？答是我一個人殺的。沃問爾何以殺宋教仁？武答因宋係四萬萬

同胞之罪人。他做農林總長尚做不了，現在他竟想做總統，這還了得麼，所以我要刺他。沃問爾究竟怎樣知道宋有害同胞？武答詞如前，惟改「宋要做總統」爲「要做國務總理」。沃問爾知宋爲國民黨何人？答宋係國民黨全國總會長。沃問爾知國民黨是何宗旨？答二次革命推翻中央政府。沃問爾何以知道國民黨要推翻中央？答即如現在江西，尚不服從中央命令。沃問爾於中央政府如何？答我很愛助中央政府。沃問爾與應桂馨相識有幾時？答並未認識，雖到應宅，從未見面。我刺宋教仁，全是我一人意見，並無旁人指使。

繼由被告律師愛禮司續詰，武供大略同前。末由關議員略說數語，關問爾稱蓄心殺宋已久，在何時？一年前乎？兩月前乎？當時爾在何處？答在江北清江。關問爾在法公堂曾經受訊否？答曾經受訊。關問爾在法公堂供詞尙記得麼？答記不清楚。關問爾知前後口供不符合？答知，但我此次皆說真情話，前次所言多假。關問爾前次所言皆假麼？答多是假的。至是問官令武退下。繼傳見證火車站腳夫朱小弟投案，供明由腳夫萬阿榮，在地上拾得彈壳，由我交與包探各情，並據探月楊掌生、華探鍾星南、及西探蓋文司先生上堂證明，當時火車站查檢，及朱小弟交與彈壳，由西探轉呈侃克律師各節，其間原被律師詰問甚繁，無關緊要。惟以上四人由侃克示以彈壳，均一一指認無訛。又據五十號西探總目安姆斯脫郎上堂，證明聞人至捕房報告後，先至法捕房，會同至被告應桂馨家，因應在湖北路二百八十八號妓院，故經人領至該妓院，將應捕獲。並後來會同法捕房前往應之住宅查抄文件證據各情。安姆斯脫郎述稱，忽被告沃沛律師與安君詰問，措辭極可異。沃問爾在捕房爲包探總目，一切案件均歸爾查，從前一切暗殺，以及拔人拆梢等事，可牽及高等官場者乎？安曰無。沃又言從前暗殺及拔人拆梢之案，有牽涉於革命黨者乎？答亦記不清。沃又言從前法租界醫院暗殺，是否與高等官場有關乎？答不是。沃又言今日在滬之高等官場爲誰乎？安未及答，即據德雷斯律師嚴正駁斥，稱此等案外之事，被告律師不應牽及，西探總目可以不答。沃律師復向詰稱，然則當時至捕房報信，及領往應家者是何人？是否即是今日在堂上之陸惠生？五十號西探總目未答，侃克律師即辯稱，送信之人，理宜守秘密，未便宣佈。雷司律師亦駁英國法律，有不宜佈送信人及守秘密之條件，明日可以呈案。關議員亦以我中國法律有守秘密條文，並將該條文與兩造律師閱看。至此因時已五句半鐘，中西官即諭令將應武分別帶回送押，候禮拜六即五日特別公堂，再行研訊。此第二次預審之情形也。（註二）

偽外蒙軍侵襲東蒙，旋被擊退。

外蒙偽獨立政府遣兵侵襲東蒙，至多倫諾爾東北之七猴廟地方，與華軍開戰。初因兵數衆寡不敵，華軍失利，退守大王廟。旋有援軍聲助，偽蒙軍遂向北敗走。（註三）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五日第三二八號。

註二：「國民月刊」，第一卷第一、二期，民國二年五、六月發行。

註三：「東方雜誌」，九卷十一號，中國大事記，頁三〇。

五日 外交部派顧維鈞署理該部參事。

外交部本日發布第一百二十三號部令，文曰：

「派顧維鈞署理參事。吳葆誠署理秘書，分掌會計科，會計科科長派吳台署理。」（註一）

按：部內參事本不在本書記述範圍，以顧維鈞於爾後民國外交歷史諸多關係，故記其出處於此。

宋案第三次預審，對於公開證據進行辯論，未決。

宋教仁被刺案本日上午在上海會審公堂作第三次預審，雙方律師互辯，原告律師請公開各項證據，未決。茲誌審訊經過如次：

四月五日星期六，爲宋案第三次預審之期，公堂佈置，一如前式。觀審者猶復人山人海，擁擠不堪。開庭後，正會審官關君，偕英副領事康君升座，當由被告代表沃沛律師起言，要求堂上將報告通信之人宣佈。並謂昨日原告反對此舉，並非合法。查司通氏所著法意一書，第三百四十七條載，凡通信及指捕者有關實事，或被告者應即宣佈，故現在五十號內探總目，雖不肯說出，然日後至高級官廳訊問，仍須將此人姓名說出。現在應照高級官廳研訊，

並引伊沙爾氏之法論錄證，亦屬似是而非。隨由德雷斯律師聲稱，凡堂上所欲問者，本律師決不掩飾。又由侃克律師引證各法案，言捕房無宣布報告及送信者姓名之義務，果如被告代表所言，恐世界各國之警察，將無由施行其職務矣，故本律師之反對，乃法理所定。隨又將應行反對之各種法律條文，當堂宣讀。陪審官曰：若以被告關係而言，自應宣佈指告之人，但須被告代表證明有必須宣布之理由，方能行之。時沃沛律師尚云，本律師所問，乃係事實。巡捕得此信息，是否有人至捕房送信，此人是否即是陸惠生？即由侃克律師駁斥之曰：此種辯論，可稱為理由乎？被告代表所欲得者，在捕房報告者之詳情耳。不應為被告關係起見，陪審官康君曰：堂上不以沃律師所請宣布指捕消息為關係被告，故不准所請。關君亦以為然。沃師又起言曰：堂上反對者，是否因關係國事乎？應請堂上注意。侃克律師言，如被告代表必要捕房說出，則須先將必須說出之理由說明。關議員以中國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亦有此等條文載明，故即將原文揭出，與兩造律師觀看。旋即諭令五十號西探總目安君上堂，由沃律師詰問。

沃律師與安探問答之詞如下：沃問捕獲應犯時一切情形，安答逮捕應桂馨，在三月二十三號夜約十一點多鐘，會同法捕房派人至應家看守。並言此案於刺死宋教仁之第二日，即有二人到捕房來送信，謂係應桂馨所為。後又有兩人來說見證王阿發亦知此事。後來的二人，內有一人，即起先同來。迨至拘捕應桂馨之前二點鐘，又有人到捕房來報信，捕房得此信息，先去尋獲王阿發，然後拘捕應桂馨，至二十四號（即禮拜一）早晨，時陸惠生亦在場。沃忽謾言本律師以為貴探決不宣布報告者之姓名矣。侃克律師正色曰，然。沃又問曰，拘捕武士英之先一日，陸惠生在其中否？安向堂上問，應否答覆沃律師所問？陪審官康君曰，應答。安即答曰在。沃問此人即前一夜與貴探同往者乎？侃律師曰，勿答沃問可也。安乃復言，當夜有不知者，指吳福銘為武犯。時武犯正與法界警察談話，並言宋係彼所刺。星期一下午應犯解公堂，證由王阿發供出，自是本探並未再至應宅搜查，該宅係總捕頭主之。沃問貴探識被刺者為何人乎？安曰識之。沃問貴探識其為國民黨領袖乎？安曰然。沃問武犯言國民黨欲擁為國務總理然乎？安答本探曾聞之。沃問武犯又言國民黨欲推翻政府，有其事乎？安答本探未之前聞。沃律師即將字林西報轉譯華字報所載，宋被國民黨黨員選為內閣總理，使組織政黨內閣，使總統成為木偶云云，向堂上宣讀一遍後，侃克律師曰：凶犯代表昨日欲禁報紙載本案，指為不實，今日乃以報上所登影響之談，作為證據，可孰甚？沃復問安探總目

應犯被捕後情形，安曰：當時應犯宅內諸人圍在一處，由法捕房派人看守。據武犯對法捕聲稱，刺宋後即回應宅藏匿，故致被捕。並歷舉如何放槍，如何逃遁。且言，應係某政黨黨魁，一切皆用法文詳細錄供。此供單現在留法捕房，本探簽名其上。此時安總探即退出。後乃由英美總巡卜羅斯君上堂證明。自被告應桂馨拘獲後，二十五號（即禮拜二）曾會同法捕房至應家搜查，後於二十六號（即禮拜三）又會同法捕搜查完竣，搜出許多文件信函印章並手鎗等件，並由侃克律師將所有搜出之文件印章交與卜總巡，並詰稱是否在應家搜出之件？卜答是。又在應家樓下似是應之秘密辦事室中，一尋常白皮箱內衣服中間搜出手鎗，鎗內尙存兩粒子彈，搜出時本裝在鎗內，由我取出另放。當由德雷斯律師言。所搜獲之公文應守秘密，本律師本不贊成宣布，但凶犯一方面如此狡展，本律師不得不要求宣布。侃克律師於是將搜得各件交各律師，並呈上查看。計電報密碼，往來電報信件，並木印四顆，手鎗一支，彈盒一個，暨傳單信等各件，皆有譯文附之。堂上閱過後，德律師請堂上將各件內容，大略宣布，使不知者勿致懷疑，致礙治安。愛律師起而反對，並稱各件關係極大，非詳細考求不可，應請再展期。康副領事曰：公堂無通告報館之例。德律師言請宣布各件可也。康君言：本陪審官不以為然。德曰：此乃通例。康君曰：本陪審官不以宣佈此種謀刺案為合例。德律師又請宣佈，並謂此舉可免人心懷疑，致於治安有意外之妨礙。康君曰：此案中之各件，有某事關係甚重，故本陪審官，頗難將各件宣誦。德曰：果爾，則本律師謂堂上應負完全責任。是時正議員與陪審官商量再三，旋宣稱意見不一。德律師又請於下午考查各件，展期須短，並立時處決，應否宣誦各要件問題。康君曰本陪審官不能應允，此時本陪審官允負責，現在實不能宣布。德律師又要求下午再說，以便處決宣誦各件問題。康君曰：本陪審官不以下午再訊為然。但各律師與代表應得審查各件。德律師曰：請堂上固封看守，一如捕房之例。康君言：此案證據，必須交公堂辦理此事之西捕。德律師又聲請堂上宣布各件。康君曰：此事關係政事，須請命於領事團始能定之。副議員復與英領康君會商良久，判應武兩犯仍分別還押，候上禮拜一午後再訊。並定於即日午後，由兩造律師並捕房代表以及中國國家代表到席，將所有文件公同研究。判畢，即行退座。此第三次預審情形也。（註二）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八日第三三一號。

註二：「國民月刊」，第一卷第一、二期。

六日 國務院通告：四月八日國會成立之日，各官署一律懸旗誌慶。

國務院於本日發布通告曰：

「本月初八日爲中華民國國會成立之期，各官署應一律懸掛國旗一日，以誌慶祝。特此通告。」（註一）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七日第三三〇號。

七日 袁大總統任命唐鎰爲廣西交涉使。（註一）

教育部通告：四月八日國會成立，全國各學校放假一日誌慶。

教育部於本日發布第十九號布告曰：

「四月八日爲中華民國第一次國會召集之期，所有全國各學校應於是日給假一天以誌慶幸，特此布告。」（註二）

（一）

司法部訓令各審判廳，釋三月六日公布之「華洋訴訟辦法」之疑議。

司法部本日以訓令第一百三十二號通令京內外各級審判廳，令曰：

「本部前以行政衙門受理華洋訴訟，必須有一定辦法方昭劃一，曾酌定華洋訴訟辦法三條於三月六日公布在案。此項辦法係規定行政衙門受理華洋訴訟之程序，至於各級審判廳向不拒絕受理華洋訴訟，決不因有本辦法遂致不能行其職權。本部恐各該廳有誤會之處。特此解析通令各該廳遵照。」（註三）

宋案第四次預審，曾受應桂馨雇請行兇之證人王阿發，指證應謀殺宋教仁。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六、七日

三二一

宋教仁被刺案本日午後舉行第四次預審，控方律師要求公開證據，讞員同意；被告律師阻止，讞員答以「遲早終必宣布」。旋傳訊證人王阿發，王供出受應桂馨雇請殺人及以其事向國民黨鄧君舉發之經過。茲誌審訊情形如次：

四月七日星期一，爲第四次預審之期。午後開庭，德雷斯律師先起，請堂上決定宣布有關係之證據各要件，謂本律師萬不能認可，永守秘密，果堂上不允宣誦，須下論指明不能宣誦之理由方可。康君曰：本陪審官不能認可責律師之請求，目下無須宣誦各件之必要。德律師復言將此事載入堂案內。關讞員言：本讞員主張宣布各件。康君曰：關君已允宣佈，但本讞員不以爲然。關讞員言：遲早終必宣布。此時凶犯代表沃諦，即詢問總捕頭卜羅斯君曰：貴捕頭前在威海衛充陸軍統帶乎？貴捕頭知革命時有從他處逃入租界者乎？卜曰有之。沃曰是有滿清官僚乎？卜答不知。然或有之。沃曰又有革命黨首領乎？（翻譯張某，以革命黨誤譯國民黨。）卜曰余不知誰爲革命黨首領。沃曰黃興。必須請貴捕頭將搜查應宅情形述之。卜君承沃諦之詢，即述云：應宅頗寬大，約有屋三十幢，余往該宅共二次，一在星期二日，一在星期三。此二日中，余深信無他人入其內。同來者有中國政府代表，此人之名，余不能宣布。但係中政府代表，有陳交涉司之通告爲證。當搜查應宅時，除中國政府代表外，尚有法界包探多人，所獲之件，皆從宅中各處得之，尤以某某四室爲最多，有從箱中搜得者，有從鐵箱內取出者。此項要件，除本捕頭所獲之外，尚有爲法捕房取去。沃曰英法捕房將各件若何分法？曰以其關係若何定之。政府之重要人物否？卜曰似乎知之。沃曰請堂上關讞員委任應犯之公文宣佈。陪審官康君曰：以各要件交卜君轉交沃律師觀閱，並囑沃不得將各件內之人名讀出，及慎防報館記者之洩漏。乃沃與其翻譯張少棠故意揚起，康君屢厲聲斥其違諭，幾至遣卜君奪回各件。後沃遵諭始止，沃猶強顏曰，各件本無關重要，捕房之舉動未免少見多怪，認爲犯罪之證據，即持應犯之密碼電質問卜君曰：貴捕頭以此爲異事否？卜君曰：貴捕頭以此爲異事否？卜君曰：余不以爲異。沃曰恐本律師不以貴捕頭之說爲然。卜曰余本自正直之面觀之。沃又指第二件問卜，謂該電既係內務部秘書洪述祖代趙秉鈞致應犯者，則應當是中央委任之大員？卜曰余祇知電上所云，不知其他。沃又持第四件，即趙秉鈞十二月十二日致應犯電，

囑應犯千萬不可留形蹟者。問曰：貴捕頭知此間有各社會與政府意見不合者否？卜曰：容或有之。沃曰：此種社會，大有妨礙中央政府否？卜曰：余不知。時沃對堂上曰：各件譯文，不甚妥洽，頗難下手。德雷斯律師曰：電文之如何解法，乃辯論中之事。康君曰：譯文當已妥合。德曰：請沃律師詢其所受雇者當知之。愛律師曰：兇犯代表如不知各件內容若何。必將延宕數星期。沃又曰：假使應之職任高于南市巡警長者，貴捕頭以其有此密碼書為異事否？卜曰：果應犯為大員者，余自不以為異事。沃曰：世界各國皆有秘密傳書之法？卜曰：然。沃沛又曰：各件之譯文，未免過於草率。卜曰：各件係工部局幫辦麥建倫君所譯，交出堂上之件，係擇其中關係重要者而已。此外尚有文件甚夥，第二證人上堂時自當交出。沃曰：第二證人為誰？侃曰：到時貴律師當自知之。德雷斯律師起言：兇犯代表人問第二證人為誰，奇極。愛律師曰：原告代表於第一堂時，已將證人之名交出，復謂一切要件將由總捕頭卜君呈交堂上，故星期六日下午各律師齊集公堂，審查各件，今侃君又言尚有證人，尚有要件，本兇犯代表等，殊不畏強禦，任侃君及卜魯斯君為何人，祇知證據何在而已。卜曰：辦理案件，有正直者，有不正直者。沃曰：今原告之辦理此案，當是不正直之手段。德律師曰：當以此語還以贈諸兇犯代表。沃忽向堂上言曰：原告交出要證之手續，極為可異，捕房之辦理，亦為錯謬。本律師等必須深究一切證據，始能進行，故須詢卜君以有關此案之推測。侃律師起而反對，言原告提出證據之所以然者，實有原因在。康君曰：可使兇犯代表知原告之若何推測。德律師曰：兇犯代表無詢證人以若何推測之例。沃曰：交出之各件，係卜君自行選擇，故本律師得詢其選擇之原意。卜曰：所擇出各件，皆與刺宋案有關。且謂余決不宜佈余擇出各件呈交堂上之理由，堂上果欲知之，請詢侃克律師可也。侃曰：若應猶事以為無罪，當能解釋各件之是何作用？（第五件言）十日內某人須避，不然當受戮。（第八件言）行事當貴神速，閱後付丙丁語。（第十件言）某事已洩，行事前速電。（第十一件言）某某之騙案。（第十四件）係三月十八日北京致應犯電，言速行事，空言無補。沃律師即持第十四件問卜君曰：汝知政府有捕拿宋某之事否？卜曰：余不知。沃曰：本律師將令汝知之。愛律師曰：非原告將各電含有罪狀之理由說明，不能進行。不然，當由應犯逐一解釋之，過於費事。堂上於是又將各件之譯文審一週，（第十五件）係三月十九日北京來電囑速行事。（第十八件）係應犯致北京電，言宋某大施運動。堂上審查各件畢，由侃克律師請電報局總辦唐露園君上堂，將關係刺案之電底稿交出，計共四件，均能證明行刺

之罪狀者。旋復傳王阿發上堂，先由侃克律師問曰：汝何時認識應桂馨？王答約在案發前十日，王指應犯曰：即此是也。侃曰汝能記憶宋教仁之肖像否？王曰能。侃持宋照問王曰：應犯囑汝刺殺者是人否？王審視數四曰然。次由愛律師起而詰問，其翻譯張少棠不明王之湖北土語，錯誤之處極多，其為有意與否，則不得而知。其問答如下：愛問汝操何職業？王曰古董。去年陰曆正月來滬。愛問汝未來滬之前在何處？王答漢口。愛問在漢口操何職業？王答太平洋行火險掙客，愛問汝即為保險掙客，何由執業古玩？王答代客買賣古玩。愛問是汝通告應事否？王答然。言時似甚恐怖者，一若應犯之凶黨旦夕即將報復之狀。既乃大聲言曰：此乃事實，彼雖死，余亦無恐。愛問汝未通告之前，曾將此事告他人否？王答有。愛問誰？王答國民黨之鄧君。翻譯又以國民黨誤譯革命黨。愛問汝何以告彼？王答刺案發生後，余在報上見宋教仁之肖像，始憶應犯交余之照，因見宋之為人，有功民國，乃告鄧君以應之若何委託，鄧即挽余同往捕房。愛問汝在捕房見有何人？王答有中西捕甚多。愛曰試在此間指出一二曾在捕房見過者，王指西探安姆斯脫郎。愛問汝何時認識應桂馨？王答約在案發前十日。愛問汝如何認識他？王答有法界柏林路通清鐵道公司朱君，託余代售字畫，遇友人吳乃文介紹，始識之。愛問自第一次見過後，隔幾日始至應宅？王答三日，第二次見應時，問余有生意否？余答以無。他言有一件公事能辦成，除差事外，尚得洋一千元。詢其何事？彼以一照示余。愛問，他告汝照上係何人乎？王答他說此人不去了不得了。愛問汝前後到過應宅幾次。王答三次。愛問：應既託汝刺人，汝欲自行之否？王答余不敢，因舉鄧某。愛問，汝第三次去時，是否獨自一人，王答與鄧某同去，未曾見，應因再約晚間八時，後因鄧不允，故未去。應說辦一件公事，辦到手，可得差事，並洋一千元。愛問何謂辦公事，王答辦公事，猶說要人死。（辦案者，湖北土語，刺殺人之謂也。乃兇犯代表翻譯，張少棠譯之為Public Service，因是大起誤會。後由德律師起而請堂上另囑他人代為傳譯。）又由康君問：「辦案」是否謀殺人？王答然。審至此，已六時二十五分，堂上遂宣佈禮拜三日下午再說，此第四次預審之情形也。（註四）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八日第三三一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十日第三三二號。

註四：「國民月刊」，第一卷第一、二期。

八日 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在北平開幕。

先是，袁大總統於本年三月十九日發布召集國會令，定於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八日行民國國會開會典禮。本日，上午九時起，參眾兩院議員服禮服赴新築之眾議院會場，於十一時就席，舉行典禮。計到會參議員一百七十九人，眾議員五百零五人，國務員列席者為國務總理內務總長趙秉鈞、外交總長陸徵祥、陸軍總長段祺瑞、海軍總長劉冠雄、司法總長許世英、教育總長農林總長陳振先、交通總長朱啓鈴。先由籌備國會事務局委員顧鼐報告國會成立，典禮開始；次由籌備國會事務局委員長施恩報告國會召集經過，及請推選議員中年長者一人為臨時主席，經檢查報到名冊，以雲南參議員楊瓊年齡最長（七十一歲），即由議員全體起立鼓掌通過推選為臨時主席。旋即由楊瓊就席主持開會，宣告宣讀開會詞，並委託籌備參議院事務處籌備事務員林長民代行宣讀，詞曰：

「惟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八日，為我正式國會第一次開院之辰。參議院、眾議院議員集禮堂舉盛典，鍾為詞以致其忱曰：視聽自天，默定下民，億兆有與於天下，權與不自於今人。帝制久敝，拂於民意，付託之重，乃及多士，衆好衆惡，多士赴之。衆口衆志，多士表之。張弛歛縱，為天下輕，緩急疾徐，為天下樞。興歟廢歟，安歟危歟，禍福是共，功罪之尸，能無懼哉。多難興邦，惕厲蒙暇，當知締造敢伸吾籲。願我一國，制其中權。願我五族，正其黨偏。大穰暘雨，農首稷先，士樂其蒙，賈安其廬。無政不舉，無隱不宜，章皇發越，吾言洋洋。遐聽遠慕，四鄰我臧。舊邦新命，悠久無疆。凡百君子，孰敢怠荒。」

袁大總統派秘書長梁士詒齋致詞祝頌詞，詞曰：

「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八日，我中華民國第一次國會正式成立，此實四千餘年歷史上莫大之光榮。四萬萬人億萬年之幸福。世凱亦國民一分子，當與諸君子同深慶幸。念我共和國，由於四萬萬人民之心理所締造，正式國會亦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八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八日

三一六

本於四萬萬人民心理所結合。則國家主權當然歸之國民全體。但自民國成立，迄今一年，所謂國民直接委任之機關，事實上尚未完備。今日國會諸議員係由國民直接選舉，即係國民直接委任。從此共和之實體，藉以表現，統制權之運用亦賴以圓滿進行。諸君子皆識時俊傑，必能多抒議論爲國忠謀。從此中華民國之邦基，益加鞏固，五大民族人民之幸福日見增加，同心協力，以造成至強大之民國，使五色國旗常照耀於神州大陸。是則世凱與諸君子所私心企禱者也。謹致頌曰：中華民國萬歲，民國國會萬歲。

讀畢，主席宣告行禮。禮畢，主席宣告國會開會禮成。

會後，全體議員暨列席人、觀禮來賓齊至禮場外攝影留念。散會時間爲正午十二時。（註一）

附錄：籌備國會事務局籌備中華民國第一次國會開會禮成報告書（註二）

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八日爲第一次正式國會成立之日，先期由籌備國會事務局擇於衆議院內新建議場爲行兩院開會禮禮場，一切事宜均次第籌備；又特別製造國會紀念章，復請由交通部製作國會成立紀念郵票，並通電各省行政長官暨蒙古、西藏、青海各辦事長官布告各該地方屆開會日同伸慶祝；函請外交總長正式照會駐京各國公使，並通電吾國駐外公使報告各駐在國政府，聲明大中華民國第一次民國議會於大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八日開會成立，及函請教育總長通令全國各學校，一體休課致慶；北京地方亦經函商京師警察廳布告商民於國會開會日慶祝如儀。籌備國會事務局特於中華門外宣武門內象坊橋東及衆議院、衆議院門首懸繪結綵。開會前三日接外交部暨中美國民同盟會函稱：外賓欲觀禮者需參觀券至三百二十分之多，所有開會儀式亦由局擬定，另印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八日第一次國會開會儀式單，於開會期前一日分送各議員，其儀式如左：

- 一 是日午前九時參議院、衆議院議員服禮服赴衆議院，行民國議會第一次開會禮。
- 一 是日午前十一時起，議員入禮場就席（奏樂）
- 一 籌備國會事務局委員長、委員暨籌備參議院、衆議院事務處人員，均入禮場贊禮。屆開會時由籌備國會事務局委員長就席報告兩院議員已赴召集人數，並報告推兩院議員中之年長者爲臨時主席。

一 臨時主席推定後，由籌備國會事務局委員長報告請臨時主席就席。

一 臨時主席就席後，宣讀開會詞，但臨時得委託籌備國會事務局委員長或委員代行宣讀。

一 宣讀開會詞畢，大總統暨國務員致民國第一次國會成立頌詞（奏樂）

一 致頌詞畢，臨時主席宣告行禮，由籌備國會事務局委員長或委員報告，向國旗行三鞠躬禮，在禮場者咸行禮如儀（奏樂）

一 臨時主席宣告禮成，退席。

一 禮畢攝影紀念。

至八日晨，風和日暖，北京街市偏懸國旗，領有參觀券之中外男女來賓，車馬填溢，赴院觀禮，絡繹不絕。參議、衆議兩院議員，自九時起携帶證書，先後在籌備參議院事務處、籌備衆議院事務處所設註到室，分別註到，領受議員徽章。至十一時參議院議員有一百七十九人，衆議院議員有五百零三人。到院參觀來賓，外賓男女計二百餘人，我國民男女人士將近千人，亦已就座。振鈴開會，議員、大總統特派員、國務員、籌備國會事務局人員齊入禮場。國務員列席者爲國務總理內務總長趙秉鈞、外交總長陸徵祥、陸軍總長段祺瑞、海軍總長劉冠雄、司法總長許世英、教育總長農林總長陳振先、交通總長朱啓鈴，禁衛軍同時發禮礮一百零八響誌敬，警察官吏、警衛之儀甚盛，裝冠禮服，踰濟一堂，穆穆皇皇，羣情歡忭。首由籌備國會事務局委員顧鼐登演臺報告：本日行中華民國第一次國會開會禮，請兩院議員各就席，樂作。顧鼐立演臺側，指令作樂時，舉帽致敬，各議員亦起立舉帽，並鼓掌之。聲如貫珠，舉場氣象融融如也。旋由籌備國會事務局委員長施恩登演臺報告：本日爲民國國會開會之期，先於本年

一月十日，大總統按照約法發布召集令，期於三月內齊集北京，希望國會早日成立。惟選舉期迫甚，慮籌備不能如限，不意報到人數如是之多，計本日到會議員參議院一百七十九人，衆議院五百零三人；都凡六百八十二人。本日開會，依照開會儀式，應推議員年長者一人爲臨時主席，檢查兩院議員註到冊以雲南參議院議員楊瓊君年七十一歲，爲兩院議員中年齡最長之議員，應推爲臨時主席。各議員起立鼓掌贊成。顧鼐乃離席報告，請臨時主席楊瓊君就席，各議員復起立鼓掌歡迎。臨時主席楊瓊君就席，復起立宣告宣讀開會詞，並委託林長民君代行宣讀，籌備參議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八日

三一八

院事務處籌備事務員林長民君登演臺宣讀開會詞如左：

惟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八日爲我正式國會第一次開院之辰，參議院，衆議院議員集禮堂，舉盛典，謹爲詞以致其忱曰：視聽自天，默定下民，億兆有與於天下，權輿不自於今人。帝制久敝，拂於民意，付託之重，乃及多士。衆好衆惡，多士赴之；衆志衆口，多士表之。張弛歛縱，爲天下輕，緩急疾徐，爲天下樞。與歟廢歟，安歟危歟，禍福是共，功罪之尸，能無懼哉，於戲，多難興邦，惕厲蒙蔽，當茲締造，敢伸吾籲，願我一國，制其中權，願我五族，正其黨偏，大穰暘雨，農首稷先，士樂其業，賈安其廬，無政不舉，無隱不宜，章皇發越，吾言洋洋，逖聽遠慕，四鄰我臧，舊邦新命，悠久無疆，凡百子君，孰敢怠荒。

臨時主席楊瓊君復報告：大總統遣秘書長梁士詒暨國務員致民國第一次國會成立頌詞一件，梁士詒登演臺致詞，衆起立鼓掌表示歡迎。樂作。其頌詞如左：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八日我中華民國第一次國會正式成立，此實四千餘年歷史上莫大之光榮。四萬萬人億萬年之幸福，世凱亦國民一分子，當與諸君子同深慶幸。念我共和國，由於四萬萬人民之心理所締造，正式國會亦本於四萬萬人民心理所結合，則國家主權當然歸之民國全體。但自民國成立迄今一年，所謂國民直接委任之機關，事實上尙未完備。今日國會諸議員係由國民直接選舉，即係國民直接委任，從此共和國之實體藉以表現，統治權之運用亦賴以圓滿進行。諸君子皆識時俊傑，必能各抒議論，爲國忠謀。從此中華民國之邦基，益加鞏固；五大族人民之幸福，日見增進。同心協力以造成至強大之民國，使五色國旗，常照耀於神州大陸。是則世凱與諸君子所私心企禱者也。謹致頌曰：中華民國萬歲，民國國會萬歲。

二次樂止，即由臨時主席楊瓊君宣告行禮，籌備國會事務局委員長施愚報告，向國旗行三鞠躬禮，委員顧鼐贊禮，在禮場者，咸行禮如儀。禮畢，臨時主席楊瓊君宣告國會開會禮成，退席。樂作。旋樂止，籌備國會事務局委員顧鼐報告攝影紀念。於是蒞會行禮者暨中外參觀男女，皆至禮場外會合攝影，並撮紀念風景影片多枚，於十二時散會。人給國會開會紀念章各一。而連街塞巷觀者如堵，誠空前之大典，極盛之隆儀也。已茲將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八日兩院議員到會者之姓名列左：

一、參議院議員

張繼	張其密	王觀銘	籍忠寅	王法勤	郝濯	劉彭壽	孫乃祥	蘇毓芳	謝書林	延榮	趙連琪
楊渡	陳瀛洲	李紹白	裴毓琨	富元	齊忠甲	趙銘新	姜鴻升	蕭文彬	趙成恩	高鴻恩	王洪身
金鼎勳	趙學臣	楊繩祖	蔡國忱	楊喜山	楊崇山	姚翰卿	劉正堃	郭相維	鄭林泉	高家驥	金德馨
陶遜	辛漢	鄭斗南	秦錫圭	王立廷	解樹強	蔣曾煥	藍公武	楊擇	胡璧城	吳文翰	馬坤
汪律本	章兆鴻	李子幹	丁象謙	張我華	周澤南	燕善達	符鼎升	朱念祖	盧式楷	蕭輝錦	鄒樹聲
蔡突靈	湯漪	劉濂	陸宗輿	章杭時	張嘯	王正廷	許樂	張烈	王家襄	鄭際平	金兆樞
林森	劉映奎	雷煥猷	李兆年	方聖徵	楊家驥	潘祖彝	宋淵源	陳祖烈	黃樹榮	韓玉辰	高仲和
蔣義明	董昆瀛	彭介石	田永正	陳煥南	揭日訓	唐仰懷	蕭承弼	劉星楠	尹宏慶	張錫界	徐鏡心
丁世嶸	萬鴻圖	劉積學	李槃	林子儒	賈濟川	黃佩南	陳銘鑑	毛印相	謝鵬漢	張聯魁	苗兩潤
王用賓	張瑞璣	段硯田	陳敬堂	班廷獻	張杜蘭	田應璜	寶應昌	陳同熙	焦易堂	趙世珏	何毓璋
張蔚森	范樵	李述膺	岳雲翳	王鑫潤	范振緒	蔣舉清	謝持	王湘	黃錫銓	李英銓	周廷勳
何士果	楊永泰	李茂之	彭建標	王鴻龐	李自芳	溫雄飛	郭椿森	盧汝翼	梁士模	梁培	曾彥
呂志伊	王人文	朱家寶	袁嘉穀	孫光庭	謝樹瓊	趙鯨	楊瓊	陳善	李文治	李耀忠	姚華
鄂博噶台	鄂多台	車林榮都布		旺楚克拉布坦	諾爾布三布	唐古色	色旺端噶布	奈曼王			
祺誠武	榮厚	祺克坦	佈霖	羅布桑車珠爾	陸大坊	曹汝霖	德色寶托布	布爾伯特			
吳湘	唐瓊昌	朱兆莘	盧信	蔣報和	謝良牧						

二、衆議院議員

陳純修	劉景沂	呂泮林	張秉文	谷鍾秀	韓增慶	李永聲	杜凱元	李景濂	呂金鏞	張敬之	楊式震
馬文煥	王吉言	張國淩	童啓曾	孫洪伊	李家楨	王雙岐	鄂毓怡	金詒厚	李春榮	王玉樹	張雲閣
李保邦	張滋大	谷芝瑞	張則林	王錫泉	耿兆棟	溫世霖	馬英俊	張書元	賈睿熙	呂復	王葆真
王振堯	張士才	胡源匯	張恩綬	常瑋璋	劉恩格	郝克莊	王蔭棠	仇玉珽	馮泮春	蔣宗周	姜毓英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八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八日

三二〇

翁恩裕	楊大寶	張嗣良	曾有翼	吳景濂	李秉恕	羅永慶	徐清和	李膺恩	范殿棟	張雅南	莫德惠
畢維垣	楊振洲	董耕雲	王玉琦	齊耀瑄	秦廣禮	楊榮春	劉振生	田美峰	葉成玉	陳耀先	關文鐸
孟昭漢	邵慶麟	丁洪起	史澤威	劉冠三	王謝家	金承新	曹瀛	杜凱之	盛際光	周廷弼	周慶恩
張金蘭	穆肇仁	丁惟汾	丁廷樟	彭占元	王訥	郭慶恩	董毓枚	侯廷爽	袁景熙	魏丹書	李元亮
閻與可	劉昭一	艾慶錦	張玉庚	王之錄	周祖瀾	于恩波	于元芳	耿春宴	張嘉謀	王廷弼	孫正宇
賀昇平	張錦芳	李載賡	胡汝麟	王傑	任曰埤	岳秀夫	丁廷蹇	張協燦	王印川	杜潛	劉峯一
魏毅	張善興	郭桂芬	王敬芳	梁文淵	郭光麟	韓贍雲	張坤	袁習聖	林英鐘	劉奇瑤	凌鉞
劉榮棠	李慶芳	王定圻	侯元耀	張昇雲	賈鳴梧	劉盟訓	梁善濟	羅黼	閻鴻舉	耿臻顯	郭德修
周克昌	石璜	劉祖堯	冀鼎鉉	康慎徽	斐清源	狄樓海	康佩珩	趙良臣	李景泉	景耀月	張相文
張鶴第	劉可均	陳士髦	朱繼之	吳漣	姚文枬	孫熾昌	茅祖權	董繼昌	謝翊元	徐蘭墅	陳經鎔
王茂材	邵長鎔	陳義	石銘	王紹鑿	胡應庚	王汝圻	楊潤	胡兆沂	高旭	夏寅官	屠寬
朱溥恩	陳允中	董增儒	孫光圻	蔣鳳梧	吳榮萃	陶保晉	汪秉忠	凌文淵	徐兆璋	孫潤宇	孟森
楊廷棟	賀廷桂	劉鴻慶	唐理淮	許植材	甯繼恭	湯松年	楊士聰	周學輝	張垠	王源瀚	陳光譜
王多輔	汪建剛	吳汝澄	丁秉炎	曹玉德	何雯	余鏊	戴聲教	汪彭年	盧恩澤	黃象熙	劉景烈
戴書雲	梅光遠	黃懋鑫	程鐸	葛莊	曾有瀾	陳鴻鈞	陳子斌	賴慶暉	郭同	李國珍	吳宗慈
歐陽成	張于濤	徐秀鈞	王恒	王有蘭	曾幹楨	黃裳吉	黃攻素	黃格鵬	鄒繼龍	文羣	潘學海
辛際唐	盧元弼	鄧元	王侃	歐陽沂	羅家衡	彭學浚	邱冠榮	賀贊元	林玉麒	陳猷宸	韓藩
徐象先	陳燮樞	戚嘉謀	傅家銓	張浩	蔡汝霖	謝國欽	黃羣	周珏	褚輔成	杭辛齋	張世植
胡翊青	張傳保	杜士珍	金尚銑	盧鍾嶽	朱文劭	周繼濬	俞焯	田稔	蔣著卿	丁儁宜	金秉理
王烈	邵瑞彭	傅夢豪	殷汝驪	趙舒	虞廷愷	杜師業	俞鳳詔	楊樹璜	朱騰芬	曹振懋	高登鯉
陳蓉光	陳承箕	連賢基	林鴻超	丁超五	丁濟生	黃荃	林格存	朱金紫	歐陽鈞	張琴	楊士鵬

陳 玟	李 珪	林 萬里	劉崇佑	鄭德元	詹調元	劉萬里	張伯烈	鄭萬瞻	胡鄂公	邱國翰	王篤成
范熙壬	胡祖舜	歐陽啓勳	覃壽恭	張大圻	石 瑛	湯化龍	陳邦燮	查秀華	廖宗北	駱繼漢	蕭 萱
馮振驥	程崇信	羅永紹	魏肇文	黃贊元	石潤金	胡壽昌	禹 藏	陳家鼎	郭人漳	李積芳	周大烈
彭允彝	歐陽振聲	鍾才宏	陳九韶	覃 振	周澤苞	王恩博	李執中	張宏銓	梁系登	彭施滌	劉治洲
朱家訓	尚鎮圭	焦子靜	寇 遐	李含芳	馬 驥	楊詩浙	譚煥文	王鴻賓	白常潔	茹欲玉	段大信
陳 豫	高 杞	姚守先	張樹森	楊銘源	高增榮	侯效儒	郭自修	張國鈞	祁連元	賈續緒	楊潤身
李增穠	李克明	段維新	王安富	秦肅三	蕭 湘	江 椿	李文熙	黃 璋	余紹琴	熊成章	李肇甫
李爲綸	楊 霖	袁弼臣	黃汝鑑	蕭德明	孫鏡清	曾 銘	周 澤	張瑾雯	杜 華	劉澤龍	劉 緯
廖希賢	郭成煊	黃雲鵬	傅鴻銓	蕭賢俊	王 樞	楊肇基	伍朝樞	黃霄九	陳 垣	易次乾	司徒穎
馬小進	林文英	陳發檀	鄒 魯	郭寶慈	楊夢弼	陳治安	梁仲則	梁掇元	譚瑞霖	林伯和	徐傳霖
黃汝瀛	饒英裳	梁成久	許峭嵩	鄭懋修	蕭鳳翥	林繩武	劉裁甫	伍漢持	蘇佑慈	江 璟	葉夏聲
黃增壽	陳太龍	蕭晉榮	王乃昌	蔣可成	黃寶銘	馬如飛	鍾業官	龔 政	蒙 經	陳繩虬	程修魯
王永錫	梁昌誥	翟富文	覃 超	羅增麒	凌發彬	嚴天駿	張華瀾	蕭瑞麟	朱朝瑛	張聯芳	王 楨
由宗龍	李 增	顧祝高	曾子書	張大義	張耀曾	陳光勳	李燮陽	何秉謙	陳時銓	陳祖基	沈河清
段 雄	寸品昇	李根源	趙 藩	蹇念益	牟 琳	符詩鎔	劉顯治	孫世杰	唐瑞銅	陳國祥	陳廷策
萬賢臣	夏同龢	劉尙衡	葉顯揚	張樹桐	樂 山	阿昌阿	富勒琿	易宗夔	拉 什	卜彥吉里郭勒	
孫 鐘	汪榮寶	熙 鈺	李景蘇	金 還	林長民	恩和布林	張國溶	諾門達賴	烏爾棍布	鄧 銘	

臨時參議院宣布結束。

正式國會既於本日上午十一時宣告成立，臨時參議院乃依約法第二十八條之規定，於本日發布「參議院閉會日時通告」曰：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八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八日

三二二

「敬啓者：本院定於四月八日午後二時在議場行閉會式，特此通告，並頌台安。參議院秘書廳謹啓。」（註三）

下午，臨時參議院舉行「解散禮」，其閉會詞曰：

「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八日爲中華民國國會成立之期。臨時政府期內之參議院即於是日解散，遵約法也。景濂等竊維本院自南京移設北京，迄將一載，而更溯元年一月二十八日本院正式開幕於南京之期，則已閱十有四月矣。此十有四月中，本院先後開會，綜二百二十次，經議決者凡二百三十餘案。立國綱要未始不於此稍植基礎也。而起視全國，民生凋敝，財政困難，國書之交換，茫乎其無期，邊患之沸騰，紛然其日亟也。益以內地伏莽，時時蠢動，不逞之徒或更置犯法紀，冀以達其破壞之目的。現象若此，誰與負此責者？毋亦國民代表應盡之天職，固未有鑒人望而重負全國父老子弟之委託也歟？夫世界共和之國，大政方針，規畫而執行之者在政府，而贊助而敦促之者，則在議會。今幸國會成立，凡一切重要問題，所持維持而解決者皆恃於完全立法機關是賴。語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也。允若茲，景濂等雖未能遽告無罪於國民，而合五族四百兆家喁喁望治之心，則庶幾可以稍慰。斯又景濂等所馨香頌禱，以希望於無窮者也。」（註四）

總統府移入南海辦公。

總統府本日發布通告曰：

「總統府已移入南海，因新華門尙未完工，暫由舊西苑門出入。所有赴府道路，自南來者，均經西長安門外新開之南府口；自北來者，均經北長街，免致繞越遲延。特此通告。」（註五）

巴西首先正式承認中華民國，教育部通令全國學校於四月十二日放假一日，

誌謝友誼。

巴西於本日宣布承認中華民國，爲全世界承認中華民國之第一個國家。教育部爲此通令全國各級學校，於四月十二日放假一日以誌友誼。令曰：

「巴西國於四月八日首先承認民國，所有全國各學校定於四月十二日特放假一天，並懸旗致敬以誌友誼而表謝忱。特此布告。」（註六）

外交總長陸徵祥亦於九日致電巴西外長申謝。電曰：

「昨接本國駐日本代表來電內稱：巴西代辦親齋正式公文，巴西政府現承認中華民國等語，足徵貴國厚意。從此中巴兩國邦交日臻輯睦。特懇貴公使將敝國政府感謝之忱轉達貴國大總統。一俟貴國駐東京使館遞到國書後，即當代爲轉呈大總統鈞閱。特此電達。順頌日祉。」（註七）

至十七日，巴西外長並再電復我國，重申敦睦之意。電曰：

「接准貴總長本月九日來電，已由本總長轉呈本國大總統鈞閱，深望我兩國邦交從此日益親密。特此電謝。順頌日祉。」（註八）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十一日第三三三號通告。

註二：同註一。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八日第三三一號通告。

註四：楊幼炯：「中國立法史」，頁一一六。

註五：同註三。

註六：「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十日第三三二號。

註七：「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六日第三五八號。

註八：「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七日第三五九號。

九日 袁大總統公布修正陸海軍勳章令第三條條文。

袁大總統本日命令公布修正陸海軍勳章令第三條。條文如左：

第三條 各種勳章均分九等，一二三四等可給與上等官佐，三四五六等可給與中等官佐，四五六七等可給與初等官佐及准尉見習軍官，六七八九等可給與士兵。但敍給各等官兵勳章應按勳功勞績分別核議，不得於各官等間以官級分別章等。（註一）

宋案第五次預審，初訊應桂馨。

宋案於本日在上海會審公堂作第五次預審，除訊問證人王阿發、吳忠華外，並開始訊問應桂馨，只訊及其經歷與現業。茲誌審訊情形如次：

「四月九日，爲第五次預審之期。先由愛禮思律師先詢王阿發，以到應桂馨家一切情形。王答第一次去時，係售畫。應犯曾言及有點事情相託，故第二次去時，因問應犯何事相託。余失業後，屢思謀一職業，聞應犯言有事故，亟欲詢其何事。愛問汝第一次去時，曾做了點生意否？王答未有。愛問曾與應犯論價否？王答未。愛問第一次既未論價，何以復去？王答因應犯說有事，故就謀之。愛問第二次與第一次隔幾日。王答三天。愛問第二次去時，應犯與汝說何事，王答就是辦案。愛又續詢王曰：汝前後共去過幾次？王答三次。愛問汝第一次在堂上曾云二次，今說三次，到底是二次是三次？王答余說自己一人去過二次，第三次是與姓鄧的同去。愛問姓鄧的曾問汝欲幹何事否？王答余對他說辦案。他問余是何人，余答以不知，須到應宅後始悉。後同姓鄧的去時，不見應犯就走。後以此事關係太大，遂作罷。愛問汝到應宅之第一次，距刺案發生約幾日？王答十日。愛問汝幾時方到上海？王答去年陰曆二月初間。愛問汝是國民黨黨員否？王答否。愛問汝之友人姓鄧的是黨員否？王答然。愛問汝是敢死團中人否？王答否。時堂上遂傳滬寧鐵路夫役高阿榮上堂，先由捕房刑事檢察侃克律師問其在何處拾得交出之彈壳，高答宋先生

被刺之夜，十一時三十分，站中夫役朱小弟洒掃地下，得于月臺左近。侃問獲後即交捕房乎？高答然。侃即向堂上取證物中之彈壳問高曰：朱小弟所得之彈壳與此相同否？高答然。侃問畢，即向兇犯代表言曰：貴律師有所質問否？愛律師答曰毋須。訊至此，德雷斯律師起而聲言，有吳忠華君，當刺案發生之夜，曾在場目見，應請堂上傳問，堂上允許，吳君即上堂。德問汝是國民黨交通部中人乎？吳曰交際員。德問汝識宋先生否？吳曰他是本黨代理理事長。德問當夜宋先生是搭車往北京乎？吳曰然。德問汝在車站否？吳曰在車站送本黨議員之行。德問汝與何人同去？吳曰黃興先生。德問汝到車站後至何處？吳曰入國會議員招待所。余到車站後十分點，宋先生始到，相與談話，後宋先生往售票處購票，余即與黃興先生向月臺而去。德持一草圖向吳問曰：宋先生未遇刺之前，來往何處？吳曰未遇刺之前，余在前，黃先生次之，宋先生又次之，相繼從招待處過自鳴鐘下，向月臺而去，不數分鐘，忽聞彈聲，即時見紛亂之狀，遂與黃先生至車務總管處，旋見有人奔逃，復聞彈聲二響，繼往覓宋先生，先生曰，吾中彈矣。身倚鐵欄杆旁，有二友人來護之，擁向門外登汽車去。德問汝在何處拾獲彈壳？吳曰宋先生去後，余在旁近得之。德問汝曾至醫院見宋君否？吳曰余往數次，因醫生不許見客，故未晤。德問汝見宋先生死否？吳曰宋先生死後，余曾見之。德律師問畢，由兇犯代表愛律師起而問吳曰：汝是革命黨之秘書乎？吳曰余是國民黨之交際員。愛問汝拾得彈子壳乎？吳曰然。愛問汝何故不交與捕房？吳曰余知余必將傳作證人，故留之。愛之翻譯誤作：「余畏作見證，故交出。」愛問汝既畏作見證。何以今又將彈壳交出？吳曰余未嘗言畏作見證。余前說係知心將傳作見證，故留之。愛問汝認識宋教仁否？吳曰認識。愛問他是何人？吳曰代理理事長。愛之翻譯又誤譯作：「Chairman 按應譯作 Acting president」。愛問當聞彈聲時，汝意以為何事？吳曰過後始知宋先生遇刺。愛問是夜北上之議員甚多乎？吳曰然。愛問宋先生赴北京有何公事？吳曰他是本黨所推戴之國務總理。愛問汝知外間仇視國民黨者甚衆否？吳曰不知。愛問汝知憲法問題許多爭論否，吳曰不知。愛問汝知有何人曾見此兇手否，吳曰不知。愛問畢，侃克律師起而對堂上宣告，原告證據已經交齊。時愛忽起而辯論曰，應桂馨被控者，係教唆，原告律師已將罪狀宣誦，但本律師深知堂上曾下諭，謂必須有原告明白指出罪狀，方能判斷。言至此，康君對愛律師曰，本陪審官祇言有可控之狀，仍不能作有犯罪之證。據此語之解釋，係「稍有可控之狀，仍不能作為有罪。果證據確實，其辦法當與英

國下級檢察廳之辦法相同。」（按英律，凡刑事犯先出下級檢察廳預審，擬定罪名，始交上級檢察廳復訊。）愛旋向堂上告罪，謂本律師誤會堂上之論，殊為抱歉。關議員囑原告譯人，將陪審官之解釋譯出，愛律師復起而辯駁原告所引之證據曰：武士英之口供前後不符，不足為據。但武謂宋之被刺，係出彼一人之意與應不相涉，此語足證應之與刺案不相涉。且原告未證出應與刺案之關係，就應犯被控一方面而言，武犯之刺宋，武實居同謀之地位。既是同謀，武之口供，依法律原理不能作證也云云。康君曰：原告未嘗控應武為同謀，不能以此立言。愛又強辯曰：武犯雖承認謀刺，然未有證據足以實之，原告證據內，未將醫生證書交出，反以一二西探並捕頭與二三夫役及通告者之言立說，殊非鄭重之道。所獲手槍，又未指明刺殺宋先生之彈相同。總而言之，原告所提出者，謂宋遇刺，與所得之彈壳，搜出之文件等有關係而已，何足作為確據。至電語之譯文上面錯誤甚多，次交出應致北京之電稿四件，本律師未知內言何事，如此草率，焉能定讞。應為政府委用之人，打電言事本為常情，乃原告執為與刺案有關，請堂上一問應桂馨，當知各電所言之事。堂上遂下諭定今日下午三時，由各律師携同譯員互相校對譯文。德雷斯律師起而言曰：各件甚關重要，應請堂上嚴為守護，勿使奚落。堂上乃傳應犯上堂，先由愛律師問曰：汝是應桂馨乎？應答是。愛問汝現當何差？應答江蘇巡查總長。愛問未光復前作何事？應答余有房產，收租過日。愛問汝之巡查總長係何人委任？應答江蘇都督。愛問有委任狀否？應答有。堂上遂從各件中取出一委任狀，示應問曰：是否即此？應答然，此外尚有訓令。愛問是否放在一處？應答然。愛問巡查總長有何責任？應答各處土匪與軍隊鬧事，皆由余調處，遇事除報告江蘇都督外，常有北京政府。愛問汝成人後作何事業？應答出學堂後經商。愛問光復後曾作甚事？應答南京政府庶務長。（愛之翻譯誤作 *Secretarz of Geha. ment*）致愛律師問在何將軍處？*Nbich General* 應犯不知所答。旋由德雷斯律師起而向堂上請愛律師翻譯，務須譯出庶務長之英名。愛之翻譯復譯作：「*Secretarz of General Staff*」一時堂上，無不大笑。應答庶務長有十一科，南京政府除秘書外，當以庶務長為最高，其職守在散放軍餉等事。（愛之翻譯又不能譯，不知所措，堂上遂以庶務長了之。）愛又問汝充庶務長至何時解職？應答南京政府撤銷後。愛問未充庶務長前曾作何事？應答充滬軍都督府謀報科科長。愛問謀報科科長之後作何事？應答往湖聯絡軍隊。（愛之翻譯又誤作 *Euro-troos* 招兵。）愛問南京政府取銷後汝作何事？應答解散兵隊。愛問

汝屬何黨？應答共進會。愛問汝是共進會中何等人？應答會長。愛問該會已爲政府認可否？應答各省都知道的。愛問會中有多少會員？應答四百兆人中至少有一百兆。堂上下大笑。愛問汝組織此會，有何用意？應答勸慰軍隊中人使勿鬧事。愛問汝是國民黨中人乎？應答否。愛問汝有政府電報密碼否？應答有。愛問汝通電用此密碼乎？應答然。時已五點三十分，堂上遂宣言禮拜五再訊。此第五次預審之情形也。」（註二）

秘魯正式承認中華民國。

秘魯外交部本日致電中國外交部正式承認中華民國。電曰：

「本日奉大總統命令：我友邦中華民國共和政體業已成立，本國政府即於今日正式承認並祝民國昌盛。特以奉聞。」（註三）

次（十）日，外交總長陸徵祥電復秘魯外長申謝，電曰：

「接准貴國來電，藉悉貴國承認中華民國，足徵貴國厚意。已由本總長轉呈大總統鈞閱。從此中秘兩國邦交益臻輯睦。特此電復申謝。敬頌日祉。」（註四）

袁大總統召見戈克安面詢江西情況。

戈克安本爲九江鎮守使，在職期間，與江西都督李烈鈞不合，屢次挑撥北京政府與江西之感情。三月二十四日戈克安與李烈鈞發生嚴重衝突，贛事查辦使乃以「違抗命令」爲由，促戈克安辭職，並電告袁大總統：「戈克安與潯軍感情不甚融洽，請調進京。」（註五）三月二十六日，袁世凱命國務院電令戈克安入京面詢事件。（註六）本日戈克安面謁袁世凱，報告贛事經過。（註七）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九日第三三一號。

註二：「國民月刊」，第一卷第一、二期。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九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十、十一日

三二八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六日第三五八號。

註四：同註三。

註五：民國二年四月二日「民立報」。

註六：「黎副總統政書」，卷一八，頁九。

註七：民國二年四月十一日「民立報」。

十日 袁大總統公布西藏第一屆國會議員選舉法。

袁大總統本日依約法第三十條規定命令公布參議院議決西藏第一屆國會議員選舉法。法條如次：

第一條 西藏第一屆參議院及衆議院議員之選舉，得於政府所在地行之。

第二條 西藏之選舉監督，以蒙藏事務局總裁充之。

第三條 選舉細則由選舉監督定之。

第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柏文蔚與許鼎霖會辦導淮事宜。（註二）

袁大總統授尹昌衡勳二位。（註三）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十一日第三三三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十一日 國務院通告於四月十二日慶祝中巴建交。

國務院爲巴西已正式承認中華民國，通告全國各級官署，定於十二日樹中巴兩國國旗誌慶。公告曰：

「爲通告事項由外交部交來，本日接駐日汪代表電稱，巴西代辦親齋正式公文，巴西政府奉總統命，本日承認中華民國，乞代呈大變八日等語。民國成立，巴西首先承認，茲定於本月十二日凡各官署門首，應樹中巴兩國國旗，以表謝忱。特此通告。」（註一）

宋案第六次預審，訊應桂馨關於「毀宋」及「匪魁已滅」等電。

宋案於本日作第六次預審，此次專訊應桂馨，訊及「燬宋酬勳一位」之「宋」何指，及刺宋之夜「匪魁已滅」之電何指，應均支吾。茲誌審訊情形如次：

「四月十一日，星期五，爲第六次預審之期。開審後，先由康領與被告愛律師詰辯片刻，康領論謂證據昨已閱過，其中有極關緊要之電，辯護時，應先注意。愛律師謂仍當問供，康領允之，即由侃律師將應桂馨前堂所供委任巡查長時之札文一道檢出，交由愛律師轉給應桂馨閱看，並問是否，應答是。愛問爾言何條最要？應答第三第五兩條。愛問此札文與委任狀同下否？應答在後。愛問此十二條中有向公堂陳述者否？應答第六條。愛問何條應注意？應答第三第五條。愛問所言何事？應答巡查長之職任，在與軍隊警察司法法庭聯絡。當由德雷斯律師起而駁斥曰：公文已呈堂，無由被告覆述之必要。愛曰此公文被告律師未曾見過，因將札文呈堂。愛又續問曰：汝與刺死之宋教仁認識否？應答不認識。愛問從未見面否？應答在南京政府時曾見過面，僅領首而已。愛問其時宋當何職？（被告律師翻譯張某，誤譯應當何職。致應誤答庶務長。）又由愛續詢原語，應答法制局局長。（被告翻譯不能譯）愛又問宋爲何黨？應答國民黨。惟在南京時我不知其何黨。愛問國民黨宗旨如何？應答三民主義，一民權，二籌備平民生計，三平民即人人平等。（翻譯張某，於民權等名詞皆不能譯。）德律師言國民黨宗旨，無論如何，與此案無關。愛曰被告律師，自有辦法。因此案關係重大。至此，愛又問應國民黨會長何人？應答黃興、孫文、陳英士、宋教仁，其餘我不知，因我非國民黨中人，國民黨係合併成者。時關君，康君均論云：被告律師應問此案有關之事。愛猶強辯。關君、康君謂汝所問者，我信與此案無關。愛乃續問曰：汝自己曾有會否？應答有。愛問何會？應答共進會。愛問爲何設此會？應答因同盟會自合併國民黨後，即將從前分子之青紅幫等置之腦後。愛問青紅幫是何宗旨？應

答與從前之同盟會相同。愛問青紅幫係何種人組織？應答前清時販鹽的，當兵的。愛問國民黨不管此種人，為何汝要設共進會？應答前清時共圖革命，今國民黨只顧自己做官，且反對青紅幫，故設會保護他們，使有法律保護。愛問孫文來滬時，汝記得否？應答記得。愛問係到申時，汝曾照料否？應答曾照料。愛問如何照料，應答其時英捕房不認為交戰團體，不派捕照料，故住在法界，所有房屋器具及種種用費，均是我的。愛問汝偕孫至寧否？應答是。愛問其時即派為庶務長乎？應答在滬時即委。愛問其時誰掌滬軍？應答陳英士。愛問兵站事亦此時所委否？應答先當庶務長，後委兵站。愛問與陳認識幾時？應答七八年。愛問南京政府取消，汝即辭職否？應答不是，因是時一切機關全取消之故。愛問陳常至爾家否？應答是我在河南時，陳即住我之房屋。愛問陸惠生，汝知其何黨？應答不知，或者是國民黨。愛問汝被捕前，知宋被刺否？應答知之。時關謙員問曰：何時知之？應答第二天。愛問那日汝在家否？應答是。愛問汝知宋被刺前數日所作何事？應答宋將赴北京。愛問宋赴京事，曾載何報？應答民立、民強。愛問報載約在何時？應答約在三月十三日後。愛問汝知宋同行者有何人？應答見報載有程雪樓。愛問汝說次晨聞宋被刺時，汝在何處？應答在我家樓上。愛問是時汝作何事？應答吸烟。愛問信從何來？應答聞樓上有人盛講此事，我着娘姨去問，回來說聽見車站上有人被刺。愛問汝同娘姨帶說話之人上樓否？應答是。愛問汝認識此人否？應答不識。愛問汝問此人何故至汝家否？應答曾問他姓名。愛問他說什麼？應答吳福銘。愛問汝又問什麼？應答我問半夜三更，你來此做甚？愛問他何說？應答他說有人指引我來，因車站上刺死一人，即我所為。我即問何人，他說宋教仁。愛問你又問什麼？應答我問他何故刺死。他說聽人講有許多與他政見不合，應先生也在內。愛即問曰：前堂吳福銘所稱應先生是否即爾？應答應先生即我。愛問你又說什麼？應答我說你打死他，究係何人指使，將他打死，有何憑據？你仔細想想何故將他打死，你要問你自己良心，何故把他打死？康副領事曰：姓吳說的應先生，是否知你姓名？應答我不知道。康又問：汝問有何憑據，係指他說，應先生也在內麼？應答我意是問他何人叫你刺宋，有何憑據？康又問吳說反對宋政見者，姓應的亦在內，汝如何問他？應答我問有何憑據，他說沒有。我說如無人指使，你問問良心，該做這事麼，他說應當的。我問什麼理由，他說宋運動議員，要做國務總理，發表許多政策，都是空話。我問有何證據，他說宋做農林總長時已見一斑。我復問是你自己要打死他否，他說是。我意此種事與政治

有關，恐怕有反對黨指使的，或有黨中反對之人指使的，或從前上海暗殺黨黨中刺死的。我心思亂極想捕他，又沒有權力，此種大事，更應稟明上官。我就順著他意留住他。愛問你想法拿他否？應答要稟明上官。愛問未稟明前，汝作何事？應答用好語安慰他。愛問其後如何？應答當時即出三張票與偵探。康副領接問曰何票？應答辦案憑據，並非提票，票上說明案關重大，應順著兇手的意，因勢利導，隨著他的意思變動。愛問爲何？應答必如此方可水落石出，因用好話騙著兇手。康君又問：此言寫於信票內否？應答是。愛問此票有底稿否？應答信票有存根，不過存根上說得簡單些，另外又有草稿。愛問票根草稿放於何處？應答也在樓上抽屜內。愛問爾出三張信票後，即留他在否？應答是。應答後，又曰：我且對他說，你能到英國讀幾年書，腦筋就更清楚，你若外出，可不得了。康君即詰曰：汝言此何意？應答此係騙他，故誇契他，當時吳就應允。我本要報捕房，繼因此關中國政治，不能使外國人曉得。因一則違背上官命令，二與案子辦法不對，我要用自己力量辦結此案，我要用我應有之權力報告長官。愛問汝報告何人？應答程都督。愛問汝擬何時報告？應答我當日即欲赴甯報告，因向我妹夫借錢。愛問借錢何用？應答赴甯發薪水。愛問何人薪水？應答偵探七千兩。愛問每月汝在此時赴甯發薪水否？應答每月杪前五天。愛問妹夫何名？應答何伯平。愛問平時在何處領款？應答每三月一領，北京也有，江蘇也有。愛問因領款未得，故借錢是否？應答是？愛問借錢未得，故未赴甯，是否？應答是。愛問即是在是時被捕是否？應答是。愛又接問汝被捕時，除安探外，有陸惠生到場否？應答不記得。愛問汝能認識陸否？應答見面可認。愛問汝屋很大否？應答是。愛問幾間？應答三開間。愛問汝住樓上否？應答是。愛問樓下何人住？應答共進會機關部。愛問汝常在家抑來往各處？應答來往各處。愛問共進會人，亦常往來否？應答各省會友來者，均可一宿三餐。愛問捕房在汝樓下搜出一箱子，內有手槍，槍內有子彈，汝知此槍否？應答不知，因樓下不是我住。愛問除呈堂證據外，汝想還有何種？應答沒有完全。愛又接問暗殺前，曾認識吳福銘否？應答否。愛問汝識王阿發否？應答有友來信介紹。愛問王阿發帶信來見你在何時？應答三月一號或二號。愛問信內何事？應答信內說，我有一人你要用否？愛問信內曾說王阿發係買古董否？應答沒有。愛問王說第一次來見，曾有字畫求售，有之否？應答沒有。愛問汝以後曾見王否？應答沒有，僅見過一次。愛問王阿發說共見過三次，確否？應答此話不要問我，請堂上查他初次所供，只說來過二次，並無第三次，乃第二

堂忽說三次。康君即言王說二次來見汝托辦公事，有之否？應答沒有，並未見面，第一次我見他，他說住在小客棧，彼時他持信來見，欲即刻求事，但是這個人匪但我不能收用，無論何人，都不能收用，即堂上亦可見其爲人，現在他忽穿新衣服，甚奇怪，我想他已在大客棧住了。愛問汝見他後，說何話？應答我見他所穿衣服，都是借來的，見面後就要求事，卻顯出他一無能力，我就敷衍他，說有機會，就用你。送茶時，共四次才走，我就吩咐下人，以後王來勿用通報，所有吳乃文荐信，亦存捕房。愛問汝曾叫王阿發辦公事殺人否？應答我就發瘋，亦不能說。我共進會人很多，何必找此種人。訊至此，愛律師起稱：現問被告口供已畢，須辯護證據，而證據呈堂未齊，應請延期研究。關讞員問檢查文件，約須幾點鐘。侃克律師起稱：文件大半在法捕房，現在英捕房除呈案外，所存無幾。德律師亦稱被告欲辯護證據，須指明何種關係，即呈檢呈。即在法界，亦可移檢。關讞員即詰應桂馨爾能記出否？應答因文件甚多，難以記憶，且每一電報，多與幾種文件牽連，必一一呈堂，方能指出。時堂上即以電文交應自閱，應稱電文確與宋案無關。惟附電之信，現存捕房，且關軍事秘密不能宣布。時堂上即以紙筆交應自寫。應又一再向堂上密陳，不辨何何語。惟聞堂上問云，係何處兵事？應答宿州。堂上問云，係何人捕獲？應答馬隊。惟係我部下發見。堂上問馬隊隊官何名，應答詞不明。

按此一電，或外間所云，應致京電有：『匪魁已滅我軍無一傷亡堪慰』之語，而應強以宿州事辯護也。

堂上又指一電問應云，『四十分鐘』一語何解？應答詞甚支吾。堂上又問：汝稱於此案無關，何以深夜二時半發電，應答詞不明，似云接京電後即發電，並寫就復信未發，而京信又至，知我係誤會，遂未付郵。今原稿當尚在捕房。

按此一電或即指應於宋先生被刺之夕，報告北京之電。

堂上又另指一電問應云，然則此『宋』字何指？應答並非指宋教仁。堂上問何指？被告律師翻譯張少棠，謂或係宋朝之宋。關讞員云，何不說恐是宋江的宋麼？堂下皆大笑。

按此一電，或指『燬宋酬勳一位』之電。

沃律師又起言，被告所稱非有文件，不能證明，實因原告律師未先將文件完全交出，以致多延時刻，即照尋常

辦法，文據亦應全交，以憑研究，而使被告代表完全辯護，應請堂上注意。中西官遂諭旁聽之法包探，著將法捕房所存文件移送本廳候核。且因時已傍晚，堂上宣告退庭，應犯還押，候今日上午十時再訊，此第六次預審之情形也。」（註一）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十一日第三三三號。

註二：「國民月刊」，第一卷第一、二期。

十二日 袁大總統公布修正西藏第一屆國會議員選舉日期令。

臨時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修正西藏第一屆國會議員選舉日期令。修正令文如次：

第一條 西藏第一屆參議院議員之選舉日期俟該選舉會於政府所在地組織完畢後，報由內務總長核定之。前項核定選舉日期，由選舉監督通告於籌辦西藏選舉事務所宣示公眾。

第二條 西藏第一屆眾議院議員之選舉日期，俟選舉資格於政府所在地調查完畢後，準用前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

第三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宋案第七次預審，被告律師辯謂應作「政治犯」處理，原告律師認此為暗殺案。

宋案本日在上海會審公堂作第七次預審，被告律師強欲辯護被告為「政治犯」；原告律師認為，不論有無政治關係，乃被告之職任如何，此案係屬暗殺。又辯移轉公堂事，經宣告：「案係發生於車站，應即商明領事團移交中國內地法庭歸案訊辦」。茲誌審訊情形如次：

四月十一日星期六，為第七次預審之期。開審後，先由被告律師申說，當偕沃沛律師起而譯稱，公堂前日已經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十二日

說過，此案表面證據已有，是以被告代表亦不必再問。因堂上表面證據已齊，而且已有成見，則被告即有證據呈出，亦屬無用。惟被告將來應歸何處訊理，必須說明。因知公堂已接到命令，移交在即，惟移交何處則不知。關議員即論曰，現在案尚未定，故移交地點，尚無一定。德雷斯律師即稱，被告代表，是否以證據已經證實，可以將被告移交，故預備移交辦法。沃沛師即又稱非也。因公堂已經說過，表面證據已明，且已有成見，故毋須再行研詰，並非謂已經定案。德律師不能誤會，今公堂因無此權限，究竟移交何處，故須說明將來之辦法。沃沛答畢，又續述案情，其意欲強為辯護作為政治犯，其言曰，查此案係政治關係。兇手武士英亦已說明，他是為國盡忠，且為四萬萬同胞而起，所以與尋常國事犯及為利祿或為人主使者不同，並非為私利以及為人主使起見，乃是尋常英雄豪傑之作爲，故光復之時，打死前清之官，不但無罪，而且有賞，是以爲國事者，不能以私利比較。即如被害之宋教仁一方面說起，亦屬爲國事。今公堂證實此案，以呈案之電文信件爲憑，如果憑電文信件，恐非被告一人，其外尚有牽涉者。故如公堂以被告有牽涉，然亦非主使。且武士英所做之事，公堂以爲已經證明，其實亦爲國事起見，照電文內容亦看得出。況應桂馨是官，且職任甚重要，其重要之責任，即彈壓擾害治安，並調查反對政府之各黨，公堂如以爲被告終不能取消罪案，敝律師殊不爲然，實非被告之意。如果實有其事，亦是別處來的命令，既是別處有命令來，則被告亦不能不照辦，否則不但違背自己的職任，而且很有危險。更有一層，與此案極關緊要，即此案將來移交之處，因國內有兩黨派，此案即此黨與彼黨攻訐而生，何以見得因被害之人是極力運動國務總理，故此案即不啻指明此黨反對彼黨之證。是以既爲國事，應當格外慎重，故移交時，決不能交與反對黨之公堂，恐不能有公道之辦法，公堂諒亦可以明白，故非特設公堂，決不能有公道辦法。如堂上以所說之住居租界，且在租界之內被拘不以爲然，則敝律師以住居租界且在租界之內被拘者，則租界內之官應當保護，故必須移交與有公堂辦法之地點。況被告所說一層，可以引從前蘇報之事作爲比例。當時因被告避居租界，地方官定要移交過去，故代表律師亦謂如果移交，恐不能有公道辦法。其後特設公堂訊理，至結果祇辦兩人，餘均開釋，當時辦理很爲公道，故亦無人批評。今此案如交與反對黨之公堂，與法律及公眾均無利益。故如須交出，非有確實公道之保證不可。否則應請在租界內，特設公堂訊理。沃沛說畢，即由德雷斯律師駁稱，向來被告初次到案，必照被罪者看待。況此案公堂證據已證明，實在

被告身上。而被告代表愛理思律師，辯論多時，從未將文件說起，祇先時請延兩禮拜調查後，又一再請定期查察核對，始終未將文件之如何說明。且昨日祇有間被告一人，亦未將文件辯明，後來反要求將其餘文件交出，俾盤告可以在文件內，逐件檢出解說。是以呈案之文件，無論留在英捕房，或留在法捕房，今日亦已一齊取來，而今天又說毋須研究，反節外生枝，要求預指將來移交之地點。然則被告代表已承認堂上已將證據證實在被告身上，既然如此，乃是極好機會，應請堂上照辦。然被告代表如此辦法，原告殊難明白，因照此辦法，被告究有何益，且與公眾亦屬無益。敝律師係江蘇都督延請為中國國家代表，應請移交江蘇都督辦理。但今被告代表所說之詞，很有皮裏陽秋之意，即如被告代表所說，慮有不公道辦法等語。要知無論如何，原告要求交出，是正當辦法，且應移交長官，故今原告坦白為懷，別無請求，祇須明白宣佈，將來自有公道之辦法。再今捕房保護各項證據，頗十分鄭重，將來公堂移交，亦應照此辦法，以免被人議論。現據被告求請移交，公堂應即照准，至於交出後如何，與敝律師不涉，故亦不再細說。時又據侃克律師譯稱，本律師預備暗殺案一切預審，現已預審清楚，不論有無政治關係，及被告之職任如何，然而終屬暗殺。今捕房辦理此案，頗招物議，然捕房辦案，遭人議論，亦屬尋常，與本律師亦毫無關係。至移交一層，係德律師專責，本律師可勿過問。然公堂辦理，自有權衡，今既預審清楚，應請核斷。惟被告代表沃律師所說，要求特設公堂，以及辦法公道之話，甚為詫異，如照所說，必另有一中國，方另有一公堂，如照現在，祇有如此公堂辦法。至言被告住居租界，犯事亦在租界，均係錯誤，被告既非住居英租界，而犯事亦不在英租界之內，應請察核。復據愛律師辯稱，頃間沃律師所說，恐公堂誤會，應須說明：原告律師言，不能引蘇報為比例，因蘇報住居租界，犯事亦在租界，此層均屬不錯。不過有一層，被告代表可以幫助公堂，因當時蘇報之案亦敝律師承辦，公堂訊兩次之後，始定辦法。此案公堂有卷可查，當時因謀為不軌，如照尋常辦法，不甚妥洽，駐京公使與領事團，均以為不合式，須另特設公堂，幸由駐京公使與領事團主持，始有特設公堂辦法。今此案亦因政治關係，恐無公道辦法，故須特設公堂，在被告代表之請求，亦殊公允，應請照准。至於德律師請即移交之說，堂上早已說過，移交地點，尚不能定，則其所請移交究係何處？且英領事於初審時，亦曾說過，即訊有實在指使，移交一層，亦須請領事團商議。領事既有此說，現所請求以及江蘇都督所請移交，應請與領事團商議，方可辦理，是以應請堂上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十三日

三三六

注意。關議員即諭曰，此案今已說明，發生地點又在滬寧車站，惟移交須與領事公會商議。論畢，復與英領事會事之下，援筆宣布堂諭如下：預審明確，案係發生車站，應即商明領事團移交中國內地法庭歸案訊辦，並諭仍將應犯帶回還押。此第七次預審之情形也。」（註二）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十三日第三三五號。

註二：「國民月刊」，第一卷第一、二期。

十三日 袁大總統令暫發國會議員每人每月月費三百元。

袁大總統令國務總理內務總長，在國會議員歲費公費未定之前，參照前參議員月費辦法暫發每人每月月費三百元。本日由籌備國會事務局通告週知。通告曰：

「本局現奉國務總理內務總長交面奉 大總統令，民國國會成立，議員諸君依法齊赴召集。既為代表民意而來，責任非常重大。開會以後，賢勞有加。現在國會組織法所稱之兩院議員歲費及其他公費，尚未別以法律規定，而政府之授餐適館又祇限於到京招待之時。北京地方米珠薪桂，若非參照前參議院參議員月費辦法，酌備月金，殊無以表示尊重。立法機關之意，應飭籌備國會事務局從本月分起，暫於籌備兩院經費預算案內，每議員一人每月酌備月費銀三百元，一俟兩院議員歲費及公費法律經由國會議決公布施行後，再行遵照辦理等因，轉交到局，除函達籌備參議院、眾議院事務處查照外，本局擬於本月十四日即將兩院議員諸君本月月費如數預備交由籌備參議院、眾議院事務處分別照發，屆日請議員諸君到處領取可也。特此通告。」（註一）

國務院正式通告秘魯承認中華民國。

秘魯外交部於本月九日電我外交部，正式承認中華民國，本日由國務院正式通告週知。文曰：

「為通告事：准外交部函稱，按准秘魯外部電稱，奉 大總統令我友邦中華民國共和政體成立，本政府即於今日正式承認，並祝民國熾昌，特以奉聞等語。除由部電復致謝外，特將原電譯送查照等因，合行通告。」（註二）

國民黨上海交通部舉行宋教仁追悼大會。

是日，國民黨上海交通部在張園舉行宋教仁追悼大會，到衆二萬餘人。陳其美擔任大會主席，演說者有居正、徐血兒、于右任、沈縵雲、伍廷芳等二十餘人。國父及黃興未出席，由馬君武代表先生致祭並演說，略謂：教仁實死於官僚派之手，官僚派無整頓中國之能力，見有能整頓中國者，輒以殘忍卑劣之手段暗殺之。故今後之競爭，乃官僚與民黨之競爭。繼由徐血兒致詞，述宋教仁生平事略：

「宋先生名教仁，字鈍初，湖南桃源縣人。先生首從事革命時代，是爲在湖南與黃克強先生組織華興會謀起義，事敗，先生走日本，留學東京，即爲先生鼓吹革命時代。先生初創（二十紀之支那）雜誌，鼓吹革命，未二期爲日政府禁止發行。孫中山先生抵日本世會。合各省同志組織同盟會，先生亦在其中。同盟會者，創造中華民國之一革命團體也。先生繼經理民報，民報亦爲鼓吹革命著名之雜誌。後先生以同志多已在東南著手，而北方未動，乃赴東三省運動馬賊，是爲先生實行革命時代。東三省于鹹廠招兵時失敗，先生仍走東京。辛亥三月，廣州一役，先生實爲編制部部长。二十九日倉率舉事，先生至省，事已敗。其時先生即草定憲法草案，及種種文告，可見先生非僅破壞之人才，實建設之人才。先生是後至上海，主持民立報，爲先生預備大舉之時代。先生建三策、一策爲中央革命，首取國都。一策爲於長江流域革命，號召天下。一策爲邊隅革命徐圖進取。後取決中策，於上海設立總機關，於長江流域遍立分部，是大革命之成功，皆得諸先生之籌畫，而武昌發難，亦先生爲原動力也。先生於辛亥八月間，將赴湖北主持，而機關破露，三烈士被殺，忽促舉事，先生留上海籌長江下游之響應。及民國成立，先生任法制院院長，民國開國，一切法制，皆出諸先生之手。後統一告成，先生任農林總長，唐內閣倒，先生以聯帶關係辭職，退處爲一介平民。國民黨成立，主持黨務，事既定，先生回湘省母。未幾游歷各省，先生演說種種大政見，已有專書印行，諸君可取閱之。先生至上海，國民黨歡迎會上演說政府之失政，乃北京有某當局匿名駁難，先生以其誣罔，爲文答之，而先生殺機即大伏于此。先生以國會開會在即，於三月二十日夜乘車北上，不幸於車站遭奸徒之狙擊，先生遂從此棄我四萬萬同胞而長逝，此先生大略歷史也。若諸君欲知其詳可取新刊之（宋漁父）一書閱之。先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十三日

三三八

生死，吾人不可僅事哀悼，當力謀先生政見之實行，則先生庶幾不死。

繼徐血兒之後，于右任亦發表如下之演說：

今日之追悼宋先生，實我全國國民之自悼也。蓋宋先生已置生死度外。宋先生死，而假共和之面目已揭破，可知民賊時時欲殺吾國民，破壞共和。何以知之，於燬宋酬勳位五字知之。又可知殺宋先生者非想勳位者，乃實以勳位誘人者。是此人即破壞共和者。先生入病院時，謂身上之痛苦不足惜，國民之痛苦乃大可憐。諸君仰宋先生攝影，應念爲民而死者之可憐，諸君應不僅痛哭先生，當時時不忘先生之政見。不然非特宋先生不瞑目，將來吾人死後亦不瞑目。」

再由黃郛（膺白）致詞，言曰：

「兄弟離此三月近研究殺先生之原因，或其人因私仇，但先生無私仇，蓋殺宋者袁，破壞民國者亦袁。外交內政著著未進，袁於此時遷居三海，三海者皇帝之居也，風景生情，袁今日之居，即前日彼三跪九叩之地，見此大觀，皇帝之心乃勃然發矣。袁在臨時政府時，無論何事，都云無錢，今之三百五十萬又何自來？豈袁之錢乎？今日號稱同胞四萬萬，實只有三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八人，蓋其中少一宋先生及一袁世凱也。故今日追悼當念宋先生之死，爲國民保生命，遂自棄其生命。又謂現在財政，袁虧空二千萬，將來何人擔負？故非推倒袁氏不可，欲推倒袁，微論吾人老死繼以幼男，死繼以婦，即就今日到會二萬人而論，有何一袁之不可倒？且無論何種政體，我從未聞取民之錢殺國民者，兄弟今日之言，已置死生於不顧。」（註三）

附錄：一、宋教仁先生追悼會歌（註四）

（一）

邦國殄瘁兮斯人云亡；風雲黯淡兮寰宇悽惶。

福星隕東方和平奚望；哀苦海衆生遽失慈航。

名垂千古兮偉業文章；丹心炳日兮碧血凝香。

吁嗟乎彼鴟梟；忍殺翺翔千仞之鸞鳳。

維人道，誅公敵，元凶無恙，此恨太茫茫。

(一)

生爲奇傑兮死爲神明；浩然之氣兮天地充盈。

吾人宜繼忘以慰精靈，倡平民政治願作犧牲。

惟痛絕暮春殲我天民，申江嗚咽永作不平鳴。

內訌急，外侮生，憤奸賊敢壞民國長城。

億萬萬人血淚傾，一堂渾不辨歌聲、哭聲。

二、于右任題遺像之銘誄（註五）

(一) 橫坐露半身之紀念影

先生之心，福民利國；先生之身，一片清白。自遭凶殘，天傾地覆。勸瞻遺像，模糊血肉，表我國民，瘡痍滿目。偉抱未舒，後來誰續？莽莽中原，沈沈大陸，血氣之倫，同聲一哭。

(二) 一殯臥露全體之紀念影

是好男子，是大英雄，曾犯萬難，七尺之躬。天歟？人歟？遽此鞠凶，竟瞑然而長逝，真遺恨於無窮。所殯臥者，裏創之軀體，而不滅者概世之英風。吾願吾黨，竟先生未竟之志，以副先生之遺命。而不徒太息悼恨，暗鳴躑躅，對此慘怛之遺容。

國民大學正式在北京開學，黃興繼宋教仁為校長。

國父在北京創辦國民大學，於元年冬成立董事會，推宋教仁為校長，政府核准在前清度支部餘存飯食銀兩項下，撥銀八萬四千五百兩為開辦費，另撥銀元一百萬元為基金，存入國庫，年息六厘，每年撥六萬元為經常費。該校積極籌備，於本日正式開學，設有專門部、大學部兩預科及法政別科。然宋教仁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十四日

三四〇

校長時已遇難，董事會改推黃興繼任校長，惟黃亦不在北京，由教務理事袁家普及校董姚懋等人負責校務。（註六）

按：該校開學後不久，二次革命起，黃興校長舉兵討袁，袁遷怒所及，收回該校開辦費並拒發經費，不克維持，乃接受上海吳淞中國公學之洽商，實行兩校合併，改名為私立中國公學大學部，於五月間經教育部認可。

民國六月二月，該校復脫離中國公學，改名為「私立中國大學」。（註七）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十三日第三三五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二年四月十四日「民立報」。

註四：同註三。

註五：同註三。

註六：「教育部行政紀要」，丙編，頁四；「中華民國大學誌」，頁一六八。

註七：同註六。

十四日 袁大總統據黎元洪電請，下令通緝武昌首火軍官季雨霖、熊秉坤。

袁大總統應湖北都督黎元洪電請，於本日下午令通緝國民黨籍之陸軍中將季雨霖、陸軍上校熊秉坤、步兵中校曾尙武、容景芳。令曰：

「據領湖北都督參謀總長黎元洪電稱，鄂省軍官倡亂，危害大局，請嚴行懲辦，遏制兇燄等語。民國成立，締造艱難，豈容再圖破壞，乃竟有狂悖之徒，陰謀倡亂，實為人民公敵。此次湖北□黨妄託改進黨名目，徧送傳單，煽惑軍隊，希圖起事，當經偵查破獲，地方獲安。訊據獲犯管新原等僉供，係季雨霖主謀，與寶塔洲稅局總理曾尙武捐助款項，交與容景芳等，租房製券，並與熊秉坤聯絡。似此潛謀內亂，危害大局，殊堪痛恨。陸軍中將勳三

位季雨霖，陸軍少將勳五位熊秉坤，步兵中校曾尙武容景芳身為軍官，一併先行褫職歸案查辦。季雨霖、熊秉坤，並擄奪勳位，即由該省組織軍法會審，提集一千人證，訊明確情，呈請分別懲辦，以肅法紀，而奠邦基。」（註一）

共和黨理事長黎元洪公譏該黨參眾兩院議員，邀梁啓超演講「共和黨之地位與其態度」。

是日，黎元洪以共和黨理事長身份在萬牲園公譏該黨參眾兩院議員。與會者三百餘人。梁啓超作三小時長之演說，題爲「共和黨之地位與其態度」，對於共和黨以後應持的態度和應注意各事。論述甚詳。其最後詔：

「我黨過去一年間常取維持政府之態度，此誠事實，無所容諱也。然我黨之維持政府，絕我欲因此爲利，使以現在大局決不能再容破壞，而暴民政治之禍，更甚於洪水猛獸，不可不思患而預防之，故於臨時時期間暫主維持政府，俾國家獲得存在，以爲將來放良政治之地步。共和黨之苦心實在是，官僚云樂哉，官僚云樂哉。」（註二）（當時有說共和黨爲官僚派，故梁氏作此語，編者註。）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十五日第三三七號。

註二：「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冊，頁四一七、四一八；「庸言」，第一卷第十號。

十五日 袁大總統公布「中國銀行則例」。

袁大總統本日依約法規定公布參議院議決之中國銀行則例，都三十條。茲誌則例如次：

第一條 中國銀行爲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條 中國銀行股本總額定爲銀元六千萬，計分六十萬股，每股銀元一百元。政府先行認熟三十萬股，餘數由人民認購。總額超過三十萬股時，得由政府酌量情形，將認熟股分期宣布，售與人民。中國銀行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十五日

有增加股本之必要時，得由股東總會議決，經財政總長核准後，再行添招。

國幣發行後，銀行應遵照幣制則例換算，倘生奇零之數，得追向股東增減之。

第三條 中國銀行由政府先交所認股分三分之一以上開始營業，一面招募商股，招股章程另定之。

第四條 中國銀行設總行於中央政府所在地，各省會及商業繁盛地方，得斟酌情形設分行或分號或與他銀行訂立代理合同或滙兌契約，但須經財政總長核准。

政府視為重要之區域，得商令總行增設分號或代理處。

第五條 中國銀行股票概用記名式，除中華民國人民外，無買賣轉讓之權利。

第六條 營業年限自總行開業之日起算滿三十年為期，期滿時得由股東總會議決展限，但須經財政總長核准。

第七條 每年營業所得之淨利總額內，須提十分之一以上作為公積金後始得攤派股利。

前項提公積金攤派股利須經股東總會議決，呈由財政總長核准。

第八條 前項公積金之用途如左：

一 填補資本之損失。

二 維持股利之平均。

第九條 中國銀行營業之種類如左：

一 國庫證券商業確實期票及滙票之貼現或買入。

二 辦理滙兌及發行期票。

三 買賣生金生銀及各國貨幣。

四 經收各種存款，並代人保存證券票據及其他一切貴重物件。

五 代素有交易之銀行、公司、商號及個人收取各種票據之款項。

六 以金銀貨及生金銀作抵押為借款。

七 以上公債證書或政府發行證券或政府保證之各種證券作抵押為定期或活期借款。但其金額及利率須

經總裁、副總裁、董事、監事隨時議決，並財政總長之核准。

以上各種營業之限制及名詞之解釋另定之。

第十條 中國銀行得買賣公債證書，但須經財政總長核准。

第十一條 中國銀行除前兩條揭載各種營業外，不得經營左列諸項及其他各種事業。

一 收受不動產及各種銀行或公司之股票，作借款之抵押品。

二 收買本銀行股票並以本銀行股票作借款之抵押品。

三 除關於營業上必需用之不動產外，買入或承受不動產。

四 直接間接經營各種工商事業。

第十二條 中國銀行發行兌換券，但須遵守兌換券則例。

兌換券則例以法律定之。

前項法律未施行以前，得依照財政部規定暫行章程辦理。

第十三條 中國銀行受政府之委託，經理國庫及募集或償還公債事務。

第十四條 中國銀行有代國家發行國幣之責。

第十五條 中國銀行設總裁一人，副總裁一人，董事九人，監事五人。

第十六條 總裁、副總裁、簡任董事、監事由股東總會選任。

非有五十股以上之股東，不得充董事及監事。

商股未招滿一萬股以前，前項職員資格暫不適用；董事、監事之人數及選任，均以財政部部令定之。

第十七條 總裁、副總裁以五年為一任，董事以四年，監事以三年為一任，但得連任。

總裁、副總裁任期內，除滙業銀行及幣制事宜外，不得兼他項職務。

董事、監事任期內，不得兼充他銀行或公司職員。

第十八條 中國銀行之股東總會分為左之兩種：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十五日

三四四

一 通常股東總會。

二 臨時股東總會。

第十九條 通常股東總會每年於總行所在地開會一次，由總裁招集之。

第二十條 總裁認為有重要事件必須會議時，可招集臨時股東總會。

第二十一條 總裁遇有董事或監事全體或股東總會會員五十人以上，並占有股份全額百分之一以上者，因重要事件請求會議，可招集臨時股東總會。

第二十二條 股東總會閉會時，須自閉會之日起算在六十日以前註明，繼續有十股以上之股東始有會員資格，得列會議。

第二十三條 股東總會會員之投票權，每十股有投一票之權；百股以上每五十股遞增一權。

第二十四條 股東總會會員因有事故不能到會時，其委託代理人以會員為限。

凡一會員之代理投票權，不得超過十票。

第二十五條 總分行號及代理處應行報告事件及其程式，由銀行呈准財政總長另訂詳細章程辦理。

第二十六條 財政總長對於中國銀行一切業務如認為有違背本則例及本行章程或不利於政府之事件時，得制止之。

第二十七條 財政總長得派監理官一人，監視中國銀行一切事務。

第二十八條 中國銀行須照本則例主旨評定章程，付股東總會議決，呈請財政總長核准。遇有須改訂增損時亦同。

第二十九條 本則例關於股東之規定，自招滿一萬股時發生效力。

第三十條 本則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奉天、江蘇、安徽、山東、浙江、江西、四川、雲南各地外交特派員。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曰：

「任命于沖漢爲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員，陳貽範爲外交部特派江蘇交涉員，畢燁爲外交部特派安徽交涉員，蔡序東爲外交部特派山東交涉員，溫世珍爲外交部特派浙江交涉員，胡蕙爲外交部特派江西交涉員，柯鴻烈爲外交部特派四川交涉員，張翼樞爲外交部特派雲南交涉員。」（註二）

國民黨留日各支部創辦之「國民雜誌」，正式創刊。

國民黨留日各支部，在東京創辦「國民雜誌」，於本日刊行第一號。是爲中華民國國民黨駐日各部共同之機關雜誌，以發揚黨綱、闡明平民政治原理爲宗旨。內容計分十四門：一、插畫。二、通論。三、專論（內分政治、法制、教育、財政、外交、實業、軍事、邊防等類）。四、選論（採集大家著作及其他報論文）。五、演說錄。六、譯叢。七、本月大事記（分世界之部、內國之部）。八、時事春秋。九、本黨消息。十、駐日各部紀事。十一、談叢。十二、小說。十三、文苑。十四、黨員錄。其內部職員如下：

正社長 夏之時

副社長 吳作鎮

編纂部

總編纂 鄧澤

撰述（以姓氏筆數爲序）

丁乃剛 平實善 孔繼儒 金之錚 李仙根 岑樓 吳我尊 徐礪 梁之柱 梁育芝 洪楷 葉江楫

孫毓圻 蘇理平 謝永年 陳寬 蕭仁昂 魏炯 劉壽朋

經理部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十六日

三四六

主任幹事 羅發森

交涉 冷光熊

庶務幹事 冷光熊

會計幹事 林文昭（註三）

附錄：國民雜誌宣言書（註四）

霹靂一聲，睡獅驚起，光輝異彩之五色幟飄揚炫耀於亞東大陸上。猗歟休哉！吾人沐共和之新化，殆一年矣。

然內政不修如故也，外患綦迫如故也，社會經濟人民生活，尤覺江河日下，呈一種最悲慘、最危險之狀況。室如懸磬，國若搖旌，四郊有多壘之憂，五族兆分離之象，豈共和政體不適用於吾民族耶？抑亦政治上之設施有所未盡耶？是則吾人所不能不悉心殫慮，一揚榘之者也。同人等留滯東邦，眷懷祖國，爰集同志，各就專長，因學課之餘閑，爲斯報之組織。志在發揮黨綱，商榷政見，不蹈攻擊之惡習，不求文字之誇張，入主出奴之見屏而弗書，疏遠迂濶之談在所不取。分門十四，譯著兼收。務使吾父老昆弟，咸曉然於平民政治之真詮，以培養共和立憲之基礎，本此宗旨，發爲月刊。明知蹄涔涓滴，無補江河，或者蠡測管窺，聊資借鏡，是則同人等私心所馨香禱祝者也。用是宣言，以告國人父老昆弟，尙其鑒諸。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十六日第三三八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國民雜誌」，第一號。

註四：同註三。

十六日 辛亥革命時起義鎮江，被推為鎮軍都督，光復南京之革命黨人林述慶，被毒害於北京。

林述慶，字頌亭，福建閩侯人。辛亥武昌首義時，任陸軍第十八協三十六標第一營管帶駐節鎮江，

舉軍應之，被推爲鎮軍都督，先復鎮江。與江浙聯軍會攻南京克之，首先入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任爲北伐軍司令進駐臨淮關，及南北和議成，乃罷歸。聞袁世凱欲稱帝，入京覬之，袁寵絡備至，聘述慶爲高等顧問。君仍不附袁議，且任國民黨國會議員招待員，袁深忌之。及宋案起，述慶適在山本醫院療養，聞訊將離京南下，袁固知述慶黨人，大恐，因使梁士詒於本日宴於將校俱樂部，置毒酒中，歸後毒發而死。其後，陸軍部雖呈請將述慶照陸軍上將例從優議卹。袁世凱亦於五月五日令臨時稽勳局將該故中將照乙等例給予卹金年金並交國史館立傳，然袁氏終難脫毒殺革命元勳之嫌也。（註二）

附錄：林述慶傳（註二）

林君述慶，字頌亭，福建閩侯人也。少慨慷有大節，弱冠隸長門練營。清光緒中以營弁選入武備學堂，卒業，授常備軍幫帶，稍遷三十六標管帶。軍江陰時，清政不綱，海內外騷怨，君密結死士，以窺時變，安慶、蕪湖之役，實左右之。俄移軍鎮江，辛亥秋，鄂軍起武昌，君舉軍應之。初君自江陰移軍鎮江，集黨人議大舉。及武昌光復，謀益急，但鎮江旗營，衆號數萬，而君所部，合諸軍不及三千，因謂所親曰：「今敵十倍於我。固難以力勝，若得內應，吾事濟矣。」乃結巡防營，使爲內應。復微服偵旗營地形。時訛言日盛，城中戒嚴，居民徙者櫛屬不絕。會旗營與常備軍交惡，軍中洶洶，君方在蘇州，聞報馳還，使諸軍散駐丹陽、新豐、高資，而以所部駐城外竹林寺、蔣王廟、藥王廟。說統領孫銘白：「事急矣，不早發，將爲人制」銘深然之。召丹陽諸軍會京峴山，鄭爲成密說銘曰：「頌亭此久，甚得士心，不如屬以大事」因與擁君爲都督，露版告軍中，衆皆呼萬歲。移檄清都統載穆招之降，穆招左右計戰守，久之無至者，知不可爲遂自縊，巡道守令皆宵遁。先是君與諸軍約，見京峴山烽舉，即攻城。夜半未發，衆疑有變，及聞受降咸距躍。明日入城，安輯百姓，布告新令，父老流涕相告曰：「不圖今日復覩漢官威儀。」君之起鎮江也，上海、蘇州、相繼下。南京清軍尙盛。衆莫敢當，至是第九鎮統制徐紹楨，攻雨花臺不克，警報相望，君聞耗，趣蘇、滬、浙諸軍赴援，命部將王志剛先發，君尋至，時餽餉不給，軍心稍渙，又城久不拔，衆益怨憤，君深憂之，說紹楨曰：「今頓兵堅城之下，軍資乏絕，士有離心，不早圖之，恐爲敵乘。」紹楨曰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十六日

：「且爲奈何。」君曰：「天堡翼蔽南京，敵方資以敝我，不如先奪天堡城，以扼其吭。則虜在吾日中矣。」紹楨曰：「善。」君乃單騎詣堯化門，恤傷亡，陳利害，衆咸感奮，願效死。遂命管帶余長清問道登紫金山巔，俯瞰天堡城，而遣別將拊其背。軍士饑疲，一晝夜無所得食，猶力不稍卻，死者相枕藉。會援軍漸集，遂克天堡城，逼龍脖子，清提督張勳，因美國領事請降，許之，明日自太平門入，吏民爭持牛酒相勞。方君未克南京，清軍還攻武昌，急，鄂軍戰不利，乞援不應，及勳降，圍遂解。或以問君，君曰：「是無難知，向者南京未下，敵勢猶張，吾軍資不給，利在速戰，況千里裹糧，以當勁旅，兵家所深忌也，吾速下南京，敵必喪膽，武昌之圍自解矣。」聞者皆悅服。是時同輩中，有以資望出君上，不獲爲都督，意甚不平。君聞，詣謝終不解，君因遺書諸軍曰：「北敵并吞中國二百餘年，神厭其德，天啓吾衷。故武昌首，應者如響，此誠千載一時之機會。述慶誓衆鎮江，長驅建業，賴公等威德，幸而獲集。然將多則妨功，權專則事竟，今江南一隅，有三都督，狐裘之詩，從古所嘆，願早釋甲兵，息影海隅。若他日北伐中原，飲馬黃河，猶當裹甲歸元，以謝公等」。衆議以君爲臨淮總司令，遂移師備北伐，數以策干說孫總理，及和議成，乃罷歸。已復至上海，聞袁世凱欲稱帝，入京謁之。袁寵絡備至，君仍不附袁議，且在國民黨國會議員招待員。袁深忌之，使黨徒宴居，置醢於饌，遂卒。時民國二年四月。妻陳氏以其喪歸葬於閩縣之籌岐山。長男鎮南，早殤。次男宣南，方幼讀。初君攻南京，連戰無功，憂甚，恆中夜撫循士卒，霧簌簌如雨下，衣履沾濕不少解，城賴以克。及卒，部衆聞之，哭皆失聲，君所著「江左用兵記」十萬言另載他帙。

袁大總統任命志鈞、寶熙爲旗軍都統。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任命志鈞爲正紅旗滿洲都統，寶熙爲鑲白旗漢軍都統。（註三）

大理院發布關於請求法令解釋權限之通告，以法院及公署請求爲限。

大理院依其職權於本日發布通告，限制請求解釋法令。通告曰：

「大理院關於請求解釋法令權限通告（特字十五號）查法院編制法本院有統一解釋法令之權。惟請求解釋者自係以各級審檢廳及其他公署爲限，其有以私人資格或團體名義函電質疑者，概置不覆。」（註四）

駐和（荷蘭）全權公使魏宸組到任。

魏宸組於上年十一月廿二日任命之駐和全權公使，於前往荷屬南洋考查僑情後，於昨日到達荷京，本日接任視事。茲錄其呈報到任公文於次：

「爲呈報事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 大總統令：任命魏宸組爲駐和全權公使。此令。等因遵於本年二月前往荷屬南洋考查華僑情形，本月十五日行抵和京，十六日接任視事，除已由諫電呈報外，理合備文呈報核鑒。」（註五）按：本公文只稱「本月十五日行抵和京」，未署明何月，以時計之，應係四月。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七日第三五九號。

註二：「革命人物誌」，第二集，頁四二〇—四二二。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十七日第三三九號。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十六日第三三八號。

註五：「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十五日第三六七號。

十七日 上海國民黨人追悼宋教仁，陳其美等十餘人演說，力主嚴究主名。

上海國民黨人，本日午後在新舞臺舉行追悼宋教仁先生大會，到五千餘人。原推于右任主席，因事未克到會，由陳其美主持公祭並作報告。沈仲禮、葉惠鈞、沈縵雲、畢靜謙、陳志渭、梅竹廬、陳翰章、汪幼庵、陳瀛洲、倪无我、褚博甫、李學文、梁廷柱、嚴友潮、吳毓鰲、梅國楨、朱少沂等相繼演說，羣情激昂，均主嚴究主名。（註一）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十七日

袁大總統任命陳炳焜、譚浩明為廣西陸軍師長。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任命陳炳焜為廣西陸軍第一師師長，譚浩明為廣西陸軍第二師師長。

(註一)

教育部訓令高等學校着重筆記。

教育部以各國高等學校多重學生筆記，而本國高等學校學生則以之為苦，認係缺乏練習之故，乃於本日發布訓令，飭中等學校自第三學年起從事學生筆記訓練。令文如次：

「各國高等專門學校及大學校，教授各種學科多不用課本，悉由講師口授，學生筆記，故開發既極詳盡，聆受亦其明確，吾國各處專門以上學校漸已仿用此法。乃學生往往以筆記為苦，因由各校程度參差不齊，亦因平日未經練習，以致臨時困難，不能詳記講師指授之義蘊，或仍以課本及編發講義為遷就之策，茲由本部酌定辦法，凡中學校師範學校以後自第三學年始，任擇何種科目，每週以二時或三時就教員所講，令學生筆記，逐漸加詳加速，仍由教員隨時視察指正訛誤，庶預備有素，日後升學聽講，無扞格不通之弊，即有不升學者得經此時練習，將來疏寫文字，自能敏捷，亦屬裨益甚多，為此令知，即便遵照辦理可也。」(註二)

偽蒙「外交部使臣」杭達爾濟，被愛國蒙胞刺斃。

庫倫偽蒙「外交部使臣」杭達爾濟，因奉逆庫倫偽命赴俄京借款，有以全蒙領土作抵之議，愛國蒙胞憤其出賣祖國，於本日值其自俄返抵庫倫之時將其刺斃。庫倫當局捕斃犯四名，皆蒙人。(註四)

註一：民國二年四月十八日「民立報」。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十八日第三四〇號。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十九日第三四一號。

註四：民國二年四月十九日「民立報」。

十八日 袁大總統任命鄭烈署福建司法籌備處處長。（註一）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十九日第三四一號。

十九日 內務部核准北京民立報等報立案。

內務部以指令第二百二十二號令京師警察廳，核准北京民立報等報備案。令曰：

「據呈何重勇、黎不、黃均贊、趙管候先後呈報設立北京民立報、國報、新叢報、北京民任報、震旦雜誌等情，呈請立案。既據該廳查核，尚無不合應即准予備案。」（註一）

內務部核准「憲法新聞社」立案。

內務部本日以指令第二百二十三號令京師警察廳，核准憲法新聞社立案。令曰：

「據呈李慶芳設立憲法新聞社，專以研究學術，闡發立憲真髓為宗旨等情，呈請立案。既據該廳查核該社所開條件尚無不合，自應照准備案。」（註二）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第三四六號。

註二：同註一。

二十日 中央學會互選因糾紛延期。

中央學會互選原定廿二日舉行，茲因各地糾紛頗多，由教育部布告延期。茲誌布告全文如次：

「查中央學會互選前定於四月二十二日舉行，現因窒礙情形頗多，各省又紛紛電請展期，茲特將互選日期暫行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十八、十九、二十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一、二十三日

三五二

展緩，俟定期後再行通告。」（註一）

按：中央學會互選展期後，查終未選舉。（註二）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第三四三號。

註二：「教育部編纂處月刊」，一卷五號，記事，頁二。

二十一日 列強駐北京各公使密議對中華民國之承認問題；俄、法所提條件，為美、德反對。

英國駐北京使館透露消息：駐北京之各國公使集於英使館，密議承認中華民國問題，法、俄公使提出四項條件：（一）不承認蒙藏為中國領土。（二）要求川滇特別權利。（三）要求付清本年賠款。（四）要求清償到期之欠款。因美、德兩使反對，故未決議云云。（註一）

註一：民國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民立報」。

二十三日 籌辦西藏選舉事務所公布「西藏第一屆參議院衆議院議員選舉法施行細則」。

籌辦西藏選舉事務所本日發布通告，公布「西藏第一屆參議院衆議院議員選舉法施行細則」，茲誌全文如次：

第一條 西藏選舉按照參議院議決辦法，就政府所在地籌辦選舉一切事宜。

第二條 本屆西藏選舉事宜，由選舉監督臨時設籌辦選舉事務所組織之。

第三條 籌辦選舉事務所應設各員，由選舉監督遴員分別派充。

第四條 籌辦選舉事務所於本屆選舉事宜完畢後裁撤。

第五條 本屆僅就政府所在地點選舉，國會既開時期，緊迫所有參議員選舉，應將前後藏合造一選舉人名冊，將衆議員之選舉調查，應適用衆議院議員選舉法第九十九條之規定，其第一百條之規定不適用之。

第六條 此次選舉調查以西藏人在京之西藏同鄉會爲機關，責成該會確實審查，填送表冊。

第七條 調查完竣時，應依本年四月十二日第二十七號教令第一條第二條之規定，報由內務總長核定，投票各日期由監督依法辦理。

第八條 按法定，西藏參議院衆議院議員，應選出前藏各五名，後藏各五名。此屆選舉人名額本居少數，不必限定區域，但當選及候補人數，總以選足法定名額爲準。

第九條 關於選舉投票管理員、監察員、開票管庫員、監察員及票紙冊簿並投票、開票、檢票一切手續，凡本法所未規定者，準用各項選舉法令之規定。

第十條 本屆選舉時間甚迫，如遇有困難依據法定辦理時，由監督隨時商明內務部核辦。

第十一條 本施行細則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安徽都督柏文蔚在南京遇刺，未中。

安徽都督柏文蔚，日前以事赴南京，旅居大中橋。本日夜間，突有槍彈射入臥床，柏適如廁，未遭傷害。（註二）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三四五號。

註二：「東方雜誌」，九卷十二號，中國大事記，頁四。

二十四日 國會參衆兩院舉行第一次正式會，討論議事細則、旁聽規則及正副議長互選規則等案。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四日

三三三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四日

三五四

國會參眾兩院於本日分別舉行第一次會議，討論議事細則、旁聽規則及正副議長互選規則等案。參議院決定於二十五日選舉正副議長。茲誌第一次正式會有關文件於次：

一、籌備參議院事務處通告：

「敬啓者：頃接臨時主席楊議員瓊函稱：昨日四黨協商，本月二十四日下午一鐘兩院同時開第一次會議，瓊將邀同臨時書記協商，擬訂議事日程，即請速發通告爲要。等因。除將議事日程繕印附座臺閱外，謹此通告，並請議安。籌備參議院事務處啓。四月二十三日。」

參議院四月二十四日議事日程第一號

- (一) 本院議事細則案。
- (二) 本院旁聽規則案。
- (三) 本院互選正副議長規則案。
- (四) 選舉正副議長日期。

二、衆議院通告

「茲定於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一時開本院第一次會議，務乞議員諸君準時携帶證書到會。除發緘外，將此通告。

衆議院啓。」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一時衆議院議事日程第一號

- (一) 本院議事細則案。
- (二) 本院旁聽規則案。
- (三) 本院議長副議長互選規則案。（註一）
- 三、參議院決定於二十五日選舉正副議長通告

「敬啓者：本日第一次會議議決二十五日午後一時開選舉本院正、副議長會。謹此通告。籌備參議院事務處啓」（註一）

刺宋教仁之兇犯武士英，於移禁於海運局營倉後，忽於本日「病死」獄中。

宋案第七次預審後，外交團允予引渡，武犯於十六日下午移地方檢察廳，旋收押於縣監；應犯於十七日下午移羈於江蘇海運局。至十九日，應武兩犯均由蘇督商定羈禁南市江蘇海運局，並飭第六十一團團長陳熙甫派兵看守。上海地方審檢廳業已擬定於明（廿五）日開始審訊，忽然正兇武士英於本日以「病死」聞。茲誌武士英暴斃獄中經過如次：

「武士英之死也，中外人士莫不驚疑，以其押捕房及模範監獄時，均言笑自若，毫無疾病，何以改禁六十一團營倉後，即行病斃，此吾人所亟欲研究者也。據六十一團團長陳其蔚報告，謂本月十七，奉都督令，犯人武士英解送本團妥爲監守，等因。遵於十八早五時，派本團副官呂翊親率帶軍士二名，逕赴上海檢察廳，接解犯人武士英，乘坐馬車，於六時三十分抵團，當用手銬足鐐禁入本團二堂右邊廂房內，飭官兵日夜荷槍看守，間進以饅首，以後每天早夕飲食，與本團官佐一樣分給，臨食時去下手銬足鐐。其獨坐悶思，日間給以小說看，晚下六時即行收轉。其蔚日夜巡察該武犯起居飲食，最爲舒暢，並無異狀。至二十二日晚餐，較平日稍爲減少，二十三日早晨，進以饅頭八個，食其六，尙留其二。至十時，據武犯聲稱，身生虱蟲，即派值日監守司令官胡士英去其手足銬，將原穿小衫衣褲概行更換，並將被褥就日晒之。午餐進以乾飯，辭不食，須臾即換以稀飯一碗，僅食一半，其蔚恐其疾病，當飭本團軍醫長李達安，細心察視，旋報稱，該犯身患熱症，並痔症。據武犯自稱，自入營倉後，每日夜間作冷發熱，大便閉結等語。當由軍醫官進以葷蔬油半兩，金雞粉十五釐等情，報稱前來。其蔚因該犯既有症病，去其手銬，夜間六時該犯食粥一碗，深夜一時，據監守士兵報稱，該犯呼吸氣喘，當偕團內軍官四員往房探問，據云素有心痛病，作輟無常，數日後即可痊癒。今早四時半又據監守長鄒排長復稱，該犯氣息漸衰，約一分鐘時候，呼吸一回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四日

三五六

。比飭軍醫長一同往診，脈亂氣微，以事關重大，即奔報告黃中將，後隨同黃中將赴都督行轅面稟情形。旋赴交涉司署，以電話詢問本團，該犯武士英業於上午九時四十四分氣絕，即將此情形面稟都督，所有武犯在本團監守及病故經過，理合備文呈報云云。是則武犯身死之原因，當在迷離徬況中，究爲病斃抑毒斃，莫能決定。

當二十四日武士英死後，由上海檢察廳陳廳長，帶同檢察員等，至該處檢驗武尸，並延請上海醫院柯師醫生等，在四人相爲助理，察得武犯之屍身喉鼻等處，均有血沫溢出，顯非暴病，遂用解剖法將尸腹剖開，取出臟腑，及頭部解開，取其腦脂，盛在磁器中，帶回詳細化驗，以明毒質種類，若服赤磷，於剖腹後，必致發出一種硫氣，況測驗毒質，屬於植物類，然非經西醫在三天內化驗明白，難知端的。其遺屍已由六十一團團長陳其蔚君照料，將武犯之白皮箱之元呢軍服取出，照軍式禮小殮。畢後，由陳廳長雇令照相店人，携器至屍所，將武犯屍軀壳，用板檯至天井下，襯白布被單攝影。攝畢，即令軍士購取棺材一具，至三時收殮。二區區長派區員周君前往監視，殮畢，即於四時令小工從後門抬出，暫厝於局之後面，葛家灘義塚，令二十三鋪地甲小心看守。並請淞滬警廳長，傳令守備之騎巡隊警備隊，亦加意防範。駐滬法國正副領事江李兩君，於前夕得悉武犯在獄暴死，即於是夕函達陳安生交涉使，欲派員前往，因武爲法捕所獲，押在法捕房，毫無疾病，移解後，遽然暴死，未免可疑，故亟須往驗。經陳君轉告程都督許可，由都督派員會同往驗後，江總領事即於午後二時三十分，派偵探總長西員石維安君，偕同偵探譯員石韞瑜君，華偵探目黃金榮君赴豐記碼頭六十一團司令部，晤陳其蔚團長，經石君述西員來意。陳云武犯屍首，因廿四夕經醫生剖解後，血水甚多，即備棺暫殮，惟棺蓋未釘，可啓一視。石言外間對於武犯之死，頗有謠言，甚至謂此屍，並非武福銘正身者，故敵總領事命爲一看云云，遂由陳引石等至客廳西廊，即武之押所內，飭兵將棺蓋開視，經石將武面再三細認，並用手撫於武額，問黃探目曰，此屍是否武福銘？黃等答稱是，遂言別而出。武屍身穿元色棉袍，頭不戴帽，腰纏藍帶，棺價四十餘元，由陳團長所購，棺旁有方檯兩只，即醫生置屍剖解者。

武士英之屍身，由柯師等醫生解剖，取出臟腑檢驗後，紅十字會西醫柯司，及德國醫生栢亨二君，暨法國西醫等四員，公同商議，以此案事關重大，究竟因何而斃，抑或吞毒而死，或係暴病而亡，亟應詳細逐件剖割化驗，惟恐醫院獨驗，尚不中昭取信，爰將該兇犯之心肺物逐件剪分三份，一存公共捕房，請由醫化驗，一存英工部局，交

由西醫驗，一份歸入醫院，由承剖四西醫化驗，以資公同研究。西醫柯司君，已將心肺二份，浸入藥水洗驗，視得肺上發現癆病，心之外面，見有宿病之象，並將大小二腸，又以藥水割開細察，並無劇烈惡毒致命之物在內，其致死原因，兩肺全部驟患肺炎之故，並未服毒等證云。（下略）（註三）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第三四六號，通告。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第三四八號，通告。

註三：「國民月刊」，第一卷第一、二期。

二十五日 張繼、王正廷當選為參議院正副議長。

參議院於本日下午開選舉議長副議長會。出席議員二百十二人，用有記名投票法分別互選，議員張繼得一百二十九票當選為議長，議員王正廷得一百二十七票當選為副議長。經即咨告大總統，由大總統發下國務院予以通告週知。茲誌國務院通告全文如次：

「奉 大總統發下參議院咨稱：查國會組織法第八條規定，參議院議長、副議長由本院互選。自應遵照辦理。茲於四月二十五日開選舉本院議長、副議長會，出席議員二百十二人，用有記名投票法分別互選。議員張繼得一百二十九票，當選為本院議長；議員王正廷得一百二十七票，當選為本院副議長。除通電各省外，相應咨報查照。又奉 大總統發下參議院咨稱：查本院印信前經印鑄局刊鑄，送由籌備參議院事務處轉交到院。現於四月二十六日啓用，除通電各省外，相應咨報查照，希轉行一體知照各等因。除由院通行各衙門知照，並函交外交部分別照會各國公使外，合行通告。」（註一）

衆議院表決選舉議長投票法，主張無記名者勝。

本日午後，衆議院開正式會，討論選舉議長之投票方式，國民黨主張有記名投票法，以示負責；他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黨主張無記名投票法，以免顧忌；乃行表決，以白藍二色票分之。本日到會議員共五百三十四人，表決結果，國民黨主張記名之白票二百六十六票，他黨主張無記名之藍票二百六十八票，藍比白多二票，無記名投票之主張獲勝。並決定明日午後開選舉議長正式會，用無記名投票法選舉。（註二）

袁大總統任命吉林、黑龍江、福建、廣東、新疆五省外交特派交涉員。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任命傅疆爲外交部特派吉林交涉員，張慶桐爲外交部特派黑龍江交涉員，王壽昌爲外交部特派福建交涉員，羅泮輝爲外交部特派廣東交涉員，張紹伯爲外交部特派新疆交涉員。

（註三）

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闓呈報宋案檢查報告，並通電全國予以宣布。

宋案真象大白，舉國譁然。

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闓，本日以宋案證據向袁大總統作檢查報告，並同時通電全國予以宣布。本案真象大白：即嗾使應夔丞等行刺者爲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嗾洪述祖者爲國務總理內務總長趙秉鈞，而嗾趙秉鈞者則大總統袁世凱也。（註四）

附錄：宋教仁被刺案內搜獲兇犯應夔丞家之函電文件檢查報告（註五）

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闓呈大總統編送前農林廳長宋教仁被刺案內應夔丞家搜獲函電文件檢查報告文爲呈送事：竊查前農林總長宋教仁，在滬被刺一案，本年三月奉

大總統命令，責成江蘇都督民政長，迅緝兇犯，窮究主名，務得確情。又上月勘電內開：宋案即望在滬督飭各員，嚴密訊辦。又本月支電內開：速檢察涉洪述祖各確據，分咨外部東督，迅速核辦。又有電內開：宋案人言煩嘖，亟

盼早見證據，望照迭次電囑，速行檢齊報告各等因。查應犯等，先後由租界緝獲，迭經德全等，飭催交涉，由上海公共公廨暨法廨，先後將兇犯武士英即武福銘，應桂馨即應夔丞，解交德全等派員管押，並由公共公廨呈送英法捕房總巡等在應犯家內，搜獲電報，及密碼本，信函文件兩包，手槍一支，內有子彈二枚，圖章六方，照片一張，並車站內拾獲槍子壳二枚，另由公共捕房當堂移交在應犯家內搜獲文件五包，紫色箱一隻，並據上海地方檢察廳長陳英，將法捕房在應犯家內搜獲之函電簿籍一大木箱，手皮包一個，送交彙檢前來，當經分別接收，由德全等連日邀同公證人黃上將興，伍前司法總長廷芳，王前司法總長寵惠，並上海地方檢察廳長陳英，在駐滬交涉員署，會同詳細檢查，仍將在滬電報局，閱洪應兩犯，最近往來電底，調取校譯，現已一律查竣。所有共進會文件，及其他兩札草稿，契約簿冊，凡與本案洪祖述，應夔丞往來信電，不相關涉者，均另行封儲備案，連同要據，一並飭交駐滬特派員陳貽範，妥慎保存。除撮舉要件，先於右口電陳，並將拍印要據，另文呈送暨分咨外部東督外，計第一次檢查共二十四號，列爲甲件，第二次檢查共二十一號，列爲乙件，第三次檢查共十一號，列爲丙件。其中三月十七日，上海電局收到洪祖述寄應夔丞鈇電一紙，係檢查畢後，續行調取附入丙件第十二號。又應夔丞送信簿一本不列號。前次撮要電陳各件，先後次序，尚有凌亂，茲就各件年月，及其事項循序編次，贅以說明其節日起訖，暨前後相應之處，間附案語，都爲五十三件，號數、件數、目錄，分別互列，以便檢閱。其甲件內第二十三號，乙件內第十四號，丙件內第十一號，均因與本案無涉，是以不復編入報告。理合呈請大總統鑒核備案施行。

二、計附報告一冊

(一)前農林總長宋教仁被刺案內應夔丞家搜獲函電文件檢查報告

第一件 張紹曾寄應夔丞信兩帙，信封一個(乙十五)。

第二件 洪祖述寄應夔丞信兩紙(乙四附信封)。

第三件 川密電碼一本(甲二十二)。

第四件 洪祖述應夔丞往來電稿一紙(乙四)。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三六〇

- 第五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三紙，附三紙（乙一乙六附信封）。
- 第六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一紙，抄南京電一紙（乙二）。
- 第七件 江蘇都督委任狀一紙，訓令一件（甲二十四）。
- 第八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一紙（乙五附信封）。
- 第九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三紙（乙三附信封）。
- 第十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電一紙（甲三）。
- 第十一件 北京寄應夔丞電底一紙，原譯文一紙（甲四）。
- 第十二件 趙總理致洪述祖信四紙，信封一個，洪致應夔丞信一紙（乙七）。
- 第十三件 洪述祖致應夔丞信一紙（乙八）。
- 第十四件 洪述祖致應夔丞信一紙（乙八）。
- 第十五件 洪述祖致應夔丞三紙（乙九）。
- 第十六件 應夔丞妻寄應夔丞電一紙（甲五）。
- 第十七件 應夔丞妻寄應夔丞電一紙（甲六）。
- 第十八件 趙總理致應夔丞信一紙，信封一個，國務院應密電碼一本（甲二）。
- 第十九件 應夔丞信兩紙，又一紙（乙十六）。
- 第二十件 北京寄洪蔭芝電一紙，復電稿一紙（甲七）。
- 第二十一件 應夔丞致朱經川信稿一紙，抄致趙總理信稿一紙（乙十九）。
- 第二十二件 應夔丞呈制定憲法稿三紙，附原稿一紙（乙十三）。
- 第二十三件 王博謙章佩乙信七致（乙二十）。
- 第二十四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一紙（乙十八）。
- 第二十五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一紙，信封一個（甲八甲九）。



- 第二六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一紙，信封一個（甲十）。
- 第二七件 應夔丞寄國務院東電稿一紙，（乙十一附電碼一紙）。
- 第二八件 應夔丞寄國務院冬電稿一紙（乙十一附電碼二紙）。
- 第二九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兩紙（甲十一）。
- 第三十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一紙，信封一個（乙十）。
- 第三一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一紙，附一紙，信封一個（丙四）。
- 第三二件 應夔丞妻致應夔丞信一紙，抄電二紙（丙七）。
- 第三三件 北京寄應夔丞電一紙，又一紙（甲十三）。
- 第三四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一紙，信封一個（甲十七）。
- 第三五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三紙（甲十二）。
- 第三六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二紙，附一紙（丙三附信封）。
- 第三七件 應夔丞寄洪述祖電底二紙，原稿三紙（丙十）。
- 第三八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電底一紙，原碼一紙（乙二十一）。
- 第三九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電底一紙（甲十五）。
- 第四十件 應夔丞寄洪述祖信三紙，信封一個（甲十八附時報一紙民，立報一紙）。
- 第四一件 應夔丞寄洪述祖電底一紙，原稿一紙（乙十二甲十九）。
- 第四二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電底一紙（丙十二）。
- 第四三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電底一紙（甲十四）。
- 第四四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電底一紙（甲十六）。
- 第四五件 應夔丞寄洪述祖電底一紙（甲二十附電局收照一紙）。
- 第四六件 應夔丞寄洪述祖電底一紙（甲二十一附電局收照一紙）。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三六二

第四七件 第一法庭油印品，寄各報館信，四十二封（乙十七）。

第四八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二紙，信封一個（丙一）。

第四九件 應夔丞寄金臺旅館信一紙（丙二附信封）。

第五十件 應夔丞令朱蔭榛稿一紙（丙六）。

第五一件 上海應寄應夔丞電一紙，蔭寄應夔丞電一紙（丙八）。

第五二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兩紙（丙九）。

第五三件 洪述祖信一紙（丙五）。

按此外尚有甲件第二十三號，賈賓卿密電碼一本，乙件第十四號錢錫霖信四紙，丙件第十一號無名致應夔丞信一紙，均因與本案無關，是以不復編入。

(二)前農林總長宋教仁被刺案內圖夔丞家搜獲函電文件分日檢閱號數

甲 件

第一號 英會審公廨解送人證文一件。

第二號 趙總理致應夔丞信一紙，信封一個，國務院應密電碼一本（十八）。

第三號 洪述祖寄應夔丞電一紙（十）。

第四號 北京寄應夔丞電底一紙，原譯文一紙（十一）。

第五號 應夔丞妻寄應夔丞電一紙（十六）。

第六號 應夔丞妻寄應夔丞電一紙（十七）。

第七號 北京寄洪蔭芝電一紙，復電稿一紙（二十）。

第八號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一紙（二十五）。

第九號 前號信封一個（二十五）。

第十號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一紙，信封一個（二十六）。

- 第一一號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兩紙（二十九）。
 - 第一二號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三紙（三十五）。
 - 第一三號 北京寄應夔丞電一紙，又一紙（三十三）。
 - 第一四號 洪述祖寄應夔丞電底一紙（四十三）。
 - 第一五號 洪述祖寄應夔丞電底一紙（三十九）。
 - 第一六號 洪述祖寄應夔丞電底一紙（四十四）。
 - 第一七號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一紙，信封一個（三十四）。
 - 第一八號 應夔丞寄洪述祖信三紙，信封一個（四十附時報一紙，民立報一紙）。
 - 第一九號 應夔丞寄洪述祖原電稿一紙（四十一）。
 - 第二十號 應夔丞寄洪述祖電底一紙（四十五附電報局收照一紙）。
 - 第二一號 應夔丞寄洪述祖電底一紙（四十六附電報局收照一紙）。
 - 第二二號 川密電碼一本（三）。
 - 第二三號 賈賓卿電碼一本（五十四）。
 - 第二四號 江蘇都督委任狀一紙，訓令一件（七）。
- 以上甲件共二十四號，四月十八號檢閱。
- 甲件均英會審公廨解送之件，第一號公廨呈文不再錄。

乙 件

- 第一號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三紙，附一紙（五）。
- 第二號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一紙，抄南京電一紙（六）。
- 第三號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三紙（九附信封）。
- 第四號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二紙（二四附信封）。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三六三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三六四

- 第五號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一紙（八附信封）。
 - 第六號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兩紙（五附信封）。
 - 第七號 趙總理致洪述祖信四紙，信封一個，洪致應夔丞信一紙（十二）。
 - 第八號 洪述祖致應夔丞信兩紙（十三十四）。
 - 第九號 洪述祖致應夔丞信三紙（十五）。
 - 第十號 洪述祖致應夔丞信一紙，信封一個（三十）。
 - 第二一號 應夔丞寄國務院冬電稿一紙，電碼二紙，東電稿一紙，電碼一紙（二十七、二十八）。
 - 第二二號 應夔丞寄洪述祖電底一紙（四十一）。
 - 第二三號 應夔丞呈制定憲法稿三紙，附原稿一紙（二十二）。
 - 第二四號 錢錫霖信四紙（五十六）。
 - 第二五號 張紹曾寄應夔丞信兩紙，信封一個（一）。
 - 第二六號 應夔丞信兩紙，又一紙（十九）。
 - 第二七號 第一法庭油印品，寄各報館信，四十二封（四十七）。
 - 第二八號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一紙（二十四）。
 - 第二九號 應夔丞致朱經田信稿一紙，抄致趙總理信稿一紙（二十一）。
 - 第三十號 王博謙章佩乙信七紙（二十三）。
 - 第三一號 洪述祖寄應夔丞電底一紙，電碼一紙（三十八）。
- 以上乙件，共二十一號，四月二十日檢閱。

丙 件

- 第一號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二紙，信封一個（四十八）。
- 第二號 應夔丞寄金臺旅館信一紙（四十九附信封）。



第三號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二紙，附一紙（三十六附信封）。

第四號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一紙，附一紙，信封一個（三十一）。

第五號 洪述祖信一紙（五十三）。

第六號 應夔丞令朱蔭榛稿一紙（五十）。

第七號 應夔丞妻致應夔丞信一紙，抄電二紙（三十二）。

第八號 上海應寄應夔丞電一紙，蔭寄應夔丞電一紙（五十一）。

第九號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二紙（五十二）。

第十號 應夔丞寄洪述祖電底兩紙，原稿三紙（三十七）。

第十一號 無名致應夔丞信一紙，信封一個（五十五）。

第十二號 洪述祖寄應夔丞電底一紙（四十二）。

以上內件共十二號，四月二十一日檢閱，內第十二號係二十五日補入。

第一件 張紹曾寄應夔丞信兩紙。（乙十五信封一個）

夔丞仁兄大鑒：敬啓者，前上兩電，計登籤閣，每憶道範，時切神馳。京師自孫黃諸公惠然而來，與大總統握手言歡，社會之歡迎，日有數起，足爲南北感情融洽之證，不勝爲民國前途慶幸也。玆有內務部秘書長洪述祖先生，南下公幹，因不知台端住址，特函介紹。洪君於民國之建設，多所規畫，當道咸倚賴之。倘來造訪，或有就商事件，務請照拂一切，裨益大局，不勝感企之至。弟如恆，栗碌乏善足陳。台從何日北上，亟盼駕臨暢敘別情也。崙此敬請台安。愚弟張紹曾鞠躬。九月十七日。

（信封）

敬頌

蔭芝先生面交

應先生夔丞台啓。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三六五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三六六

敬輿上。

（說明）此件爲張紹曾介紹書，由洪述祖面交應夔丞，似係洪應交接之始，故列於首。

第二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兩紙。（乙四附信封）

夔丞老弟足下：別後二十日到津，二十二入都。張紹曾早已出京，吾弟手書，只好交郵局掛號寄去矣。中央加委一層，總理甚贊成。明後弟見大總統再定。京中報館，前說四家，請開示名目。吾弟可告知前途，來通機關。究竟京中設共進會與否，希明白告我。吾弟手函，望補寄，因要叙勳，非如此不可也。嘉興李女士事若何（事成，當往漢口結婚）。手頌大安。小兄述祖手啓。廿四日。

（說明）此函僅註廿四日，並無年月。惟函內有張紹曾早已出京，吾弟手書，只好交郵局掛號寄去矣等語。與第五件函內所云，張紹曾早已出京，足下之信，加封郵寄，尚未接伊回言一節，正相連貫，以此推之，當爲十月二十四日。

第三件 川密電碼一本。（甲二十二）

（說明）洪述祖，別號觀川居士，此密電本面頁書，有川密電本四字，係洪述祖字跡。內第一頁右上角，蓋有洪氏觀川居士沾上草堂之印，十二字陽文篆字圖章。

第四件 洪述祖應夔丞往來電稿一紙。（乙四）

致前中央特派員內務部洪述祖覆電。

北京椿樹胡同洪蔭芝君鑒：頃自浙回，函電均悉。詳情另復。夔叩。

元年十一月初二日發四等電。

文元坊應夔丞：川密敬悉。頗有悉南方有人讒謗，現在張徐交鬥，弟如勸（導）（懲）寶山只許解散，正可趁此機會立功，能否，先電復。總統（盼）（真心）弟北上，允准三萬。兄到滬同來，丁事有濟。

初四。

（說明）此第一電，係應夔丞復洪述祖電，第二電不具名，惟電文係調處徐張事，與第十一件復應夔丞電，詞

意相貫，知爲洪述祖來電。

又此兩電及所註，元年十一月初二日發四等電十二字。又初四兩字，全係應夔丞字跡。

第二電文內，導懲盼真心等字，原本加有括弧，似係疑譯文有誤。

第五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三紙附三紙。（乙一乙六附信封）

夔丞老弟足下：二十三到京，於二十四發電，用川密本，不知足下能查得明白否。連日爲足下之事，請大總統特下赦令，又請黎副總統取消通緝之案，幸目的均已達到。茲將程都督轉來黎電，錄請察閱，即此可見鄙人之苦心矣。至大總統聽見鄙人陳述各節，甚爲許可。日昨傳諭囑鄙人函知足下，將各項成績，可以辦至若何，具一條陳前來。譬如共進會成之處決，無擾害治安爲一項，如裁兵可以省餉爲一項。種種界限，手段效驗，由足下自具說帖，寄由兄處轉陳，大總統可以據以任命或委任，緣說歹話人多，有此則大總統易於措詞也。連前之表敘，革命時之一書，分作一淘寄來，更好。手頌勛安愚兄述祖手啓。十月二十九日。

再前信係公事信，此再加私函。

一、蟹到謝謝，惜已死過半，不便送總統，僅檢送二大簍與總理而已。

一、程都督相待甚好，相期甚殷，吾弟必須格外做臉。

一、張紹曾早已出京，足下之信，加封郵寄，尚未接伊回信。

一、最好吾弟來京一行，輕車簡從，一見大總統，總理，必能賞識。如必需款成行，可用電來，說其所以然，由我轉呈（此電止說此事，不夾別事及私事。），或者能稍發，亦未可知。大總統前說允發，而日來大借款不成，

京中窮極，應須原諒。

一、如夫人同來尤妥，免到京浪費也。

一、李女士處說過否，倘不成，或別尋一相宜者亦可。

以上請先復爲盼。兩知。廿九午刻。

元年十一月初三日到。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三六八

(信封)

上海西門文元坊

應夔丞先生台啓。

快 北京洪緘。

(說明) 此件第二函，僅兩知二字無姓名，信紙係觀川書屋製箋，故知爲洪述祖致應夔丞函。第一函末毀，敘驗句，說帖句，兄處句，大總統句，委任句，人多句，措詞也句，更好句，俱加有單圈。第二函內，最好二字，必能二字，均旁加三圈。元年十一月初三日到九字，係應夔丞所註。

第六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一紙，抄南京電一紙。(乙二)

前信發時，所有電文一紙，匆匆未曾封入，茲再補寄，望查閱。日來情形若何，能北來一行否，至盼覆示。手致夔丞仁弟。名心頓首。卅日。

(十月二十七日申刻到。)

南京程都督來電

元年十一月初四日到。)

北京內務部洪述祖君鑒：華密。前得敬電，當即達知黎公。茲接復電，文曰：有電悉。應夔丞既願效力自贖，亦能擔保共進會無違背法律，擾害治安之事，且趕速設法解散，武漢黨徒是其悔過自新，實爲難得。尊處辦法極是，敝處以前通緝之案，自應取消，除通電外，特此奉復。元洪有。等語。特聞。德全沁印。

(說明) 此函係補記十月二十九日函內所云錄送電文，自係十月三十日所發。信紙，係觀川書屋製箋。

又抄電十月二十七日申刻到九字，係洪述祖所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到九字，係應夔丞所註。

第七件 江蘇都督委任狀一紙，訓令一件。(甲廿四)

委任狀

今委任應夔丞爲江蘇駐滬巡查長。此狀。

江蘇都督程德全印章。

民國元年十月十六日。

訓令

江蘇都督程 爲

訓令事：照得江蘇巡查長，原爲稽查奸宄而設，所有該員職務範圍，茲由本府訂定條例六則，俾資遵守，而免踰越。爲此粘抄，令仰該巡查長遵照辦理。此令。

右令江蘇巡查長應變丞知照

江蘇巡查長職務

- 一、巡查長，專司稽查江蘇地方匪蹤、匪巢、及匪黨一切秘密不正行爲。
- 一、巡查長，查有上項匪情，須將匪黨人數，及匪首姓名，調查確實，迅即報告本府，核奪辦理。
- 一、巡查長與各地所在之軍警及司法官廳，雖應聯絡，但其責任，祇在稽查。其逮捕，訊辦諸務，自應屬軍警及司法官廳權限，不得稍有侵越。

- 一、巡查長職務既專在稽查匪情，其地方人民爭訟事件，及軍政軍令不得與聞。
- 一、巡查長執行職務，遇有力量不足之時，可報由本府，派員幫同辦理，不得逕行協同軍警處置。
- 一、巡查長委派眼線，偵探匪情，須報明本府存案。

原譯文

一。 變丞：兩電悉。已代陳。調處徐張不能中央命令，出自公個人感情，尤於各方面不落着痕迹。至佩服。施十。

第八件 洪述祖寄應變丞信一紙。（乙五附信封）

變丞老弟足下：前在京發一快信，諒已先到。吾弟來信，如係公言，可由書記繕楷（以便上呈）。（餘外均預備送大總統閱）。除你我私信方親筆也。茲專弁劉松送上此函，望再發紀念幣數枚（要者甚多），交伊帶回爲要。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三七〇

(伊原船即回)。足下何日北上，(能來與否，速商辦法)乞示。手頌綺安。小兄述祖再拜。十一月初一日。

(說明)此函署十一月初一日，查下第九件署十一月廿九日，中間相隔幾及一月，其中或有脫節。惟搜獲文件內，並無別項往來函電。

第九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三紙。(乙三附信封)

夔丞仁弟足下：劉松回，得手書，並金銀紀念幣等件，謝謝。續又接到金陵所發來函，並報告各件，當即先後親呈總統。連日俄蒙事忙，今日國務院會議，始決定三萬之款准發。至寶山一節，陸軍參謀兩部，尚須研究。緣頗有人爲寶山運動，不獨朱瑞與吾弟反對也。總統極盼吾弟速來。近日莊都督(鄙人之表弟也)到，兄屬其爲吾弟掄揚，日象較勝，惟接此信後，望由津浦鐵路，尅日前來，一謁總統。並領取款項，即行回南，亦無不可，(附上總理親筆信一紙，閱後，即帶還鄙人爲要。)務祈注意爲盼。兄亦待款孔亟，並欲設法加一浙江巡查長，以便與朱合而爲一，吾弟以爲然否，手此密佈，即頌時綏。小兄述祖手啓。十一月二十九夕。

再李事須本人認可，切不可勉強。

(說明)此兩日象之日字，又似自字，速來二字，前來二字，均旁加三圈，注意二字每字旁加二圈，其夾行注附總理親筆信一紙，閱後仍帶還之還，字旁加雙圈。

第十件 洪述祖致應夔丞電一紙。(甲三)

文元坊應夔丞：確有委任發，迅即自行來領，何日到京，先覆電。蔭十五。

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川密，此誌(此處有應夔丞印)。

(說明)此電用鉛筆譯出，蓋有應夔丞印章，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川密此誌十二字，亦應夔丞所註。

第十一件 北京寄應夔丞電底一紙，原譯文一紙。(甲四)

民國元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一點五十三分，上海電報局，收到北京發寄第四等一千八百九十六號電報，計三十四字，譯文如左：

文元坊應夔丞：兩電悉。已代陳。調處徐張不能中央命令，出自公個人感情，尤於各方面不落著痕迹。至佩服

。蔭十一。

原譯文

夔丞：兩電悉。已代陳。調處徐張不能中央命令，出自公個人感情，尤於各方面不落着痕迹。至佩服。庵十一。

元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央來川密，此誌（此處有應夔丞印）。

（說明）此電碼抄自電局，由捕房譯出呈堂，嗣又檢得應夔丞，用鉛筆自譯底稿，上少文元坊應四字。其署名一係蔭字，一係庵字。查原電碼爲（一六五八）照川密本譯，確係蔭字。元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央來川密此誌十五字乃應夔丞所註，並蓋有應夔丞印章。

第十二件 趙總理致洪述祖信四紙，信封一個，洪致應夔丞信一紙。（乙七）

應君領款，不甚接頭，仍請一手經理，與總統說定才行。弟事多，明日會議，恐不暇及此，散會甚晚，此事請於午前辦，尙可不誤晚車也。蔭兄刻安。弟鈞頓首。

二年正月九日。

已照辦妥。 此處有應夔丞印。

應君事，款准發，所陳各件，陸參兩部，尙有斟酌處，日內即定議也。知念佈達，蔭芝兄台鑒。弟鈞拜啓。廿九。

應君之款，請屬其具呈說明辦法，以便籌撥。鈞啓。二十九。
（信封）

即送

洪先生蔭芝台啓。

國務院緘。

洪信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三七二

頃歸，接總理函，送閱即請速行照辦可也。兄今晚不出城矣。夔承仁弟。兄名心啓卅。

（說明）洪函不署名。惟係洪述祖字跡。其所附趙總理信第一紙，應夔丞註有二年正月九日已照辦妥十字。並

蓋有應夔丞印章。信封面即送兩字，國務院緘四字，啓字，均紅色刷印。

第十三件 洪述祖致應夔丞信一紙。（乙八）

頃接總理諭，屬吾弟開一南邊辦法手摺，（即如何解散及取締之法等事）明日面交。又言次長處，明早十鐘往辭爲妥，此次渠甚力也。大總統處，或星期二早，往稟辭爲妥。夔承棣台。小兄名心啓。二年一月五號。

俟手續交清，即照交條。

程並□可也。夔勸。 此處有應夔丞印。

（說明）此函不具名，係洪述祖字跡。應夔丞註有俟手續交清，即照交條，程並□（此字不明，似係拜字）可也。夔勸十六字，二年一月五號六字，亦應夔丞所註，並蓋有應夔丞印章。

第十四件 洪述祖致應夔丞信一紙。（乙八）

連日未晤，甚念。總理處手摺，已否面遞，行期約在何日，鄙人明早赴津，一二日就攔耳。如何情形，示我爲荷。夔承老弟足下。名心印九號。

二年正月九日。

悉。 此處有應夔丞印。

（說明）此函不具名，係洪述祖字跡。應夔丞註有二年正月九日悉七字，蓋有應夔丞印章。

第十五件 洪述祖致應夔丞信三紙。（乙九）

昨晚總理將原件發回，內中三樣問題：

一、領款不接頭，欲兄代辦，兄亦未見明文，須吾弟將雪老電請此數，及中央允准覆電原稿，抄附領狀之上，方爲合式。玆先將原領紙送回，乞察收。

一、總統屬開辦法，已說明禮拜二送去，切勿誤。

一、征蒙一件，請自送至參謀部可也。

二年正月九日已照辦領到。此處有應夔丞印。

以上三節，俟二鐘時面談一切。弟一見大總統時，可謝其發款，略將以後辦法陳說。夔丞老弟，小兄名心啓。
十二半夜。

二年正月九日

悉遵。此處有夔丞印。

附原信

二件原三件

（說明）此函不具名，係洪述祖字跡，第二紙，應夔丞註有九日已照辦領到十一字，第三紙，應夔丞註有二年正月九日悉遵八字，均蓋應夔丞印章。

第十六件 應夔丞妻寄應夔丞電一紙。（甲五）

北京金臺旅館應夔丞：款急。陳未到，速復。瑞眞。長江各黨領，允許在前，鄂部應照議案及前密令照發。兩廣湘川，未便援照。且非余勢力所能驟及，著嚴詞以拒。如欲攔入江境，毋怪余之無情。統限旬日出境。否則將林先斃之。（正月十日。此處有應夔丞印。）

（說明）此電末（三八四三）（四一七六）兩碼，爲瑞眞二字。聞應夔丞之妻，名有瑞字。此瑞眞兩字，似即其妻名。如係口碼，則真字乃十一日所發。而應夔丞所註爲十日，查陽曆二月十一日即陰曆正月初六，或係陰陽曆之別。

又此電長江各黨至正月十日七十二字，乃夔丞所註，並蓋有應夔丞印章。

第十七件 應夔丞妻寄應夔丞電一紙。（甲六）

北京金臺旅館應夔丞：趙款恒人已北上，請趙電家照付。瑞。

各黨請款無以應，應准向趙先撥三萬兩，分別照付，已令趙致電照撥矣。（正月十一日。二年。此處有應夔丞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三七三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三七四

印。）

（說明）此電末署瑞字，乃應夔丞之妻，電各黨請款。至正月十一，三十三字，又旁有二年二字，均應夔丞所註，並蓋有應夔丞印章。

按自第二件起，至第十七件止，爲洪述祖援引應夔丞赴京，取銷黎副總統通緝原案，並委任巡查長，請款解散各幫會，調處徐寶山及征蒙等事，是爲一節。

第十八件 趙總理致應夔丞信一紙，信封一個，國務院應密電碼一本（甲二）。
密碼送請檢收，以後有電直寄國務院趙可也。桂馨兄鑒，鈞手啓。一月十四日。

（信封）

即送

應先生啓。

趙緘。

（說明）此件信封即送二字，趙緘二字，及啓字，均紅色刷印。其密碼電本面頁，書有北京國務院應密民國二年一月十四日十六字。

第十九件 應夔丞信兩紙，又一紙。（乙十六）

洪來電，奉總府特委爲與夔因改爲秘密結約，以便進行，定禮拜三，即正月二十二日，由京直南，廿三晚抵甯轉中。妾事與棧房速辦定，妾即交慕良去辦，棧定新洋，棧即桂仙底子翻造之處。統照前信，一一辦妥，約計千元之譜。夔約禮拜三下午一點快車來滬，或今日晚車來，均不定。此間諸事，都大順大吉，百凡如意。另獲款五千，已滙趙菊椒，由甯父其帶中，俟夔蒞中再收。夔手泐。（正月廿一日。此處有應夔丞印。）

雪老在吳未晤，一切事與章軍務司接洽矣。李妾侍從大好請放心，二大人是否回甯，☐哥病阿曾好桂妹身體☐否，爲念。夔又及。正月廿二日。

（說明）此函係應夔丞寄家之信，蓋有應夔丞印章。信內第一行第六字不明，似是府字。附信內甯下哥上一字

體下否上二字，均未詳。

按自第十二件起，至第十九件止，係應夔丞在京時領款遞摺，及趙總理函發應密電本等事，第十九件，雖係家信，內有特委秘密結約及領款等語，是爲一節。

第二十件 北京寄洪蔭芝電一紙，復電稿一紙。（甲七）

上海石路吉陞棧洪蔭芝：趙囑速回。深。

二年正月廿五晚十二時，北京來電，當已密復，國務院趙總理轉陳總統，並用明電飭知椿樹胡同內部秘書洪查照，轉告趙智菴，以資接洽。前事已於當日，用飛函致趙，稿與電略同，加以朱介人出爾反爾，忽保朱經田以民政長，今因中央信任，經田忽又反對，今會正紳力保，乞維持即發任命，爲盼。（正月廿五二時申發。此處有應夔丞印。）

（電稿）

北京椿樹胡同洪卅一號快車回，告趙，蔭。（十六字明電）

北京國務院趙鑒：應密，洪正有事甯蘇，準卅一號回。淮運司翌日來京，程督被迫將辭職，莊蘊寬誓勿自代，乞預慰程。國會盲爭，真相已得，洪回面詳，夔徑。

明九字，密四十九字，共五十八字，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上午七時發。

此處有應夔丞印

（說明）此件第一紙電碼共十三字，原譯僅趙囑速回四字，電文末碼（三二三四）照譯爲深字，未知誰何。二年正月二十五晚至正月二十五二時中發等語，係應夔丞所註，蓋有應夔丞印章。第二紙第一電，係洪述祖寄其家電稿，第二電係應夔丞致國務院電稿，均譯有電碼。應夔丞註有正月廿六日上午七時發十字，並蓋有應夔丞印章，兩紙騎縫亦蓋有應夔丞印章。

第二十一件 應夔丞致朱經田信稿一紙，抄致趙總理信稿一紙。（乙十九）
致北京亮果巷朱函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三七五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三七六

經田先生足下：還上假款，除現撥外，並向長江總稽查黃漢湘君處劃上千元，曾否收到，爲念。洪蔭芝老伯，今日蒞此，詢以所事，浙未回電。偵之社會，又有小部分人，受人嗾使，肆意反對，皆由此公患得患失，出爾反爾所致也。於此事，並無絲毫芥蒂於其間，不過遠望桑梓，令人心悸，公爲人望，必仗捨己救時，以應浙人求治之殷，解此倒懸之民耳。蓋浙之正紳，大半寓申，現當事者，率新進之徒，而實有功績者，又被謫山林，其有罪以大辟者，試問功罪倒置，人心平否，恃功怨尤，亂機叢生矣。況防營不馴，只知仰邀上意以結合，豈能再顧及民情之向背耶。除已會正紳馳電中央外，並將致中央密函秘呈，乞查照。回玉寄上海文元坊爲盼。○○立正上書。正月廿五號。

附上致總理函稿一紙

民國二年一月三十日。此處有應夔丞印

致總理趙函

應○○上言：所事已於甯申查有實在。頃得湘鄂回電，其中尙別有舉動，離奇怪誕，十色五光，妙在運用未能一氣，措置尙易爲力耳，詳情另密陳。中山先生同馬君武，先遊東瀛，足見高人深致。頃讀民立報所載，適洪老伯來滬，詢以究竟，彼亦茫然，幸事實相離，但既有是因，不得不始終慎之。因悉府中，每有人員洩露機要，可否要求極峯，於見客時，如有機事商量，總宜屏卻左右爲妥，則捉影捕風，盡可消弭矣。浙事介人嗾其機關，民權亂吠，並令國民黨之一小部張揚反對，未免患得患失，出爾反爾，然禍機已伏，發動不遠。南方爲天下人所注目者，不得不未雨綢繆。除已會同正紳馳電中央歡迎經田先生外，以此事應響中央，請迅賜酌裁，大局實幸。此上正月廿五號晚

二年元月二十五日民立專電二則

聞內務部秘書洪述祖見袁總統，不悅歡迎國會團說，袁出巨款，交伊赴滬，擔任解散該團。昨已請假，不日南行。

聞統一黨魁總統府顧問王廣，假招待國會議員名，向袁總統取洋二萬元。

民國二年元月二十七日由申發。此處有應夔丞印。

(說明) 此第一函稿，應夔丞註有民國二年一月三十日字，第二函稿，應夔丞註有民國二年元月廿七日由申發十二字，均蓋有應夔丞印章。

按第二十、第二十一兩件，係請任朱經田爲浙民政長事。其抄附稿件，似於歡迎國會團有關，維時洪述祖在滬，是爲一節。

第二十二件 應夔丞呈制定憲法稿三紙。(乙十三附原稿一紙)

制定憲法之必要

國會召集之期，轉瞬即屆。正式憲法之制定，實爲民國全國精神之所寄。討論而預備焉，研究而纂修焉，時至今日，已有及鋒以試之勢。蓋憲法者，一國之根本法也。憲法而完密敷，則民國共和之基本，於以大定，憲法而不完密敷，則紛紛擾擾，不特朝野無遵循之法律，而行政與立法兩部，亦不能負完全之責任，曩駟乎將躋國家於危亡之境。憲法關係之重既如此，則吾人對於憲法之制定，又安得無絲毫之陳述，以爲編纂憲法者研究之資料乎。余儕不敏，敢貢所見，以告當世一般之立法家。近世立憲國通例，在劃分行政與立法爲兩部，而使其不相混淆，不相侵犯，各負當然之責任，各盡當然之義務，故議會與政府相對待，而互相限制，互相防範。又恐立法與行政兩部，限制防範之極，而流於隔閡之弊也。於是有溝通之說起，免致議會與政府之衝突。於是有內閣制之倡，蓋內閣爲國會之委員會，而內閣不能專制，國會爲內閣之發源地，而國會不致虛設，既聯絡內閣與國會兩部之情愫，又疏通立法與行政兩部之意見，一行一動，互相提携，政治上之障礙既除，而國家政策乃得以發展隆盛，此法國之政體所以優於美。而三權絕對分立制度，或有不適用於現世者也。中國改革政體，採用法制，一以防遏總統之專制，一以督促政治之進步，其用意至爲週密。惟約法之規定，既採取法制而獨不予總統以解散議會之權，則又大悖乎法國內閣制度之原則。夫美之所以不予總統以解散議會之權者，以總統當行政之衡，議會握立法之權，兩相對抗，不能稍有輕重。苟使大總統又有解散議會之權，是不啻以君主之地位，處大總統矣。若法國內閣制者，行政之機關，既爲議會所委託，內閣之總理，既爲議會所選出，使於此而不予大總統以解散議會之權，則議會無所顧忌，其流弊所至，不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三七八

爲專橫之議會，即爲敷衍之議會。議會專橫，而行政者被其掣肘，議會敷衍，而行政者無所適從。今日之參議院玩忽泄沓，釀成闕寂之現象者，即敷衍之弊也。故採取內閣制者，大總統無不有解散議會之權，非爲大總統擴充權力，實藉大總統以爲監督，大總統監督議會，而議會不敢怠荒，議會監督內閣，而內閣不敢專擅，相維相繫，而立法與行政二部，乃並流而進，不致有畸輕畸重之弊，而採用內閣制之精意，乃於是乎得矣。

運動起點之辦法，已使衆議院之中心議員，如杭辛齋等，密合各黨，有起草資格之議員提掖。此議兼偵反對者之意見，設法融化，一面令選舉最佔優勝之國民黨館，鼓吹斯旨，今將已刊之報先行粘呈備核，可使激動社會一般之心理，趨向于一端，然後將預定之手續，分道急進，庶得一發而收効也。

急應設法消滅之委員起草會，程雪樓君與馮國璋君發起之憲法起草會，無論合否，必致社會之反對，亟應設法暗中停止，不使委員集合，及宣布意見，即可不消自滅。所訂之草，祇可呈於政府作爲考據之用，否則有害無利。黎副總統之通電，確爲不易之論。乏垂注焉。應夔丞謹呈。

二年元月卅日

（說明）此件末尾有應夔丞謹呈二年元月卅日字樣，又自運動起點之辦法起至應夔丞謹呈止，應夔丞另有親筆稿一紙，謹呈下蓋有應夔丞印章，紙末尚有兩行，一行以上兩條抄於摺後八字，一行民二年正月廿九日夔九字旁，又注正月三十四字，程雪樓君與馮國璋君數字旁注均用名號，致六字。

按此件有令選舉最佔優勝之國民黨報館，鼓吹斯旨，今將已刊之報先行粘呈備核等語，與第二十三件博謙佩乙函內所云，憲法上之改革條件，晤洪君商定，已遵命屬筆，於今日日本報登出半篇矣等語相合。

第二十三件 王博謙章佩乙信七紙。（乙二十）

手諭敬悉。感極。今明晚間再當趨教。敬頌夔公大安。制弟佩頓首。

收到七百元正。

二年二月一日爲國會憲法案令其鼓吹兩大綱，先貼羊千元，今先送七百元，餘再補，夔勛。

此處有應夔丞印

夔公倖鑒：昨日承賜款，感感。惟區區七百元，撒手即空，今日已廿七矣，而百孔千瘡，萬難過去者，尚須七八百元之多。歲暮途窮，如老哥之熱心慷慨者，能有幾人，迫不得已，叩求援手，前晚所商之二百元，萬乞惠下，以濟弟急，想老哥既維持於前，必能成全於後也。書到後，即希寵錫三百元，將來民強之存在，皆爲老哥所賜。弟等以全力辦民強，即當以全力報答老哥也。如一時不便，弟當於晚間走領，藉聆大教。何時有暇，乞示知爲禱。書不盡言，企盼而已。敬頌大安。制弟佩頓首。

上海民報已照撥百元，二年二月三日，飭員照送。夔泐。此處有應夔丞印。

夔公大鑒：前晚暢領大教，快何如之。所談憲法上改革條件，晤洪君商定，已遵命屬筆於今日本報登出半篇矣。歲暮途窮，館事危極，一路救星，專賴我公，無論如何，終須惠假我一千五百元，俾得維持過去。公我黨偉人，既有志於建設事業，區區言論機關，想無不鼎力扶持也。彼此維繫，伏乞援手，並希從速囑下，以濟眉急。明日報已停刊，債戶環伺，弟等策臺無術，避之無路。望勿坐視，以索我於枯魚之肆。異日民強之存在，皆出自我公之賜矣。書不盡言，待命而已。此頌大安。弟博謙制佩乙。再拜

爲國會事已照撥八百元，此批。此處有應夔丞印。
二年二月一日即十二月廿六日。

上由洪蔭芝君
加函來求。又及。

（說明）此三函第一函有應夔丞所註二年二月一日，至夔丞泐三十五字，第二函有應夔丞所註上海民報至夔泐二十一字，第三函有應夔丞所註爲國會事至十二月廿六日二十五字，又上由洪蔭芝君加函來求又及十二字，均蓋有應夔丞印章第二函惠下兩字旁加四圈，即希之即字旁加三圈，寵錫三百元五字旁加十一圈。

第二十四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一紙。（乙十八）

頃閱民強報館王博謙來云：弟允撥一千五百元，爲該館卒歲之資，屬爲一言吹噓，兄允爲加函。又屬向中央說項，亦允相機辦理。特函達夔弟，觀川啓。廿□夕。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三八〇

二年正月卅
爲國會事。此處有應夔丞印章。

(說明) 此函係用觀川書屋製箋函本署日，似廿四，又似廿八，應夔丞註有二年正月卅爲國會事九字，蓋有應夔丞印章。

按自第二十二件起，至第二十四件止，係民強報館協款鼓吹憲法事，是爲一節。

第二十五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一紙，信封一個。(甲八甲九)

變弟又鑒：頃陳文泰快車已開，又記起一事：吳蘭英處有洋帽盒鎖鑰一把，又白皮箱鎖匙一個，請向伊索回由郵局寄來爲盼。大題目，總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價值也。閱後付內，手頌公安，名心印。二月一號。

(信封)

上海西門文元坊

江蘇駐滬巡查長

應夔丞先生 台啓。

快信 津洪緘

(說明) 此函不署名，郵封有津洪緘字樣，信紙係觀川書屋製箋。

按第二十五、第二十六兩件，有激烈文章及激烈舉動等語，前列各件均無此類語意。惟第三十六件內，或有激烈之舉一語，前後相應，是爲一節。

第二十六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一紙，信封一個。(甲十)

要緊文章，已略露一句，說必有激烈舉動。吾弟須於題前逕密電老趙，索一數目，似亦不宜太遲也。吳蘭英已有辦法否，手此即頌台安。小兄名心啓，二月二。

(信封)

上海西門文元坊

江蘇駐滬巡查長

應夔丞先生 台啓。

京洪緘。

快

東城椿樹胡同。

（說明）此函語意，緊接第二十五件，月日亦正相連，郵封有京洪緘字樣。

第二十七件 應夔丞寄國務院東電稿一紙。（乙十一、附電碼一紙）

北京國務院趙鑒：應密。憲法起草創議於江浙川鄂，國民黨議員現以文字鼓吹，金錢聯合，已招得江浙兩省過半數。主張兩綱，一係除總理外不投票，似已操有把握。一係解散國會，手續繁重，取效亦難已力圖。此外，何海鳴，戴天仇等已另籌對付。夔東。

四等明九字密八十八字。（此處有應夔丞印。二年二月一日午刻發。）

（說明）此電稿蓋有應夔丞印章，並附有自譯應密電碼一紙。

第二十八件 應夔丞寄國務院冬電稿一紙。（乙十一、附電碼二紙）

國四

國務院程經世君轉趙鑒：應密。係、黃、黎、宋運動極烈，黎外均獲華僑資助，民黨忽主舉宋任總理。東電所陳兩綱，其一已有把握，慮被利用，已向日本購孫、黃、宋劣史。黃與下女合像，警廳供抄宋犯騙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輯印十萬冊，擬從橫濱發行。孫得信後，要黃遣馬姓赴日，重資買毀，索三十萬，計定，陽許陰尼，已得三萬。一面又電地方要挾，使其顧此失彼，羣壑難填。一伏一起，雖百倍其價，事終無效。此事發生，間接又間接，變象萬千，使其無計設法，無從捉摸，決可奏功，實裨大局。因夔於南京政府與孫共事最切，知之最深。除空言邀譽外，直是無政策。然尙可以空名動人，黃宋則無論矣。內外多事，倘選舉擾攘，國隨以亡，補救已遲，及今千鈞一髮，急宜圖維。黎使田姓來滬籌款，迄未成。夔多四。

計明碼十四字，密碼二百五十六字。二年二月二日晚六時發。此處有應夔丞印。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三八二

(說明) 此電稿蓋有應夔丞印章，並附有自譯應密電碼二紙，香行無國四二字，末有應夔丞三字。又民國二年二月二日下午六時由申發十五字，皆應夔丞所註，並蓋有應夔丞印章兩方。

第二十九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二紙。(甲十一)

夔弟足下：冬電到趙處，即交兄手，面呈總統，閱後色頗喜，說弟頗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進行云云。兄又略提款事，渠說將宋騙案情，及照出之提票式寄來，以為徵信，用此飛函馳佈。望弟以後用川密，與兄不必再用應密。緣程君之手，即多一人也，且智老處，手續不甚機密。此信到後，望來簡電(函到二字足矣，或加件照寄三字)以杜郵局遲誤之弊。(連郵局亦須防)。手此即頌台安。名心啓。二月四日。

(說明) 此函不署名，係洪述祖字跡。且函內有多電二字，似係第二十八件到後復函。

第三十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一紙，信封一個。(乙十)

夔弟足下：陳文泰回寄一函，又一專函(云款已付勿念)，諒已達到。手摺遞後，甚為忻悅云，足見老弟辦事出力。對於民強允月協五百元，先發四個月，頃已電博謙來取矣，免滙兌張揚也。

(信封)

上海西門文元坊

應夔丞先生 台啓。

快信 京洪緘。

(說明) 此函不署名，併無年月，信封係觀川書屋，郵筒有京洪緘字樣，並有郵局二月初四日印。

按此件手摺二字，與第二十二件應夔丞原稿所註以上兩條，抄於摺後數字相應。民強協款與第二十四件相應。

第三十一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一紙，信封一個。(丙四)

夔弟足下：函電諒已入覽。日內宋案有無寬處，中央對此頗注意也。承擬金印，式樣甚佳，請即照鑄，原單附繳。雲君二百，早已收去，知念附聞。吳蘭英已去否。手頌台安，小兄觀川手啓。二月八日。

(信封)

上海西門文元坊

江蘇駐滬巡查長

應夔丞先生 台啓。

快訊 京洪緘（椿樹胡同）。

（說明）此函日內宋□有無覓處，□字不明，似是案字，又似輩字。信封面有椿樹胡同京洪緘等字樣。另一紙係應夔丞親筆原信，乃洪述祖寄還，囑其照辦者，內云，飭辦金印，要一星期做得好，將來交津浦管車，就近交在津洪宅查收爲妥，式樣請看阿好等語，後附圖式，又註有蔭老伯鑒定之。夔又上。正月廿七日數字。

第三十二件 應夔丞妻致應夔丞信一紙，抄電二紙。（丙七）

夔哥鑒：臨行約五號回來，馬車連接三天。今晚得書，讀悉命將各電寄上，故差陳文泰送上。因寄來恐兄高臥，彼別人看見。事必，請速回來。寄上洪、高、趙三電，又洪快信三封，莊姓一封，狐皮大衣一件，羊皮中衣一件，領頭二個，大絨衫一件，小衫袴一套，絨□一雙。吾兄在外，切不可□□遊戲，早須回來，以免懸念。河南定十一號，着差蔡于朱前去，可有信否。（二月初八日瑞十一）

（抄電一）

文元坊應夔丞：

川申事妥，俟黎處取消前電，即當正式委任，張出京，信件郵遞，蟹買寄否，李務期於成。乞電復。蔭二十四。

（抄電二）

洪電

冬電，中央即此進行，迅即寄宋騙案由提票影片，藉可請款，仍舊折三分之一，應將實在情形，先電復。初五日蔭。

趙電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三八四

應夔丞君鑒：省選，本黨尚多數，詳信。菊。

高電

應夔丞鑒：電感悉，履歷趕寄。凱。

（說明）此係應夔丞妻寄應夔丞親筆信，函中彼別人之彼字，當係被字之悞。事必請速回來之必字，當係畢字之悞。其絨字下一字不明，抄電二紙，亦係其妻親筆信，內云洪趙高三電第一紙，似非同時抄寄之件。

第三十三件 北京寄應夔丞電一紙，又一紙。（甲十三）

下關應夔丞：應密。蘇省各觀察使，雪老能 保否。藹。

查密碼不符，此係國務院所發秘電，事涉重大，請復查來碼訛否，並電查京局，核對費，歸查碼人照認。此囑。
（二月初九晚半將黎到 浦口車上。此處有應夔丞印。）

又

下關應夔丞：佳灰刪係各觀能三字。蔭。

（說明）此兩電均有原電碼，第一電原碼多譯誤，得第二電，校正成文。第二電所云佳灰刪者，蓋即指第一電第九第十五三碼也。第一電能字下有（七〇九〇）一碼，註有密本空格四字，藹字似誤。

又查密碼不符，至浦口車上等語，皆應夔丞所註，並蓋有應夔丞印章。第二電註有餘洋一角六分，請飭人來取十一字，似係電局所註。

第三十四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一紙，信封一個。（甲十七）

蘇省各路觀察使，尚未定人，兄思於常鎮或淮揚分一席，然須雪老同意電保，弟略時能一提否。倘前途不以為然，則亦密示為要。宋件到手，即來索款勿遲。夔弟，心印，名不具。二月十一。

（信封）

南京下關第一樓

馬裕泰先生收下速交

應夔丞先生 台啓。

快 京洪臧。

（說明）此函不署名，郵封係紅色刷印，觀川居士郵筒，並有京洪臧字樣。

第三十五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三紙。（甲十二）

夔弟足下：前由馬裕泰處轉交一信，諒收入矣。茲將各事分別於後：

一、來函已面呈總統、總理閱過。

一、以後勿通電國務院（除巡緝長之公事不計）。因智老已將應密電本交來，恐程君不機密，純全歸兄一手經理。

一、近日國民黨有人投誠到中央，說自願取消歡迎國會團云云（云是原發起人）。大約亦是謀利（不由我輩另是一路），於所圖略加鬆勁，然亦無妨。

一、請款總要在物件到後，國會正成立之時，不宜太早太遲，為數不可過卅萬，因不怕緊，只怕窮也。（借款不成）。

一、所須水泥已取，程聽夷一函，可持往公平交易。渠公司甚窘，要求現款云云。函附上。

一、觀察使一節（鎮江關監督尤好），莊思緘已兩次與雪老言之，而有所阻力，請探其內容疏通之。（請雪老勿疑）

一、吳蘭英遣後，仍望代覓替人為盼。

一、沈佩貞自稱代表章佩乙，故略與言籌款一事。此刻請民強逕函王河屏，說借款不成，允協一節，已無效云云可也。（我去說較有痕迹）

知名不具

二月二十二日。

（說明）此函不署名，係洪述祖字跡。

第三十六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函信二紙，附一紙。（丙三附信封）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三八六

鑾弟足下：今日迭接下關所發二月廿五號各信，計五件，並民強領紙。又接上海德順坦信，又駐滬巡警信，計二件。此刻內中財政萬窘，而取之法，手續不甚完好。如除鄧一案，須將其反對各報，先期郵寄，並如何決議辦法，並可在民強登其死耗（此刻近於無徵不信），方是正辦。至應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無有，連抄本亦未到，殊難啓齒。足下明眼人，必須設一妥法（總以取應件爲是），或有激烈之舉（譬如鄧係激烈，似較好辦。），方可乘機下手也。民強款，必當竭力取領，惟望足下專一妥人來取（三等車所費無幾），不便交滙矣。屬民強逐日（交安郵）寄我一份（今年陰曆正月起）爲盼。觀川啓。三月六日。

再鎖匙並印章，同寄甚感。此刻還未到也。觀察使一節，想程應兩人不贊成，請將實情告我。

（說明）此函足下明眼人，必須設一妥法二句，均加雙圈，或有激烈之舉，方可乘機下手也，民強款必當竭力取領，惟望足下專一妥人來取四句，均加單圈，並於竭力二字旁加三圈。前二紙具名觀川，後一紙不具名，每句俱加單圈。

按自第二十七件起，至第三十六件止，大致係關憲法事，與第二十二件制定憲法稿相應，惟第二十八件以下，曰宋犯騙案，曰宋騙案情，曰宋案（又疑是輩字），曰宋騙案，由曰宋件，曰物件，曰印件，曰原件，曰抄件，詞意自爲一類。其餘爲洪述祖希冀觀察使事，是爲一節。

第三十七件 應鑾丞寄洪述祖電底二紙，原稿三紙。（丙十）

民國二年三月初十日下午三點三十分，由上海發寄北京四等第五千五百十九號電報，計四十八字，譯文如左：
北京椿樹胡同洪蔭芝君：川密。八厘公債，在上海指定銀行，交足六六二折，買三百五十萬，尅日成交，起息，請呈轉當日復。鑾蒸。

民國二年三月十二日下午一點二十分，發寄北京四等第六千一百五號電報，計三十二字，譯文如左：

北京洪蔭芝：川真悉。要買中央八厘息債票三百五十萬，每百淨繳六十六萬二，滙交款，先電復。十一。

（原稿）

北京椿樹胡同洪蔭芝君：川密，八厘公債，在上海指定銀行，繳足六六二折，買三百五十萬，尅日成交起息，

請呈總理轉財政部，當日復，變。（三月十日條，此處有應變丞印。）請

陳桂翁譯發

北京洪蔭芝鑒：川真悉。要買中央八厘息債票三百五十萬，每百淨繳六十六萬二，滙交款，先電復，務期於成，先電復。變。（三月十一日發出）

致洪蔭之電

北京椿樹胡同洪蔭芝君：川密。八厘公債，在上海指定銀行，繳足六六二折，買三百五十萬，刻日成交起息，請呈轉當日復。變丞。（二年三月十日）

第二電

北京洪蔭芝：川真悉。要買中央八厘息債票三百五十萬，每百淨繳六十六萬二，滙交款先電復。真。（三月十一日）

（說明）此件電底，向電局調取，照川密本譯文相合。其第一稿，係應變丞親筆。內總理兩字圈去，財政部三字勾去，變字下有一圈。又三月十日條，及請陳桂翁譯發十一字，均應變丞自註。第二稿旁註讓碼，款字下先電復三字，及務字下期於成，先電復六字，均未譯。款字下先電復三字，並圈去。務期於成四字塗抹，成字下先電復三字，旁加一直，變字圈去，電碼亦塗抹。

第三十八件 洪述祖寄應變丞電底一紙，原碼一紙。（乙二十一）

民國二年三月十一日下午一點五十分，上海電報局接到北京發，寄四等第二千一百八十五號電報計二十二字，

譯文如左：

上海文元坊應變丞：川密。蒸電來意不明，請詳示再轉。蔭真。

（原碼）

上海文元坊應變丞：川密。蒸電來意不明，請詳示再轉。蔭真。（北京洪來為公債票。三月十四日。此處有應變丞印。）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三八七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三八八

（說明）此電所云蒸電，似即第三十七件內，二年三月十日一電。其三月十一日電內所云真悉者，似即指此電而言。應夔丞註有北京洪來爲公債事三月十四日十三字，並蓋有應夔丞印章。

第三十九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電底一紙。（甲十五）

民國二年三月十三日下午三點十四分，上海電報局收到北京發，寄第四等二千六百二十五號電報，計三十八字，譯文如左：

上海文元坊應夔丞：川密。蒸電已交財政長核辦。債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過。撥宋酬勳位，相度機宜，妥籌辦理。蔭十三。

（說明）此件電底，向電局調取，由捕房照川密本，譯出呈堂。

按自第三十七件起，至第三十九件止，均售公債票事，是爲一節。自此電後半撥宋酬勳位等語起，至第四十八件止，別爲一節。

第四十件 應夔丞寄洪述祖信三紙，信封一個。（甲十八，附時報一紙，民立報一紙。）
三月初九來函，及十三號電，均敬悉。茲分別詳陳於後。

一、前電述明中央第一次上年九月間所出之八厘公債票，外間輾轉出賣，每百萬只賣六十五萬，今以過付之日起利，夔處親戚劉胡薛三家承買，願出六六二，即每百萬出實洋六十六萬二千元。在上海中央指定之銀行，尅日過付。共要公債三百五十萬元。蓋該三家合以各家戚友，將外國銀行存款，一例提出。因見臨時時期內，見政府財政之窘，藉此補助。夔處並不扣用，乞轉呈財政長，從速密復。夜長夢多，日久又恐變計。（夔費半月之功夫，得此一票，專爲補助中央財政之計，乞注意。）

一、裁呈時報三月十一日十三日囑令登轉之記載，並民立實記選初在寧之說詞，讀之即知其近來之勢力，及趨向所在矣。近住在同孚路黃克強家，又爲克強介紹，將私存公債六十萬（外有各種股票，時值四十餘萬。），由夔爲之轉抵義豐銀行，計五十萬元，爲選初之運動費，並不問其出入。夔處攤到十萬，昨被撥去二萬，專任蘇浙兩處，暨運動徐皖軍隊之需。夔因勢利用，欲操故縱，不得不勉爲陽許，可直陳於內，以免受讒。

一、功賞一層，變向不希望。但事關大計，欲爲釜底抽薪法。若不去木，非特生出無窮是非，恐大局必爲擾亂。雖中間手續，無米爲炊，固非易易，幸信用尙存，餘產摒擋，足可挪攏二十餘萬，以之全力注此，急急進行，復命有日，請俟之。（三月十三日。此處有應夔丞印。）

（信封）

北京投交

椿樹胡同洪廬

洪蔭芝先生 啓。

快信 自上海文元坊應上。三月十三日

（說明）此函所云十三號電，似緊接第三十九件川密一電，第二條十一日三字圈去，第三條去木二字，當即宋字之析文。山字筆跡甚細。

又此函共三紙，首尾均不署名。每紙騎縫，俱蓋有應夔丞印章，信封面蓋有特任巡查長應紅戳，並附有裁斷民立報時報各一紙。惟存而不寄，是否中止，或另行繕發，均未可知。

第四十一件 應夔丞寄洪述祖電底一紙，原稿一紙。（乙十二，甲十九）

民國二年三月十四日下午七點二十分，由上海電報局，發寄四等第七千八百六十三號電報，計三十八字，譯文如左：

北京洪蔭芝君：應密。梁山匪魁，頃又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乞轉呈候示。夔寒。
（原稿）

致北京洪蔭芝電

北京洪蔭芝君：應密。梁山匪魁，頃又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乞轉呈候示。夔寒。

二年三月十四日。

速發十四晚七鐘。（此處有應夔丞印）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三九〇

(說明) 此件電底，向電局調取，蓋有江蘇駐滬巡署緘紅戳。捕房照應密本，譯出呈堂。原稿應夔丞註有速發十四晚七鐘七字，蓋有應夔丞印章。

第四十二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電底一紙。(丙十二)

民國二年三月十七日下午三點十五分，上海電報局，接到北京發寄四等第三千四百九十五號電報，計三十四字，譯文如左：

上海文元坊應夔丞：應密。寒電到，債票特別准，何日繳現領票，另電潤我若干，今日復。蔭銑。

(說明) 此件電底，向電局調取，照應密本譯出。

按此件與前第三十件至第三十九件相應，電內有寒電到，債票特別准之語，以前蒸真兩去電月日計之，與第四十一件相合。

第四十三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電底一紙。(甲十四)

民二年三月十八日下午三點七分，上海電報局，收到北京發寄第四等三千七百二十四號電報，計二十一字，譯文如左：

上海文元坊應夔丞：川密。寒電應即照辦，倘空言益爲忌者笑。蔭。十八。

(說明) 此件電底向電局調取，由捕房照川密本，譯出呈堂。並附有原碼及鉛筆，自譯電文一紙。

按此件電內，所云寒電與第四十一件，應密一電相合。

第四十四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電底一紙。(甲十六)

民國二年三月九日下午十二點三十五分，上海電報局，收到北京發寄四等第三千九百三十七號電報，計十五字，譯文如左：

上海文元坊應夔丞：應密。事速進行。川效。

(說明) 此件向電局調取電底，由捕房照應密本，譯出呈堂。並附有原碼及鉛筆，自譯電文一紙。

第四十五件 應夔丞寄洪述祖電底一紙。(甲二十，附電局收照一紙)

民國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上午二點十分，由上海電報局，發寄三等第一萬一千六百二十八號電報，計三十字，譯文如左：

北京椿樹胡同洪蔭芝君：川密。廿四十分鐘，所發急令已達到，請先呈報。夔號。

（說明）此件向電局調取，蓋有應公館三字紅戳，由捕房照川密本，譯出呈堂，並附有電局收照一紙。

按此件電內，所云急令，與第四十一件寒電已發緊急命令一語相應，廿四十分鐘五字，亦與第四十七件油印品內所云三月二十日下午十時四十分鐘等語相合。

第四十六件 應夔承寄洪述祖電底一紙。（甲廿一，附電局收照一紙）

民國二年三月廿一日上午九點二十分，由上海電報局，發寄北京第四等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一號電報，計三十三字，譯文如左：

北京椿樹胡同洪蔭芝君鑒：川密。號電諒悉。匪魁已滅，我軍一無傷亡，堪慰。望轉呈。夔個。

（說明）此件向電局調取電底，蓋有江蘇駐滬巡局緘紅戳，由捕房照川密本，譯出呈堂，並附有電局收照一紙。

按此件電內，所云號電與第四十五件川密一電相合。

第四十七件 第一法庭油印品寄各報館信四十二封。（乙十七）

監督議院政府神聖裁判機關簡明宣告文：

嗚呼！今日之民國，固千鈞一髮，至危極險存亡呼吸之秋也。譬若嬰孩，正維護哺養之不暇，豈容稍觸外邪。

本機關為神聖不可侵犯之監督議院政府之特別法庭，凡不正當之議員政黨，必據四萬萬同胞授與之公意，為求共和之幸福，以光明公道之裁判，執行嚴厲正當之刑法，行使我天賦之神權，奠定我莊嚴之民國。今查有宋教仁，誘言亂政，圖竊權位。梁啟超利祿薰心，罔知廉恥。孫中山純盜虛聲，欺世誤國。袁世凱獨攬大權，有違約法。黎元洪羣小用事，擅作威福。張季直破壞鹽綱，植黨營私。趙秉鈞不知政本，放棄責任。黃克強大言惑世，屢悞大局。其餘汪榮寶、李烈鈞、朱介人輩，均為民國之神奸巨蠹。內則動搖邦本，賊害同胞，外則激起外交，幾肇瓜分。若不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三九一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三九二

加懲創，恐禍亂立至。茲特於三月二十日下午十時四十分鐘，將宋教仁一名，按照特別法庭，三月初九日第九次公開審判，由陪審員薛聖渡君等九員，一致贊同，請求代理主席副法官葉義衡君，判決死刑，先行即時執行。所有罪狀，當另行羅列宣布，分登各報，俾中外咸知，以爲同一之宋教仁儆。以上開列各人，倘各自懊悔，化除私見，共謀國是，而奠民生，則法庭必赦其已往，不事株求。其各猛省凜遵，切切此布。

（說明）此項油印品，與國務院有日通電，據應夔丞函內附呈發見之油印品相同，外封上書郵寄二字，下署京江第一法庭緘七字，均係油印，中書某某報館字樣，計各埠報館共四十二封，逐封貼有郵票。

第四十八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二紙，信封一個。（丙一）

號簡兩電均悉。不再另復。鄙人於四月七號到滬，因挈內子到常掃墓，並至徐滙啓明女學，挈小女入京出閣也，所有一切，均俟面談。王博謙處之款，擬携票面交。手頌夔弟足下。觀川居士啓。三月廿三日。

再請弟夫人薛君，代覓女僕一人，要肯赴京者。因小女出閣，暫用數月，工資能廉最好（至多五元），此信到後，即求預爲物色，能於七號，送到棧內更好，臨時兄再用電通知，此係至託之事，弟夫人必能爲我出力也。又及。

（信封）

上海西門文元坊

江蘇駐滬巡查長

應夔丞先生 台啓。

津洪緘廿三日。

（說明）此函係用觀川書屋製箋，郵封有津洪緘字樣，且有津局圖記。應夔丞於三月二十三日逮捕，當由交涉使，知照上海郵局，將應夔丞往來信件，一律扣留，送交涉使署檢查，此函到日，曾經津局電達滬局，屬將原件寄回。維時滬局扣存送查信件，已有此函在內。此件緊接第四十五第四十六兩件，觀函內云，號簡兩電均悉語自明，附信內每句俱加單圈，至托兩字加三圈。

按自第三十九件內，燬宋酬勳位等語起，至第四十八件號箇兩電悉，不再另復等語止，爲本案最關緊要之件，第四十二件與售公債票事有關，是爲一節。

第四十九件 應夔丞寄金臺旅館信一紙，信封一個。（丙二）

金臺大執事照

今有朱蔭榛委員，因公來京，仍廣貴棧，人地不熟，統煩照押。寄存銅火爐一只，天氣轉熱，請爲收檢安放爲託。應夔丞立正。（此處有應夔丞印。三月廿日亥正。）

（信封）

煩朱委員順交

前門外西河沿

金臺館 升啓。

特任駐滬巡署緘。

上海文元坊（三月二十，法租一號。）

（說明）此函係應夔丞親筆，蓋有應夔丞印章，從金臺旅館取來。

第五十件 應夔丞令朱蔭榛稿一紙。（丙六）

令朱蔭榛

特任駐滬巡查長應

令委事：照得本署公費，奉

中央核定，按月由

大總統撥給洋二千元，以濟公需在案。茲自二年正月至三月，共三個月，計應請領公費洋六千元正。

特繕具公文一角，印領一紙，令仰該差遣員朱蔭榛，即日寶赴北京，親投

總統府，呈遞領款回南，勿得玩誤。切切此令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三九三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三九四

應□□。

令江蘇都督府屬官巡查署差遣員朱蔭榛准此。

二年三月二十日送稿。

照令，廿一日。

（此處有應夔丞印）

（說明）此件註明三月二十日送稿，與第四十五件同時。其照令廿一日五字，係應夔丞親筆所注，蓋有應夔丞印章。

按第四十九五十兩件，應夔丞委朱蔭榛赴京領款事，是爲一節。

第五十一件 上海應寄應夔丞電一紙，蔭寄應夔丞電一紙。（丙八）

應電

蘇州蘇臺旅館應夔丞鑒：洪專差來，候復速回。應。

蔭電

夔丞：電速復。蔭齊。

十一月九號晚連明到。

（說明）此件係上海應寄蘇州應夔丞電，大約其時夔丞在蘇。又蔭寄夔丞電七字，及十一月九號數字，係另紙書寫，不辨何人字跡。晚字抹去。

第五十二件 洪述祖寄應夔丞信二紙。（丙九）

兩函均悉。雲君款到京，於兩日內，必照撥不誤。此來浮費較多，量珠之款，恐不及歸，請弟處代支，容後繳還。瀕行或能先還零數，亦未定，特先聲明。兄准卅號夜車行，擬於午車送行李先往。望吾弟派借一妥差赴寧，並屬馬君代定車床位三客，似較妥當。一切費神，不作客套。手復。夔丞老弟足下。小兄述祖復啓。一月廿七日。

弟夫人厚賜雙劍，謝謝。

（說明）此函似是洪述祖在滬時瀕行致應夔丞之信。

第五十三件 洪述祖信一紙。（丙五）

今晚不克分身，明日相見不誤。兩渾。三號。

（說明）此函上下均不署名，係洪述祖字跡。

按第五十一、二、三、三件，均洪應往來函電備考之件。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三五一號。

註二：民國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民立報」。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第三四八號。

註四：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三篇，頁一〇三八。

註五：「革命文獻」，第四十二、四十三合輯，頁一四六—一九五。

二十六日 國父與黃興聯名通電，主嚴究宋案主名。

宋教仁被刺案昨日由蘇督及民政長公布證據，真象已露。國父孫中山先生本日與黃興聯名自上海發出通電，主張嚴究主名，以同申公憤。電曰：

「宋案移交內地以後，經蘇程都督、應民政長會同檢查證據完畢。凡關於應夔丞、洪述祖、趙總理往來函電，已於有日摘要報告中央，並通電各省都督在案。此案關係重大，為中外人士所注目，一月以來探詢究竟者，無時不有。今幸發表大略，望即就近向都督府取閱原電。諸公有鞏固民國，維持人道之責，想必能嚴究主名，同伸公憤也。特此奉聞。孫文、黃興、宥。」（註一）

衆議院選舉議長，因無人獲過半數票，改期決選。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



衆議院於本日午後舉行議長選舉會，到議員五百五十人，投票結果，國民黨吳景濂得二百六十六票，新進步黨湯化龍得二百七十二票，俱未獲投票總額過半數。依照選舉議長法，應行決選。但因爲時已屆七鐘四十分，延長開會與改日決選之主張爭論不休，遂散會。（註二）

北京政府與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訂立之善後借款合同，款額英金二千五百萬鎊。以未經國會通過，黨人指為非法。

自民國告成，各省因革命關係，軍費驟增，對於中央從前所有解款，全部杜絕，更有多數省分，要求救濟，致政費軍費及其他急需，概行無着。財政困乏，達於極點。北京政府因此於去春有大借款之進行。中途以比國借款問題、倫敦克利斯浦借款問題、監督問題、用途問題、利息問題、抵押問題，迭生波折。借款談判於民元八月間中止，墊款停交。而元年份海關收入忽形短少，各國庚子賠款已達三百萬鎊，其比國墊款及六國銀行團墊款，均於民國二年六月前後到期。中央各部所欠新舊內外債款又不下八千萬元，財政當局，無法應付。

迨至民國元年九月十六日，財政總長周學熙遂重與六國銀行團開議，並開列借款辦法及要求條件報告於參議院。自是屢議屢輟，至本年初，洋賠各款積欠累累，英使開單索償，俄使催索尤急。而三月間美國以條件中要求監督用途爲不當，有涉及干涉中國內政之嫌，令本國銀行退出，並發表宣言。餘五國大爲震動，疑美欲單獨行動，另謀利益。於是五國自相聯合，將承借款類，重行分配，並於要求條件，稍示讓步。而自宋案發生後，南方形勢頓趨嚴重，遂不遑顧慮條件，遂於是日簽訂合同，其合同要項如左：

（一）公債名 一九一三年善後五厘金幣借款。

(二) 債權者 英法德日俄五國。

(三) 代表銀行 滙豐、東方滙理、德華、橫濱正金、蘇俄道勝五銀行。

(四) 債額 二千五百萬鎊。換算各國貨幣：德爲五億一千一百二十五萬馬克。法爲六億三千一百二十五萬佛朗。俄爲二億三千六百七十五萬盧布。日本爲二億四千四百九十萬圓。

(五) 利息、發行價格及實收額 利息五厘、發行價格九扣，實收八四扣。

(六) 用途 分以下六種：

(甲) 清還中國政府業已到期應還各款。即民元、民二兩年之義和團事變賠款，六國銀行團墊款，四國幣制實業借債墊款，比利時借款及中央各部對五國銀行之零碎借款等合計約六百萬鎊。

(乙) 各國因革命所受損害之賠償費二百萬鎊。

(丙) 贖回各省政府所欠五國銀行團舊債二百八十七萬鎊。

(丁) 遣散各省軍隊費三百萬鎊。

(戊) 民國二年四月以後至九月間中央政府行政費及工事費五百五十萬鎊。

(己) 全國鹽務整頓費二百餘萬鎊。

(七) 擔保 分三種：

(甲) 鹽稅。

(乙) 關稅。

(丙) 以直隸、山東、河南、江蘇四省所指定之中央稅項爲頭次之擔保。俟一週年鹽務收入足數從前借款及此次借款之擔保後，則各省之擔負可以暫行停止。若連按三年鹽務收入足數上開之額，則四省之擔負即行取消。

(六) 期限 四十七年。自第十一年起按期還本。自第十七年後，至三十二年以前，中國政府如欲將未期之款，全數贖回，或贖回其一部分，皆聽中國之便。但贖回之數，每百鎊債票，須加二鎊事。惟三十二年後贖回，則無須加價。

(九) 特別條 分三種：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

三九八

(甲) 倘將來欲以鹽務收入爲擔保，再行借款，或欲繼續借款辦理本合同性質相同之事，則中國政府允銀行自行酌量承辦。

(乙) 凡領款憑單須由審計處所屬稽核外債室華洋稽核員會同簽押，以證核准。

(丙) 於北京設鹽務署，由財政總長管轄。鹽務署內設稽核總所，由中國總辦一員，洋會辦一員主管，各產鹽地方鹽斤納稅後，須有該處華洋經協理會同簽字，方准將鹽放行。所有徵收之款項，存於銀行，非有總會辦會同簽字之憑據，則不能提用。(註三)

本日趙秉鈞及外交總長陸徵祥、財政總長周學熙呈大總統報明雙方簽訂草正合同各日期之文如下：

「竊維六國銀行借款，先後磋商，已逾一年，上年九月間，曾經國務會議擬定借款大綱，於十六、十七兩日赴參議院研究同意，以爲進行標準，唇焦舌敝，往復磋商，直至歲杪，合同條文，大致就緒，當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出席參議院，先將特別條件逐條表決，復將普通條件，全體表決，均經通過。正擬定期簽字，該團忽以原設五厘利息，藉口巴爾幹戰事，歐洲市場銀根齊緊，要求增加半厘，祇得暫行停議，惟是賠洋各款，積欠纍纍，一再延期，屢次商展，追儀之迫，等於燃眉，百計籌維，無可應付，數月以來，他項借款，悉成畫餅，美國雖已出團，而其餘五國，仍未變易方針，大局岌岌，朝不保夕，既無束手待斃之理，復鮮移緩就急之方。近接各省都督來電相迫，如江蘇程都督電，毋踴一時之毀譽，轉爲萬世之罪人。安徽柏都督電，借款監督，欠款亦監督，毋寧忍痛須臾，尚可死中求活，等語。尤爲痛切。迫不得已，而繼續磋商，尙幸稍有進步。利息一節，該銀行團，允仍照改五釐，其他條件，亦悉如十二月二十七日通過參議院之原議。事機萬變，稍縱即逝。四月二十二日奉大總統命令，五國銀行團借款合同任命趙秉鈞陸徵祥周學熙全權會同簽字此令。等因。遂於二十四與該銀行團雙方簽訂草合同，復於二十六日簽訂正合同。彼此分執存照，以免復生枝節。理合將華洋文合同各照備二分，並附用途單二分，呈請大總統鑒核，俯賜咨交議院查照備案，以昭信守。謹呈。」(註四)

是日，財政總長周學熙，復有致省議會通電，說明借款經過，及呼籲國民「忍痛須臾」。電云：

「六國借款自上年春間開議，條件極嚴，諒所深知。八月學熙受任之始，即值談判中止之時，外岌大勢，內審國情，竊以此事不僅關係經濟，未可因噎廢食，復與銀行團開議，並經國務會議擬定借款大綱五條，於上年九月十六日、十七日出席參議院協商，幸得同意。本此標準，迭與磋商，波瀾萬端，屢議屢輟，中值蒙事之危急，又經法使之調停，委曲磋磨，歷時數月，始將合同擬定，即於十二月二十七日，與總理同赴參議院報告全文，並擬要繕印分布，公同研究，先將特別條件逐條表決，再將普通條件，全體表決均經通過，簽字有日。而銀行團原議五釐利息，忽藉口巴耳幹戰事，歐市金融奇緊，要求增加半厘。竊計此項借款，數巨期長，半釐之增，受虧非淺，堅持未允。且以此等飲鴆止渴之舉，可已則已，無如洋賠各款，積欠纍纍，除賠款上年結欠二百萬鎊外，本年洋款之已過期者二百三十餘萬鎊，各省歷欠外債二百八十七萬鎊，綜欠英金一千一百萬鎊之多。而本年分又已積欠四個月賠款約一百萬鎊，此外前清暨南北臨時政府短期零借之款，尚不在內。數月以來，英使既開單索償，俄使則催逼尤急，應付之術俱窮，破產之禍立見。呼籲於各省，而內外同一困窮，旁求之他國，而所議悉成畫餅，美雖力主公道，宣告脫團，而其餘五國態度依然，方針不變，設再任意宕延，不獨有失信用，必致債權干涉，大局危岌，情勢昭然。是以程都督電稱，無錫一時之毀譽，轉為萬世之罪人。柏都督電稱借款監督，欠款亦監督，無寧忍痛須臾，尚可死中求活等語。措詞允為痛摯，學熙謬負重任，遭此時艱，既無移緩就急之方，姑為兩害取輕之計，而五國銀團，亦以歐洲銀市稍鬆，情願繼續磋商，利息一節，該團允仍照改五釐，其他條件，悉如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通過參議院之原議，大要為借額二千二百萬鎊，年息五釐，發行票價，隨市相機，不得少於百分之九十，除銀行扣賞六釐外，淨交不得少於八十四，償期四十七年，第十一年起還本，以鹽務收入為抵押，用途大半為還債務。其中央行政經費，各省裁遣軍隊，整頓鹽務，僅佔少半，均一一列明附單，乃事甫就緒，而某國尚思從中破壞，幸賴他使力持正論得以轉圜，事機萬變，若不乘此解決，非惟坐失時機，且恐別有要求。本月二十二日，大總統令趙總理，陸外交總長暨學熙會同全權簽字，二十四日先簽草合同，二十六復簽正合同。竊思其事磋商年餘，全球注視，現幸告成，雖合同內稽核鹽務審計用途等款，由我聘用洋員，會同華員辦理，為從前借款所無，而為九月院議大綱所得同意。且列強與吾國財政，前清幣制借款，已啓其機，況值鼎革之後，公私蕩然，國信未著，得此結果，實已智能俱竭，筆舌

皆窮。但使用途確實，而鹽稅所入，足敷償還本息，外人即無可藉口，業於合同內訂明借款本利按期交付，則不得干預鹽政事宜。所以防微杜漸，亦已深切著明，不致別有危險。況此次借款，除中央洋賠欠款劃扣外，其從前各省自借外債，凡關於五國銀行者，亦均劃還，爲數甚鉅，此後外人，亦不致以欠款虛懸，向各省饒舌，不獨舊債賴以整理，且可就所入騰出之款，爲一切建設之需。至若事後利鈍，本難逆視。然際此存亡呼吸，誠如柏都督電，忍痛須臾，尚可死中求活，此後根本全計，全在內外一心，共維信用，福民裕國，端賴羣公，敬陳梗概，統希亮察，周學熙宥。」（註五）

按：此巨額外債成立，致鹽政管理權落於外人之手，爲我國財政史一大痛事。且此次借款，爲數雖鉅，然債券九折出售，八四實收，實得之數約爲二千一百萬鎊，再扣除四國，六國，比國之墊款，五國銀行團，各銀行之小借款共六百萬鎊，各省向五國銀團所借之二百八十萬鎊及革命期內各國損失賠款二百萬鎊；祇爲債面百分之四十耳。而四十七年間之利息四千二百八十五萬餘鎊。本利合計至六千七百八十五萬餘鎊。我國財政之損害爲何如也！」

（註六）

附錄：

一、臥義撰「大借款與財政關係」（註七）

外人之論吾國借款曰，借款良策，乃變爲危及政體樹立之根禍。又曰，不食則餓死，食則中毒，此係單指大借款一事而言，蓋謂監督條件之嚴酷，而貽深憂隱患於無窮也。夫關於大借款條件問題，固如其所說矣。而以中國今日之財政通盤計之，有大借款而危及國本，即無大借款，亦已危及國本，益以大借款而更危乎其危。特自大借款發生後，日口出沒於借款漩渦中，踴躍顛連，國人始稍有覺察，咨嗟太息於中國貧窘之故，然所以貧窘之真相，則仍不知也。夫國家之強弱，以財政之盈絀爲比例，民國政體改革，草昧初創，尤以財政爲立國根本關係，今貧窘一洗至此，正吾國民急待研究之一大問題也。

大借款交涉，前者六國銀行團，以近東遠東種種關係，不即不離，若斷若續。近以我國聘用德人龍伯說，由法

人首出反對，俄人附之，而德人則由審計處外債室會辦一席，又欲爭鹽務稽核處會辦地位，復惹起英人出爲抵抗，德英既互相忌嫉，英法亦互相猜嫌，日因與英與俄外交關係成爲模稜之勢，美之孤立，亦復正在觀望，各國有各國主旨。揆之今日之勢，銀行團與我國國家，均在休息時代，正六國政府交涉煩難之秋。銀行團敬謹唯公使之命是聽，各公使紛紛電請本國政府訓令，各國糾葛不結，恐大借款終無成立之說，即將來能否不至決裂，殊不敢知。然以中國如此之拮据，點金無術，午炊待米，或不能不至決裂。自六國方面言之也，要不能竟使其決裂者，則中國一方面是也。是則所謂決裂，亦不過少緩須臾已耳。遲之又遲，忍之又忍，乞糴之告再至，或轉圜之說復活。縱六國團萬無希望，而乞貸有門，亦必挹注於零星小借款，涸轍尺鯉，暫延喘息，則借款之不能成立，固情勢之所必至者也。

民國成立，計自革命起義，以迄今日，政府底不名一錢，在中央爲比國借款，谷利斯浦借款。在各省如漢口銀借款二百萬兩，湖廣鐵道借款六百萬鎊，兩江銀借款三百萬兩，廣東借款五百萬元，河南借款二百萬元，通共計之，已將近八千萬元，再擬加大借款二千五百萬鎊，直達至三萬三四千萬之巨矣。外如各省之私自借債，未及調查確實者，尙復多多，此最近借款約略之數也。中國財政至今日大呈恐慌之現象，國民亦於今日始知，爲財政全盤之籌劃，是固被動於大借款刺戟之故。夫以今日之時勢言之，國內經此次大變遷，大改革，各省秩序紊亂，理財如治絲而勢，田賦關稅，並各項雜收，均零落散漫，無稽查，無統系，國家有出而無入，以致如此困頓。年餘以來，惟乞靈外債，遷就對付乃革命時代必經之階級，非可駭異之事。所可慮者，財政恐一蹶不振，一仆不起，將民國世世生息於借款之中，至斷送全國土地而後止，今日乃其險象之見端而已。

今者上下交困，又被迫於大借款種種要挾，人知中國奇絀已極矣，不知其所以種此原因，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也。計自甲午中東戰役而後，固無歲不在借款中討生活，雖或爲實業，或爲賠款，用途不同，而其爲外債則一。債與債，歲月相累，本與利，子母相生，於是外債遂疊疊如山積矣。但吾國向無正式預算之公布，國內人民，率懵懵然於國家每歲度支之數。至外債一事，歷年來士夫稍有聞知，而彷彿惛恍，究不能窺其底裏。且有已知積久而漸忘者，或竟茫然全不知者，亦國民之大缺陷處也。茲就各項調查，列爲表式，附以論說，閱者綜核積欠之數，預算歲入之款，可以得悉吾國財政之真相，而所謂恐慌所謂危險之狀態畢露。愛國之心，或因以油然而生，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

四〇二

其亦急起直追，思所以善白爲謀乎。

歷年所借外債總數（連下兩表均係依據壬子調查，截至辛亥年底，實負外債數目，壬子後財政益復紊亂，所有調查不敢遽憑）。

英國滙豐銀行銀款，於一八九四年（甲午庫款支絀），借款一千零九十萬兩，至千九百十四年爲限，利息七釐，辛亥年底應負本利二百四十八萬五千二百兩。

滙豐銀行鈔款，於一千八百九十五年（甲午庫款支絀），借款三百萬鎊，至千九百十四年爲限，利息六釐，辛亥年底應負本利六十七萬二千鎊。

英國麥加利銀行，克薩洋款，於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乙未贖回遼東暨馬關條約第一次償金，並賠日本威海駐兵費），借款一百萬鎊，至千九百十五年爲限，利息六釐。辛亥年底應負本利二十九萬八千七百七鎊。

德國瑞記銀行洋款，於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乙未贖回遼東暨馬關條約第一次償金，並賠日本威海駐兵費），借款一百萬鎊，至千九百十五年爲限，利息六釐，辛亥年底應負本利二十二萬六千鎊。

俄法政府洋款，於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借款四萬萬佛朗，至千九百三十一年爲限，利息四釐，辛亥年底應負本利四萬一千七百三十四萬五千四十佛朗。

英國滙豐洋行，德國德華銀行洋款，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還馬關條約償金），借款一千六百萬鎊，至千九百三十年爲限。利息五釐。辛亥年底應負本利一千九百五十八萬七百七十八鎊。

續借英德洋款，於一千八百九十八年（總還馬關條約償金），借款一千六百萬鎊，至千九百四十二年爲限，利息四釐五，辛亥年底，應負本利二千六百三萬一千三百九十七鎊。

德奧義比日本美法英西班牙和蘭俄羅斯十一國政府賠款，即一千九百一年（庚子賠款），合計四萬五千萬兩，至千九百四十年爲限，利息四釐，辛亥年底應負本利七萬九千二百八十七萬三千八百五十兩。

滙豐新借款，於一千九百五年（甲辰抵補鈔虧），借款一百萬鎊，至千九百十五年爲限，利息五釐，辛亥年底應負本利十六萬五千鎊。

計實負外債：

英金四千六百九十七萬三千八百八十二鎊。

法金四萬一千七百三十四萬五千四十佛朗。

銀七萬九千五百三十五萬九千五百兩。

三共約合銀十三萬四千七十萬七千八百一十一兩（按現金幣交換價值，約為十五萬五千八百七十四萬八千一百餘兩）。

歷年興辦鐵路借債總數：

京奉路鐵，於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借英國款，英金三百三十萬鎊，利息五釐，以四十五年為期。

正太鐵路，於一千九百二年，借俄國款，法金四千萬佛朗，利息五釐，以三十年為期。

汴洛鐵路，於一千九百三年，借比國款，法金四千一百萬佛朗，利息五釐，以三十年為期。

道清鐵路，於一千九百五年，借英國款，英金七十七萬五千八百鎊，利息五釐，以三十年為期。

津浦鐵路，於一千九百八年、十年，借英國德國款，原英金五百萬鎊，續英金四百八十萬鎊，利息五釐。

滬寧鐵路，於一千九百三年，借英國款，英金二百九十萬鎊，利息五釐，以五十年為期。

滬杭鐵路，於一千九百八年，借英國款，英金一百五十萬鎊，利息五釐，以三十年為期。

粵漢鐵路，於一千九百十年，借美國款，美金二百二十二萬二千元，利息五釐，以五十年為期。

廣九鐵路，於一千九百七年，借英國款，英金一百五十萬鎊，利息五釐，以三十年為期。

新奉鐵路，於日本明治四十年，借日本幣三十二萬元，利息五釐，分十八年歸還。

古長鐵路，於日本明治四十年，借日本幣二百十五萬元，利息五釐，以二十五年為期。

贖回京漢鐵路暨興辦實業，於一千九百八年，借英國款，英金五百萬鎊，利息前十五年五釐，以後四釐五，以三十年為期。

贖回粵漢鐵路，於一千九百五年，借英國款，英金一百一十萬鎊，利息四釐五，以十年為期。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

四〇三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

四〇四

共計英金二千四百八十九萬五千八百鎊。

法金八千一百萬佛朗。

美金二百二十二萬二千元。

日幣二百四十七萬元。

約合銀二萬四千四百八十二萬六千三百二十兩。

右表所列實負外債數額，第一表係合本利計算，第二表則祇列原本，且此表調查截至辛亥年底，而近二年來，海關常關，以及各處釐金，收入既不能仍如常數，且多被各省扣留不解，而洋款賠款，率拖欠逾期，未及歸還，以目下計之，較之此數尙當增加多多。然據兩表所列之數，已十八萬萬兩有奇（某雜誌載，截至壬子年底，實負外債數爲十七億有奇，不足爲據）。加以近兩年各項借款，並大借款亦擬列在內，合銀約至二十一萬萬兩之譜，以四萬萬人平均計之，每人應擔負五兩有奇，雖分攤在二三十年以後，而歲來入款頓減，出款漲增，債臺愈築愈高，剝肉醫瘡，肉愈削而瘡之附骨，終不可醫。且各項借款，除鐵路借款，尙有三四十年之期限，其他借款，多將屆終期，如滙豐銀款鑄款，則限於千九百十四年，英國麥加利，德國瑞記，則限於千九百十五年是也。屆時償款無措，挪東移西，我國民日後歲出金錢，以分擔此償債之義務，子子孫孫，其能有清結之一日乎。

不但此也，從來各國，無無抵押之借款，中國各種借款，除鐵路借款，即以其本路之進款及產業作抵外，其餘洋款賠款，以鹽務常海關稅，暨各省釐稅擔保，幾於無省無之。如各省新關進款，各省鹽務進款，抵押庚子十一國賠款。通商各關關稅，抵押滙豐銀款鑄款，暨克薩洋款，俄法洋款，英德洋款。宜昌鄂岸鹽釐，蘇州松滬九江浙東貨釐，抵押續借英德洋款。江蘇關稅，抵押瑞記洋款。山西釐金，抵押滙豐新借款。直隸山東江寧江蘇安徽稅釐，抵押浦鐵路借款。直隸江蘇浙江湖北各稅及鹽釐加價抵押贖回京漢鐵路借款。所差者，尙未至以田賦作抵押品耳。去歲廣東胡督擬以粵土地抵押美款，已有見端，幸經參議院議駁，未能簽押。然此後再復借債，中國更無物可爲擔保，田賦作抵，終必有辦到之一時也。然外債之數既如以上云云矣，民國之歲入與歲出果何如乎。

茲就財政部本年預算概略表列於下：

民國二年歲入總數表。

田賦約五千二百六十九萬九百八十八元。擬照壬子預算七千九百三萬六千四百三十二元之數，減去十分之一，定爲本年收入，計得此數。

鹽課約四千九百九十五萬四千二百五十九元。擬照壬子預算，七千一百二十七萬二千八十元減去十分之三，約得此數。

關稅約五千三百六十九萬六千四百六十五元，壬子預算計列六千七百七十二萬五百八十二元，本當可得舊額十分之八，計得此數。

釐金約一千八百二十九萬二千零二元，釐金一項，光復後各省多已停止，亦有欲辦統捐者，擬照壬子預算，二千六百五十八萬四千零零五元，減去一半，約得此數。

正雜各稅約三千二百六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五元，照壬子預算，計列此數，光復以後雖有短欠，然逆計本年推行印花稅及契稅等，以新收之額爲籌補之資，當亦不甚相遠也。

正雜各捐約六百三十四萬二千二百七十七元，壬子預算，係列二千五百七萬七千三百六十三元，現在捐輸停止，禁烟禁賭，土膏必形短絀，故照舊額減去十分之四，計得此數。

官業收入約一千二百五十四萬九千六百二十七元，此項官業，係各省官辦之局所，今經費交絀，大半停止歸併，減去十分之四，約得此數。

雜收入約二千八百五十七萬四千五百五十五元，壬子預算計列三千一百七十四萬九千六百四十一元，內中如減平節扣報效等款，均當然取消，惟司法收入或有增加，姑照原額減去十分之一，約得此數。

以上共計二萬五千五百七十三萬三千二百零八元。

民國二年歲出總數表。

甲：普通支出約共四萬一千元。

一、各行政經費約共四萬萬元，據各主管衙門編造預算之數統計，約七萬萬餘元，極力節省約需此數。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

二、減債基本一千萬元，除每年應攤洋款賠款外，每年由政府另支出一千萬元，爲減債基本之用。

乙：特別支出約共一萬六千三百萬元。

一、工程費約八百萬元，本項係指崇陵工程及造幣廠印刷局造紙廠及議院各工程。

二、裁兵費約一千五百萬元，據陸軍部調查，現在全國兵數計共一百餘萬人，擬留五十萬人，編練五十師，約需此數。

三、整理鹽務經費約三千萬元，此項經費共需四千萬元，已於行政經費內編入一千萬元。

四、償還積欠外債約六千萬元，此項積欠，係指短期公債及積欠賠款，計應還此數。

五、借換零星借款，及內國公債約五千萬元，此項零星借款，及內國公債，係指各衙門各地方之借款，及愛國公債，軍需公債等息，暨短期各款。

丙：基本金約共二萬三千萬元，以下三項係基本金性質，不必於一年內籌備足數。

一、整理紙幣基本金一萬萬元，查此款約須一萬二千萬，各行政經費內，已編入二千萬元。

二、實行金滙兌本位，準備金約一萬萬元，查此項準備金，應寄存外國銀行，以爲滙兌之準備，姑約計此數。

三、中國銀行，資本金約三千萬元。

丁：各種實業補辦費，約一萬萬元，所言各種實業，爲雲南銅鑛，延長石油，利國鐵鑛，漠河金鑛，秦皇島商埠，海塘商場，口北鐵路，各省鐵路，沿江一帶荒山森林，紡織工廠，及其他之實業等項，所需經費，姑約計此數。

以上甲乙丙丁，各項支出，統計共合銀元九萬零三百萬元。

合計以上出入相抵，不敷之數，至達六萬四千七百二十六萬六千七百九十二圓之巨，雖歲出甲乙丙丁四項，除普通支出不計外，其餘三項，多爲整理財政積極用途，尚可停滯不辦，然如裁兵外債，乃決不可延緩之事。而整理鹽政，借換零星借款，暨銀行幣制實業等，亦在在均關緊要。縱曰乙丙丁三項籌備，係附帶借款範圍以內之事，而即普通支出，爲日用必不可少之用度，與歲入相較，尚差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六萬六千七百九十二元，且歲入表內，

註明係擬照壬子預算核減，究之壬子歲入，並此數而亦無之，壬子曷嘗有進款乎。軍興以來，各省把持財政，坐視中央之困敝，而不一援手，民間固未曾得邀蠲免也。去歲冬，據總稅務司葛格倫氏報告，七處釐金收入均爲各省官吏動用，解至稅務司者只有一處，據彼預算，僅二百五十萬兩之譜。關稅通常收入三千六百萬兩，常關收入二百七十五萬兩，與此表所列，相差甚多。且表中正雜各捐一條，以清末預算爲藍本，徒事鋪敘，民國又何嘗有捐乎。即此數條，以例其餘，知表內歲入預算，多屬憑空想像之詞。將來進款實數，尙當減之再減，何以言之，則以無強有力政府之故。民國省自爲政，形同割據，江西李烈鈞，不過尤其軀強者耳，其他都督，明愚殊性，剛柔異施，大都均非真能服從中央者，比之贛督直五十步笑百步耳。則關於國家賦稅，不但不照數上解，且處處索款接濟，中央亦無可如何，敷衍之羈縻之而已。頃者正式國會，即行召集，內訌四起，險象波湧。財政上之整理，仍不暇更爲着手，則此次預算，徒具一紙空文，蓋可斷言者焉。

前清度支部辛亥預算，歲入合經常臨時共二萬九千六百九十六萬二千七百二十一兩九錢七分（合銀洋約四萬萬之譜），歲出合經常臨時共三萬三千六百二十三萬六千六百六十二兩五錢（合銀洋四萬五六萬之譜），收支相抵，不敷爲三千九百二十七萬三千三百四十兩（合銀洋約差五六千萬之譜）。彼歲入係依據庚戌以前每年進款，約略計之，歲出則按照各省各署原報，審核減裁，在此平時，歲入預算當不能有大出入處。而不敷之數，司農仰屋，已苦於無法補苴。且該表歲出，尙統將本年洋款賠款該括在內，民國預算，行政一項，已有四萬一千萬圓之鉅，國體初更，百廢待舉，歲入則不能強行徵索，歲出則不能少有裁汰。目前之狀況，既已如是，則量出爲入，是不得不汲汲於根本之解決，而求爲民國永久之計劃者也。

統披以上各表，合計新舊借款之數，暨歲出之數以歲入抵之，才及十分之一耳。綜十年進款，內國不用一文，僅能清償外債，綜一年進款，不償外債一文，仍不足供內國行政之需。外外交迫，進退失據，循此以往，倏將困斃。夫借用外債，本調劑財政之一方法，在世界各國，原不爲異，如日本以區區小島，尙負外債有十一億之多，借債亦復何害，所異者不特生利與消費之差別。而中國財政，茫無計劃，外債日累尾閥無底，如國家前途何。且國民擔負若大債務，土地已歸外人掌握，猶不予人人以共見共知，甚非計之得者。爲內國國家經費計，爲償還外債計，整

理財政不外於募集國內公債與增加賦稅兩辦法。財政部民國二年預算，已擬將公債列入繼續收入內，爲數係四萬萬圓，尙不知實行時，有無窒礙，並所獲效果如何。但財政爲國家命脈關係，即全國人民生命財產之所繫，與其常此秘密不宜，毋寧將其困難情形，並前後外債實在數目，徧諭國民，使其曉然於利害存亡之故，即募債加賦，辦理亦較易。果全國上下，公同籌劃，將外債分配爲若干年，預定至某年清還（財政部會議減債基本金辦法甚屬可行，當另爲一問題詳論及之）。必求禳除此切膚之災，始民國土地完全爲吾民國有，而民生才有少紓之一日。當此日暮途時窮之，爲此亡羊補牢之計，時雖云晚，事尙有濟，是所切望於吾政府，是所切望於吾全國國民。

一、高勞撰：「大借款之經過及其成立」（註八）

大借款及墊款之交涉，已於本誌九卷一號敘述之矣。一載以來，波折萬狀，至本年四月二十六日，乃告成立。其經過之事實有足記者，述之如下：

當墊款條件未締結之先，銀行團提出監督財政經我政府拒絕之後，時則有銀行團歐洲會議之舉。蓋銀行團中英德法俄五國之重要代表，均在歐洲，（惟日本之重要代表小田切氏在北京，而以竹內氏參與歐洲會議）故借款進行方針，以歐洲本部爲主體，初會議於倫敦，五月十五日會議決裂，其原因：（一）以日俄限制大借款不得用之於滿蒙，四國以其占中國政治上特別利益，拒不之允。（二）以四國提議發行人借款公債時，各由本國銀行承當，若在外國募集，英國則以滙豐，法國則以滙理，德國則以德華，美國則以花旗，其餘之四國銀行及四國以外之銀行，皆不得干與其事，日俄以其占經濟上特別利益，亦拒不之允。旋經法國代表調停，移至巴黎會議。自六月初旬至二十日，會議就緒，日俄決議加入，凡倫敦會議破裂之點，表面均已解決。（甲）經濟方面，發行債票，雖仍限於四國之代表銀行，而俄國於事實上得在比利時發行。日本則不在本國發行時，得託法國之共同引受銀行（即日法銀行）發行之。（乙）政治方面，日俄聲明滿蒙特別問題，由外交上解決，不在銀行團會議問題範圍以內。惟此外尙有一最大條件，文曰：六國合同借款，雖以六國之合議成之，然關於特定問題，即令祇有一國提出異議，此合議即可作廢。此條件之意味，殊爲廣漠，不特將日俄之滿蒙問題解決，並將各國在中國於條約上所定之勢力範圍，亦一一確定，吾國非獨不能用此款以經營滿蒙，即或用之於有妨害各國利益時，各國皆可提出異議，止款不借也。當時

六國銀行團，曾訂有一基礎條約，其大意：（一）銀行團由德之德華法之滙理美之資本團英之滙豐及四國其他各銀行等組織，而以俄之俄亞（即道勝）日之正金加入爲團員，惟組織與加入，雖略有先後之不同，而六國之權利，則歸平等，其六國以外之銀行團，則不得再行加入。（二）本借款由六國均分負擔，專供中國改造之用。（三）各國分擔借款之額，其中除俄國可將所擔借額三分之一之公債，在他國市場發售，餘均須在本國募集。（按此條與上列日本得在日法銀行發行相抵牾，傳聞如此，未知孰是。）（四）六國中一國當本公債發行之際，或有本國其他銀行亦欲加入者，概須知照團中各國，准其加入，以符定議。又公債發行價格，各國皆宜同一，且酬勞用錢，亦不得出於一釐半之外。至銀行團之表面，雖由六國之銀行組織而成，而六國銀行亦各含有若干團體在內，有合多數銀行公司而推一銀行爲代表者，有該代表之銀行，本含有多數銀行公司之資本者。大抵英美德法，純以本國銀行組織而成，俄日則不免聯合他國銀行，或以與他國合資之銀行充數。如俄銀行團之內容，有比國銀行五家參列其中，且道勝銀行亦多他國資本。日本則託與法合資之法口銀行發行債票，足覘俄日財力之薄弱，又足覘英美德法之承攬借款，經濟政治，雙方並重。而俄日則並不含經濟之利益，乃純然爲政治上之作用也。

巴黎會議，既得圓滿之解決，銀行團遂於六月二十一日開北京會議。次日謁見外交陸總長，報告六國團成立。二十四日與陸熊二總長開議，提出條件五條：（一）大借款總額爲六萬萬兩。（二）六萬萬兩以五年內陸續支出。（三）大借款以滙豐德華道勝滙理正金花旗六銀行爲代表。（四）借款用途之監督以六銀行之權限行之。（五）對於作抵之鹽稅，當以現在之關稅制度整理鹽政，並代爲徵收鹽稅。是日談判並無結果，陸熊兩總長對於提出各條件，不加駁議，僅言我等代表，對於此重大問題，實難立時回答，惟以要求之性質論之，中國政府，實有難於承諾者。因提議中國不願於日前更借大借款，願仿照現在墊款辦法，希望小借款成立，願貴團遵照前約，自本月起至十月止，每月墊付六百萬兩云云。蓋熊總長與六國團所訂之墊款合同，雖僅爲墊付二百萬兩，而從前唐總理及熊總長與銀行團商議時，原有先墊付若干萬兩，嗣後每月墊六百萬兩，合成七千五百萬兩之成約也。此次談判，在銀行團方面，全神貫注於大借款，倫敦巴黎會議月餘，始得此日俄加入條件議定之結果，方欲提出建議，而中國乃欲將大借款取消，實出銀行團意料之外。然中國雖辭卻大借款，而仍要求墊款，且聲明願借小借款，則彼此關係，固未嘗斷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

四一〇

絕。故銀行團雖不滿於意，而是日談判，則曾允電商倫敦資本家，酌議一千萬鎊之小借款也。至七月八日，尙無答復。是日熊總長復與銀行團會議，告以各省待款甚殷，商請墊付數十萬兩，銀行團不允，熊總長遂宣言如不墊款，惟有令各省自行設法，或中央政府另行設法，以應目前急需，明日當將此辦法作函通告云云。次日將此意函告銀行團代表禧君，函末並有本國政府與貴團感情素好，本總長深信俟貴團得貴總行答覆後，仍可再議將來所需等語。熊總長旋於十四日辭職，由內務總理趙秉鈞兼署，復於八月五日函致銀行團，聲明與該團磋商借款，既不得良好之結果，決計與他銀行團商借。是月中旬，新任財政總長周君學熙任事，時銀行團已稍示轉圜意，方欲繼續磋商，而倫敦新借款成立，此款爲熊希齡君所經借，熊辭財政總長後，總統挽留，委令經理借款事，熊以六國團壟斷過甚，條件太嚴，非別借他團之款，不足以破其連鵲之勢。乃與北京姜克生國際銀行代表白啓祿商訂借款，由財政部國務院會咨，付駐英劉代表玉麟以議借全權，並經英人瑪利遜周旋其間，遂借定克利斯浦團借款一千萬鎊，利息五釐，以鹽稅作抵。八月三十日簽字，議於本年交三百萬鎊，明年二月以前，交二百萬鎊，九月以前，交五百萬鎊。復擬中英合組一新銀行，直接發行外債。克團又聲言尙能續借千萬鎊以助中國。克利斯浦團者，倫敦銀行之不嫌於滙豐，不獲與於六國團之利益者，集合而成，欲以攘滙豐之獨攬利權者也。合同既成，六國團乃受一極大打擊，然經財政部之兩次聲明另借在先，不能如從前比款之遽爾抗議，乃相與共謀抵制。初則相約不滙倫敦款，致鎊價陡落，繼則根據辛丑和約，以鹽稅已抵還庚子賠款，不應再抵爲辭，態度與庚子賠款關係極淺之意國公使，出而抗議。經外交部答復，略謂辛丑和約所載擔保賠款之鹽稅，其時每年所收祇一千二百萬兩，嗣後每年僅撥付賠款一千一百萬兩，庚子以後，加價加課，又經清理財政之後，至宣統三年，鹽稅已增至四千七百五十萬兩之多。倫敦新借款，乃以鹽稅羨餘作抵，與賠款擔保，一爲舊額，一爲新增，兩無妨礙。且庚子以後，如贖回京漢鐵路等借款，（詳見本誌九卷六號內外時報熊希齡覆財政部函）均以鹽務稅釐加價作抵。蓋鹽稅每年有四千七百餘萬兩之收入，而賠款每年不過二千萬兩，和約中除鹽稅外，尙有新關稅常稅運口貨增稅作抵，何至將鹽稅全額盡行抵押云云。嗣政府復將財政部覆外交部說明上列鹽稅抵押之函，刊登公報。同時財政部又令行長蘆運使，由長蘆鹽稅項下，按月將應付倫敦借款利息，提存麥加利銀行，以備到期應付，此令亦刊登公報。於是與辛丑和約之各國公使，於十月三十日提出抗

議書於外交部，文曰：

照辛丑條約，凡鹽政收入，除其中已作償還債務之用者外，一切用作償還匪事件賠款。本月十七日官報，登財政部致外交部函，聲明鹽稅收入，其中以若干擔保辛丑賠款者，則用作償還賠款之用。又十五日所登，財政部總長命令鹽運使保留鹽政收入之若干，作其他之用。此種公文及宣言，實限制中外所訂關於鹽政條約之意義，不免專斷，且背公法原則。故各國公使議公同行動，向中國政府聲明，現在積欠賠款，我等認為一切收入，凡已作賠款擔保者，不能充他項目的之用。

此抗議書之意義，甚為含混，如謂鹽稅關於賠款，不宜再作抵押，何以解於六國團借款鹽稅作抵之議。如謂六國借款，尚未成立，故不提出抗議，又何以解於贖回京漢鐵路等借款之已成立者。總之，銀行團因財政部聲明另借在先，不能直接撓阻，遂不得不假手於外交團。所以不由六國外交團提出抗議，而必聯合各公使者：（一）六國公使疊經與聞大借款以鹽作抵之議，不能出爾反爾。（二）贖回京漢鐵路等，多為六國之借款，不能自相矛盾。

（三）六國借款，終不能不以鹽稅作抵，不便遽為根抵上之破壞。故始則運動意使，單獨抗爭，繼則聯合各國，仍一意使領銜。六國雖具占有賠款十分之九之資格，而乃退居於隨從附和之列者，蓋為他日轉圜地也。政府得書後，僅允取消財政部令，而於鹽稅作抵之理由，則仍持答復意使之態度，適如六國團反抗之本意。當周總長之初任部事也，鑒於財政之困難，且以借款利害影響及於政治，頗主張六國借款之進行，惟擬改六萬萬為二萬萬。其時六國團所要求者四條：（一）墊款暨大借款，應將中國全國鹽務抵押，仿海關現在辦法，聘用洋人管理。並將其進款託存借款銀行團，以便還本付利不誤，每年尚有餘款，任聽中國自由支用。（二）中政府，應請借款銀團指定洋員，在財務商辦處，期限五年。凡關財務歲入等事，須備政府顧問。（三）中政府應自行聘用品端技高洋人，與財務商辦處代表洋人，於取銀票面簽字，隨時取用借款。並聘用稽核專門洋人若干，稽核借款帳目，分別公布中外，以昭公正。又借款與辦實業，應用銀團所認為適當之專門洋人監理事業。（四）銀團既有代中政府出售鉅款債票之責，該債票未售完之前，中政府不得商借別國之款，致市面牽動。周總長以其條件過嚴，因於國務院會議自擬借款大綱五條，以為進行標準，大綱五條列左：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

四一二

第一條 中國自行整頓鹽務，惟製造鹽廠及經收鹽稅之處，中國可酌量自聘洋人，幫同華人辦理。所收鹽稅，可交存於最妥實之銀行，以備抵還借款之本息。

第二條 借款用途，以經參議院議決之款目為準則，其表面之簽字，應由財政總長自委一中國人，與六國團代表一人，會同簽字。

第三條 稽核帳目之事，歸入中國審計院辦理，中國對於借款，部分之用帳，可兼華洋備文冊據，華洋員同辦。

第四條 中國以後興辦實業，如需借款，祇可商聘洋技師，按照普通合同辦理。

第五條 此項借款債票，未售完之前，倘中國續借款項，如六國團條款與別家相同，可先儘六國團承辦，但在本合同以前所訂之借款合同條件，仍得繼續進行，不受本條件之拘束。

此五條於九月中旬，提出於參議院，經院同意。正欲繼續開議，而克利斯浦借款成立，遂爾中止，然克團借款，非周氏之本意也，六國團雖假手外交，提出鹽稅抗議，惟尚不能為根本上之抵制，於是一方面為索債之主張，由英使出面開單索取，聲言如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中國不將賠款洋款一律解清，則決將作抵之鹽稅釐金等等，實行差押，俄使持之尤急。一方面由法使康梯及日本銀行代表小田切轉圜，謂條件可以減輕，同時復以間接方法，阻礙克團之活動，利誘勢迫，我政府遂不得不復求生活於六國團體之中。十一月中旬，始有重開談判之動議，先由英使代表銀行團、向趙總理（時兼署國務總理）周總長提出四條，謂須一律通過，方能議及借款，其四條中之最要者：（一）委定辦理借款之專員。（二）取消克利斯浦合同中之優先權，蓋以該合同中第十四條有云：「中國政府於此項借款全行發行以前，不得以較此約更優待之條件，訂借外款。且在此時期以內，中國政府如須借款時，倘本銀行團與別團所開之條件相同，則應得有優先權。」故也。當由政府於十一月三十日，委定周學熙為辦理借款專員，一面與克團商議取消第十四條之辦法，其辦法分為三項：（一）請克團年內再借一千萬鎊，俾中國足償一切欠款，無庸與六國商借。（二）請將明年應付之七百萬鎊，一併儘今年撥付，庶債票全數發行，無礙於與他團借債。（三）請將明年二月應付之二百萬鎊，儘年內付訖，其餘五百萬鎊作罷，打銷前約，並取銷優先權，由中國予以賠償，克團於第一第二兩法，均以金融緊急財力不逮辭，而願就第三層之法辦理，於是一方面與克團磋商賠償之數目，一方面

與六國團爲正式之會議。自十一月二十七日起，至十二月下旬，大致就緒。借額本定二千萬鎊，以克團既擬取消，則次年二月以後應付之五百萬鎊，當然停止，故改爲二千五百萬鎊，二十七日，趙總理周總長將所議條件草稿，出席參議院，要求審決。當時係秘密會議，如何決議，未曾揭示，合同條件，亦未發表。迨至事後，始由政府宣布，知是項合同共二十一款，內第二款指明用途，附以清單，第五款聲明鹽務稽核處辦法，第六款鹽款未足以前加入他項爲暫時擔保品之辦法，第十四款聲明支款時按照審計處規則辦理，第十七款繼續借或另借之限制。此五款爲特別條件，餘均普通條件。當會議時，議長將特別條件逐項提出，經多數可決，惟第五款有議員提議，謂能刪最好，否則作爲附件，如萬辦不到，則照原案辦理。其普通條件，議長以毋庸表決諮詢全院，經衆贊同，簽字有日。而銀行團忽以巴爾幹戰事，歐市金融緊急，要求將原議五釐利息，增加半釐，政府因吃虧太甚，暫停簽字，先是政府曾咨各公使，要求賠款洋款等展期，分三種辦法：（一）展期一年。（二）將積欠之數，作爲短期國債，分五年清還。

（三）俟大借款成立時清償。俄公使首先反對，三種辦法，無一承認者。法使比使從而和之，英使則謂不延期亦無何等辦法，蓋俄使所以反對者，欲以經濟困我，而促成俄蒙交涉之解決。英使所以贊成者，欲以歸入借款項下劃付，而促成借款之進行，用意固各有在也，其後卒以歸入大借款撥發決議。自暫停簽字以來，借款波折，迭起環生，如利息之增加，如債票價目之更定，如墊款之要求索還，而尤著者則爲法人反對聘用洋員事，初英使函致政府，謂中國聘外人爲鹽稅稽核所總稽核員，及審計處顧問與國債局總辦，各訂相當聘約之後，由六國公使通告六國團，借款合同，方可簽押，當由周總長延聘洋員三人充任各職，已擬於二月四日簽字矣，乃法人以所聘鹽稅稽核，係丹麥人，非六國國籍。且以法人未與聘用之列，出而反對，因是膠擾月餘，未能解決。三月二十日，美人宣告退出六國團，新總統威爾遜宣言書，略謂美國資本團曾應前政府之請加入中國借款，今復詢問本政府，如仍願該團加入，須明白申請，始允遵行。本政府以該借款條件，近於干涉中國行政之獨立。且其中抵押品及辦法，陳廢苛重，若本政府從而懲惠，則負責無有已時，實有背吾美立國主義。本政府不願負此責任，決議不再提出申請。惟願以合於中國自由進化不背吾美素行主義之方法，扶助中華民國，凡可以裨益寓華美民之法制，本政府當竭力贊助云云。自此書宣布後，五國團極爲震動，有疑美之脫團，乃欲單獨行動，而爲於他方面另謀極大之利益者，同時復有他國將步美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

四一四

國後塵之說。於是方面自相聯合，將承借股分，重行分配，一方面於要求條件，稍示讓步。適我國政府亦願於已聘定德人爲國債局員外，改聘英人爲贖務稽核，並用法人俄人爲審計顧問。於是會議稍稍就緒，利息仍照前議五釐，債票價值，銀行團以關秦豫海實業債票，在歐市發售，僅止百分之九一，此次政治債票價格，當出其下，再三議減，遂由原議百分之九六零五，改作以百分之九十爲最低之限制。其餘條件，與十二月所定大致相同。四月二十二日，總統令趙總理陸外交總長周財政總長會同簽字，二十四日簽草合同，二十六日簽正合同，而一年來懸而未定之大借款，於是成立，合同列左：（後借款合同見革命文獻第六輯頁三〇至頁四〇）

合同正文之外，另有附件，載明借款之用途還款之辦法及審計規則等事。政府又以急於應用，不能待各國債票之發行，商明銀行團，墊款二百萬鎊，另訂合同如左：

墊款合同

本合同係關於中國政府善後五釐金幣借款，其總額二千五百萬金鎊之墊款。其訂立者一爲中華民國政府（此下簡稱曰民國政府），由國務總理外交總長財政總長代表。一爲滙豐銀行，德華銀行，東方滙理銀行，道勝銀行，橫濱正金銀行（此下簡稱曰銀行）。茲因以上訂立者，今日業已訂立中國政府善後五釐金幣借款，其總額二千五百萬金鎊。並商定該借款從速發售於公衆，其價值按在倫敦債票，至少爲虛數百分之九十，又因此時中國政府在未發售該項借款以前，急待款項，故訂立條款如下：

第一款 銀行承認於簽押本合同之日，立即墊付中國金鎊馬克佛朗盧布日本圓以上共合二百萬金鎊，此款存於倫敦柏巴黎紐約聖彼得堡及橫濱，聽憑財政總長提用，中國政府承認經銀行請時，除按照以上所詳各國幣，將國庫券發交銀行，以爲實現此項墊款。

第二款 此項墊款總額二百萬金鎊，即按照週年百分之七行息，自本合同簽押之日起算，每半年支付一次，其本利由該中國政府善後五釐金幣借款其總額二千五百萬金鎊發售後，儘先所得之進款內支付。無論如何，中國政府須自本合同之日期起算，十二個月內償還於銀行。

第三款 此項總額二百萬金鎊之墊款，係中國政府直接擔任之債務，其本利即中國鹽務收入全數作爲擔保，按照該

合同第三第四各款所開辦理。

第四款 此項墊款，係專為該善後借款合同之附件第丁號第戊號所詳各事而用，其開支須按照該合同第十四款所開辦理，此項墊款，如何匯寄來華，及在需用該款各處，如何交付合該數目之銀兩，均由財政總長與銀行酌定。

第五款 本合同之條款，須由外交部以正式公文照會駐北京之英國德國法國俄國及日本國公使。

第六款 本合同共備華英文八分，中國政府執收華英文各三分，銀行執收華英文各五分，如文義有疑難之處，以英文為準。

中華民國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西曆一千九百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經以上訂立合同者在北京簽押 外交總長

國務總理財政總長

合同簽字後，財政總長即通電各省，宣布借款成立，國民及國會中，有以此合同未經議會正式通過，謂政府此舉為違法者，政府則謂借款大綱五條，業於上年九月十六十七兩日，出席參院協商，取得同意，本此標準，迭與銀行團磋商，擬定合同二十一款，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向參議院報告。其特別條件，既已表決，普通條件，亦經通過，現在簽字之合同，與上年通過之條件無異，並謂以先例論，克利斯浦借款，事前未交院議，迨簽字後始提請追認，隴秦豫海借款，亦事先秘密報告一次，簽字後始正式咨照備案者，故不承認此舉為違法也。

洋員聘用，合同未簽字以前，業經雙方商定，以英人丹諾，為鹽務署稽核所會辦，德人龍伯，為審計處所屬稽核外債室之洋稽核員，法人波多葛斯，俄人喀諾發祿夫，為審計處顧問員。墊款二百萬鎊，雖訂明立即交付，旋以奧國借款披露，復生障礙。奧國借款者，政府於二三月間，因大借款多方刁難，恐難成立，而需用孔殷，不得不於銀行團以外求生活，遂向奧國商借三百五十萬鎊，訂明以五十萬鎊定購軍用船艦。五國團初未之知，迨知悉後，一方停付墊款，一方向政府交涉，要求宣布內容，旋由周總長與之會議，遂訂明奧國債票，應俟人借款債票發行後三個月，始允發售。於是墊款始開始交付，至五月二十九止，聞已交百二十萬鎊矣。

此次大借款，在借額上雖有二千五百萬鎊之巨。然中國得以應用者，為數無多，蓋照百分之八十四折算，實收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

僅二千一百萬鎊耳，而附件借款用途中，甲號償還中央到期債款（除海關稅沖抵外），計四百三十一萬餘鎊，乙號償還各省到期債款，計二百八十七萬鎊，丙號償還中央不久到期債款，計三百五十九萬餘鎊，共計一千零七十八萬鎊，均爲償欠之用，惟丁號裁遣軍隊二千零八十七萬兩，約合英金三百萬鎊，戊號行政費（四月至九月）及特別費用共五千五百二十五萬餘兩，約合英金五百五十萬鎊，已號整頓鹽務費二十萬元，約合英金二百萬鎊。實爲善後之正用，六項用途，略合實收二千一百萬鎊之數，而借款之滙費，債票之製費，尙須另計。此外前清暨南北臨時政府短期零借之款，亦未在內，是則此項借款，不過暫紓目前之急，若不從財政根本上亟加整頓，則負債愈高，生計愈蹙，恐外人所協以謀我者，且將有加而無已也。波斯乎，埃及乎，惟政府與國民之自警而已。

三、周宏業撰：「善後借款詳論」（註九）

第一章借款之條件 第一節普通條件與特別條件 第二節借款總額 第三節承辦銀行 第四節擔保 第五節用途 第六節利息及折扣 第七節清還本利 第八節存款及提款 第九節優先權 第二章中國經業上之虧損 第一節計算 第二節總論 第三章用途中之行政費及他種 第一節行政費 第二節各省遣散軍隊費 第四章將來之危險 適者借款簽字，國人之議論，集中於違法不違法，參議院曾否通過等問題，吾輩心竊哀之，以爲此次借款，果足以致中國財政之危亡，或足以爲危亡之徵，則曾通過有何益處，且此次借款與蒙古協約等，皆國人含辱忍垢，莫可告語之事，歷史上猶有不名譽存焉。民國初期會議而遇此，正觸目驚心懲前毖後之不暇，而攘臂怒目，斷斷然爭此形式上之通過，又何爲者。夫國家承平之時，爭之可也。而乃爭之於危亡之際，甚且因此爭，而國之危亡，與危亡之故，與懲前毖後之念，皆忽然忘之，則國民之喪心病狂，至此極矣。吾輩以爲吾民斷不至喪心至此，以今日之民，警之昔日之君，或奸佞在側，壅蔽聖聰，讒言不至於前耶。故詳解借款之內容，表明其真相，與國人以對於借款之常識，其最後則以吾輩對於借款之意見綴於末。果吾輩瘖瘖敝舌，而國人不注之意，而不必注意者，國人反重注之意乎，則醉而不醒，愈可哀矣。

第一章 借款之條件

解剖借款之條件，可分左之諸節：

第一節 普通條件與特別條件

普通條件，特別條件，乃財政部長提出參議院所用之名詞。普通者，指往日借款所常有之條件而言。特別者，指此次新加嚴重之條件而言。實則所謂普通者，並不普通，凡借債而有擔保，擔保而指及海關鹽稅，皆財政信用稍著之國家所不有也。所謂特別者，至第二次時又變為普通，而更有大特別或特別之特別等條件出現，未可知也。要之借款合同而有普通條件特別條件等語，已成爲不名譽之借款，而普通特別等名詞之無謂，又其餘事也。

第二節 借款總額

借款總額二千五百萬鎊，應說明者如左：

(一) 此二千五百萬鎊之數，乃中國政府所負還本義務之數，即所發債票，票面註明者之總數。而(1)非中國政府所收之數，可收者乃不少於百分之八十四之數，即八四折以上，其數爲二千一百萬鎊以上，非二千五百萬鎊也。(2)非執有債票者所交之數，所交者乃不少於百分之九十之數，即九折以上，其數爲二千二百五十萬鎊以上也。(3)非中國政府所負本利之共數，所負本利，乃四十七年間共付六千七百八十五萬八千九百鎊有餘之數，約三倍於二千五百萬鎊，唯不計利息，僅指所負之本，則爲此數。然若償還在三十二年以前，則每百鎊須加二鎊半，共計二千五百六十二萬五千鎊，亦非二千五百萬鎊也。

(二) 此二千五百萬鎊，皆以金計，蓋近年以來，世界各國，除一二國外，盡以金爲本位。銀價變動甚劇，故債權債務，不能不用金計算，歷來所借外債，皆金款也。中國用銀之國，往往因此受影響。蓋中國政府所收之租稅與其所付之經費，皆以銀計，獨所借外債，與所負外債之本利，乃以金計，比如現在規銀一兩，合英金二先令九本士二分之一，則二千五百萬鎊，爲銀一萬七千九百十萬餘兩，若半年後銀價跌至二先令四本士二分之一，則二千五百萬鎊，合二萬一千零五十二萬餘兩，相差三千餘萬兩，少固受損，多亦豈得，總之大受影響耳。

(三) 此二千五百萬鎊，共以五種制幣表示之，一曰鎊(二千五百萬)，二曰馬克(五萬一千一百二十五萬)，三曰佛郎(六萬三千一百二十五萬)，四曰盧布(二萬三千六百七十五萬)，五曰日本金圓(二萬四千四百九十萬)。平常外債，亦有分二三處發行，而幣名各別者，如倫敦若干鎊，柏林若干馬克之類，至此次之所異者，則有他種

關係之故，如日本東京橫濱等處，素無發行外國債票之事，此則與英德等相同是也。又合同雖載明五國制幣，而實際之票面，則並不拘定，使五國銀行，均向倫敦發行，則盡稱為鎊可也。使正金銀行，不在日本發行，而在紐約發行，則不稱圓而稱打拉亦可也。合同第七款有曰，「其債票之幣名由銀行酌定」即是，特日本必不在紐約發行，大概仍於自國市場，以自國制幣發行之。設市面枯窘，因此而迫及金融，則另借外債以維持之，亦自有道。且分爲若干批，每批發行若干，斟酌市面而調劑之，固在銀行權限之內也。

第三節 承辦銀行

凡借債皆以發售債票之形式出之，即於票面註明所負義務之數，售之於一般公衆，而一般公衆，執之以收本收利，並不問其爲誰何也。唯債務者之國家與公衆之間，不可無媒介者，則承辦銀行是也。平常內債，其債票之種類樣式，票面數目，與招帖、及付利還本拈圖贖回一切辦法，皆國家自定之，銀行不過爲之經手，取些許經手費用而已。至於外債，則債務者與買債票者，信用之程度，彼此不甚深知，故媒介之銀行重焉。債務者爲第二等國政府，財政信用不著，則銀行之權尤重，而如此次帶有政治臭味者，則更無論矣。合同第十九款所謂權利權力及裁斷權 Rights Powers and Discretions 皆承辦銀行之權，與執票人真正之債權無與，此不可不知也。

借款由英德法俄日五國銀行，均分承辦，其中內容複雜。往者中國有辦理幣制及東三省實業之債，英德法美四國銀行承辦之，其第十六條有云：「中國將來如因此事繼續借款，當先向四國銀行團商辦。」俄日出而抗議，謂東三省地方，二國有特殊關係，四國何得占優先權，因此生三定義，其一、俄日於中國事件，有莫大之發言權，非先問其意向，則謬葛滋多。其二、除東三省蒙古西藏地方，列強之勢力懸殊，可設定特殊關係並現已設定特殊關係外，其餘地方，皆不易設定優先權。因第一義，故四國資本團引入俄日二國，因第二義，故承辦借款立均分承辦之原則，均分承辦，即猶機會均等之約，可泯列強間無數危險也。四國資本團，加入俄日二國，變爲六國，其間奧意亦議加入，因其在中國之發言權不強，未得成立。美國自民主黨執政，不欲於美洲外，加入他洲危險之漩渦中，宣告退出，故爲今日之五國資本團。

均分承辦，乃此次五國團成立之大原則，所以泯無限之爭議，不測之危險。然其維持，正復不易。去歲克利斯

補借款將成之時，英國報章，齊稱英國於中國借款，占三分之一，而取得六分之一平等權，為英國之不利。又各國陽奉陰違，暗中以資本誘我者甚多，他國聞之，又帶猜忌之口吻，皆於均分承辦之原則，有異志故也。

承辦之銀行，為英之滙豐，德之德華，法之滙理，俄之道勝，日之正金，此不過表面之銀行耳，至其背後，則含有無數資本。去歲克利斯補借款之時，英國輿論，謂其政府何以獨保護滙豐如此之優，而他家資本為之向隅，英國政府辯之，於其以後或以前，拉各資本家與滙豐合辦，滙豐謂英國有力之資本家皆在彀中。又如比國許承辦俄國之一部，奧國許承辦俄德之一部皆是也。合同第十九款云：「五銀行可將應有之權利權力及裁斷權全分或一分，轉讓或託付於他公司或董事或代理人，並與以再行轉讓或託付之權」見之，此中消息，真所謂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也。

第四節 擔保

財政信用甚著之國，借債無取乎擔保，蓋本利斷無不能清還之事，債權者亦信之也。其不然者，則以擔保為維持信用唯一之法，設或本利無着，則擔保之財源，可供沒收也（往年英德占領委內瑞拉之海關，因海關稅供債款擔保之故）。中國往日借債，抵及海關，已不甚名譽，抵及內地稅項，則又甚焉。今全國鐵路稅項，稍為確實者，無不擔保外債，則信用掃地盡矣。此次擔保，共有三種：

（甲）鹽稅 中國辛丑賠款，有鹽稅作抵明文。此外英德借款等，皆指定鹽款，唯其總數不過二千零七十五萬兩，而實在收入，約合五千萬兩。有人謂加以整理，可增至一萬萬兩，故尚有餘以作此次擔保，足以取信於債權者也。其從前所抵之數如下：

款別	年別	抵押	押數	共數	目數	承辦者
英德借款	一八九八年	宜昌並萬戶沉鹽釐 鄂岸鹽釐 皖岸鹽釐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共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兩	兩	滙豐 德華
庚子賠款	一九〇一年	各省鹽政進款		一九八八九〇〇〇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

四二〇

湖廣總督借款	一九〇七年	浙江新舊鹽斤加價 江蘇新舊鹽斤加價 川淮新舊鹽斤加價 直隸新鹽斤加價酌提盈餘	六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正金
英法借款	一九〇八年	除英德借款外第二次抵押	二三五〇・〇〇〇	二三五〇・〇〇〇	滙豐 滙理
湖廣總督借款	一九〇九年	直隸運庫 永平鹽捐	七四・〇〇〇	七四・〇〇〇	滙豐
湖北借款	一九〇九年	湘鄂贛皖四岸鹽釐八成 復價 江蘇要政加價 兩淮分司五成鹽釐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滙豐 滙理 德華 滙豐
直隸借款	一九一〇年	各省新鹽斤加價	五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滙豐 滙理 德華 滙豐
兩江借款	一九一〇年	兩湖鐵路借款 (訂明千萬鎊 已交六百萬鎊)	七四〇・〇〇〇	七四〇・〇〇〇	滙豐 滙理 德華 滙豐
幣制借款	一九一一年	湖北七釐銀款	二五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銀行團 四行團 銀行團
中國五釐金款 (交第一批)	一九一二年	除英德借款外第三次抵押	九五〇・〇〇〇	九五〇・〇〇〇	銀行團 四行團 銀行團
共數			四六〇・〇〇〇	四六〇・〇〇〇	銀行團 四行團 銀行團
內因海關稅加增及海關稅內劃抵可以扣除者			二七七八・〇〇〇	二七七八・〇〇〇	斯克浦利
實在抵押者			三二・五五一・〇〇〇兩	三二・五五一・〇〇〇兩	
			共除一一・八〇〇・〇〇〇兩	共除一一・八〇〇・〇〇〇兩	
			二〇・七五一・〇〇〇兩	二〇・七五一・〇〇〇兩	

鹽稅爲此次擔保之中堅，故承辦銀行，所以稽核之者甚嚴。大致設鹽務稽核所，其分所遍及於內地，而五國人握稽核所之權，鹽務所入，存於銀行或銀行所信認者，非稽核所所長簽字，不得提出等類，吾輩於上文言信用甚著之國，借債不須擔保矣。縱在信用稍次者，雖有擔保，亦自經收之而自存之，以他款供借款之本利，而以擔保財源供他用，債權者既不虞其無著，亦無須乎過問也，此其間有大界線焉，逾此界線，則爲干涉內政。譬之入人藩籬，涉人閨闥，凡國民所最忌者也。而今日中國借款，則稽核其擔保財源焉，此信用墮地之徵，亦即衰亡之徵也。

(乙)海關稅 中國近年海關稅，歲收約三千五六百萬兩，而所負外債本利，到期應清還者，約五千餘萬兩，除以海關全數撥付外，約不數千餘萬兩。此項借款用途，第一單到期借款第一筆賠款欠項約二百萬鎊，即出於此。中國風氣一變，凡國民所消費者，與所生產者，日與近世文明相接近，國際貿易，日益增加，近十年間，出入總數，由四萬三千七百餘萬，增至八萬四千三百餘萬，約進一倍，因之值百抽五之海關稅，亦所增甚多，列表於左：

年次	關稅總數	關平兩
一九〇一年	二五·五三七·五七四	
一九〇二年	三〇·〇〇七·〇四四	
一九〇四年	三一·四九三·一五六	
一九〇五年	三五·一一一·〇〇四	
一九〇六年	三六·〇六八·五九五	
一九〇七年	三三·八六一·三四六	
一九〇八年	三二·九〇一·八九五	
一九〇九年	三五·五三九·九一七	
一九一〇年	三五·五七一·八七九	

此十年間，由二千五百餘萬兩，增至三千五百餘萬兩，約增十分之四，由此以推，將來必有增加，其增加之率，或過於

近十年，未可知也。又自辛丑以來，有裁釐加稅之議，謂將內地通過稅全行裁撤，而加海關稅爲值百抽十二、五，議果實行，則比例現在應收之數，當加增一倍有餘。故自二方面觀之，皆可信其必增，遂預定其增，又預定其所增者，除現在不敷之千餘萬外而尙有餘，因指其餘款爲此次借款之擔保焉。英國近年以來，於外交守名譽之孤立，蓋政治家以爲將來代我執政者，必政策不同之他黨，故不結同盟條約，以束縛他黨之政策，其對於未來之德義如此，英國政治家所以可風也。今中國借款，遣子孫以負擔無論矣，遣子孫以不可收拾之財政無論矣，乃無微不入，取將來三十二年以前還債之自由而束縛之，又取將來可以增加之海關稅處分之自由而亦束縛之，以較英國之政治家，其度量相越爲何如也。

據合同觀之，現在之擔保，以鹽稅爲第一，海關稅爲第二，而將來之情形，則海關稅反居於第一，鹽稅反退於第二，海關稅有餘若下，可以還借款之本利，則鹽稅除補足其所不敷者外，均可挪作他用，設海關稅所餘甚多，每年足還本利全數百四十餘萬鎊，則鹽稅亦可盡行挪歸他用，唯鹽稅之擔保與其優先權，則不能免除耳。

(丙) 直隸山東河南江蘇四省所指定之中央稅項 鹽稅須整理而後可增加，整理之時，反虞其減少，又有他項借款之擔保在先，至於海關稅，不過指望於將來，因此兩種之擔保生焉。大概各省有每年解送中央若干之文據，存於財政部，因以示諸銀行，而指定爲擔保，據合同限定四省地域，而不聲明何種稅項，則無論何項均包括在內可知。現在地丁亦國家稅之一，將來不肯政治家，以地租抵押外債，或據此爲先例，未可知也。

此三種之擔保性質，居於第三，而目前則居於第一，發售債票後，第一月起，須預備應清利息之數，交存於銀行。唯一年後，鹽稅所入，足備次年上半年之利息數，則停止三種之擔保，又繼續三年，鹽稅所入，足備次年上半年之利息數（均存於銀行固不必論），則免除之，故處於第三擔保之列也。

第五節 用途

借款指定用途，共有七種：

(甲) 清還已到期之債款。

(乙) 贖還各省已到期之債款。

(丙) 預備不久到期之借款。

(丁) 各省遣散軍隊費。

(戊) 四月至九月行政費。

(己) 整理鹽務之用。

(庚) 此外各項行政費經銀行允認者。

以上七種，以金計者，(甲丙二種) 七百九十一萬零四十一鎊。以銀兩計者，(乙丁二種) 四千一百萬八千八百六十四兩。以銀圓計者，(戊己二種) 七千五百二十五萬四千一百十八圓。照現在每規元一兩合英金二先令九本士二分之一計算，二千一百萬鎊，除首半年利息經手費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二鎊，與以金計之數外，所餘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三千三百九十五鎊，不過合八千八百二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七兩，以較計銀兩計銀圓之二項，尚不足數百萬兩，則於銀圓已種中減之，故非銀價陡落，則庚種殆如無有也。

用途之指定，此爲新例，凡信用稍著之國，其借債也，債權者不過考較於本利有無著落，而借款用之何所，則無須乎過問也。此其間亦有一大界線焉，逾此界線，則爲干涉內政，譬之人人藩籬，涉人閭闔，又國民之所大忌也。今中國則與承辦銀行指定之，又由承辦銀行監督焉。

監督用途，取先例於津浦鐵道，其款即以外人爲管帳，至去歲九百萬墊款議成，乃設稽核所，以外人爲稽核，凡用款先經稽核員簽字，且須以直接領款之收條，經稽核員查閱，時銀行向來履行不誠實之責言焉。今則稽核所易爲審計處之國債科，此爲第一重監督，而銀行指定之代表，爲第二重監督。

用途之監督，與濫費有大關係，蓋中國濫費無度，紊亂財政，不可收拾，縱中國不自恤，外人安得坐視，彼各有巨大商務於中國，恐財政紊亂，則人民購買力衰沈，商務將受損也。彼各有強大發言權於世界，恐中國財政紊亂，致生政治上之危險，無論其危險爲列強之戰爭，爲中國之內亂，彼皆擔莫大之憂也。故必先祛其濫費，而整理其財政，絕濫費之爲患。無論其爲應用者少而所費者多，爲費之於不要之事，爲費之於要事而要事無成效，其結果固相同也。濫費之最引起外人之注意者，則係比款，當時唐紹儀氏，携此千萬圓南下滬濱，不一月間，到手立罄，於

是濫費之聲遍中外，不監督用途，則不能舉債矣。實則中國之濫費，不自比款始，亦不自比款止，特其事爲外債，最易測知其來路與其用途，又值南京政府某氏當國之時，其濫費爲較甚耳，而於是中國之運命，遂因此創一新記錄。其以前爲財政完全自主之時代，其以後爲財政受人干涉之時代，則非偶然矣。

中國於用途之監督，亦嘗試最後之抵抗矣，去歲瑪里遜之西行，英國輿論之鼓動，與克利斯浦借款之成，不惜破歷來之記錄，與以六釐經手費用者，無他，爲求得擔保不稽核用途不監督之借款耳。而卒之肉袒牽羊，仍俯就五國團之範圍，而不能免於擔保稽核用途監督者，是則智力孤危，勢不足以相抗也。五國團之基礎，因激刺而自改善，日就鞏固也。其間英國外務總長，自信其政策，足以利英國及列強，而亦爲中國之福，堅持之不稍改變，亦與有大力焉。

七種用途之中，有應說明者，均詳下章。

第六節 利息及折扣

債務者之信用著，則利息輕，信用不著，則利息重，今週年利息五釐，較之歐美各國三釐或三釐半者爲重，此第二等國財政，信用之利息也。凡債票以票面價格發售，即票面註明百鎊，仍以百鎊售之於公衆者，是無折扣之時也。若低減其售價，票面百鎊，以九十八或九十九售之，則公衆自謂以較少之金錢，買較多之權利，投資者必踴躍，是折扣也，歐美各國之債票，有無折扣者，有有折扣者。中國革命以前之債票，以九十七八發售，九十五淨收，革命以後，信用愈墜，克利斯浦之借款，以九五發售，八九淨收，是其徵也。自巴耳幹戰爭起，歐洲金融，遽然緊縮，各國借債，大受影響，中國尤甚，前者隴秦豫海鐵道借款，九一發售，八五淨收，尙不踴躍，故此定爲九十發售，八四淨收，聞應募者多，可望九十一之數云。

凡折扣小而利息重，與折扣大而利息輕者，實質相同，此九折之五釐，等於無折扣之五釐九五而略損，八四折之五釐，等於無折扣之五釐九五四三而略損，而折扣之爲物，在還本年期限悠長者，扣利息倒算，爲數甚微，在還本年期限短促者，扣利息倒算，爲數較大。此次四十七年長期借款，五釐利息，八四折扣，猶優於九零五折扣五釐五利息可知也。財政總長，注重於五釐利息，故折扣之大，遂不復顧，所謂數巨期長，半釐之增，受虧非淺，即此意

也。特國家財政，有希望於前途者，至融通稍便之時，可借輕利之債，以拔還舊債，蓋世界日富，資本充裕，十年以後，利息之微，可操左券，利息輕則猶之負債少也。而折扣大者，則不便於提前拔還，重負纍纍，必至盡絕蘇甦之望，觀於此次定八四折扣之約，又定十七年以前不能還本之約，又定三十二年提前還本，每百鎊必加二鎊半之約，則知不顧將來或無望於將來也。然中國歷來借款，皆有與此次大略相同之約，故財政總長，列之於普通條件之中，則其不顧將來或無望於將來，又不自今次始也。

第十七年以後，三十二年以前，如將未到期之債贖回，每百鎊須加二鎊半，此二鎊半，乃真正債權者（即執票人）之所得，與承辦銀行無與也，此辦法取先例於寧滬鐵路廣九鐵路津浦鐵路等借款。

至銀行所得之經手費用，共有二種。（一）售出債票之時，按票面虛數，扣用六釐，指明票面虛數者，謂按每百鎊扣六鎊，非按發售實數九十鎊，扣五鎊八先令，乃於九十鎊內扣六鎊也。銀行經售債票原，有些須經手費，中國之借款，除印債票費外，所有一切，均由銀行代辦，經手費自較多，往常發售債票，作價九十七至八，而淨收九十五，銀行於其中可得二三釐利益。此次五國資本團，構造頗繁，磋商之件亦多，且須指定代表，監督借款用途，而加以簽押，其費用自較往常借款為巨，而所得之經手費用，由二三釐增至六釐，此其中有一消息焉。去歲克利斯浦借款，須造成英國輿論掀動英國政府之政策，以推翻六國資本團，克氏用力獨多，故開新例，要求六釐經手費，既已許之，遂為慣例，隴秦豫海鐵道借款因之，及今五國資本團不能推翻，克氏無由自樹旗幟，中國轉而投降，而此六釐用費，遂反為五國資本團之利，而莫能反唇焉，此其故非深明世界大勢者，莫由豫測也。而六釐用費，遂鐵案如山，與中國借款終古矣。（第十七款，將來借款之銀行，提經手費百分之六為根據）（二）還本付利之時，按每千鎊給與銀行二鎊半，蓋付利還本拮据贖回一切辦法，又盡由銀行經手，故銀行又可於中取利也，比往常借款通用之辦法，不自此始。

第七節 清還本利

借款期限，定為四十七年，十年以前，壓本不還（付利不還本），十年以後，本利共還，第十七年以後，可提前還本，但每百鎊須加二鎊半，第三十二年以後，無須增加，此其大較也。初十年內，每年付利百二十五萬鎊，十

一年，還本千分之九又八三九七九四五，即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九十四鎊十七先令三本士。第十二年，還本二十五萬八千二百九十四鎊十二先令一本士。第十三年，還本二十七萬一千二百〇九鎊五先令八本士。以次遞加，蓋利息因本已交清而遞減，故還本因利息遞減而加多，合而計之，每年共交本利百四十九萬五千九百九十四鎊十七先令三本士。（按此並非每年還本千分之九零可知，而合同云云，合同以英文為準，英文無每年之語，或者漢文難達，遂譯稍誤耳。）按月交與銀行，每年交還執票人，其餘清單，詳列於下章，不錄。

第十七年以前，不能提前還本，第三十二年以前，提前還本，須加二鎊半，為不顧將來，吾既言之矣。而於還本付利之約，尚有可見者二事。

（一）凡還本付利，必自審顧其國之財力焉，或政府自恃有利之計畫焉。今日七月初一以後，即生一百二十五萬鎊之負擔，此負擔殊不小，蓋約一千二百五六十萬也，約當全國地租之三分之一也。而國之財力何如，政府果有計畫，能生此一千二百五六十萬元之財源否。夫固曰，其初取之於直隸等四省之稅項也，其後取之鹽稅也，而四省稅項與鹽稅，現在供中央與各省之政費，既供政費，則七月以後之政費，又將何賴，未嘗聞中央與各省，有提出之財源也，亦未嘗聞中央與各省，有節省之計畫也。漫然舉債，而不問及清還之事，是責任之疏也，若挖肉補瘡，勢已至此，實不遑顧及七月以後也，則尤可寒心矣。

（二）中國外債，現在舉其名目，蓋四五十種。其重而大者，如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庚子賠款，及各鐵道借款等，六十餘種，皆中央政府之所負，年須還本付利者也。則宜有統系之計畫焉，預算其為富裕之時，則多還之，不富裕之時，則少還之，甚貧之年，則暫積壓之，此計畫之一種也。又宜顧慮國庫徵物旺不旺之時期焉，凡收稅經驗既久，則每年之時期，略有一定，於是審顧其期，暢旺之際則多交款，不旺之際則少交款，此又計畫之一種也。今各種借款，或三十六年為期，或三十五年為期，或三十九年為期，或四十五年為期，或四十年為期，或四十七年為期。壓本不還之期，或為一年，或為五年，或為十年，或為十二年，或為十五年，或無壓本之年。則並不審顧國之財力，而亦無統系也。其交款之期，或定半年一交，或定一月一交，或定數月一交，而日期亦各不等，若與收稅之旺不旺國庫之盈與絀無關係焉者。中國財政紊亂，無往而不見之，即較有條

聖之外債，亦復如此也。

首半年所付之利（即今年七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由銀行於債款內扣存，到期即以付與執票者。而直隸等四省之稅，仍須自第一月起，按月交存銀行，以備下半年之用，故合計銀行常存足數半年利息之條款。設或各省稅款，有交不齊之時，尚可不至恐慌，且可早期警戒，並可騰出閒暇，從容催迫，誠可謂鄭重之極矣。

凡借款不難於借而難於還，國債票之所以獨優異於他種債票者，以其負責務者為國家，到期必還，公衆可永遠收執而無虞也。而國家之負責，因此愈重，此次借款之所以不得不成者，其重要原因，以從前借款有一千二百萬鎊，本利到期或將到期須應付也。又其所以不得不俯首於五國銀行者，其重要原因，以前此一千二百萬鎊，多負自五國銀行故也。財政部曰：「英使開單索償，俄使催索尤急，破產之禍，即在目前。」又曰：「歲事將闌，來源幾絕，維持無術，迎拒兩難。」何其言之哀也。而吾國民營此最苦之經驗，由今以推想後來，原有者不減少，又益以每年一千三百萬至一千五百萬之擔負焉，稍有感覺者，其能無凜凜也耶。

第八節 存款及提款

據合同，應存款於銀行者三種：（一）債款，凡發售債票所得者，由銀行分存於倫敦之滙豐銀行、柏林之德華銀行、巴黎之滙理銀行、聖彼得堡之道勝銀行、橫濱之正金銀行，與滙寄來華者，仍存於在中國之五國銀行。（二）還本付利之款，每半年交還本利一次，於每月先期前十四日，（每月初一為期）交存銀行，由銀行代付。（三）擔保之款，凡鹽稅所入，須存於銀行，與銀行所信認者。提用債款，亦有二種制限。

（一）不得多於其所應需之數 今如外交部需用六月份薪水一萬圓，清華學堂經費五千圓，先應作領款憑單一紙，註明事由（如六月份薪水）與數目（如一萬圓），送交審計處國債科科長簽字，不得多於應需之數曰「一萬零一圓」，亦不得籠統其數曰「本部薪水並學堂經費共一萬五千圓」，而於是簽字送財政部，財政部出一支票與發款命令，支票乃營業之手續，不必註明事由，亦可二三筆款，籠統共寫。發款命令，乃行政上之手續，亦註明事由數目與經管者（如外交部），一齊送交銀行代表，此代表處原存有詳細預算用途之清單，所載者，不僅如附件戊號，止有外交部所管第一款本部經費三十八萬一千五百三十二兩已也。又有項目細數，如薪水若干圓，某某若干圓之類

，代表則細查之，此一萬圓與五千圓，果與原定數目相符，則簽字於支票，而於是始得向東交民巷之銀行提用所存已經滙寄來華之債款，所以防濫費者如此其嚴也。

(一) 滙寄來華之債款每星期不過五十萬鎊 此雖多出於滙兌上之關係，非為限制濫費而設，但提用債款，因此受自然之障礙，今如湖北遣散軍隊之四百萬兩，四川遣散軍隊之二百萬兩，同時提用，而值此時存於中國之銀行者已罄，或為數不多，則所能滙寄來華者，不過約四百萬兩，而其餘非俟下星期不可也。

第九節 優先權

借款對於擔保之鹽稅，有優先權，將來他種債務，用鹽稅擔保者，不得與此次借款平等，不得減少或損害此次借款對於鹽稅之權利，不得比此次借款更占優先權。

第十九款有裁斷權 Discretion 一語，據合同上觀之，裁斷權似不外左之三種：

(一) 將來以鹽稅擔保而借款，或與此次借款相同之用途而借款，則銀行有進而承辦之選擇權，選擇權者，銀行儘先應此借款，而亦可不應也。此與去歲要求五年內不許向他處借債之性質稍異，前者限定年限而不限定借款之性質，此次限定擔保相同或用途相同之借款，而不拘定年限，然則永遠在五國銀行選擇權之下也，而經手費用六釐，則下次借款亦沿用之，不能移易。

(二) 提用借款，須將領款憑單，經審計處國債科五國人之科長簽字，不得少於其事應需之數，並須將所簽者，與發款命令，隨同支票，一律送交銀行代表簽字，須與用途詳細清單相符，此科長與代表之權，當亦裁斷權之一也。

(三) 審計處用五國人為國債科科長，鹽務稽核所及其分所，以五國人握主要之權，此項用人，據吾輩可調查，名義上雖由中國選派，實則經五國之分配或推薦或認可者也，當亦裁斷權之又一也。

第二章 中國經濟上之虧損

凡人之不願舉債者，以將來所還之數，鉅於現在所借之數，所耗不資故也。中國此次，以凋敝之餘生，值歐洲金融緊縮之時會，天時人事，兩方交逼，所虧損之數，又於歷來借款史作新記錄焉。今將其虧損者約略計之，而合為總數，所說明者多數目上之關係，而數目所不得計者不與焉。

第一節 計算

借款於經濟上之虧損，分六種計算之。

(一) 利息 此次借款期限，過於辛丑賠款之三十九年者八年，即過於最長之東三省實業借款四十五年者亦二年，其期之長，歷來所未有也。凡期限愈長者，利息之所負愈多，此次共負利息四千二百八十五萬八百零九鎊十八先令三本士，較之原本約居二倍，較之全國歲入三萬萬，猶有加焉。其分年償還本利息數目表於下：

年	次	還利數	還本數	每年除已還外所負之本數
第一年	(一九一三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一四年七月一日止)	一、二五〇、〇〇〇		
第二年		一、二五〇、〇〇〇		
第三年		一、二五〇、〇〇〇		
第四年		一、二五〇、〇〇〇		
第五年		一、二五〇、〇〇〇		
第六年		一、二五〇、〇〇〇		
第七年		一、二五〇、〇〇〇		
第八年		一、二五〇、〇〇〇		
第九年		一、二五〇、〇〇〇		
第十年		一、二五〇、〇〇〇		
第十一年	(一九一三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一四年七月一日止)	一、三五〇、〇〇〇	磅先令本士	磅先令本士
第十二年		一、三七七、七〇〇、五二二	先令本士	二四、七四四、〇五五、二九
			二五、九四四、一七三	二四、四九五、七〇〇、一〇八
			二五、六二九四、二二一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

四三〇

第十三年

一・二四・七八五・二・七

二七一・二〇九・五八

一四・二四・五〇・一・五・〇

第十四年

一・二二・一・三三五・一・三

二八四・七六九・一六・〇

一三・九三九・七三・一・九・〇

第十五年

一・一九六・九八六・一・五

二九九・〇八・五・一〇

一三・六四〇・七三・三・三・二

第十六年

一・一八二・〇三六・三・二

三四四・九五八・一四・一

一三・三六・七六四・九・一

第十七年

一・一六六・三三八・四・五

三三九・六五六・二・一〇

一三・九九七・一〇七・一・六・三

第十八年

一・一四九・八五五・七・一〇

三四六・一三九・九・五

一三・六五〇・九六八・六・一〇

第十九年

一・一三三・五四八・八・三

三六三・四六八・八・一

一三・二八七・五三・一・七・二

第二十年

一・一一三・三七六・一・二・一

三八一・六八・一・五・四

一三・九〇五・九〇三・二・七

第二十一年

一・〇九五・二九五・三・一

四〇〇・六九九・一四・二

一三・五〇五・一〇三・八・五

第二十二年

一・〇七五・二六〇・三・六

四一〇・七三四・一三・九

一三・〇八四・四六八・一・四・八

第二十二年

一・〇五四・二三三・八・九

四四一・七七・一・八・六

一三・六四二・六九七・六・二

第二十四年

一・〇三二・一三四・一七・四

四六三・八五九・一九・一

一三・一七八・八三七・六・三

第二十五年

一・〇〇八・九四一・一七・五

四八七・〇五二・一九・一〇

一九・六九一・七八四・六・五

第二十六年

九八四・五九九・四・四

五一・四〇五・二・九

一九・一八〇・三七八・一・三・八

第二十七年

九五九・〇一八・一八・八

五三六・九七五・一八・七

一八・六四三・四〇二・一・五・一

第二十八年

九三三・一七〇・二・九

五六三・八四・二・四・六

一八・〇七九・五七八・〇・七

第二十九年

九〇三・九七八・一八・〇

五九二・〇二五・一・九・三

一七・四八七・五六一・一・四

第三十年

八七四・三七八・二・八

六二・六一六・一四・七

一六・八六五・九四五・六・九

第三十一年	八四三・二九七・五・四	六五二・六九七・一・二	六・二二三・二四七・一四・一〇
第三十二年	八一〇・六六二・七・九	六八五・三三三・九・六	一五・五七七・九一五・五・四
第三十三年	七七六・三九五・一五・三	七一九・五九九・二・〇	一四・八〇八・三二六・三・四
第三十四年	七四〇・四一五・一六・二	七五五・五七九・一・一	一四・〇五二・七三七・二・三
第三十五年	七〇二・六三六・一七・一	七九三・三五八・〇・二	一三・二五九・二七九・二・一
第三十六年	六六二・九六八・一九・一	八三三・〇二五・一八・三	一二・四二六・三五三・三・一
第三十七年	六二二・三七・一三・二	八七四・六七七・四・一	一一・五五一・六七五・一九・一〇
第三十八年	五七七・五八三・一六・〇	九一八・四二一・一・三	一〇・六三三・二六四・一八・七
第三十九年	五三一・六六三・四・一一	九六四・三三一・一二・四	九・六六八・九三三・六・三
第四十年	四八三・四四六・一三・四	一・〇二二・五四八・三・一一	八・六五六・三八五・二・四
第四十一年	四三二・八九五・五・一	一・〇六三・一七五・二・二	七・五九三・一〇九・一〇・二
第四十二年	三七九・六六〇・九・六	一一・一六・三三五・七・九	六・四七六・八七五・三・五
第四十三年	三三三・八四三・二五・一	一一・七二・一五・二・二	五・三〇四・七二四・〇・二
第四十四年	二六五・二二六・四	一一・三三〇・七五八・一三・三	四・〇七三・九六五・七・〇
第四十五年	二〇三・六九八・五・四	一一・二九二・二六六・一・一	二・七八一・六六八・一五・一
第四十六年	一五九・〇八三・八・九	一一・三五六・九二一・八・六	一・四四四・七五七・六・七
第四十七年	〇七一・一三七・一〇・八	一・四三四・七七七・六・七	
共計	四二・八五〇・八〇九・一八・三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

(二) 折扣 債票票價，至於九折，不獨歷年借款所未有，亦近年世界各國無論何種孱弱之國，外債上所不多見也。其間中國虧損之數，爲二百五十萬鎊。

(三) 經手費用 (1) 按票面虛數六釐，中國所虧損者，總數百五十萬鎊。(2) 還本付利，按數給千分之二半，所虧損者，總數十六萬九千六百二十一鎊四先令七本士。

(四) 存款利息 據合同借款與清還本利之款擔保之款三者皆存於銀行，銀行利息微，而借時之利息重，所虧貼者，在二釐至四釐之間，爲數頗巨，今計算於下：

(1) 借款(甲) 債票借得之款，除劃抵甲乙丙三種用途與扣除首半年利息外，餘存銀行，按週年三釐付息，此款係以五釐九五四三借來者也，(五釐息八四折等於五釐九五四三)。故中國須虧貼二釐九五四三之息，除隨時劃滙外，平均存數五百萬鎊，爲期二月，則所虧損者，爲二十四萬六千一百九十一鎊十三先令四本士。(乙) 其隨時劃滙者，存於在中國之五國銀行，須實支之時，方許提用。而銀行按流水帳付息，今五國銀行之在中國者，聲勢頗盛，往來存款，多不付息，付亦不過一二釐，平均存款九千萬鎊，貼息四釐半，爲期二十天，則所虧損者，爲二十二萬五千鎊。

(2) 還本付利之款(甲) 據合同還本付利之款，按月於初一以前十四天，交存銀行，由銀行每半年付給執票人一次，故存於銀行之款，最長者爲半年，最短者爲一月，平均存三月半，銀行按二釐付息，以中國政府借款之息率例之，則須貼三釐九五四三，共付本利六千七百八十五萬八百九鎊十八先令三本士，共虧損之數，爲三十五萬零四十七鎊五先令五本士三分一。

(乙) 據合同第六款，應將直隸等四省稅款或鹽稅，預備與下半年利息相當之數，存於銀行，則每半年至少六十二萬五千鎊至七十四萬七千九百九十七鎊存於銀行，並未載明若干行息。今假定比五釐九五四三，不敷三釐五利息，則所虧損之數，雖不計複息，亦得百十八萬六千四百十六鎊十五先令五本士。表如下：

年次	每年存數	每年利息	共
鎊		鎊	鎊
			數

十年以前	六二五、〇〇〇	二一、八七五	二一八、七五〇
十年以後	七四七、九九七	二六、一七九	九六八、六五六、一五・五
共 計			一、一八六、四一六、一五・五

(3) 擔保之款 鹽稅所入，存於銀行，與銀行所信認者。中國此項收入，每年五千萬兩，除隨時存入提出。與(2)之(乙)所計者外，平均每年常存一千萬元，折算一百萬鎊，此等存款，原與普通存放生息者無異。唯五國銀行之在中國，聲勢頗盛，所付利息較輕，以比存放他行，如中國交通之類，必有所損，平均虧貼一釐，每年虧貼萬鎊，除複息不計外，四十七年，共貼四十七萬鎊。

(五) 滙費 中國之借款，為銀價所影響者甚大，於第一章既言之矣，一八九一年，平均銀價，每盎斯為四十五本士十六分之一，至一九一一年，平均銀價，每盎斯為二十四本士十六分之九，二十年間，由二十一換變為三十九換，銀價之愈趨愈下，如此其速也。而此次借款，於停辛佇苦之餘，反值銀價最高之會，虧損之巨，又可痛焉。以二十本士十二分之九計，(規元一兩合二先令九本士二分之一)較之十年間平均銀價二十四本士八分之五，(平均銀價較十年間最低銀價尚差三本士有餘最低價為二十一本士四分之一則更虧不可言矣)，相差二本士十二分之十五。借款二千一百萬鎊之中，除以金計者外，約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三千三百九十五鎊十先令二本士，須少收銀一千二百九十四萬五千八百五十二盎斯，即百三十二萬八千二百九十八鎊七先令一本士十六分之十一。

(六) 墊款 一年以來，借款之議，久而不成，中國政府，不名一錢，奄奄垂危。五國銀行，有時察之，以國庫債券之形式，濟以款項，行息七釐半，於借款發售之日扣還，謂之墊款，總數一千二百十萬兩(此次新墊二萬鎊在外)，其七釐半息，係於交款之時，扣留一年，淨交九十二分半，附件中所謂九十二分半作扣是也。故按年終交利計算，約合八釐有餘，較此次借款五釐九五四三，約虧貼二釐一，其債券以金計算，銀價自二先令八本士至九本士二分之一不等，按之十年來平均銀價，均有虧損，連此次新墊款，共計虧損二十二萬二千九百零八鎊十三先令一本士。列表於下：

年	月	墊	款	數	目	銀	價	虧	數	利	息	虧	數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

四三四

一九一二年二月	二九二・七九二・五・六	二一・三五四・三・四	六・一四八・二・八
一九一二年三月	一五八・五五八・一・六	九・四五三・一・六	三・二三〇・七
一九一二年五月	四五五・二三六・九・九	四六・八七五	九・五五九・一九・一
一九一二年六月	四四九・三二四・六・六	四一・四〇六・五	九・四三五・一六・九
一九一二年七月	四五二・七〇二・一四	四四・五三一・五	九・五〇六・一五・二
以上過期利息	四七・〇〇〇		一・三一七・六・七
一九一三年四月新墊款	二・〇〇〇・〇〇〇	周息七釐先交半年利息共虧	二〇・〇〇〇
共計		一六二・六一九・一五・一〇	五九・二八八・七・三

第二節 總論

此計算之大概也，六種中以利息之虧損為最巨，折扣次之，存款經手費滙費又次之，共計所虧損總額，五千一百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七十八鎊有餘，約合五萬一千三百四十八萬六千七百八十七圓，較之借款原本大二倍有半，較之全國歲入大約二倍。然則中國苟能不舉此債，即足開五萬萬圓之源，節五萬萬圓之流，而正當凋敝之餘，負累不堪之際，又被此歲入二倍之巨虧焉，嗚呼！真可痛矣。其總數列表於下：

鎊

(一) 利息	四二・八五〇・八〇九・八・三
(二) 折扣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三) 經手用費(1)	一・五〇〇・〇〇〇
(2)	一六九・六二九・四・七
(四) 存款利息(1)之(甲)	二四六・一九一・三・四
(1)之(乙)	二二五・〇〇〇
(2)之(甲)	三五〇・〇四七・五五

(2) 之 (乙)

(3)

四七〇・〇〇〇

(五) 滙費

一・三二八・二九八・七一

(六) 墊款

二二二・九〇八・一三・一

共計

五一・〇四九・三〇〇・三・五

約合

五一〇・四九三・〇〇二

此六種五千萬鎊之數，非能盡此次借款之虧損也，此外尚有大虧損，約與此類相當者，凡三種如左：

(一) 複息 債款之有複息，猶其有息也。今所列各數之中，如(一)利息。(三)經手用費之(2)。(四)存款利息(2)之(乙)等類，不過將歷年所虧者，合併成數，並未計及複息，實則複息亦所應有(設如中國不負此債則每年所交二十五萬鎊之利息亦不負可逐年存放利上加利也餘類推)，僅計利息一項之複息，約在三千萬鎊以上也，今均不列。

(二) 比款及克利斯浦借款之虧損 去歲比款百萬鎊，因觸銀行團之怒而拔還，既虧折扣，又虧利息，已在週年一分以上矣。克利斯浦借款合同第十四款，有鹽稅擔保之優先權，與五國銀行現在之優先權不容，則賠償克利斯浦而取消之，此賠償與一分以上之重利，皆因此次借款所發生者也，今均不計。

(三) 銀價上最大之危險 前計滙價之虧損，以現在市價與十年平均銀價比較，得百六十餘萬鎊，此虧損之最小者也。若比較十年來最低銀價二十一本土四分之一計算，則虧三百餘萬鎊，數且倍之。且今日之影響於銀價者，印度中國之供求耳。安知借款滙寄來華之時，不因借款自身之影響，而市價二十七本土十六分之九，變為二十九本土四分之三，銀行滙費，營業上原有出入三釐之差異，安知五國銀行，不臨時抑勒，於銀價上抬高一小比例，如四分三變為八分之七之類，果爾，則又加虧百餘萬鎊，況四十七年之為期至長也。二十年間，既由四十五本土跌至二十四本土，則此後或跌至十八本土十六本土，亦未可知。則每年之本利，中國政府，於其清還也，苟非國與民之所入，盡變銀而為金，則銀價上之虧損，受累無窮。辛丑以來，鎊虧問題，十年中八九年有之，此後此種恐怖，此種酸

辛，年復一年，不能自脫，或者將更甚也，此皆不在計算之列。

今使中國取借款用途之一種，擇其最不便監督而爲國羞者，自籌款項以充之，而留五六百萬鎊，存儲外國之五國銀行，即於其中扣還今年外債之本利，則滙費之虧損，可減七八十萬鎊，較之存款所貼利息二釐九五四三，猶爲有利。且無論錢價漲跌，本年中可不受其影響，而銀價或亦不爲中國供求所影響也，此乃小而遠者，尙有大而近者，則中國財政安危之樞紐繫焉。請畢其說，續以下章。

第三章 用途中之行政費及他種

此次借款之用途，共計七種，所應說明者，除散見於各章外，分二節論之。

第一節 行政費

借款用途之最足以令人觸目驚心者，莫如行政費五千五百餘萬圓矣。中國獨立國也，又吾輩所希望其獨立而發達之國也，乃國之行政費，盡仰給於外債焉。凡官吏之薪俸，軍隊之餉糈，學子之所潛修於今而發揮於後，公使領事之所秉命於中而代表於外者，皆唯外人吮沫之是賴。則是國也，尙獨立否，且果能獨立否，吾輩不能自信矣。行政費預算之中，尙有可議者二事。

(一) 財政部所管第五款議院經費一百萬元，此財部所估算，非議院所議決者，吾議員或謂「吾有自定經費之權」，此事成爲違法問題，未可知也。一百萬元，除各項經費二十萬元外，均分每月不過十六萬元，議員月薪，不過百八十餘元，而今所得固儼然三百元也。特別用款中，有議院工程費百五十萬元，以民國初期之議院，而輪焉與焉者，取於外債焉，吾聞列國之議院，所以代表國民之神聖，而中國之議院，則代表國民之恥辱，此議院一日自存，即此辱一日不洗，黃河爲帶，泰山爲礪，求國之永存乎，則先祛此辱矣。

(二) 交通部所管項下註云：「交通部路航郵電，歸特別預算，應可相抵」等語，以吾輩之所知，路航郵電，實不止於相抵。僅就鐵路一種論，現在京漢每年有六七百萬元餘利，京奉每年有七八百萬元餘利，京張二百餘萬元餘利，此皆相抵而有餘者。果用之於何處，若作特別會計，厲行「鐵道收入供鐵道用」之主義，則往年京奉餘利四五百萬元，已足修成京張鐵道，而今又何在也。得無大總統府經費議院經費有所貼補乎，議院之所濫費者，固不止

百萬元，即大總統府三十萬元，又豈足爲涓滴泥沙之助，三十萬元，每月不過六萬元，以養顧問八百元者五十名，五百元者二十名而已，五尺童子，亦知其不爾也。

由此觀之，借款以外，尙有中國自有之款，足供濫費，昭昭然也。當此時行政費仰給於借款，而外人監督其用途，國之獨立，如在薄冰，而尙不知悛，亦可哀矣。臨時政府初成之時，每月支出約四百萬元，有虧欠未支付者，亦有支付之中可以節省者，其時官制未定薪水，除議員二百元外，一律六十元也，今官制備矣，各部人員，驟增三倍，俸自千元至百元不等，議員三百元，軍隊有給雙餉者，京門一帶，酒館娼寮最盛，而行政費之計算，亦由四百萬元而增至千二百萬元，入款不加增，而濫費之程度加甚焉，是亦不可以已乎。

就現在情形平心論之，四百萬元固虞其不敷，千二百萬元，亦覺其太濫，裁顧問，減官吏，菲薄於議員，酌定其費爲五六百萬元，當亦可北捍庫倫，南收統一之實，而議院外交財政交通教育內務各部，皆能點綴，略具鸛形矣。而此五六百萬元，則不仰給於外債，而以中國自有稅項充之，則內政上一切煩瑣秘密，與國防自衛之事，可免外人之干涉，而亦無危及獨立辱及議院之羞也，其詳再於下論之。

第二節 各省遣散軍隊費

吾輩於前章，言中國財政紊亂，致生政治上之危險，外人不能坐視矣。今如財政困難，餉糈不繼，軍隊譁變，是危險之一種。而不坐視之法亦多端，借款使自遣散，使自弭之，當亦其一法也。故唐紹儀氏熊希齡氏之辦理借款，即以此爲口實。後借款久而不成，軍隊亦自遣散，並未大變，至於今日，所存無幾矣，此中外之大幸也。而此忽有二千萬遣散各省軍隊之用途，果各省政令不齊，遣散於此而招募於彼乎，抑因借款自身違法問題而新招募者耶，抑並未招募並不遣散而姑立此名義耶，則非吾輩所知矣。

中國地租收入，約五千萬兩，鹽稅收入，約五千萬兩，釐金收入，約三千萬兩，各項約數千萬兩，合計約二萬餘萬兩，爲全國之總收入。今中央政府，絲毫未取矣。而吾民之所出者，不異於往日或倍加於往日。又益以惡幣濫發之所得，與商民之所捐輸，凡此皆各省把持之而消費之，其歲計中所謂某某幾百萬元，某某幾十萬元，皆此類也，當困窮之際，消費此之不足，而又以遣散軍隊名義，分享借款，是又何說也。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

四三八

自滿清以來，生齒日繁，實業不發達，國人相率而出於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之一途。至於革命以後，志士議員官吏政客之屬盈天下，所需者每月自百元以上至於千元，各按其分位而有慾望，不如其慾望而養之，則一身與妻子之衣食皆窮，饑鷹餓虎，飛而食肉，其爲力本至強也。而當局者不逆而拒其萌，反順而導其勢，於是強而狡者，集於北京，以形成中央之濫費，弱而衰者，留於本省，以形成各省之濫費，平心論之，各省養兵以萬計，設官以千計，參謀部軍事處某某司某某局，儼然具獨立國之形者，是果今日之所宜乎。而都督與其執政者，彼自身既濫費中之一人，又爲無數濫費者之所逼迫，恣睢橫溢，不能自己，我實見有出入三百萬兩者，今每歲漲至千餘萬元矣，有出入一千萬兩者，今每歲漲至五六千萬元矣。地丁釐金鹽稅，以及各稅之所入，悉幣之所得，捐輸之所收，消費之不足，而猶日夜號窮，希冀借款之成，分潤餘瀝，是遣散軍隊費約二千萬兩之所來也。其二千萬，果用之於軍隊否，則視外人監督用途之疏密如何，使密也，則此款用於軍隊，而騰出餘款以供他用，亦今日之慣技，而極易爲者也。是故中央與各省之濫費，爲今日財政危亡之根因，而祛除濫費，即爲今日救亡之要著，孔曰改過，佛曰懺悔，及今猛回頭焉，或猶有幾希之望也。故中央祛濫費，至於五六百萬元，而各省亦祛濫費，自安於地方本分。而以地租鹽稅雜稅等項，歸於中央，或暫時不足，則中央於地丁雜稅等項中，支用五六百萬元，而餘者仍撥歸地方，則均計之，最少者每月不過節省五萬元，最大者每月不過節省四十萬元，而借款之利害殊焉，財政之安危繫焉。至於搜括已窮，幣制之敗壞已甚，各省周轉不靈，則得此遣散費四百萬兩至六百萬兩，當亦可稍潤矣。人孰無情，各省獨不於此加之意乎。

第四章 將來之危險

此次借款之危亡，人人心中皆有之矣。吾輩由原因以推結果，覺其尤危者，在於鹽務與此後之外債，而無論參議院通過與否，國會再通過與否，皆不足以救之，是以泣血自矢，以其故告國人而求一垂聽也。（參觀庸言報第十一號借款簽字之評論）

（一）鹽稅 今作擔保，而外人握鹽務稽核所之權矣。據合同，無論如何，外人只能有干涉收入之權，而不能有干涉整理之權，然外人之干涉與否，實以中國之能否自行整理爲斷。若二三年間，不能齊鹽法，核稅入，清積弊

，則債權所繫，外人必不任其疎漫壅腫而不干涉，且中國亦並無拒外人干涉之實力也。去歲鹽務問題，財政部與某氏，相持最劇，而議論集中於鹽政獨立與取消鹽商獨占權二問題，此二者，未嘗非鹽務上重要問題，特其與整理鹽政，相差尚遠，果獨立，果取消，亦未見其能整理，且兩造之論爭，亦既一年，何以不獨立者，未能統屬於財政部，不取消者，未能保險於世襲權，而唯聞稽核所立於外人權力之下也。國人處事，往往勇於爭辯而疏於實事如此，且今之鹽官鹽商，所賴以整理鹽務者，皆薄於犧牲一身以利鹽政之觀念，而富於犧牲鹽政以利一身之觀念，此則誠根本問題也。中國唐宋以來，既千餘年，無代無鹽政問題，亦無代能去鹽政之弊，每一念及，覺吾國民非伐骨洗髓，一湔數千年來之恥，則此味鹹而苦重者，將步海關之後塵矣。

合同第五款：「如本利按期交付，則不得干預鹽政事宜。」其反面即曰：「如本利不能按期交付，則干預鹽政事宜。」（歸海關管理乃干預之一法）則本利之到期交付，關於鹽政者，如此其切也。今鹽稅除長蘆奉天為中央權力所及外，餘皆各省所把持，或中央與各省分享之，廣東且宣言鹽稅不能劃歸中央矣，各省之把持，即各省之消費，然則本利從何處取辦，開門揖盜，有由來矣。夫把持亦豈能久者，黃髮碧眼，出而責言，終必有讓出之一日，則目前揮霍，快意幾何，何如早日歸之中央，使之盡整理之實，以清本利，或可免外人之干涉也。

（二）將來之外債 此次二千一百萬鎊，分之各種用途，約略計之，至於九月，當亦罄矣。使不整理財政，則彼時之不名一錢如故，賠款債款不久到期亦如故，舊債未已，新債重生，其不能清還亦如故，方此次借款之未成也，財政部曰：「克利斯浦三百萬鎊，到手立盡，歲事將闌，來源幾絕，維持無術。」又曰：「英使開單索款，俄使催促尤急，破產之禍，即在目前。」何其言之哀也，乃一之為甚，今二千一百萬鎊又消費之，數月以後，依然故態，果如是，吾民其何以自存乎。

吾民慎勿再言外債也，果借款到手立盡，九月以後，再有事於債乎，則其危險尤有甚焉。(1)此次擔保，指定鹽稅，已虞不敷，海關稅無論矣。京奉京漢津浦正大寧滬等鐵道，無不抵押於外人，則全國確實財產，殆已盡也。(2)出入之不均衡，今日已造其極，而又加千二三百萬圓利息之新負擔焉。(3)此次借款之成，原因複雜，而其中未嘗無一二希冀之心，冀其能整理財政，以安固商務，果二千一百萬鎊用罄，而財政紊亂如故，重乞憐於原債主焉，則希

冀之窮，信用將更落也。凡此三者，皆後日條件之原因，至其結果，則關係繁多，未能逆睹也。歐洲人於國家之興廢，經驗極富，知國之衰微，不在一時，而其輾轉呻吟於借債也，亦不止一次，故其持之也堅，而其耐之也久。觀於此次借款告終，而五國團不解散，又觀於日本殘鞭羸馬，財政困難，而必蹣跚於歐洲之後，取此五分之一債權，則知其目的遠大，注重於後來之債也。嗚呼！門前債主，耽耽於田宅之旁，臺上羸王，悠悠無卒歲之計，慘矣。

今若節減行政經費，以中國自有之財源充之，而留此五百五十萬鎊，存於外國，以備劃還到期之外債，照合同第十款：「中國政府如有金款存在歐洲或、及日本，亦可用以付還此借款到期之本利。」明文，原爲此辦法留有餘地。則信用可稍復，債負可稍紓，一二年間，不受外債之逼迫，而以全力整理財政，其或者如柏都督所謂忍痛須臾，尚可死中求活，財政部所謂借款成立，尚有幾希不亡之望，未可知也。不然，人間無避債之臺，上天無雨金之日，杼柚已空，釜甕蕭索，亡無日矣。

是故吾輩之論點，不外左之三端：(1)以自國款項供行政費：免外人監督之辱。(2)以五百五十萬鎊備抵，到期借款免逼索之危。(3)存款於外國以免滙兌之損，而歸根於整理財政。必中央整理財政，祛濫費，而後可節省爲五六百萬元。必各省整理財政，祛濫費，而後鹽稅及地丁雜稅等項可歸於中央。夫九月以後之爲時匪遙也，屈指黃花，不過月圓三次。議院未解散也，臨時政府未撤也，舊令尹未去，新令尹未來，吾輩三十者仍三十，四十者仍四十，未嘗少者壯，壯者老，而病且死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無可說也，子孫不暇恤已，身可不恤乎，明年不暇顧，今年可不顧乎。及是時，上下一心，人人努力，授者節之，受者減之，無以已之百元至千元爲少數也。人人而必得此百元，則國家所濫費者，合中央與各省計，爲百萬元，爲千萬元，此即危亡之原因也。人人而不得此百元，則國家所節省者，合中央地方計，亦爲百萬元，爲千萬元，此死中求活唯一之法也。以一二制天下人之慾望則不足，以天下人自制其慾望則有餘，一念之間，財政之安危繫焉，國運之轉移存焉，熊希齡氏曰：「請自隗始。」善夫。

袁大總統任命孫多森、聶其煒為中國銀行正副總裁。(註一〇)

黃興通電反對北京政府借款辱國，周學熙覆電辯解。

黃興通電全文如下：

「北京大總統、國務院、參議院、衆議院、武昌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長、省議會均鑒：聞政府向五國銀行團議借英金二萬五千磅，將有成議。且政府志在必行，條約遷就，損失利權甚鉅。俟國會開始議事，再行提交追認云云。此外尙有小借款，政府隨時自由商借，茲則並追認二字亦不語及。此種消息，殊屬駭人聽聞。夫借款必由參議院議決，載在約法。今國會承受參議院職權，關係全國命脈之舉，不容彼先事置議，立國根本之謂何？今政府以追認爲詞，不知約法並無追認之條。且在與觀之，議決募債事件爲人民代表絕對之權利，大債由其議決，小債亦由其議決，非先得國會之承諾，政府不得自由募集分文，此立憲之眞精神也。是故約法即有追認明文，與猶以爲不能適用於財政法案，況無之乎？且追認云者，距國會開會期甚遠，而其事又不值召集臨時議會者也。今國會正在開會期間，政府乃視同無物，倡言追認，是何用意？財政事項，動與國民生命直接相關。且數至二萬五千磅之多，已溢吾國歲入之半，寧尙不足告語納稅之人邀其同意？此在國會閉會期間，猶當特別召集，今正開會而秘不與議，古今立憲國家，是否有此先例？況臨時政府將遂告終，國勢未安，百政莫舉，掌財政者全無計劃足以昭示國人？驟須鉅款，用途安在？此小之表示政府之不誠，大之人民得坐政府以破壞約法蹂躪國會之罪。今宋案證據已經發表，詞連政府，人心駭皇。倘違法借款之事同時發生，則人心瓦解，大局動搖，乃意計中事。興曩隨國民之後，盡瘁國務，略知民意所在。此種舉動，與逆料國民決不承認。敢申忠告，冀幸當局者停止進行。至借款條件之受損，在事實上固所必爭，與前在南京留守任內持以反對六國借款者即此。顧此次謀爲根本上之救正，深望政府俯從民意，非得人民之畫諾，一文不敢苟取，此節不暇議及。痛念國家，出詞顛拙。臨穎神馳，無任惶悚。黃興，宥。」（註一一）

黃電發後，財政總長周學熙於廿八日通電辯護，仍謂係前參議院議決之案。電曰：

「上海電政局轉各報館、各團體，茲有財政部分電黎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長、黃克強先生電文如下：大借款事宥日通電已詳陳梗概，沁日得黃先生宥電，危言悚論，感佩無既。惟此次借款係履行前參議院議決之案，必欲以違法罪政府，竊未敢承。蓋六國借款動議在民國成立之初，磋商逾年，該銀團藉口比款用途失實，所開條件太嚴，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

四四二

不能不停議以爲操縱地步，嗣以洋賠各款先後積欠甚鉅，中央無涓滴之收入，各省又自顧之不遑，苟非借款，從何支持。因於上年九月間重行開議，並經國務會議決定借款大綱五條，於九月十六、七日出席參議院，得其同意，本此標準，迭與該團磋商，歷時數月，始將合同議定，十二月廿七日出席參議院報告合同全文，並以茲事重大，將底稿撮要謄印分布，公同研究，先將特別條件逐條表決，再將普通條件全體表決，均經通過。簽字有日，而該團原議五釐利息，忽以巴爾幹戰事歐市金融緊急，要求增加半釐，當以吃虧太甚，暫停簽字。而在一方面，本年積欠洋賠各款，中外核計又達英金一千二百萬磅之多，英使開單索償，俄使催索尤急，案牘具在，破產之禍，即在目前，而在銀團一方面，美雖宣告脫團，其餘五國銀團並未更變，且以索還上年墊款爲挾制，而利息一層仍願改歸五釐，繼續開議，其餘條件，悉如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通過參議院之原案，此款不獨關係經濟，識者皆知，自非乘此解決，則人迎我拒，不獨坐失事機，抑恐別生枝節，因於本月二十二日，奉大總統令國務總理外交總長財政總長會同簽字，二十四日先簽草合同，二十六日繼簽正合同。倘如黃先生電所云，必以前經參議院通過之條件，而指政府履行爲違法，則必認前參議院爲非代表民意之機關而後可，否則新國會成立亦有前參議院議決之案，全失效力而後可。不然此次借款動議經年，憂時之彥，方懼此款不能成立，強鄰又百計圖維，希圖破壞政府，爲國民公僕若非先得議院之承諾，即銀團亦豈肯貿然投資乎？況國會雖開，尙未開議，政府自謂履行參議院議決之條件，絕無違背約法之處。且以民國借款先例論，上年熊總長所辦克立士卜借款，事前未交院議，迨簽字後提請追認，該議院亦無異言，是未通過之條款尙可追認，而已通過之條款反不能簽字，不知按之約法作何解釋？再查隴秦豫海借款，即是先秘密報告通過條款，俟簽字後，再正式咨照備案，前參議院已經公認，若謂違法當自彼案起，今對於彼案無異詞，則此案手續於法理上無可置議。況就事實上言，磋商借款，鉤心鬭角，外情變幻，稍縱即逝，凡與外人交涉其得失利鈍，全在最後爭執之數小時，得機即定，間不容髮，若必先備文咨院待成形式，而後簽字，則必重生枝節，永難結果。此案波折尤多，臨簽字時，所爭回之點不少，始能不出十二月表決之範圍，此又事實上不得不如此辦法，諸公卓識，富有經驗，此中甘苦，當能洞鑒。至借款用途，亦於參議院兩次報告，復經規定，列有清單作爲合同附件，將來動用借款須經審計處查核，方能付款，可無濫支之慮。各報所登小借款全屬子虛，即如外間盛傳美孚借款，以礦

產作抵，上海來電質問，實則並無其事，間有數起債款爲維持現狀，支撐危局之需，多係以民國元年六釐公債抵借，此項公債，係參議院通過之件，無再交國會覆議之必要，從前南京八釐公債抵押借款早開先例。明知飲鴆止渴，原屬非計，但民國成立以來，中央對於各省有救濟而無收入，非無計畫，奈屬空談，然雖左支右絀之中，既不能逼催各省解款，又不肯橫加稅賦，至不得已，而降心忍氣，僅以國稅所入作抵款項。並於借款內代各省撥還洋債甚鉅，無非爲大局計，藉紓喘息。政府方自謂此舉俯從民意，不料以此見責，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云云。」（註一二）

周電一再狡辯，輿論益憤，上海民立報葉楚傖乃爲文詳駁，全文如次：

「參議院秉民意反對違法賣國之大借款，提出質問，要求趙秉鈞、周學熙、陸徵祥出席，趙周陸避不出席，又無正當之答覆，而周學熙乃超出參議院質問之範圍，通電各省，辭意悖謬，適足表示其違法借款之實證。嗚呼！彼豈欲藉此一電，以掩天下之目而自文其過耶。國權民命所關，記者苟有所得，未可一任其謗言亂聽也。茲條駁之如左：

（一）周電曰，此次借款，係履行前參議院議決之案，必欲以違法罪政府，究未敢承。（中略）經國務會議決定借款大綱五條，於九月十六七日出席參議院，得其同意。

駁曰，周電之所謂得參議院同意者，時在九月十六七兩日，按十六、七日，爲參議院秘密會，並未經正式通過之手續，今先舉文條事實以證之。

（一）此次參議院正式會王家襄等之報告。

六國借款合同，大義分特別普通共二十一款，只有第一至五，曾經參議院秘密會承認，餘均未通過。至美國退出後，變爲五國銀行團借款，政府亦從未到院說明。（見念九日本報專電）。

（二）上年九月十七日參議院秘密會記，（按此秘密會記事，即爲北京民主報登出後，經參議員詰問國務員，此口秘密會消息之傳出，曾經財政部干涉該報此項新聞之記載者，故可證爲確實的）

九月十七日午前九時，國務員至參議院開秘密會議，討論借款事件，探其內容如下：趙周二總長於九時出席，約半時之久，適接國務院急信，辭席而去，周先報告此次六國條件，係日人小田氏送來，並告逐條議覆情形。

（一）製造鹽廠，抽收鹽稅，均由我國白僱洋人，其所收之稅，即存交六國團認定之銀行。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

四四四

(一) 財政顧問不必加入此次合同內。

(二) 銀票收用時，簽字須華洋各一人，稽核用途亦華洋各一人，與辦實業則只可用技師，不必用監理。

(三) 准該團債票未賣完時，不另借他國款，但別國借約在此次六國之先者，可由我繼續進行。

右四條由國務院議決，定於念五日由外交財政兩總長，提向六國開議。後由陳嘉鼎劉崇佑丁世嶧次第討論，時已十二鐘閉會，公決明日周趙及外交總長再出席討論。此借款要政，並進商蒙藏事宜，仍公決禁阻旁聽。

(按該紀事下一日出席者爲趙秉鈞、段祺瑞、梁如浩，周學熙並未出席)。

(三) 上海各報十七日秘密會議之電報。

申報 參議院今日(十七)續開秘密會議，趙總理周總長仍出席報告。六國銀行團要求條件，如鹽務抵押，財政顧問及取銀用洋人簽字等條，均甚苛刻。現由政府議就對付辦法四條，請爲公決，各議員仍認爲未妥。並以債額過鉅應減少，由政府正式磋商就緒，再提交參議院議決。

時報 參議院今日(十七)日再開秘密會議，探悉已議決贊成政府與六國銀行正式開議，但條件必須嚴密妥商。

總觀以上各條可得下之二事。

(一) 借款合同，並未由參議院正式通過。

(二) 當日所有各條件，大異於今所簽押者。

何言乎借款合同並未由參議院正式通過也。(指十七日秘密會言，十二月二十七日之出席別論於下)其一，該次秘密會議之結果，各議員固仍認爲未妥，須由政府正式磋商就緒，再提交參議院議決者，故不可認爲正式通過。其二，十七日秘密會周學熙報告之四條，爲小田切所送來，彼時小田切正在力任調停中，此送來之四條，並非倫敦總行代表所開列，此參考十二月二十七號周學熙提交之條件而知之。因是而此次參議院秘密會之討論，祇可謂爲大借款問題駢枝之商榷，即經該會表示同意，亦不可混入十二月二十七日議事錄之列，而謂爲正式通過之一證。

何言乎當日所有各條件，大異於今所簽押也。此可於秘密會周學熙提出之各條件比對於今次之條件而知之。如

(一) 製造鹽廠，抽收鹽稅均由我自雇洋人，則其文無所謂總辦也，更未嘗有所雇之地位與權責之規定也。又如
(二) 稽核用途亦華洋各一人，則其文亦無所謂總辦也，亦未嘗有所雇之地位與權責之規定也。今借款條件，以俄法各一人為審計所總辦，以德人為借款局總辦，以英人為鹽務督方法分為二途，一為監督用途，一為整理鹽政。
(甲) 監督用途，審計院內特設國債局，聘請外人充為監督借款用途，又六國資本團代表，當在北京監督借款用途之適否。
(乙) 整理鹽政，中國政府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特設鹽政監察所，於產鹽地分設監察處一所，在中國人充為總辦，另用外人充為會辦，均由中央政府任用之。

附件 惟六國資本團如查中國政府鹽政整理有結果，於訂約之一年後，由鹽稅項下，可以償還借款無錯誤時，將各省提供之抵押全行收銷。如到三年整理鹽稅尚未完善時，將鹽稅與海關為同一辦理，以資償還。鹽稅收入及各省提供之抵押收入，悉數儲存六國資本團，所定之各銀行，以憑清還借款。

周學熙於該次出席時，謂此項報告不過擇其可以宣布者，其餘未經決定條項，則尚秘而不宣。吾人睹此陳述並參觀於王家襄等之報告，可知彼電所稱將特別條件逐條表決，再將普通條件全體表決均經通過之文，顯然為欺人之語矣。夫借款條件所曾通過於參議院者，僅一部分，而他部分非特未經參議院通過，並尚未經國務院議決之條件，其喪失權利之點，不知幾許。苟可因一部分已經通過之條件，而遂可強認參議院為無不通過，世界庸有如此之奇事乎。即令參議院所通過之五條外，更無他條件之加入，今吾試問政府，苟不依參議院所通過之條件，為借款之根據，因受銀行團要求，遂擅自損益，大失前經通過各條件之意義者，參議院依據法律，能承認前次通過之為有效乎。以上列之五款論，第三條周學熙報告未悉的數，當然不能成立，倘以此奇怪之報告為亦經參議院通過者，則直可謂無論折扣如何，參議院皆可表示為同意矣，有是理乎？他若審計所借款局鹽務稽核所之總辦，長蘆分局之稽核所總辦，以日人為長蘆分局總辦，其酷烈不十倍於曩時乎。因此條件之殊異，即前條件固為參議院正式通過者，今亦當然為無效，況並未正式通過者乎，周學熙尚有何說。

(一) 周電曰，十二月二十七日出席參議院報告合同全文，並以敘事重大，將底稿撮要謄印分布，公同研究，先將特別條件逐條表決，再將普通條件，全體表決，均經通過。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

駁曰，此爲政府借款違法與否之判別點，周學熙故竭力拉扯成文，以冀欺人，特無論如何，巧給之辯，終不能舉昭著不減之事實而掩之，按十二月二十七日周學熙出席之報告，得參議院同意者僅五條，錄之如下：

(一) 借款金額 二千五百萬鎊。

(二) 年利 借款年利五釐。

(三) 折扣 周總長報告未悉的數。

(四) 償還年期 訂約之後自八年後起，按年勻還本利，至四十一年之後，一律清還。

(五) 抵押 以鹽稅充爲抵押，惟在總理鹽稅以前，就各省課捐以的確無誤者，充爲抵押，此議抵押俟中國政府六國資本團磋商後，決定辦法。用途：(甲) 中國政府將此項借款，充爲償還已經過期之中央政府賠款債款。

(乙) 中國政府將此項借款，充爲償還將來之國債，例如償還各國僑民在革命戰爭被損款項。(丙) 中國政府將此項借款，償還已經過期之各省借款。(丁) 中國政府將此項借款，充爲遣散軍隊費。(戊) 中國政府將此項借款，充爲收回革命戰時之軍費及各省發出之紙幣。(己) 中國政府將此項借款，充爲行政費。(庚) 中國政府將此項借款，充爲整理鹽稅及改革行政諸費。監督：監總辦，該條件內有之乎？實收八四之折扣，該條件內有之乎？償還期五十年，該條件有之乎？顧問員十五年之聘期，該條件內有之乎？此種酷烈條件，舉非當日參議院通過時所有，而周學熙乃強比附之，然則益演其技，至於亡國滅種，周學熙亦將以前通過之五條件，強爲比附之而號於衆曰，此條件之已經通過乎。

(一) 周電云，就事實上言，磋商借款，鉤心鬥角，外情變幻，稍縱即逝，凡與外人交涉，其得失利鈍，全在最後爭執之數小時，得機即定，問不容髮，若必先備文咨院待成形式，而後簽字，則必重生枝節，永難結果。

駁曰，觀乎此則吾人當知大借款案之未經參議院通過周學熙已自供之矣，何則彼固謂因外情之變幻，致不能待備文咨院也。彼固謂因未備文咨院，致未成通過之形式也，彼固謂當夜簽字，實未經參議院形式上之通過也。按形式二字，奇不可言，周學熙豈不欲托此二字而諉曰，形成上雖未通過，精神上則已經通過乎？吾不知議院議事手續，除形式上通過外，何種爲精神上之通過也，苟有之者，則以後無論何事，雖絕不有一字一句於議事錄中，政府可

無惡不作，強號於人曰，已得參議院之精神通過，按諸共和國精神上有是理乎？夫借款之變幻，固至不可測，但臨時約法第九條第四項，凡遇重大案件未成立以前，即應出院報告，又第十九條關於借款及國庫有負擔欠契，須交參議院議決，方能有效，載在盟府，無論其實上之情形如何變幻，萬無犧牲此神聖不可侵犯之約法，而遷就時變之理。倘有犧牲神聖不可侵犯之約法，而遷就時變者，吾人可直斷之曰，破壞約法之罪人。周學熙此語非悍然以犧牲約法遷就時變之罪人自承耶？夫依約法所規定，即為國家正當行為，尚不可犧牲，況此次大借款之挹注，其不可明白宣露於吾民者，又甚多甚多耶。臨時政府期內，當然適用臨時約法，今臨時政府竟違背約法，而成立此私人意思之大借款，尚猶悍然不顧，冀以詭辭欺民，吾民今後，其尚有唯類乎。

(一) 周電曰，臨簽字時所爭回之點不少，始能不出十二月表決之範圍。

駁曰，手續料六釐，當日初議所未有也。償還期五十年，當日初議所未有也。顧問聘期之十五年，當日初議所未有也。審計所法俄人之總辦，借款局德人之總辦，鹽務稽核所英人之總辦，長蘆分局日人之總辦，亦當日初議所未有也。至於借款之實收數，以八二計，所借之款二千五百萬磅，實收僅及二千萬，就中國貨幣言，所借之款二億五千萬元，而實收之數不過二億萬元，此又初議之所未有也。然則周電所謂爭回之點不少者，將誰欺乎？操滑稽家語，或者所爭回者，乃一二私人的而非國民的耳，若為國民的則大受其害矣。國民當知總辦性質，乃萬能的，總辦鹽務而鹽政非中華民國所有矣，總辦審計而財政非中華民國所有矣，財政操於人，國民尚有生活乎？國家經濟尚能發展乎？埃及以是亡，周學熙所謂爭回者，或者爭回一埃及第二之資格而已，嗚呼！

(二) 周電曰，明知飲鴆止渴，原非得已。

駁曰，既知飲鴆止渴而竟飲之者，臨時政府也，何以言之，周學熙為我言之也。鴆、殺人物也，臨時政府執杯樽於前，而吾國民被毒以死於後矣。顧吾民自願飲此借款之毒，則枕藉以死，猶民所自召，今不經議會所通過，而政府悍然扼吾民之吭以飲之，吾民能瞑目否乎？

嗟呼！周之通電如此，周通電之奸詭如此，吾惟有卜諸民心，能救此一度災難否了。」（註一三）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函電，頁二七七。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七日

四四八

註二：民國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民立報」。

註三：「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頁一四二—一四五。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三十日第三五二號。

註五：「震旦」，第三期，民國二年四月北京出版。

註六：「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頁一四五。

註七：「震旦」，第一期，民國二年二月北京出版。

註八：「東方雜誌」，九卷十二期。

註九：「庸言」，第一卷第十三號，專論二，頁一—四六，民國二年六月出版。

註一〇：「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第三四九號。

註一一：同註二。

註一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一日第三五三號。

註一三：民國二年五月四、五、六日「民立報」。

二十七日 參議院議長張繼、副議長王正廷通電反對違法大借款案，並向袁世凱提出質問。袁諉稱「早經前臨時參議院同意通過」，前參議院議員吳景濂等七十二人據實否認。

袁世凱違法接受五國銀行之苛刻條件，舉行二千五百萬鎊之大借款，係秘密簽字。參議院議長張繼、副議長王正廷先一日聞之，即往謁袁世凱，袁氏不見；不得已遺以書，袁又含混答之。二人知本晚爲簽字期。又忠告銀行團主任，亦不省。是夜有議員代表在滙豐銀行候至翌晨，而趙秉鈞等已於二十七日早悄然簽字畢，由後門潛出。張繼等乃以議長資格通電反對。（註一）通電電文如左：



「各省都督民政長省議會均鑒：六國借款，雖經前參院開秘密談話會，將政府提出大綱商榷一次，然未正式通過，且不足法定人數，當然無效。今國會成立，乃政府竟與五國銀行訂約，借債二千五百萬鎊，不交國會通過，蹂躪立法機關，其悖謬一。此次借款之條件，與在前參議院秘密談話會商權借款之條件大相懸殊，前參議院所商權者，爲五釐息九七折交付，此次政府借款，照五釐息八三五折交付。前參議院商權者，祇許雇外人爲鹽務稽查員，此次政府借款，竟許英人爲鹽務稽查所總辦，俄法兩國人爲審計處總辦，德國人爲借債局總辦，日本人爲長蘆鹽政局總辦，喪失主權，貽害胡底，一時便利之圖，召將來瓜分之禍，其悖謬二。依約法第十九條，關於借款及國庫有負擔欠契，須交院議決方能有效。今政府竟擅自借大宗外債，反謂日前參議院已經通過，禍國殃民，其悖謬三。繼等甫聞此信，即往責詰，則百端推諉，已經簽字，今實探之，簽字實在今日（二十七），違法橫行，至於此極！政府如此專橫，前之參議院既屢被摧殘，今之國會又遭其蹂躪，不有國會，何言共和，繼等惟有抵死力爭，誓不承認。特懇諸公主持輿論，爲之後盾，俾得達取消此案之目的，民國幸甚！國民幸甚！」（註二）

本日，參議院議長張繼、副議長王正廷除通電外，並向政府提出質問書，袁世凱特派其秘書長梁士詒到院，告議長張繼、副議長王正廷云：現在簽字之五國借款條件，早經前臨時參議院同意通過。惟詢之臨時參議院議員，僉謂：前曾開會一次，因不足法定人數，故改爲秘密談話會，由趙秉鈞、周學熙報告大借款經過的交涉，並未開過正式會，更無通過大借款條件，此係有案可查云。參議院仍要求袁世凱作正式答覆。（註三）

其後，袁氏運用進步黨湯化龍等假借「前參議員」身份，控詞通電爲其辯解；乃引起多數之前參議院議員起而據實駁斥。該通電電文如下：

「各省都督、各民政長、各省議會、各公團、各報館均鑒：政府借款，違法簽約，經兩院一致反對，已爲衆所共知，非可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乃前參議院少數議員湯化龍等，捏詞通電，冀以淆亂聽聞。景濂等均屬前參議院議員，不得不詳述概要，用釋羣疑。查該通電援引原議案，強以贊同大體爲表決全案，而電文所謂表決，又皆僅指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八日

四五〇

五款，顯自矛盾。即如所稱汪榮寶動議第五款能刪最好，如萬辦不到，即照原案定議。夫豈有全案議決，而猶有刪改之可言。且萬辦不到云云，皆未確定之辭，豈有議決案，而詞涉猶疑。且爲國人所不可不特別注意者，則此案當九月十七日，經前參議院秘密會議主席即湯化龍當場主席，曾聲明此項條件，係政府報告之件，並非政府提出案，無會議之必要，請全院注意。其討論之結果，俟政府籌有端緒，正式提出後，再行會議。十二月二十七日會議，亦係用報告事件之名義，並非正式提出與九月十七日情形相同。兩次議事錄具在，可爲憑證。該通電乃遽以爲議決，並援引海蘭鐵路借款合同之例，不知海蘭鐵路之借款，確有正式公文提出，並確有正式公文咨復，豈能援以爲例。且表決者僅爲五款之大體，五款之大體可稱全案乎？至所稱周總長聲明，即須簽字，衆無異議等語，不惟景濂等未聞此言，即議事錄亦並未揭載，不知此語從何得來？借款合同係屬財政法律案之最重要者，按參議院法必須經三讀會始能議決，乃政府並未正式提出，遑論議決。以上各節均係實情，景濂等於十二月二十七日，並爲主席，不據實證明。前參議院議員吳景濂等七十二人同叩。」（註四）

註一：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三篇，頁一〇三九、一〇四〇。

註二：民國二年五月一日「民立報」。

註三：民國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民立報」。

註四：黨史會議石印原件。

二十八日 衆議院召開決選議長會，仍未選出議長。

衆議院昨發出開會日期通告云：

「逕啓者：本院定於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時開會決選議長並選舉副議長，務請準時攜帶證書到會，除按照住址發函知照外，特再公告，即希公鑒。衆議院啓。」（註一）

本日下午二時，衆議院開決選議長會，有人動議以多數當選，國民黨議員谷鍾秀等反對，仍決定按照該院選舉規則，須過半數。計到會議員五百四十三人，選舉結果，湯化龍得二六九票，吳景濂得二六

七票（廢票中湯二畏四，另一不知名）俱未過半數，本日選舉又告無效。（註二）

安徽都督柏文蔚通電反對袁世凱違法大借款。

安徽都督兼民政長柏文蔚，本日通電反對袁世凱違法借款，電曰：

「大總統、國務院、參議院、衆議院、武昌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長、省議會、北京中央新聞、上海民立報轉各報館均鑒：頃接參議院張王二君有日萬急電，讀之駭然，政府借款，不由議院議決通過，無論君主共和，凡世界立憲國均無此例。民國憲法未頒布以前，臨時約法，當然有效，曾經大總統三令五申，全國人民共聞共曉，借款必由參議院議決，明載約法，中外皆知。憲法未頒布以前，今之參議院其職權與前無異，國家一日無法，則人民一日無命。不圖政府竟與五國銀行團密借二千五百萬鎊，未經議院通過經與簽約，人民聞之無不喘汗相告。宋案證據內有政府發給巨金，贊助兇人之語，茲復當政府交替之時，蔑視議會，密借巨款，不明用途，即平日謹言守法之人，莫不聞之痛心，言之變指，萬懇大總統爲國法計，爲人心計，立罷前議以解天下之疑，則國家幸甚。一俟正式政府成立，指明用途，國會議決借款之事，非不可行。文蔚雖愚，素不敢持迂闊之論，阻止大計也。若政府今日之所爲，誓死以爲不可，臨電憂憤，敢貢罪言，安徽都督兼民政長柏文蔚叩僉。」（註三）

新聞界致書五國銀行，請緩支借款，俟國會通過後再辦。

新聞團於本日致五國銀行書，略謂此次借款，未經國會通過，又未交國會審議，以數人私意，竟行簽約，違法莫此爲甚。現敝國人民，痛憤已極，不特於敝國內政，激起動搖，即貴國資本前途，亦將陷於危險，萬望暫緩支款，俟敝國臨時政府，按照約法提交國會通過後，方生效力云。（註四）

袁大總統電復黃興，認司法總長許世英拒絕副署組織宋案特別法庭，係職分當然，本於司法獨立原則，未便過於摧抑。

黃興前於廿六日致電袁大總統，對於司法總長許世英拒絕副署組織宋案特別法庭一事，據理辯爭，請毋爲所撓。袁大總統本日復電，謂該總長當仁不讓，乃職分當然，本於司法獨立原則，未便過於推抑。電中並替趙秉鈞辯飾。茲誌往來兩電文如次：

黃興致袁世凱電

大總統鈞鑒：宋案自程都督奉到國務院勅電稱：奉大總統令，仰該督在滬督飭各員，嚴密訊辦，以維大局，而定人心等因。仰見關懷巨案，一秉至公，無任感佩。程督旋即實力進行，擬在滬組織特別法庭，並呈請任命主任。據程督云：此種組織，大總統本甚贊成，惟司法總長拘執法理，拒絕副署。昨復接司法部漾電，反對甚力。夫尊重法律，興豈有異辭，惟宋案胡乃必外於普通法庭，別求公判，其中大有不得已之苦衷，不可不辨。蓋吾國司法，雖言獨立，北京之法院能否力脫政府之藩，主持公還，國中稍有常識者，必且疑之，況此案詞連政府。據昨日程督應省長報告證據之電文，國務院總理趙秉鈞且爲暗殺主謀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籬之下，此案果上訴至於該院，能否望其加罪，暢所於撓，此更爲一大疑問。司法總長，職在司法，當仁不讓，亦自可風。惟司法總長側身國務院中，其總理至爲案中要犯，於此抗顏弄法，似可不必。興本不欲言，今爲人道計，爲大局計，萬不敢默爾而息。宋案務請大總統獨持英斷，毋爲所撓，以符勸電維大局而定人心之言，不勝迫切待命之至。黃興有。（註五）

袁世凱覆黃興勸電

宥電悉。據程都督應民政長電呈各種證據，三月十三日以前，似專爲解散歡迎國會團，及應洪申謀挾制訛詐各事，詞意甚明，與刺宋案無涉。惟十三日以後各函，應有如不去宋一語，始屬造意謀害之點，俟人證齊集，審判公開，自能水落石出。至趙君與應直接之函，惟一月十四日致密碼電一本，聲明有電直寄國務院，絕無可疑。如欲憑應洪往來函電，遽指爲主謀暗殺之要犯，實非法理之平。近一年來，凡謀二三革命者，無不假託偉人，若遽憑爲嫁禍之媒，則人人自危，何待今日。甲乙謀殺了，甲誣乙以內授意，丙實不知，遽斷其罪，豈得爲公。頃約法家將各項證據，詳細研究，公本達人，當能洞察。許總長迭拒副署，若聽其辭職，恐法官全體橫起風潮。立憲國司法獨

立之原則未便過於摧抑，已照程督來電，婉詞與商，必能主持公道。來電獨該總長當仁不讓，其骨鯁頗足當之，吾輩爲政治方面計，不惜委曲求全。許爲法律保障計，職分當然，卻無偏私之見。公爲人道計，爲大局計，必能使法理與事實兩得其平。國事艱難，人心險惡，轉移風氣，是所望於我公。袁世凱勒印。（註六）

袁大總統電復譚人鳳，承認應桂馨、洪述祖二人確與宋案有關，惟對「毀宋酬勳」一語，則謂爲無稽。

譚人鳳於昨（廿七日）致電袁大總統，指出宋案證據披露，私難蔽公，請表示態度。電文云：

「宋案證據披露，和難蔽公，觀察之方，曾有函致經由，乞詢察英斷。現人心憤激，謠詠毓興，何法維持，希見示。譚人鳳叩沁」

本日袁世凱答以長電，謂三月十三日以後各函電，確與宋案有關。但解釋「毀宋酬勳」爲不可能。電文曰：

「沁電悉。昨據程都督等報告各項證據，約同幕僚詳加討論，三月十三日以前各函電，似皆爲解散歡迎國會團，及應洪串謀挾制訛詐各事，與鈍初被刺案無涉。自三月十三日應致洪函，有若不去宋云云，廣有造意謀害之點，嗣後各函電，相承一氣，確與宋案有關，是主謀暗殺者，已可概見。至應洪請解散共進會，及歡迎國會團，政府爲地方治安大局鞏固起見，歸斯受之，縱受欺瞞，亦不爲過。其藉端招搖，釀成巨案，又豈政府意料所及。三月十三以後各函件，間有影射政府之處，然不近情理，即如燬宋辭勳一語，最爲可疑。抑知給助手續甚繁，其由各都督所請內有功績不甚顯著者，設評勳會公同評議，即中央授勳，亦先由評勳會討論，再經銓敘局查明履歷撰製證書。造此電者，不明事理，直同兒戲，即云燬宋，有何理由，可授勳位？此種謬言，雖三尺童子，亦不足欺也。至公債票三百五十萬，詢據周總長，洪曾兜攬，知其人不足恃卻之，票有票根，抵押有押主，實事可徵，決無其事。其餘應洪二人互騙之語，政府豈能擔任甲與乙謀殺丁，甲誑乙謂丙授意，丙實不知，可脅丙使誣服乎？總之，達人志士，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八日

四五四

以國家爲前提，則維持之方，至有正理，倘別有用意，借題發揮，雖欲維持，何從下手。晚近人心險詭，飛短流長，鄙人對於各方挑撥之詞，向置不理，亦願稍養和平之氣，隱消猥褻之風，共和國民，以道德爲原素。亭林有言，天下無不可挽之風氣。公志在救世，故以鄙意質之。致經田函，向索未到。並聞。袁世凱勘印。」（註七）

國務總理兼內務總長趙秉鈞，本日為宋案發出自辯通電，輿論紛予駁斥。

江蘇都督、民政長於廿五日發表宋案證據後，刺宋首要嫌疑犯國務總理內務部長趙秉鈞，於本日發出勘電自辯。文曰：

「查前農林總長宋教仁被刺身死一案，前經上海公共租界合審公堂，暨法租界會審公堂，分別拘犯豫審，調查證據密未宣布，遂致新聞揭載，橫啓猜疑，各界傳聞，妄相揣度，異論紛紜，頗淆觀聽。現經程都督應民政長接收兇犯案證，並將一切證據摘要報告到院，將來昭示有衆，自可消釋羣疑。惟詳核來電開示各項證物，有直接間接涉及於本經理者，有吠影吠聲含射及於中央政府者，若不詳爲解答，誠恐以訛傳訛，轉滋誤會。茲特申明如下：查各證物中其涉及本總理而最有直接之關係者，即來電所開本年一月十四日，趙總理致應犯函密碼送請檢收，以後有電直寄國務院可也。外附應密碼碼一本，上注國務院應密，民國二年一月十四日字樣一節。查上年十二月中，應夔丞北上，循例謁見大總統及本總理，力言共進會黨均係青紅兩幫，撫無可撫，誅不勝誅，惟宜設法解散以殺其勢。會經開具條款，領洋五萬元，以爲解散該會費用，政府允許款由內務部發給，檔案可查。至本年一月，應將南歸，瀕行求見，面請發給國務院密碼電本，本總理當以奉差各省特派人員，向用寄電報告，以防漏洩。應夔丞請發密碼，理無固拒，因即許可，又恐其借事招搖，別生枝節，因函囑其以後有電直寄國務院，在官言示藉官，語不及私之義，而別嫌明微之隱衷，亦可於茲揭示，斯則本年一月十四日之函所由來也。密碼電報本係機要，若令普通電報生代譯，即失秘密初意，是以各種密碼電本、均分交秘書各員專掌，以重責成。應密電本即分屬洪述祖。而來電所稱一月二十六日應犯寄趙總理應密徑電，及二月一日應犯寄趙總理應密束電，本總理至今未見。證之來電所稱，二月二十六日，洪致應犯函有智老已將應密電本交來，純令歸兄一手經理之語。可知凡屬應密來電，洪述祖均未譯呈，本

總理無從查閱也。來電又開趙總理致洪述祖函有應君領字不甚接頭，仍請一手經理，與總統說定才好等語。查此函係因應夔丞擔任解散共進會，除領款五萬元外，其巡緝一差，亦為消弭伏莽，由程都督電請中央每月津貼二千元，大總統照准。應夔丞請領該項津貼之款，本總理飭查國務院內部均無成案，故有致洪之函，聲勢始末。至今應之公文印領，尚存國務院有案可查也。又來電所稱，二月四日洪致應犯函有多電到趙處，即交兄手，面呈總統閱後，頗有喜色說，弟頗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進行等語。查原函所稱多電是否明電，抑係應密，洪述祖均未譯呈，不知原電所指何事，其面呈總統一節，尤為虛構。查各部員司謁見總統，向由該部長官帶領，總統府門禁嚴，一切來賓，均先由傳宣處登記。本總理既無帶領洪述祖謁見總統之事，而查閱總統府門範亦無洪述祖之名，其為不根之顯而易見。又來電所稱二月二日應犯寄程經世轉趙總理應密多四電一節，本總理實未曾見。質之程經世，據稱二月初接上海來電，因係應密，查知該項密碼，係洪秘書專管，即時交洪，至該秘書曾否譯呈，無從查悉等語，是本總理未見該電，正與未見一月二十六日應密徑電，及二月一日應密東電同一理由。他如來電所稱，證據中有趙總理致洪述祖數函，當係洪述祖將原函交應犯等語。查洪述祖係內務部秘書，本總理與之通電，事所時有。來電既未述明原電內容，自係無干宋案，應即無庸置辯，此證明本總理與宋案無涉者也。又各證物中其最足以使中央政府立於嫌疑之地位者，莫如來電所開三月十三日洪述祖致應犯川密蒸電內，毀宋剛勛位一語。臨時約法授與勳位，係大總統特權，然向例必由各機關呈請。其勳績不甚顯著者，則開會評議，取決多數。即中央特授，亦係評決。如毀宋即可勳助，試問應由何人呈請，何人評決。洪電誑應，豈難推定。二月四日洪致應函，有多電到趙處即交兄手面呈總統等語。無論洪述祖並無謁見總統之事，已如上述。即果謁見，而查閱該電於即望進行云云之下，緊接兄又略提款事，渠說將宋案騙情及照出之提票式寄來，方可徵信等語。可知款係收買提票之款，上段所謂喜悅，所謂進行，均指提票而言。緣一月二日應犯寄程經世轉趙總理多電內，本有已由日本購孫黃宋劣史警廳供抄宋犯騙案刑事提票之語。則二月四日之語，即以復二月四日之函，即以復二月四日之電，若合符節。推之來電所開，二月八日洪致應犯函，宋案有無覓處。及二月十一日洪致應犯函，宋件到手即來索款，二月廿二日洪致應犯函，請款總要在物件到後各語。皆指收買宋在日本騙案刑事提票而言，決不影響於謀殺。且皆洪假政府名義誑誘應犯，決非受政府之囑託，以其毫

無政府委任之憑證故也。至債票一節，查攬售政府公債，分潤餘利，本屬稍有信用之人，均可引受，況於應洪亦實無特別允准之事，財政部有案可查。通觀各函電，如二月一日應犯寄趙總理應密東電，二月二日應犯由程經世轉應密多四電，一、二、四、八、十一、二十二、及三月初十等日，洪致應犯各函，有言解散共進會，及歡迎國會團者。有言收買宋在日本刑事提票者，皆於謀殺無涉。蓋應犯謀刺宋教仁，其殺機起於民立報載宋在寧演說。三月十三日應致洪函已明言之，以前各函電計時宋教仁尚在湘中，如洪述祖二月一日函，有大題目總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價值之語；二月二日函，有須於題前密電老趙索一數日之語。則前語藉解散歡迎國會以恐嚇政府，後語為以解散該團自任，以便其私圖；是時正滬上歡迎國會發起之初，馬跡蛛絲，尚堪尋索。其二月四日以後各函，則入於收買提票之事，直至三月十三日兩始露謀殺之端倪。即以該函中能不去宋一說而論，係屬反挑之筆，尤見去宋之動機起於應之自動，而非別於主動之人，文理解釋較，然明白，證明中央政府於宋案無涉者也。至應犯即應夔丞，係上年願獄勾結鄂省馬隊滋事案內逃犯，曾經黎副總統通電嚴緝。嗣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准黎副總統宥有電稱：據程都督電，應夔丞情願效力自贖，並擔任解散共進會及武漢黨徒，請將通緝原案取消等因，十月二十九日奉大總統令，准將應夔丞一名，特予赦典，取消通緝。嗣後該共進會如有不法，惟應夔丞是問，即由該都督責成擔任，並酌予委用等因。由國務院豔電咨行程都督，及應夔丞在甯，委充巡緝差使，政府准浙江朱都督電稱，共進會在蘇滬一帶，有不法情形事。十一月二十日，奉大總統令飭程都督密查，程都督于十二月五日電查復，有應夔丞投效以來，於蘇境伏莽尚能力求消弭，惟此間裁遣軍隊已近六萬，生計所迫隱患殊多。必盡責諸一人，或亦力有未逮等語。是政府於應夔丞使貪使詐，良非得已。而防閑之意迄未稍疏。且綜觀上列各電，應夔丞之赦免與任用，在程都督不過藉安反側之心，在政府亦祇允從疆吏之請，始終並無成見，事理昭然。現據來電所開，如該犯三月十三日以後致洪各電，關係洪案，自出於本總理及政府意計之外，且洪述祖雖係內務部秘書，然內務部總長於其行政法上之犯罪，雖有意於督監之責任，於其刑法上之犯罪，則無代為受過之理由。茲准電前因，相應將關係本總理及政府之疑似，詳晰解答，以息羣言，希即查照公佈，趙秉鈞勳印。」（註八）

趙電發表後，輿論紛予駁斥。茲舉上海民立報徐血兒以「鐵證如山尚可掩飾」駁趙文章如次，以見

輿情：

「白宋案證據宣布，國人始恍然於主謀者之爲何人。袁世凱神奸巨慝，故爲政府辯護者，猶得假袁無隻紙片字爲辭，巧事掩飾，此正可見袁之狡獪，迥異常人。然相形益彰，而趙秉鈞於此案之關係，其出於主動地位，觀於種種證據，從可知矣。袁趙知證據一宣布，將爲天下所不齒，乃疊次通電解釋，以一手掩盡天下之日，欲蓋彌彰，豈能逃明眼人之窺破哉。使袁趙果居心無愧，而於證據之重要關係，欲有所剖白，則首當毅然拋棄權位，歸質法庭，以申辯其並未主使，庶足以解人民之疑惑，不然，擁其固有之權位，以自求解釋，措詞縱巧，又何足取信於國人。矧其主使之關係，並毫不因通電解釋，即泯然無迹乎。袁世凱嘗電黃克強爲趙掩飾，今趙秉鈞又以長電通電天下，要皆不外一面之詞，焉有犯罪者不入法庭，僅以文詞自訴無罪，而法庭即可公認其無罪者。是可知一己之辯訴，不足恃矣。趙通電解釋於最要處輒諉稱不知，直與恃強圖賴無異。夫犯法者於事後皆可以不知字了之，則法律將窮其用，而證據亦可毀矣。茲就趙秉鈞通電之大謬點駁之於左方。嗚呼！鐵證如山，尚可掩飾耶。

一、趙自認曾送密碼電報與應，其自辯之言曰：「本年一月應將南歸，瀕行求見，面請發給國務院密碼電本，本總理當以奉差各省特派人員，向用密碼電報信，以防洩洩。應夔丞請發密碼，理無固拒，因即許可，又恐其借事招搖，別生支節，因函囑其以後有電直寄國務院，藉示在官言官，語不及私之義，而別嫌明微之衷，亦可于茲揭示。斯則本年一月十四日之函所由來也。密碼電報，本係機要，若令普通電報生代譯，即失秘密初意。是以各種密碼電本，均分交秘書各員專掌，以重責成。應密電本即分屬洪述祖」云云，未嘗不冠冕堂皇，不知此皆掩飾之詞，衡之事實，大相刺謬。夫奉差各省特派人員，與以密碼電本，固屬尋常，並無特異之處。不過趙應之授受密電，則與尋常有異，蓋趙應必密議妥善，然後再授以密電本，使報告機密，此非故意周納也。趙之用應，實使之以偵察南方舉動，報告政府，爲其一大任務。而解散青紅會匪，特假以爲名，彼視固甚小耳，於何證之，應是後致趙之密電，多皆不關於其巡查長分內之事。即姑以袁言觀之，袁謂三月十三日以前，皆關於取消歡迎國會團之事，試問歡迎國會團，非政治上關係乎？該團本與共進會性質不同，何勞應之解散？即此已可見應所負者，另有一種特別任務矣。囑應直電國務院亦屬事實，毫無深意，所謂恐其借事招搖生支節云云，尤係假托之詞。試問應不直電國務院，徑電趙

之私宅，即可借事招搖另生枝節乎？直電國務院，應即不敢借事招搖另生支節乎？趙果嚴正，應電無論送至何所，必不敢借事招搖另生支節，若趙含蓄陰謀，示以私意，則應即直電國務院，又何嘗不可借事招搖，另生枝節。則所謂恐其借事招搖，另生枝節，自欺乎？欺天乎？況爲解散國會歡迎團事，非即借事招搖乎？謀殺宋先生，非即另生枝節乎？此其不能以虛語掩飾者也。故趙之所以使直電國務院者，以國務院有其秘書在，便繙譯耳，趙之秘書必當然爲趙之私人，既爲其私人焉有不代之守秘密者，此所以敢使應以後直電國務院也。至謂應密電本分屬洪述祖云云，本欲將全過推在洪述祖身上，而不知運思不密，適露出一大破綻。自證據觀之，專掌應密電本者，實爲程經世，程經世者國務院之秘書也，其專掌之也亦宜。至若洪述祖，姑無論當初並未專掌應密電本，而洪固明明內務部之秘書也，直電國務院之電，可不由國務院秘書掌發，而轉分屬至於內務部秘書乎？試問有此理？無此理乎？證之二月二十二日洪述祖致應夔丞函有云：「以後勿通電國務院，除巡緝長公事不計。」則可知二月二十二以前，應致趙電，一切皆直電國務院也。該函又云：「因智老已將應密電本交來，恐程君不機密，純全飭兄一人經理云云。」純全一人經理，即趙所謂專掌以重責成也。則可知二月二十三日以前，應密電本，並未屬諸洪述祖而屬諸程經世也。又可知三月二十二日以後，應仍直電國務院，洪亦不得越權而經理之也。據上述種種觀之，此趙秉鈞妄捏虛詞，冀得脫離關係，而欺誑我國民者一也。

一、趙于應犯所寄徑電東電等，無可巧辯，無可掩飾，不得已至于無可奈何之一著，祇好謊稱不知，而左支右吾，在在不能自圓其說。觀其自辯之言曰「來電所稱一月二十六日應犯寄趙總理應密徑電，及二月一日應犯寄趙總理應密東電，本總理至今未見，證之來電所稱二月二十二日，洪致應犯函，有智老已將應密電本交來，純令歸兄一手經理之語，可知凡屬應密來電，洪述祖均未譯呈，本總理無從查閱也。來電又開趙總理致洪述祖函，有應君領字不甚接頭，仍請一手經理，與總統說定才好等語，查此兩係因應夔丞擔任解散共進會，除領款五萬外，其巡緝一差，亦爲弭伏奉，由程都督電請中央，每月津貼二千元，大總統核准，應夔丞請領該項津貼之款，本總理因飭查國務院內務部均無成案，故有致洪之函，聲紋始末，至今應之公文印領尚存國務院，有案可查也。」此節趙竟將與應通款之事，推得乾淨，苟非深思明察之上，或將爲其誑語所瞞過，按一月二十六日應寄趙之徑電與二月一日應寄趙之

東電，皆應直接電趙者，趙何得云至今未見。應寄趙電或先交秘書譯出。惟秘書決無代趙閱看不交趙閱之理，趙前不云乎「密碼電報本係機要」。應徑東兩電皆係應密，既用密碼，則秘書必以爲關於趙應機要之事，則秘書又何敢不呈總理閱過。且徑電中，有「國會旨爭真象已得」之語，東電中有「憲法起草創議於江浙川鄂國民黨議員，現以文字鼓吹金錢聯合，已招得兩省過半數主張，兩綱一係總理外不投票，似已操有把握一係解散國會，手續繁重，取效已難已力圖。此外何海鳴戴天仇等，已另籌對待之語」。其中皆往來協商所謂「機要」之事，秘書安知其中原委，則秘書又何能不呈總理閱過，既不能，又不取，則趙當時必曾親見此兩電稿矣，所謂至今未見者，將誰欺耶？觀徑東兩電數已字皆係復命之辭，所謂真象已得已力圖已另籌對待云云者，必趙曾先令應探聽真象，令應力圖，令應設法對待，而後應乃一一答之。惜趙致應之函電不可見耳，然察其語氣，其往返互商之情形，固彰彰然也。至趙引洪二月二十二日致應函爲證謂：「可知凡屬應密來電洪述祖均未譯呈」此可知趙承認洪函爲是，然此不足爲趙未見徑東兩電之證，轉足爲趙曾見徑東兩電之證，蓋洪函明明言二月二十二日將應密電本交來，徑電爲一月二十六日，東電爲二月一日，皆二月二十二日以前事。時應密電本尙屬於程經世，洪述祖無應密電本，自然不能譯呈，程經世有應密電本，則必自然譯呈矣。以此函相證，尤足證明趙實親見徑東兩電也。心慌意亂，欲蓋彌彰，其情殊可哂矣，趙致洪函謂應君領字，不甚接頭，仍請一手經理，與總統說定才好，趙云係指擔任解散共進會事，然古人姑勿論其領字究竟爲何。而此一函已不啻將袁趙洪應互相信任，互相狼狽之狀，盡情提出。仍請一手經理者，可知趙令洪一手經理已非一次，又可知趙平素信用洪述祖之深。與總統說定才好者，可知趙所不甚接頭之事，皆令洪述祖與袁直接面商，又可知洪能將袁趙所不能面商者，可居間爲之，洪應之狼狽爲奸，不尤可見其一斑乎。且又細釋與總統說定才好一語之意義，是殆非經總統承諾不可者。每月津貼應二千元既云大總統核准，則無與總統說定才好之必要。若謂國務院內務部均無成案，則趙既于總統核准之後，趙于國務院內務部，爲之備一成案已足，更無與總統說定才好之必要。趙致洪函，苟爲欲聲敍始末也，則當詢洪何以國務院內務部並無成案，而該函不特並未一及，且轉囑洪仍一手經理，是豈所謂聲敍始末乎？則是國務院內務部均無成案之說，已不足信。若現存國務院之公文印領，（應巡緝長事當屬內務部管轄，何以公文印領乃存國務院，亦是疑竇）或與此所謂領字，並非一物，蓋于趙謂仍一

手經理語，可以證明其非一次也，然則此領字必屬極機密極重要之事矣。據上述種種觀之，此趙秉鈞妄捏虛詞，冀得脫離關係，而欺誑我國民者二也。

一、趙於袁、洪、趙三人共同密謀之要點，於電報則賴稱未見，於袁洪接洽，則又賴稱袁洪並未見面，於萬萬無可申辯之中，祇爲消極的混賴，其技窮矣。趙自辯之言曰：「來電所稱二月四日洪致應犯函，有多電到趙處，即交兄手，面呈總統閱後，頗有喜色，說弟頗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進行等語。查原函所稱多電是否明電，仰係應密，洪述祖均未譯呈，不知原電所指何事，其面呈總統一節，尤爲虛誣，查各部員司謁見總統，向由該部長官帶領，總統府門禁森嚴，一切來賓，均先由傳宣處登記，本總理既無帶領洪述祖解見總統之事，而查閱總統府門簿，亦無洪述祖之名，其爲不根之談，顯而易見。」此段全然虛構，尙謂洪述祖爲虛構，不亦可笑。按二月四日，洪致應函謂「有多電到趙處，即交兄手，面呈總統，閱後頗有喜色，說弟頗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進行」云云。此函實袁趙主使詭謀之鐵證。多電即二月二日應寄國務院程經世之一電，此電乃應密陳，傾陷國民黨人之計畫者。趙得此電若當面將此電交袁相商，面子上未免覺得難看，故以此電交洪述祖，令洪述祖面呈總統，袁見應傾陷係、黃、宋，深合己意，故爲之色喜，並對洪述祖言應頗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進行等語，是袁令洪催促應進行傾陷之謀也。趙謂「查原函所稱多電，是否明電，抑係應密，洪述祖均未譯呈，不知原電所指何事」云云。裝聲作啞，居然又以誑語欺人。多電係應電國務院程經世轉趙者，則程經世當然譯出轉趙呈閱，由國務院秘書程經世轉趙之電，內務部之秘書洪述祖，何從譯呈。則所證應密電本於二月二十二日趙始交洪手，則二月二日之多電，應密電本，當然在程經世手，故應電由程經世轉趙，而洪謂多電到趙處，即交兄手云云也，則趙之得見多電，固確鑿而無一毫疑義也。趙秉鈞自辯之通電，乃根據程、應宣布證據之通電而發者，程、應宣布證據之通電於此節固大書特書曰：「二月二日應犯寄程經世轉趙總理應密多四電，有孫、黃、黎、宋運動極烈，民黨忽主宋任總理，已由日本購孫黃、宋劣史，警廳供抄宋犯騙案刑事提票用照輯印十萬冊，擬從橫濱發行等語」。趙下程、應之通電，豈能亦云未見，程應通電中，明明言多電爲應密，而趙乃作態曰：查原函稱多電是否明電，抑係應密，程、應通電中明明言多電，係爲由日本購孫、黃、宋劣史，警廳供抄宋騙案刑事提票用照輯印十萬冊，擬從橫濱發行之事，而趙乃作態曰：不知原

電所指何事。予眼前可證者，而趙竟敢爲游移狡飾之詞，則其他之狡飾未見者，不亦可證明此種伎倆爲趙所習用耶。至趙謂「其面呈總統一節，尤爲虛構，查各部員可謁見總統，向由該部長官帶領。總統府門禁森嚴，一切來賓，均先由傳宣處登記，本總理既無帶領洪述祖謁見總統之事，而查閱總統府門簿，亦無洪述祖之名，其爲不根之談，顯而易見」云云。此節趙蓋爲袁竭力辯護。然歷觀此案首尾，洪述祖實爲袁趙親信之人，袁、趙苟不與洪信任親密，何敢與之同謀殺人，洪既爲袁、趙之心腹，與尋常泛泛之各部員司，資格自然迥異，無勞帶領，苟欲帶領，則洪之頻頻往返總統府，爲之長官者，將不勝其煩矣。故洪之出入總統府，實因袁已付以完全以完全自由，有如家人耳。趙謂無帶領洪述祖謁見總統之事，固當然無須有此事也。總統府門禁森嚴，一切來賓均先由傳宣處登記。此祇可語諸來賓耳，而非所語於洪述祖也，來賓須先由傳宣處登記，而洪述祖則無須也。洪出入總統府，苟一一登記，則門簿上洪述祖三字，將爲之寫滿矣。洪苟不能輕入總統府者，何以趙函致洪爲應領字事令洪與總統說定乎，又何以王治馨代表袁趙在北京追悼會席上演說，述袁語謂洪謁見時，曾有收拾反對黨一二人之語乎，是則洪不但能謁見總統也，且能於總統前言事也，更不但能於總統前言事也，且敢於總統前大言收拾反對黨一二人也。夫如是則冬電趙實親見之，而洪亦曾面呈總統矣。夫應犯冬電一電，全爲傾陷民黨首領，爲總統總理者，非特不之禁，且獎許之，然又不僅獎許之也，應謂已向日本購孫、黃、宋劣史，黃興下女合像，警廳供抄宋犯騙案刑事提票云云。若一已字，可見其以下所說，皆先承袁、趙之命而來，袁之所謂既有把握，蓋即指應冬電中決可奏功之一言也，即此一層，袁、趙、洪、應之同謀傾陷，罪案已足成立。況尚有同謀教唆殺人之一大罪耶。據上述種種觀之，此趙秉鈞妄捏虛詞，冀得脫離關係，而欺誑我國民者三也。

一、趙于冬電又云未見，而總推在洪述祖身上，殆決意不與洪述祖同赴法庭對質，故敢率意如此也。其自辯之辭曰：「來電所稱二月二日應犯寄程經世轉趙總理應密冬四電一節，本總理實未曾見，質之程經世，據稱二月初接上海來電，因係應密，查知該項密碼，係洪秘書專管，即時交洪，至該秘書曾否譯呈，無從查悉等語，是本總理未見該電，正與未見一月二十六日應密徑電，及二月一日應密東電，同一理由，他如來電稱，證據中有趙總理致洪述祖數函，當係洪述祖將原函寄交應犯等語。查洪述祖係內務部秘書，本總理與之通函，事所時有，來電既未述明原

函內容，自係無干宋案，應即無庸置辯，此證明本總理與宋案無涉者也。」多電之爲趙所曾見，及多電之未經洪手，而由程譯呈，前文已證明之，無俟復述。趙之得見多電，正與得見一月二十六日應密徑電，及二月一日應密東電，同一理由，趙諉云未見者，無可奈何之飾詞也。惟趙一再謂應密電本係洪述祖專管，與事實相背。茲不憚詞費再引他事實以證其非，當洪述祖之罪案初露也，有人見趙秉鈞，趙曾謂「洪因內務無秘書長，終日快快，故洪祇吃乾脩，並未到部」此語登諸各報，人人共知，或尙不信，再請以四日，神州報載新紀元報記者與趙談話一則爲證，神州報與新紀元報，皆袁、趙之機關報也，而其紀事中問答之一節曰：

（問）君與洪述祖關係如何？（答）余不識洪，少川總揆屬余位置，因界秘書。（問）洪氏在部勢力何如？

（答）洪既新進，且嫌位卑，僅領乾修，不常視事，余謂係革命元勳，不以部務相煩。（問）正月間君委洪南下有諸？（答）否。余不以部務屬洪，洪亦自稱不願拘於尋常公事。正月間洪請假赴津，余方利其去部，立予批准

，初不識其潛行赴滬也。（問）洪去若干時？（答）去約半月餘。（問）洪歸後君知其事否？（答）洪自來告余

，謂上海歡迎國會團甚有勢力，頗能淆亂人心，亟宜設法，余以總統不願干涉告之，彼殊快快退。（問）以後

洪與君有無交涉？（答）彼曾兩次以歡迎團事語余，均卻之，嗣是以還一無交涉。（問）君與應夔丞關係如何？

（答）余不識應。應之稽查長，均外間保薦，到京請見，見後請發密電本，均職務上循例應有之事，余忝爲總理

，於外差人員，官階稍高者，均發密電以便通信，綜其數目，奚啻百數。（問）應以密碼拍電與君否？（答）有

否余不得知，蓋應密電本既在洪手，應密電至，電報房即交洪譯，洪抗電不呈，余爲所蔽，此實余罪，然無論何

等人爲長官，亦必不能自携密電本百餘冊，不令秘書經手也。（問）然則洪、應來往函電，君一無所知否？（答）

余以非才，總攬國務，綆短汲深，日苦不給。安有餘力問此閒事？假令果預其事，則洪、應電中，必將鄙人意見

闖入，何以應與洪電中有請轉呈字樣，而洪與應電中絕無一語涉及，如果呈閱，彼豈無言，此中消息，明眼人自

能知之，余以暮年擔此重負。如何能堪，脫非總統公誼私情，余早掛冠在野，余既求去不能，顧反冒死力爭，天

下甯有是理？且余所轄內務部中不乏異才，余如果欲殺宋，何至煩及素不相識之應夔丞，爲此疏略卑劣之暗殺事

耶？

此種談話：無非欲以一手掩盡天下之日。趙謂「洪既新進且嫌位卑，僅領乾修，不常視事，余亦謂革命元勳，不以部務相煩。」趙又謂：「余不以部務屬洪，洪亦自稱不願拘于尋常公事。」使趙言果足信，何以反於通電中，一再言以國務院之密碼密本，令內務部不常視事之秘書洪述祖專管乎？趙于洪不以部務相煩，而反以部務以外國務院密碼電本事煩之乎？洪謂不願拘拘于尋常公事，而趙乃令洪專管陰謀傾陷暗殺英傑之特別公事乎？蓋趙于洪破案時，則一味將自己與洪關係，說得極淺，以便洗脫，于證據宣布之後，則一味將一切主使關係，又全然卸之洪述祖身上，雖前後自相矛盾，亦所不顧，左支右吾，情見勢絀矣。此段談話，通飾之詞，不難窺其隱微，惟後段則最可注目，雖非本論範圍所及，亦不妨略駁釋之，趙謂洪與應電中絕未闡入趙之意見。此欺人未見證據之言，試略一檢查證據，洪實趙之代表，又何處不可見趙之指使耶？趙謂余所轄內務中不乏異才，余如果欲殺宋，何至煩及素不相識之應夔丞云云。此蓋趙事後深悔之也，趙之煩及應夔丞，實以應結交江浙青紅兩幫，勢力宏大，以為苟借應手殺宋當不致破露耳。不意天網恢恢，主謀竟得，證據宣布，而趙罪萬難洗脫矣。以堂堂一國之國務總理，為此疏略卑劣之暗殺事，趙雖悔之，亦已晚矣。然趙謂內務部不乏異才，所謂異才者，非即指暗殺之異才耶？嗚呼！內務部不乏異才，吾為民黨特出之士危矣。至於通電中趙以種種誑語，即斷定自己與宋案無涉，又未免太欺天下人矣。據上述者觀之，此趙秉鈞妄捏虛詞，冀脫離關係，而欺誑我國民者四也。

一、趙於燬宋酬勳位一節無法辯白，不言袁、趙未有此意，但言燬宋酬勳，無人為之呈請，無人為之評決，情虛心怯可見。趙之言曰：「各證物中其最足以使中央政府立於嫌疑之地位者，莫如來電所開三月十三日，洪述祖致應犯川密蒸電內，燬宋酬勳位一語，查臨時約法，授與勳位係大總統特權，然向例必由各機關呈請，其勳績不甚顯著者，則開會評議取決多數，即中央特授，亦須評決，如毀宋即可酬勳，試問由何人呈請，何人評決，洪電誑應，豈難推度。」是趙亦知授與勳位係大總統之特權矣。既係大總統特權，苟非先經大總統授意特許者，則洪述祖亦何敢以之誑應。趙所云云，實不足為袁、趙未嘗允許之確證，所謂呈請，所謂評決，豈萬難做到之事乎？袁、趙專權怙惡，何惜國家之勳位，不以利用為殘賊忠良之具乎？且袁、趙能以巨萬之國帑，購買孫、黃、宋劣史及宋刑事提票，以毀壞民黨首領之名譽，獨不能以一毫無價值之勳位與人，以毀壞民黨首領之軀幹乎？傾陷不成而暗殺之謀乃

亟，其情勢固顯然也。使彼等不受天討，應罪不速破露，則不難以內務部名義，爲之呈請。謂應變亦解散會匪，消弭反側，卓著勳勞，應呈請大總統給與勳位，以示優異云云。袁世凱亦不難據呈請，授應變丞以勳位，或仍須經過評決手續，以掩飾人目，不妨由趙秉鈞集各國務員及袁黨開一評決會，或僅由內務部開一評決會，爲之評決，則袁更不難據其評決，授應變丞以勳位。袁黨當權，於評決時自無有反對之理。即有反對，亦屬少數，如是則呈請有人，評決有人，又何不能如約以報應變丞乎？吾知應授勳位發表，輿論必爲之大譁，議會必爲之質問。而袁、趙之我行我素，置之不顧，亦尋常習見之事也。吾更知若應授勳位後，案始破露，燬宋酬勳愈益證實，則袁、趙亦不難曰是洪述祖爲之運動呈請，爲之運動評決，吾據呈請評決始給應勳位。初不料爲洪述祖所蒙蔽，亦尋常抵賴之詞也。嗚呼！人而至於昧卻天良，放下臉抵死一賴，則又何足深較哉。不觀夫馮國璋、倪嗣沖、張勳之授勳位乎，馮、倪、張之擢天下公怒，屠戮同胞，罪惡昭著，其聲名惡劣，或什倍於應、馮、倪、張且悍然授與勳位。獨不假托應以解散會匪之功，而悍然授勳以勳位乎，是可知袁實以勳位許應，而嗾使應暗殺宋先生也。蓋勳位在吾人觀之，固毫無價值，而在應洪觀之，則以爲至尊至榮之物，莫逾於此。且深知勳位爲大總統所特授，則洪不得袁之密令，豈敢向應打此誑語？洪苟打此誑語，則燬宋之後，洪將何以報應？授與勳位，非洪之權力所能假借，則可知以此許應者，亦非洪一人意思所能想到也，趙謂洪以此誑應，而不知袁、趙、洪以此誑天下人也。據上述者觀之，此趙秉鈞妄捏虛詞，以欺我國民者五也。

一、趙於主使暗殺之事，拼命抵賴，而於傾陷之陰謀，則一一承認不諱，非所謂天誘其衷歟。其言曰：「二月四日洪致應函，有多電到趙處即交兄手，面呈總統等語，無論洪述祖並無謁見總統之事，已如上述，即果謁見，而查閱該函於期望進行云云之下，緊接兄又略提款事，渠說將宋案騙情及照之提票式寄來，方可徵信等語，可知款係收買提票之款，上段所謂喜悅，所謂進行，均指提票而言，觀二月二日應犯寄程經世轉趙總理多電內，本有已由日本購孫、黃、宋、劣史，警廳供抄宋犯騙案刑事提票之語，則二月四日之函，即以復二月二日之電，若合符節，推之來電所開二月八日洪致應犯函，宋案有無覓處，及二月十一日洪與應犯函，宋件到手，即來索款，二月二十二日洪致應犯函，請款總要在物件到後各語，皆指收買宋在日本騙案刑事提票而言，決不影響於謀殺，且皆洪假政府名

義，誑誘應犯，決非受政府之囑託，以其毫無政府委任之憑證故也。至債票一節，查攬售政府公債，分潤餘利，本屬稍有信用之人均可引受，況於應洪亦實無特別，允准之事財政部有案可查。」趙於洪致應函謂面呈總統，前文力言其無，記者已據事實理論駁之，確實證明洪曾面呈總統。今趙又於此忽若「如果謁見」一句之反筆，尤足證實洪之謁見爲事實，而趙前所云云，皆係抵賴之詞，不難窺見。蓋洪若絕未謁見總統，何須着此「如果謁見」疑似之語，且於此語下接「可知款係收買提票之款，上段所謂喜悅，所謂進行，均指提票而言。」又「則二月四日之函，即以復二月二日之電若合符節。」又「皆指收買宋在日本騙案刑事提票而言」等語。是趙於此，不僅懸疑似之一詞，已將出錢收買提票陰謀傾陷之事，爽爽快供認，又恐吾人不能爲之證明，特將函電中所言，爲之一一指實。吾人於此，益可恍然大悟，冬電實趙所親見，而洪亦曾面謁總統，袁亦曾喜悅，亦曾囑應進行，而洪、應一切函電，亦均非虛也。此皆趙秉鈞親自供認，可知非吾人深文周納以厚誣之矣，蓋趙秉鈞以爲祇要將主謀殺人一層賴過，若收買提票則不妨承認耳，不知陰謀傾陷毀壞他人之名譽，實亦爲犯罪之行爲。試問政府不以堂堂正正之手段，施行政策，而乃日與宵小爲緣，密謀傾陷損壞政敵之計，是豈政府所當爲者乎？試問政府不以國民金錢爲國民謀幸福，而乃揮霍國民之金錢，收買傾陷政敵之物件，以快一己權勢之私，是豈政府所當爲乎？即此陰謀傾陷一端，政府已失其所以爲政府之資格，而袁、趙、洪、應等於刑律第二十三章三十三章之罪，已經成立，矧尚有主謀殺人之死罪耶？夫所謂宋騙案刑事提票者，乃宋先生光明磊落，不願爲滿清官僚所利用，而以未賣絕版權之自著問島問題一書，自行印行，爲留學生編輯社經理某所誣控，未成罪案者，固無所謂撞騙及刑事提票也。今政府中知此事，惟袁世凱與李家駒耳。蓋袁世凱忽憶及此事，以爲是可以毀壞宋先生名譽者，乃密令趙、洪以巨款許應，使應收買此項提票也，此尤袁主謀傾陷之一大鐵證也。二月二十二日以前之函電，雖未影響於謀殺。然以傾陷不成，始出於謀殺一著，情事顯然，辯無可辯，尙得謂之無所影響耶？至謂洪假政府名義，誑誘應犯云云。則於洪有何利益？其與宋先生有直接關係，嫉之深恨之甚者，惟袁、趙耳。至於囑託云云，乃口述之意義，並非形諸筆墨，苟形諸筆墨，則亦不成爲囑託矣。政府主使，既未形諸筆墨，則自然無委任之憑證。且亘古未聞傾陷人謀殺人，而必特與委任之憑證者，若必曰須委任之憑證，則應犯亦可謂武士英之殺人，無其委任之憑證，而可從事抵賴矣，趙之悖妄，不亦甚哉

債票一節，特別允准，證之洪函可見，財政部雖有案可查，然吾人終不得而查之，則可云等於無案可查耳。據上述者觀之，此趙秉鈞妄捏虛詞，以欺誑我國民者六也。

一、趙於證據，謂文理解釋，政府不爲主動。從文理解釋則如此，然則從事實解釋，政府必爲主動無疑矣，是非所謂欲蓋彌彰者耶。趙之言曰：「通觀各函電，如二月一日應犯寄趙總理應密東電，二月二日應犯由程經世轉應密多電，二月一、二、四、八、十一、二十二及三月初十等日洪致應犯各函，有言解散共進會及歡迎國會團體者，有言收買宋在日本刑事提票者，皆於謀殺無涉，蓋應犯謀刺宋教仁，其殺機起於民立報載宋在甯演說，三月十三日應致洪函，已自明言之。若以前各函電，計彼時宋教仁尚在湘中，如洪述祖二月一日函，有大題目總以做篇激烈文章，方有價值之語；二月二日函有須于題前密電老趙索一數目之語，則前語藉解散歡迎國會，以恐嚇政府，後語爲以解散該團自任，以便其私圖，是時正滬上歡迎國會團體發生之初，馬跡蛛絲，尚堪鉤緝；其二月四日以後各函，則入手收買提票之事，直至三月十三日函，始露謀殺之端倪，即以該函中若不去宋一語而論，係屬反挑之筆，尤見去宋之動機起於應之自動，而非別有主動之人，文理解釋，皎然明白，此證明中央政府於宋案無涉者也。」觀此則趙之所云云，仍係承認其收買提票之事，而於謀殺一層，無明確之事實足以證明其無關係也。有之亦僅以應若不去宋爲反挑之語，遂斷定去宋之動機，起於應之自動耳。然觀「動機」一語，起「自動」等語詞，若亦純以文理解釋之，則動機雖起於應，而必政府承諾之允許之，然後始能演成此種事實也。應雖爲自動，而必政府爲之被動，然後始能合此兩力以演成此種事實也，此誠所謂「文理解釋皎然明白」者也。應志在金錢，故其爲政府解散共進會，解散歡迎國會團體，收買刑事提票，蓋無一非爲博取金錢之目的而來，而政府亦以國民之金錢，利用若輩爲鷹犬，交相爲用，於收買提票一案，已盡呈袁、洪、應、趙等陰謀狼狽之狀矣。至於殺人之事何等重大，一旦破露，即難逃罪。設應非恃袁、趙之指使及袒護，應又何敢輕陷法網，自取死罪乎？夫使死宋先生而於應個人有莫大直接之利益者，則謂出於應個人之蓄謀暗殺，猶可言也。而應於宋先生私人，並無私仇宿恨，其欲死宋先生直接有莫大利益者，實爲袁、趙，則可知謂袁、趙之出於被動，吾人尚不能信也。故傾陷之謀，可以金錢動應，而暗殺之謀則不能，金錢既難動，乃動之以勳位，應惑於虛榮之一念，而始冒死爲之，此又情事顯著者也。尤可證者，趙謂「應犯謀刺宋教仁，

其殺機起於民立報載宋在寧之演說」一語斷定，非局中安能若是，以此殺機所由起求之，則所謂應爲自動，尤見其不可信。蓋宋在寧之演說，即演說責任內閣及平民政治之精神並攻擊政府者也，此種演說，光明磊落；爲政黨首領所應有。趙何以即知殺機即起於此？且此種演說，純爲政治上問題，於洪述祖、應夔丞有何關係？更何足引起洪應暗殺宋先生之動機？以此相質，則暗殺之動機既起於是，洪、應二人決非主謀可知。蓋趙爲袁之人才內閣總理，一旦完全之責任內閣出現，純由政黨出而組織，則趙將來之地位，必難繼續，故趙對於責任內閣主張，銜之甚深，遂因是而波及于主張責任內閣之人。至于袁野心勃勃，屢屢違犯約法，故甚苦平民政治上之束縛其舉動，不能獨斷獨行，爲所欲爲，故其視平民政治，有如仇敵，因是而遂波及于仇視鼓吹平民政治之人，此宋先生在寧之演說，與袁、趙有密切關係。應性狡詭，心知其故，故以民立報所載者裁呈袁、趙，而遂爲殺宋先生之一動機，此實袁、趙爲主動，而洪應爲被動也，此尚有可以抵賴之餘地乎？至趙謂「洪述祖雖係內務部秘書，然內務部總長於其行政法上之犯罪，雖有怠於監督之責任，於其刑法上之犯罪，則無代爲受過之理由」云云。不知證據確鑿：袁、趙實爲主使，趙個人已與洪同爲刑法上之犯罪，何嘗代洪受過乎？趙不能爲洪刑法上之犯罪代爲受過，豈洪述祖於趙刑法上之犯罪，獨能代趙受過乎？據上述種種觀之，此趙秉鈞妄捏虛詞，欺誑我國民者也。

總之袁、趙於今日實不能脫去嫌疑犯之頭銜，趙果欲自白，亦必須投案對質，絕非區區一抵賴之通電所可掩飾其犯罪之行爲者。吾國民於此，當知尊重中華民國之法律，萬不可不使趙歸案對質也。若袁世凱之怙惡不悛，日以橫暴之手段，壓抑吾民，庇護趙、洪，蓋自知理不足折人，而圖窮匕首見矣。然吾國民豈畏暴之徒哉，吾見其無幸而已。」（註九）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三五一號。

註二：民國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民立報」。

註三：民國二年四月三十日「民立報」。

註四：「神州女報」，民國二年上海出版。

註五：「震旦」，第三期，民國二年四月北京發行。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八日

四六七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九日

四六八

註六：同註五。

註七：同註五。

註八：「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一日第三五三號。

註九：民國二年五月二日「民立報」。

二十九日 參議院開會，通過反對大借款案。

本日下午一時，參議院開第四次會，由議長張繼主席，出席議員一百六十八人，討論借款問題。議員馬君武、王正廷等提出反對大借款案，當經議決通過。決議文曰：

「對於政府所定中國政府善後借款合同，認為未經臨時參議院議決，違法簽字，當然無效。此項決議並即於本日咨大總統查照。」（註二）

國會討論違法借款案暨參議員馬君武等通告違法借款始末之電文如次：

一、參衆兩院討論違法借款紀事：

參衆兩院成立，業已匝月，應紀者頗多，本報限于篇幅，不及備載，惟擇尤錄之，閱者幸諒焉。

廿四日午後，參衆兩院開第一次正式會，討論兩院議事細則、兩院旁聽規則及兩院議長副議長互選規則。第二次參議院選舉正副議長，計正義長張繼君當選，副議長王正廷君當選。其後屢次開會，提出質問政府大借款情形，並要求國務員出席，議決以借款合同，未經臨時參議院議決通過，認為違法，當然無效。議員楊永泰，主張將政府及國務院咨文退還，贊成者頗衆。繼而爭發言之先後，喧嚷不已。于是議場秩序大亂，議員數人私自出場，法定人數不足，致討論之結果，亦未表決。後曾有數次開會，議員多簽到不出席者，致未開會。

衆議院因選議長，爭有記名投票，無記名投票。諸議員喧囂數次，後決定用無記名法。計湯化龍君當選正議長，陳國祥君當選副議長。當選議長時，並查出一冒充議員者。該院議員亦提議，質問政府大借款事，及請國務

員出席，得多數贊成。段代總理到院，經谷鍾秀君質問良久，致段無詞可答，末云，政府對於此項借款手續實欠妥協。谷云，代理總理既自認手續欠妥協，即爲違法簽約，本院不承認。議長付表決，有祖政府派劉崇佑范熙任二人反對，經衆斥之，全院大譁。議長請谷君說明動議理由，谷云：

對於借款不反對，惟政府違法簽約借款，咨請查照備案，本院決不承認。于是贊成者多數，遂決議將咨送違法簽約借款案件，咨送參議院一同簽字，送還政府，以表示不承認之決心。有提議倫敦來電，英國下議院提議，禁止運輸鴉片煙入中國。查中英鴉片條約，本有兩國國民同意，可以變更之文，現英議院既提議，議長可速請政府與英國協商，改訂鴉片條約。有謂須再議前日表決之政府違法簽字之案者。谷君云，前咨既公決退回，今日之咨或以爲宜提出討論，是否欲推翻前日神聖不可侵犯之表決，谷君又責議長表決後不送交政府，是何居心？一時議場秩序大亂，忽有墨盒飛入議長席，後開會，仍未能正式解決，且因屢次搗亂，遂延不開會。」（註二）

二、參議員馬君武等通告違法借款始末：

各省都督民政長省議會、民立報轉各報館公鑒：政府此次不經國會議決，擅行簽字借款合同，參議院於四月二十八日特開會議，當時指定王家襄、丁世襄、楊永泰、湯漪、王正廷五人調齊臨時參議院議事錄，及借款案件詳加研究。關於此項借款合同，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國務院咨文到前參議院，稱趙總理定於本月二十七日午後二時，同財政總長出席報告大借款情形。二十七日趙總理周總長僅携繕印借款情形說帖，及撮記六國借款合同大義，並附錄特別條件草稿到院出席開秘密會議，並未帶正式公文，當時議場雖足法定人數，而正式舉手表決者，僅有特別條件五款，此外合同大義所列十六款，據稱均係普通條件，除額數及利息曾經表決外，其他各款將條文開載，固屬無從表決，即其內容是否確係普通性質，亦無從斷定。且此次會議結果，前參議院並無正式公文咨復政府，至合同成立之先，須提出全案正式交議，當時前參議院固已鄭重聲明，周總長亦稱，俟磋商妥洽後當然提交院議，嗣後周總長就此範圍與六國團磋商，時經數月，迄未就緒，因有美國仗義脫離資本團之事。議員見此次借款合同確未經臨時參議院通過，文卷具在，衆目瞭然。政府當正式國會已成立之時，忽爾私自簽字，對於立法機關視同無物，違背約法，莫此爲甚。故四月二十九日參議院續開正式會議，多數表決，全文曰：對於政府所定中國政府善後借款合同，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二十九日

四七〇

認為未經臨時參議院議決，違法簽字，當然無效云云，一面咨復政府表示否認。乃政府通電各省，硬誣此案為臨時參議院通過，並懲少數人通電淆亂是非，此種問題係國家存亡，及立法機關存亡，議員等深恐政府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為人民代表者難任此咎，茲特詳舉情形質諸全體國民。又本日衆議院會議多數表決與參議院一致否認並聞。馬君武、林森、王法勤、楊永泰、毛印相、張我華、謝良牧、居正、呂志伊、周震麟、徐鏡心、湯漪等徵。（註三）

三、參議院正式咨大總統否決借款案咨文：

參議院咨四月二十九日准國務院咨開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准貴院咨開本院於本月二十八日開會公決關於五國借款一案，應要求國務總理暨外交總長財政總長於二十九日午後一時來院出席，答覆質問相應咨請貴總理查照，希即屆時邀同外交、財政兩總長來院出席可也等因，又奉大總統交下貴院咨開國會組織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民國議會兩院各○質問書一件迎署者在十人以上，應即轉咨大總統查照，希即於一日內答覆可也。計咨送參議員湯漪質問書一件，等因查借款條件曾在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交由臨時參議院開秘密會議，業經表決通過，此次所定中國政府善後借款合同，與前次條件大致相同，本擬俟國會構成，即將簽字合同全文咨送兩院，一面出席宣布茲准前因除關於大借款詳情即日另文咨明外，相應咨請貴院查照可也等因到院經於本日開會討論，僉以此案未經大總統提交臨時參議院議決咨復，此次遽行簽字殊與臨時約法第十九條第四項之規定顯相違反，經多數議決，對於政府所定中國政府善後借款合同，認為未經臨時參議院議決違法簽字當然無效，相應咨請大總統查照可也。此咨大總統四月二十九日。（註四）

註一：民國二年五月五、七日「民立報」。

註二：「革命文獻」，第四十二、四十三合輯，頁三四九—三五二。

註三：民國二年五月七日「民立報」。

註四：民國二年五月五日「民立報」。

三十日 衆議院選舉湯化龍為議長，翌日又選舉陳國祥為副議長。

衆議院經三次選舉，始於本日下午選出湯化龍為議長。此次選舉會出席議員五百四十一人，湯化龍得票二百七十六張，（按：據公告得票二百七十九張。）吳景濂得票二百四十八張，湯過半數，當選（註一）。

本日選舉議長完畢，業已夜八時矣，乃順延副議長選舉會期，於翌日（五月一日）舉行。至期，議員到者五百三十三人，投票結果，陳國祥得二百六十九票、吳景濂得二百五十一票，陳國祥得票過半數，當選為副議長（註二）。

選舉結果經衆議院咨告政府，由國務院於五月四日通告週知。通告全文如次：

「奉大總統發下衆議院咨稱：查國會組織法第八條規定，衆議院議長副議長由本院互選，自應遵照辦理。茲於四月三十日開會選舉議長，出席議員五百四十一人，用無記名投票法互選，議員湯化龍得二百七十九票當選為本院議長；續於五月一日開會選舉副議長，出席議員五百三十三人，用無記名投票法互選議員，陳國祥得二百六十九票當選本院副議長，除通電各省外相應咨報查照。又奉大總統發下衆議院咨稱，查本院印信前經國務院咨送籌備衆議院事務處轉交到院。現於五月一日啓用，除通電各省外，相應咨報查照，希轉行一體知照。各等因除由院通行各衙門知照並函交外交部分別照會各國公使外，合行通告。」（註三）

國務院咨參議院，解釋借款業已簽字，其經過困難，而未達參議院決議。

國務院據二十八日參議院咨文，及前送質詢書，咨答參議院解釋借款簽字經過，強調未達參議院決議。咨文曰：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三十日

「爲咨行事，本月二十八日，准貴院咨開關於五國借款一案；又奉大總統發下貴院咨送湯議員漪等質問書一件，各等因。業經併案咨覆，並聲聲明大借款詳情，即日另文咨明在案。茲准財政部函稱，六國銀行團借款動議，在民國成立之初，咨逾年，屢議屢輟，始以該銀行團藉口此款用途所開條件太嚴，不能不停議以爲操縱地步，嗣因洋賠各款先後積欠甚鉅，中央無涓滴收入，各省均自顧不遑，若無大宗借款，實難維持大局。因於上年九月間，經國務會議決定借款大綱五條，於九月十六、七兩日，出席參議院協商，幸得同意。維時正欲繼續開議，適倫敦克立士卜借款事成，遂又暫緩進行，乃未幾英使有開單索債之舉，俄庫協約旋亦接踵發見，外交困難日甚一日，而克立士卜借款，年內止訂交虛數三百萬鎊，久涸之餘，到手輒盡。再與續商，復爲六國團所拒，彼亦不敢擔任，歲事將闌，來源幾絕，維持無術，迎拒兩難，嗣經法公使居中調停，始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復行正式開議。迨至開議以後，種種要挾，愈迫愈緊，幾於舌敝唇焦，祇以內顧各省之同一困難，外覩蒙事之萬分危急，不得不降心忍氣，委曲磋商。然總抱定大綱，不使越此繩尺，中間幾至決裂者數次，直至歲杪，始將合同擬定。即於十二月二十七日赴參議院報告，將合同全文當場宣讀，並撮要繕印分布公同研究，嗣又議定先將特別條件逐條表決，再將普通條件全體表決，均經通過。惟利息一層，當場聲明原議五釐，而銀行團以巴爾幹戰局未終，歐洲市場，金融奇緊，堅欲增加半釐，以此利息折扣尚未決定，但政府之意必須極力與爭，能否達到目的尚未敢定，維時議場中多數主張，利息萬不可超過五釐，寧使折扣稍重，毋使中國有五釐五之債票出現，於歐洲市場，有礙國家體面，此是議場表決之情形也。乃原定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即行簽字，不意利個一層既費唇舌，而銀行團對於墊款一層又生變動，磋商逾月，屢奏簽字之期。本年二月間又暫停議，無如洋賠各款積欠疊疊，除賠款上年結欠二百萬鎊外，本年洋款之已過期者二百三十餘萬鎊，洋款之不久到期者三百六十萬鎊，各省歷欠外債二百八十七萬鎊，綜計約需一千一百萬鎊，而本年份又已積欠四個月賠款約一百萬鎊，此外前清暨南北臨時政府短期零借之款尚不在內，數月以來，迫呼日迫，應付俱窮，破產之禍，近懸眉睫，呼籲各省而外，同一困窮，旁求於他國，而所議悉成畫餅，美雖力主公道，宣告出團，而其餘五國態度，依然方針不變，設再遷延，不獨有失信用，抑且債權干涉，大局危岌，情勢昭然，是以程都督電稱，無窮一時之毀譽，轉爲萬世之罪人，柏都督電稱，無寧忍痛須臾，尚可死中求活，措詞痛摯，瀾目惊心，際此時

艱，既無醫瘡剝肉之方，始爲兩害取輕之計。而五國銀行團，亦以歐洲銀市稍鬆，情願繼續磋商，利息一層，彼允照改五釐，折扣一層，我亦允改爲發售價值不得少於百分之九十，其他條件悉如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參議院通過之原議，良以歐洲市場日下發售中國之秦隴豫海實業債票，最近價值僅止百分之九十一，銷售尙不踴躍，故銀行團不得不要求減折，然持與該團原索之五釐五息，九六五售價兩相核較，在我尙佔優點，乃事方就緒，某國尙思從中破壞，幸賴他使力持正論，得以不致動搖，事機萬變，稍縱即逝，若不乘時解決，深恐別生枝節，爰於本月二十四日先簽訂草合同，二十六日復簽訂正合同。竊念此事動議經年，全球注視，現幸告成，雖合同內稽核鹽務審計用途等款，由我聘用洋員會同華員辦理，爲從前借款所無，然前清幣制借款已啓其機，況鼎革以後，公私蕩然，國信全失，得此結果，實已智能俱竭，筆舌皆窮，所幸合同全文均未逾越九月經院同意之大綱，暨十二月二十七日經院長決通過之條件。此後但使用途確實，鹽務收入足敷償還本息，外人即無可藉口，且合同內訂明借款本利按期交付，則不得干預鹽政事宜，杜漸防微，亦已深切著明，不致別有危險，此五國銀行團借款經過困難，及根據院議業已簽字之情形也。等語，相應咨明貴院查照可也。此咨。」（註四）

按：本咨文末著月口，以文中「本月」計之，應在四月；以其舉「二十八日」咨文計之，應在月杪；以昨日參院咨送決議計之，當在本日。

司法部令准於必要時在江蘇組織大理分院，以便宋案就地進行三審。

江蘇都督程德全暨民政長應德閔，以宋案關係重大，迭請在滬組織特別法庭，司法部不予同意；又以提京不便，請求在蘇設立大理分院，司法部本日以部令表示：如一二兩審不能確定，屆時可在江蘇組織大理分院審理。茲誌令文如次：

「前農林總長宋教仁被刺身死一案，江蘇程都督應民政長因案關重要，迭次電請在滬組織特別法庭。本部以無法律可據，往返電商，現決定歸上海地方審判檢察廳審理。程都督應民政長復以案情重大，提京不便，擬於江蘇設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二年 四月三十日

四七四

立大理分院爲請。此案如果第一第二兩審不能確定，提京既屬不便，派員赴所在地說問大理院又無此權。本部屆時查照法院編制法於江蘇組織大理分院，以便審判而利訴訟。」（註五）

註一：民國二年五月一日「民立報」。

註二：民國二年五月一、二日「民立報」。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四日第三五六號。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九日第三六一號。

註五：「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二日第三五四號。

臺灣大湖地方張火爐響應羅福星抗日革命、事洩，被捕多人。

張火爐，臺中廳下阿厝莊人，生平富於愛國心，對日本統治殖民地之暴政，素存反對之心，適辛亥革命成功消息傳至臺灣，火爐大喜過望，以爲出賣臺灣之滿清政府既倒，又成立革命政權，此正應是臺灣人民脫離日本羈絆之時，再經羅福星之宣傳，於是立即起而響應。火爐鑒於革命非有革命武力不可，遂於民國二年四月組織革命黨，並派部下黃炳貴、紀碯、劉阿才等人在大甲鐵帖山腳莊及大湖下罩蘭一帶招納革命黨員，並招募心腹幹部四十七人，準備在附近山地起義。以事機不密被日警偵知，黨員多被捕下獄。事遂不成。三年三月三日，於日人苗栗臨時法庭，被處極刑，日人稱其事件爲大湖事件（註一）。

註一：「臺灣省通志」，卷七，人物志抗日先賢篇，頁二四九；卷九，革命志抗日篇，頁四一。

五月

一日 國務總理兼內務總長趙秉鈞因刺殺宋教仁一案涉嫌，藉口牙痛請辭，袁大總統批「給假十五日」，並令陸軍總長段祺瑞暫行代理國務總理職務。

國務總理兼內務總長趙秉鈞，自宋案證據發表後，在舉國指斥之下不安於位，仍於本日以牙痛理由呈請免官。袁大總統批「給假十五日」，未逕行准辭。其辭呈暨批文如次：

一、辭呈：

「爲病體未痊籲請免官事，竊秉鈞感患牙痛，兼以頭眩，自日前赴醫院調治以來，瞬將經旬，迄未遑減。日來頭眩益甚，困頓不支，力疾從公，倍形竭蹶，設有貽誤，關係匪輕。伏祈俯察下忱，准予免官，俾資調理。爲此呈乞照准施行。」

二、批文：

「據呈已悉，該總理病體未痊，應給假十五日俾資調理。所請免官之處，應毋庸議。」（註一）
同日，袁大總統發表命令，特任陸軍總長段祺瑞暫代國務總理。（註二）

袁大總統准免陳振先兼署教育總長職務，今由次長董鴻禕代理。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曰：

「現在兼署教育總長陳振先，業經准免署職，所有該部部務，應由該部次長董鴻禕暫行代理。」（註三）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一日

袁大總統任命張炳華護理甘肅都督並兼護甘肅民政長。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准甘肅都督兼署民政長趙惟熙病假三個月，任命張炳華護理甘督並兼護民政長。（註四）

黃興通電指斥：大借款案秘密成立，用心叵測，國人決不能諒。

黃興以北京政府於前參議院停會，新國會未開之際，忽然秘密與五國簽立大借款案，違法禍國，通電予以指斥。電曰：

「北京大總統、國務院、衆議院、參議院、武昌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長省議會均鑒：得國務院儉電及財政總長勘電，均謂此項借款條件，上年已經參議院議決，據參議院長通電，則並無議決之說，總之立憲國先例，法案未經公布施行，縱議事之手續已經完了，而停會或開會之事實於時發生，至下期開議時，該案須重提出，國務院來電，謂無此先例，是調查疏忽之咎。自上年十二月以來，大借款之議，已寢事逾半載，一切停止進行，今忽重議，募集銀團易式合同，易款折扣迥異，總辦大增此另爲一案，政府當重行提出了無疑義。於時國會初成，民意待白，政府乃悍然不顧，借口於經年之廢案，在臨時政府告終之期，當局揮金，侮辱人民之際，暮夜之間，驟加人民以二萬萬五千萬之負擔，事前不與國會籌商，事後復避國會質問，聚爲秘謀，出乃規避，玩國民於股掌，視議會如寇讎，國政至此，體統安在？來電謂中央祇以扶持大局爲心，一經昭示，人民必當見諒，此以必諒責之人民，明示民意，不得與政府立異，若而國者，果須議會何用？縱如來電所云，亦當視所昭示者爲何種耳。邇來國政不綱，賄賂遍地，蠅營狗苟之徒，率爭爲政府之俵，分仰餘瀝，觀財政總長所謂憂時之彥，深懼此款不能成立，殊不能不令人涉思及此。即如應桂馨逆證中，內務部秘書洪述祖至望大借款成功，潤及兇頑，爲政府鋤除異己。於此別昭示，以隸屬

財政部之審計處，爲搪塞議者之地，掩耳盜鈴，人胡能諒。與固不欲以此詆諆政府，惟此種惡相已深入人民腦中，政府轉於此時秘密借款數至二萬萬五千萬之多，倘以此激動民心，釀成巨變，責將誰負。與痛念共和，憂心如擣，心所謂危，不敢不告。臨電旁皇，淚與墨俱。黃興。」（註五）

六日，財政部發表通電，針對黃興五月一日反對違法借款之電有所說明，謂參議院正副議長張繼、王正廷之通電係私電，與參議院無涉。茲誌財政部致武昌黎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長省議會電文如次：

「據黃君克強東日通電反對借款，種種懷疑。此項借款已由本部於有勘兩電通告有案。茲再將黃君所疑各節詳細剖解，以釋羣疑。如原電稱參議院通電並無議決之說，查前參議院議決各件，載在議事錄第三冊中，豈可諱飾。至張繼、王正廷兩君對於借款之通電，業由兩君當院聲明純係個人私電，與參議院無涉。有參議院丁世鐸等八十四人通告爲證。黃君以自然人與法人併爲一談，似屬誤會。如原電稱法案未經公布施行，縱議事手續已經完了，如遇議會停閉，至下期開議時，須重提出等語。查此項借款係由前參議院議決通過，惟事涉借款應視雙方協商方能定議。不能如尋常法案，一經議決即可公布。國會即繼續前參議院之性質，無停閉之可言。當時兩院尚未開議，政府自當履行舊案。即以前例言之，有財政部所辦克立士卜借款及交通部所辦蘭秦豫海借款，勘電業已詳言。乃黃君指爲經年之廢案，是必前參議院議決各案全失效力，而後可撥諸約法宜乎不宜。若謂銀團易式，合同易款，折扣迥異，顧問大增，即常另爲一案。無論利息酌減與折扣略改相抵之外，且較便宜其他條件，與上年通過原議並無出入。即銀團減六爲五，顧問稍增數員，由我自行黜陟與主權無涉。至原電稱當局揮金僇辱人民等語。另有用途清單均經審計處稽核，政府豈能揮金？若云僇辱人民，中央並無其事。期年以來，政費浩繁，呼籲不應，又併計前清積欠外款至一千二百萬鎊之多。政府百計維持，恐拂民意。雖國中至大實業如招商局、漢冶萍等，亦未敢分毫抵押。黃君乃謂玩國民於股掌，視議會如寇讎。野心家或有此種行爲，政府決不敢出此。蓋民國包全體而言，非如名列偉人，便可口含天憲，共和國爲人民所共有，但須不悔矜寡，不畏強禦，即與大多數人民心理相應，本無玩弄之可言。至議會神聖獨立，自南北統一以後，卻無議員受政府迫脅致憤告辭職之明文。黃君所言誠所不解。萬一激動人心，釀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一日

四七八

成巨變，誰執其咎。原電稱國政不綱，賄賂遍地等語。祇須黨見消融則全國紀綱自振；若云賄賂，則當此暴民專制，行政官方視為畏途，豈如專制之朝，以官為市，蠅營狗苟，顧而之他，既無餘蘆之可分，安有凶頑之沾潤。若夫僉壬誑騙，意在分肥，鬼域秒謀，豈能預料。子曰先覺不憶，不信佛言，衆生勿造惡因，世變方殷，天聽不遠。現在國會已經成立，參衆兩院為代表人民之機關。發言問難，自有法定權責，個人言論，無庸深求。惟黃君蓋世英豪，萬流宗仰，不得不再加辨白，相與切磋，以待我大多數人民之論定。財政部魚印。」（註六）

廣東都督兼民政長胡漢民通電反對袁世凱違法借款。

廣東都督兼民政長胡漢民，本日通電全國，反對袁世凱違法借款，認「借款為全國人民負擔，不經國會議決，顯與約法違反，」共和國，實不應有此事，呼籲政府「立罷前議，勿失人心。」電曰：

「民立報轉各報館、北京大總統、國務院、參議院、衆議院、中央新聞、湖北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長省議會鑒：頃接參議院有日萬急電，不勝駭異，借款為全國人民負擔，不經國會議決，顯與約法違反，不意共和政體，乃有此事。且以二千五百萬鎊之鉅款，其附件內容均未宣布，並以全國鹽務作押，監督五十年，陷民國於埃及，雖前清之橫暴，尚不至此。現在正式國會成立，臨時政府不日即當消滅，豈能以垂盡之政府秘借巨金，以貽害全國人民。前此粵中人士對於大借款反對甚衆，現聞政府有違法借債情事，愈加激烈，誓死不認。均謂宋案有政府以巨金資助兇人之疑，今復蔑視約法，并髦議會，益足滋人擬疑，人心洶洶，無可解說，專制政府舉債至千百萬之重，亦當博采輿論，不敢取決於一二私人，何況今日尚名民國，應請立罷前議，勿失人心，大局幸甚。廣東都督兼民政長胡漢民東。」（註七）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二日第三五四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民國二年五月二日「民立報」。

註六：「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八日第三六〇號。

註七：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頁一五八。

二日 國父致函康德黎，請代發布「告外國政府與人民書」，指出宋教仁被刺案證實係北京政府所為，已激起全民義憤；北京政府為此而違法向五國銀行團借款，意在憑武力與國民為敵。勸請各國政府阻止銀行家供北京政府金錢，俾免其發動戰爭陷中國於苦難。

國父孫先生於本日致函英國友人康德黎 (James Cantlice) 請代發布英文「告外國政府與人民書」，勸請各國勿以金錢供給與民為敵之北京政府，免陷中國人民於可怕之災難與痛苦。茲誌其中譯全文如次：

「倫敦哈利街 (Harley Street) 一百四十九號康德黎爵士：請為我將下面的請求提出於英國政府、國會、歐洲各國政府，並將之公諸於報端。

告外國政府與人民

國民黨領袖宋教仁在上海被謀殺一案，經政府派員徹查的結果，已證實北京政府牽涉在內，因而激起全民義憤，情勢嚴重，使中國又復瀕臨最為劇烈而危險之危機之邊緣。政府自知其罪責與暴行，與由此觸發之全國人民悲憤不平之真實力量，以及其邪惡的背信行為，將可能導使其政權的崩潰，正不顧正在北京開會之國民代表之強烈反對，突然與五國銀行團協議二千五百萬鎊之借款。政府此種獨斷與非法的行動，更加深了人民因宋案而起的義憤。日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日

前人民的忿怒已達白熱化階段，劇烈的變動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要發生。的確，危機已變得如此嚴重，足可使廣佈全國的忿怒煙火餘燼，隨時爆發為劇烈的災禍。從中華民國建立之日起，我即為國家的統一、和平、合作、繁榮而努力。我推薦袁世凱繼任總統職務，乃鑒於當時情勢已顯示這樣做法，可望促成國家的統一，並展開自由與繁榮的新紀元。自此以後，我盡我所能的力量去培植和平秩序，並使政府免除因革命而發生的煩擾。我熱望保持共和國內的和平，但是如果財政家們供給北京政府以款項，使其可能用之於掀起戰爭以對抗人民的話，我的一切努力均將歸於無效。中國在此際假若限於戰爭，勢必將可怕的災難與痛苦加於人民，何況中國人民目前正在開始恢復他們因革命而造成的商業脫節與其他各項之損失；他們爲了建設這個共和國曾作重大的犧牲，現在他們更決心不惜任何犧牲的去保持他們的國家。如果中國人民爲保持共和而被迫捲入生死存亡的戰鬥，不僅對廣大民衆加深了恐怖痛苦，而且所有外人在中國的利益，亦必將蒙受不利。如果北京政府缺乏財政，將有與人民間成立妥協的可能；反之，北京政府如獲大量金錢的供應，那可能是恐怖的墮落與不幸的衝突。基於也爲了文明國奉爲神聖的人道目的，我所以請求你們運用你們的影響力量，阻止銀行家們供給北京政府以金錢，俾免其發動戰爭。我請求所有以人類永久福利爲懷抱的人們，在此緊急時期給予我道德的支持，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並從絕對不應忍受的悲苦命運中維護我的同胞。孫逸仙、一九一三年五月二日、上海。」（註一）

袁世凱咨請參、衆兩院，迅速選舉正式大總統。

中華民國正式國會，已於四月八日在北京開幕。國會成立之前，即有先定憲法或先選總統之爭。國民黨員主張先定憲法，以約束袁世凱，使中國政治走上憲政常軌。袁世凱則希望先選總統，以鞏固其本身地位與權勢。本日，袁以正式國會業已完全成立爲由，咨請參、衆兩院，迅速選大總統。咨文如下：

「爲咨行事。本大總統於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五日，經參議院選舉，爲臨時大總統。元年三月十日就臨時大總統之任。惟時軍事甫平，人心未定，悍將驕卒，衝突時聞，內政外交，益形困難，本大總統以國民委託，總攬政務

，與前參議院議員諸君，互相提挈，勉自支持，凡所設施，要以國家爲前提，博徵人民之同意。既不敢操切以啓分裂之禍，亦不敢姑息以博煦手之名，無非求我四萬萬同胞，同登康樂而已。受職以來，已逾一稔，環顧全國，秩序漸定，而人民未挽瘡痍，綱紀初張，而建設尙鮮實效，夙夜攢心，神明負咎，所可自信與可報告於我國民者，區區此愛國之忠心而已。夫中華民國，既由中華人民組織而成，其主權當然屬於國民全體，而國民依法選舉之國會，實國民直接委任之機關。今正式國會完全成立，自此以往，臨時之事業將終。正式之時代開始。深望國民代表，迅速選舉正式大總統，以謀全國人民之福利，而固民國新造之宏基。無任跂禱。」（註二）

衆議院議員陳鴻鈞、鄒魯等對政府違法大借款，提案彈劾。

北京政府此次大借款，未經國會通過，趙秉鈞、周學熙諸人竟以私人名義擅自簽字，國民痛心。衆議院議員陳鴻鈞鄒魯等四十人於本日提出彈劾案全文如次：

「臨時約法第十九條，衆議院職權第四項議決，公債之募集及國庫有負擔之契約。國會組織法第十四條，民國憲法未定以前，臨時參議院所定之職權，爲民國議會之職權。是公債之募集及國庫有負擔之契約。國會未成立以前，其議決之權在參議院，國會成立以後，其議決之權在國會。於本年四月八日開會，凡有公債之募集及國庫有負擔之契約，在四月八日以後，當然由國會議決，始得發生效力，法律具在，萬不可違。乃政府與五國銀行團訂立二千五百萬鎊之借款，其內容利息五釐，實收額八四，擔保品爲鹽務收入，及海關盈餘特殊條件，則銀行團派人爲鹽務總稽核會辦，及各稽核分所協理。凡此條約，未經國會議決，竟於四月二十六日遽行簽字，顯違臨時約法第十九條，國會組織法第十四條。在政府借口止案業經臨時參議院表決，當然繼續有效。不知契約之結，首重主體，參議院祇認六國團借款，現爲五國團之主體不同，則前案當然不能繼續者一。六國團之借款，既公布謝絕，美國又經脫出六國團，則從前參議院所議政府與六國團借款權，既經中斷，現又從新另與五國團借款，則前案更當然不能繼續者二。前周總長報告，六國團借款條約，利息五釐五（當時參議院未承認，請周總長再行磋商低減），實收八九，現則利息雖爲五釐，實收祇得八四，條約變易，則前案不能繼續者三。」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日

況乎參議院議六國借款案，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前參議院秘密會周總長報告，二十一條件，止五條特別條件有條文，餘普通條件十六條僅有大義。當時院內，將六國團借款，特別條件五條表決。其大體並未將全案逐條表決，亦以普通條件當時尚無條文，奚自表決，故主席宣告，毋庸表決，衆贊成，議事錄具在，不可罔也。否則政府既未正式提議議決，又未經三讀會之過半數贊成，更無咨覆政府公文，安能憑周總長報告之條件，祇衆贊成無庸表決之大義，而謂議案通過乎。況當時聲明此次表決特別條件，係與六國團商訂之標準，至商妥之後，仍須將全案提交參議院議決，始生效力。是當時六國團借款案，尚未正式通過，此次所訂借約，何從而得繼續有效乎。至於政府借口克立士卜借款簽字後，始提議參議院追認，及隴秦豫海借款簽字後，始正式咨照參議院備案先例，以爲違法之辯護，則政府之心愈不可問。夫臨時約法，參議院止有議決公債之募集及國庫有負擔之契約之規定，並無事後追認之條文。今臨時政府冒天下之不韙，對於克立士卜及隴秦豫海借款，竟蹂躪約法於公債之募集及國庫有負擔之契約，不先交前參議院議決，既已先蹈違法之罪，乃不自斂，反欲利用，竟乘國會之初開借口先例，明目張膽，以蹂法律。前參議院於此二事，未據法力爭，僅於克立士卜案內聲明，永不爲例，失職既甚，去今國會再不爲法律保護，將使政府無時不可開先例，蹂法律，是中華民國之法律，不爲政府摧殘無餘不止。抑有進者，凡國家有要事發生，值國會閉會時會，尙宜特別召集，況當國會既開，增進人民擔負至二千五百萬鎊之借款，豈容不待議決，驟擅簽字。夫立憲國家，首重法律，法律可違，國本斯動。正式國會甫經成立，而關於鉅大之借款，政府竟自擅行簽字，其蹂躪法律，摧殘民權至於如此，民國前途，何堪設想。國務總理負行政全責，財政總長對於此案爲主管官，均應全負違法之責。本員爲法律起見，亦即爲民國前途起見，謹依約法第十九條第十二項，提起彈劾國務總理趙秉鈞財政總長周學熙。是否有當？請公決。

陳鴻鈞、鄒魯、易次乾、周珏、殷汝驪、易宗夔、葉夏聲、劉裁甫、司徒穎、楊夢弼、褚輔成、徐傳霖、黃汝瀛、谷鍾秀、曹玉德、段雄、伍漢持、杜潛、陳策、蕭宣、朱全紫、朱騰芬、陳垣、譚瑞霖、黃霄九、李積芳、李肇甫、常恆芳、黃增壽、汪建剛、王葆真、郭寶慈、李根源、方潛、饒英裳、趙藩、陳時詮、張大義、彭允彝、凌毅。」（註二）

江西都督李烈鈞通電反對違法借款，宣示「寧為共和之鬼，不為專制之民」，請袁世凱重視國會，約法與主權，速罷此議。

江西都督李烈鈞，為袁世凱蔑視國會，違背約法，從事喪失主權之大借款，通電全國，宣示反對決心。通電全文曰：

「北京袁總統、參議院、國務院、各政黨本部、新聞團、武昌黎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長省議會、天津省議會、聯合會、各黨支部、上海民國新聞轉各報館鈞鑒：前閱報載政府借五國外債，損失主權，當即電詢國會，並忠告政府，初猶以為道傳備聞，政府斷不至荒謬如是之甚。乃今昨兩日迭接參議院兩議長電，暨各處電告，政府竟秘借外債二千五百萬鎊，許外人以監督財政，不交國會議決，遽然簽字。蔑視國會，違悖約法，喪失主權，一至於此等滅國亡種借債。專制如滿清，尚無此喪心病狂之舉，何以民國政府，竟爾秘密施行，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當此宋案據證宣布，全國方深惶駭，詎能節外生枝，鑄茲大錯。昨准國務院有電，傳奉大總統令，有不知煮豆燃箕同歸於盡之語，傷心懷抱，誦之涕隕。迴思前此先烈，鐵血奮戰，推倒清室，原為排去專制，義在必舉。今幸共和告成，果何原因，必令演此惡劇，沈痾之下，復現此亡國借款，財權外棄，國脈以傾，亦幾何不隨之以盡。前言具在，益令人太息低徊，神魂交痛者也。應請大總統速罷此議，國會暨各都督省會合力電爭，烈鈞雖庸，一息尚存，此心不死，寧為共和之鬼，不為專制之民，急不擇詞，言盡於此，區區愚忱，伏惟公鑒。江西都督李烈鈞叩印。」（註四）按：此電以文內「今昨兩日迭接」各電測之，應為四月廿九日所發。惟因未著代日，故暫以發表於報紙日期列之於此。

袁大總統令內務部次長言敦源暫行代理部務。

內務總長趙秉鈞請辭，核給病假，袁大總統本日今由該部次長言敦源代理部務。令曰：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日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日

四八四

「內務總長趙秉鈞現經給假十五日，所有該部部務應由該部次長言敦源暫行代理。」（註五）

美國正式承認中華民國。

先是，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於去年一月成立於南京之際，外交總長王寵惠曾兩電美國政府請予中華民國以正式承認，美政府未答。元年二月二十九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一致決議案，慶賀我中華民國共和政府之成立。但美國政府對於承認問題，則尙無表示。五月六日，美駐華公使主張迅速承認，以安定中國內政，列強若能同時承認尤佳。七月二十日美政府電詢英、法、德、日、俄、意、奧等國政府，是否願即承認民國政府，並謂美國民意均主張立即承認中國新政府，美政府不便久違民意。但各國之復電，竟不贊成立即承認，俄國主張須俟中國政府正式成立，對外在華之條約權利給予正式保障後，始能承認；日本以立即承認爲不智，而且有害；其他各國則均認爲時機未至。至民國二年三月十八日美駐華公使又致電美國政府，主張迅速承認中華民國，以免他國藉承認問題，向中國作非分之要求。四月二日美政府通知各國，美國已決定立即承認中華民國政府，邀請各國合作。並決定於四月八日中華民國國會正式開幕之日，即以美國總統致中華民國總統之國書送達，作正式之承認。後略經遷延，乃於本日由美駐華代理公使衛廉斯正式送達美總統威爾遜致中華民國總統袁世凱之國書，至略，美國乃以嚴正立場正式承認中華民國。

茲誌美國正式承認中華民國之國書全文及美國署理公使晉謁中華民國總統致詞，暨中華民國總統答電答詞如次：

一、美國大總統承認民國電：

大美國大總統致書於大中華民國大總統，當中華民國人民新負自治性質及主權之時，美政府與美國人民甚爲表

示同情，際茲代表全國國會業經召集以盡其最高最重要責任，發表民國輿情所希望者之得有圓滿效果。是以美國政府及人民皆以余當代表美國政府及我人民歡迎新中國加入萬國一家內。余現因中華民國完全政體將欲成立，果能從此發展盛興達於極點，且將來國會造成之新政府，對於臨時政府之所續擔責任亦能廣續擔負，是誠余所冀望而深信者也。（註六）

二、袁大總統覆美國大總統電：

美利堅合衆國大總統閣下：承認國書已由駐京貴國代表遞傳，其中親愛之盛意，歡迎之至誠，流露言表，足徵貴國互相扶助之美德長存不衰，從此中美兩國七十年來之邦交益生光彩，本大總統以中華民國之名義敬此致謝。共和政體於敝國雖屬創舉，然其精神之美備，而為貴國所代表者，敝國之民已熟知之。以此敝國政府之目的惟維持共和政體，完備行政機關，庶幾合國國民得永享其澤。對內則調和法律自由，以增進國家之利益人民之幸福；對外則履行所有之義務以保國際和平列邦之睦誼。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中華民國二年五月二日。（註七）

三、民國二年五月二日美國衛署公使謁見大總統呈遞承認國電頌詞：

美國署理公使奉本國外交總長訓令，將大總統諭言代達中華民國大總統。本署公使膺此職任，不惟得獲最優寵眷，亦深為極大幸福也。美國大總統正式承認中華民國諭言，本署公使既已代達，並須將管見暨駐華我美人民意旨同時表明。蓋以美國政府此項情事，本署公使等深為悅服。我美人民與中國既為兄弟民國之人，則對於中國民主政體之得有效果問題，無論何項情事，皆不能不加意注重。本署公使等旁觀民國前途實視為同情之事，且深望起義時代諸烈士思想從此得有圓滿效果，以成立自由機關。緣我美人民於建設施行及為民造成之此項政體皆視為最優政事，況天視、民視，天聽、民聽，上古太禹實遺此語。茲復發生於今日，本署公使等與貴大總統及中華人民無不欣悅，深信合民意之新造政府其治安公理皆能維持永久，不惟使中華人民得有無窮幸福，即上蒼亦能垂以佑護也已。（註八）

四、大總統答詞：

今承貴代辦公使親誦貴國大總統所惠頌詞及貴代辦公使所表贊助中華民國之意。敬聆之下實深欽佩。茲謹代表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日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日

四八六

大中華民國政府以及國民敬申謝悃，並懇貴代辦公使轉向貴國大總統爲達謝忱。中華民國雖屬幼稚，然億兆國民早已醉心共和之真理，謂此最高政體永遠成立之後，必能步履先進。凡貴國一百四十年所享神聖不可侵犯之生命、自由、幸福權利亦能完全享受，更可證明中美兩大國，民族雖遠隔重洋，分居兩地，而其政治思想，高等心理則異流同趨，彼此一致。即貴代辦公使所述中國古訓及貴國前大總統所遺之詞，亦可見中美兩國之常能尊重民意而成立此共和政體焉。溯自中美兩國通好以來，邦交素稱輯睦，本大總統暨見兩國對於共和政體均表同情十分信用，則此後兩國邦交之日加親密者，可以深信無疑也。（註九）

國務院通告全國懸中美國旗誌謝。美國承認中華民國，以敦兩國睦誼。通告如次：

一、國務院通告：

頃准外交部函稱：美國駐京衛署公使訂於五月二日上午謁見大總統呈遞美國大總統致大總統國電，代表美政府暨人民承認中華民國。是日各官署門首應樹中美兩國國旗，以敦睦誼而表謝忱，希查照辦理。等因除通電各省外，合行通告。（註一〇）

二、國務院致武昌黎副總統暨各省都督等電：

武昌黎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長、將軍、都統、副都統、辦事長官、參贊、鎮邊使鈞鑒：頃准外交部函稱，美國駐京衛署公使訂於五月二日上午謁見大總統呈遞美國大總統致大總統國電，代表美政府暨人民，承認中華民國。是日，各官署門首應樹中美兩國國旗以敦睦誼而表謝忱，希查照辦理。等因。除通告外，合電知照。國務院多印。

（註一一）

墨西哥承認中華民國。

墨西哥署理欽差胡爾達，本日照會外交總長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原文爲：

「本署大臣接奉本國外交總長律師德拉瓦臘電訓令本署大臣承認中華民國政府。本署大臣承此委託遵照奉行焉

勝歡悅。從此與貴總長正式接洽，詢爲本署大臣慶幸之極。所有彼此交際之事本署大臣悉循我兩民國已有敦睦誠忱和衷同情辦理，相應照會貴總長查照可也。」（註一二）

至十五日，國務院發布墨西哥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之通告，文曰：

「准外交部函稱：五月二日准駐京墨胡使照稱，奉本國外交部總長律師德拉瓦臘電令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等語。函達查照。等因。除通電各省外，合行通告。」（註一三）

袁大總統將借款案咨送參眾兩院，請予備案。

袁大總統以正式咨文將借款案咨交參眾兩院，謂借款條件均經前參議院表決通過，請「查照備案」云。咨文及附件如下：

一、大總統咨送善後借款合同及用途單文

臨時大總統咨。本年四月二十六日，據國務總理趙秉鈞、外交總長陸徵祥、財政總長周學熙呈稱。竊維六國銀行團借款，先後磋商已逾一年。上年九月間曾經國務會議擬定借款大綱，於十六、十七兩日赴參議院研究同意，以爲進行標準。唇焦舌敝，往復磋商，直至歲杪，合同條文，大致就緒。當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出席參議院。先將特別條件逐條表決，復將普通條件全體表決，均經通過正擬定期簽字。該團忽以原議五釐利息藉口巴爾幹戰事歐洲市場銀根奇緊，要求增加半釐，祇得暫行停議。惟是賠洋各款，積欠纍纍，一再愆期，屬次商展，追呼之迫，等於燃眉，百計籌維，無可應付。數月以來，他項借款，悉成畫餅。美國雖已出團，而其餘五國，仍未變易方針。大局岌岌，朝不保夕，既無束手待斃之理，復鮮移緩就急之方，近接各省都督來電相迫。如江蘇程都督電：「毋踟於一時之毀譽，轉爲萬世之罪人。」安徽柏都督電：「借款監督，欠款亦監督，毋寧忍痛須臾，尚可死中求活。」等語，尤爲痛切，迫不得已而繼續磋商，尙幸稍有進步。利息一節，該銀行團允仍照改五厘；其他案件，亦悉如十二月二十七日通過參議院之原議。事機萬變，稍縱即逝。四月二十二日奉大總統命令：五國銀行團借款合同，任命趙秉鈞、陸徵祥、周學熙全權會同簽字。此令等因，遵於二十四日與該銀行團雙方簽訂草合同，復於二十六日簽訂正合同，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日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日

四八八

彼此分執存照，以免復生枝節。理合將華洋文合同各照備二分，並附用途單二分，呈請大總統鑒核，俯賜咨交議院查照備案，以昭信守等情。查此項借款條件，業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國務總理暨財政總長赴前參議院出席報告，均經表決通過。並載明參議院議事錄內，自係當然有效。相應咨明貴院，查照備案可也。此咨衆議院。

計咨華洋文合同一份。並附用途單一份。

二、中國政府善後借款合同

此合同於西曆一千九百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北京訂立。其訂立者，一爲中華民國政府。此下簡稱曰中國政府，由國務總理、外交總長、財政總長代表。一爲滙豐銀行、德華銀行、東方滙理銀行、道勝銀行、橫濱正金銀行。此下簡稱曰銀行

茲因中國政府欲借二千五百萬金鎊，計合馬克五萬一千一百二十五萬整，佛郎六萬三千一百二十五萬整，盧布二萬三千六百七十五萬整，日本金圓二萬四千四百九十萬整，爲善後及行政之用。節目詳後並擬發售其金幣債票，以實現此項借款。其額即上所言之數。

又因銀行預備代中國政府將上言之借款之債票發售於公衆。

故訂條款如左：

第一款 中國政府准銀行發售五釐金幣債票。其總額計二千五百萬金鎊，合馬克五萬一千一百二十五萬整，佛郎六萬三千一百二十五萬整，盧布二萬三千六百七十五萬整，日本金圓二萬四千四百九十萬整。其發售或作一批，或分多批，由銀行自行酌定。

此項借款之進款，或全數，或幾部分，或以金鎊，或以承購此項債票之各該國貨幣，按照以上所定比價，交付中國政府，由銀行自行酌定，附隸於預約證券及正式債票之息票。應付之款，應按照以上之比價，在各該國交付其正式債票之粘圖收回，或贖回，或清還，均按以上辦法辦理。

此項借款日期，由首次發售債票之日起，命名爲中國政府一千九百十三年善後五釐金幣借款。

第二款 此項借款之進款，除照後開第十三款所載預作交付首次息票之用外，係專爲以下開列各事之用。

(一) 爲交付本合同附件甲號所詳中國政府業已到期，應清還各款之用。

(二) 爲贖回本合同附件乙號所詳各省現有借款全數之用。

(三) 爲預備本合同附件丙號所詳中國政府不久到期各款隨時清還之用，連預備賠償各國因革命所受損失一項，亦算在內。

(四) 爲按照本合同附件丁號所詳遣散兵隊之用。

(五) 爲預備本合同附件戊號估計現時行政各費。

(六) 爲本合同附件己號所詳整頓鹽政事務。

(七) 爲中國政府與銀行互相商允之他項行政費。

以上所載合同附件，均視爲本合同之一部分。

第三款

此項借款總額，及關係此項借款之墊款，係中國政府直接擔任之債務。是以按期清還本借款及墊款本利一節，及按照本合同所開政府應行各節，中國政府須誠實照辦，以昭信誼。

第四款

此項借款總額，及關係此項借款之墊款之本利，除鹽務收入按照本合同附單所開，業已指定爲從前借款債務之擔保未經清還者外，即以中國鹽務收入之全數作爲擔保。此項借款或其一部分未清還以前，其所有本利，應較將來他項借款或他種抵押之債務，用以上所指鹽務收入者獨占優先權。凡他項借款或他種抵押之債務，比此次借款更占優先權，或與之平等者，或減少，或損害鹽動收入，用以擔保此項借款每年應有款項之利權者，均不得舉行或創辦。又將來他項借款，或他種抵押之債務，用上文所指鹽務收入者，須本借款占優先權。並須於將來他項借款，或他種抵押之債務之契約內載明。

倘若將來海關每年所收款項，除已經指定作爲擔保從前債務，或以後因修改海關稅則而裁去釐金，凡現存合同指定他項債務歸該關稅擔保者，除應付各款項外，若仍有餘款，即默認並商訂該餘款應儘先作爲本借款之擔保，用以償還本利。因此而鹽務收入所有盈餘之款，應如數撥歸中國政府，用以辦理他項事宜。

第五款

中國政府承認即將指定爲此項借款擔保之中國鹽稅征收辦法整頓改良，並用洋員以資襄助。至如何辦法

，已由財政部定奪，即如下節所言：

中國政府在北京設立鹽務署，由財政總長管轄鹽務署內設立稽核總所，由中國總辦一員，洋會辦一員，主管所有發給引票彙編各項收入之報告及表冊，各事均由該總會辦專任監理。又在各產鹽地方設立稽核分所，設經理華員一人，協理洋員一人，(註)此二員之等級職權均相等即係英文所稱華洋所長該二員會同擔負征收存儲鹽務收入之責任。華洋經協理，(註)英文稱華洋所長及稽核總所，並各稽核分所必需之華洋人員，其聘任免任由華洋總會辦會同定奪，由財政總長核准。各該華洋經協理，(註)英文稱華洋所長須會同監理引票之發及征收各項費用及鹽稅，並將收支各事詳細報告該地方鹽運司及北京稽核總所，由稽核總所呈報財政總長後，分期將報告頒布。各產鹽地方鹽餉納稅後，須有該處華洋經協理，(註)英文稱華洋所長會同簽字，方准將鹽放行。所有征收之款項，應存於銀行，或存於銀行以後所認可之存款處，歸入中國政府鹽務收入帳內，並應報告稽核總所，以備與稽核總所所存之表冊核對。以上所言鹽務進款帳內之款，非有總會辦會同簽字之憑據，則不能提用。該總會辦有保護鹽稅擔保之各債先後次序之職任。

此項借款，如本利按期交付，則不得干預以上所詳鹽政事宜。倘利及本屆期拖欠逾展緩近情之日期後，則應將該鹽政事宜，即歸入海關，並由海關管理所擔保之收入，以保執票人之利益。

於鹽務正在整頓之際，及自本合同債票發售後之第一個月起，直隸、山東、河南、江蘇省，應提出款項足敷本合同附表所開本借款內應還之數目，於未到期十四天以前，按月交存於銀行。所言各該省應備之款項，即以將來各該省所指定之中央政府稅項為頭次之擔保。中國政府並承認將本合同所言之各該省正式承認，其擔負之證據給與銀行。

一俟一週年，鹽務所征收之收入，足敷其所擔保之各借款及他項債務，並此次借款，且更有餘款足敷此次借款。次年上半年應付息票之用，則所言各該省按月應交存之款項，可以暫行停止；而此次借款應備之款項，應即由鹽務收入內交付。倘將來鹽務收入接連三年足數預備上開之額，則以上所言各該省之擔負，即行取銷。

第六款

第七款

此項借款，准銀行按總額數目發售金幣債票與承購之人。其債票之幣名及每張票面之金數，由銀行斟酌定奪。債票式樣文字，由銀行與財政部，或中國駐倫敦、柏林、巴黎、聖彼得堡及東京公使核定。

債票由銀行刻印。費用由中國政府擔任。並將中國財政部總長簽名字樣摹印於上，以省其親自簽押。且將中國政府印信摹刻加於其上。各債票未發以前，可聽憑銀行請中國駐倫敦，或柏林，或巴黎，或聖彼得堡，或東京公使將其簽名，並其關防摹印於上，以為中國政府認可。並擔任發售此項債票之證據。銀行之駐倫敦、柏林、巴黎、聖彼得堡或橫濱代表人，亦可在債票上加簽，以證其為發售債票之經理人。

第八款

此項借款，中國政府所付週年利息，應照票面本金之數以百分之五釐計算，由銀行或其所指定代理人每半年一次交付。持有息票者按照第一款所規定，以金鎊或以金鎊合成之馬克、佛郎、盧布、日本金圓交付利息。此項利息，自此項借款發售於公眾之日起算。

第九款

此項借款期限定為四十七年。其還本由第十一年起，每年遞還總額。

合金鎊

合馬克

合佛郎

合盧布

合日本金圓

由中國政府按照本合同附表所開數

目，並於其未到期前十四天，每月交付一批。

自本借款之日起，十七年後三十二年以前，無論何時，中國政府欲將所欠未到期之款或全數贖回，或照本合同所附清單贖回其一部分，凡此項贖回之數，每百分須加二釐半，即每百鎊債票須加付二鎊半。惟三十二年後贖回，則無須加價。但每次擬另贖回若干，須於六個月前由中國政府函告銀行，以便於招帖載明估贖之日期，多加號數。

此項借款還清以後，本合同即行作廢。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日

第十款

中國政府爲還本付利，每月應交之款，均按本合同附表所開辦理。並於還本付利之期前十四天，由財政部按月均分，交付銀行。財政部應按在歐洲或日本國應付之金數籌備，足敷該期本利之規銀或新國幣，^{一俟此項國幣行有實效}交付在上海銀行或其隨時所指定之代理人，其匯價應同日與銀行商定。中國政府如有金款實在存於歐洲或日本國，並非爲還此款而滙去者，亦可於期前十四天用以付還。此借款到期之本利，按月所存每批之款項，至將該款項付執票者，作爲還本付利之用之日爲止。銀行應按週年二厘行息，交付中國政府。

銀行爲經理此項借款付利還本各事，按每年經手付利還本之數，中國政府允給與銀行每千分之二分半作爲經手費用，按照本合同附表所載，每半年一次交與銀行。

第十一款

所有借款招帖以及付利還本拈鬮贖回債票一切詳細辦法，未經本合同詳細載明者，由銀行會商中國駐倫敦、柏林、巴黎、聖彼得堡、^及東京公使核定。

現准銀行俟本合同簽押後，即行相機分發此項借款之招帖，並由中國政府飭知以上所開駐各該國京都公使，遇有應行會同辦理之事件，即與銀行協同酌辦，並得隨時請其簽押此項借款之招帖。

第十二款

所有此項借款之債票、息票以及收付各款，於合同未滿期內，免納中國各項釐稅。

第十三款

此次借款債票或其分批之價值，中國政府所應得，係按債票在倫敦發售於公衆之價值，而由銀行按照票面虛數扣下百分之六；其在倫敦發售之價值，不得少於百分之九十，而中國政府所得借款總額之淨價，則不得少於百分之八十四。至發售債票費，除印^或及刻債票費外，統歸銀行擔任。

發售債票，由銀行定奪最完美之日期，預先照會財政總長，以便將應辦事件轉告中國駐各該國公使。

此項借款，首半年所應付之利息及銀行所應得之經手費用千分之二分半各款，銀行得於歐洲或日本由此項借款第一批所得之進項內，留存於各該國足敷所言各項之數。現中國政府准銀行將此項首半年之利息及經手費用，由此項留存之進項支付。至於首次息票之期限內，各該省按照本合同第六款所載，應交存於在中國之銀行之款，爲付此項借款所需者，必須將此六個月所存積留，以備將來各該省或有中止交付

情事，至按照該款所開暫行停止交存之時爲止。

此項借款之進項，除足付本借款首次息單之款，及還交關於此項借款所墊各款之本利，並本合同第二款所詳之一二三各號所應備各款項外，其餘淨數，應存倫敦之滙豐銀行、柏林之德華銀行、巴黎之東方滙理銀行、聖彼得堡之道勝銀行、及橫濱之橫濱正金銀行，歸入中國政府善後借款帳內，其分批及分期，均按照招帖所定承購章程辦理。

凡由歐洲及日本滙寄借款項來華，均由銀行在中國之行辦理滙來時，須設法使各該銀行滙寄之數目相等。其每次滙價，應與各該滙寄之銀行同於一日訂定。倘不能使其均勻，則財政總長與銀行商訂，或銀行自行彼此商訂完美滙撥之辦法。

此項借款之款項，凡存於倫敦、柏林、巴黎、聖彼得堡、或橫濱者，即週年按百分之三付息。至存於在中國之各該滙寄銀行者，則按照各該銀行之流水帳之息率付息，其多寡以後商定。

此項借款之進項，存於歐洲或日本歸入中國政府善後帳下者，應聽候財政部按照本合同第十四款所載提用。每星期滙寄款項來華之數，隨時與銀行或銀行指定之代表商定多寡，但每一個星期不得逾五十萬鎊。其滙到之款項，分存於在中國各該滙寄銀行，俟辦理此項借款所應辦各事之時，應按照本合同第十四款所載提撥。

第十四款

中國政府允將一千九百一十二年十一月十六號公報所載十五號之。

大總統令所公布審計處暫行規則，立即實行。該規則之照錄並其所譯之洋文，均作本合同之庚號附件。言明以後，如須將此項規則更改，不得與本合同有所窒礙之情事。

凡關於借款款項之領款憑單，均須由審計處所屬稽核外債室華洋稽核員(註)英文稱國債科華洋科長會同簽押，以證核准。凡由銀行提撥之款，其數目按照該事實行著手需用之數支出。

凡提撥銀行所存此項借款之款項，所有支票或提款命令，須經財政總長所委派之代理員簽押，並須將前節所言，業經簽押之領款憑單與發款命令，一齊送交銀行將來所指定之代表。經該代表查悉所撥支出款

項，實與借款合同第二款及該款所有之附件相符後，則即時加簽該項之票，送回財政部，以便赴銀行憑票提款。

如銀行代表對於已經支出借款款項有懷疑之處，可向審計處所屬稽核外債室洋稽核員^(註)英文稱國債科洋科長詢問，並得索收據及詳表查閱。

第十五款

此次借款發行之債票，倘有遺失，或被竊去，或經毀壞，有關係之一銀行或數銀行，可隨即知會財政部及中國駐倫敦、或柏林、或巴黎、或聖彼得堡、或東京公使，由各該公使允准銀行於通行報紙刊登告白，聲明已失之票不能憑以取款。並按各該國法律或習慣設法辦理。倘所失之票已過銀行所定之期限，仍未覓回，則中國駐倫敦、柏林、巴黎、聖彼得堡、或東京公使，應照原數發給一重票或數重票交與代表。其票失去，或被竊，或毀壞之票主之銀行或數銀行，或一票或數票，所有一切費用，概由銀行代該票主擔任。

第十六款

倘於未發此次借款招帖以前，遇有政治上或財政上之恐慌，以致影響各市面或中國政府各項債票之價值，在銀行之意見以為此項借款未能照本合同條款發行，此項借款中國政府應准銀行自本合同簽押之日起算，展緩六個月。設或屆時市面仍屬不佳，銀行可請中國政府續展期限，如中國政府不允展期，則此借款合同即行作廢。但銀行關於此項借款所墊出之款之本息，自應先行清還。倘此項借款按第一款所開分批發售，則每批之發行，除必須更改之處外，即應按本條款所規定辦理。

第十七款

倘若將來中國政府欲以關稅收入為擔保，再行借款，或欲繼續借款，以辦理本合同第二款所詳性質相同之事，則中國政府允銀行照本合同第十三款所開，按債票面虛數提經手費百分之六為根據，自行酌量承辦。

第十八款

中國政府又允本合同借款債票全行發售，並且照招帖所開末次票價付清後六個月內，除一千九百十三年四月初十日以前已經簽訂之借款外，非先與銀行商允，則不得發行他項政府借款，或政府擔保之借款。此項借款，由滙豐銀行、德華銀行、東方匯理銀行、道勝銀行、橫濱正金銀行，均分承辦。惟彼此均無

互相擔保之責。

第十九款 滙豐銀行、德華銀行、東方滙理銀行、道勝銀行、及橫濱正金銀行，可將本合同應有之權利、權力及裁斷權，全分或一分轉讓，或託付於無論英、德、法、俄或日本公司，或董事等，或代理人等，並予以再行轉讓或託付之權。惟此種轉讓或再行轉讓，託付或再行託付，均須先由中國政府核准。但本合同所載銀行之擔負，仍爲有效。

第二十款 本合同係國務總理、外交總長、財政總長奉

大總統中華民國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之命令。代表中國政府簽押。該

命令已由外交部以正式公文照會英國、德國、法國、俄國、日本國駐北京公使。

第廿一款 本合同共備華英文各八分，中國政府執收華英文各三分，銀行執收華英文五分。如文義有疑難之處，以英文爲準。

三、中國政府一千九百十三年善後伍厘金幣借款

附件總單

甲、中國政府到期債款。

乙、各省借款。

丙、中國政府不久到期債款。

丁、裁遣軍隊。

戊、行政費。

己、整頓鹽務。

共計

甲號附件 中國政府到期債款

賠款欠項至一千九百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計二百萬鎊。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日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日

四九六

六國銀行團零星墊款，業已到期之本利細單，存財政部，約計十五萬鎊。

一千九百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到期。一千九百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函據。中國政府國庫券上海銀二百萬兩，按二先令八本土零二分之一及按九十二分半作扣，計合二十九萬二千七百九十二鎊十五先令六本土。又自一千九百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至交款之日止，七厘半週息，約三千二百鎊。

一千九百十三年三月九日到期。一千九百十二年三月九日函據。中國政府國庫券上海銀一百一十萬兩，按二先令八本土，又按九十二分半作扣，計合十五萬八千五百五十八鎊十一先令六本土。又自一千九百十三年三月九日至交款之日止，七厘半週息約一千五百鎊。

一千九百十三年三月十四日到期。一千九百十二年三月十四日比國借款一百萬鎊。又自一千九百十三年三月十四日至交款日止，息金約一萬三千鎊。

一千九百十三年四月六日到期。一千九百十二年四月六日比國借款二十五萬鎊。又自一千九百十三年四月六日至交款日止，息金約一千六百鎊。

一千九百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到期。一千九百十一年四月十五日，英、美、德、法四國改良幣制墊款四十萬鎊。又自一千九百十一年五月三十日至一千九百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六釐息三萬三千一百三十九鎊十四先令九本土。又自一千九百十二年十月十五日至一千九百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六釐息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七鎊七先令十本土。又自一千九百十三年四月十四日至交款日，六釐息約一千一百鎊。

以上共計四百三十一萬七千七百七十八鎊九先令七本土。

乙號附件 各省借款

已到期欠款之本息，及欠本並應得之息，其細單存財政部。

(一) 上海九銀行銀三百五十萬兩。

(二) 滙豐銀行、德華銀行、東方滙理銀行、及代表美國資本家之花旗銀行銀二百二十一萬七千八百零四兩。

(三) 滙豐銀行、德華銀行、東方滙理銀行銀五百八十八萬二千六百二十兩。

(四) 滙豐銀行銀一百六十三萬零五十二兩。

(五) 橫濱正金銀行銀五百一十萬六千九百四十兩。

(六) 滙理銀行銀十二萬二千七百兩。

(七) 德華銀行銀六十六萬一千五百五十兩。

(八) 道勝銀行銀三十三萬七千一百九十八兩。

預算利息六十八萬兩。

共計約二千零十三萬八千八百六十四兩。

約合二百八十七萬鎊。

丙號附件 中國政府不久到期債款

一千九百十三年五月十七日到期。一千九百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函據。中國政府國庫券上海銀三百萬兩，按二先令九本士零十六分之十一，又按九十二分半作扣，計合四十五萬五千二百三十六鎊九先令九本士。

一千九百十三年六月十二日到期。一千九百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函據。中國政府國庫券上海銀三百萬兩，按二先令九本士零四分之一，又按九十二分半作扣，計合四十四萬九千三百二十四鎊六先令六本士。

一千九百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到期。一千九百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函據。中國政府國庫券上海銀三百萬兩，按二先令九本士零二分之一，又按九十二分半作扣，計合四十五萬二千七百零二鎊十四先令，預備賠償外人因革命所受損失二百萬鎊。

以上共計三百三十五萬七千二百六十三鎊十先令三本士。

一千九百十三年五月十日到期。一千九百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中國駐東京公使向橫濱正金銀行借日金三十五萬圓，七釐週息。由前清總理及外務部尚書所委辦，繼經財政、外交兩部認可，尚欠日金二十九萬零九百三十五圓。又自一千九百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交款日止，七釐週息，約日金一萬圓。

一千九百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到期。一千九百十一年九月十五日，交通部向橫濱正金銀行借日金二百萬圓，並於一千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日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日

四九八

九百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轉期，當時聲明從首次借入洋款項下撥還。又自一千九百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至交款日止，週息七釐，約日金二萬四千圓。

以上共計日金二百三十二萬四千九百三十五圓。

統計三百五十九萬二千二百六十三鎊十先令三本土。

丁號附件 裁遣軍隊

山東 八十萬兩

山西 五十萬兩

河南 六十萬兩

安徽 一百萬兩

湖北 四百萬兩

江蘇 一百五十萬兩

福建 一百四十萬兩

廣西 一百二十萬兩

四川 二百萬兩

雲南 一百萬兩

貴州 六十萬兩

陝西 一百四十萬兩

奉天 六十萬兩

吉林 四十萬兩

甘肅 一百萬兩

新疆 六十萬兩

熱河 六十萬兩

廣東 一百零五萬兩

浙江 五十六萬兩

江西 六萬兩

以上共二千零八十七萬兩。合英金三百萬鎊。

附交銀行裁遣軍隊秘密一覽表

戊號附件 行政費

民國二年四月至九月預算約數

外交部所管。共一百七十七萬六千二百十二元。

第一款 本部經費。三十八萬一千五百三十二元。

第二款 在大使館經費。一百二十二萬四千七百五十六元。

第三款 附屬學堂經費。十六萬九千九百二十四元。

內務部所管。共二百十九萬二千六百二十元。

第一款 本部經費。二十七萬四千二百元。

第二款 內外警廳經費。一百二十二萬三千八百三十六元。

第三款 附屬醫院學堂局所經費。八萬零零十一元。

第四款 步軍統領衙門經費。六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三元。

財政部所管。共一千三百零二萬一千八百零八元。

第一款 本部經費。二十五萬元。

第二款 附屬局廠經費。十九萬六千七百七十元。

第三款 大總統府經費。三十萬元。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日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日

五〇〇

第四款 國務院經費。包括法制銓敘印鑄蒙藏學務臨時稽勳各局及審計處 四十七萬五千八百十四元。

第五款 議院經費。一百萬元。

第六款 清室優待費。二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元。

第七款 稅務處及學堂經費。十萬零三千四百五十六元。

第八款 各稅務衙門經費。二十二萬一千八百元。

第九款 各旗俸餉俸米折。六百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元。

第十款 外旗俸餉。熱河察哈爾密震等處 六十二萬五千元。

第十一款 保護清陵俸餉。四十萬零四千五百二十五元。

陸軍部所管。共一千五百八十二萬六千三百二十一元。

第一款 本部經費。五十四萬餘元。

第二款 直轄各鎮局所等餉項。八百四十餘萬元。

第三款 參謀本部。及所轄各校局經費 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元。

第四款 禁衛軍餉。一百二十四萬三千一百九十六元。

第五款 拱衛軍餉。一百五十三萬二千八百四十四元。

第六款 武衛左軍餉。一百二十八萬六千三百五十二元。

第七款 武衛前軍餉。九十七萬四千二百七十四元。

第八款 京畿軍政執法處。軍費及軍餉 八萬七千九百八十元。

海軍部所管。共一百三十八萬二千三百四十八元。

第一款 本部經費十八萬二千三百四十八元。

第二款 各司令處軍艦學堂經費。一百二十萬元。

司法部所管。共六十二萬六千三十四元。



第一款 本部經費。三十四萬六千六百四十元。
第二款 院廳監獄經費。二十七萬九千三百九十四元。

教育部所管。共一百三十三萬七千六百四元。

第一款 本部經費。五十三萬七千九百八十四元。

第二款 學校局館經費。七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元。

農林部所管。共三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八元。

第一款 本部經費。三十萬九千二百四十二元。

第二款 場所經費。四萬二千一百五十六元。

工商部所管。共二十六萬八千六百五十六元。

第一款 本部經費。二十萬零八千六百五十六元。

第二款 各所經費。六萬元。

交通部所管。共五十三萬九千四百九十七元。
交通部路航郵電各費應歸特別預算應可相抵至薪添路線不在內

第一款 本部經費三十萬二千八百零六元。

第二款 育才費二十三萬六千六百九十一元。

以上共計三千七百三十二萬二千四百九十八元。

附特別用款

印刷局 工程機器約七十五萬元。

造紙廠 工程機器約一百四十萬元。

造幣廠 工程機器約五十萬元。

大學堂 建築費約五十萬元。

崇陵 工程費約四百六十一萬一千五百三十七元。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日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日

議院 工程費約一百五十萬元。

元年積欠各部 行政費約三百八十四萬五千元。

皇寄經費 元年欠發
商號挪墊 三百零一萬七千三百三十三元。

八旗米價 一百八十萬七千七百五十元。

共計一千七百九十三萬一千六百二十元。

統計五千五百二十五萬四千一百一十八元。

約合五百五十萬鎊。

以上各節每月之詳細預算用途單，應交銀行所指定之代表人一份。

已號附件 整頓鹽務

整頓鹽務用款概算

一、收鹽運鹽基本金。七百萬元。

一、設機器製鹽廠。三百萬元。

一、整理場產。五百萬元。

一、爲按照將來與銀行商允之
銀行辦法備墊資本與應商 五百萬元。

共計二千萬元約二百萬鎊。

(注) 倘本借款淨交全數，不敷甲號至己號附件各項用途，即於己號第四項減撥。(註一四)

註一：「國父全集」，第一冊宣言及文告，頁八〇四—八〇六。

註二：「袁大總統書牘彙編」，卷一，咨文，頁一一—一二，民國五十一年文星書店印行。

註三：民國二年五月七日「民立報」。

註四：民國二年五月二日「民立報」。

註五：「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三日第三五五號。



註六：同註五。

註七：同註五。

註八：同註五。

註九：同註五。

註一〇：同註五。

註一一：同註五。

註一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六日第三五八號。

註一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十六日第三六八號。

註一四：孫曜編：「中華民國史料」，頁一一五—一三九，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文海出版社印行。

三日 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因宋教仁被刺案證據公開，導致舉國譁然，及因大借款案違法背理導致各方反對，頒鎮壓性之命令三道，作對內用武力之先聲，黎元洪等竟亦通電附和。

自宋案證據公布，罪魁已呼之欲出，舉國爲之義憤；而違法大借款繼之成立，猶如火上添油，各方反對激烈。袁大總統面對此種危機，不思疏導，竟於本日連頒鎮壓性之命令三道，咄咄逼人，其對內用武之意圖顯然。茲誌此項命令全文如次：

一、袁大總統禁對刺宋案及借款案散佈浮言令：

「共和國家以道德爲基礎，以法律爲範圍，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全案本末，又經法庭公開者不得輕加論斷，就行政方面言之，非考求此事原委實與法律違反者，不宜信口雌黃，覬國者將以此卜人民程度之隆污，不可不慎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三日

。近日迭接各處電文，語極離奇，滑人耳目。爲前農林總長宋教仁被刺案，因洪述祖與應雲丞往來函件，影射國務總理趙秉鈞；一爲五國借款告成，誤認爲議院未經通過，並疑及監督財政；市虎杯蛇，深堪駭異。宋教仁被刺一案業經趙秉鈞通告說明，五國借款一案亦由財政總長詳細宣布。閱者酌理準情，常能瞭然於兩事之真相。乃有不問是非，不顧虛實，竟將立法、行政、司法各機關一筆抹倒，憑個人之成見，強舉世以盲從，直欲釀成絕大風潮，以遂其傾覆政府擾亂大局之計，豈共和國國民固當如是耶？雖或一時狂熱事出無心，或本擬維持受人挾制，其情不無可原。然而宵小生心，民情震懼，友邦譏笑，商業觀望，非細故也。爲此通令各省都督民政長通行曉諭：須知刑事案件應候司法機關判決，外債事件確經前參議院贊同，豈容散布浮言，坐貽實禍？本大總統有維持治安之責，何敢坐視擾攘，致無以對我國民也。」（註一）

二、袁大總統發佈嚴防「二次革命」令：

「民國肇基伊始，推翻帝制，締造新邦，當義師之興，未遑悉加節制，遂使依草附木者假借名義，魚肉良民，致羸釋轉於溝壑，丁壯膏乎鋒鏑，瘡痍滿目，海內騷然。一年以來，秩序雖漸寧謐，元氣迄未昭蘇，本大總統受國民付託之重，不欲張皇武力塗炭生靈，遇有陰謀破壞者亦不惜曲予優容冀其悔悟。誠以時局岌岌至斯已極，財力枯竭，民不聊生，道路怨咨，羣情惶惑，怯弱者莫不僑寄租界，託生命財產於外人，甘受取締規爲固然，失業貧民所在皆是。此等現象言之痛心。即使舉國一心，日謀生聚，安居樂業，未卜何時。若再蜩螗沸羹，內訌無已，即不啓分割之機，亦必使國民重罹兵火之劫。是以五夜焦思，椎心泣血，忍辱負詬，委曲求全。現在國會開幕，行將選舉正式大總統，方期繼起之賢，艱難弘濟，拯生民於水火，措全國於乂安。本大總統藉得與四萬萬人民同享幸福，區區此心當爲天下所共諒。乃近聞上海四月二十九日路透電稱，有人在滬運動第二次革命，諄勸商家助捐籌餉，反對中央，又英文大陸報稱，上海有人運動滬寧鐵路，預備運兵赴寧各等語。披閱之餘，殊堪駭怪。雖西報登載風聞不必實有其事，而既有此等傳說，豈容坐視亂萌，用特明切宣示昭告國民，須知總統向稱公僕，與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勞逸迥殊。但使衆望允孚，即能被選，何用藉端發難苦我生靈？倘如西報所言，奸人乘此煽誘，釀成暴動，則是擾亂和平，破壞民國，甘冒天下之不韙。本大總統一日在任，即有捍衛疆土，保護人民之責，惟有除暴安良，執法

不貸。爲此令行各省都督、民政長，轉令各地方長官，遇有不逞之徒，潛謀內亂，斂財聚衆，確有實據者，立予逮捕嚴究。其有無知愚民，或被入誘脅，或轉相驚擾者，一併婉爲開導，毋得稍涉株連。將此通令知之。」（註二）

三、國務院致武昌黎副總統等轉頒袁大總統命令電：

「武昌黎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長，奉大總統令：胡都督東電、李都督州電，閱悉。大借款條件，動議經年，盡人而知，鹽稅收入爲此項借款擔保，亦屢通告各省。上年九月十六、十七日，業由國務員出席前參議院，將借款大綱五條公司協商贊同爲磋商之標準。迨合同擬定，復由國務員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赴前參議院報告，全文所有特別條件及普通條件均經分別表決通過，並載明前參議院咨送議事錄第三冊中。現在簽字之合同悉與上年通過之條件相同，並無監督之事，其用途列在合同第二款亦經前參議院表決。現復規定清單作爲合同附件，將來動用借款，且須先經審計處查核，方能付款。政府對於此事，自問於約法毫無違反，胡都督來電，竟謂政府私借巨金，弁髦議會，附件內容，均未宣布。李督都來電，謂政府私借外債，許外人以監督財政。不知係誤聽人言，輕於發難；抑或有意吹求，殊難索解。至以參議院議長之通電，信爲事實，遽行通告。無論議長名義之通電在衆議院尚未成立之時是否爲國會公認，該都督應詳細確查；即政府商訂此項借款始末，該都督亦應電詢內容，互相印證；何得妄加窺測，偏聽人言？況臨時政府雖屆期滿，而上年積欠洋款、賠款、及本年積欠賠款，已達英金一千二百萬鎊，各省解款寥寥百不償一，外人開單索償，催逼尤急，皆屬臨時政府期內應負之責任。設再遷延未能清償，前欠各款皆有抵押，倘被外人干涉，實行監督財政，致陷民國有破產之虞，不惟中央對於國民不能當此重咎，試問該都督等亦能分任此亡國之罪否？本大總統受國民付託之重，在職一日即應盡一日之責，斷不能如胡都督東電所稱，臨時政府不日消滅，遂視爲垂盡之政府，置諸不問，貽害無窮。況值茲邦本未固，各地不逞之徒包藏禍心，羣思藉端煽惑，傾陷我四萬萬人民共有之民國，該都督有保障人民維持治安之責，正宜主持公論，力挽狂瀾，不意竟有此隨聲附和之言，淆惑觀聽，殊堪駭詫。本大總統念國勢之岌岌，嗟民生之疾苦，不忍再見新造之民國有紛裂危亡之慘禍，特將借款詳情宣布大略，尙望副總統平情論斷，各都督、民政長詳加體察，剋日傳知各法團，咸使聞知，以息浮言，而維大局。等因。合遵電達。國務院江印。」（註三）

是項命令發布後，副總統黎元洪乃聯絡各省都督發表通電，爲之呼應，並爲違法借款辯護，對反對借款者示以威脅。電文如下：

「國會初開，憲法未定，邦人引領，若望雲霓。乃借款一案，大波迭起，急電分飛，聚訟盈庭，操戈同寄。元洪等忝總戎行，或膺疆寄，原不敢驟田爭分，越俎陳言，然對民國爲編氓，對諸公爲摯友，禍既切膚，誼難緘口，竊敢以告哀之隱，抒情願之誠。民國肇建，四海困窮，賠款未償，債權交迫，干涉之約，將見履行，關稅田租，同歸于盡，其亡一也。四郊多壘，兵費浩繁，養無額糧，裁無恩餉，奸人煽惑，鼓噪隨之，合爲叛兵，散爲流寇，其亡二也。庫約既成，藏警疊告，折衝樽俎，今非其時，千里饋糧，土有饑色，禍端一起，何以禦窮，其亡三也。朽柚久空，周轉無術，累年鈔票，充溢市廛，信用愈虧，價值愈跌，一朝破產，全國爲墟，其亡四也。庶政未興，一籌莫展，行政機關，偕同糊塗，束手自斃，剗肉難醫，如彼頽陽，亡將無日，其亡五也。戰事甫息，訛言羣興，商業凋殘，金融停滯，寄產於鄰，停貨於市，欲收餘燼，其道無由，其亡六也。凡此六危，朝不保夕，其他久遠之圖，尚有可存而不論者。外人本合縱之勢，爲壟斷之謀，曲於磋商，則變更屢起，別圖貸乞，則齟齬多方，美人雖仗義出團，五國仍乘危要挾，處心積慮，已非一朝，當此公私交困，內外俱窮，舍借債無良方，當爲國人所共諒，舍銀團無鉅款，亦爲天下所共知。一年以來，議院之談論，政黨之主持，報章之紀載，無不冀借債成熟，稍有轉機。雖明知飲鴆止渴之危，亦勉懷亡羊補牢之念。政府以借款標準，徵議院之同意，議院無異詞也。政府以借款條件要議院之表決，議院無異詞也。國會爲繼續機關，斷不能自蔑尊嚴，輕於變易，謂前此悉爲虛誣耶，則參議院紀事錄，固尚秩然可稽。謂現在猶有疑問耶，則國務院答覆書，亦以持之有故，是亦不可以已乎。夫國會者，人民所託以立法。政黨者，邦國所藉以協商。歐美各國，其議員自待若何，非必橫語惡聲，各爭勝負，老拳毒手，互鬥雌雄，闕于堂中，而反訴諸院外者也。觀諸公前後反對之電，其溯及前案，或謂未足法定人數，或謂足法定人數，或謂未經表決，或謂但表決大綱，豈惟兩院之論，絨線難符，抑亦個人之詞，矛盾相抵。諸公謂對於借款認爲必要，亦可見維持大局顧恤宗邦。然猶且齟齬然抗辯者，不過以會議之時，事前未刊列日程，事後未具文咨復。在政府狃于先

例，忽于後防，以是責言，何難加罪。然手續未周，應由議院與政府共尸其咎。寬議院失職之過，既似未平，苛政府違法之名，亦恐不受。若必欲執此小疵，遽翻全案，試問當兩院否認之後，借款停交，簽存作廢，一一皆如願以償，諸公果有卜式之資乎，抑別有劉晏之術乎，將有富國之經，足以遣人而自立乎。抑有交鄰之策，足以舍此而他求乎。姑無論前述六危，萬難解決。即此次已交之款，業經支用者，將何以頃刻籌還，諸公必又號於衆曰，我等乃否認簽字，非推翻借款也，果爾豈不甚善。然試問一經否認，能保外人之帖然無詞乎，能保後日之磋商有效乎。國產一破，戎機隨之。充其結果，政府不過土崩，國會亦將星散。其激烈者，或竄身窮海，其附和者，且伏首新朝。而國民流離曠野，乃同膺搗精撲髓之刑，同人捍衛危城，乃親受暴骨剖尸之慘。庭堅之種云亡，若敖之魂將餒。國既不存，黨將安附。後之人追原禍首，誰復起諸公於九泉，而剖心共白之。夫逞一時之快論，爲萬世之罪人，誠不解衰衰諸公，抑何心之公而識之左也。總之推翻借款，遠患近憂，外爭內亂，於勢萬無可逃。元洪等具有天良，非確見燃眉大禍，亦何敢危言聳聽。諸公如推誠行恕，達變通權，念時局之艱危，加借款以承認，一面再萃合羣言，妥籌善後，議定審計院法，俾之監督用途，稽查浮濫一也。質問財政部，使此後整頓鹽綱，計畫財政，逐條答覆，協議磋商，二也。方針既定，然後再督其實行，以各省協助中央，即以中央統一各省，內部無分裂之虞，斯外人無干涉之漸三也。事事既行，衆志胥定，於以鞏民邦之基礎，保憲法之精神。豈惟政府受此懲創，率履不越，亦且國民拜公惠賜，永矢弗諼。元洪等誓言俱在，創血猶存，滄海可枯，初心不改，當共以銅頸鐵血，擔保共和，着各省之先鞭，爲諸公之後盾，斷不使帝制復生，民權中斬，皇天后土，實聞斯言。諸公以政黨中堅，爲民國代表，甯合衆人而一無所信。不然始主集權，而繼主分權，始主借款，而繼主拒款，雨雲翻於掌上，冰炭變於心中，雖最愛諸公，亦百啄無能代解。若果有奇謀幹略，匡救時艱，亦當昭示愚蒙，解除憂慮，洪等不敏，竊所願聞，翹首燕雲，即希惠復。（各省都督會銜）（註四）

財政總長周學熙，因違法大借款案遭受舉國非議，具呈辭職，袁大總統僅批給病假五日。

財政總長周學熙，因違法大借款案釀成軒然大波，託病請辭，辭呈中並瀝陳大借款案所導致之危機。袁大總統批予病假五日，免官則毋庸議。茲誌周呈暨袁批如次：

一、辭呈：

「爲瀝陳下情呈請免官事：竊自臨時政府成立以來，承凋瘵之餘，際艱屯之會，百端待理，罔不以回復財政原狀爲入手要圖。荏苒一年，竭蹶萬待，恃債爲活，日處窘鄉，雖力謀整理之方，冀漸挽拮据之局。然鹽政欲求統一，而各省仍復濫支，國稅欲謀分劃而地方諸多把持，銀行欲促進行而資本全然無著；金庫欲圖整飭而機關殊難組織。學熙以一身當百孔千瘡之局，呼吸存亡之交，隱忍對付則貽誤事機，切實施行則立見決裂，左右計劃智力俱窮。況中央政費羅掘已空，邊餉餉糈呼籲尤迫，各省之請求無已，外人之責難頻來；愆期賠款既展緩之爲艱，到期新債更索逋之交集。牽蘿補屋，經濟一時，無米爲炊，支持九月。不惟失信用於鄰邦，抑且陷國家於險境，言念及此，觸目惊心。溯自上年春間，即有六國大借款之議，良以涸轍之鮒，非蹄湯所能活。不有鉅款，難解重圍。憂時之彥咸持此論。乃磋商已越一年，反復不止一次，脣焦舌敝，時合時離。固知國勢如此，外人強權條件所屬之嚴，固屬意中之事。矧其注意監督之本旨實發生於此款用途，故雖屢經挫折，百計蹉磨，終不能釋其疑慮。方謂美忽宣布出團，內部不免動搖，方針或稍變易，趁此時機，自由借款，當易告成。乃投資者全屬空談，朝有端倪，夕成畫餅。凡此經過之困難，夫豈局外人所能知。迭接各省來電，亦深知財政艱危，非借款不能救目前之急。成立與否，時相問訊。而尤以江蘇程都督電中無錫一時之毀譽爲萬世之罪人；安徽柏都督電中借款監督欠款亦監督，何如忍痛一時，尚可死中求活等語。督責最嚴，措詞尤爲痛切，每一省覽愧汗徬徨。竊思今日國勢之危險已無可諱言，就使內外合力上下一心，捐除己見，共圖國是。猶恐時會緊迫，挽救已遲。乃觀近日現象，省權如此之重，黨爭如此之烈，逆料借款告成亦不過快一時之揮霍耳。而破產之禍，即在轉瞬，迨至事後論敗，人思委過，誰鑒苦衷。學熙既無醫國之方，敢爲孤注之擲，病體支離，心神恍惚，戀棧亦愈，負疚愈重，惟有披瀝肝膽，迫切自陳。伏乞大總統俯鑒庸愚，立予罷斥，另簡賢能，以維大計而濟時艱。不勝悚惶待命之至，理合呈請鑒核恩准施行。」

「據呈已悉，財政關係重要，該總長任事以來，整理甫有端緒。值此時艱方亟，正賴同心戮力，共維大計。惟據稱病體支離，應給假五日，俾資調理。所請免官之處，應毋庸議。」（註五）

刺宋主犯洪述祖自青島通電，狡辯「燬宋」二字，並對宋教仁多所誣蔑。

刺宋主犯內務部秘書洪述祖，逃亡青島，潛跡租界，忽於本日袁世凱連頒三令之後發出通電，厚誣宋教仁人格，以爲「燬宋」罪行狡辯。電云：

「袁大總統、國務院、司法部、武昌黎副總統、南京程都督、轉各都督鑒：述祖於辛亥秋與唐紹儀在北方贊成共和，期爲救國起見。一年以來，黨爭日劇，怪狀百端，使全國陷於無政府地位，心竊痛之。尤以上年宋教仁等連帶辭職，要挾中央，爲黨派專制之禍始。中國教育幼稚，人材缺乏，合全國穩健分子，立賢無方，共謀政治，尙虞不濟；宋教仁乃欲借政黨內閣之說，以遂其植黨營私之計，壟斷政界，黨同異伐，一室操戈，是共爭也，非共和也，是黨派專制也，其弊甚於滿清貴族專制，其禍必至於亡國滅種。而一般盲從之徒，不知宋教仁行僞而奸，言僞而辯，一倡百和，攪亂大局，非計發宋之劣績確據，宣布中外，不能毀其名譽，敗其勢力。適應夔丞來書言，及宋教仁前在日本犯有騙案，日廨出票拘提，擬設法購得此票，印行廣布，爲釜底抽薪之計。因彼黨亦欲購取滅跡，故索甚巨，述祖力爲贊成，屢次函電促其進行，催取此件，又恐述祖人微言輕，不得不假託中央名義以期達此目的。應夔丞本爲江蘇巡查長，與國務院時通函電，借此影射，又因總理不接洽，故索取電一手經理，述祖宗旨不過欲暴宋劣跡，毀宋名譽，使國民共棄去之，以破其黨派專制之鬼蜮而已。迨應有號簡兩電，莫解其故，故欲到滬面詰，不謂若輩忽以購取宋教仁劣跡之往來函電，強認爲謀殺之證據，殊與事實不符。試思述祖如果欲戕其生命，何用重金購覓提票以毀其名譽耶？此理甚明，不須另證，乃立心破壞之人，不問事實，且欲藉此牽涉政府，挑動南北惡感，以實行其亡國滅種之政策，實所痛心，諸公熱心救國，主持公道，特通電陳明，伏祈公鑒。再燬人二字，係北京習慣語，人人通用，並無殺字意義在內，久居京中者無不知之，豈能借此附會周內，合併聲明。洪述祖江。」（註六）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三日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三日

五一〇

古巴正式承認中華民國。

古巴總統命令該國外交總長，於本日以正式承認中華民國之照會致中華民國駐古巴使館。翌（四）日，古巴駐華代辦奉命自上海以專電致中華民國外交總長轉達此意。我外交部即復電該國致謝，並呈由國務院通告週知。茲誌有關文件如次：

一、古巴共和國駐華代辦致陸總長電（五月四日上海發）：

「本國外交總長奉大總統命令，將古巴承認中華民國及民國之政府一節於昨日照會貴國駐古使館。本代辦現奉本國政府之命，為貴總長轉達此情。用特專電奉達。敬頌日祉。」（註七）

二、外交部陸總長答覆古巴代辦電（五月五日）：

「接奉貴代辦來電，忻悉貴國政府業經承認中華民國及其政府，除由本總長亟行呈報袁大總統外，用懇貴代辦將敝國民感謝之忱轉達貴國政府。特此電復。順頌日祉。」（註八）

三、國務院通告：

「奉大總統發下外交部呈稱：五月四日准古巴駐華代辦博寶美自滬來電，內稱本國外交總長奉總統命令，將古巴承認中華民國及其政府一節於昨日照會貴國駐古使館，本代辦現奉本國政府之命專電奉達等語。除由部電復該代辦轉達該國政府陳謝外，合呈鑒核。等因除通電各省外，合行通告。」（註九）

四、外交總長呈報經過及批：

「為呈明事：五月四日准古巴駐華代辦博寶美自滬來電，內稱本國外交總長奉總統命令將古巴承認中華民國及其政府一節於昨日照會貴國駐古使館，本代辦現奉本國政府之命專電奉達等，因除電復該代辦轉達該國政府陳謝外，理合呈明大總統鑒核。」

「批：據呈已悉交國務院查照。」（註一〇）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四日第三五六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五日第三五七號。

註四：「黎副總統政書」，卷二十，頁二九一三一。

註五：同註一。

註六：黨史會藏抄件。

註七：「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六日第三五八號。

註八：同註七。

註九：「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九日第三六一號。

註一〇：「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十五日第三六七號。

四 日 袁大總統令：廣西參議院議員選舉辦理違法，應行全體改選，定於五月十日舉行。

廣西參議院議員選舉，據選舉監督電陳係辦理違法，內務總長呈請下令全體改選。本日袁大總統爲此發布命令二通，其一，令由該省行政公署內務司長代理選舉監督（該省行政長官稱病不能蒞會）。其二，定於五月十日舉行改選。茲誌兩令如次：

一、

「據內務總長呈稱、廣西參議院議員選舉辦理違法，應行全體改選，請飭迅速部令辦理等語。查辦理選舉爲純粹行政事項，該監督來電所陳既係辦理違法，自應依法全體改選。惟前據該省行政長官陸榮廷電稱：改選因病不能蒞會等情，業經分派該省行政公署內務司司長代理該省省議會參議院議員選舉監督事宜，所有該省全體改選事務，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四日

五一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四日

五二二

應即責成該監督遵照部令妥速依法辦理。」（註一）

二、

「據內務總長呈稱：廣西參議院議員選舉應行全體改選，業經呈請飭令該省選舉監督迅速部令辦理在案。惟該省此次改選已逾第一屆選舉延期制限令所定期限，依法應以敕令定之等語。廣西參議院議員之改選應於本年五月十日舉行，如屆改選日期確有不能如期辦理情形，准由該監督呈請內務總長核定。」（註二）

黎元洪自鄂通電為北京政府兩案逞辯：一謂宋案證據不出之於法庭而出之於軍府，加人以犯罪之名，先自居於違法之實；一謂借款乃參議院通過，喪權應責議院，不應責政府。

黎元洪本日自鄂發出通電，為北京政府兩案逞辯，謂宋案證據之宣布非出於法庭，借款喪權非政府之責任，並多危言，其全文如下：

「大總統、參議院、衆議院、國務院、國民、共和、統一、民主各黨、本部進步黨籌備事務所、國事維持會、亞細亞報、國維報、大自由報、並轉各報館、上海孫中山、黃克強、伍秩庸、張季直諸先生、程都督、應民政長並轉各政黨交通事務所、民聲報、時報、神州報、大共和日報、並轉各團體、各報館、各省都督、民政長、省議會、並轉各政黨支部、各團體、各報館公鑒：自宋案宣布，元洪即通電各省，力持鎮靜，乃反對借款同時發生，中央政府遂成爲衆矢之的。頃接上海公民會電，命名立論，尤駭聽聞。大局危亡迫於眉睫，元洪五中震慄，若鯁在喉，敢於國人未死之先，進其忠告。查宋案證據爲程督所宣布者，果否政府主使，抑係應洪揣測邀功，招搖詐欺均不可知。狡黠者流希圖力利動，或假一二人爲之標幟。且滬報所載未經電布之證據，牽涉尚多，即愚如元洪，亦遭詆毀。要犯尚未就擒，爰書尚未確定，自當要膠都引渡，聽法庭之判裁。萬目睽睽，豈能掩飾。即政府有罪，亦不難

評求信讞昭示國人。共和國首重司法，豈惟行政官廳不容干預，即至立法機關，亦當然不能侵犯。刺宋一案，純屬法律問題，前者宣布證據不出之於法庭而出之於軍府，學律者猶竊慮其非，乃各省團體當法庭未判以先，動輒任意通電，闖入政治，搖動邦基，加人以犯罪之名，而先自居於違法之實，不知而言之是謂昧理，知而言之是謂侵權。擁護約法者，毋乃非扼。夫宋君民國元勳，洞胸飲彈，凡屬血氣，悲憤填膺。然跡其奔走呼號，蒙艱履險，竊口於民權蟄伏之日，糜軀於國會蟬蛻之交，何非爲全國生靈共謀福利。逝者已矣，來日方長，同屬國民，尤當共鞏固共和，維持大局。寧可以宋君殉全國，不可以全國殉宋君。必欲激於客氣，搖及人心。罪案既尚未成，惡聲安知不反。設一旦演成慘劇，玉石俱焚，莽莽神州，同羅浩劫，既違諸公復讎之願，又豈慰宋君革命之心。至借款一事，尤有當加討論者。清室不綱，庫儲如洗，賠款外債，積壤成邱。民國承凋敝之餘，當建設之始，萬緒待興，一籌莫展，借債濟急，亦固其宜。南京比款，已開先例，一年以來，情勢愈迫，丁斯危局，但求其保存，國體監督用途，忍痛含辛，力圖懲憾。據黃先生所質問與財政部所宣布者，條件內容尚多出入。果如財政部所云，借款大綱已經參議院通過，自不能僅以一國之出國作爲廢案，即云條約遷就，損失滋多，亦當責議院以喪權，不能罪政府以違法。議員俱在，檔案可稽。溯本尋源，豈難徵信。抑元洪更有進者，當此債權交逼，政費日繁，中央困於索逋，各省殷於告急。即無外患，猶有內憂。前清帝制自退，民族不張，猶可假借款之問題作革命之材料，今者共和已定，休戚相關，果使有傾盡叢謀，播持危險，操推行盡善之券，爲緩急足恃之資，亦何難強政府以相從，賜國民以無畏。不然不借，則我國既無良方，欲借則外人豈能讓步。破產之禍，如火燃眉，縱政府止渴飲鴆，鑄茲大錯，亦維本和衷之念，籌救濟之方，內定人心，外全國體。若遽爾飛檄四布，全案推翻，其危言義憤固屬可欽，然債務不清，兵禍相繼，能保外人不干涉財政乎？能保外人不實行瓜分乎？哀哀波蘭，昭昭覆轍，淪胥之慘，損失之多，以後方今，奚啻倍蓰，言念及此，可爲寒心。夫養指而失肩，仁者所不取；跋脛而遽尾，智者所不爲。以興邦之言，速亡國之召，此元洪所椎心蹙額泣下沾衣者也。總之正式政府尚未告成，臨時政府自當承認。借款之案，稽之於議院；刺宋之案，訴之於法庭。我等或膺閭寄，或典疆符，或秉言權，或標政幟，均當力持鎮靜，免陷危亡。不然外人方以倖使認民邦，而我等反以移文顛政府。白生自戮，白種自鋤，救國之謂何？得毋名與實相乖而果與因相反歟？元洪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四日

五一四

一介武夫，謬隨諸君子之後，親握義旗名譽，既淡然若忘權利，更夷然弗顧。惟念天步艱難，民生凋瘵，商帛於市，殫望於途，寡母泣於空閨，遺孤號於大澤。嗚呼！將成殺場。才子周黎，已無生氣，波蘭恐怖，復見於今，如彼稀瓜，豈容再摘，昕夕旁皇，常恐以藐然一身變為罪首，力所能濟，但求扶持邦本，保衛地方，既不屑迎合意旨，作政府之私人；亦不散破壞紀綱，為國民之公敵。一息尚存，此心不死，黃帝陟降，實式監臨，風雨同舟，尤祈共濟。各省都督民政長辱託比鄰，夙同患難，諒必哀彼黎庶，共此素心，誰非胞與，寧忍忽然。各政黨各議會自任救時，更多俊彥，尤望統籌全局，協力維持，若或輕持激論，致啓爭端。同室鬩牆，將無焦類。兆民之災，度亦非諸公之福也。其亡其亡，終於苞桑。臨電哀鴻，血隨淚盡。黎元洪叩。支印。」（註三）

贛督李烈鈞電斥附袁團體「國事維持會」諱惡邪說。

北京所謂「國事維持會」於上月卅日通電，為袁世凱違法大借款辯護，謂為不借款將破產亡國云云。本日，江西都督李烈鈞通電予以關斥。電曰：

「北京參議院、衆議院、各政黨本部、新聞團、湖北黎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長省議會、並轉各政黨各團體、上海民國新聞、民立報轉各報館均鑒：接北京國事維持會三十電，不勝駭異，此次政府密借五國鉅債，許外人監督財政，違法喪權，全國共憤。乃該會竟謂事經臨時參議院兩次通過，不知前此政府雖經警告，臨時參議院雖開秘密會議，並未正式議決，且付款折扣暨聘外人分任某項稽查，亦與從前交院所議條件大異。參議院兩議長通電具在，儘可覆按。即周總長通電，亦稱奉總統命令全權簽約，並有鹽政等處聘外人稽核，為前此借款所無之語，自述昭然，豈能諱飾。該會不察，謬欲一二人之私言，掩盡天下之耳目，且以怯於破產亡國為詞，試思臨時政府將終，竟以私意結此喪失主權之外債條件，貽全國淪亡之禍，此而不爭，誠恐神州萬劫不復，破產亡國之禍，乃真無可逃。今不以政府奇秘借債為破產亡國，反以參議院全國所爭為破產亡國，倒行逆施，至於此極。嗟我邦人，誰無天良，而竟忍背國樂禍如是耶。總之吾人此次反對五國借款，乃反對臨時政府喪權讓國之借債，曠法自私之借債。原以擁約

法而固國權，政府縱怙終不悛，豈能迫國民承認。各省多愛國之士，此等誓言知必同深憤棄，用特闢邪匪謬，存亡所係，惟祈亟起圖之。鑛都督李烈鈞叩支。」（註四）

附錄：國事維持會「保全大局通告」（註五）

本會發起以來，時經數月，而時局險惡，風雲疊起，自愧無所補救。竊以今日就一事一問題而論，公理正義，既未沒於人心，則兩造之出奴入主，是丹非素，皆不免失之偏激與阿好。因是以推波助瀾，遂至造成瓦解與魚爛之局。他日亡國之禍，固當共尸之。本會發起之根本意義，蓋以今日舊勢力與新勢力之衝突，爲亡國之根本。故主張調和，而絕非敷衍搪塞。主張消納，而絕不肯鹵莽畸裂者。實見夫衝突之後，難免危亡。就令國家之形式無恙，而民黨之基礎，將從根本破壞。首事者，抱一同歸於盡之心，而結果乃適得其反，不特對於國家不忍，即對於先烈及後死之同志，亦有所未安。不如暫居隱忍遷就之名，而隱取消納及監督之實。若主持國是之人，不知綜括全局，沈幾觀變，惟不忍於一旦之感情，遂陷同胞於不測之慘禍。即使斧鉞加頸，未敢謂然區區此心。見諒者半，不見諒者亦半，同人等亦惟有含辛忍痛，盡其良心之所安。明知苦口無救於沸羹，而私心誠有待於借箸。今者宋案及借款問題，殆將爲危亡之根本。二者之關係於人道與國權，同人等非喪心病狂，豈忍渙然坐視，不加討論。顧念宋案，純係法律問題，究竟之判決，當然屬之法庭。若牽入政治範圍，激成新舊兩勢力之爭釁，則疑案將永遠不明，大禍且旦夕立至。今除靜候法律解決，別無方法。借款之事，外迫於債權之干涉，內迫於庶政之急需，時勢之所要求，亦無可爲諱。此項問題，發生已及年餘，稍有常識者，皆知爲外交財政之根本問題，不僅區區借貸關係。顧試尋求一年以來之兩造議論，或前反對而後贊成，或前贊成而後忽反對，有黨見而無是非，有感情而無宗旨，吾人既恨臨時政府之無方針，亦不能不追咎各大政黨之無宗旨，以此態度主持國事，則國法不過野心之機械，政事僅供兒戲之犧牲，哀我國家，及我國民，有何罪戾，遭茲荼毒。故本會良心上之主張，認借款爲時勢之必需，而手續之不完，則由臨時參議院之放棄職權，不能專責政府。國會成立，自有正當監督用款之法，不在藉口違法，推翻成約。至因此前欲求法律以外之解決，就令名正言順，其如人心厭亂，隱忍爲安，禍結兵連，玉石同盡，但一死誠不足惜，顧天下事尚有重於死者。在今之時局，根本問題，非對於國家讓一步，不爭個人之勝負得失。對於政治上進一步，更求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五日

五一六

嚴明之監督指揮，同人等認為無正當解決之法也。大禍迫在眉睫，不敢盡言，言亦不能盡意。惟諸君子之明哲，幸賜裁察。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五日第三五七號。

註二：同註二。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十日第三六二號。

註四：民國二年五月八日「民立報」。

註五：「民國經世文編」，第二冊，內政五，頁二〇・一三一—一四，民國五十一年文星書店出版。

五日 參眾兩院議員通電，對政府違法借款簽約，不予承認。

參眾兩院議員吳景濂、呂復、李肇甫、谷鍾秀、張耀曾、殷汝驪、周鈺、童啓曾、徐秀鈞、褚輔成、歐陽振聲、王靖方、湯漪、楊永泰、呂志伊、趙世鈺、曾彥、馬君武、林森等三百餘人通電曰：

「五月五日衆議院特開會議，對於五國銀行團善後借款案，多數否決。謂政府違法簽約，咨送本院查照備案，決不承認。計是日出席人數三百十六人，贊成者二百二十九人，絕大多數。特此奉聞。」

同日，參議員馬君武、林森等復通電宣布政府違法借款始末及參議院否決該案經過。電曰：

「各省都督、民政長、省議會、民立報轉各報館公鑒：政府此次不經國會議決，擅行簽字借款合同。參議院於四月二十八日特開會議，當時指定王家襄、丁世嶧、楊永泰、湯漪、王正廷五人，調齊臨時參議院議事錄及借款案件，詳加研究關於此項借款合同。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國務院咨文到前參議院稱：趙總理定於本月二十七日午後二時，同財政總長出席報告大借款情形。二十七日趙總理、周總長僅携繕印借款情形說帖，及撮記六國借款合同大義，並附錄特別條件，草稿到院，出席開秘密會議，並未帶正式公文。當時議場雖足法定人數，而正式舉手表決者，僅有特別條件五款；此外合同大義所列十六款，據稱均係普通條件，除額數及利息，曾經表決外，其他各款未將

條文開載，固屬無從表決，即其內容是否確係普通性質，亦無從斷定。且此次會議結果，前參議院並無正式公文咨復政府。至合同成立之先，必須提出全案，正式交議，當時前參議院固已鄭重聲明，周總長亦稱：俟磋商妥洽後，當然提交院議。嗣後周總長就此範圍與六國團確議，時經數月，迄未就緒，因有美國仗義脫離資本團之事。議員見此次借款合同，確未經臨時參議院通過，文卷具在，衆目瞭然，政府當正式國會已成立之時，忽爾私自簽字，對於立法機關，視同無物，違背約法，莫此爲甚，故四月二十九日參議院續開正式會議，多數表決。全文曰：對於政府所定中國政府善後借款合同，認爲未經臨時參議院議決，違法簽字，當然無效云云。一面咨復政府表示否認，乃政府通電各省，硬誣此案爲臨時參議院通過，並慫恿少數人通電淆亂是非，此種問題，關係國家存亡及立法機關存亡，議員等深急政府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爲人民代表者難任此咎。茲特詳舉情形質諸全體國民，又本日衆議院會議多數表決，與參議院一致否認，並聞。馬君武、林森、王法勤、楊永泰、毛印相、張我華、謝良牧、居正、呂志伊、周震麟、徐鏡心、湯漪等做。」（註一）

附錄：參衆兩院討論違法借款合同紀事（註二）

昨日（五月五日）午後一時，衆議院開會，出席者三百七十六人。秘書長報告政府咨送善後借款合同查照備案公文，並稱國務總理段祺瑞將出席答復質問，因段尚未至，先討論滇省某某議員資格，旋報告段祺瑞已由衛隊擁護來院。（按此處上下文語氣不接，或爲電局漏去一頁，當俟明日續送後補發。）復遂開議，谷鍾秀、彭允彝、張耀曾相繼登臺演說違法借款之輕視議院，蔑視約法。段祺瑞出席說明，去年參院速記錄係通過之證。谷鍾秀謂非大總統無提案之權，財政案非經三讀會不能成立，去年速記錄，明載開秘密會係趙總理周總長報告事件，非大總統提案，則並非議案可知，段無語。彭允彝請段解釋，報告與大總統提案是一、是二。財政部勘電、周學熙有電及國務院江電，並袁命令何所據而謂前參議院通過，顯係片面欺騙國民，段亦無語。李國珍強登臺，衆不許，謂我等質問總理未答覆，議長即命段退，李國珍演說借款簽字現在萬難取消，衆斥之，秩序大亂。鄒魯登臺依法律解釋，政府違法簽字，議會萬不能承認，遂請表決，劉崇佑反對無效，谷鍾秀上臺，親出表決文，曰大借款並不反對，惟違法簽字令議院查照備案之咨文，萬不承認。王敬芳謂反對借款簽字，非反對借款而何，李肇甫力請表決，遂用起立表決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五日

五一八

法，起立者二百二十九人大多數通過，遂將政府咨文退回。

今日午後一時參議院開會，首議旁聽規則案，續二讀會通過，至第七條時四鐘休息，及復開議。秘書長平剛報告，政府咨院善後借款合同已簽字請查照備案公文畢，楊永泰動議大借款，前臨時參議院未經通過，今始將華洋合同交院，顯係違法簽字。且四月念九日，本院已全院議決對政府四月念六夜，與五國簽字之二千五百萬鎊，認為未經前參議院通過，違法簽字，當然無效。今政府咨令院備案理應退回不受，否則政府且謂本院已默認通過云云。進步黨丁世嶧、陳銘鑒、陸宗輿等極力為政府辯護，謂備案文無退回之必要，某議員力斥陳陸所言之謬，彼此互相爭論，議長謂時已五時，可否延長，衆贊成，延至六時，甲論乙駁，喧嚷不已，議長依某員動議，據議事細則四十條，謂討論終局付表決，進步黨恐表決失敗有十餘人逃席，致不足法定人數，遂無結果而散。

參議院退回政府違法借款之咨文

本日參議院會議討論北京政府違法借款時，參議院議員谷鍾秀動議，退回政府借款之咨文，且宣明前參議院並未通過是案，當場用起立表決法，經二百三十九人通過，遂將政府咨文退回。（註三）

國會否決政府大借款案並退回咨文後，袁大總統後作咨文解釋，謂「此次合同簽字，在勢無可取消，倘國會能諒苦衷，固為國家之幸；否則惟有向國民代表引咎自謝，以明責任。」云。全文如次：

「據財政總長呈稱，此次大借款之定議，係出於維持國家生存上萬不得已之舉。政府與銀行團反覆談判，全國皆知困難，並無何等反對，徒以該團條件嚴重逾恒，政府為國權起見，不得不於死中求活，但求有一分之輕減，即少一分之負擔。是以交涉數月未能就緒，直至上年九月間，始將國務院決議大綱，提出參議院要求同意，當經參議院討論，人體業經贊同，遂即依此標準接續磋商，中間情形變幻，垂成輒敗。迨上年年底，俄使因大賠款到期，迫甚急，時適合同稿亦已擬定，當於十二月二十七日與國務總理趙秉鈞出席參議院，一面報告交涉之經過，並俄使催款情形，一面即將合同底本，分為特別普通條款，當場提出議案，經參議院將特別條件逐條表決，悉予贊同，未

後又經議長將普通條件諮詢院議，僉謂毋庸表決，悉予贊同，即責成政府迅速照此進行，當經聲明銀團如無別項挑剔，當於二十九日即行簽字，以免因大賠款牽涉他事。不意此項合同通過以後，銀行團忽以巴爾幹戰局未定及增加利息等問題，頓翻前議，磋磨數月，幾至無法挽回，令玆幸就範圍，大體悉如原議，實爲政府始願所不及，其中千回百折，牽及國際經過之困難，至令追思有難言之苦衷，亦有不忍宣布之隱痛，政府爲民服務，即係爲國効忠，但求大局之保持，何敢避人言之交責。且臨時政府成立以來，外人之對我雖未認國家之資格，而可行使前清之債權，統計上年結欠洋款賠款，及本年已過期之洋款，各省歷欠之外債，已達英金一千二百萬鎊之多，皆屬政府應負之責，屢次催逼，百無一應，國信不立，安能奠定邦基，每一念及，此心如噤。且前欠各款均有抵押，設再遷延，勢必橫加干涉，實行監督財政，致陷民國有破產之虞，彼時政府對於人民，不惟不能當此重咎，即萬死亦不足自贖。是此次簽字固有不得已之情勢，且係按照前參議院表決之案，始行定議，正可證明政府之尊重議會，何敢蹈蔑視國會之罪戾，更何敢稍存輕視國會之心，若議院謂合同簽字形式上手續略未完備，則政府又有不得不反覆聲明者，查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參議院會議係屬秘密，政府爲鄭重起見，故提出方法，不用書面，而用口頭，當時屢經聲明，係奉大總統命提案，試思此種重要合同，國務員苟非奉有大總統命令，豈能以私人資格，遽行請求院議，若謂僅止報告，則何須將合同提出，而參議院，對於報告事項，更無逐條表決之必要，細觀當日議事錄情形，不辯自明。若謂未經三讀，則當日到院報告條文後，先經要求將此案一次通過，以省手續之煩，議長遂先諮詢全院，經衆贊同，纔用逐條表決之法，以實行通過，是實與參議院法第三十八條，政府要求省去三讀會原法相符，且表決以後，政府聲明簽字日期，彼時並無一人反對，假使當時銀行團絕無變動情事，則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早經簽字，何待今日？凡諸所言，在政府並非執法理之爭辯，以圖卸責。按諸事實委無絲毫遁飾之處。值玆財政艱窘，國際債權催逼更甚，借款一日不成，國本一日不定，此次合同簽字，在勢無可取消，倘國會能諒苦衷，實爲國家之幸，否則，惟有向國民代表引咎自謝，以明責任。等情，相應咨請貴院查照。此咨。」（註四）

按：本咨文係參衆兩院否決後再咨文件，因未署日期，故附列於此。

湘、贛、皖、粵四省都督聯名通電，反對違法借款。

湖南都督譚延闓、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廣東都督胡漢民聯名通電，反對政府違法借款。電曰：

「北京袁大總統、國務院、參議院、衆議院、各政黨本部、新聞團、武昌黎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長省議會、各政黨支部、上海孫中山、黃克強先生、民立報並轉各報館公鑒：接參議院有口萬急通電，不勝駭異，借債關係全國人民負擔，無論君主共和，凡屬立憲國均須議院正式通過，方能議借。不意以號稱民國，期附既終之政府，乃有悍然不經院議私借巨款之事，且舉債至二千五百萬鎊之重，其條件內容概未宣布，竟先許外人爲審計局總理，借款局總理、鹽務顧問、長蘆鹽務總監各種要職，財權先亡，國本隨之，陷民國爲埃及之續，以前清專暴所未敢出者，竟見諸民國之政府。海內外烈士前仆後繼，躬冒萬死，締茲民國，而政府甘以斷送於借款之下。凡有血氣，孰不髮指眦裂。況宋案證據宣布，詞連政府有以鉅金資助兇手之語，全國洶洶，方虞震動，今復不經院議違法借款，人心一失，竊恐雖有大力，無以善其後，應請大總統立罷前議；副總統、國會各政黨、各省都督民政長省議會協力抗爭，毋使民國，因借款而亡，大局幸甚。臨電悲憤，惶急待命。湖南都督譚延闓，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廣東都督胡漢民同叩，微。」（註五）

山東都督周自齊通電擁護大借款，謂「外間竟有違法私借之言」係「別有深心」「故為高論」。

山東都督周自齊，本日致電中央及各省，擁護大借款，謂政府乃履行參議院通過之案，而外間竟有違法私借之言，指係「別有深心」「故為高論」云云。電曰：

「大總統、國務院、參議院、衆議院、武昌黎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長鑒：大借款成立，中央政府迭次電文

，理明詞晰，在政府履行參議院通過之案，乃外間竟有違法私借之言。苟非別有深心，定是故爲高論。上年熊前總長所訂條件未見實行，已屬失著，後之視今，猶令視昔，將來能否不借外債，實不可知，能否仍得現訂之條件，亦不可知。幸遇外交難得之時機，遂收轉圜自彼之效果。果能朝野內外各捐意見，同策進行，凡在國民，振起信仰政府之心，實行監督用途之事，鞏固國本，發達民生，貧富弱強，易猶反掌。若猶蓄意破壞，肆反詆譏，魚門沸湯，燕爭危幕，同歸於盡，尙何言耶。諸公熱心夙具，危局同摺，自齊曾濫倉曹，深知甘苦，敢副不遑，聊貢罪言，尙其鑒之。周自齊微印」。(註六)

註一：民國二年五月七日「民立報」。

註二：同註一。

註三：「國民」，第一卷第二號，國內紀事。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九日第三六一號。

註五：民國二年五月八日「民立報」。

註六：「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十日第三六二號。

六 日 國父與黃興聯名覆電萬國改良會會長美人丁義華，盼其主持公理，以正視聽。

宋案證據公布後，各界人士一致時袁世凱憤責。惟萬國改良會會長美人丁義華，以調和南北歧見自許，於本月三日致電國父與黃興，勸諸審慎從事，言詞間頗爲袁袒。國父因與黃興聯名電覆，力斥袁氏之非，盼其能主持公理，以正視聽。電中曾痛切言之曰：「金錢流毒，人心喪盡，當事者存顛白倒黑之心，旁觀者以幸災樂禍爲事，公是公非，毫無存在。先生爲共和先進國之國民，而維持友邦者獨具熱忱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六日

五三二

，倘能研究真相，發爲正論，使世界知有主持公理者在，則頂禮而膜拜之矣。」

茲誌兩電原文如次：

一、丁義華致國父及黃興電：

「上海孫中山、黃克強先生鈞鑒：諸公痛專制之流毒，下改革之恒心，前年起義，告厥成功，其時南北不無隔閡，諸公設法溝通，力謀統一，大公無我之心，早已衆目昭彰。諸公造成民國之偉烈豐功，實爲中國五千年來歷史之獨見。破壞既已告終，建設尤非易易，對外英俄有無理之頻加，列強有賠款之催索，對內黨爭劇烈，兼之宋案發生，布短流長，駭人聽聞者，非謠二次革命，即傳南北分治，諸公用盡百折不回之志，造成燦爛莊嚴之共和國，何來不幸之言，淆亂人心，有幸災樂禍之徒，乘機蠱惑。姑毋論是否有無其事，然人言嘖嘖，不但有損諸公名譽，即從前偉烈豐功，一旦付諸流水。況列強虎視，設若國會搖動，人民塗炭，強隣收漢人之利，所謂誰厲之階，平日爲國家者之初志何在？興言及此，實深浩歎。現在國家既處於危險旋渦之中，正諸公二次建功之日，理應攘臂急起，力挽狂瀾，總以國家民生爲前提。至於宋案，一經法庭，自有水落石出之期，中央借款如果用非其當，想五國資本團亦不肯輕易通融。以上兩事，均無可猜疑之點，將來中央必有詳細之宣布，洞達如諸公，亦毋庸弟瑣陳也。弟蒙諸公不棄，相交有素，今覩大局阽危，不能不以朋友之誼，略進忠告。即敝國亦極盼中國諸偉人出而維持，所以日昨正式承認。公如采納芻蕘，非但四萬萬同胞之幸福，即敝國亦欣仰不置者也。丁義華江。」（註一）

二、國父及黃興覆丁義華電：

「萬國改良會丁義華先生鑒：江電敬悉，危言議論，肝膽照人，循譯再四，服之無數，惟道路阻隔，流言孔多，其間實情容有爲先生所未知者。宋案發現，爲人道之所不容，證據宣布涉及國務總理，爲中央計，爲大局計，皆不能不使總理辭職受質，乃當局強自辯護，不謀正當解決之法，以平公憤，而反造爲南北分治之言，而圖反制。不知國民縱有攻擊政府之心，而此案並非關係南北之事。二次革命之說，實爲不經，文棄總統於前，興辭留守於後，當時果欲有爲，何求不得，而必至於今日。因此憶及一事，則宋案發現之翌日，北京政界衆口同聯，指爲國民黨員

所殺，今果如何，飛短流長，往往類此，不可不辯者一。五國借債銀團，條款今昔懸殊，政府不交國會議決，擅行簽押，國民起而反對，僅以其違法專橫之故，而條款嚴酷，有負貴國退出銀團好意，尙爲第二問題。並非絕對的謂債之不宜借也，此不可不辯明者二。總之金錢流毒，人心喪盡，當事者存倒白顛黑之心，旁觀者以幸災樂禍爲事，公是公非，毫無存在，先生爲共和先進國之國民，而維持友邦者獨具熱忱，倘能研究眞象，發爲正論，使世界知有主持公理者在，則頂禮而膜拜之矣。係文黃興廬。」（註二）

袁大總統令授章炳麟勳二位。（註三）

註一：民國二年五月十二日「民立報」。

註二：同註一。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第三七七號。

七日 袁大總統發布命令，通飭各將領官弁：遇有煽亂之人，卽以軍法懲治。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謂據近日中外報載有人在上海運動第二次革命，並謂據四川都督尹昌衡電請「雖不能以軍法治國亟應以軍法治軍」等語，通飭各將領官並嚴加防範，遇有煽亂之人卽按軍法盡法懲治。其命令全文如下：

「軍人以保衛疆土維持和平爲大職，萬不可聽信訛言輕爲附和致召擾攘之禍。近日中外報載有人在上海運動第二次革命，諄勸商家助捐籌餉，並運動滬寧鐵路預備載兵赴寧各節，未必實有其事，業經本大總統通令各省都督民政長轉飭所屬查究在案。茲又據尹督昌衡來電稱國基未固，險象環生，實由於宵小縱橫，軍令不肅有以致之，雖不能以軍法治國亟應以軍法治軍等語。本大總統深惟民出財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此古今之通義。矧民國主權屬於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七日

五二四

國民全體，各軍警爲民服務即爲國效忠，尤宜深明大義有勇知。方前清末造，人民苦專制久矣，武漢首義各地響應大功於以告成，雖賴軍警之協力同心而人民之隱受其害者亦所在皆有痛深創巨，寧不疚心。本大總統方欲蕩滌瑕穢與天下更始，故將戰時責任一律解除。各軍警須知共和底定，五族一家，正宜休戚相關共謀幸福，若再猜疑互啓禍亂相尋，致令國本動搖，生民塗炭。匪惟國法所不赦抑亦人道所不容。現既風聞有人潛謀內亂，難保無煽惑勾串情事。在各軍警忠勇性成當不至爲其所惑，設有無識之徒盲從其間猝發難端，恐內訌未靖，外患紛乘，必且國種淪胥，萬劫不復。即幸而人心厭亂，戡定非難。彼時首亂之魁尚可席捲重賀遁逃海外，惟有軍警從惡之差，無從前濯孰順孰逃，何去何從？各具天良亟宜自擇。本大總統久賴軍府，與士卒同甘苦共患難之心，初終如一，爲此掬忱相告，令行各該管將領官弁詳晰開諭，嚴加防範，遇有藉端煽亂之人應即按照軍法盡法懲治。一面仍隨時剴切勸諭以養其遵守紀律服從命令之資格。庶無負本大總統敬愛軍警之意。」（註一）

袁大總統下令免宋案嫌疑犯洪述祖職。

宋教仁被刺案要犯內務部秘書洪述祖，由江蘇都督程德全宣布證據後，政府已無從掩護，本日袁大總統據內務總長趙秉鈞呈請，下令免去本官歸案辦理。惟洪某早已逃亡青島，避居租界。茲誌袁大總統命令如下：

「內務總長趙秉鈞呈稱：據江蘇都督程德全等文稱：宋教仁被刺斃命一案，搜獲證據牽涉秘書洪述祖，請予免官歸案等語。洪述祖應即免去本官，歸案辦理。」（註二）

袁大總統咨文國會，說明大借款合同簽字手續不完備之理由。

袁大總統本日咨文參衆兩院，說明大借款合同簽字手續未能完備之理由，係全院贊同省去三讀。袁

氏咨文如次：

「臨時大總統咨。據財政總長呈稱。此次大借款之定議，係出於維持國家生存上萬不得已之舉。政府與銀行團反覆談判，全國皆知困難，並無何等反對，徒以該團條件嚴重逾恒，政府爲國權起見，不得不於死中求活；但求有一分之輕減，即少一分之負擔。是以交涉數月，未能就緒。直至上年九月間，始將國務院決議大綱提出參議院要求同意，當經參議院討論，大體業經贊同，遂即依此標準接續磋商。中間情形變幻，垂成輒敗。迨上年年底俄使因大賠款到期追迫甚急，是時適合同稿亦已擬定，當於十二月二十七日與國務總理趙秉鈞出席參議院，一面報告交涉之經過並俄使催款情形，一面即將合同底本分爲特別普通條款，當場提出議案，經參議院將特別條件逐條表決，悉予贊同。末後又經議長將普通條件諮詢院議，僉謂毋庸表決，悉予贊同，即責成政府迅速照此進行。當經聯明銀團如無別項挑剔，當於二十九日即行簽字，以免因大賠款牽涉他事。不意此項合同通過以後，銀行團忽以巴爾幹戰局未定及增加利息等問題，頓翻前議，磋商數月，幾至無法挽回。今茲幸就範圍，大體悉如原議，實爲政府始願所不及，其中千回百折，率及國際，經過之困難，至今追思，有難言之苦衷，亦有不忍宣布之隱痛。政府爲民服務，即係爲國効忠，但求大局之保持，何敢遊人言之詰責。且臨時政府成立以來，外人之對我雖未認國家之資格，而可行使前清之債權，統計上年結欠洋款賠款，及本年已過期之洋款賠款，各省歷欠之外債，已達英金一千二百萬鎊之多，皆屬政府應負之責。屢次催逼，百無一應，國信不立，安能奠定邦基？每一念及，此心如痺。且前欠各款，均有抵押，設再遷延，勢必橫加干涉，實行監督財政，致陷民國有破產之虞，彼時政府對於人民，不惟不能當此重咎，即萬死亦不足自贖。是此次簽字，固有不得已之情勢，且係按照前參議院表決之案，始行定議，正可證明政府之尊重議會，何敢蹈蔑視國會之罪戾，更何敢稍存輕視國會之心。若議院謂合同簽字，形式上手續略未完備，則政府又有不得不反覆聲明者，查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參議院會議，係屬秘密，政府爲鄭重起見，故提出方法，不用書面而用口頭。當時累經聲明，係奉大總統命提案。試思此種重要合同，國務員苟非奉有大總統命令，豈能以私人資格遽行請求院議？若謂僅止報告，則又何須將合同提出？而參議院對於報告事項更無逐條表決之必要。細觀當日議事錄情形，不辯自明。若謂未經三讀，則當日到院報告條文後，先經要求將此案一次通過，以省手續之煩。議長遂先諮詢

全院，經衆贊同，纔用逐條表決之法，以實行通過。是實與參議院法第三十八條，政府要求省去三讀會原法和相符。且表決以後，政府聲明簽字日期，彼時並無一人反對，假使當時銀行團絕無變動情事，則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早經簽字，何待今日？凡諸所言，在政府並非執法理之爭辯以圖卸責，按諸事實，委無絲毫遁飾之處。值茲財政艱窘，國際債權催逼更甚，借款一日不成，國本一日不定，此次合同簽字，在勢無可取消。倘國會能諒苦衷，實爲國家之幸，否則惟有向國民代表引咎自謝，以明責任等情。相應咨請貴院查照。」。（註二）

衆議院開會，附袁之進步黨議員運用時機，推翻前已通過之否認大借款議案。

本日衆議院開會，議長湯化龍托故請假，共和黨議員全體出席，推翻前日業經表決之否認大借款之議案。（註四）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八日第三六〇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孫曜編：「中華民國史料」，頁一三九—一四一。

註四：「神州女報」，民國二年上海出版。

八日 袁大總統令國務院傳示各方，對於湘、贛、皖、粵四督反對違法借款及各方因宋案攻擊政府者，予以警告。

國務院本日發出通電，轉述大總統令，對湘、韓、皖、粵四督通電反對政府違法借款，與各方因宋案攻擊政府者，作威脅性之警告。電曰：

「奉大總統令，據湖南都督譚延闓，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廣東都督胡漢民電稱：政府不經院議，違法借款，請立罷前議等語。該督等援引參議院議長張繼、副議長王正廷宿日通電，爲未經院議之明徵。不知國

會合兩院而成，即使一院中全體主張，尙未足據爲定論。況張繼、王正廷自行當院聲明，純係個人私電，見於參議院議員丁世嶧等之聯名通告，是原電當然無效。至以外人任總理總辦等差，徧查華洋文合同，絕無其事，何得捏詞聳聽，淆亂人心。現兩院既已構成，倘果如該督等所言，自有監督機關，足以代表人民，詎肯放棄責任。自改革以後，政費浩繁，呼籲不應，併計前清賠款外債，積欠至一千二百萬鎊之多。該督等身任地方，倘能分認籌還，何必有忍痛求人之借款。乃中央再三催解，應者寥寥，復作此不負責之空言，坐觀成敗，該督等何利之有焉。柏文蔚前曾贊成借款，有忍痛須臾，尙可死中求活之文。茲亦自變初心，隨聲附和。原電稱海內外烈士，躬冒萬死，締茲民國，應如何極力維持。而該督等，當國基將定之秋，不於國際債權求根本之解決，坐待破產，徒爲叫囂，若惟恐國之不亡，亡之不速者，其何以對既死之烈士，更何以對起義之軍人耶？宋教仁被刺案現方開審，檢查證據，自有專司，非經法庭，無從判決。若以影射勾串之虛言，爲牽連政府之確據，則此次程都督抄呈全案證據，有應變丞與洪述祖函內載，裁成時報三月十三日囑令登轉之記載，並民立實記遞初在甯之說詞，讀之即知其近來之勢力，及趨向所在矣。近住在同孚路黃克強家，又爲克強介紹，將私存公債六十萬，由變爲之轉抵義豐銀行計五十萬元外，有各種股票，時值四十餘萬，爲遞初之運動費。並不問其出入，蘊處難到十萬，昨被撥去二萬等語。亦將憑應洪來往之函，定爲以鉅金資助凶手耶？政府爲全國政令所自出，中外具瞻，豈可臆斷是非，自污國體。該督等與政府誼同一體，休戚相關，如不候國會之制裁，與法官之判決，好爲逆億，預蓄成心，侵軼鼎立之三權，淆惑一時之耳目，似此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人心一失，大命隨之，該都督等亦難辭其責任。且都督爲現役軍官，有絕對服從之義務。民政長爲行政長官，有服從中央命令之義務。萬國通義，詎尙未聞？該督民政長等，近日電文多出於職任範圍之外，竟置行政統系於不顧。該都督等，亦有屬官，如相率效尤，何以爲治。且唆同僚以抗爭，陷國事於危險，雌黃信口，更非身列軍界政界者所當爲。譚延闓素明大義，諒非本心，胡漢民僻處海疆，或有誤會。至柏文蔚，李烈鈞，身處近省，豈於此事始末，懵無所知？似此張皇宣告，癡惑人心，國事更將何賴。殊非本大總統平日意料所及也。等因，特達。國務院庚。」（註一）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八日

袁大總統任命盧弼署國務院秘書長。（註二）

上海地方檢查廳票傳趙秉鈞，不到；反捏誣陷黃興。

程德全組織特別法庭之請終未獲准，宋案遂由上海地方檢查廳受理，依審判程序於是日票傳主犯趙秉鈞到案候審（趙秉鈞以宋案主犯爲人詬責，已於五月一日稱病辭職，國務總理一職，袁世凱令陸軍總長段祺瑞代理），而趙不到。蓋宋案發生未久，北京總檢查廳長罷文幹，卽常在李鐵拐斜街公餘俱樂部揚言「刺宋兇手必爲黃興及陳其美」，顯受袁世凱指示。及上海地方檢查廳票傳趙秉鈞，袁再召羅至上海授命，以是趙秉鈞有恃無恐，不惟抗傳不到，且僞造證據，致電上海地方檢查廳要求票傳黃興。趙電略曰：

「宋案證據，其涉及秉鈞者，惟手書兩件。然一爲發給密碼，一爲請領津貼，均屬囚公，豈聞謀利。若必以此影響鍛鍊成獄，則程督等所送全案證據中，又有應致洪兩內稱，近住同學路黃克強家，又爲克強介紹，將私存公債六十萬，由變爲之轉抵義豐銀行，計五十萬元。又有各種股票，時值四十萬，爲專任蘇浙兩處及運動徐皖軍隊之需，變因勢利用，欲操政縱，不得不勉爲陽許可。直陳於內，以免受讒等語，足見黃克強亦與應有關係，密與書信來往與銀錢來往，孰輕孰重，彼此俱立於嫌疑地位，而潛投巨資，煽惑蘇浙皖徐軍隊，陰謀內亂，比之秉鈞，豈不更多一重罪案，何以黃克強獲免於訴追，而秉鈞則必須實訊。」（註三）

不特如此，袁氏復藉口破獲暗殺團體「血光黨」團員周予傲之供詞，指「血光黨」實爲黃興所派遣專以刺殺政府重要人物，因令北京總檢查廳發出傳票傳訊黃興，移請上海檢查廳致函陳交涉使轉行會審公堂會同領事核辦。（五月十二日，北京報端刊出周予傲供詞，詔黃興會招之來滬，予以四萬元囑其赴京行暗殺事，實則予傲乃爲袁氏所收買，後由袁氏資送出國）黃興明知此乃袁世凱之奸謀，但爲尊重司

法起見，特於六月十一日親至公廳與議員面談一切，並顧到京對質以明是非。而趙秉鈞卻始終不敢到案應訊。（註四）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十日第三六二號。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九日第三六一號。

註三：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一〇五〇；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三四一—三四二。

註四：民國二年六月十二日「民立報」。

九 日 袁大總統通電各省，對上海岑春煊等電陳宋案、借款案、憲法案，以及各黨機關報紙言論等四事，作逐項說明；並請岑等來京調查。

袁大總統本日發出通電，對上海岑春煊、伍廷芳「支電」所陳關於宋案、借款案及憲法案等四事，逐條說明；並請岑「約同志數人」來京調查。電文如次：

「岑君（春煊）等支電悉。時局方艱，人心不靖，諸公痛心忼目，排難解紛，用意甚善。所陳四則，似當分別言之。一、宋案曾飭外交部魯督索交洪述祖，覆謂：須先閱證據。昨日甫由程督等將證據呈送至京，已分飭外交部及魯督向德人索犯引渡。約法第五十一條法官獨立審判，各國法律凡案在預審期中各報紙不得發布，此案當宋君被刺之始，尚未獲凶，即有人預設成心誣指政府，繼又憑影射之詞，牽混之據，斷章取義之文電，預侵法官獨立職權，實為文明國所未有。即就所呈證據而言，趙秉鈞尚無嫌疑可說，設將來法庭判決應行備質政府，斷無袒護理由。但未經判決以前，無論何人不得妄下斷語，判決以後，當事亦何得抗不受理。而感情用事者日逞其不法之言論自由，果使國民共同維持，政府方從善如流，豈肯以少數人之主張尤而效之。二、借款由前參議院通過，查議事錄第三冊內載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時五分開議，國務總理暨財政總長出席，議長吳景濂主席宣告開秘密會議，國務總理趙秉鈞、財政總長周學熙先後報告事件，張耀曾、汪榮寶、劉彥等提議，對於本案特別條款之大體須用表決，主席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九日

五三〇

諮詢全案，衆贊同第二款照原案。主席用舉手表決，法多數可決，第五款照原案，汪榮寶提議本款能刪最好，否則作爲附件，萬辦不到，即照原案附議在一人以上，主席用舉手表決，法多數可決，第六款照原案，主席用舉手表決，法多數可決，第十四款照原案，主席用舉手表決，法多數可決，第十七款照原案，主席用舉手表決，法多數可決。主席諮詢全院，其餘普通條款毋庸表決，衆贊同，主席宣告散會云云，安得謂非正式通過，至參議院正、副議長張繼、王正廷二君通電，由本人當院宣言係個人私電，與院無涉。有參議院議員丁世嶧等之報告可證。至合同條件，均由財政部一再宣告，且國民代表咸集都下，自有正當主張，果如傳聞之言，國會豈肯放棄職權，政府亦不容孤行己意。彼借端煽惑者，以自由行動爲方針，分裂之禍，孰執其咎。三、製定憲法，十九省都督雖電請設會起草，不過供研究之資，政府無干涉理由，純是猜疑。逆億來電，謂注重國家，犧牲黨見，果能如此，豈不快心。四、各黨機關報紙，造謠惑衆，未嘗不痛恨於作俑之人。造此惡因，擾亂全局，是在有心世道者，同挽頹風。總之政府與人民未嘗不以誠相見，惟因黨派爭執，入主出奴，政府一秉至公，未嘗偏徇，以致不見諒於人，則有之矣。諸公在滬言滬，或未悉原案實情。請約同志數人聯袂來京，調查正確，必有真知灼見，撥雲霧而見青天者，曷勝翹盼。袁世凱佳印。」（註一）

附錄：岑春煊等通電（註二）

北京大總統、參衆兩議院、國務院、武昌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長省議會、各政團、各報館公鑒：比月以來政情多變。政府與人民未能相見以誠。一事發生，是非各走極端。相持益急紛擾日甚，禍機既伏，大局垂危。國事如斯，安忍坐視。謹掬誠以告。望政府與國民垂聽焉。一、宋案詞連政府。洪犯固宜速求引渡，歸案訊辦。趙總理既涉嫌疑，屆時亦應出庭受質方能表白。政府固不使強辭辯護，抗不受理。政政府者亦宜靜聽法律制裁，不必純尙感情，過於激烈。公理常尊，視大局亦當維持。二、借款由全國負擔，必須通過議院自是正理。據參議院報告。此次簽定之款。前參議院僅討論大綱，並未正式通過。現銀團改組，折扣增加，稽核變爲總辦，年限推至五十年，並由鹽稅侵及全國財政，與前案大殊。果如所云，未免專斷。且條件太酷，不啻飲鴆止渴，立見死亡。宜國民忿激，因之加劇急。宜將所簽之約交國會研究。苟無前列各弊。中國現需借款，人所共知。諒國會必能同意。否則，亟應設

法取消，免激公憤。前英美締結公斷條約，已簽字，而美國會否認，終歸無效。有此先例。可謝銀團，立憲國以民志爲歸，政府斷不可拂輿情。但代表國民者亦應少安毋躁，靜俟解決。若因此而促各省自由行動，竊以爲不可。三、製造憲法爲國會完全獨任之責。近來輿論多疑慮政府干涉憲法，指摘萬端，視線頗錯。夫憲法爲立國根本。因國情定，非因個人定。爲百世定，非爲一時定。政府有何干涉之理由。國會諸公亟宜注重國家，犧牲黨見。倘能確定良善憲法，則無論選舉何人爲總統，皆不至啓國民之猜疑。而國基於以永固。四、輿論爲國民導師。議論貴乎正確。現各黨機關報紙，每以挑剔意造爲能。人心皇皇，舉國騷動。責以造謠惑衆其又何辭。惟口出，好興戎。望以後憑諸公理，按諸事實，毋爲不經之談。至各省都督具有保護人民治安之責任，當必能持以鎮靜。不至逞小忿，而亂大謀。各省軍人同是。共和國民尤當不忍逐各方面之感情，互相仇殺。同心同德極力維持。一秉國民公意和平解決各項問題。轉危爲安。民國幸甚。憂危所迫，披瀝以陳。惟諸公垂鑒。岑春煊、伍廷芳、李經羲、譚人鳳、溫宗堯、王芝祥、高而謙、藍建樞、杜錫珪、張其鏗同叩。支印。

袁大總統任命江會護理福建民政長。（註三）

國務院致電黎副總統暨各省都督民政長，轉達袁大總統命令，謂據「上海總商會陽電」請求保衛商民、維持秩序，飭各地方長官遇有開會聚衆、散佈浮言者，立予拿辦。

國務院本日轉達大總統令，以據上海總商會陽電謂近日風波迭起，謠諑紛興，致貿易阻滯，商業危殆，請求保衛商民，維持秩序；電飭各地方長官，遇有開會聚衆、散佈浮言、潛謀內亂者，立予查拏懲辦。茲誌電文如次：

「奉大總統令，據上海總商會陽電稱，前年武昌起義，海內響應，人民苦於專制，急求改革，不惜犧牲生命財產，克成共和。元氣凋殘，剝民以膚，忍痛負創，希圖幸福。過渡之歷劫，無用怨懟。乃光復以來，瞬經一載，損失縱不可數計，而秩序漸安，人心漸定，當此春夏之交，正商業進行之際，滿望國會成立，選舉正式總統，爲我國民造福。詎意風波迭起，謠言紛興，讒說訛言如沸如羹，致人心靜而復動，國家安而復危，金融尚未流通，貿易陡然阻滯。各埠成交之貨物，紛紛函電止退，影響及於中外，危殆情形難以言狀。或者謂法蘭西過去時代恐慌倍蓰於今日，商人所見者淺，未能遠謀。然師人者，當以覆轍爲殷鑒，毋寧舍短而用長。近日紛紛爭議，宋案也，借款也，選舉總統也。竊謂宋案審判於法庭，借款、選舉取決於議院，自有法律爲範圍，豈尙血氣爲勝負。商人在商言商，不知附和，若有破壞而無建設，亂靡有定胡所底止。迭據各業團體，交相詬責，殊難緘默。務祈大總統、國務院、參眾兩議院、各省都督、民政長，以保衛商民，維持秩序爲宗旨，無使我商民喘息餘生，再罹慘禍，坐致大局淪胥，貽革命豐功之玷，不勝惶急待命之至等語。又據上海皮毛雜貨、商業公會、商業聯合會、皮商公會、關東山東絲業公會、絲繭公會、蜀商公益會、絲綢公所、裘業公所、煙業商會、絲吐全業、蛋廠全業、南北報關公所、書業公所、轉運公所、生計職業維持會、旅滬全浙工藝團、洋貨九業公會、旅滬客幫商務聯合會等電稱：自光復後，商界元氣未復，亟望大局安靖，藉舒商艱。近因宋案、借款兩問題發生，上海少數之人權利私見，託名全國公民開會鼓吹，措詞激烈，有意破壞大局。於是人心搖動，謠言蠭起，全國商業大爲牽動。惟上海商界人民各團體實未敢隨聲附和，自取危亡。特此聲明，並乞嚴飭各省禁止訛言，始終維持大局幸甚，民國幸甚等情。披覽之餘，殊增感慨。自前歲發難，海內鼎沸，商輟於途，貨棄於野。金融停滯，破產相望。一年以來，專事撫卹。瘡痍漸復，元氣未蘇。現值夏初，商業進行方冀，收拾殘燼，恢復故業。豈料復有不逞之徒，再行破壞，市面一搖，國基立墜，印度前車，可爲殷鑒。本大總統受國民付託之重，豈能坐聽暴徒苦我商民。應由各省都督、民政長轉令各地方長官，遇有開會聚衆，散布浮言，潛謀內亂者，立予查拏懲辦，以保商民而安市面等因。相應電達遵照。國務院。佳印。」

附錄：

一、上海總商會上大總統電（註五）

上海總商會致大總統、副總統、國務院、參衆兩議院電云：前年武昌起義，海內響應，人民苦於專制，急求改革，不惜犧牲生命、財產，克成共和。元氣凋殘，剝牀以膚，忍痛負創，希圖幸福。過渡之歷劫，無用怨懟，乃光復以來瞬經一載，損失縱不可數計，而秩序漸安，人心漸定。當此春夏之交，正商業進行之際，滿望國會成立，選舉正式總統，爲我商民造福，詎意風波迭起，謠言朋興，讒說訛言，如沸如羹，致人心靜而復動，國家安而復危。金融尚未流通，貿易陡然阻滯，各埠成交之貨物，紛紛函電止退，影響及於中外，危殆情形難以言狀。或者謂法蘭西過去時代，恐慌倍蓰於今日，商人所見者淺，未能遠謀。然師人者，當以覆轍爲殷鑒，毋甯舍短而用長，近日紛紛爭議，宋案也，借款也，選舉總統也。竊謂宋案審判於法庭，借款選舉取決於議院，自有法律爲範圍，豈尚血氣爲勝負？商人在商言商，不知附和，若有破壞而無建設，亂靡有定，胡所底止？疊據各業團體，交相詬責，殊難緘默。務祈大總統、國務院、參、衆兩議院、各省都督民政長，以保衛商民，維持秩序爲宗旨，無使我商民喘息餘生，再罹慘禍。坐致大局淪胥，貽革命豐功之玷。不勝惶急，待命之至。上海總商會陽。

二、黎元洪爲商民請命通電（註六）

大總統、國務院、參議院、衆議院、各省都督、民政長、省議會借轉各報館云，本日接上海兩電一、總商會陽電文曰：「前年武昌起義，海內響應，人民苦於專制，急求改革，不惜犧牲生命財產，及成共和，元氣凋殘剝蝕，以致忍痛負創。希圖幸福，過渡之歷劫，無用怨懟。乃光復以來，瞬經一年，損失縱不可數計，而秩序漸安，人心漸定。當此春夏之交，正商業進行之際，滿望國會成立，選舉正式總統，爲我國民造福。詎意風波迭起，謠言繁興，讒說訛言，如沸如羹，致人心靜而復動，國家安而復危，金融尚未流通，貿易陡然止滯，各埠成交之貨物，紛紛函電止退，影響及於中外，危殆情形，難言狀，或者謂法蘭西過去時代，恐慌倍蓰於今日。商人所見者淺，未能遠謀，然股鑒毋甯舍短而用長。近日紛紛爭議宋案也、借款也、選舉總統也、若謂宋案審判於法庭，借款、選舉取決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九日

於議院，自有法律爲範圍，豈尙血氣爲勝負？商界在商言商，不知附和，若有破壞而無建設，亂靡有定，胡所底止？疊據商業團體交相詰責，殊難緘默，務祈大總統、國務院、參、衆兩議院、各省都督、民政長，以保衛商民，維持秩序，爲宗旨，無使我商民喘息餘生，再受奇禍，坐致大局淪胥，貽革命豐功之玷，不勝惶恐，待命之至」等語。一出口皮毛雜貨商業公會、商業聯合會、皮商公會、關東山東絲業公會、洋貨全業公會、絲繭公會、蜀商公益會、絲綢公所、裘業公所、煙業公會、絲吐全業、蛋廠全業、南北報關公所、景業公所、轉運公所、生計職業維持會、旅滬浙江藝團、旅滬客幫商務聯合會等來電，文曰：「自光復後，商界元氣未復，亟望大局安靜，藉舒商艱，近因宋案、借款兩問題發生，上海少數之人，權利私見，託名全國公民開會鼓吹，措詞不烈，有意破壞大局，於是人心妄動，謠言遽起，全國商業，大爲特動。惟上海商界人民各團體，尚未敢隨聲附和自受危險，特此聲明，乞嚴飭各省，禁止訛言，始終維持」等語。請轉各省都督，漢口總商會，各報館等情前來。併據漢口總商會情同前由，元洪目睹此情形，涕無從落，我民何罪？浩劫頻罹，應請大總統俯念商艱，設法保護，京省官守言責諸公，一體遵照辦理，以維民國，以救國危請命告哀。伏惟矜察，黎元洪叩。庚。

前參議院共和黨籍之議員那彥圖等四十四人通電爲袁世凱違法借款辯護，謂：「確為前參議院業經通過之件，惟議決方法上與普通法律不同，事前未列議程，事後亦未另具公文。」

舉國反對政府違法大借款聲中，前參議院部分屬於共和黨之議員那彥圖等，於本日發表通電，爲袁世凱辯護，惟理由至爲軟弱，承認既未列議程，亦未具公文。茲錄該電電文如下：

「此次善後借款，政府簽字之後，與議盡起，有謂業經參議院通過者，有謂未經議決者。彥圖等均係前參議院議員，日擊當時情形，不得不詳述概要，用釋羣疑。查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趙總理周總長，以借款事要求開秘密會。因鑒於歷次漏洩之弊，屏退速記。當由周總長報告借款交涉經過，一面即將合同底本，分爲特別普通兩種條件

，分配各議員詳細討論，要求即日議決，以便簽字。時張耀曾、汪榮寶、劉彥等均以事關重大，議將特別條件五款，先行逐條討論表決，衆贊成。旅將五條次第討論，一一由議長用舉手法付表決，衆皆舉手贊成。當時惟王家襄對第五款鹽政稽核問題，略有異議，而國民黨議員尙竭力主張照原案通過。當由汪榮寶勸議責成政府，若能將該款刪除最佳，否則作附件，如萬辦不到，即照原案定議，經衆可決。及特別案件表決後，時已七鐘。議長謂普通條件關係較輕，可毋須討論表決，衆均贊成。周總長並聲明此項條件，業經銀行團電達歐洲總行，限兩日內必有復電，如該團無別項挑剔，二十九日即須簽字等語。衆無異議，並責成政府就此範圍以內迅速進行，遂即散會，當周總長報告時，言及國家危迫情形，至於痛哭，衆所共知，此係當日實在情形。故平心而論，此項借約，在事實上，確爲前參議院業經通過之件，惟議決方法上，與普通法律不同，事前未刊日程，事後亦未另具公文。然以參議院先例徵之，則蘭海鐵路借款合同之議決，亦即如此，實爲當時先例，以上各節，均係實情。彥圖等身預此事，不敢不據實證明，用特電陳，敬請公鑒。那彥圖、博迪蘇、阿穆爾靈主、祺波武、唐古廬、達賚郎多、台熙凌阿、湯化龍、籍忠寅、李矩、張伯烈、王振堃、時功玖、鄭萬瞻、李國珍、劉成禺、郭同、王家襄、吳鏗、汪榮寶、丁世嶧、谷芝瑞、宋振聲、楊廷棟、姚華、陳時夏、曾右瀾、秦望瀾、周樹標、秦瑞珩、陳廷策、陳國祥、侯廷爽、劉顯紹、李兆年、劉熹德、色賴托布、陳夫龍、蒙啓勳、李拔超、劉星楠、張鶴第、劉崇佑等四十四人同叩青。」（註七）

附錄：趙秉鈞周學熙聯名辯護「善後借款合同經參議院通過情形紀實」（註八）

中華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先由國務院備文咨參議院，爲國務總理及財政總長本日出席事。是日學熙偕趙總理携帶借款合同全文，華英文各一份，又謄印簡明及重要各條文，附以九月所議大綱一百份到會。議長宣告開秘密會議，先將印本分送各議員，每人一分，然後學熙報告自九月以來，依據大綱五條與銀行磋商困難之情形，及現在所得之結果，尙未出大綱之範圍，其條件已達極點，無可再進。而按照前清宣統二年與各國所訂條約，訂明本年新曆年底，賠款到期應掃數清還。英使早已開單，俄使催逼詞尤激烈，今已十二月二十七日，詎年底僅三日，今日之來，係奉大總統令，特請貴院決定辦法。時勢急迫，如果貴院今日能通過此合同，則明日與銀行見面，後日簽字，尙不誤賠款之期，大局所關，務請注意。於是將合同全文順序報告，宣讀畢。將英文一份交議長，就議員中指定

精英文者某某，取去細閱，亦無異詞，惟嫌名稱維新二字不確，當答以此小節可商改。議長乃宣言今日政府之意，是來取決，大家須定辦法，當時議員中提議用表決法，先表決特別條件，大眾贊同。遂由議長逐條提議，均經多數可決，其中第五款鹽務一節，彼時有議員主張刪去，或又主張作為附件，問學熙能否做到，學熙謂此兩層，均已爭至千言萬語，實做不到，明日與銀行再爭，倘仍做不到，是否即不簽字，是否仍須到院報告。而議員謂斷不能因此一節，耽誤大局，乃以倘辦不到，即照原案表決，多數認可。迨特別條件通過後，時已屆五鐘，議長言今日必須全案通過，可否延長一點鐘，衆皆贊同。議長乃問普通條件，應否逐條表決。議員中先有謂此普通條件，可作為一次討論一次表決者。後又有謂此無大推諉，可毋庸表決者。於是衆將普通條件覆閱一遍，均無異詞。學熙乃言此普通條件，有兩件須聲明者，一為利息，政府意見執定五釐，而銀行現要求五釐五，將來學熙一定不使越此界限。再一件為折扣，政府擬援照鹽務豫海成案，定為隨賣價准銀行坐扣六釐用錢，此層銀行已經應允。但彼要求五釐五之利息，則票價自望稍高，我祇允五釐利息，則票價自必較低，此節請注意。議員中多數謂債票息率，關於國體，寧可使票價低，不可使息率大。學熙言政府所持，亦是此義。當是時，議員有陸續退席者，最後有二人起身甫離席，議長止之，謂現在法定人數，僅多一人，今日之事關繫緊急，明日即來不及，務必稍留將全案通過，於是此兩議員仍就席。議長乃言普通條文，經大眾毋甚討論，即為通過，毋庸表決，衆皆贊同。學熙又言政府此次借款，為時勢所迫，實出於無可如何，即學熙降心忍性，與銀行磋商，亦備歷生平未有之苦境，而外邊仍有閑話，謂此中尚有沾潤，此等無稽之談，原不值一笑，但將來如有正式文字，道及此者，學熙必與之訴訟。學熙自問庸愚，而生平歷政界二十餘年，從未受過分毫此種回扣，況國家辦此借款，稍有心肝者：何能再生此妄念，此心天日可表，衆皆鼓掌。議長乃言合同今日已全通過，政府應趕緊辦畢，備印文到院備案。學熙唯唯，於是宣告散會。此當日通過此案之實在情形也。學熙如有一句虛假，罪甘萬死。查中華民國參議院法第三十六條，關於法律財政及重大議案，須經三讀會始得議決。但依政府之要求，議長議員之提議，經多數可決，得省略三讀會之順序。第三十九條，政府提出之議案，非經委員審查，不得議決。但緊急之際，由政府要求經多數可決者，不在此限。克力士卜海蘭鐵路之兩案均依此辦理。第四十二條。參議員於議場上臨時動議附議，在一人以上，方成議題，得請議長付討論。試問此案前參議

院之議決通過爲合法乎，不合法乎。如謂手續不完，則當時前參議院應拒卻不議，既未拒卻，而又經議員提議，成爲議案，則議決後，當然發生效力，政府履行議決之案，即是尊重立法，不得謂之違法。學熙因病不能出席，然具有天良，決不敢作欺人之語，謹紀事實，以代親供。現在參衆兩院內，原本當日議員不少，果秉公理，爲能追憶之，伏維公鑒。趙秉鈞，周學熙謹具。

按：本文未著月日，係於五月三十日刊登公報，核其內容，乃趙秉鈞、周學熙自辯文件，故附錄於此。以備參證。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十日第三六二號。

註二：民國二年五月六日「民立報」。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民國二年五月九日「民立報」。

註六：民國二年五月十日「民立報」。

註七：「獨立週報」，第二年第十四、十五號，民國二年陰曆四月十五、二十日上海出版。

註八：「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三十日第三八二號。

十一日 袁大總統任命梁士詒署財政次長。（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孫寶琦署稅務處督辦。（註二）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十二日第三六四號。

註二：同註一。

十二日 袁大總統明令晉封漢羅札布為郡王。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十一、十二日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十三日

五三八

袁大總統以貝子漢羅札布宣慰卓昭兩盟有功，明令晉封郡王。令曰：

「貝子漢羅札布宣慰卓昭兩盟，使各旗傾心助順，邊圉奠安有功，民國應從優進封郡王，以彰殊勩。」（註

一）

袁大總統任命陸洪濤繼馬萬福為甘肅涼州鎮總兵。

袁大總統本日明令：甘肅涼州鎮總兵馬萬福開缺，任命陸洪濤繼之。（註一）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十三日第三六五號。

註二：同註一。

十三日 袁大總統通令各省都督民政長，飾查禁謠言，保護商民。

袁大總統據各埠商會等團體電告，謂有鼓吹反對政府破壞大局，以致影響商業情形。於本日通令各省都督，民政長，飾查禁謠言，嚴懲勒捐。茲誌命令全文如次：

「迭據北京、漢口、上海、蘇州等總分商會，蜀商公益會、旅滬全浙工業團、洋貨九業公會、旅滬客商商務聯合會、香港各銀行團暨各業公會公所來電略稱：上海少數之人，託名全國公民開會鼓吹，有意破壞大局，牽動商業各埠成交貨物紛紛止退，乞嚴飭各省，禁止訛言，保衛商民，維持秩序，無使我商民喘息餘生，再罹慘禍，致貽革命豐功之玷等語。慨自前清以來，實業蕭條，商情彫敝，人民急求改革，不惜捐棄生命財產，助成共和，兵燹所經，流亡載道，呼號奔走，觸目傷心。而海外僑氓尚復踴躍捐輸，傾心祖國，即內地商民，動遭逼勒，或迫於金融之低落，或耗於家室之播遷，富者罄其蓋藏，貧者轉於溝壑，綜計損失奚啻萬萬。迄今瘡痍漸復，元氣未蘇，五夜焦思，淚隨聲下。本大總統受國民付託之重，何以對我生靈？雖竭力撫綏猶恐不及，何忍再加傾陷自蹙生機？共和國家以人民為主體，我國地大物博，人民智識不讓他邦，使於公債、銀行、貨幣、租稅各種財政徐圖統一，合力改良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不獨爲人民福利之原，並可釀世界和平之福。乃或有意破壞，煽動訛言，逞少數人權利之私圖，絕四百兆人民之生路，本大總統尊重人道，不願我父老子弟稍有震驚，是以忍痛包荒，冀免兵凶戰危之慘。但嚴飭軍警，保衛地方，服從命令。幸我軍警深知大義，咸知順民意而伸國權，所願商旅不驚，塵市不變，安居樂業，爲十年生聚之謀。本大總統爲盡職，著各省都督民政長查禁造謠生事之人，從嚴懲辦，一面剴切曉諭商民，勿墮奸謀，照常營業。即由各處商會分印傳單，廣爲勸導，不得聽從病棍託名勒捐，不得輕信浮言受人恐嚇，並著各該長官督飭軍警竭力保護，如有匪徒藉端擾亂，損害商人，惟該都督民政長是問。本大總統誓將犧牲一切以扞衛我無罪之良民也。」（註一）

袁大總統以首批借款訂購粵國武器，意在對內用兵。

袁大總統急於對內用兵，以首批借到之奧國款項，訂購該國出品之野戰砲，魚雷艇。茲誌當日新聞報導如次：

「五月十三日，聞奧國借款三百五十萬鎊，現已先交百萬鎊。政府以全額之半，與奧國司谷特廠，訂購野戰砲魚雷艇。」（註二）

袁大總統令加李純上將銜。

袁大總統於對內用兵聲中，本日加李純以上將銜。（註三）

袁大總統任命陳鈺暫行護理山西民政長。（註四）

黃興電覆黎元洪，聲明對宋案及非法借款問題態度。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十三日

五四〇

宋案未決，借款問題又起，南北局勢空前緊張，而調和南北之論亦應時而起，副總統黎元洪亦於是月七日致電先生及贛皖粵湘四督，倡爲調和之論，語意多有爲袁辯護者，且未嘗提供具體辦法。先生乃於是日覆電黎氏聲明對時局之態度曰：

「青電至誠感人，金石爲開，輿縱椎愚，寧不喻此。惟借款適成於宋案發生之後，宋案適發生於總統選舉之前，市虎杯蛇，種種誤會，皆由此起，如吾公之所云者，夫宋案如何辦理，固當由法庭主持；惟以堂堂政府，首受嫌疑，國民一言及此，則又曰此借題發揮也。借款不交國會議決，暮夜簽押，國民一言及此，則又曰此借題發揮也。自吾觀之，三事本不相聯屬，而當事者反得利用此項機會，併爲一談，使天下之真是非，皆爲借題發揮四字所打消。今假宋案發生，無所謂總統問題夾雜其間，借款事起，更無所謂宋案與總統問題爲之牽連，則殺人者豈可置之不問？違法者亦豈可任其爲所欲爲？與對於宋案，純主法律解決，借債要求交國會通過，始終如一，實與吾公所見相符，文電俱在，可以覆按。尤有言者，共和政體，應審民意爲依歸。當此輿論紛騰之際，政府不自反省，與國民推誠相見，乃據外人無根之報紙，發佈命令，以欺飾天下，幸國人皆顧全大局，否則逼之激之，至於此處，前途何堪設想？我公艱難締造，手創民國，當亦同深痛心。與與公相見於患難之時，相交已一年之久，既不相渝，後當視今尊電所云以全力擔保，永守共和，公之苦心，與所素識，公之至誠，全國所共感。我公倘有其道，凡百君子，莫取不從，豈惟興奉命。」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十四日第三六六號。

註二：「神州女報」，民國二年上海出版。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獨立週報」，第十四、十五合冊。

十五日 袁大總統令取消黃興上將職銜，並囑使北方各將領公開攻訐黃興。

袁大總統連日下達多次命令，通飭各地嚴捕「圖謀內亂黨徒」，均係直接對國民黨人尋釁，以鎮壓由宋教仁被刺案和違法大借款案所導致之風波。本日袁氏公然破面，假借陸軍部呈請分發各級軍官證書案，謂黃興迭次請辭，將上年九月七日所授陸軍上將任命予以取消。其呈文及批文如次：

一、陸軍部呈文：

「爲呈請事：案查陸軍各級實官歷經授補在案。惟補官證書因未擬定，格式尚未頒布，現證書格式將次印成，自應預籌如何分發以資信守。除改就他業及業經僱職，又准其自行請辭各員，既失軍官身分即應概行扣發外，查前南京留守黃興於民國元年九月七日授爲陸軍上將，雖迭據文電請辭，而准辭與否未奉正式命令，此次填發證書究仍應否頒給，相應呈請大總統批示遵行。」

二、袁大總統批文：

「據呈已悉，黃興迭經辭職，應將民國元年九月七日授爲陸軍上將任命取消，勿庸發給補官證書。此批。」

(註一)

同時，袁氏並囑使陝督張鳳翽、晉督閻錫山、直督馮國璋、東督張錫鑾、魯督周自齊、豫督張鎮芳、護隴督張炳華及提督馬安良、護軍使張行志等，聯名通電，毀詆黃興和贛粵兩督爲：「不惜名譽、不愛國家、讒說橫行，甘爲戒首。」(註二)張作霖則指責黃興「傾覆政府、損害國體」，雷震春與趙倜則誣黃興固爭總統不成而搗亂。而袁本人公然正面攻擊國父孫先生與黃興。公開發表誣蔑國民黨之言論。謂：「現在看透孫黃，陳搗亂外無本領。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民付託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自信政治軍事經驗，外交信用，不下於人。若彼等力能代我，我亦未嘗不願，然今誠未敢多讓。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註三)國民黨誠非盡是秀人，然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十五日

五四二

其莠者，吾力未嘗不能平之！」語時有梁士詔、段芝貴、曾彝進三人在座，梁囑曾以個人資格往告國民黨人，袁謂：「即說是袁慰亭說的，我當負責任」云云。（註四）

大局至此，已至不可收拾之境矣。

袁大總統公布警察服制。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公布警察服制。茲誌警察服制令如次：

第一條 警察服分禮服常服二種。

第二條 禮服常服之製式依附表附圖所定。（表圖略）

第三條 本服制水上警察及消防並各警察隊適用之，但左臂應綴臂章章式依附表附圖所定。

第四條 巡官長警應著禮服時以肩章代之。

第五條 服制之服用規則以內務部部令定之。

第六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註五）

湖北都督黎元洪查封大冶水泥廠。

湖北大冶水泥廠，自開辦以來，出貨頗佳，惟以經理失宜，資本不足，逐至失敗。前清宣統元年二年間，該廠總理，以廠產作抵，向日商兩次借用口金七十二萬元。其後屢爽還款期約，日領遂要求將該廠發封，變賣抵償。黎都督與夏民政長，初擬予以維持，嗣以日商所呈借約，載明以廠產作抵，無辯駁之餘地，遂於日前派員，會同日商代表及該廠經理人，前赴該廠檢查發封。此項借約，從前並未向政府備案，完全為商借商還之款，故所有欠項，仍責成被告自行清理。（註六）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十六日第三六八號。

註二：民國二年五月十八日「民立報」。

註三：民國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時報」。

註四：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頁四九、五〇，文星書店出版。

註五：同註一。

註六：「東方雜誌」，十卷一號，中國大事記，頁一。

十六日 袁大總統公布「步兵操典」。

按：步兵操典全文自五月十八日第三七〇號政府公報開始刊載，除總綱外，共分三編，文長不錄。

袁大總統准財政總長周學熙請假，令由次長梁士詒代理部務。（註一）

因違法大借款案備受內外攻擊之財政總長周學熙，前託病請辭，袁大總統給予病假五日；本日袁大總統又主動命令給假一月，由甫於十一日任命之次長梁士詒代理部務。令曰：

「財政總長周學熙現經給假一個月所有該部事務應由署該部次長梁士詒暫行代理。」（註二）

梁士詒就任後，提出救濟目前財政辦法及告國人書，書曰：

「民國存亡，以財政為最大關鍵，稍有常識者所知。若於此千鈞一髮之時，不求爬梳整理之法，外之則債權逼切，監督之禍，固等於瓜分；內之則公私困窮，破產之危，亦何止瓦解。當局者職司所在，固不能以苟且塞責為安；即國民生死所關，亦當求共同救亡之策。財政之弊，已極於晚清末年。宣統三年預算冊，出入不敷者已達七千餘萬元。革命以後，元氣凋殘，金融停滯，各項收入，即照舊征收，尚難如額，況各省動議減免，而所入益為短絀。至裁遣兵隊，收回紙幣，種種要需，所增又不止鉅萬。收入則有減無增，而支出則有增無減，此其難一也。」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十六日



至民國二年度預算案，歲入歲出，總額均爲六萬四千六百三十五萬餘元。然其實在不敷者爲一萬五千三百七十六萬餘元，不得已以新稅公債爲彌縫之策。其總冊內，鹽稅第二款加價內，加列一千五百萬元，雜收入第四款列驗契費三百六十三萬餘元，公債第二款列內債一萬二千九百八十萬元，恰合不敷之數。故表面上似屬收入適合，但將來能否如數收入，尚未可必。所賴內外相維，一致進行，庶幾有效。

至內債一層，募集惟艱，故擬定搭放公債章程，以爲各省及人及倡。然京內所搭，爲數有限，各省必須一律施行，庶一萬二千餘萬之公債收入可不至短絀。

至預算內容，歲入門內，以公債收入爲最鉅。其中內債一萬二千九百八十萬元，外債一萬九千九百萬元，兩共三萬二千八百八十萬元。實占歲入總額百分之五十一而弱。歲出門內，亦以公債支出爲最鉅。一爲應在二年度支出之內，外債一萬五千七百十八萬元。二爲應在元年度到期未償而轉入二年度預算之內外債三千八百五十五萬餘元。三爲訂明由善後借款項下支出之舊欠外債一萬三百三十二萬餘元。三共二萬九千九百零五萬餘元。實占歲出總額百分之四十四而強。夫一國財政，至歲入歲出之總額公債均居半數，危險何可言喻。蓋就收入論，於內債則民信未孚，出售惟艱；於外債則限制繁嚴，流用爲難。就支出論，於內債則關係信用，於外債則關係國權，減無可減，遲無可遲。財政至此，危險何可言喻。若不急起直追，力圖補救，破產之禍近在眉睫，此其難二也。

政府亦知歲入以租稅爲大宗，外債決非經常之收入，至以外債充行政之需，尤爲財政原則所大忌。顧自臨時政府成立以來，協解之款，十有九虛，臨時告急，罕有應者；即或一二省允爲協助，微論款項無多，非若前清協解之舊額，且大率於最短期間，協助一二次，而逾時即停解矣。在地方似已盡擁護之誠，在中央實乏可恃之款。而各省請餉告急之電，紛至沓來。同一國家，萬無此疆彼界之理；取之府庫，復有左支右絀之形。此其難三也。

國家於國體粗定之日，又承積重難返之後，系統混亂，機關隔閡。不特新稅新法根本上無從實行，即欲派遣一員，調查狀況，籌設一廳，整頓收入，以爲改良稅法之預備，而各省動起驚疑，諸多掣肘，此其難四也。

論者動咎政府無財政計畫，故乃有提出後時之預算，種種笑談。實則以本部論，催辦預算，已及一年，文電傍徨，不下數十，而應者寥寥，或有出而無入，或有款而無項，或有德而無分，當官制未定，考績未明之前，政府更

用何法以爲監督？中央求一收入明細書而不可得，更何從言財政統一之效。此其難五也。

講財政者，或言內國公債，或言興辦實業，或言整理金融，甚至言不換紙幣，愛國捐。後二者之空談，固不待論。至於短期內債，如國庫證券之類，誠爲一時各國救濟財政之通行方法。然以我國論，政府之與人民，經濟上素無堅固之信用，又經晚清及近一二年之種種破壞，雖照例做行，誰其信之？至於銀行實業，首需資本，目前乃救死不暇之時，非高語富強之時也。搏沙作飯，無救於餓，裁紙爲兵，仍同兒戲。此其難六也。

綜之財政非中央一隅之財政，乃全國共同之財政。國之存亡，一國共之。財政之張弛，即當一國共圖之，而統一主義之實行，尤以財政爲唯一之根本。財政不統一，則其他大政未有能統一者。況中央既不能與各省收指督之效，則各省與府縣亦將成分裂之形；行令吾茫茫神州，瓦解魚爛而已。

今本部於久遠根本之圖，當俟調查周備，計畫完密後，除將法案提出，待正國會，爲目前拯救危亡計。蓋有治標之策四：

(一)勵行節餉主義。各省預算原冊，陸軍費一項，達至二萬萬以上。經陸軍部核減之結果，總額共一萬六千一百六十九萬餘元。其中五十師經費爲八千六百三十三萬，陸軍參謀南部直轄各機關經費爲四千七百八十餘萬元各省裁遣費爲二千七百四十八萬餘元。今擬以第三項經費裁遣各省餘兵，及不急之軍事機關。總以全國陸軍費不超過預算核定之數爲準。此一策也。

(二)勵行減政主義。我國自南北統一以來，內而中央，外而各省，摹擬他國之複雜政策，次第舉行，政府隨之膨脹。及今欲圖補救，惟有收束局面，以爲持久之謀；專一精神，以赴目前之急故擬於最短期間內，在不急之政策務，併駢枝之衙署，以清其源；裁冗濫之官吏，節浮糜之俸給，以核其實，此二策也。

(三)增加新稅、值此國基未固、需用浩繁之際，若照舊時之收入，萬不足以供各項政務之用。故增加新稅，實爲今日切不可緩之事。印花稅法案，業經前參議院議決公佈，惟推行未廣。現正編設發行所，以求普及。至所得稅，各國行之已久，既可收普及全國之效，復可致增加鉅額之功，且與最新之學說相符合；蓋着意於富力之分配，而不僅着意於生產事業也。現本部已議具草案，不日當交國會核議。亦明知際此民力凋敝，未便增重負擔、奈倒懸燃眉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十六日

五四六

之急，實有不可坐待之勢。而治標之法，尤以實行驗契及契稅兩事，收效最速，增加烟酒稅率，尤於嚴禁奢侈之中，可得增加收入之效。牙稅即日本取引所稅之遺意，亦應提案試辦，以增稅源。此數者爲治標要法，亟應積極進行，以救危急。此三策也。

四整頓舊稅。我國各稅，無一稅無弊，即無一稅不待整理。惟弊之最甚而亟待整理者，莫如鹽稅。夫鹽稅之制，將來究採用官專賣制，抑或場征稅制，或就場官專賣制，乃根本問題，現正研究籌備。惟將來無論行何種制度，各省鹽價，均不可不設法以劑其平。現本部爲急救起見，將從鹽稅均稅入手，以平全國人民之負擔，而爲將來改革之準備。至田賦、關稅、釐金等，現正逐一研究，詳求整頓之策。而值此破壞之後，尤當力漸恢復舊額，以固財政之基礎。此四策也。

以上四端，一二兩策，乃節流之道，三四兩策，乃開源之方。吾人於此存亡絕續，新舊蟬蛻之際，當求理想與經驗合一，而爲急起回生之計。第一應協濟中央，即按前清解部辦法是也。本部另有各省解款盈虧表，可向司取閱，便知應解而不解之數。現在本部新設稅法委員會，茲事重大。甚望海內明達，無論當局者，非當局者，隨時以所見所聞，加以教益，藉爲研究討論之資！」（註三）

袁大總統核准海軍總長劉冠雄呈請任命饒懷文為南京軍官學校校長，鄭祖彝為烟台海軍學校校長。（註四）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十七日第三六九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頁一四七—一五二。

註四：同註一。

十七日 參議院議員謝持，被京畿陸軍執法處拘捕。

是日，京畿陸軍執法處稽察官郝占元，率領憲兵至參議院四川參議員謝持住宅搜查，將謝捕至執法處羈押。聲稱謝與天津破獲之暗殺團血光黨有關係。經參議院函致國務院詢問實情，始由國務院轉飭釋放，並聲明據偵探報告，係謝慧生，不知其即為參議員謝持，是以遂行逮捕。嗣參議院復提出質問書，指政府為違法。政府答復，飾詞強辯，由是議員人人自危。為軍警所扶持。重要議案多遷延不能解決。按陸軍執法處者，蓋不法之殺人機關所以羅織異己者也。

謝持日後對此事曾有說明，其自述文如下：

「民國二年，被選為參議院議員。袁世凱之欲帝也，以殺宋教仁而益著，黃復生與余欲去之，遂由滬挾炸藥並黃克強先生交三千元而往北京。同行者同志而遞初之秘書周子覺也。先是北京有組織者十一人，黃復生、易倩愚、黃斗寅、趙鐵橋、鄭毓秀、龐叔向、周子覺、周子瑾、任某及熊某，余最後加入，刺袁事，未有知者。及覺自首，而余遂被逮，誣稱血光團，此五月十七日事也。搜查既無所獲，議院又從而攻之，余得倖免，擬訴之法庭，世凱派人謀暗殺，遂避居東交民巷。及出而應訟也，適佩嚴銜師命來以心戰告，促偕遞，從之東渡日本，祇得為書以袁世凱擅捕議員告天下。」（註一）

另據當時報刊記述：

「本日晨，執法處稽察官郝占元，率領憲兵，至四川參議院議員謝持住宅搜查，將謝持捕至執法處羈押。據稱謝與天津破獲之暗殺黨有關係。經參議院函致國務院，詢問實情，始由國務院轉飭釋放。並聲明據偵探報告，係謝慧生，（謝持之號）不知其即為參議員謝持，是以遽行逮捕。嗣議院復提出質問書，指政府違法，由政府答復。略謂：「陸軍執法處五月十一日據女學生周子儼投稱：『現有暗殺團在天津組織血光黨，希圖顛覆政府。訊悉該黨財政長係謝慧生。』旋在天津查獲攜帶炸藥之劉士廷，亦供謝擔負財政。遂飭憲兵會警往捕，據稱係參議員，未便羈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十八、十九日

五四八

留。告以證據確鑿，應候法庭質訊，立即派弁送其回院。按照約法，謝犯內亂罪，可依法逮捕，無庸得議院許可。軍政執法處，係以兼管憲兵名義，執行司法及軍法巡警之權。」（註二）

註一：「革命先烈先進傳」，頁八五〇—八五一。

註二：「東方雜誌」，十卷一號，中國大事記，頁二二三。

十八日 國風日報屢受軍警騷擾，被迫宣布暫行停刊。

國風日報因登載「告誡軍人職務」一文，招受北京政府嫉視，乃以強暴手段蹂躪該報社。十二日下午六時，警察廳巡官李達三，懷帶傳票，率十數人到報社，續到警察五十餘人，衛兵四十餘人，憲兵二十餘人，團團圍困報社，逮捕社長暨主筆。至十四日又拘去發行部二人。國風報社受此破壞，乃於本日出空白紙兩張，當中刊登本報暫行停刊痛啓。文曰：

「本報雖蒙軍警蹂躪，同人欲竭愚直，再接再厲，以報國民。不意連日印刷、編輯兩部，又受種種無理干涉，較辛丑九月以後所經過痛苦，不啻萬倍，勢非停刊，不足以謝良善政府。乃議從本日暫行停刊，以保全言論自由。或者國風日報由是絕筆，永不復見於中華民國，則吾人受共和國厚賜，更無涯矣。謹以是請罪於四百兆同胞之前。」（註一）

註一：民國二年五月十五、十六、十九日「民立報」。

十九日 袁大總統准黎元洪之請，免湖北都督府參謀長吳醒漢職，以金永炎繼之。

袁大總統本日發表命令，准黎元洪之請，免湖北都督府參謀長吳醒漢職，予以調京任用。並任命金永炎爲湖北都督府參謀長。吳醒漢，乃武昌首義有功之革命黨人，袁黎此舉，意在排除異己，且以清除黨人勢力也。（註一）

袁大總統准陸軍總長段祺瑞呈請任命應龍翔為陸軍第二預備中學校長。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二十日第三七二號。

註二：同註一。

二十日 國民黨在上海創辦之「國民月刊」出版。

國民黨機關報「國民月刊」在上海出版，以英界南京路四十號國民黨上海交通部為總發行所。執筆者戴傳賢、王寵惠、邵元冲等。國父、黃興各撰出世辭一篇，茲附錄如後。

一、國父所撰國民月刊出世辭：

中華民國成立一年矣。此一年中吾人所抱負之希望，未達其一；然而至可喜者，則政黨之根基成立是。此次選舉，據各地方報告觀之，國民黨較占優勝。國民黨者，革命黨之化身也。在秘密運動時代，革命黨竭數千萬人之力，犧牲數千百人之生命財產，費數十年之日月，以與專制戰，而終能得全體國民之同意，顛覆專制清廷，創造中華民國，於是合多數才學道德之士，組織國民黨；成立不數閱月，而選舉又佔優勢。由是觀之，我國民之同意於國民黨也深矣。夫當專制時代，革命犧牲身命財產，以與專制之清廷政府抗，破壞之功，不久告竣。今吾人組織大政黨，以從事於建設事業，而國民亦贊成之。國民之所以贊同者，信仰吾黨之人乎？非也，以吾黨所持的政綱，能合乎公理耳。既然矣，則吾黨之士，宜堅其信心，持以毅力，以遵守此公理，且照此公理，勇猛精進以行之。政綱者，則吾黨所藉以為公理之表現者也。行不違乎政綱，斯不悖乎公理，而後乃不負國民之同意，且不負先烈犧牲生命以創造中華民國之苦心也。

建設難而破壞易。破壞者，竭千百之力以為之，或數年，或數十年，未有不成功者；一旦舊政府推翻，則破壞之功竣矣。建設則不然，法美之革命，成功垂百年矣；然而今日法美之國民，仍盡力圖其國家之發展，而不稍倦焉，何也？世界之進步無極，國家之存在無止境，則政治之改良亦無已時也。子輿氏說：「無內憂外患者，國恆亡。」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十日

「蓋以無內憂外患，則人皆以粉飾太平，不自謀其進步，而亡國乃隨之。物腐蛀生，勢理然也。今吾黨既以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爲務，則所欲鞏固者與圖謀者皆永遠之業，非一時之事也。外瞻世界之大勢，內察本國之利弊，以日新又日新之精神，圖民生之幸福，吾黨而永遠以公理爲目的，則自得國民永遠之贊同；非然者，雖今日成功，後日亦心失敗。且歐美文明各國，其發達於如此者，非一日之力，實歷史上進步之結果也。今中華民國新出現於世界，即欲進至各文明國之程度，已非數十年不爲功。而數十年間，各國之進步，仍日新月盛也。心也學問事業，彼進一步，我進十步，大然後乃得使中華民國確列於世界文明國之林。今國民既大贊同於吾黨，則提携國民而使之進步，實吾黨之使命也。此所望於吾黨人士者一也。」

樂觀者，成功之源；悲觀者，失敗之因。吾人對於國民所負之責任，非圖謀民生幸福乎？民生幸福者，吾國民前途之第一大快樂也；既然矣，則吾人應以樂觀之精神，積極進行之，大然後民生幸福之目的可達，而吾人之希望乃有成也。苟稍懷悲觀，則流於厭世，而成自暴自棄之徒。夫吾人既負擔圖謀民生幸福之責，則應知前途有最大之快樂在，雖有萬苦，亦堅忍以持之。中國國民之性質，其最大之弊則爲悲觀。自命高尚者流，閉門謝客，笑罵當世以爲得，而熱心之極者，更往往有跳海沉江，捐生棄世焉。夫事業以活動而成功，活動以堅忍爲要素，世界萬事，惟堅忍乃能成功。心有樂觀之精神，乃有堅忍之毅力，而後所抱持之上義，乃克達其目的焉。民國方成，如日初昇，圖謀前途之大幸福，吾黨之責也。此吾之所望於吾黨人士者二也。」

政黨之作用，在提携國民以求進步也，甲黨執政，則甲黨以所抱持之策，盡力施行之；而乙黨在野，則立於監督者之地位焉，有不善則糾正之，其善者則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圖進步焉。數年之後，甲黨之政策既已實行，其善不善之效果亦已大著；而乙黨所研究討論之進步政策，皆得大多數國民之贊同也，於是乙黨執政，以施行其政策，而甲黨則退立於監督之地位，輪流互易，國家之進步無窮，國民之幸福亦無窮焉。故政黨之目的，無論何黨，皆必實行政策與研究政策二者爲其目的。由是觀之，能使國家進步，國民安樂者，乃爲良政治；能有使國家進步，國民安樂之政黨者，乃爲良政黨。謀以國家進步國民幸福而生之主張，是謂黨見；因此而生之競爭，是謂黨爭。非然者，爲少數之權利計，爲私人之安樂計，此種主張及手段，皆不以國家爲前提者也。若是之見，是爲私見，若是之

爭，是爲私爭。黨爭可有，而私爭不可有；黨見可堅持，而私見不可堅持。吾黨既以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爲目的，則又當力矯今日私見私爭之弊。此吾所望於吾黨人士者三也。

今者國會將開，吾人所懷抱之政策，將以正式國會爲發表之機會。夫中華民國一切建設之大業，其根本問題，皆國會之職務，而國民黨在國會所負之責更大焉。以進步思想，樂觀精神，準公理，據政綱，以達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之目的，當然吾黨之責，願與吾黨人士共勉之。（註一）

二、黃興所撰國民月刊出世辭：

「昔者，天禍中國，喪亂宏多，獨夫秉政，燬國百里。吾黨不忍坐視國家之亡，思有以救之，而世界人勢，日趨於平民政治，吾人乃亦以平民政治爲歸宿；蓋國家者，非一人獨有之國家，乃人民共有之國家，以人民爲國家之主人，起而擔負國家之重任，此固理之至明，而亦情之至順者也。登高邱而四望，專制黑勢，既瀰漫於神州，雨晦風瀟，長夜不旦。吾人以不忍之心，發而爲果決正氣，集合同志，以維繫祖龍之手段，爲傳播文明之利器，趨世界之潮流，救中國之危弱，辛苦艱難，屢仆屢起，迨至武昌起義，海內從風，不百口滿清退位，共和告成，此固吾同人之至大至剛之氣，貫徹到底，故能轉移全國人民之心理；而亦人民苦專制之束縛，樂共和之自由，有以致之也。雖然，共和告成，國基遂鞏固矣乎？四郊多壘，民卒流亡，內政外交，紊然無紀，建設維艱，需才孔急，瞻顧中國，我勞如何？此非吾人息肩之秋也。況世界進步，息息不已，而共和人民，皆有擔負國家之責任，美法立國，百餘年矣，愛國之初，風雨飄搖，根基未植，人民危懼，在在堪擾。吾黨所負之責任，當千百倍於運動革命之時，集優秀人民，爲政治之討論，民國前途，達於何等之程度，一視吾黨之能力若何，是國家對吾黨所依賴者頗巨，是吾黨對於國家所擔負者甚重也。人之愛國，誰不如我，則凡籍隸中國者，應各有愛國之熱心，政體改造，雖素與共和反對者，當亦洗心革面，勉盡國民之義務，而況吾黨與共和國家有密切之關係，則愛惜之而維持之，應更懇懇者也。吾黨今日所處之地位何如乎？國會議員發表，吾黨實佔多數，足徵吾黨之政見，合乎公理，所以得人民之贊同，占優勝之勢力，而有左右政治之機會，吾人應宜時急起，實行吾政見，以慰人民希望之殷。吾人當以前日運動革命之精神，運動革命之心志，擴張其學識磨礪以經驗，必使中華民國建於完全鞏固之域，國家主權，稍有損失，則必起

而力爭，思國內之人民有一夫不被共和之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此吾黨之宏願，所當踴躍以赴之者也。今者，正式國會成立在即，建設共和國家之第一著，首在制定憲法，憲法者，人民之保障，國家強弱之所繫焉。憲法而良，國家日臻於強盛，憲法不良，國家日即於危弱，吾黨負建設之責任，至繁且鉅，首先注意憲法，以固國家之基礎，善建國者，立國於不拔之基，撥國於不傾之地，憲法作用，實有不拔不傾之性質，將制定憲法爲吾黨莫大之責任。吾黨國會議員，應以平日之學向，出而爲臨時之討論，而全體黨員之優秀者，尤當以遠大之眼光，縝密之心思，悉心商酌，發表所見，爲吾黨國會議員討論之助，並以轉餉一般人民，此國民月刊之出世，爲吾黨第一之希望也。至於發揮黨綱，指導國民，固應有之事，不具論焉。民國二年三月黃興書於上海。（註二）

附錄：國民月刊出版預告宣言書（註三）

立國於今日之世界，而無政黨以運用政治上之勢力，其國之政治，必爲麻痺不仁之政治可預言也，則政黨尙矣。顧政黨之活動，行爲上之活動也，至於表著黨義，發揮政見，以喻導國人，要非言論文字不爲功。然一紙風行，遞及全國，日報之効，速則速矣，而其短，在於一覽之餘，即行棄置，浸灌於人心者未深，求其能以有統系有條理之言論反覆長者，以深印於國人之心，則未有若雜誌之善者也。我國民黨以歷史之根基，結鞏固偉大之政黨，惟日孳孳期以政治上之活動，達完全國利民福之目的，所揭櫫之黨政策，想已爲遐邇所共喻，惟無完全美備之雜誌，以嚮申本黨之黨義，邦人憾焉。今上海交通部根據斯義編爲月刊，定名曰國民，將以正月二十日出版，以餉海內外之傾向本黨者，俾共喻本黨大本大原之所在，以爲促政治上之進行，此同人所昕夕以禱者也。先此宣言，告我國民。

（一）本報爲國民黨惟一之月刊黨報，故定名曰國民。（二）以發揮黨綱，實行本黨政策爲宗旨。（三）內容分十八門：（1）圖畫，（2）政論，（3）專論，（4）譯叢，（5）演說，（6）傳記（7）徵言，（8）國內大事記，（9）世界大事記，（10）本黨大事記，（11）上海交通部紀事，（12）本黨要件，（13）本黨通信，（14）文藝，（15）小說，（16）雜俎，（17）黨員錄，（18）政見商榷。（四）本報印刷精工，圖畫優美，材料豐富，紙張潔白，每期至少在百七八十頁以上。（五）本報除第一期贈閱外，另售每冊大洋貳角，全年大洋貳元，郵費在外。（六）本報每月一冊，全年十二冊，臨時增刊不計。（七）第一期正月二十號出版，以後每月二十日出版。（八）本報廣告價目登一期者，一頁洋八元，半頁洋四元。登至三期者，一頁

二十元，半頁洋十元。登至半年者，一頁洋三十五元，半頁洋十八元，半年以上，特別從廉，本報廣告至少登一頁之四分之一。(九)總發行所，上海南京路四十號國民黨交通部，分派處：民立、民權、中華、民報、民國、新聞、民強、天鐸報館，各大書莊，及北京國民黨本部，各省支部、分部、國民黨上海交通部編輯處謹啓。

國民黨發表反對違法大借款宣言及通告。

國民黨於本日在「國民月刊」發表反對違法大借款宣言。文曰：

「自善後借款合同出現，政府違法簽約之問題，於以發生，欲解決此違法簽約之問題，當先考究前參議院是否確已通過此案。查前參議院議事錄於此案有關係者，爲去年九月十七日，及十二月二十七日之議事錄。九月十七日議事錄載議長吳景濂因病請假，副議長湯化龍代理議長，主席宣告開秘密會議，封閉議場，請國務員說明財政案之理由。國務員登壇說理由，並就席答復議員之質問。主席聲明此項條件係政府報告之條件，並非政府提出之案，無會議之必要，請全院注意。討論結果，俟政府籌有端緒，正式提出後，再行會議。十二月二十七日，議事錄載議長吳景濂主席宣告開秘密會議，國務總理趙秉鈞報告事件，休息時間已到，主席諮詢全院停止休息，衆贊同。財政總長周學熙報告事件，張耀曾、汪榮寶、劉彥等提議對於本案特別條款之大體，須用表決（是請表決其大體），主席諮詢全院衆贊同。（可見當時係報告非交議，如係交議則當然討論，當然表決，何待張議員等之要求表決，又何待主席諮詢全院得衆贊同然後付表決耶。）第二款照原案，主席用舉手表決法，多數可決（現在所訂合同第二款條文已大有變更）。第五款照原案，汪榮寶提議本款能刪最好，否則作爲附件，萬辦不到，即照原案，附議在一人以上，主席用舉手表決法，多數可決（此可決係贊同汪議員之動議）。第六款照原案，主席用舉手表決法，多數可決。第十四款照原案，主席用舉手表決法，多數可決。第十七款照原案，主席用舉手表決法，多數可決。主席諮詢全院其餘普通條件，毋庸表決，衆贊同（此係贊同當日討論大體時無須將普通條件表決，非贊同其未經提出之原文）。主席宣告散會等語。可見去年九月十七日及十二月二十七日議事錄，皆爲政府議告之件，非政府提出之案。即十二月二十七日表決特別條款之大體，亦不過示政府以交涉之範圍，蓋非正式提出之案，即無所謂表決。故議事錄中尙

有本款能刪最好，否則作爲附件，萬辦不到，即照原案等游移之詞。又有普通條件，毋庸表決之文，若爲正式議案，斷無有詞涉游移之議決，亦斷無有因其爲普通條件，即毋庸表決。況利息折扣各要件，均在此普通條件中，如係通過議案，豈能以毋庸表決了之耶。乃政府強謂參議院確已通過，並謂有議事錄可證，究不知議事錄中可證其確已通過者安在？以上所述係據議事錄而言，今再以約法及參議院法並政府此次咨文逐層辨別於左：

臨時約法第三十八條，規定大總統提案權，則國務員並無提案權可知。況當日僅有周學熙報告借款情形說帖，則根本上不成爲交議案者一也。說帖中聲明將條件草稿，撮要譯印，恭候審決，僅附特別五條，並撮記合同大義一件，並無全文，則條文上不成爲交議案者二也。又政府此次咨參衆兩院文謂，周學熙奉大總統命令到院提案，不用書面，而用口頭。查財政要案，須經審查，須經三讀會議決，是否可以口頭提出，姑不具論，惟大總統當時並未將委任周學熙到院口頭提案命令，咨行到院，今何所根據，而謂奉大總統命令可以口頭提案耶？則口頭上不成爲交議者三也（以上三項皆可證明其除報告外並未提交院議）。參議院法財政案，非經三讀會不能議決。此案既無全文，則初讀手續且未完全，遑論二讀三讀。政府何能僅據報告時所表決之大體，即謂爲全體通過耶？其未成爲議決案者一。又約法第三十二條，參議院議決事件，咨由臨時大總統公布施行。試問前參議院有此項議決借款咨文否？其未成爲議決案者二。又參議院通過案件，皆列入參議院議決案，並議決案口表之內。試問前參議院所刊之議決案，及議決案口表中，有此項借款案否？其未成爲議決案者三（以上三項又可證明其未議決咨行）。綜上六項觀之，則前參議院確未通過此案。此次政府不交國會議決，擅行簽字，咨院查照備案，其爲違背約法第十九條之規定，毫無疑義。迨兩院提出質問，由代理總理段祺瑞出席衆議院答覆，承認手續未完備，請各議員原諒等語，則政府之自認有違法又毫無疑義，所以兩院皆多數否決，絕不承認者即爲此也。

或謂反對政府違法簽約即係反對借款，甚爲造作種種詭言論，聳動聽聞，不知處今日而言整理民國財政，借款爲不可逃之事實，無論何人執政，不能拒絕借款，本黨自前參議院時代，關於政府借款交議事件，無不曲予贊同，可爲明證。假如政府於此次簽約之先提交院議，則本黨曲予贊同之態度，仍無間曩昔，此次反對政府之違法簽約，係爲保障約法起見，有不得不爭之勢，非反對借款，此不能不明白宣示者一也。

或謂借款已成，不心責其交議，只可監其用途，不知政府此等擅斷行爲，已蔑視約法。若委曲遷就，則政府將來無事不可以此爲例，況附件所訂用途，純係國會之預算權，政府亦並蹂躪無餘，立法機關已同虛設，更何能置喙其用途，此不能不明白宣示二也。

爲今之計，雖有政府迅將合同提交議院，本黨亦無不力予維持，俾底於成。否則本黨惟有終始一致，不承認此違法之簽約，但使共和制度一日尚存，則一日違法簽約之合同，即爲無效，敢布區區，公諸國人。」（註四）按：本篇立言在國父全集各版中均列六月，未註日期，實先見於此。

是日，國民黨議員並向全國發布對於大借款問題之通告，文曰：

「國步艱難，大局岌岌，謠言蜂起，是非混淆。大借款問題尚未解決，奧國借款突然發生，宋案之主謀不明，蒙古之密約又出，軍警逮捕議員，兵隊干涉報館，意所不料之事，一月以來，層見疊出，荆天棘地，人人自危。法律既無，空言無補，然議員等不能再四陳述者，深恐謠啄之興，牽及大局，是非之亂，有損高明。即如大借款一事，國民黨之主張有三：一、違法簽約，決不承認。二、維持反對違法簽約之表決案，以擁護立法高權。三、維持借款，必限制政府用途。勵行監督財政之實，天經地義，可質鬼神，乃造謠者，謂可借題發揮，坐以反抗中央之罪，謂爲某人主使，誣以競爭總統之名。夫借款之於總統，本絕不相關，地方詰責中央，亦事所恒有。政府借債，國民不敢過問，將來負擔，果屬之誰？監督財政，議院固有天職，心謂爲人指使，何輕視議員乃爾，且政府違法，事已昭然。自實質上言，借款折扣，債權主體，外人監督，條件變更，今異於昔。自形式上言，未經總統提議，未經三讀手續，未經正式通過，國會開幕，又不提交，議員質問總理及外交財政兩總長，忽爾請假，代理總理，答覆不明，祇曰請其原諒。簽約以後，輿論沸騰，政府祇將合同咨送國會，請查照備案，自認曰手續欠缺。嗟我同胞，政府如此橫蠻，即不純以法理，亦常訴諸良心，蹂躪立法，過於前清，財政紊亂，貽害於來葉。誰生厲階，誰爲禍首，國人如曰可安，將來能無後悔。議員等對於違法簽約不能不反對者此也。違法既已昭然，反對本諸天職，故兩院開議之始，對於此次違法簽約，多數反對，乃事經表決，遲之十數日，竟不咨送政府，議長爲議員所挾持，眞理爲謠言所掩蔽。議員等以爲違法簽約一事，維持借款又一事。外債積欠，非借款無以清還。中華民國之主權在民，凡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十日

五五五

募集公債，及國庫有負擔契約，必須經國會議決，載在約法，牢不可移。政府既曰請其原諒，夫所謂原諒者，非自認違法乎。又曰手續欠缺，夫手續欠缺，非顯已違法乎。議員等本擁護主權之心，防履霜堅冰之漸，維持表決案，正所以擁護立法高權，贊成借款，即所以補救財政。以共和國之原則而論，凡契約不經主權機關議決，不能有效，雖取銷原約，於對外交涉，不無困難。而財政重案，加重人民負擔，當然正式交議，在議員等有擁護立法之苦心，而政府豈別無可行之途徑，恃威相逼，謠言惑衆，果何爲乎？議院等對於表決案，不能不維持者此也。借款固所贊成，用途尤宜限制。一月以來，議員有收買之嫌，政府則揮金如土，金迷紙醉，試問錢從何來。民膏民脂，言之能不痛心，金錢勢力日張，道德墮落，已達極點，然此猶曰，一時一事之危險也。請更以過去之事實證之，北京政府成立已逾一年，行政無進行之方針，財政無一定之計畫，海關鐵道借款二千五百萬法郎，克利斯浦借款一千萬鎊，奧國借款四百四十五萬鎊，比國一百萬鎊，各省協助中央及國民捐之收入已不下六七百萬，八釐公債及六釐公債之收入，銀行團之墊款，稅關及鐵路之收入，用途不明，決算無有。交通銀行及中國銀行，聞已虧空至數千萬，政府所用以掩飾國人者曰裁兵，試問由去歲至今，兵裁幾何？各省得中央協助幾何？危言動衆，無賬可稽，美其名曰裁兵，其實則加餉，今則不僅加餉已也，而且日益加兵。變幻奇離，莫知用意。夫所謂財政者，國家財政也。私人與政府之界不明，個人機關與國家機關之權限不別，今日添一顧問，明日加一秘書，少則三四百元，多則二三千元，名目繁多，漫無制限，試問此爲國家機關乎？非國家機關而可動用國家庫帑乎？愛戴政府與愛戴個人不可混同，私人財政與國家財政，當規劃明晰，夫而後有財政之可言，有監督之可望，然此猶曰已過去之事實也。更試以現在及將來證之，論監督財政之實，行政監督爲國會，司法監督爲審計院，威勢所及，國會已退處無權。今之所謂審計處者。根諸命令而成，並無法律之規定，此等機關不能獨立，自用其財而自行監督，能乎不能。政府日用以聲告國人者，曰地方不協濟中央，曰財政不能統一。試問政府對於財政，果有無計劃，行政權之分配不明，財政權之伸縮，自不能確定，地方以協助望政府，政府以窮困告地方，相處無法，以借款爲唯一之目的，前之借款消耗，姑置不言。今之大借款，據合同附件，除償還外債，整理鹽務，裁撤軍隊外，行政經費，祇能維持至九月，試問至九月以後，將如之何。去歲之預算，既不能實行，現今之預算又未交議。國務員去職及請假者，已十之六七，國家既陷於無

政府之狀態，得此大宗借款，果誰負責任。羣曰臨時政府期間，不能不聽其敷衍也。試問臨時政府經過後，正式政府成立，將如之何。隱忍遷就，不顧後來。議員等雖贊成借款，而預算決算必須交議，用途必須分明，此又不能不預爲聲明者也。國會成立，今已月餘矣。機關停滯，不能進行，而蓄意破壞者，欲推翻前次之表決，甘使立法機關，被行政之機關蹂躪，國本動搖，言之心痛，敢伸鄙見敬告國人。」（註五）

北京政府外務部就外蒙古問題，與俄人達成協議六款，俄承認外蒙古爲中國領土之一部分，我給予俄民在蒙商務利益。

民國元年十一月三日，俄蒙曾簽訂協約，我提出抗議不予承認，而俄竟向我提出無理要求，我外交總長嚴詞拒絕，迭次協商，始議定條文六款原文節錄如下：

中俄兩國爲免除現在所能發生之誤會起見協定條款如下：

- 一、俄國承認蒙古爲中國領土完全之一部分。……
- 二、中國擔任不更動外蒙古歷來所有之地方自治制度……並許其有拒絕非蒙古籍人在其境內移民之權。
- 三、俄國一方面擔任，除領署衛隊外，不派兵至外蒙古，並擔任不將外蒙古之土地舉辦殖民，又除條約所許之領事外，不在彼設置他項官員代表俄國。
- 四、中國願用和平方法，施用主權於外蒙古。……
- 五、中國政府因重視俄國的調處，故允在外蒙地方將將下開之商務利益，給予俄民。（依照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三日俄蒙通商章程）

六、以後俄國如與外蒙古官吏協定關於該處制度之國際條件，必須經中俄兩國直接商議，並經中國政府之許可方得有效。

上述六條，在名義上外蒙爲中國領土，在實質上完全承認俄人既得之權利，事實上外蒙等於俄國的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十一日

五五八

附庸。在中國政府提請國會討論時，衆議院於七月八日可決，參議院於七月十一日否決。（註六）

註一：「國民月刊」，創刊號，民國二年五月出版。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誼」，第四號。

註四：同註一。

註五：同註一。

註六：民國二年七月十五日「民立報」。

三十一日 外交部制定公布「外交部特派各省交涉員及各埠交涉員職務通則」及其

「公文書程式令」。

外交部於本日以部令制定公布「外交部特派各省交涉員及各埠交涉員職務通則」及「外交部特派各省交涉員及各埠交涉員公文書程式令」，爲辦理地方性之外交行政事務準則。茲誌各令全文如次：

一、外交部特派交涉員及各埠交涉員公文書程式令：

第一條 特派交涉員及各埠交涉員，對於各官署或官吏之公文書程式，除本令特定各條外，均適用公文書程式令之規定。

第二條 特派交涉員及各埠交涉員，關於兼受監督事項，對於該省行政長官之文書，須以呈行之。

第三條 特派交涉員與各埠交涉員之往復文書，以公函行之。

第四條 特派交涉員及各埠交涉員，關於職務通則第三條第二項事項，對於各該直轄區域內之地方下級官吏之處務，有所指揮，以訓令行之。其因呈請而有所指揮者，以指令行之。有所差委，以委任令行之。

第五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

二、外交部特派各省交涉員及各埠交涉員職務通則：

第一條 各省設特派交涉員，稱曰外交部特派某省交涉員。掌承外交總長之命，辦理全省外交行政事務。各通商

巨埠分設交涉員，稱曰外交部某省某埠交涉員。掌承外交總長之命，辦理各埠外交行政事務。

第二條 特派交涉員及各埠交涉員，均兼受該省行政長官之監督。各埠交涉員於職務上所關事項，除呈報本部外，兼須報告於該省特派交涉員。其關於統一全省外交行政事項，兼須商明特派交涉員辦理。

第三條 特派交涉員及各埠交涉員，於職務範圍內，遇有與軍事行政或地方行政相關繫事項，必須經由都督或民政長者，除呈報本部外，得隨時商請都督或民政長辦理。特派交涉員及各埠交涉員，於職務上所關事項，有必須由地方行政、司法各官廳，及軍隊執行者，除呈報本部外，得隨時分別函令各該長官辦理。特派交涉員及各埠交涉員，對於各官署或官吏之公文書程式，另以部令定之。

第四條 特派交涉員之機關，稱曰外交部某省交涉署。各埠交涉員之機關，稱曰外交部某省某埠交涉分署。

第五條 交涉署及分署，除以各該交涉員爲署長外，設職員如左：
科長、科員。

第六條 特派交涉員，由外交總長，經由國務總理，呈請簡任。各埠交涉員，由外交總長，經由國務總理，薦請任命。

第七條 科長、科員，由該署長官，呈報外交總長委任。

第八條 得任特派交涉員及各埠交涉員之資格如左：

一、外交官、領事官，任用暫行章程，第六七條所列各資格。二、曾任外省交涉事務人員。

第九條 得任交涉署及交涉分署委任官之資格，除科長須兼通外國語文外，均適用現行得任委任文官之資格。

第十條 科長員額，每署不得逾四人，每分署不得逾三人。科員員額，每署不得逾八人，每分署不得逾七人。科長科員員額，另以表定之。

第十一條 交涉署分設四科。職掌如左：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十二日

五六〇

第一科、掌關於總務事項。第二科、掌關於交際事項。第三科、掌關於外政事項。第四科、掌關於通商事項。交涉分署分設三科，由該署長將上項職掌分配之。交涉署及分署設科，不及三四科之數者，由該署長將上項職掌分配之。

第十二條 特派交涉員、各埠交涉員，及科長、科員之俸額，另以表定之。

第十三條 交涉署及分署之公費額，另以表定之。

第十四條 科長、科員之辦事得力勤勞卓著者，得由該署長酌給津貼。惟至多不得逾本俸五成。

第十五條 任交涉署及分署科長三年以上，得由該署長呈報外交總長存記，以本部主事調用，並認為有薦任官資格，遇有僉事缺出，酌量薦任。

第十六條 交涉署及分署，為繕寫文件，辦理庶務，得酌用僱員。

第十七條 特派交涉員及各埠交涉員直轄區域，另以表定之。

第十八條 特派交涉員及各埠交涉員，得於本通則範圍內，擬訂辦事細則，呈請外交總長核定。

第十九條 本通則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第三七五號。

二十二日 贛事查辦使王芝祥返京，面謁袁大總統覆命。

北京政府所派遣之贛事查辦使王芝祥於二月二十六日至九江，三月一日抵南昌，着手調查中央與江西齟齬之經過詳情。王芝祥至九江後，即一面將江西實際情況電告中央，一面電請中央發還贛省槍械，撤回汪瑞闡江西民政長之任命，以平江西人民之憤。袁大總統遂於三月十一日另簡趙從蕃代替汪瑞闡出任民政長；並於同月十四日飭九江鎮守使戈克安照數發還贛省所購之槍械。（註一）江西省與北京政府之爭執始暫趨緩和。王使以任務完成，乃於四月二十五日離贛，先往上海養荷，然後返京覆命。（註二）

當王芝祥以查辦使身份蒞贛時，共和黨員即從中破壞，一面阻止中央派王芝祥蒞贛調查真情。（註三）一面製造李烈鈞圖謀勾結皖、粵起兵獨立，反抗中央之謠言。（註四）本日王芝祥面謁大總統，力陳南方並無反抗中央情形；並勸袁世凱對待江西、湖南、安徽、廣東四省都督、務持和平態度、以維持大局。（註五）

共和黨甘肅支部暨甘肅議會，由甘肅護理都督張炳華代發通電，要求國會對政府大借款勉予追認。

護理甘肅都督張炳華，本日代共和黨甘肅支部及甘肅省議會發表通電，為政府借款辯護，要求國會勉予追認。電曰：

「大總統、國務院、參議院、衆議院、財政部、共和、統一、民主、國民各黨本部、並轉各報館，武昌黎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長、省議會、並轉各報館、共和、統一、民主、國民各黨支部均鑒：迭接兩院議員來電，譯讀即為悲憤填膺，頃自國體改革以來，匪多餉絀，農綴商病，金融滯塞，元氣未復，非輸入外資理財，無從著手。此次政府借款簽字，不出前參議院議決草約範圍，實無可反對之理由。不過債務過鉅，消費多而生產少，必有財源枯竭、破產亡國之一日，所望國會諸公，代表民意，監督用途，確定預算，使無濫支，全國財政、社會、經濟或有轉機。若絕對否認，則國庫空虛，民窮財盡，上之政務不能進行，下之商務不能恢復，坐以待斃，救亡無術。去年借款將成，反對蜂起，蹉跎一載，今始告成。政府慘淡經營，頗費苦心，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正宜閭閻同心，共維國是。若視政府為仇敵，視借款為罪惡，諸公試設身處地，手秉國鈞，能不借債乎？能以愈於政府之所為乎？即使心所謂危，不能不爭，亦應保國會之尊嚴，維議場之秩序，竟用武力侮辱議長，此等舉動，非所敢聞，務懇化除黨見，釋躁平矜，借款已成，勉予追認，勿使政府兩難，處於悲境，鄰邦輕視，搖我國基。以後嘗膽臥薪，綜核名實，此在政府之憂危，國會之監督耳。身處邊陲，風雲緊急，切膚有痛，涕泣陳詞，內地同胞，望賜垂聽。共和黨甘肅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十二日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五六二

支部田駿豐等、甘肅省議會議員馬良翰、馮翊旒、康固縉、陳夢熊、王清海、劉炯培、田培林、崔琛、弁瓚、洪棠、尤曙、楊世昌、王曜南、曹清偉、萬天德、丁裕謙、馬秉彝、馬慈輝、馬國霖、吳遐年、周文林、徐彥烹叩。護都督張炳華代。禱。」（註六）

註一：民國二年三月十日「民立報」。

註二：民國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民立報」。

註三：民國二年二月十八日「民立報」。

註四：民國二年二月十八日「民立報」。

註五：民國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民立報」。

註六：「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二日第三八五號。

二十三日 袁大總統授張懷芝為陸軍中將。（註一）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第三七六號。

二十四日 袁大總統令授章炳麟勳二位。

臨時稽勳局為彰民國崇德報功之典，審定第一批開國先烈名單陸皓東等四百五十四員，呈請政府優卹；袁大總統批准先行備案，俟章程頒定，查照辦理。

臨時稽勳局前已擬具暫定賞卹章程，藉彰民國崇德報功之典。茲經由全國各地調查報告，並經慎重審議，通過核定開國先烈名單第一批，計為陸皓東等四百五十四員，局長馮自由即依據章程呈請政府優卹。

本日，國務院致函稽勳局，答已奉袁大總統批以：所開請卹各員應准先行備案，俟章程頒定再行查照辦理。茲誌稽勳局呈文暨國務院據大總統批示覆函如次：

一、臨時稽勳局呈大總統謹將第一次懇予優卹先烈員數繕單請察核批示遵行文（附單）：

「爲呈請擇尤先予優卹事：竊維崇德報功之典，不外賞生卹死兩途，本局自開辦以來，當以稽勳一事，任重事繁，昕夕祇厲，慨念君子，聞雞鳴以相思；追維先烈，對馬鬣而增慟。患事實不無遺脫，故先事乎調查；恐報告或涉鋪張，則不已於審議。月來迭接各省稽勳調查會先後報告，將次竣事，開會審議，已越月旬。僉以民國成立，實爲先烈頭顱頸血所搗造，不先卹死，遑言賞生。謹先將開國前起義諸役死難先烈，計自乙未年廣東廣州第一次起義日起，泊乎廣東惠州、欽廉，雲南河口，廣西鎮南關，江西萍鄉，湖南長沙、醴陵，湖北漢口，安徽安慶與大廣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熱血志士，以身殉國，全國輿論，有口皆碑。又如辛亥湖北武昌八月十九日首難之先烈，與夫武昌起義之後，各省爲國捐軀之重要人物，殺身成仁，英烈相望，締造民國有偉力焉。嗟我黃魂，疊爲白骨，追念逝者，黯然神傷。昔者秉鉞而封少師之墓，垂涕而奠勳臣之靈，或賜葬以褒忠，或給金而錫裔，歷史所紀君上之待功臣，且屬如此，矧乃手摧專制，血購共和，炳未有之奇勳，闢特殊之創局者乎。夫彼德受賜，感在國人，而揚烈闔閭，責在本局。調查審議循至再三，用特擇尤請卹，計開第一次請予卹撫先烈陸皓東等，凡四百五十四員，伏懇予准照本局修改之暫定賞卹章程，照章分別撫卹，先烈有靈，實式憑之。再武昌爲首功之地，殉難尤衆。惟調查表冊尚未報告竣事，除擇尤請卹外，所有殉難諸烈，一俟續報到局，再行請予撫卹。又開國前著名黨人如劉道一、楊卓霖等，業經係前總統批准給卹在案。彭家珍、黃澤霖等又經大總統批准給卹在案。但與本局修改之暫定賞卹章程卹款略有差別，併懇准予查照現章辦理，以昭平允而歸劃一。又本局暫定賞卹章程，係按照前參議院規定大綱五項，核訂章日，業經於本年三月初七日呈請國務總理轉呈大總統速咨參議院在案。至卹撫金一節亦由本局參考海、陸、軍暫定平時戰時卹撫金酌核，略爲優訂。謹繕清表，注明某等金額若干，以便明瞭。至賞生一節，查各省勳人功業，有鉅纖之別，酬報當有輕重之分。應俟調查報竣，審議決定分別等次，另行請獎。合併陳明所有擇尤卹死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十四日

五六四

各緣由，理合備文，具由繕造單表，撮要錄呈，以備察核。是否有當，伏乞批示遵行。謹呈。

計黏呈清單一紙

茲將第一次先烈請卹清單開呈以備查核

計開

刑斃幽斃雜斃

甲等陸皓東等二十二員 乙等林圭等九員 丙等朱貴全等十二員 丁等王天曙等十六員 戊等周七等二員 己等

鄧見田等二員 庚等梁慕信等三員 辛等鍾運鈞一員

陣亡

甲等喻雲紀一員 乙等范傳甲等十一員 丙等曾金義等十五員 丁等田激揚等十三員 戊等劉淵明等三員 己等

劉思裕等七員 庚等陳孔屏等二十四員 辛等慮聯者二百五十一員

傷亡

丙等汪堯丞等三員 丁等劉立羣等二員 辛等雷迅等三員

積勞病故

乙等陳庭鳳一員 丙等姚碧樓等八員 丁等黃閣庭等五員 戊等侯艾全等二員 庚等黃詠鵬等六員 辛等黃木全

等二十六員

以上總計四百五十四員

二、國務院秘書廳致臨時稽勳局所開請卹各員奉批准先備案請查照函：

「奉大總統發下貴局呈請，將開國先烈擇尤先予優卹等語，奉批據呈已悉。查該局前次修改之暫定賞卹章程，尚未經前參議院通過，所開請卹各員，應准先行備案；一俟章程頒定，行再查照辦理，此批。等因。除單冊先由院存案外，相應函知查照可也。」（註二）

駐揚州之陸軍第二軍軍長徐寶山，被炸身死，袁大總統頒令優卹，並令其弟徐寶珍代領其軍。

昨日晚間，有人送一木盒至揚州第二軍軍長徐寶山處，云：「內貯古磁花瓶，係骨董商吳姓由上海派其賣來者，」附信一紙。時徐已就寢。本日晨起，與差弁高鎮清合力啓匣，炸藥爆發，腸腹洞穿，並折去手臂，即時殞命。高弁亦全體糜爛而斃。事後經軍事會議，公推徐之胞弟寶珍暫代司令，以繫軍心而資鎮攝，並電請總統核准。（註三）

二十六日，袁大總統發布命令，陳電令徐寶珍暫代該軍司令外，通飭緝凶及議卹。令曰：

「據兩淮鹽運使張弧及揚州第二軍全體軍官先後電陳：第二軍軍長徐寶山宅於二十二日晚，有人僞充骨董商持一小盒，求售徐寶山，時已就寢，二十四日晨自起開盒，炸藥猝發，傷重殞命等情，凶徒險詐，賊害勳良，深堪駭悼。徐寶山駐兵揚州，夙著威望。前年光復江北一帶，旋師屯鎮，保障一方，尤能尊重國權，維持風紀。近因破壞之徒，時往煽動，該軍長搜查破獲已有數起，防範不爲不周。乃奸人故設網羅，竟遭毒手，殲我良將，憤慨何窮！業經電令徐寶珍暫代該軍司令責成，拊循將士，保守地方，並嚴緝凶手，務獲究治，應由江蘇都督徐代司令分懸重賞，窮究主名。徐寶山照上將例治喪，並交陸軍部照上將陣亡例從優議卹。此等暗殺凶徒，既爲人道所不容，即是人民所共棄。著各省都督民政長嚴飭軍警，一體緝拿防範，以懲凶逆而慰英靈。」（註四）

六月三日，袁大總統復據軍部呈覆，議給陸軍上將陣亡卹金，批准照辦，其呈文如次：

「爲呈覆事：本月二十六號奉大總統令，據兩淮鹽運司張弧及揚州第二軍全體軍官先後電呈：第二軍軍長徐寶山宅於二十三日晚，有人僞充骨董商持一小盒求售，徐寶山時已就寢，二十四日晨自起開盒，炸彈猝發，傷重殞命等情。凶徒險詐，賊害勳良。深堪駭悼。徐寶山駐兵揚州，夙著威望，前年光復江北一帶，旋師屯鎮，保障一方，尤能尊重國權，維持風紀。近因破壞之徒時往煽動，該軍長搜查破獲已有數起，防範不爲不周。乃奸人故設網羅，

竟遭毒手，殲我良將，憤慨何窮！業經電令徐寶珍暫代該軍司令，責成拊循將士，保守地方，並嚴緝凶手，務獲究治。應由江蘇都督、徐代司令分懸重賞，窮究主名。徐寶山照上將令治喪，並交陸軍部照上將陣亡例從優議卹。此等暗殺兇徒既爲人道所不容，即是國民所共棄，著各都督、民政長嚴飭軍警，一體緝拿防範，以懲兇逆而慰英靈。此令。等因到部，查該軍長徐寶山光復之初，卓著勳勞，近因奸人思逞，猝遭陷害，痛悼曷極。本部一再覆覈，應請援照修正陸軍戰時卹賞章程第四條第一項辦法，以該故軍長照第一表陸軍上將臨敵陣亡例，給予一次卹金一千五百元，遺族作撫金八百元。以彰勳績而慰忠魂。所有擬議徐故軍長寶山應照陸軍上將陣亡例給卹緣由，理合呈請鑒核批示遵行。」（註五）

美國為開鑿巴拿馬運河將成，定期舉行美國博覽會以資慶祝，邀請中國參加；袁大總統任命陳琪為代表，前往美國負責籌備及監督工作。

美國因巴拿馬運河將次告成，定於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一月一日開始，在加利福尼亞州之三藩市（舊金山）舉行美國博覽大會，邀請全球各國屆期前往陳賽。袁大總統本日任命陳琪為赴美賽會監督，兼籌備巴拿馬賽會事務局長。（註六）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第三七七號。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十七日第四〇〇號。

註三：「東方雜誌」，十卷一號，中國大事記，頁三。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第三七九號。

註五：「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四日第三八七號。

註六：同註三。

二十五日 袁大總統據雲南都督蔡鍔電請，以達賴傾向中央，盼望和平，下令川督尹昌衡撫輯藏民，頓兵勿進。

雲南都督蔡鍔電告中央：達賴所派邊務大喇嘛來文稱，達賴令番兵勿戰，並懇中央委派專人到境查辦。袁大總統以該喇嘛等傾向中央，盼望和平，於本日發布命令，飭川督撫輯番民，停兵守界；並宜慰藏方諸僧侶等，各釋疑慮，永遠相安，同享共和幸福。令曰：

「邊藏自上年以來迭遭變故，始因客車肆劫，繼則土匪搆兵。無辜商民慘遭荼毒，廟宇一切多被燬掠，耕、山停廢，交通阻滯，猜防互迫，紛擾莫安，西顧靡懷，怒焉如搗。現據雲南蔡都督電呈：達賴喇嘛派充邊務。大喇嘛洛桑吉麥郎結文稱，達賴令番官勿得爭戰，並懇委員到境查辦等情。該喇嘛等傾向中央，盼望和平，殊深嘉念，已飭尹督等嚴飭川邊各軍隊，撫輯番民，保護廟宇僧侶人等，毋得稍致損害。所有川邊區域，應守前清末年界限，軍隊所駐勿過江達以西，凡附近各處番人無叛逆顯狀者皆不得派兵前往；其各邊軍隊有擾害番民者准即呈訴，一經審實，定予嚴辦，爾僧侶人等亦宜各釋疑慮，勿得阻兵恃衆，驅逐漢人，隔絕道路，以期永遠相安，同享共和幸福於無極焉。」（註一）

廣西都督陸榮廷通電詢袁，謂「借款問題，絕無反對理由」，「政府實無違法之可言」。

在舉國反對政府違法借款聲中，袁大總統用兵之勢爲箭在弦。廣西都督陸榮廷於本日發表通電，謂「借款問題，實無反對理由」，語皆媚袁。其電文曰：

「大總統、國務院、參衆兩院、財政部、各政黨本部、大自由報轉各報館、黎副總統、都督、民政長、省議會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十五日

五六八

、各政黨支部、時事新報轉各報館均鑒：借款問題，絕無反對理由，廷青電業已評陳。查此案發生於張王兩君，突如其來，外間不知事實，致多誤會，情尚可原。乃大總統、財政部一再宣告係經前參議院通過，湯化龍諸君，又將當日議決實情，通電陳明，證據確鑿，毫無疑義。黎副總統及十餘省明達都督，危言苦口，亦希破其迷途，不料言之諄諄，而聽之藐藐，謂為有心傾覆，當亦俯首無辭。竊以民國承凋蔽之餘，萬衆一心，補救猶恐不及，況復兄弟鬩牆，燃箕煮豆！誠如大總統所謂，惟恐國之亡，亡之不速。夫銀團允以資本折諸我國者，雖惟權利是圖，而政府見信鄰邦，亦一好景象也。縱令此案手續微有未具，為大局計，亦應曲諒。今竟推波助瀾，意圖破壞，甚至肆口誣譏，自喪威信，騰笑外人，玷辱國家，莫此為甚。或以條件吃虧，責諸政府，廷亦不敢謂不然，第窮乏在我，借權操人，當舊債追迫之時，多方要挾，政府實逼處此，亦出於無可如何。試問我國今日除借款究有何策？既得而復失之，誠恐將來求如此次條件，亦不可得，後悔莫及。或又以喪權違法，責諸政府，不如案經諸參議院通過，政府實無違法之可言。……外觀鄰勢，內審國情，借款告成，實我國續命金湯。柏都督所謂忽痛須臾，死中求活，今已求活得活，奈何又復求死。其亡，其亡，繫於苞桑，一念之差，直成千古，惟諸公哀之，急不擇言，尚希鑒諒。廣西都督陸榮廷叩有。」（註二）

按：電文刪略之處，係因該段原註「電碼錯誤譯不似文。」

偽蒙軍侵擾科爾沁。

科爾沁右翼中旗札薩克電告東督，據稱該旗突來蒙匪七八百人，搶去半年數百頭，佔據民房數十家，放火殺人，無所不至，當由東督派兵馳往剿辦。（註三）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三七八號。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二日第三八五號。

註三：「東方雜誌」，十卷一號，中國大事記，頁三。

二十六日 袁大總統任命顏惠慶為出席海牙鴉片會議全權代表。(註一)

袁大總統據外交總長呈請簡派全權代表前往和(荷蘭)京會議禁煙事宜，於本日任命顏惠慶為全權代表。茲誌外交總長陸徵祥呈文如次：

「為各國在和京續議禁煙事宜，擬請簡派全權代表前往赴會事。竊本部前准駐京和國署理公使思迪楞節略稱：奉本國政府之命遵照萬國鴉片公約第二十三條第二款，請中華民國政府派代表赴海牙協商，擬訂本年六月間開會，詳細日期容再函知。又准駐和公使魏宸組電稱：和外部照會按照去年禁煙條約第二十三條第二款召集會議定七月一日開會，請派代表各等。因查鴉片公約訂立以來於中國禁煙前途裨益非淺，惟該公約尚未經各國一律畫押，其業經畫押者亦未由各國批准，所有公訂各項條例多未能照約實行。茲屆和京續行開會之期，自應派員前往與議。查有出使德意志全權公使顏惠慶前在外交部次長任內辦理禁煙交涉最為接洽，擬請簡派為全權代表前往和京赴會，並由本部加派總辦哈爾濱等處防疫醫院事務本部醫官伍連德，屆時隨同前往與議，以資襄助。相應呈請大總統鑒核施行。」

「(註一)」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第三七九號。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第三八一號。

二十七日 北京大學預科應屆畢業學生為要求免試升入本科發生風潮，聚眾脅迫校長何燏時辭職。

民國元年十月二十四日教育部大學令第九條規定：大學預科生修業期滿試驗及格，授以畢業證書，升入本科。(註一)而民國二年一月十二日教育部大學規程第四條，則申明前項預科或與預科相當之學校，非遵照本規程辦理者，其畢業生應行入學試驗。(註二)北京大學校長何燏時擬照大學規程辦理。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十八日

五七〇

預科學生則根據大學令，認為無須入學試驗。校長不許。於是學生醞釀力爭，散布揭帖，反對考試，並攻訐校長。本日，學生復在校中開會，強請校長出席。校長拒之。學生百餘人乃入校長室，羣相辯詰，有謂校長於此時出惡言詬罵學生者，各生遂愈形喧擾，迫令校長繕悔過書，訂明次日赴部辭職，且詳書辭職原因：一違背部章，二辱罵學生。下蓋圖章，並強令預科校長某君為證。（註三）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元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一七八號。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一月十七日第二五一號。

註三：「東方雜誌」，十卷一號，中國大事記，頁三十四。

二十八日 上海「工黨」起事，攻擊製造局失敗。

上海一二日前，謠言四起，咸謂有革黨將攻製造局情事，本日夜間九時，西門外一帶，有黨徒數起，結隊聯行。至一時，向製造局開槍轟擊，局中早有防備，亦即還槍抵禦。約歷一小時，革黨力不支，敗北而逸。當場擊斃數名，擒獲四名，事後復搜獲數名。為首徐企文，經當場擒獲。尚有張堯卿柳人環二名在逃。陸軍部飭令將徐企文解京訊辦。柳人環旋亦於江西被獲。（註一）

徐企文被捕後，供稱自己係「工黨」領袖。按「工黨」自去春發現後，各處曾設支部，據徐自稱已有支部百餘處之多，製造局機器工會前亦有加入工黨之說，徐於應訊時並稱「局中各工人大半多係我黨之人」，各工頭聞之均紛紛向局方督理聲明與徐毫無關係云。

「工黨」總部設在尙文門內一粟庵，嗣為教育會所干涉，乃遷至大南門外，又遷至西門外壽祥里，近則遷至英租界大馬路巡捕房西德裕里四弄四十三號，門首掛有工黨牌，又有「全國鹽業會國際協會籌備處」等牌。（註二）

徐企文等攻擊製造局，聞事前密謀甚久，駐局之陸軍第三旅第六十一團業經運動允為內應。實則該團團長一面偽允，一面報告製造局督理，預為佈置，以致屆期發動皆入陷阱。

徐於攻製造局時，持長方形白旗墨書「中華民國國民軍」字樣。（註三）

製造局駐軍第六十一團第一營中，確有徐等之內應，為首者為排長唐堯臣，經當局捕獲。並有兵士十一名被捕，同時法捕房亦捕獲該營逃兵六人，均與攻擊製造局案有關。（註四）

本案發生，北京方面極為重視。製造局陳督理曾以徐企文等「既經供認應即正法」之理由電呈陸軍部，陸軍部立電以「此事關係甚重，究係受何人主唆，同黨究有若干，機關共有幾處，設在何地？一切均應深究。」為答，飭聽候派員赴滬研訊辦理云云。（註五）隨後，又一再堅令將徐等解京訊辦，乃於六月三日上午啓程解京。（註六）

六月一日，陸軍部並電令製造局發布公告，以徐企文「自託工黨領袖，到處勾結，該局工人風聞有一部分仍復另行組織黨會以相應合，」令飭「凡有稍涉工黨名義者，應一律解散，以免嫌疑。」該局並規定：「以後本局在公人屬，永遠禁止再立黨會及加入別項黨會」云云。（註七）

按：上海製造局內駐軍第六十一團，原為滬軍第二十三師所改編，該師光復時成立（原稱第二師），由黃郛任師長，蔣志清（即蔣中正）、張羣、王柏齡等均在該師充任要職。袁大總統予以裁減整編為團，以陳其蔚為團長，收併南京第二師，蔣等均被排斥遣散。故該團實係革命淵源最深之軍隊。此次滬上策劃討袁，確已接受陳前都督其美之命令，準備起事，協同攻佔製造局。計劃方按部就班進行之中，同意合作參與革命之工黨，忽擅自行動，冒然發動此次攻擊，既聯絡不確，佈署未善，而遭致挫折；後因打草驚蛇，提高北洋警覺，袁翌日即將第六十一團調離該局，從此局內失去內應，乃導致爾後進攻之失敗。（註八）

本案發生之次日，江蘇都督程德全即據上海警察長報告電呈北京，袁大總統立即明令重賞有關出力人員，自都督以至士兵，均各予以升官、授勳、賞銀等獎勵，由此可見袁氏對於此事重視之程度。其授

獎冗濫，師長章駕時且於六月三日電請收回成命。而雖賞及無功，卻又有功者不賞，復經程德全電呈，乃於六月三日再頒命令，補予駐製造局旅長李顯謨獎勵。茲誌有關文電如次：

一、袁總統五月三十日頒獎命令：

「據江蘇都督程德全二十九日電呈轉據上海警察長穆湘瑤電稱：晨兩時五分有匪徒七八十人攻製造局，被擊退並捕兩人，現均逃散。現已嚴加戒備，秩序如常等語。上海毗連租界為中外商民薈萃之區，不獨地方治安與海疆要塞俱有關係，即各國視線咸集於茲。乃有不逞之徒肆為擾亂，匪首徐企文等潛謀佔據製造局，拘獲總理，於營後空地接濟子彈，並有旗號等物為證。似此謀為不軌，直欲搖動大局，擾害商民，幸程德全佈置有方，督同師長章駕時，團長梁敦焯、陳其蔚，製造局總理陳梲，預為防範，連長陳禮文、張紹良冒險偵探，會同警察長穆湘瑤奮力抵禦，得以擊退羣匪，捕獲數名。程德全不動聲色，防患未然，深堪嘉嘉。梁敦焯、陳其蔚應即授為陸軍少將；陳禮文、張紹良授為陸軍少校，章駕時給與二等文虎章，陳梲給與三等文虎章；穆湘瑤給與四等文虎章；出力兵匠賞給銀五萬元，由陸軍部發給。重要逸匪，每獲一名賞銀一萬元。即責成該督通飭緝拏務獲，嚴究黨羽，盡法懲治。其餘出力員弁，由該督分別查明，呈請給獎。」（註九）

二、江蘇都督程德全代江蘇第二師師長章駕時呈袁大總統請收回俸賞成命電：

「大總統鈞鑒：據第二師師長章駕時電請轉大總統鑒文曰：駕時托身軍界十有餘年，清季末造，躬與革命之盛，私心自幸，以為自茲以往，國勢必日以強，民生必日以舒。舉半生憂患之患頓，易而為充分之樂觀，在當時希望過真，不作他想，初不料有今日危險百倍之現象也。夫革命何事，非欲除獨夫之專肆乎，今則變為人人之專肆矣；非欲謀人人之幸福乎，今則人民向租界及國外求幸福矣；非欲去官僚軍隊之惡習乎，今則惡習更深且無人敢問矣；非欲望國會成立乎，今則揮拳擲硯，同博徒之鬩場矣。矧復日謀統一，而都督橫恣已成封建之實；日言民權，而人執挺召聞爭擾之聲；國賦不入逼，而借債公理無存。羣起弄兵，報館為攻訐之具，輿論徇一黨之私，名位職司視同賤役，販夫走卒亦稱聞人，無業之徒，朝可為兵，暮可為匪；中產以上，租利不入，暴捐無休；蓄盜為羽翼之助

，擁兵爲索餉之謀。功首元勳，觸目皆是；偉人如餉，供奉無窮。盜賊四起，不名某會，即名某黨。騙術橫行，非助軍餉，即捐會金；道德之淪喪無涯，毀且及於倫理廉恥之捐除已盡防，竟弛至閭閻。加之兵驕將惰，編制紛歧，軍紀風紀，蕩然無餘。教育不能施，調遣不爲用。帶兵者日事敷衍，求其無事，而仍不能免；行政官日給餉糈，羅掘俱窮；而至於乞憐。嗚呼，國事如此，軍事如此，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吾人不幸生當此世，寧不痛心乎。駕時閱茲時艱，心灰已久，本不願以口舌文字求標一時之異，乃自宋案發生以來，南北黨爭，政瀾更甚；因黨見而生揣測，因揣測而生憤怒，馴至爭意見而泯是非，肆吹求而忘公理。益以借款，變故尤多，外人之承認方來，內國之蕭牆禍起，豆箕互泣，分割將形，孫黃兩君，始則擇言不慎，致開揣合之端；繼則遠禍無方，遂爲宵小所質，乃有此次匪徒謀劫製造局之事。駕時事前未能弭患無形，正擬自請議處，乃大總統不獨寬其罪戾，反錄殊榮位。當此民國肇基未固，內憂外患百倍於茲，軍人惟慮有失職之譏，不能存倖賞之念。在大總統雖藉茲鼓勵，而駕時得免罪戾已屬過分，不次之賞，萬不敢居，伏乞收回成命，一以掩駕時失職之咎，一以杜天下倖賞之心。至梁團長敦焯同邀懸賞，已責令此後力厲戎行，以圖追報。不勝屏營待命之至等語。謹代電呈。程德全。江。」（註一〇）

三、袁大總統頒獎勵李顯謨旅長等命令：

據江蘇都督程德全電呈：查明匪徒攻襲上海製造局案內，旅長李顯謨事前預爲防範暨商團協同保衛，均資得力，擬請給獎等語。李顯謨應給予三等文虎章，上海商團習傳令嘉獎，并由該督查取該團正副長員名，呈候獎勵，以彰勞勩。」（註一一）

註一：「東方雜誌」，十卷一號，中國大事記，頁四。

註二：民國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民立報」。

註三：民國二年五月三十日「民立報」。

註四：同註二。

註五：同註二。

註六：民國二年六月四、五日「民立報」。

中華民國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十九日

五七四

註七：「民國二年六月六日『民立報』」。

註八：華玉梁：「革命紀實」，黨史會藏原稿。

註九：「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三八三號。

註一〇：「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九日第三九二號。

註一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四日第三八七號。

二十九日 教育部為北京大學預科學潮事，指令校長何燭時查明為首之人，立予斥退。

本月二十七日，北京大學預科學生為爭取免試升入本科，羣聚校長室喧擾，竟至迫令校長何燭時辭職。次日，校長招警兵至校守衛，並將經過呈報袁大總統及教育部。其呈文如左：

「為學生聚眾迫脅呈請察核事：竊燭時自奉大總統任命署北京大學校長，蒞事以來，凡關於學生功課之事，靡不悉心推究，迭經商承教育部長認真辦理，罔敢或有玩懈。本校下學年開辦分科，前經迭向教育部商訂招生辦法，以大學規程第四條，既有前項預科或與預科相當之學校，非遵照本規程辦理者，其畢業生應行入學試驗之規定。本校舊班學生入學之時，在大學規程公布之前為期甚遠，將來升入分科即同受入學試驗。前經陳明教育部，附呈招生表，懇請教育部察核在案。自招生表刊印之後，本校學生有見此表者曾來詢問，當告以應受試驗理由。先前預科學長胡仁源亦曾面告預科舊班學生，謂將來升入分科，應受試驗，該生等未有異說。本月廿六日燭時到校，當有管理各員前來報告，校內各處遍貼匿名告白，當飭該員等揭取閱看。大概以反對入學試驗為主，或涉及他事。措詞狂謬，無與比倫。因告白盡係匿名，未便懲辦。正在詳細調查，突於二十七日下午該生等在校內開會，當時以該生等或係討論章程，未便阻止。於斯之時，燭時已將布告發出，申明應行試驗理由，並將匿名揭貼一事，略中微戒。維有多人至本校校長室，請燭時到會質問。燭時以學生開會，無到場之必要，未允所請，該生等遂蜂擁齊至校長室約有

百數十人。燭時出爲解釋應入校試驗理由，該生等一味不理，任意咆哮，秩序大亂，並強燭時必須辭職，並須親書證據。種種脅迫，勢將用武。不得已照書付之，該生等始行退出，此當時該生等聚衆脅迫之實在情形也。當時因校長室之門盡由該生關閉把守，已失自由，故不能告知警察前來彈壓。燭時伏思本校爲國家設立，大學預科學生畢業升入分科後，即爲最高級之學生。將來或研究高深學術，或爲國家效用，國家之所以希望於諸生與教育部之所以百計培植諸生爲教育前途之基礎者，何等鄭重。乃時未逾年，均以該生等竟無端滋鬧，校長屢易。燭時承乏以來，又有此次之事，固由燭時之奉職無狀，實由該生等之再三暴動，未經懲創，惡因所積，愈演愈烈。大學爲最高之學府，將以養成純全人才爲全國模楷，而預科學生竟如此日無法紀，聚衆脅迫，匪惟本校不復能繼續辦理，其影響將及於全國學界不能興辦一校，造就一生。當此人心不靖之時，國家設立大學內之預科學生尙有此等狂暴行爲，其影響且將及於全國社會。世道人心，胥有關係，言念及此，至爲痛駭。本校學生此次藉端滋事，約百數十人，大約預科二三年級學生爲多，該生等屢次滋事，不知悔改，將來升入分科，亦必不能造就成材，爲國家效用。不爲徹底澄清之計，貽患將不可勝言。除將該生等當時聚衆脅迫詳細情形呈明教育部酌核辦理外，理合呈請俯賜察核。」（註一）

教育部撥報，即於本日指令北京大學校長，令其查明爲首之人，立予斥退，並令其餘學生照常上課。令曰：

「據該校長呈報：該校預科學生聚衆脅迫情形，殊深駭異。該校預科二三年級學生自上年以來，屢生事端，本部一再優容。原冀各自反省，育爲有用之才，乃該生等竟不知悔改，輒復藉端生事。校風如此，殊堪浩歎。該校此次分科招生，原係遵照部定辦法，業由該校剴切布告。該預科二三年級學生，即或不明原委，儘可陳請校長，詳細宣示，乃竟聚衆要挾，爲種種無禮之舉動。似此目無紀法，若不嚴加懲戒，何以端上習而振學風？所有此次滋事各生，應由該校長查明爲首之人，立即斥退，其餘實係被脅者，應飭令遵守校規，照常上課。倘再有不遵約束，破壞秩序情事，雖全級開除，亦所不恤。該校長務即遵照辦理，毋稍瞻徇，並督率各職員隨時考察，實力整頓，是爲至要。」（註二）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十九日

五七六

命令到達學校，何校長據以開除學生代表八人。學生大憤，羣至教育部，向董次長鴻禕（時暫代教育總長）要求三事：一去何，二免試，三勿開除代表。董次長令舉代表入見，或公文呈訴，均不聽。是日在部中露宿一夕，經預科校長及兩院議長調停，仍無結果。（註三）

由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合併組織之進步黨，宣告正式成立，總部設於北京。

共和、民主、統一三黨，爲對抗國民黨之故，醞釀合併，曾互派代表商討十餘次。其始，係由於共和黨理事長黎元洪、民主黨理事長湯化龍、統一黨理事長王賡各具政治目的，互需奧援；繼之，則大總統袁世凱欲加利用，而百般支持；然終以利害不一，未獲協議。及袁、黎安排禮邀梁啓超加入共和黨，並動以「組閣」之議，梁乃全力推動三黨合作，先事「提携」，後則合併改組，此事可於梁氏書信中見之，梁於二月廿四日致其女書曰：「吾爲時勢所迫，今日已正式加入共和黨，此後其躬臨前敵也。計議員二百八十八人爲多數，吾黨頃得二百五十人，民主黨約三十人，從一黨約五十人，其餘則國民黨也。三黨提携已決，總算多數，惟我斷不欲組織第一次內閣，或推西林亦未定耳。」（註四）

及四月八日國會開會，國民黨全勝而共和黨失敗，梁函告其女曰：「我黨敗矣！吾心力俱瘁，無如此社會何！吾甚悔吾歸也！」

至四月下旬，梁於三黨合作事受挫，自天津函北京各黨表示退隱，三黨聞之大譁，其中反梁者幾受毆擊，竟反而促成梁氏入京，三黨結合。（註五）

梁啓超入京後，三黨合併迅速獲協議，決定合組爲進步黨，由三黨各於幹事中推二名、議員中推二名任籌備員，設立「進步黨籌備事務所」於北京延壽寺街，此四月二十四日事也。

三黨各懷野心，勾心鬥角，其中，民主黨欲攫取黨權，壟斷黨務；統一黨則受命袁氏，亟圖運用；

而共和黨在三黨中爲最大黨，只以急謀對抗國民黨之故，不得不忍氣吞聲，然黨員多爲之不平。至五月十三日，共和黨鄂支部及民社重要份子，發出不承認三黨合併之通告，並另立共和黨本部。（此後雖勉強合併，不久即有「新共和黨」脫離進步黨而出現。）

三黨合併組織進步黨，本日在北京開成立大會，到會者一千五百餘人，梁啓超、孫武、王印川均在大會演說。大會決定：該黨的本部組織，最高者爲理事長，其次爲理事。理事長一人，理事九人，外設名譽理事和參議各若干人。其負責實際職務責任者，於理事以下設政務、黨務兩部；政務部下設法制、財政、外交、軍政、教育、實業、地方自治、庶政等八科；黨務部下設文牘、會計、交際、地方庶務等六科；部設正副部長各一人，科設正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此外更設幹事若干人。（註六）

附錄：

張朋園：進步黨

——兼論清末民初溫和型知識分子的來龍去脈（註七）

一、引言

主席、各位先生：民國元年八月，以同盟會爲主幹的人士組織了國民黨，這是民國的第一個大黨。但不旋踵到了二年五月，便出現了一個與之分庭抗禮的進步黨。民國初年的政治，這兩大政黨有非常的关系。進步黨與國民黨比較，前者是失敗的，後者是多難的；前者已經消失，後者卻仍在坎坷奮鬥中。我今天以進步黨爲題，在國民黨黨史資料中心演講，因爲這兩黨在民國初年彼此的影響很大，從這兩黨的複雜關係中，或許可以了解一部份民國政治發展的趨勢。這是我談正題之前所想講的一句話。

進步黨已經消失了。今天在國民黨的史料中心來談這個已經消失了的黨，不免也令人感慨。國民黨有這樣一個機構，收藏了許許多多的黨史資料，但研究國民黨黨史的史家，仍不時有資料不足之感。而我這個研究進步黨的學生，卻有如在大海中撈針。兩相比較，我不禁要向研究國民黨黨史的史家投以羨慕的眼光。由於進步黨的資料散佚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十九日

不全，且難以徵信，如果我的談話證據不足，或者像一杯啤酒，只見泡沫不見酒的話，還請原諒並加以指教。

二、進步黨的背景

進步黨係由共和、統一、民主三黨合併而成。這三個黨的組成分子，背景大同小異，因為民主黨的前身（共和建設討論會，國民協進會）與共和黨的前身（統一黨）都可以說是前清末年輕友會的分支，也可以說是清季的立憲派。（共和黨原由統一黨與民社合併，民社屬革命派。但共和黨與民主黨，統一黨合併為進步黨之後，部份民社退了出去，故大體仍屬立憲派。）在領袖羣方面，早期的立憲派更掌握了進步黨的發展方向。所以追查進步黨的背景，直可以立憲派的背景當之，新參入的因子並不佔太大的重要性。



略為分析立憲派的背景，可歸納為三點：(1)百分之九十為傳統的士大夫階級：根據抽樣研究，他們一百人中至少有一人具有科第功名，尤其是進士、舉人階層所佔比例最大；(2)百分之二十接受了新式教育：一九〇五年科舉制度廢止，次年新式教育制度設立，若干具有傳統功名之士紳，隨着時代俱進，又入新式學堂就讀，且有不少遠渡重洋去日本留學者。初步估計，略有百分之二十，同時兼具傳統功名及新式教育背景；(3)大多來自比較富裕的家庭環境：立憲派人家道殷富，根據零散資料顯示如此。雖無法確知其財富大到何種程度，惟功名與財富不分的定律，似可確定。雖然昔日的士大夫也有不少寒士，但士紳階級的自傳或回憶，大多自稱「世代務農」。舊日社會，土地是財富的具體表現，「世代務農」正反映了他們的「地主階級」身份。

這三個背景，如果用社會學的眼光進一步分析，可以確定立憲派人的性格既保守且進取。謂其保守，蓋與傳統功名及財富有關；功名受人尊敬，一向享有甚高的社會地位；財富提高生活享受，必須加以保持。故兩者都不宜於激烈的社會變動。謂其進取，則自他們所受的新式教育而言，清末的新式教育，擴大了人們的眼光，立憲派人知道國家衰弱，政治需要改進。所以在進取與保守兩重性格調和之下，他們取緩進的態度。換而言之，他們是溫和型的知識分子。

因此，進一步推論，進步黨是一個溫和型的政黨，正證明了進步黨人自稱保守穩健之由來。

用比較方法看進步黨，也可以如此確定。國民黨是個激進的政黨，因為國民黨由革命黨（同盟會）演變而來。革命黨中的士大夫階級人物較少，其領袖羣幾完全為留學生。由於他們與傳統的關係少而又大多接受了西式教育，其態度比較激進是必然的。如果國民黨的激進與進步黨的保守可以如此決定，中國知識分子在清末民初公然分為兩黨，他們彼此間由於觀念上的距離，其衝突之難以避免，亦屬必然。

三、進步黨組成的理想和目的

進步黨人的背景既如此之溫和，他們組黨的理想如何？按該黨黨義「取國家主義，建設強善政府，尊重人民公意，擁護法賦自由，應世界大勢，增進和平實例。」此一理想，與當時一般政黨所標榜之政綱大同小異。但與國民黨比較，則有所不同。國民黨主張「主權在民」，進步黨主張「主權在國家」。這當然是因為兩黨本身溫和與激烈態度不同的結果。國民黨之主權在民，是用議會來控制政府，不使政府有過大的權力，其目的在防止專制政治。再者，主權在民，必須中央與地方權力有清楚的劃分，國民黨是要求地方分權的。進步黨主張主權在國家，是要「國權與民權相調和」，也就是要政府與國會相調和。進步黨不上張政府的權力過受限制，其領袖人物如梁啟超便時時強調「強有力的政府」。他認為民國初建，需要有能的政府來推動建設，否則一切受國會指揮，勢將一事莫辦。進步黨又主張中央與地方相調和。早年國民黨主張省長民選，即不為進步黨所接受，因為省長民選顯然有地方重於中央之勢。

雖然進步黨由立憲派演變而來，我們必須確定它是擁護共和的，不能再以君主立憲思想來衡量他們。梁啟超常

常說：「立憲派人所爭的是政體，而不是國體。」所謂政體國體，前者指政治制度而言，後者則指國家體制所代表的象徵而言。梁氏謂不論國家由君主代表也好，由總統代表也好，立憲派人所要求的是「國利民福」的政治制度，代表人民意願的政治制度，所指即為議會制度。在滿清末年，立憲派人爭議會，而避免君主之存廢問題，蓋即在現狀下求議會制度之實現。辛亥革命既推翻君主而建立民主，國體之變，已成事實，故立憲派人宣布擁護共和，進步黨之組成，亦為擁護共和之明徵。及袁世凱稱帝，欲二度變更國體，進步黨人認為不可，宣稱國體之變動有如革命，往往大傷國家元氣，因此起而掀起護國之役。以後之反復辟，又為一次擁護共和之明證。凡此皆可確定進步黨為擁護共和之政黨。

梁啟超主張中國有兩大政黨，一黨在朝，一黨在野。在朝者得國會之支持，組一強有力的政府；在野者監督於旁，兩相制衡。如政府不得民心，二次改選，在野者便可推倒在朝者而自己登臺。所以梁氏嘗云：「共和政治，非有政黨不能運用。」又說：「要行政與立法相調和，則當行政黨政治。」梁氏認為，進步黨人不出山則已，出山則必要求政黨內閣——由一黨組成的政府。由此可知，進步黨之又一理想，在實現政黨內閣。

從上述數點，可以確定進步黨是有理想的。但此種理想，實不能與今日之標榜某某主義來得鮮明。這是當日一般政黨的趨勢，可以不必過分要求。但是，與其說進步黨是為理想而組成，不如說是為了目的而結合。進步黨有兩大政治目的：第一，他們想與現實的政治勢力相結合，俾能早日納中國政治於正軌。民國建立之後，政權既非國民黨所有，亦不在進步黨的手中，而是在北洋勢力控制之下。袁世凱承襲了滿清政權，國民黨進步黨皆無可奈何。然國民黨試圖建立責任內閣制以削袁氏的權力。進步黨則取相反的方向，要輔佐袁氏，引導袁氏，要祛除袁氏舊日的專制思想，真正實行共和。及袁氏稱帝，進步黨人看穿了袁氏的狼子野心，起而推翻之。袁氏被推倒之後，進步黨人再度輔佐段祺瑞，將引導袁世凱的同一心腸施之於段。然而袁、段一脈相承，一丘之貉，亦不受輔佐。且時過境遷，進步黨衰微，此一目的也就完全失敗。

進步黨的另一目的，在對抗國民黨。梁啟超常說：「擁護共和，必須防止暴民專制」。又說：「絕對排斥暴民主義。」所謂暴民主義，指的便是國民黨的激進主義，及以議會控制政府的「主權在民」的黨略。前面說過，無論

主權在民或主權在國家，如果不帶着抗拒的意思，似乎不可能有這種針鋒相對的理想。回觀國民黨與進步黨的歷史，可以說他們的敵對由來已久。民國建立，互相競爭政權，更是兩雄不並立的現象。兩黨的最早關係當然不是仇視的。遠在十九世紀末年，兩黨領袖孫中山先生與梁啟超初次見面，即深談兩黨如何合作。他們曾經計劃共同革命。不幸因為手段強烈溫和不一，領袖地位之得不到合理解決，加上競爭華僑社會的財源，兩人由合而分，由分而仇視；你激進，我緩進；你革命，我反革命；你主張君主立憲，我反對君主立憲。仇恨愈結愈深，始終未能相解。激進與緩進的態度始終對立。到了民國初年，進步黨標榜排斥暴民主義，正足見其一貫敵視國民黨的態度。

四、進步黨在民初政壇上所扮演的角色

一個溫和型的團體，在社會沒有急劇變遷的時候，其態度不可能趨向極端。從這一點推論，不難了解進步黨在民初政壇上所擔任的角色。前面說過，進步黨想以導師的資格，指導袁世凱和段祺瑞等步入現代政治的軌途，請略為探討該黨與袁、段的關係。

民國二年民主、統一、共和三黨醞釀合併時期，原先擬推舉袁世凱為黨魁。如果袁氏同意此一推戴，梁啟超決定退處顧問的地位。梁氏嘗與湯化龍、孫洪伊、林長民、劉崇佑等一般舊立憲派的領袖商議，在進步黨內設一諮詢部，由梁氏主其事，黨的活動方向出自於諮詢部。此一設計，便是做導師的明證。後來由於袁世凱老奸巨滑，不受名義上的約束，進步黨不得不改而為合議制。但是我們知道梁啟超以導師自任，是一種事實，而且由來已久。且舉梁氏致袁的一封信為例。梁氏在這封信中，放論如何駕御出沒於政界的人士。他說：

一、今國中出沒於政界人士，可略分為三派：一曰舊官僚派，二曰舊立憲派，三曰舊革命派。舊官僚派公之所素撫循也，除闕冗僉任汰當淘汰外，其餘佳士大率富於經驗，宜為行政部之中堅。以入立法部，使競勝於言論，殊非用其所官。夫以我公之位置運用行政部，非所憂也。最宜措意者，思所以博同情于立法部而已。此其道固不可不求諸舊官僚派以外。舊革命派自今以往當分為二，其純屬感情用事者，殆始終不能與我公合併，他日政府稍行整齊嚴肅之政，則詆議紛起。……此派人之性質，只宜于破壞，不宜于建設。……政府所以對待彼輩者，不可威壓之，威壓之則反激，而其欲必大強；又不可阿順之，阿順之則長驕，而其欲亦大張。惟利用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十九日

五八二

健全大黨，使爲公正之黨爭，彼自歸于劣敗。不足爲梗也。健全之大黨，則必求之舊立憲黨與舊革命黨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然欲植固黨基，則必以熱誠之士爲中堅。若能使此輩心悅誠服，則盡瘁禦侮，其勢莫之與抗。若失其心，而使之立於敵位，則不能以無拳無勇而易視之，雖匹夫可以使政府肝食矣。」

梁氏教唆用舊官僚擔任行政工作，用立憲派組大黨反對革命黨，雖然袁氏後來之玩弄新舊知識分子未必就因此而起，而此一獻策加深了袁的分化觀念，似不無關係。

這封信還是梁氏回國之前寫的。梁回國之後，曾多次與袁氏密談，每談無不有所建白。袁氏狡滑，梁明知種種策劃未必爲其所用，然仍樂此不疲。當其司法總長下臺，仍不忘建言改革司法十事。甚至於降心俯就，做幣制局總裁，做參議院議員。固然可以解釋梁氏志在爲國家服務，而其希望在一列可能之下影響袁氏的導師觀念，要爲一種潛在的推動力。

再以進步黨的第二領袖湯化龍爲例，湯氏的想法做法，與梁啓超幾無二致。湯爲袁拉攏一批知識分子，大有衆星拱月之勢，然其目的，仍在引導袁氏。湯對國民黨人恨之入骨，袁氏於民國二年十一月將國民黨解散，湯應稱快。但湯的原則是不使議會制度受到損害。袁氏免除了國民黨議員之後，國會因此而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開會。湯化龍四出奔走，幾度謁袁，希望能恢復國民黨議員的資格。湯何愛於國民黨人，不過求袁氏遵守民主制度而已。及至國會停閉，湯出任教育總長。此舉頗可爭議，然湯之所以不與袁氏絕裂，仍然希望在可能的情況下，繼續有所影響。

從這些事實看來，梁啓超等所言。「（我們）很有點痴心妄想帶着袁世凱走上政治軌道，替國家做些建設事業，」豈能說其言不由衷？

袁世凱死了，舉目一望，梁等所發現的人是段祺瑞。又是一片痴心，要帶段祺瑞入政治軌道。從對德宣戰問題，反復辟問題，梁等似乎以爲段是聽話的。當然，要是段祺瑞的身邊沒有一個徐樹錚，或許在某種限度下會聽從梁等的計劃。然而徐樹錚又是何等利害的人物，天下是「我們師徒的」，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進步黨人終被排擠。民國六年的臨時參議院及民七國會，進步黨（時人稱研究系）被擠於外，便是明證。梁、湯等不得不辭去那食

之無味，棄之可惜的總長位置。那扶持北洋派的美夢也自此醒了。

從扶袁到扶段，非常明顯，這是溫和型知識分子最適宜於選擇的途徑。但是，任何知識分子所追求的不過是一個理想。激進的知識分子爲了追求理想，往往採取激烈的手段。溫和型的知識分子，則不惜與環境周旋，委曲求全。但是到了他們發覺山窮水盡的時候，也是會奮起反抗的。羣衆心理學家 Eric Hoffer 說：知識分子不像粗衣粗食者，不反抗則已，一旦持反抗的態度，絕無調和的餘地。因爲他們並不愁衣食，他們所追求的不過是一個精神的理想而已。討袁之役，便是溫和型知識分子絕望之後所掀起的。

袁世凱想做皇帝，梁啟超曾經直接問接，正面側面加以勸阻。委婉陳詞無效，強烈訴諸輿論無效，才感到山窮水盡，才揭起了反袁的大纛。梁氏一向反對革命，但亦嘗有「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實」之言。這次他說袁氏私圖變更國體——改民主爲君主，是爲革命。護國之舉，旨在阻止革命。這當然是倒果爲因的說法。梁氏與蔣錫所領導的護國戰爭，當然可以革命視之。而這次的行動，正是他們以上角（Hero）姿態在民國政治舞臺上出現的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

但是，我們必須認清，進步黨在民國政壇上所扮演的角色，除了護國之役，都是配角身份。當然這是個很特殊的配角。做一個不倫不類的比喻，進步黨有如西廂記中的紅娘，負着重任，看上去是主角，實際之在忙於爲他人作嫁。紅娘倒真正左右了全局，而進步黨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反而不如一個使女。由此可知，溫和型的知識分子，其委曲求全的態度，是難於有所作爲的。

五、進步黨的興衰與蛻變

做過主角也做過配角的進步黨，從其身份的變換，便可以推知其有興衰；有興衰便有蛻變。以個人的觀察，進步黨約可分爲三時期：即（1）進步黨時期（民國二年至五年），（2）研究系時期（民國五年至九年），（3）蛻變時期（民國九年至十四年），略述如下：

（一）進步黨時期：民國二年至五年爲進步黨時期，蓋二年爲該黨成立，至五年袁世凱稱帝，領袖羣紛紛宣布不黨主義，討袁之後，不黨主義盛行於全國，進步黨名義，未正式宣布恢復，等於消滅。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十九日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十九日

五八四

梁啓超、湯化龍、孫洪伊等之宣布不黨，蓋有原因：第一，進步黨原非一強固之政黨。梁、湯等固爲進步黨的領袖，實際上並不能完全領導。梁、湯固然想接近政權，但並非毫無理想。一部份背景稍有不同的黨員，諸如王揖唐，王印川輩，幾屬無原則者。尤其是王揖唐，洪憲時期，是個十足的帝制支持者。帝制事起，進步黨大多數領袖人物均南下反袁，王揖唐等少數人卻留京仰袁氏鼻息而討生活。一時傳言進步黨附袁。梁、湯等實不願自己的聲名與進步黨繼續連在一起。所以主張不黨。第二，帝制時期有依靠袁氏者，也有轉向激進而與國民黨結合者。孫洪伊本是進步黨中較爲激進的一型，也是進步黨中重要之一員。但進步黨對他的位置，自始即未有適當的安排，孫鬱鬱而不得志，由來已久。帝制事起，孫洪伊在上海活動，轉而與國民黨人接近。從這兩點可以看出，原來並不團結的進步黨，因爲反帝制而分裂。到了五年八月國會重開，反帝制的進步黨人，不期而然的都避免再說自己與進步黨有關係。「不黨」二字正有許多含意。

進步黨雖然在討袁之役漸漸分裂，但該黨的高峯也就在討袁時期。西南之護國起義，由蔡鍔、梁啓超等人所掀起，帝制被他們一舉而推翻，當然可以說這是進步黨的興盛時期。

但進步黨的興盛不過曇花一現。他們打倒了袁，自身的黨勢亦衰。考其原因，王揖唐等少數人之附袁，孫洪伊等之轉爲激烈派，固然有關。但以梁啓超、湯化龍等的聲望與才能，討袁之後不難使黨勢大張。然不幸就在討袁之後，蔡鍔與戴戡兩位具有軍事實力的人物，一病逝，一戰死，影響至大。民國初年的政治，不具軍事實力爲後盾者，鮮能長久立足。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黨及中華革命黨，便因爲沒有足夠的軍隊支持，而一籌莫展。梁啓超在討袁之役中已看到了本身具備實力的重要。雖然梁、蔡當年計劃討袁的時候，曾經互相約定：「討袁無論成敗，決心退出政壇。」但到了袁氏倒下，他們都似乎不再堅持此一觀念。蔡鍔有志改良「樸實無華」的北洋系軍隊。梁啓超則有意叫蔡鍔繼續留川，不要輕易言去。不幸蔡鍔因喉病不得不去日本就醫，在日竟然一病不起。此決定了進步黨衰微的命運。蔡死之後，梁轉而寄託希望於戴戡，又不幸，戴戡受四川軍人劉存厚之排擠，兩軍相戰，戴戡戰死，進步黨的最後希望幻滅。如果蔡鍔、戴戡不死，進步黨的命運，應該有所不同。

(二)研究系時期：失去了武力的憑藉，梁、湯等轉而寄託希望于制憲。他們認爲如果中國有一部較爲合適國情的

憲法，亦不難將中國的政治納入正軌。所以倒袁之後，梁啟超力主恢復國會，苦口婆心說服了段祺瑞，國會得在民國五年八月恢復，各地進步黨，國民黨議員先後來到北京。或許是梁啟超與湯化龍於討袁時期不在一起，又因為標榜不黨主義，國會重開之後，二人在思想上及結合上已稍有出入。他們分別組織了憲法研究會及憲法討論會，旋不久，有鑑於宜合不宜分，兩會又合併為一，稱憲法研究會，世人所稱的研究系即由此起。（梁善濟曾經提議恢復進步黨名稱未果。）

研究系初期，由梁啟超以反袁英雄姿態回到北京，主持對德宣戰問題，表演有聲有色，使已經衰落了進步黨頗有凌駕國民黨之勢。及後討平復辟，梁啟超、湯化龍、林長民聯袂在段祺瑞政府中出主要職，財政、內務、司法三個大部落在研究系的手中，梁、湯、林炙手可熱，此在一般人的眼中，幾可謂為進步黨的黃金時代。實際上不然。梁啟超一生最有興趣的是整理中國的財政，且嘗以中國槐特（Witte）自期許。這次出任財政總長，以為是一展抱負的大好機會。中國的財政，倒袁之後仍以仰賴外債過日子。段祺瑞受徐樹錚的左右，讓徐與曹汝霖把持了借債問題。梁財長被撇在一邊。另一方面，北洋系軍人天天打電報要錢，使梁窮於應付。軍閥們的胃口難於滿足，梁討不到好，反倒受軍閥們的羣起而攻之。所以梁的財政抱負，實際上一籌莫展。湯化龍做內務總長，主要目的要改造國會。討平復辟之後，梁、湯突然主張一院制，認為國會既已經被解散，不能再行召集，只有另行選舉新國會。選舉新國會表面上的理由很多，實際上是要縮小國會的組成人數。湯化龍以籍忠寅任國會選舉委員長，希望一舉選出的都是進步黨人。豈知野心勃勃的徐樹錚早已與各地軍閥串通，（當時軍政民政多同時由軍人把持，集督軍省長於一身。）把持選舉，梁、湯苦心爭來的臨時參議院以及民七國會，進步黨只是少數。到此，梁、湯等才知道上了太當，才發現有心輔佐他人，反為他人出賣，才毅然決然的中止了與段祺瑞的合作關係。所以表面上的興盛，在歷史家的眼中卻是衰微。

從民五到民七，進步黨與國民黨的敵對過於袁世凱時代，兩黨的仇視過於昔日，湯化龍的被暗殺，與兩黨的仇視有非常關係。湯死之後，進步黨失去了一個非常有領導能力的人，進步黨自此一蹶不振。

（三）蛻變時期：民國六年十一月，梁、湯等退出了段祺瑞的政府，他們的政治生命可以說自此結束了。但是此時

梁、湯都還在四十五歲左右的盛年，何能甘心罷休。暫時退了下來，不過發光養晦，期待有朝一日捲土重來。次年湯化龍去美國考察，可以說是新計劃的開始，不幸被刺身死，免死狐悲，梁啓超亦覺膽寒。從種種資料看來，梁啓超似乎相當灰心，似乎決心不再捲入政治，其改而以餘年獻身教育與學術，實為不得已。但細細觀察，梁之轉入教育界，卻別有目的。這個目的在求取進步黨的蛻變與新生。

梁氏之入教育界，目的在發掘人才。梁於歐戰結束之後去歐洲遊歷，九年歸國，思想為之大變。他認為民國以來進步黨之連連失敗，主要是人才太少。但是人才不是隨便拉得過來的，即使拉了過來，未必能長久共事，進步黨分子雜糅不純就是一例。梁氏決心自己來教育一批人才，做為自己的基本幹部。此一思想自梁氏與其門人如張君勱、張東蓀、蔣方震、舒新城等之間的信函往還，可以了解梁氏作育人才之目的所在。梁氏於民國十年開始教書，他把張君勱、蔣方震等一並拉進學校，在大學中開講座，在社會辦共學社、講學社。他們繙譯西書，邀請歐美之名學者如杜威、羅素、泰戈爾、杜里舒等人來華講學。他的影響力又漸漸的擴大。在他從政的時期，他被人罵為陰謀家。民國十年以後，他又漸漸恢復了在言論界的影響力。胡適、丁文江、曾琦等一批新的知識分子多少都受了梁的影響。不過，梁的時代究竟過去了。舊進步黨人並沒有完全退出官場，一部份人為了生活，在政海中消極的浮沉。代起的是新生的一代，張君勱、張東蓀、曾琦等起而繼續梁的意志，有了新的發展。今天的青年黨，民社黨都可以說與舊日的進步黨有關。新生的一代，由於時間沖淡了與國民黨的仇恨，也有進而彼此合作者，蔣方震就是一個例子。當然國民黨也已經改變了。

六、進步黨與民初國民黨的合離關係

進步黨與國民黨的關係，是悲劇性的。由於他們之間的歷史因素，他們互相仇視。在北京的議會裏，從來沒有和衷共濟的時候。但是，與其說這是歷史的因素，不如說這是溫和與激進之間的難於調和。當一八九八—一九九年間，孫中山先生與梁啓超在日本相遇的時候，他們彼此傾服，有志一同負起救國強國的重任。但一開始便因為溫和與激烈手段的不同，合作尚未展開便已宣告分手。以後他們為競爭華僑的財力支持而互相攻擊，由一些不必要的誤會而加深成見。及至一九〇五年同盟會組成，立場分明，急進與緩進的道路沒有調和的餘地。此一傳統到了民國初年

，依然壁壘森嚴，爲了一些小的意見，竟往往打得頭破血流，好像難分難解的冤家。

激進與緩進固然難以調和，但所謂激進與緩進，原是程度上的比較，即使僅取激進而衡量之，亦有程度的差別。最近個人撰有短文一篇，討論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與立憲派之間的關係。我們發現武昌起義之後，立憲派與革命黨之間有合作的關係，所以才有十四省響應獨立。如果說兩黨的激進與緩進根本不能相容，則合作關係便不能成立。兩黨之間有合作的事實存在，這又如何解釋呢？我的回答是：進取或保守程度之相同或相近者，他們的觀念亦相同或相近，所以有合作或妥協的可能性。假使我們可以確定孫中山，胡漢民一型的人物是極端激進的，黃興、宋教仁一型在程度上不如孫、胡。換而言之，革命黨中的激進程度是有不同的。在立憲派中，情況亦復如此。湯化龍、譚延闓、張謇等人是立憲派的領袖，他們是溫和型的人物。但他們互相比較，張謇又格外的溫和。湯化龍、譚延闓則屬溫和中的激進者。但這種激進與革命黨之孫中山、胡漢民比，則相去不能以道里計；與黃興、宋教仁比，則距離就拉近了。事實告訴我們，湯、譚與黃、宋相遇，一拍即合。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在短短百餘日之間推翻滿清，蓋因他們互相合作，互相妥協之故。他們之所以能合作，能妥協，則由於觀念相近之故，觀念之所以相近，則由於激進或緩進的程度相同之故。這是立憲派與革命黨之間的合作關係。

到了討袁之役，進步黨與國民黨又有合作的事實。但要不是國民黨中溫和型人物如李根源，林虎等人，合作的關係恐怕是不容易成立的。有人說：國民黨與進步黨只能共患難，不能共安樂，在某種限度下，似可以如此解釋。我個人認爲進取程度相同者才能合作，才能妥協。陶菊隱的北洋軍閥史話謂討袁之役，國民黨的右派與進步黨合作而推翻了袁氏，這應是很恰當的看法。

七、結 論

中國的傳統歷史觀在追求歷史的垂訓價值。西方人的歷史觀，在解釋現在的由來。兩相比較，西方人的說法比較爲合理。歷史的價值不容易判斷，借歷史以了解現在卻是邏輯的發展。我們在討論進步黨之餘，讓我們看一看它與國民黨的對峙究竟於民國政局有如何的影響。

民國的開國，如果某些假定能夠成立，與美國的開國，應有相似之處。第一個假定是袁世凱有華盛頓的氣度與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十九日

風範，則中國自專制到了共和之後，應該很快就有兩黨政治的出現。華盛頓做了總統，他的閣員最具有影響力的是漢米爾登（Alexander Hamilton）與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他們兩人所領導的兩派都是革命時期的志士，不過觀念上不同而已。漢米爾登派稱之為聯邦黨（Federalist），主張中央有較大的權力。傑佛遜黨稱民主共和黨（Democratic-Republican），主張地方有較大的權力。這兩黨好似我國的進步黨與國民黨，前者主張國權，後者主張民權。華盛頓比較喜歡漢米爾登派，所以佛遜在華盛頓第一任完畢之後便退出了政府。此頗與民初袁世凱之拉好進步黨，又有相似之處。那麼國民黨在民國二年不能得勢似乎不足為奇。問題出在袁世凱的皇帝夢。要是袁世凱不想做皇帝，而能督促完成一部合理的憲法，做一兩任總統就讓賢，袁在今天的歷史地位，應與華盛頓相差不遠。不幸我們的歷史由於袁氏的野心而背道而馳，也就失去了兩黨政治的機會。所以我認為兩黨政治之未能在民初奠下基礎，原因之一是我們缺少華盛頓一樣的領袖。

其次，我們缺少一部憲法。華盛頓退隱之後，漢米爾登派繼起當權。但漢米爾登一派的保守作風，使他們失去了民心，傑佛遜派於一八〇〇年通過選民的支持，取得政權。這一次政權的轉移，顯示他們的憲法奠定了立國的基礎。無論漢米爾登黨與傑佛遜黨如何對峙，他們都不願越出憲法的常軌。反觀進步黨與國民黨，兩相爭執不已，未能認清訂定憲法之重要性。袁氏的阻撓固然非常有關係，但兩黨如能克服憲法一關，或許中國的政局將有不同的發展。當然，有了憲法，是否都能遵守，又當別論。缺少憲法是共黨政治不能建立的第二个原因。

再其次，缺少互相容忍的雅量。傑佛遜黨打倒了漢米爾登黨之後，傑佛遜曾說，希望國民都能能在「對的Correct」、[好的 Good]原則下去提出政見，這樣國家才能不斷進步。即使是保守的亞當斯（Adams）與漢米爾登當權的時候，他們都承認傑佛遜一派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社會精英，有統治國家的基本條件。但在民國初年，進步黨攻擊國民黨是暴民集團。國民黨則攻擊進步黨是袁世凱的走狗，兩不相容。其實進步、國民兩黨與美國的開國兩黨一樣，同是國家的精英，所缺少的就是容忍而已。這是兩黨政治不成的第三个原因。

最近 M.I.T. 一批學者認為，要建立一個新興的國家，首先要領袖羣有國家民族的統一感（Sense of National Unity），其次要有政治的和衷共濟心（Political Consensus）。民國初年的知識分子並不缺乏國家民族的統一感，但

就沒有政治的和衷共濟心，所以兩黨政治未能發展起來。

何以進步黨與國民黨不容易溝通政治上的和衷共濟？這似乎又要歸諸於他們的出身背景之不同。前面已經討論過了，進步黨從立憲派演變而來，他們傳統的關係多，所以比較保守。國民黨從革命黨蛻變而來，他們受傳統的影響較少，所以態度比較激烈。他們兩派都是當時中國頂而尖的知識分子，都想改革那根深蒂固的腐敗政治。由於他們態度上的強烈與溫和的分野，自然而然一為革命的，一為溫和的。根據政治學家 Samuel Huntington 的說法，改革家與革命家有很大的分別。他認為改革比革命困難得多，改革家要兩面作戰，一面對抗保守者，一面對抗革命者。改革家推行一個政策，同意者是他的朋友，不同意者就變成了敵人。換了一個政策，昨天的朋友，今天可能變成了敵人。所以改革家隨時都在作戰，敵友的位置時時在變動。革命者則不然，革命是要把問題極端化，往往用二分法來辨別事理，不革命的便是反動分子。不是朋友，便是敵人。革命家在製造裂痕，改革家卻隨處彌縫。革命家的手段是嚴酷的，改革家卻必須有彈性。革命家敵友分明，改革家則玩弄三教九流於掌指之間。所以改革家需要較多的技巧，革命家則可不必。一個革命家不一定是個成功的政治家，一個改革則必須以成功的政治家為期許。改革家不僅要玩弄各方面的力量，時要有詭辯的才能。改革家只能一件件的改革，決不能同時推動許多方案；他要求漸進的變，而不是極端的變。革命家要求全面的變，澈底的變；採取激烈的破壞手段，破壞之後則暫置不論。

Huntington 大致為我們刻劃了進步黨與國民黨的面目。何以梁啟超一派願意與北洋政權接近，周旋於傳統官僚、軍閥、保守者、野心家之間？因為他們取的是改革家的手段。他們的性格正好適宜溫和的路線。國民黨的背景是進取的，激烈的，當然他們敵視北洋勢力，因此也把進步黨看成了北洋的附庸，列為一並打倒的對象。但是無論改革也好，革命也好，成功非一蹴而至，尤其當民國初年，傳統的阻力依然很大，革命家和改革家都必然要失敗，這命運似乎無法避免。

工商部咨各省民政長，請提倡設立地方貧民工場，俾對無業者教養兼施。

工商部本日咨行各省民政長，以工商會議所提設立地方貧民工場一案，業經商得財政部同意援照古

林實習工廠成案減稅，特咨請各地提倡設立貧民工場，以資教養無業貧民。咨文曰：

「爲咨行事案：查前本部臨時工商會議有提倡地方貧民工場一案，經多數議決條文內第六項事關稅項，當經函致財政部核復去後，茲准復稱准稅務處稱，查貧民工場請將製品出口免稅，並豁免內國稅捐，自係爲提倡工業發達生計起見，第京外各處工場林立，皆與貧民有關，從無全行免稅成案。惟前清宣統年間，吉林實習工場請將製品出口免稅，經本處核定該廠所出貨品如係洋式，即照機器仿造洋貨專章；在本地零銷，准免稅釐；其運銷他處，在經過第一關完納值百抽五正稅，一道發給運單，概免沿途稅釐。如係華式，於經過關卡時，仍照土貨徵收通則辦理，通行在案。現在國稅土貨出口辦法尚未釐定，所有該工場製品輸出外國正稅及內地稅捐，應准暫行援照吉林實習工廠成案辦理。等因。查國民生計日蹙，由於無業者多，教養兼施，端資工廠，地方設立貧民工場一案，業經臨時工商會議議決，自應實力提倡，或就地方公費以經營，或勸紳商集資以組織。量財設廠，分科習藝，察物產之相宜，供社會所需要。總期事皆核實，款不虛糜，庶國計民生，兩多裨補，應完稅則，既准財政部函覆前因，自應遵照辦理。除議決條文內第六項，毋庸遵行外，相應鈔錄原文，咨行貴民政長，轉令所屬地方，一體遵照辦理。一俟陸續設立，希隨時報部，以憑稽核。」（註八）

內務部下令強制追繳被判當選無效之雲南籍衆議員徽章。

內務部本日訓令京師警察廳，以雲南第一區衆議員重選之當選人顧視高、曾子書二人，經大理院判決無效，應將議員證書及徽章繳銷。茲因多日尚未繳回，令該廳按「新政執行法」強制處分。令曰：

「前准大理院函開雲南第一區衆議院議員選舉，十二月二十日之重選，依法應作無效，現已判決，相應將此案判詞鈔送查照等因。當以雲南第一區十二月二十日之重行選舉，既經院判應作無效，則所選出之議員顧視高、曾子書二員，依法自應取銷。當經電令雲南選舉監督改選，並飭經籌備國會事務局函由籌備衆議院事務處通知該員等，速將所領議員證書及議員徽章，一併繳銷在案。惟迄今多日尚未據繳，查議員徽章，非議員而僭用者，刑律定有專

條，與公共秩序實屬大有妨害，且案經院判，尤未便任聽抗不遵判。應由該廳按照新政執行法第六條第二款之規定，強制處分。」（註九）

中日簽訂「滿韓通商稅約」。

滿韓通商，由來已久。日俄戰後，朝鮮爲日本保護。與中國所締滿洲善後條約，僅言滿韓國境貿易，雙方最惠國之待遇而已。關稅問題，未嘗言及，近以國境通車，商務日形發達。中國對於東清鐵路出入貨物，皆減收正稅三分之一。而於安東所運貨物，則仍徵收正稅之全額。日人頗爲不平，由日政府飭駐京公使伊集院氏向外部商訂條約六條。全文如次：

第一條 由滿洲經鐵道向新義州以往各地之有稅貨物，及由新義州以往各地經鐵道向滿洲之有稅貨物，各課海關稅率三分之二之輸出稅。

第二條 因由新義州更取鴨江路向他方輸送之目的，經鐵道從滿洲輸出，及依該水路到新義州，更經鐵道輸入滿洲之貨物，不得受前次減稅特約，從而由滿洲經鐵道輸出新義州之一切有稅貨物，雖課國稅金額，然限左列之貨物，退還其三分之一。

（甲）在新義州供地方的消費者。

（乙）從滿洲輸出之日起，二年以內，更經鐵道輸送新義州以往者。

關於前列（甲）之貨物，以新義州稅關發給之輸入免狀，（證輸入關稅付清者）又關於（乙）之貨物，以於安東稅關識別其原輸出貨物爲必要，即以新義州稅關發給之運送免狀記載細目者，認爲該貨物受關稅三分之一之退還具備必要之條件。

除本條第一項所記載外，由新義州經鐵道輸入滿洲之有稅貨物，附有新義州稅關整給之輸出免狀，明記非由船道運至者，課海關稅率三分之二之輸入稅，於朝鮮稅關手續有何變更之際，關於本條記載之貨物，中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十九日

五九二

國海關手續。亦須變更。

第三條 受三分之一之減稅特約，赴滿洲內地各貨物之抵價稅，爲海關稅率三分之二，即納三分之二輸入稅之半額。

第四條 受三分之一之減稅特約，輸入安東，次由鐵道赴滿洲以外之條約，或中國本部各內地，又由海路赴滿洲，

或中國本部之貨物，非於中國海關納入既減之額，則基於條約之規定，凡適用於外國輸入品之普通稅關，不得處理。

第五條 報告者除英文及中文之報告書外，須提出鐵道運送狀副冊記載左列事項：

送貨者姓名、受貨者姓名、發貨地（停車場名）、運至地（停車場名）、品名、容量、重量、包裝、符號、記號、號數、及其價格，並鐵道職員之署名。

第六條 朝鮮稅關及中國海關，因防止害及各屬收入之詐欺行爲，各承認其助主義。

西曆一千九百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在北京簽押，日本國特命全權公使伊集院彥吉，總稅務司愛斯愛亞格倫印。（註一〇）

漢陽兵工廠工人罷工。

漢陽兵工廠工人，以所得工資，自本年一月以來，均用紙幣與官票搭發。而紙幣價跌，祇能八折使用，受虧不少。日前具票要求，意在全給官票。當局以財政支絀未許。黠者遂從中鼓惑。唆發罷工。本日有少數工人，持鐵尺及石子，在該廠西門攔阻各工，禁令入廠。該廠劉總辦見此情形。急詣都督府請示。工人等竟糾集多人，在路拋擲磚石。並隨至都督府瀝訴困苦情形，經都督派員與劉總辦商訂辦法，收工人薪資在二十元以下者，概發官票。二十元以上者，分成搭發，總理總工程師等，則概發紙幣，至六月四日，遂照常開工。（註一一）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三日第三八六號。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四日第三八七號。

註三：「東方雜誌」，十卷一號，中國大事記，頁三一四。

註四：「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冊，頁四一四。

註五：同註四，頁四一八—四一九。

註六：同註四，頁四一九。

註七：「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一輯，頁二八五—三〇四。

註八：「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十九日第四〇二號。

註九：「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一日第三八四號。

註一〇：「東方雜誌」，十卷一期，中國大事記，頁四一五。

註一一：同註一〇，頁五。（註一）

三十日 袁大總統任命徐寶珍署江蘇陸軍第四師師長。

駐楊州之陸軍第二軍軍長徐寶山，於二十四日被炸身死，軍事會議推舉其弟徐寶珍暫領其軍，並電請袁大總統核准。本日，袁發表任命，以徐寶珍署江蘇陸軍第四師師長，即前第二軍改編。（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秦步衢、莫榮新、龍觀光、林俊廷、黃榜標五人為廣西陸軍各旅旅長。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曰：

「任命秦步衢為廣西第一師步兵第一旅旅長；莫榮新為廣西陸軍第一師步兵第二旅旅長；龍觀光為廣西陸軍第二師步兵第三旅旅長；林俊廷為廣西陸軍第二師步兵第四旅旅長；黃榜標為廣西陸軍步兵第五旅旅長。」（註二）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五九四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三八三號。

註二：同註一。

三十一日 進步黨舉黎元洪為理事長，梁啟超等九人為理事，並聘派名譽理事暨本部職員。

新由三黨合併成立之進步黨，本日推定原共和黨理事長黎元洪為該黨理事長，並推舉梁啟超、張謇、伍廷芳、那彥圖、孫武、湯化龍、王賡、蒲殿俊、王印川九人為理事。聘阿穆爾靈圭、張紹曾、馮國璋、周自齊、熊希齡、閻錫山、胡景翼、尹昌衡、蔡鍔、朱瑞、唐繼堯、陸榮廷、張鎮芳、楊增新、張鳳翽、程德全、陳國祥、徐勤、莊蘊寬、汪大燮、陳昭常、齊耀琳、陳炯明為名譽理事。派定林長民為政務部長，時功玖、王蔭棠為副部長。丁世嶧為黨務部長，孫洪伊、胡汝麟為副部長。政務方面，以汪榮寶為法律主任，吳鼎昌為財政主任，林志鈞為外交主任，羅綸為教育主任，張善輿為實業主任，汪彭年為地方自治主任，張嘉璈為庶務主任。黨務方面，黃遠庸任交際。王家襄任文牘，金還任會計，梁善濟任地方自治，張協燦任庶務。

袁大總統公布「陸軍軍隊校閱條例」。

政府制定陸軍軍隊校閱條例，本日由大總統公布。條例原文如次：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條例係為考察陸軍教育，訓練進度，及籌備設施、軍需、衛生、內務各成績，並藉勵其進行。

第二條 校閱分左列各種

一大總統簡員校閱。

二陸軍部派員校閱。

三軍隊自行校閱。

第二章 大總統簡員校閱

第三條 陸軍部對於某項軍隊應行簡員校閱時，即呈請大總統特命校閱使校閱之。

第四條 校閱使奉命後，預備施行校閱之計畫，及一切進行之手續，除承大總統訓示并准照部定校閱規則外，應先會同陸軍部與參謀本部商訂校閱綱領。

第五條 校閱使爲履行職務便利起見，得與陸軍、參謀兩部，商調軍官佐爲校閱隨員，但須按照各員官職，分別簡任、薦任、委任。

第六條 校閱使隨員須由各兵科軍官及軍需軍醫軍法等組織之，其員數如左：

校閱贊一員，中、少將，上校。

一等校閱員八員 上中校及同等官。

二等校閱員八員 中少校及同等官。

三等校閱員十員 上中尉及同等官。

錄事兩員。

第七條 校閱參贊，承校閱使之意旨，輔佐校閱使，領袖各校閱員規畫校閱一切事宜。

第八條 一等校閱員承校閱使及校閱參贊之命，分充各專科之主任辦理本科應行校閱之事，及分配所屬之職務，並統核專科一切事宜。

第九條 二、三等校閱員承上官之命，辦理專科校閱一切事宜。

第十條 錄事承上官之命，任繪圖及繕寫各事宜。

第十一條 校閱使准第四條辦理後，於校閱前若干日，應將校閱程序表頒發於被校閱之軍隊。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五九五

第十二條 校閱使關於已行校閱事項，應將意見詳加訓示該軍隊長官以資效法。

第十三條 校閱事竣後，校閱使應將其情形及意見復呈大總統，並移知陸軍參謀兩部，以備考核。

第十四條 校閱經費應歸軍事活支類目項下，由陸軍部支發。

第三章 陸軍部校閱

第十五條 陸軍總長對於某項軍隊學校局廠之教育、訓練、管理、籌備軍需衛生暨一切職掌業務，欲視其實際程度，可親蒞或派員逐細校閱之。若派員校閱時，其主任者為校閱委員長。

第十六條 校閱委員之組織，由陸軍總長斟酌情形以命任定之。

第十七條 校閱委員長受陸軍總長委任後，除承總長訓示外，應會同各校閱委員商訂校閱程序日期，列表呈請陸軍總長飭該長官遵照辦理。

第十八條 校閱委員長於校閱事竣後，應將意見隨時告知該長官，以便改革。

第十九條 校閱事竣後，校閱委員長應督率各校閱委員將校閱情形及其成績詳細記載，編成圖書呈報陸軍總長，由總長核閱批交各主管司存辦。（陸軍總長親蒞校閱時所得之報告亦准此辦理）。

第二十條 校閱費用由陸軍部發給。

第二十一條 校閱規則另訂之。

第四章 軍隊自行校閱

第二十二條 軍隊長官對於部下之教育、訓練、內務，企圖進步，確實須依部頒教育順序表，按期分別校閱，但各年兵須同時行之。

第二十三條 軍隊自行校閱之分別如左：

一團校閱（獨立營）。

二旅校閱。

三師校閱。

第五章 團校閱

第廿四條 團長（獨立營長）准第二十二條之規定，於各教育期最終一星期內，將本期所授學科、術科之項目程度，及內務、服裝、軍紀、風紀各要件，詳細嚴密考查之，爲團校閱。

第廿五條 團長（獨立營長）每期校閱畢，須將校閱各事件召集部下詳細講評，分別優劣，以資鼓勵，而策進行。

第廿六條 團長（獨立營長）校閱後，應將校閱情形及部下成績，詳報旅長，及師長。

第六章 旅校閱

第廿七條 旅長准二十二條之規定，校閱所屬各團，以查其實際上之成績，爲旅校閱。

第廿八條 旅長校閱除按軍隊教育順序表所規定之項目施行外，其校閱事項及所要程度，須斟酌情形妥定之。

第廿九條 旅長得派相當官員幫同校閱。（在混成旅應參照三十三條行之）。

第三十條 旅長校閱完竣除應遵照第二十五條辦理外，應將一切情形呈報師長。（在獨立旅則呈陸軍部）。

第七章 師校閱

第卅一條 師長准二十二條之規定，遵照教育順序表所訂之項目、進度，嚴行校閱，並將全師一年間教練、管理、服務、衛生等項，一一切實考核，以覘全師訓練之程度，爲師校閱。

第卅二條 師長於校閱前，應召集各旅長、獨立團長、獨立營長及參謀軍需、軍醫、軍械各員，會商校閱綱領，及各種辦法，預備校閱程序表，令知全師以便遵循。

第卅三條 師長校閱時，除率同師司令部所屬之參謀軍需軍械軍醫外，得派委相當人員幫助之。

第卅四條 師長校閱完畢，應將旅團營之確實成績，詳加訓示，督飭改良。

第卅五條 師長校閱事竣後，應將全師各項成績造冊呈報陸軍部。

第卅六條 本條例自公布之日施行。（註二）

財政部訂定「交通銀行代理國庫暫行章程」。

交通銀行業經財政部核准代理金庫，並奉大總統令予以發行兌換券特權，現因金庫條例規定以中國銀行代理金庫，而法律程序未備。審計部門為檢查國庫，函請將委託交通銀行代理國庫章程早為規定，財政部乃訂出暫行章程十六條，公布施行。茲誌布告及條文如次：

一、布告全文：

「交通銀行當中國銀行未成立之先，向本經理國家出納，嗣經本部核准代理金庫，又奉大總統命令予以發行兌換券特權，與中國銀行兌換券一律通用。現在金庫條例草案已呈奉大總統批准公布，先行試辦。按照該條例，係以委託中國銀行代理金庫為原則。惟關係該條例之法律一切未備，驟難實行。國會公議又未卜是否同意，而審計處以檢查國庫，函請將委託交通銀行代理金庫章程早為規定。本部權衡緩急，茲特暫定交通銀行代理國庫章程十六條公布如左，俾資遵守。一俟金庫條例經國會議決後，再行改照法律確定辦法辦理，希一體遵照。此布。」（註三）

二、財政部委託交通銀行代理金庫暫行章程：

第一條 本部於金庫條例未經國會議決施行以前，暫行委託交通銀行，代理金庫現金出納事務。

第二條 俟金庫條例經國會議決施行時，應按照金庫條例草案，第五條之規定，轉由中國銀行委託之。

第三條 本部委託交通銀行之範圍，以國債收支一部分為主。但租稅統系內之出納，亦得酌量各該地情形，委託交通銀行代理。

其依金庫條例第八條之規定，有法律契約之制限，應屬於交通銀行代理者，交通銀行並得代理之。

第四條 應設金庫之出納區域內，無中國銀行，而有交通銀行者，交通銀行可行其代理金庫之職權。

第五條 有中國銀行之金庫出納區域，如款項出納過鉅，或遇特別情形時，交通銀行得分任代理。

前二項之代理，不以國債收支為限。

第六條 特別會計之歲出入，除法律契約別有規定外，交通銀行得代行中國銀行管理金庫職權。由財政總長、交通總長，令管理特別會計、出納官吏，將所有款項，統由交通銀行收納支付。

第七條 特別會計與國債之收入、支出，須劃分兩部，並不得與銀行營業收支相混。

第八條 本部收入款項，除特別會計外，分別善後借款與非善後借款，通知交通銀行分立簿冊。

第九條 支出款項，除特別會計外，註明從某款內開支。交通銀行即分別辦理。

第十條 收發款項，如係外國貨幣，生金銀及平色參差時，其買賣價格折合銀元，須先與本部庫藏司商訂價值，方可轉帳。

第十一條 金庫各種帳簿，由本部訂定之。惟未訂定以前，暫由交通銀行呈報採用。

第十二條 交通銀行每五日須作一收支報告，每月終作一月計表，送本部庫藏司查核。

第十三條 財政總長無論何時，得派員檢查交通銀行，關涉代理金庫之帳簿現金及有價證券。審計處派員檢查時，先期函由本部轉知交通銀行遵照，並由本部派員會同臨檢。

第十四條 交通銀行依代理金庫職權，得發行兌換券。其發行額按照市面情形伸縮之，但須呈明財政總長核准。

第十五條 本章程自公布日施行。

第十六條 本章程俟金庫條例經國會議決施行時，即按照適宜之法，酌量改訂。（註四）

教育部以北京大學預科學生滋擾校務，不成事體，復指令該校校長何燭時查明斥退之學生，勒令卽日出堂，其餘學生照常上課；並頒訓令，予以告誡。

數日以來，北京大學預科學生爲要求免試升入本科，滋擾鼓喧，愈演愈烈，教育部以學生此種行爲，不成事體，復於本日指令北京大學校長，何燭時，令將查明斥退之學生，勒令卽日出堂，並令其餘學生於火曜日前恢復上課。令曰：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五九九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

六〇〇

「前據該校長呈報：該校預科學生聚眾脅迫各節，當經指令該校長查明爲首之人，立即斥退；其餘被脅迫者，仍飭令照常上課在案。乃日昨午後，該預科學生聚集二百餘人，擁至本署大門之內，演說拍掌，肆無忌憚，似此舉動，竟置學校管理規程於不顧，尙復成何事體！此次滋擾情形，除該校查明斥退之學生外，餘多脅從附和之人。現在該生等業經回校，應由該校長將斥退諸生，勒令即日出堂，一面剴切訓勉其餘各生恪遵約束，即日安心上課，倘有不遵約束及先時既未因事請假，至火曜日仍不上課者，即由該校長查明革退，是爲至要。」（註五）

同日，教育部復對北京大學預科學生頒發訓令，予以告誡。令曰：

「學校管理規程，本部曾於元年九月間訂定公布，凡爲學生，皆當服從此項規則，未有學生違背規則而可不加懲戒者也。北京大學預科二、三年級學生等不知悔改，遂使校風日益敗壞，此次該校下學年分科招生於未遵照大學規程辦理之預科畢業生，規定應行人學試驗，確係遵奉部令，並無不合。該生等竟敢聚眾要挾，爲種種無禮之舉動。前由該大學校長呈報到部，當經本部指令該校長查明爲首之人，立即斥退，其餘被脅者，仍飭令遵守校規，照常上課。本部對於諸生但使有寬免，固無不曲予成全也。乃既被斥退之學生八人，復敢違抗命令，迫脅同學二百餘人，擁至本部大門之內，大聲演說，任意拍掌。經本部員役詢問，始以請見次長爲詞，當即令其推舉代表以便接見，該生等竟不肯推舉代表，必欲要求本部次長於人聲嘈雜之中，相對立談。試問學生請見本部長官，應否有如此舉動？苟非恃衆要挾，其意何居？本部次長於下午散署時面告該生，令舉代表，該生等仍不遵依，乃至盤踞公署通宵達旦。疊由本部員司及該校職員勸令回校，均不見聽，輒復口出要挾之詞，肆無忌憚。試問諸生種種行爲，有不違背學校管理規程者乎？諸生須知學生在校當以勤脩學業、遵從規則爲本務。縱或一時誤聽迫脅之言，陷於非禮，及時悔悟改過非難，且似此集眾紛擾，既大違該生等求學之初心，亦自失學生現時之身分，爲此剴切訓導，凡未經該校斥退之學生，務各恪守校規，安心向學，毋再爲非禮之言所惑，是爲至要。」（註六）

工商部通告各省新訂公司註冊章程，自本年七月一日施行。

工商部本日通告各省，以前農工商部所頒公司註冊試辦章程未盡妥適，經另訂公司註冊暫行章程十

八條，咨請轉飭所屬自七月一日起施行。茲誌咨文及章程全文如次：

一、工商部咨各省都督民政長本部新訂公司註冊章程請轉飭所屬暨各商會遵照文：

「爲咨行事案：查公司註冊，係屬本部職掌，前農工商部曾頒試辦章程十八條，歷經通行遵辦在案。本部成立逮今年餘，關於所辦註冊事項，深覺該章未盡妥協，如原章第二條內稱：公司註冊，由部設局專管。本部以設局專辦，徒多周折，業將該局裁撤歸司直轄，以期簡便。又如第八、第九兩條所訂註冊公費，分股分、合資兩項，合資公司以人數多寡定冊費等差，此項規定，殊欠公允，且公費應繳數目殊嫌過重，亟應從輕規定，以恤商艱。其他條文應行修改者，亦不一而足。本部爲便商起見，照現行公司律範圍另訂公司註冊暫行章程十八條，現已印刷成帙，相應附書咨行貴都督、民政長轉飭所屬暨各商會，一體遵照。」（註七）

二、工商部公司註冊暫行章程：

第一條 本章程係按照現行公司律，規定公司註冊辦法。

第二條 凡依現行公司律組織之公司、局、廠，均須呈報工商部核准註冊，方准開辦。

第三條 凡設公司，先行來部呈請立案者，自立案之日起，限六個月內，須呈請核准註冊。如逾期不呈請時，即行註銷。

第四條 公司呈報註冊，須按各該公司性质依附列呈式，將所應聲明各款，逐條填具，並將合同章程呈部核奪。

股分公司並須將股票式樣呈核。

第五條 公司呈請立案，須開具營業概算書，呈部核奪。

如先未立案，逕請註冊者亦同。

第六章 合資公司須資本全數繳足，方准呈請註冊。

第七條 股分公司須股分全數招足，實收股本過半數以上，方准呈請註冊。

第八條 凡公司、局、廠所集資本，須經地方官廳及商會證明屬實，方准呈請註冊。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

六〇二

第九條 各種公司註冊費，比照左列定額，分別繳納。

一、五萬元以內者，繳銀五十元。二、十萬元以內者，繳銀一百元。三、二十萬元以內者，繳銀一百五十元。四、五十萬元以內者，繳銀二百元。五、百萬元以內者，繳銀二百五十元。六、百萬元以上統繳銀三百元。

如已報明資本數目，經部核准註冊，嗣後續加資本，應參照前列各項，併合原繳之數計算。

註冊費均按銀元計算。如公司資本係銀兩者，即以兩數合作銀元核算。

第十條 凡公司、局、廠，經部核准註冊，當即發給執照，以資信守。並通行該地方官廳保護。

第十一條 工商部收到註冊費時，由收發處給發收條爲據。

第十二條 已經註冊之公司、局、廠，均分類登錄註冊底簿存案。凡有關係者，得來部聲請閱看。

檢視某公司及行號閱看註冊底簿者，每人每次須繳銀一元。

鈔錄註冊全案者，每百字以內繳銀一元，過百字遞加銀半元。

第十三條 凡關於註冊事項，得隨時來部詢問。

第十四條 各項行號店舖，欲請註冊，准照本章辦理。

第十五條 外國商人所設公司呈請註冊，須以華文爲憑。執照亦用華文以歸一律。

第十六條 凡在本章施行以前，所有未經註冊之公司、局、廠統限，自施行日起，六個月以內，補報註冊，逾限不

報。按照公司律第一百二十六條查明懲罰。

第十七條 本章自民國二年七月初一日施行，舊有公司註冊試辦章程，即行作廢。

第十八條 本章係屬暫行章程，有所修改以部令定之。俟新商法頒布，另訂施行細則後，即行作廢。

股分公司註冊呈式。

具呈人 姓名

爲呈請註冊事。今因設立 公司，謹按公司註冊章程第四條所應聲明各款，條列於後。呈請

核准註冊。謹呈

工商部。

計開

- 一、名號。
- 二、營業。
- 三、責任種類。
- 四、股分定額。
- 五、每股銀數。
- 六、現收股銀。
- 七、總號地方。
- 八、創辦人姓名、住址。
- 九、查察人姓名、住址。
- 十、設立年、月。
- 十一、營業期間。

民國 年 月 日

合資公司註冊呈式。

具呈人

姓名

爲呈請註冊事。今因設立

公司，謹按公司註冊章程第四條所應聲明各款，條例於後。呈請

核准註冊。謹呈

工商部。

計開

- 一、名號。
- 二、營業。
- 三、資本數目。
- 四、總號地方。
- 五、出資人姓名、住址。
- 六、總經理人姓名、住址。
- 七、設立年、月。
- 八、營業期間。

民國 年 月 日

獨資商業註冊呈式。

具呈人

姓名

爲呈請註冊事。今因設立

，謹按註冊章程第四條所應聲明各條，條列於後。呈請

核准註冊。謹呈

工商部。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

計開

一、名號。二、營業。三、資本數目。四、總分號地方。五、出資人姓名、住址。六、總經理人姓名、住址。七、設立年、月。八、營業期間。(註八)

註一：「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冊，頁四一九—四二〇；謝彬：「民國政黨史」，頁五三。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一日第三八四號。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八日第三九一號。

註四：同註三。

註五：「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四日第三八七號。

註六：同註五。

註七：「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六日第三八九號。

註八：同註七。

本月 有關當局發表中國最近人口，統計數學，計為四億四千二百五十四萬八千一百二十八人。

中國最近人口一覽表如下：

省 名	面積方里	人 口	每方里人口
直 隸	四五八・六九四	二九・四〇〇・〇〇〇	六四・〇九
江 蘇	三四六・二七七	二四・五九八・九一五	七一・八七
安 徽	三七七・一一四	三五・八一〇・〇〇〇	九四・九五

江	浙	福	湖	湖	山	山	河	陝	甘	四	廣	廣	雲	貴	奉	吉	龍	新	蒙	青	西	合
西	江	建	北	南	東	西	南	西	肅	川	東	西	南	州	天	林	江	疆	古	海	藏	計
五六一・六一九	三〇四・六五四	二九九・六〇九	五四八・一九二	五七八・三三三	四一八・三六六	四三七・八五八	五二〇・六〇九	五二四・四九二	九七六・一八九	一・二九九・七九七	六一八・二九〇	六〇七・八四一	八四〇・一五〇	五〇二・二五六	二・八一九・三二九		五・五一一・〇四一	九・〇二二・六〇七	五・〇六九・四八四	三二・六四二・八〇一		
二一・九七四・〇九八	二一・八四二・五六五	二五・二三五・一八四	三四・三三九・五二四	二二・一二〇・六四八	三七・四三七・六七二	一一・〇五〇・七六四	二一・〇〇九・九七七	八・四七三・〇四五	九・七五〇・六四五	七九・四九三・〇五八	二九・八五二・一一二	八・五二七・三七八	六・一一四・一五〇	四・八四〇・九〇〇	五・七五〇・九〇九		一・二八六・五八四	一・九九〇・〇〇〇	一・六五〇・〇〇〇	四四二・五四八・一二八(註一)		
三八・八〇	三八・八七	八四・二二	六二・六四	三八・二四	八九・四八	二五・二三	四〇・三五	一六・一五	九・九六	六一・一五	四八・二八	一四・〇二	七・二七	九・六三	二・〇三		〇・二三	〇・二二	〇・三二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

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

六〇六

按：本表刊出時未註發表機關，查其相聯發表等爲各省議員名單，當與選舉名額有關，待查證。
註一：「東方雜誌」九卷十二號，內外時報，頁三三。



六月

一日 國務院決定不設禁煙專管機關。

內務部前函國務院，以各省電請設立禁煙專管機關，特擬意見書請提國務會議討論。國務院答：會議決定，毋庸另設專管機關。茲誌答函如下：

「逕啓者：前准函稱，各省紛紛來電贊同設立禁煙專管機關，事關重大，擬具意見書請提出國務會議等因。查此案現經國務會議公同決定，禁煙一事，毋庸另設專管機關，致增糜費，相應函知貴部查照，轉行知照可也。」

(註一)

外交部函知內務部：湘、皖、魯三省煙苗淨絕，已會同英使委派人員履勘完竣，自本月十五日起，依禁煙條款禁止印煙運入該三省。

外交部致函內務部，湘、皖、魯三省以煙苗業經淨絕，請禁運印藥入境案，已由中英委派各員履勘完竣。依禁煙條件第三款，准於該三省內禁運印煙，自六月十五日起實行。函曰：

「逕啓者：會查湘皖魯等省煙苗事，據本部派委員先後呈報，各該省煙苗確已淨絕，並准湖南都督、安徽都督電請禁運印藥入境，又准貴部函稱：山東都督電稱：煙苗業經拔盡，鈔錄原電，希據情函知英使各等因，正核辦間，接准英使節略稱，中英委派各員已在該三省履勘完竣，詳報前來。現按照禁煙條件第三款，准於皖湘魯三省內禁運印煙入境，擬由本年六月十五日起實行等因，除分電湘皖魯等省都督，並函稅務處令行總稅務司轉飭各該省稅司遵照辦理外，相應函達貴部查照。」(註二)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一日第三八四號。

註二：同註一。

二 日 袁大總統據北京大學呈報預科學生風潮事件，通令全國整飭學風，以整齊嚴肅為主，以服從為主，凡不守學規者應隨時斥退。

北京大學預科學生風潮事件，經該校校長何燠時呈報大總統（見二十九日條），本日批令將滋事學生嚴切查辦，並飭通令整飭學風，教育部乃以臨時大總統名義頒行整飭學風命令。茲誌袁批及令文如下：

一、批文：

「據呈已悉。北京大學校為全國模範，關係重要。乃自去年以來，該校學生屢滋事端，均未深究，以致習為驕縱，毫無顧忌。近日竟有在校開會，迫脅校長辭職情事，謬妄已極，應由教育部將滋事學生，嚴切查辦，毋稍寬假。嗣後關於教育行政，一以整齊嚴肅為主，以端士習而挽學風。是為至要。」（註一）

「國於天地，必有興立，治亂之原，文野之判，視乎教育程度以別等差。環球各國，各有所以立國之故，國體有專制共和之分，而教育本原，首重道德。古今中外，殆有同規。前清末造，學風之衰，論者多歸咎於以利祿為誘，無異科舉。以故獎勵爭優，學年求短，惡習濡染，人不自知。民國肇建，百度維新，本大總統深維治國大綱，必以教育全國人民合於共和資格，為凡百建設之本，視之至重，故責之彌嚴，乃考察京外各學校，其管理認真且有起色者，實不多見，大多數衍荒嬉，日趨放伍。甚至託於自由平等之說，侮慢師長，蔑棄學規，準諸東西各國學校取服從主義絕不相同。倘再事因循，不加整飭，恐學風日壞，民俗隨之，關係於世道人心者至大。爰特剴切申明，凡各學校教職員學生，須知共和國體，必養成人民優美高尚之風，而後自由平等方能以法律為範圍。況學生在校最重服從，詎可任其囂張，敗壞規則。著教育部行知京師各學校校長，並督飭各省教育司長，凡關於教育行政

，一以整齊嚴肅為主。學生有不守學規情事，應隨時斥退，以免害羣而不懲儆，總期德育日興，學風丕變，本大總統有厚望焉。」（註二）

袁大總統令授范書田、王懷慶等四人為陸軍中將；王懷慶、李長泰為鎮守使。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曰：

「范書田、王懷慶、徐邦傑、黃懋澄均授為陸軍中將。」

同日，袁大總統再發布命令，任命王懷慶為薊榆鎮守使，李長泰為冀南鎮守使。（註三）

袁大總統核准領參謀總長事黎元洪呈請任命韓國鈞為江蘇都督府參謀長。（註四）
教育部布告：中央學會選舉事宜，俟國會議復後再辦。

中央學會選舉一再發生糾紛，教育部前曾布告延期，本日再以布告規定其選舉事宜俟國會議復後再辦。事實即係停辦。布告曰：

「中央學會選舉前，因辦理窒礙，各省又紛紛電請展期，業經布告展期在案。查此次選舉窒礙情形以資格問題為最，本部對於選舉資格之有無，曾經根據中央學會法前參議院解釋案，並前清奏定學堂章程分別規定在案。惟未經認為合格各項畢業生要求選權，呈電紛馳，其所持理由不只一端，或因法文簡括易啟疑難，或因舊制紛歧漫無標準。本部對於此項要求，祇得諮詢國會，藉資解決。除無案可稽各學校外，凡要求選權各學校，均經本部列入諮詢案，並附有已准、未准各學校程度年限、入學資格一覽表，一併函請國務院呈由大總統咨交國會議覆，所有中央學會選舉事宜，應俟國會議復後，再行辦理。」（註五）

蔡元培、汪兆銘，自歐返國抵滬。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三日

六一〇

蔡元培自民國元年九月出國赴歐，再入德國來比錫大學聽課。旋與汪兆銘相會。自宋案及袁政府非法借款案發生，國內輿情緊張，在滬黨人因電邀蔡、汪等回國，共商應付。蔡、汪兩氏於本日返國抵滬。（註六）民立報「汪蔡二先生歸國記」記曰：

「汪精衛、蔡子民兩先生遊歷法、德兩邦，研究彼中政治治術，本不汲汲歸國。近因祖國政潮迭起，時局危迫，迭接各方面函電促返，共圖維持，兩先生亦以國事爲重，遂於月前同自歐洲遵海啓程，於昨晨抵滬。兩先生幸采猶昔，而憂國之忱彌益殷摯，想對大局必有一番偉劃也。」（註七）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三日第三八六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四日第三八七號。

註六：陶英惠：「蔡元培年譜」，頁三九四。

註七：民國二年六月三日「民立報」。

三日 袁大總統再給國務總理趙秉鈞「病假」十五日。

國務總理趙秉鈞因刺宋案託病請假，並經續假一次；茲假期又滿，再請續假十五日，袁大總統本日予以批准。茲誌呈文及批文如次：

一、國務總理趙秉鈞續假呈文：

「爲呈請事：竊秉鈞前因病體未愈，呈請續假調理，荷蒙允准，感激莫名，本擬調攝平復，即當銷假任事。乃假期又滿，病體仍未就痊，久曠職司，益茲悚悚，惟有仰懇俯察下忱，准予續假十五日，俾得安心調理，出自鴻

施。

二、袁大總統批示：

「據呈已悉應再給假十五日，俾資調理。」（註一）

司法部公布「派赴外國修習實務員訓條」，訂「敬、慎、勤、明」四字為行為守則。

司法部本日以部令公布「派赴外國修習實務員訓條」，揭櫫「敬、慎、勤、明」四字，作為此次派赴外國修習實務人員之行為守則。茲誌全文如次：

「此次派赴外國修習實務京外各員，在國內為知法之職官，在國外為特殊之脩習。尋常留學，固所不同，游歷考查，亦難並論，實為前此所未有。當思中外所具瞻重。以司法一端，分權方始，歷史上之關係漸次脫離，世界上之觀念漸趨一致。眼光手腕，影響全國前途，輾轉相師，削趾固難適屢，謬悠以赴，適墮何補冥行。是用明習法學之士，通曉外情之員，選擇極嚴，責任極大。各該員等對於章程所規定者，必能注意研求，踴躍從事，方今邦基未固，時局艱虞，來軫方遄，去日苦短，吾國司法界上有無窮之希望，當以各該員等茲行卜。乃者，已奉伍命各員，嚴裝待駕，行有日矣。本總長殷望之餘，竊有私慮，爰訂訓條，揭櫫如左。願各自愛，勿迂其言。

一曰敬 公私交際，萬目睽睽，狹隘猥瑣者，固無以動人；侈大浮夸者，必挾持無具。何況法理精微，小心乃見。脩習實務，尤貴虛心，怠忽相將，豈能獲益！脩習員等其各勉旃。

一曰慎 異邦修靡，超邁等倫，習氣移人，則威儀不檢；見獵心喜，則旁鶩紛營。名譽攸關，尤褻國體，何況萬里而遙，梯航匪易，千金之鉅，膏血當思，既浪費之可傷，更光陰之可惜。脩習員等其各勉旃。

一曰勤 法令繁密，繭絲牛毛，掉以輕心，則匭圖吞棗，虛應故事，則寶山空回。何況期限不過二年，安有補短截長之望。同行僅此數輩，恐無失彼遇此之時。借口不勤，茲行何補。脩習員等其各勉旃。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四日

六一二

一曰明 立國各有本末，風尚時有異同，夏蟲井蛙，豈知冰海；冬夏裘葛，各有所宜。何去何從，要知抉擇。何況最新之學說方日出而不窮，最後之時間當力爭而勿懈。否則徒勞無益，如獲石田；實務謂何？願顧名思義，脩習員等其各勉旃。」（註二）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四日第三八七號。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五日第三八八號。

四 日 國民黨為貫徹政黨內閣精神主張由進步黨組織純粹政黨內閣；於內閣改組後，政府提出財政計劃時，再行討論大借款案。

國民黨以現內閣失職肇禍，國務總理已辭職，閣員又多請假，皆以失去信用之故，主張改組內閣，讓進步黨出而組織純粹之政黨內閣。俟新閣成立、政府宣布財政計劃時，再行討論大借款案。此事已與進步黨協商七次，進步黨遲不敢應。其真象可於朱宗良本日發表於民立報之「大借款之先決問題」一文見之。（註一）

附錄：朱宗良撰「大借款之先決問題」（註二）

我國財政之困難，非自今日始，在前清已然。共和告成，財政愈見其拮据，而一方面繼續前清和承之債務，一方面籌備建設之事宜，國庫之支出，為數殆倍蓰於前清，中央籌措無策，各省羅掘俱窮，涸轍之魚，勢將立斃，挽救之法，舍借外債自無他道。故當前六國銀行團借款之議發生時，其始也以條件太酷，故而反對之，其繼也以六國團稍稍讓步故而贊成之。先反對而後贊成，非吾人主張之出爾反爾，要皆本於愛國之熱忱，熟計其利害得失而發也。然政府手腕不靈，致六國借款問題喧嚷年餘，毫無結果，迨至財政愈窘，時局口危，乃迫不得已於美國退出銀團後，向五國團借二千五百萬鎊之鉅款，其條件嚴酷，與違法之實據，有識者類能道之，本報亦已再三陳論，茲不復述。夫吾人既贊成六國借款於先，庸能反對五國借款於後，不應反對而竟反對者何哉。曰蓋以國家借款，未有不經

議會之通過者，政府借款可也，不經議會之通過，而擅借不可也。吾人贊成借款，而違法之借款，則不贊成也，此理至明。吾知有監督政府尊重立法之責者，當莫不以爲然。願自反對違法借款之聲起後，一部份國民，不知此中原委，貿然加反對者，以破壞大局，推翻政府之罪，更牽入於煽動二次革命之罪。凡阿附中央者之通電，或爲政府辯護，或攻擊吾人之反對，幾無虛日，致借款問題未決，而大局已入於危險之域。嗚呼！此誰之過歟。至各省都督民政長等對於借款，贊成者有之，反對者有之。反對者振振有詞，而贊成者亦振振有詞，針鋒相對，實爲電報戰爭之奇觀。今贊成派且有十七省都督民政長等之通電國會，以迫其通過，記者讀其文，未嘗不欽佩諸公愛國熱忱之溢於言表也。雖然竊有疑者，諸公以借款爲重耶？以立法爲重耶？抑以爲借款重而立法輕，國會可不根據法理加以研究，而貿然承認之耶？國會議員，究由民間選舉而出，其智識之高出於庸俗，又何待言，吾民既以立法權完全付之於議員之手，前此次大借款問題，或通過或否認，當靜俟議院解決之可耳。夫使大借款而不違法也，則議院早已通過，又何至有今日之紛議，國會多數議員主張，將合同咨還政府，則愈見借款之違法。乃十七省都督等之電文曰：「政府以借款標準，徵議院之同意，議院無異詞也。政府以借款條件要議院之表決，議院無異詞也。國會爲繼續機關，斷不能自蔑尊嚴，輕於變更。」記者愚昧，誠不知前政府以借款標準借款合同徵議院之同意，要議院之表決，議院雖無異詞，是否即正式通過之謂？國會之重行提議主張咨還合同，若謂已正式通過，吾不知其主張之理由安在？國會之主張，既有理由，吾不知其爲尊重立法監督行政歟，抑自蔑尊嚴輕於變更歟？乃電文又曰：「謂前此悉爲虛誣耶，則參議院紀事錄，固尚秩然可稽，謂現在猶有疑問耶，則國務院答覆書，亦已持之有故。」吾知前此並非悉爲虛誣，惟僅得議院之同意，而未得議院之正式表決，惟僅六國團之借款標準，與條件得議院之同意。而五國團借款之合同全文，則固前此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者，遑云通過？黎督等以國務院答覆書爲持之有故耶，則政府本擅自借款者，烏肯認罪，其矯揉造作，文過飾非，勢所不免，何得謂爲持之有故。且前參議院議員全體曾通電各省，不承認通過大借款案，是持之有故者，前參議院而非國務院也。蓋借款之通過與否，完全屬於立法範圍內之事。前參議院爲最高無上之立法機關，對於借款自有或決或否之權，既否決之，則國務院雖嗷嗷不休，日日剖辯無益也。至該電文謂手續未周，應由議院與政府共尸其咎云云，尤屬荒謬。試問政府不將大借款合同，不交議院議決，擅自簽

約，議院有何法可以抵制？而擅自簽約，更於議院何咎？總之黎督電既知軍人干政之非，便不得以危詞聳人聽聞，既知政府狃於先例，忽於後防，便不得責議院之失職，而強迫其通過。我國今日既成行政專橫，立法脆弱之現象，議院之立法權，不絕如縷。凡有擁護共和之責者，正宜力助國會，以免橫來之干涉。諸公手握兵符，身膺重寄，一言之出，實負責任，今憑政府一面之詞，而遽侵犯立法，捫心自問，能無愧惡乎？

抑吾重有疑者，政府借款是否爲救國起見，鉅細款項，是否皆用之於正當之開銷，各都督等能否擔保政府之無他，果政府而營私舞弊，糜費巨款，各都督等有何法以糾正之？吾知諸公瞠目無以對也。政府之擅借外債者屢矣，或借後而要求議會追認，或併議會追認之形式而無之，在諸公心理，當亦爲政府諒，蓋以謂財政困乏危在旦夕，苟能補救國事，手續不妨欠缺也。雖然前此借款如克利斯浦之一千萬鎊，滙豐銀行之四十萬鎊，谷斯浦銀行團之二十五萬鎊等，非所謂中國之續命湯乎？吾試問其能維持現狀若干日，其用途究何在，政府曾有正式之報告否？吾又知諸公瞠目無以對也。嗚呼！政府假救國之美名而借款，款既到手，則布施走狗，收買議員，購辦槍械，充實私囊已耳。吾國民忍痛而擔負償還外債，豈料政府之揮霍有如是耶。夫政府對於財政上之信用，早已完全墮落，察其既往之事實，既足令人興無窮之悲觀，則其未來之成績，又豈能滿吾人之希望耶。故此二千五百萬鎊之借款，雖明列其用途如何如何，殊未足信，是能否救亡，亦在不可知之數。世人徒知吾黨之反對借款，在違法，而不知政府之失其財政信用，尤爲反對之一原因也。今借款既經政府擅行簽字，一經否認，能保外人之帖然無詞乎？能保後日之磋商有效乎？誠有如黎督等通電所云，吾黨於此有不得不爲之計者，其計維何，曰政府訂此喪權之合同，在理應決心否認，而以時過危亟，難於善後，故其最後之結果，不得不出於追認之一途。惟現政府已喪失財政信用，二千五百萬鎊之款，萬不能入其掌握。無已，惟推翻現政府重建新內閣而已，改組以後，從而追認之，其理由又有可得而言者。

夫現在之內閣，有必須改組之理由甚多，失職肇禍一也。憲法制定，正須時日，正式政府難即成立二也。總理辭職，閣員請假，行政已破碎不全三也。而必須改組最強之理由，莫現政府之失財政信用者。故新內閣之成立，有不可一日緩者，而所以信任新內閣者，則信任其爲政黨內閣也。前此北京國民進步兩黨，因大借款及改組內閣事，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四日

六一六

文，張大其詞，虛聲恫嚇，甘心附和政府，危險議院，適見其污辱共和而已。而諸公謂將以銅筋鐵血，擔保共和，適以自欺欺人耳，豈足信哉。嗚呼！政府一年來之成績，無一足鑒吾人之意，以嚴格論之，萬無借款之資格，而況於違法借款乎，既違法借款，吾人之反對當然也。惟約已簽字，取消秦難，反對不達目的，惟有忍痛茹辛而追認之耳，追認之先決問題，則在改組政府與宣布財政計畫，設此而辦不到，則借款適以速亡耳，救時云乎哉。今而後國民黨與進步黨再相協商時，吾願進步黨以國事爲重，應允國民黨之主張。更願當軸諸公之發言，當面面着想，勿如此次電文之漫不經心也可。

袁大總統任命陳鈺繼趙淵為山西民政長。

山西民政長趙淵因病屢請辭職，本日經袁大總統令准，並以陳鈺繼之。（註三）按趙淵係於本年一月二十三日被任命爲山西民政長，在期時間尙不足五月。陳鈺原任山西財政司長，五月十三日奉令護理民政長職務，至六月四日奉令眞除。

袁大總統令派石星川繼黎本唐為該省第一師師長，並加石以中將銜。

袁大總統於本日發布命令三通：（一）湖北第一師師長黎本唐調京候用。（二）任命石星川署該師師長。（三）加石星川陸軍中將銜，（註四）石星川，字漢舫，湖北陽新人。

袁大總統核准特赦犯罪之起義有功人士焦桐琴等五人。

袁大總統核准司法總長依約法第四十條請求特赦案，發布命令如下：

「司法總長許世英呈稱：焦桐琴等前在甘省犯罪，經判定四等有期徒刑。惟查係隨同起義，有功民國，請予宣告特赦」等語。本大總統依臨時約法第四十條，特赦焦桐琴、樊政、胡登雲、郭成璋、王法一體免其執行，由司法

部轉行遵照辦理。」（註五）

粵漢鐵路湖南境內收歸國有，交通部派員赴湘清理接收。

按粵漢鐵路幹線自合興公司借款成立，湘人首倡收回自辦之說，其時合興公司僅成三佛支線數十里，而贖回之款，借自英國者已達一百十萬鎊，湖南應攤七分之三，故該路成本特重，且湘路股款有商股、房股、租股、薪股、米股、鹽股之不同，羅掘俱窮，而又多耗於償還贖路本息之中。計至本年，已開工三載，而成路僅屯株百餘里。會交通部有接收之議，湘人遂亦願將湖南境內之粵漢幹部及湖南所有廣東三佛支路七分之三，改歸國有，而但求股本之有著。是時交通部以財力竭蹶萬分，無法羅掘。雙方屢經協商，迄未解決。至五月乃設定還股仍將川路成案，分年撥還。但分甲乙兩項：甲項自民國二年度至四年度，分期攤還。乙項自接收後第三年起，分十二年分期攤還。均先給予有期證券，於昨（三）日簽訂合約。（註六）

本日，交通部令派黃敦懌等前往湖南，清理帳目，接收路工。令曰：

「湖南境內粵漢鐵路現經收回國有，所有湘路公司帳目亟應派員清理。茲特派秘書黃敦懌，主事巢功贊、顧梓田前往湖南，從事清理，呈部核奪。」（註七）

附錄：合約全文（註八）

湖南粵漢鐵路公司（以下稱公司）總、協理、董事、查帳員。均係股東公舉，兼受地方委託，有代表湖南境內粵漢鐵路之資格。今因湖南境內之粵漢鐵路幹路，及湖南所有廣東三佛枝路七分之三，改歸國有，經湘人一致贊成，由公司推舉代表陳文璋傳定祥。與交通部（以下稱部）議定收路還股辦法。訂立合約於後：

第一條 湖南境內原定之粵漢幹路路線，及三佛枝路湖南所占七分之三所有公司已成路線，及材料車輛廠房器具，未成鐵路之已建工程已購地段，及本路全線內一切產業權利，一律改歸國有，由部直轄，自由處理一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四日

切。所有以前給與該公司之權利，概行取銷。

第二條 公司帳項，截至民國元年十二月底止。自民國二年一月一日起，至接收之日止，所有公司債權債務屬於該路者，由部繼承擔任。

第三條 公司入款，所有商股、房股、租股、薪股、賑糶米捐、鹽斤配銷捐，一律認為公司資本。

第四條 凡公司確實用於鐵路之款，以公司簿據及各官署存案為根據，由部派員與公司核算，以憑接收。

第五條 路歸國有，公司所有資本，應一律發還現款，今將股款分兩種辦法，按照商房租薪股本金額，列為甲項，按照米鹽股本金額，列為乙項，分別定期發還。

第六條 交路後，所有公司所送決算表內列該款，應由部擔任歸還，決算表內列存款，應由公司擔任收回交部。

第七條 甲項資本，於民國二年度攤還二百萬元，餘數於民國三、四兩年，分年攤還。其分年攤還之款，由部先期給與有期證券為憑。自民國二年一月一日起，年息六釐，（民國二年一月一日以後所交股金、自交股之日起息、）二年度付息四次。三、四兩年度，每年度付息二次。已還之本，即行止息。

第八條 乙項資本，自接收後，第三年起，分十二年，每年兩期還清。按照該期還本之數，彙計歷來應付之息，一併給付。息率及計息開始日期，與甲項同。

第九條 交通部如財力充裕時，可以提前一次或數次，發還股本，收回證券。

第十條 交路之後，公司應即改設一股款清理處，其存在期限，自設立日起，定為一年，股款清理處成立，公司即為銷滅，所有善後事宜，由股款清理處負其責任。

第十一條 公司與洋商原訂購料契約，在民國元年十二月底以前者，由部接續管理，一律繼續有效。

第十二條 定約之後，部即派員來湘清理帳項，點收路工各件，嗣後湖南境內之粵漢幹路及三佛枝路七分之三，即行歸部完全管理。

第十三條 公司帳項，應悉行移交，並先由部派員到湘，會同股款清理處切實清理。

第十四條 本合約簽定後，一面由部派員前往公司，詳細清算。公司應預飭經管員司，分別造具財產目錄，連同所

有底簿及一切契據，供其查對，簽字爲據。

第十五條 合約雙方簽定以後，接收之日以前，公司一切財產及各項收支出入，由公司擔任嚴重保管監督，完全負其責任。

第十六條 公司資本全數，及本合約內所云甲乙兩項之分別細數，與每年攤還之逐年細數，俟部派員與股款清理處切實清理，雙方認可之前，列爲附表，互相遵守。

前項甲乙兩項分別細數，未經切實清理以前，暫就公司所送決算表內列商房租薪股本數目，作爲甲項，米鹽股本數目，作爲乙項，列表二紙，作爲標準。

第十七條 凡未經本合約規定之款項，部不任歸還之責。

第十八條 漢粵川鐵路，倘組織總公司時，股東所領證券，得自由向該總公司如數換取股票。

第十九條 所有湘路應攤還香港政府贖路本息七分之三，除第十二第十四第十五三期，業經由部墊給外，其自第十六期至第二十期五期，湘路應攤還本息，仍繼續由本部付給。

第二十條 按照以上各條款，應各另定細則，由公司代表人與部協訂之。
本合約繕就兩分，附表兩分，部與公司各執全件一分。

註一：民國二年六月四、五日「民立報」。

註二：同註一。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五日第三八八號。

註四：同註三。

註五：同註三。

註六：「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頁一五六—一五七。

註七：「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十四日第三九七號。

註八：「東方雜誌」，十卷一號，中國大事記，頁八—九。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四日

五日 趙鳳昌致電陳陶怡，透露國父主張和平之意，請程德全、張謇速密電袁世凱，勿操切激變。

趙鳳昌本日電告南京都督府陳陶怡，謂：胡瑛來商，孫、黃已一致和平，並派汪精衛協調其間，此際最須中央勿驟有更動，以免操切激變。請陳商請程德全、張謇，速密電中央，免生阻碍。茲錄原電並註如次：

「南京都督府陳陶怡君：蘇密。經武（胡瑛）來商，精衛與切要赴（指孫、黃）研究大局，已一致和平，對於前途（指袁世凱）亦力趨穩定。惟望中央勿遽信偽謠，勿驟有更動（指撤換國民黨都督），俾汪更易進行。請商雪（程德全）、謇（張謇）二公，速密電中央，免生阻碍。惜陰。歌。（六月五日九點五十分發）」（註一）

汪兆銘、蔡元培致電袁世凱，調和南北感情。

汪兆銘、蔡元培歸國後，見南北政局緊張，關係日惡，因與進步黨人張謇、趙鳳昌等接觸，謀有所調和。是日，汪、蔡致電袁世凱，勸其勿爲已甚，並將於口內邀伍廷芳等北上，面陳南中情形。惟汪、蔡尚未及北上，袁悍然於六月九日令免江西都督李烈鈞職，遂無調和之餘地矣。（註二）

註一：黨史會藏抄件。

註二：陶英惠：「蔡元培年譜」，頁三九九。

六日 教育部下令解散北京大學預科。

北京大學預科學生風潮未已，教育部本日指令該校，令即將在校之預科學生暫行解散。令曰：

國務院秘書但燾辭職獲准。

「前據該校呈報，預科學生不守校規，藉端滋擾各節，業經本部令飭該校長，除將爲首滋事各生查明斥退外，其餘或係附和，或被脅迫之人，均限於火曜日上課。嗣據該校呈送傳單，所有已經斥退之學生，仍不出校，聚集少數學生，在內擅立維持會名目，分佈印刷傳單，以種種恐嚇誘騙之言語，脅迫安分各生不令上課。試問學校本未破壞，何有維持？明係此少數不安本分之學生，假託維持之名，陰行破壞之實。轉令安分各生，紛紛請假遠避；其未請假者，雖欲遵令上課，亦皆橫被強迫，失其自由。茲復據函稱：預科學長及各教員，請展上課期限二日，苦口勸誡，該生等仍要求種種條件，始終抗不遵依。似此任意妄爲，將使學校管理規程永無實行之日。揆諸情理，實所難容，應即將現時在校之預科學生，暫行解散，俟暑假後開學，時除已被斥退之八人外，凡現經請假出校諸生，均准回校；其餘實係被脅之人，自願悔過呈請復校者，應由該校長酌量照准。凡一二年生准其回校肄業，三年生已經畢業試驗及格者，准授與證書，庶於懲戒之中仍予自新之路，該校校長其遵照辦理，並傳諭諸生知之。」（註一）

但燾現任北京政府國務院秘書，今辭職獲袁大總統令准。（註二）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十四日第三九七號。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七日第三九〇號。

八日 南京民國法政大學為爭取改為官立而罷學。

南京民國法政大學，係就兩江法政舊址設立。元年一月開辦，舊生二百餘人。新生一千餘人，向無官款。全由學生供費。除膳宿講義及雜費外，每生復另交學費正科三元別二元。職教員年可得學費五萬元左右。該校雖稱大學，而教育部迄未承認。學生恐他日畢業，將遭部駁。擬向省會請願，改爲官立，加以整頓。職教員恐改官後，失此大宗入項，多方阻撓，並以危詞向省會恫嚇。省會遂將是案延擱不議。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八日

。學生聞之，大動公憤。相約全體退學，並要求將餘存多交之款退還。（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十卷一號，中國大事記，頁九：一〇。

九日 袁大總統忽發布命令除免江西都督李烈鈞本兼各職。並任命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事；任命賀國昌護理江西民政長；任命歐陽武為江西護軍使兼第一師師長，節制江西，各軍暨任命陳廷訓為江西要塞司令官，節制江防各營隊。

是日，袁世凱以臨時大總統令，謂江西都督李烈鈞「不孚衆望」，應即免江西都督本官，即日交卸來京，聽候酌用。同時任命黎元洪兼署領江西都督事；賀國昌護理江西民政長；歐陽武為江西護軍使兼任第一師師長，所有江西陸軍各營均歸節制，並授為陸軍中將；陳廷訓為江西要塞司令官，授為陸軍中將，所有九江、湖口一帶江防各營隊均歸節制，該司令直隸陸軍部管轄。（註一）李烈鈞被免職原因，據烈鈞自述：「袁世凱覬覦非分，總理洞燭其隱，且以閩粵勢處海邊，袁氏鞭長莫及，乃密令發動討袁；兩省以內部整理未就，且有圖取都督而代之者，未及動。又命湘省發難，譚延闓亦以種種不易情形報告之。總理乃派張繼、馬君武、邵元冲、白逾桓四人到贛授意，聲罪討袁。時袁世凱以余有歡迎總理蒞贛之舉，乃先派大員赴贛游說；且以赴北京與世凱一晤，當以二百萬元為酬，並替給勛一位。余不為動，且斥之曰：余思建勛業於國家，豈醜類所得誘餌。袁見不能利誘，嫉忌頗甚。欲去余尤急；余亦燭其奸，思擺脫，乃卸江西都督之任」。（註二）

袁世凱免江西都督李烈鈞本官令文如次：

「江西都督李烈鈞，前經臨時參議院咨送議員郭同等，以專制殘毒暨罪惡五端，兩次質問，又據江西旅京公益會李盛鐸等，全省商會羅志清等，鐵路股東會朱益藩等、旅滬公會陳三立等，以違法殃民、恣睢暴戾條列十四罪，

呈請派委鎮撫使，以拯人民等情。嗣因任命汪瑞闓爲江西民政長，該省有反對情事，當派王芝祥前往併案查辦。該督旋又擅自改編師團，並調兵派員管理九江礮臺，迫脅鎮守使戈克安離滯。曾據王芝祥電稱，迭經責問李督，非空言所能警覺，懇請派兵赴潯。本大總統因不忍地方人民財產重罹鋒鏑，屢經開誠誥誡，乃數月以來，復有調兵運械，進逼鄂境之舉，商賈停滯，居民播遷，怨讟繁興，亂機四伏。迭准參議院衆議院咨送參議員陳銘鑑等，衆議員張大昕等、郭同等，先後提出質問；九江等公會籲訴，並經黎副總統查據；陸軍少將陳鎮藩、興國縣知事暨武穴自治商會先後報告，情事昭彰，殆已無可諱飾。現又據王芝祥將查辦情形呈復前來，察閱原呈，雖稱各款未能逐件詳查，惟反對汪民政長一節，即非李督本意，而縱容軍人藐抗，已難辭責。至調兵逼潯一案，則稱因個人惡感，遂冒侵官輕舉之嫌拘拿；鐵路協理羅朗山一案，則稱辦理不免操切。該督於政治上學識經驗均缺，年少氣盛，閱歷未深，事理重輕，人情向背，皆無體驗等語。綜核情形，該督李烈鈞措置乖方，實屬不稱厥職。念其初蒞，任時不治，會匪尙稱得力，仍望其感觸時艱，痛傷民瘼，以恢復軍人名譽，以表本大總統與人爲善之誠。乃迭閱人民代表呼籲之詞，至再至三，不忍卒讀。即王芝祥呈復查辦各節，亦有定評，是該督無術維持，確係不孚衆望，倘仍優容姑息，坐視閭閻疾怨，商業凋殘，何以對贛省厭亂望治之窮阯？何以告各省戡暴安良之賢吏？李烈鈞應即免江西都督本官，即日交卸來京，聽候酌用。」（註三）

同日，袁大總統發布命令，任命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事；賀國昌署理江西民政長；歐陽武爲江西護軍使兼充第一師師長，節制所有江西陸軍；陳廷訓爲江西要塞司令官，所有九江、湖口一帶江防各營隊統歸節制，並直轄於陸軍部。（註四）

袁大總統據黎元洪電請，下令查禁上海全國公民會及其「宣言書」等文件。

黎元洪據湖北黃梅縣議會呈繳上海全國公民會郵佈宣言書及章程、公啓，電請袁大總統通令解散與禁止。袁於本日據以發布命令，飭各省都督、民政長查禁。令曰：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十日

六二四

「據領湖北都督事黎元洪電稱：黃梅縣議會呈報上海全國公民會郵佈宣言書及章程、公啓，詞旨異常荒謬，請通令解散禁止各等情。查集會結社，本爲人民之自由，若其鼓倡邪說，擾亂公安，法紀具存，斷難寬假，應由江蘇都督查明該會設立處所，並所發宣言書等件，如有妄謬不經，希圖破壞大局，立即飭令解散，並由各省都督、民政長飭屬嚴禁，不得任其設立支部，佈散流言，以遏亂萌而維風紀。」（註五）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十日第三九三號。

註二：「李烈鈞自傳」原稿本，黨史會藏。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同註一。

十日 南北和平運動因贛督免官事件受挫。

南北和平之接洽方在進行，國民黨內並正謀黨見一致俾易於歸束之際，袁世凱忽以臨時大總統身份下達贛督免官命令，和平活動因而受阻。茲錄調停活動之有關函件三則，並參見本月五日所錄電文，以見當時真象。

一、汪兆銘致趙鳳昌函

竹君先生大鑒：頃晤經武兄，知陶怡兄已啓程，慰甚。此數日內等候回音，在滬無所事事；擬與諸人分赴各處，謀黨見之一致庶易於進行及易於歸束。日內兆銘當往粵一行，十日可返滬。如有要緊消息，乞告子民、經武二公，爲禱。此上，敬請大安。後學汪兆銘謹啓，六月十日。（註一）

二、劉垣、陳陶遺致趙鳳昌函

贛督免官命令已見。所事（指調停）刻下是否可以進行，乞速與汪、蔡、胡三君接洽，以急電示知爲荷。竹君

先生鑒。垣、遺頓即晚。

按：視內容似六月十日寫，因六月九日撤下贛督命令。下復電爲十一日。（註二）

三、張謇致袁世凱函

前函電計達。發電之前，有屬爲調人者，私心以爲統一與調和牴觸，且難保此調和而彼又發生絕不和之事，故謝之。弟于答王、孫書稍示旁觀人之意。口來汪、蔡同時回國，關喻其黨甚力。昨十一號陳君陶怡，劉君厚生來通，仍以調人見屬，並示汪所擬說凡三：一、選舉總統前實不成問題。自宋案、借款南方喧鬧，北方亦有派兵赴鄂、票傳克強、解徐企文入京等事，乃有種種魔障。然該黨爲顧全大局計，決舉袁公爲正式總統。二、四省都督。四督始以自由發表意見，繼爲謠詠所陷，黨報所惑，北方軍人之電，乃亦各趨所極，純係虛火浮光，設竟構成事實，禍在人民。宜請總統詰誅各督不得輕於發言，軍人不得干預政治，臨時期內暫不撤換。三、宋案問題根本法律已成一名詞，將來罪至洪、應而止，傳趙到案之主張自然消滅。其大要如此，並云汪、蔡、孫、黃當面通過，確是同意。所擬亦明達事理能顧大局之言，而十一日已見撤換贛督之電令，頗疑汪、蔡或有旁說。旋得趙竹君函，前擬不以贛令而易，益見汪、蔡維持全局之誠。陳、劉歸去，遂發文電，想公必有答復。（註三）

審意總統既不成問題，則技術之問題解決較易。汪、蔡、孫、黃不以贛令爲輕重，政令亦無朝夕反汗之理，則報載參眾兩院聯合各省要求收回成命之說自然無效。惟爲公計，爲政府計，猶有當盡之忠告：一、宋案既不可傳趙，周案亦可不傳黃。以案理論，宋根證據，周類告密，本有點；而總統即可藉示寬大，或令黃遣代表辯訴了之。一、贛省既撤，臨時期中，湘皖可不再提，以示舉一而三，使之自反。一、中誠軍人不下預政治，可這四省說，庶南北皆無迹相。一、通令爲孫、黃分辯，非專爲孫、黃也，一面剔清孫、黃，使不逞之徒皆無所假託；一面即嚴重處置假託之人，以正亂民之獄，以後軍法易於措手。一、即電請汪、蔡入都，俾指導其黨之暴亂分子，使選舉時穩靜一致，以示公之賢而親仁，並無黨見。審於其黨二年以來，獨見汪之可敬可愛而已，公宜以誠禮待之。處賢人君子，尤當如是也。而尤宜尤要之陳請，則乞公令教育部實行嚴格申誡，學生求學期不得入政黨。于大學及青島糾衆滋事學生，嚴確分別，去害羣務盡。聞某報有人痛論此事，洞見病源。審愚以爲邪說陷害青年，罪浮于長平之坑降卒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十日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十一日

六二六

。此病不除，中國永無寧歲也。但望採擇施行。

按：此件原無日期，但據謄張日記，可推定爲六月十三日。（註四）

教育部布告：准許私立大學附設專門部。

教育部本日布告，以大學令私立大學規程均無大學附設專門部之規定，而各私立大學附設專門部者甚多，特量予變通准其附設。惟學科、科目、年限等，具須按照專門學校規程辦理。布告原文如次：

「大學令私立大學規程業經先後頒布在案，查大學校並無附設專門部之規定，惟各處具呈報部之私立大學，其附設專門部者甚多，核與部章原屬不合。本部體察目前情形，爲私人辦學力圖便利起見，應即量予變通，准其附設。至專門部之學科，科目年限及種種辦法，仍須按照專門學校規程辦理，以免紛歧。」（註五）

註一：黨史會藏抄本。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十二日第三九五號。

十一日 李準致電粵督胡漢民，勸勿劇釀「獨立」；胡漢民覆電關斥。

前清兩廣總督任內起義之李準，以聞謠傳廣東獨立，致電胡漢民都督，指出人心渙散，勝算難期。胡都督復電，指出當前謠言是非，皆袁氏左右二三人所撥弄；至於宋案、借款二事，乃爲尊重法律而爭。李、胡兩電如次：

一、李準致胡漢民電：

「南北惡感迭起環生，爭在黨人，禍淪家國。比聞執事，與湘皖各都督，聯電中央，對於宋案借款二事，頗有鬱炳。嗣閱大總統電覆各節，詞理甚明，保國愛民，公之素志。疇昔準隨諸君子後，光復粵垣，冀同享共和，免遭兵禍。迨民國底定，我公督粵，所持政見，仍以調和南北為主，歷奉電函，夙所欽佩。此次與中央抵觸，諒亦如項城原電，謂公僻處海疆，或有誤會，一經剖白，應釋羣疑，當此國步漂搖，決裂恐難收拾，又況人心渙散，勝算未必可期。公固達人，為國家策安全，為人民謀幸福，自有卓見，毋俟曉之也。李準叩真。（六月十一日）」

二、胡都督覆電

「漢密真電悉，漢民頻年奔走，主持革命，原為國利民福起見，此心可表天日。南北統一以後，無日不以救平內亂，拱衛中央為主旨。與公密邇，當知鄙懷。苟為保持祿位，希望非常，去年軍隊林立，何嘗不可擁以自固，而必悉數追散，復力持陸軍減師之說者。誠欲擲出餘款，以餉中央，區區此心，實不求天下之見諒，迄宋案借款二事，適起於臨時政府將終之際。漢民尊重法律，聯合各省電爭，以為袁公者，開國懋勛，不可倡違憲之名，以悖約法。讒慝遂藉藉口，謠譏頻興，混稱南省已籌兵備，以惑袁公，復假袁公之威，以臨南省，袁公不察，使直言不入，信以見疑，豈不足怪。總之，為袁公之盛德累，使不能推誠於宇內者，實二三僉壬所致。漢民之忠告袁公，自謂仁至義盡，各黨各報之譏言，請勿輕信。有如廣東獨立之說，傳之一年，謠言之是非，從可知矣，臨電憤懣，不知所云。」（註一）

註一：鄧澤如編：「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民國三十七年六月正中書局出版。

十二日 國民黨佈置討袁軍事。

宋案發生後，國父即主張討袁，親定聯日與速戰之方略，促陳其美等迅速實行。故是時雖黃興等主張法律解決，而留居上海之國民黨同志則已秘密進行準備。（註二）及至大借款案發生，袁氏頗有所恃，明日張謇派遣大軍南下，駸駸有立即進攻之勢，贛督免官令亦於日前突然發表，大局至此，雖機先已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十二日

失，而武力解決已不可避免矣。寧調元、熊樾山於是赴鄂組織機關，譚人鳳赴湘策動軍隊；黃興復命同志華玉梁邀集保定軍校、江蘇陸軍小學及前軍事養成隊學生，編成一軍作爲進攻上海製造局之基本隊伍。

(註二)

滬嘉鐵路(滬杭甬)收歸國有，政府派鍾文耀爲鐵路總辦，即往清算及籌備接管。

商辦蘇省鐵路公司，於四月二日開股東常會時，提議將滬嘉線讓歸國有，藉蘇商困，且亦助政府解決交涉上之困難。惟以本利不得稍缺，並須盡撥現款不搭債票爲必要條件。經多數決議，備具公文，委託楊廷棟與交通部交涉。經疊次磋商，訂立合約十三條，於本日簽字。其間尚有要求兩項，(一)股款未還清時，仍由公司推定二人爲監察員。(二)如期票到期不能照償本息時，執票人仍可行使股東權利。此要求因恐他路援例，改爲由公司具函要求，交通部復函承認之方式辦理，不列入合約條文。(註三)

滬嘉鐵路收歸國有之合約既經簽訂，政府即派由鍾文耀、張恩仁二人會同前往辦理清算，並派鍾文耀兼充該鐵路總辦，籌備接管事務。(註四)

附錄：交通部接收蘇路公司合約(註五)

商辦蘇省鐵路公司(以下稱公司)代表楊廷棟，(以下稱代表)今受蘇省鐵路公司之委託，就全體股東會之議決案，全權代表該路，與交通部(以下稱部)商訂該路讓歸國有事宜。茲經彼此議決，訂立條款如下：

一 公司允將現有滬嘉路線，(即由上海至楓涇線)及其附屬一切財產與權利，照公司股東會議決案，完全讓歸國有，由部直轄，自由處理一切，所有以前給與該公司之權利，概行取消。

二 公司所有股本，計正股三百四十七萬六千五百二十三元，又息股一百零七萬三千八百九十五元。(此數俟清算後方能確定)。部允如數歸還。由部換給有期證券，自接收之日起，均分五年。每年均分三次攤付，其數日以另表定之。但因每年度財政上之情形，亦得提前歸還，惟須先二個月前通告公司。

三 自接收之日起，未經攤還之股本，由部仍照公司原定股息數目，按陽曆算給年息，於每次攤還股本時，一併彙計付清。

四 所有從前紅股，一概無效，不能認爲股款，亦不償本付息。

五 前清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十五日，郵傳部所訂蘇浙路存款章程十四條，自接收之日起，其關於蘇路一方面者，悉行作廢。

六 公司取銷後，應設一清算機關，其詳細辦法另定之。

七 公司存欠各款，確屬於該路者，由部繼承擔認，但以公司第六屆報告冊所列名者爲斷。

八 本合約雙方簽定以後，接收之日以前，公司一切財產，及各項收支出入，由公司擔任，嚴重保管監督，完全負其責任。

九 公司所訂雇工轉運租地等有期契約，除有特別原因外，其契約未滿時，一律繼續有效。

十 本合約簽定後，一面由部派員前往公司詳細清算。公司應飭經管員司，分別造具財產目錄，連同所有底簿及一切契據，供其查對簽字爲據。

十一 定期民國二年七月一日實行接收。

十二 凡未經本合約規定之款項，部不任歸還之責。

十三 按照以上條款，應續定各項詳細手續，由代表人與部再協議定之。

民國二年六月十二日。

公司要求之二條，經具函達部後，部覆允俟公司推定檢察員時，即由部委該路總辦延充。權限另定，其第二條則並無正式之承諾，但言本部自應按照合約辦理，公司股東，無庸過慮而已。還股之法，至爲煩重，聞公司擬用抽籤之法，按期分還，每籤五千元，照股冊平均攤配，別製詳表，先期通告云。

司法部公布監獄學校規程。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十二日

六三〇

司法部爲培育監獄管理人才，制定監獄學校規程一種，於本日以部令公布，茲誌如左：

第一條 監獄學校以養成監獄人才爲宗旨。

第二條 監獄學校修業年限爲二年。

第三條 凡公立私立監獄學校均須呈報司法總長得其認可。

第四條 凡公立私立監獄學校呈請司法總長認可時，須開具左列各項：

一 學校位置。

二 學生定額。

三 地基房舍之所有者及其平面圖。

四 經費及維持方法。

五 開校年月。

六 校長教職員姓名履歷。

第五條 公立監獄學校徵收學費每月銀元二元，私立監獄學校徵收學費每一學年至多不得過三十六元。

第六條 公立私立監獄學校除遵照本規程外，關於學校管理學生學業成績、考查操行成績、考查學年學期及休業

日期、服制、儀式等，概依教育部定各項規程辦理。

第七條 監獄學校之學科如左：

法學通論 憲法 刑法 刑事訴訟法 法院編制法 監獄學 監獄法 監獄法施行細則 監獄實務 刑事

政策 感化院制度 出獄人保護制度 民法大意警察學 社會學 衛生學 心理學 統計學 建築學

指紋法 體操。

第八條 監獄學校各科目授課時間，由校長訂定，呈報司法總長。

第九條 監獄學校學生入學資格如左：

一 年齡二十五歲以上，中學畢業及有與中學畢業相當之程度者。

二 曾於法律、政治學校修業二學期以上者。

第十條 凡公立私立監獄學校學生肄業期滿畢業，得呈請司法總長指定監獄練習實務。

第十一條 本規程自公布日施行。（註六）

註一：葉夏聲：「國父民初革命紀略」。

註二：華玉梁：「革命紀實」。

註三：「東方雜誌」，十卷一期，中國大事記，頁一〇——一一。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十四日第三九七號。

註五：同註三，頁一一——一二。

註六：同註四。

十三日 袁大總統任命尹昌衡為川邊經略使，胡景伊為四川都督。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任命尹昌衡為川邊經略使，胡景伊為四川都督。（註一）

按：尹昌衡為四川都督，因出兵川邊，命胡景伊代理。茲川邊藏亂平定，尹方將回省，袁忽免尹四川都督，以胡實任之；復以尹為川邊經略使，此乃官制中所無，時論非之。（見二年六月十九日上海民立報「論中央之任免官吏權」）時，胡不敢視事，托病在軍府不出。尹則不甘，於十七日起程回省並通電辭「川邊經略使」，電文有云：「川邊赤地千里，仰給我都，如嬰待乳，合而一之猶懼不濟，分而為二惟有坐困。經略之實萬難踐履，經略之名何敢虛受。」（註二）

袁大總統明令調整吉林政軍人事，以張錫鑾、齊耀琳分別繼陳昭常為吉林都督、民政長，並令所有吉林軍隊悉歸吉林護軍使孟恩遠節制。（註三）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十四日

六三二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十四日第三九七號。

註二：民國二年六月二十日「民立報」。

註三：同註一。

十四日 袁大總統下令調任廣東都督胡漢民為西藏宣撫使，以陳炯明繼任為廣東都督。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調任廣東都督胡漢民為西藏宣撫使；任命陳炯明為廣東都督；並任命陳昭常為廣東民政長，未到任以前由陳炯明兼署。（註一）

袁氏此舉，不啻公然向國民黨人逼戰。令下後，漢民與陳炯明、朱執信在粵共商應付之策。執信謂：「此時欲討袁，必先簡選革命之勁旅。今在粵之第一師為鍾鼎基，第二師為蘇慎初。第一師之中無革命黨人，第二師之中雖有而不多。今若新編革命軍第一師，則第二師當然可互相提携，第一師亦不致有所變化，此上策也。其次，則余辭去一切名義上之職務，專選優秀同志，在粵各軍中宣傳革命之理論與討袁之大義，以堅將士討袁之心，此又一策也。」然炯明是時已懷觀望，於二策皆猶豫不應。漢民等知無可為，乃以粵事委之炯明，而與執信先後離粵。（註二）

袁大總統令陸軍部限制各省都督、軍長吏調師長、旅長、司令長職務。

陸軍部本日向各省電轉袁大總統命令，以師長、旅長及司令長等高級軍官，乃中央所任命，各省都督及軍長不可輕易予以更調，必須商由陸軍部呈請核辦。電曰：

「各省都督、軍長鑒：奉大總統令：師長、旅長及司令長等均屬上級軍官，為特任簡任之職，責任繁重，如輕

易更調，恐軍心易致搖動，紀律或有廢弛。嗣後凡由中央已經任命之師長、旅長及司令長等，遇有更調，必須由各部督、軍長先商明陸軍部，呈請核辦，以昭慎重等因。轉達遵照。陸軍部塞印」。(註三)

教育部呈覆國務總理，詳述北京大學預科學生滋事情形及處理經過。

北京大學學生桂步驥等，爲該校預科學生要求免試升科之風潮，呈請大總統懲辦部長、校長，經交國務院轉函教育部查復。本日教育部將該案經過詳情函復國務總理，謂業已將該預科學生斬行解散，請轉呈大總統察核云。茲錄該函全文如次：

「准函開：奉大總統發下北京大學校學生桂步驥等呈稱：校長違法蔑衆，懇俯取輿情，俾得安心學業」等語。相應鈔錄原呈函交貴部查核辦理等因。正核復間，復准貴院函同前因，並鈔呈到部。查此案前准貴院函開：奉大總統諭：北京大學校學生桂步驥等呈稱：『部長、校長蔑視法律等情，所陳各節，語多荒謬，校長進退決非學生所得干預。昨據該校校長何燭時呈稱：該校學生竟有在校開會，脅迫校長辭職情事，已批飭教育部將滋事學生嚴切查辦，以示懲儆，應聽候該部查明辦理，毋得妄瀆等因。奉此。相應知照貴部遵諭。傳知該生等可也。等因。當即遵諭令飭該校長傳知各該生一體知照在案。茲將該校預科學生此次滋事情形暨本部查辦此事之顛末，詳悉函復。查該校預科學生自去歲以來，履滋事端，本部曲予優容，冀其反省。乃該生等習爲故常，益無顧忌，遂有近口迫脅校長，滋擾部署，不遵命令，聚衆罷課之事。本部前據該校校長呈報預科學生滋事情形，當即查明肇事之原因，係由該校下學年開辦本科，該生等要求免除入學試驗而起。本部大學規程第四條前項預科或與預科相當之學校，非遵照本規程辦理者，其畢業生應行入學試驗。該預科舊班學生入學時，遠在大學規程公布之前，其科目教授時間多有不符，將來升入分科，自應同受入學試驗。曾經該校長陳明，本部並附呈招生表在案。自招生表刊印之後，該預科學生有見此表者，即向校長詢告，當告以應受試驗理由，該生等未有異說。五月二十六日校內各處忽徧貼匿名告白，大概以反對入學試驗爲主，或涉及他事，措詞狂謬。該校因告白盡係匿名，未便懲辦。二十七日，該生等在校內開會，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十四日

六三四

該校校長亦於是時發出布告，申明應行試驗理由，並將匿名揭貼事略申徵戒。繼有多人往請校長到會，該校長以學生開會，無到場之必要，未允所請。該生等遂聚集百數十人，擁至校長室，校長出爲解釋，該生等任意咆哮，秩序大亂，謂校長必須辭職，並強迫親寫辭職書，始行退出，此該生等在校滋擾之情形也。本部據該校呈報，經調查確實，指令該校長查明爲首之人，立即斥退；其餘實係被脅者，仍飭令照常上課。旋據該校長呈報，查明革退學生賈德潤、林肇煌、秦汝翼、張瑞春、洪宗淵、許元瀚、許之鐵、宋敵等八人。三十日午後二時，突有該預科學生約二百人擁至本部大門以內演說、鼓掌、任意叫罵，經本部員駭問事由，置諸不理。一再詢問，乃以全體請見次長爲詞，本部次長諭令推舉代表即爲接見，該生等並不聽從，惟宣言要求三事：一撤換何校長，一斥革之學生仍准回校接見。該生等不但抗不遵依，且口出惡言，不可理喻。復携取臥具，聚宿客廳，徹夜燈火，繕印傳單，至三十一日午前十時，本部次長到署，該生等仍聚集未散，復經次長先後令本部司員及該校職員，剴切勸令回校，該生等始終不服，並聲言不承認教育部等語。其時已歷一晝夜之久，本部爲保衛公署起見，乃函請京師警察總廳派令警官、警察，前來守護，該生等始于是日午後五時離部返校，此該生等在部滋擾之情形也。本部以該生等如此要挾，無非爲少數不安本分之學生所脅迫，故於該生等回校之後，即訓令該校長將斥退諸生，飭令即行出校，其餘各生，限於六月三日一律上課，如先時既未因事請假，屆時復不上課者，即查明斥革，一面訓斥學生安心向學。乃續據該校長呈報，已革之諸生，仍敢于學校之內，擅立維持會名目，分佈印刷傳單，以種種恐嚇誘騙之語言，劫迫安分各生，不令上課。是時該校學生請假遠避者，已逾百人；其未及請假不得上課者，皆橫被強迫失其自由。似此任意妄爲，明係假托維持之名，陰行破壞之實。雖經預科學長及各教員請展緩上課期限二日，苦口勸導，該生等始終堅持要求之條件，不遵勸告，此又該生等要挾罷課之情形也。總觀該生等此次行爲，無一事不違反規律，且欲使學校之尊嚴與本部之威信，皆屈服於學生之所要求，以致理喻不從，勢禁不可。紛擾經旬，迄無結束。夫學生在校，以潛心學業、服從規則爲要務，該生等意氣囂張，至於如此。若再敷衍姑息，甚非國家尊崇教育，培養人才之本意，爰於本月六日訓令該校，將現時在校之預科學生，暫行解散；俟暑假後開學。時除已革諸生外，凡先時請假之學生，皆准復

校；即現時在校實被脅迫而不上課之學生，屆時一經切實聲明，亦唯仍入原級，繼續肄業。其現時之三年級生，業受畢業試驗，暑假後並准給予證書，令飭該校長遵照辦理。此本部查辦該校學生滋事之情形也。該校預科學生囂張之風日甚一日，此次滋擾事端，其原因雖出於誤會，乃經校長之剴切宣示，學長、教職員等之諄諄勸告，不惟不能悔悟，反致多方要挾，懲勸俱窮，本部為整飭校風起見，將該校預科生暫行解散，原屬不得已之辦法。此後當隨時訓令該校，整理校規，認真管理，以仰副大總統令飭教育行政一以整齊嚴肅為主之至意。准函前因，相應函復貴院查明，並請轉呈大總統察核可也。（註四）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十五日第三九八號。

註二：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頁一六二。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十七日第四〇〇號。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十六日第三九九號。

十五日

「國民新聞」揭露總統府秘書廳調查各方有關大借款案反應電文之統計情形。

大借款簽字後，袁大總統命秘書廳將各方反應電文作分省統計，經東京「國民雜誌」採訪透露，反對者居多。茲錄原文如次：

「自大借款簽字後，總統府接到各省來電甚夥，其中有贊成者，有否認者，袁世凱特命秘書廳將各電內省彙集，以徵輿論。茲據秘書廳人云，自上月（四月）二十六號起至本月（五月）十七號止，該處所收各電如下：（一）武昌十八件，計贊成者十件，否認者八件。（二）江蘇十六件，計贊成者四件，否認者十二件，（三）江西二十九件，計贊成者四件，否認者二十五件。（四）湖南二十四件，計贊成者六件，否認者十八件。（五）福建十一件，計贊成者六件，否認者五件。（六）安徽二十二件，計贊成者三件，否認者十九件。（七）山東十二件，計贊成者七件，否認者五件（八）濟南八件，計贊成者五件，否認者三件。（九）直隸十五件，計贊成者八件，否認者七件。（一〇）山西八件，計贊成者四件，否認者四件。（一一）甘肅四件，計贊成者二件，否認者二件。（一二）新疆三件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十五日

六三五

，計贊成者一件，否認者二件。(一)廣西十件，計贊成者四件，否認者六件。(二)浙江十六件，計贊成者六件，否認者十件。(三)雲南七件，計贊成者三件，否認者四件。(四)四川十三件，計贊成者六件，否認者七件。(五)貴州五件，計贊成者三件，否認者二件。(六)陝西八件，計贊成者三件，否認者五件。(七)東三省共十四件，計贊成者七件，否認者七件。此外尚有旅外華僑四十一件，計贊成者十三件，否認者二十八件云云。觀此可以知國民之趨向矣。」(註二)

進步黨召開會議，梁啓超提出該黨政治主張：總統推袁，內閣改組，先定憲法，後舉總統。又認為：宋案為純法律問題，大借款為監督用途問題。

甫於上月廿九日成立之進步黨，本日舉行會議，由梁任公為主席，梁演說略謂：現今時局所亟應研究者，為總統與憲法之問題，鄙見對於總統問題主張仍推袁，惟內閣則大半請假，幾等虛設，非改組不可。對於憲法問題，則主張先定憲法，後舉總統。此外尚議及宋案及大借款問題，謂宋案純為法律問題，為今之計，宜速與德人交涉引渡共犯，自不難解決也。至於大借款最要關鍵，則為監督用途，鄙意則主張以此二千五百萬磅存放代理國庫之中國銀行，作為準備金，但於此有一先決問題，則須用何種方法整理此中國銀行是也。演說畢，某君提議以梁理事所主張付表決，多數贊成，作為該黨主張。(註二)

註一：「國民雜誌」，第三號，民國二年六月十五日東京出版。

註二：民國二年六月十九日「申報」進步黨大會記。

十六日 袁大總統電張謇，答復其調停南北諸函電，謂「為公為私，退無餘地」；並稱南方「佯謀下台，實則猛進」；惟透露已託梁士詒轉約汪兆銘北上。

因宋案及大借款案引起之風波，於袁大總統下令免除贛、粵都督後，更如火上澆油。此際袁大總統一面調大兵南下，一面支吾調人張謇等，並謀分化國民黨內部。本日，袁致張謇一電，謂「爲公爲私，退無餘地，惟有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並指責南方偉人有「佯謀下臺，實則猛進」之圖。其電文如次：

「密。文電及兩函均悉。下令禁軍人預政，自當遵教續辦。至謠傳固多過當，然亦有確不可磨者。自共和成立以來，待遇偉人（指孫、黃），傾誠結納；即有以過于將順來相誚責，在所不顧，方謂敬人者人恆敬之耳。其依附人諸輩，氣焰熏灼，儼同貴冑，亦不惜屏聲忍氣，曲予優容，而經年以來，彼黨執拗，動輒罵人，肆意誣蔑；凡與鄙人稍有情感者，莫不吹求痛擊，體無完膚。然且抱定不校之心，隱忍遷就，以冀其悔悟，非有所畏也；特以國計民生，不堪再擾，故降心相從耳。不意國會將開，黨爭激烈，適有變故，借爲大題。北伐乍聞，逢人輒告；煽亂之使，日有所聞；以及軍事會議，暗殺分途，種種奇聞，現于上滬。調人絡繹，名曰維持，而暴烈進行仍不住手。無非甘心鄙人，破壞民國。即不爲一身計，寧不爲一國計，爲公爲私，退無餘地。惟有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倘偉人果肯真心息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謀下臺，實則猛進；人非至愚，誰肯受此？精衛達者，已托燕孫轉約北上。袁世凱。銑。（六月十六日）」（註一）

張接電後，即以轉致趙鳳昌，並請趙轉達陶、汪、蔡諸人，謂「似令禁軍人預政可以辦到」，實錯會袁意也。茲誌張謇致趙鳳昌書如次：

「昨純（孟森）來，示悉。今日午後得北京復電（即袁氏十六日銑電），抄寄，閱後請以一紙示陶、厚二君，一紙備示汪、蔡二君。今玩電令，似令禁軍人預政，可以辦到，而不能放心處甚多。非將孫、黃必有正當之宣布告之不可，但不知日內孫、黃之觀念又何如也。如汪、蔡二君仍照前說，請公即來一電，走當即發。前之不即以此層說出者，誠恐事有變更，做不到成空話也。惜陰。齋六月十七日。」（註二）

趙接函並附電後，與蔡元培等研商，俱認袁意重在「如佯謀下臺，實則猛進」一語，答張謂「此間仍宗前議，不以贛粵改轍」，可證和平誠意。趙鳳昌致張謇函云：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十六日

六三八

「奉十七兩並抄電均悉。汪已赴粵勸導同志歸于穩定一致，臨行留信，如有消息，與蔡、胡接洽。昨今兩約蔡、胡過談，出抄電，俱說電內最要在「如佯謀下臺，實則猛進」一語。此則定無可慮，然亦足見項城推誠，肯于說透。現在此間仍宗前議，不以贛、粵（指罷粵督胡漢民）改轍；孫、黃必當表示以安定人心，惟待汪回滬商定表示之法耳。即請公先為酌復，俾知並無變動，免生枝節。汪回滬，再詳述。」（註三）

按：原件無日期，約在六月二十日前後。

二十二日，張謇將趙兩轉電袁氏，並於二十四日函告趙鳳昌。此時雙方奔走和不者似具信心也。茲錄張謇致趙鳳昌書（附有致袁電抄件）如次：

「惜陰先生大鑒：昨兩（即前錄之函）敬悉。業據電滬上，抄稿奉覽，祈賜決治。即頌大安。謇。六月廿四日。」

附：電稿抄件

密。銑電敬悉。要旨在「佯謀下臺，實則猛進」二語。當函轉竹君均詢汪、蔡。頃復稱，汪已赴粵解勸，兩約蔡、胡過談，俱云二語定可無慮，此間仍宗前議，不以贛、粵改轍。一面電汪回滬，妥議孫、黃表示于黨人之辦法云云。謹據達，後聞續陳。張謇。祿（六月二十二日）（註四）

袁大總統再度批給趙秉鈞病假半月。

國務總理、內務總長趙秉鈞，因刺宋案涉嫌稱病請辭，袁大總統一再給予病假；茲再稱病呈請免官，袁大總統仍給以病假。其呈及批如次：

一、國務總理趙秉鈞辭呈：

「為呈請事竊秉鈞前因患病呈請免官，未邀鑒允，蹉跎久病，屢展假期，有曠職司，莫名愧疚。初擬調治就愈，勉任艱難，乃近日細察病情，迄未遑減，日昏頭眩，不能起立。自揣衰弱至此，斷難再任繁劇。伏念國會肇啓，

庶政正繁；系綜中樞職任綦重，即以內務行政而論，維持秩序，保衛治安，在在均關緊要。在在代理各員，雖未存五日京兆之念，要必責成之專屬，庶幾治具之克張。況邊事方殷，時艱益迫，國務重任尤貴得人，秉鈞政府備員，於茲經歲，春冰虎尾，隕越時虞即使竭其軀庸，猶懼鮮所裨補，乃值衰病侵尋，心餘力絀，更何敢因循貽誤，上負厚期，再四思維，惟有籲懇俯察下情，准免國務總理、內務總長本官，遴員繼任，俾得安心調攝，庶可早就痊平，將來閒散小差，尚可勉圖效用，無任迫切待命之至。」二、

袁大總統批示：

「據呈已悉該總理病體未痊，應再給假半月，安心調治，所請免官之處，仍毋庸議。」（註五）

外交總長陸徵祥因病請假十日，袁大總統批稱毋庸拘定限期。

外交總長陸徵祥因病假十日，袁大總統批「病愈應即視事，毋庸拘定限期」。其呈及批如次：

一、外交總長陸徵祥假呈：

「爲因病懇請給假事：竊徵祥素體虧弱，近以感受暑熱，頭顱手足偏發紅點時復，形寒畏風。延醫診治，據稱須靜養數日，方能痊愈，用敢具呈籲請仰懇鑒察下忱，准假十日，俾資調治，一俟病體小愈，即當銷假趨公，以副大總統勵精圖治之至意。」

二、袁大總統批示：

「據呈已悉，現在外交重要，正資倚任，一俟病愈，應即視事，毋庸拘定假期。」（註六）

內務部編製各省區域沿革一覽表開始發布。

內務部職方司於本年五月編製各省區域沿革一覽表，自本日起在「政府公報」刊布，係分省、道、而就各縣之新舊名稱相對照，並附請改名時間。（註七）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十七日

六四〇

註一：黨史會藏抄件。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十七日第四〇〇號。

註六：同註五。

註七：「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十六日第三九九號起。

十七日 袁大總統令准漢粵川鐵路督辦岑春煊辭職。

袁世凱本與岑春煊有隙，其於本年二月三日任命岑春煊爲漢粵川鐵路督辦，意在藉岑以逼民黨。據岑氏自述：

「時世凱與黨人怨隙日深，兵燹將啓，欲假余鎮撫南方，以武漢地居上游，粵漢鐵路財富所聚，將恃爲軍事根據，囑余主持其事。余已洞察世凱陰謀，欲先除民黨，以去其偏，然後爲所欲爲也。此職不減，國難終無已時，乃陽與結合，赴鄂一行。旋至上海，時黃克強、陳英士諸君，皆來赴懇，乃聯合長江四都督，同時舉兵討袁，時則民國二年六月中旬也。」（註一）

岑既與黨人交，乃請辭漢粵川鐵路督辦，袁固知岑意，乃於本日准其辭職。

袁大總統批准臨時稽勳局呈請優卹之第二次先烈名單。

臨時稽勳局局長馮自由呈報審定之第二批先烈（湖北之役）名單共一千零十一名，請大總統批示優卹。本日經袁大總統批准，交國務院與第一次名單彙案辦理。計爲：

陣亡：戊等趙承武一名，己等王殿甲等六名，庚等李振漢等二十七名，辛等王子成等六十一名，壬等萬春山等八百八十五名。

傷亡：己等余錫三等三名，庚等童樹森等四名，辛等霄保元等十六名，壬等桂光華等九名。以上共計一千零十一名。（註二）

財政部為大借款案再發布告，就鹽款擔保一節詳作解釋。

財政部為大借款案於本日再發布告，就鹽款擔保及洋員管理引起商民驚疑一事，解釋洋員任免由我，並不得牽涉我鹽務行政，請各省都督、民政長及鹽運使隨時向商民宣導云云。布告全文如次：

「為通告事：照得善後借款一案，本部業將其中萬不得已之苦衷、磋商困難之情形及此次所訂借款合同，經前參議院通過之事實，撮舉概要，布告在案。惟此項借款，以鹽務收入為擔保，並聘用洋員，會同稽核，誠恐國民未知底蘊，弗審細情，或以為損我國權，奪我商業，真相未著，致啟驚疑，用再明白宣告，以免誤會。查中國從前賠洋各款，皆有抵押，關稅之外，半屬鹽釐，載在合同，藉保信用。自光復以後，民力彫敝，財政困窮，償還屢次愆期，積欠已逾萬萬。英俄各使，催逼尤嚴，長此拖欠，難免不執行債權，要求管理。雖本部上管鹽政，自應竭力維持，然積欠一口不償，何能禁彼干涉。欲為釜底抽身之計，必須借款成立，欠款扣還。在我則應付有資，在彼方無所藉口。為鹽務主權計，為商民墾業計，皆非此無以維持。然各國投資，首重信用，即銀行發行債票，亦以國信為轉移。故從前中國借款、抵押、擔保，已為各國所必爭；況自革命以來，財源枯竭，國信弗彰，視從前借款為尤難，各國要求，亦視從前借款為加甚。本部權衡輕重，誠如柏都督電稱，借款監督，欠款亦監督，毋寧忍痛須臾，尚可死中求活。乃環顧國家收入，可以為此項鉅額借款之擔保者，除丁賦外，祇有鹽稅。在外國深信中國鹽款收入，足以按期支付借款而有餘；在我國亦以鹽款既已疊次指押外債於前，似不妨承認擔保借款於後，不僅可以留出了賦收入完全不受外債之牽掣，且借款成立，清償逾期之款，得以自行整理，鹽政實已維持國權、商業於無形。即就鹽

款而論，果能專款存儲，按期交還外債，則擔保本屬空言。否則償還愆期，國信大失，縱使此次借款不以鹽款擔保，而從前已經分期抵押契約亦須履行。故多一次擔保與少一次擔保，無甚關係，要在我國財源普濟，賠洋各款，得以償還，方免外人有所藉口。此借款合同載明以鹽款收入為擔保，萬不得已之情形也。然銀行團總知中國財政內容，深悉鹽款不定用途擔保，仍無實益，要求洋員管理，其說益堅。本部迭次磋商，祇允限制職權，洋員由我任免，但准稽查鹽款出入，不得牽涉鹽務行政範圍。故合同第五款明定，鹽務署由財政總長管轄，而稽核總分各所，復為隸屬之。特別機關鹽務署及鹽運司之職掌，固屬完全，即對於鹽款，亦祇限定稽核造報，與鹽務行政，截然二事，即於商民產業，更無干涉之權。曲突徙薪，具有深意。誠以軍興以後，商民元氣已傷，何忍為謀不臧，再貽隱患，寧可使司財政者無挹注之利便，斷不使國權商業致太阿之倒持。至於整理改良，為本部之專責，既非倉卒所能定計，更非旦夕所可圖成。事必利國利民乃可次第著手，鹽商亦國民分子，安能坐視向隅！況本部既已苦心維持於前，斷不致鹵莽滅裂於後。誠恐傳聞異詞，不加審察，因擔保借款，遂謂損失國權；因聘用洋員，遂恐影響商業。杯弓蛇影，羣起驚疑。揆之事實，既不相符，聽其流傳，實多誤會。除借款合同附件全文業經宣布外，為此再就鹽款擔保一節，剴切布告全國商民，並咨請各省都督、民政長暨令行各鹽運使，隨時宣導，俾眾咸知。」（註三）

內務部通告各報館：「言論自由應以法律為範圍」，對宋案、借款案、外蒙事件等，不得漫無抉擇，率意登載。

內務部本日發布布告，對各報近來於宋案、借款案、以及外蒙交涉事件等盡情登載，多所詆評情形，引「報律」與「暫行新刑律」諸條文，予以警告。文曰：

「查有聞必錄，固新聞業之責任，然亦當審度其事之影響如何。若只圖新聞之發達，而不顧國家之損害，則所貴於新聞者何在。況軍事、外交最宜機密，今日邊疆多事，外患日深，既為國民，孰不當有國家之觀念存乎其心。別報紙為輿論機關，最易動人觀聽，值茲國步維艱之際，方當全國一心，維持鼓吹，以期造成強固之國家，促進政

治之進步。乃內外報紙，對於宋案、借款以後，多所誤會，不問是非，肆意詆譏，痛加誣衊；且於外交、陸海軍事件，盡情登載，漏洩無遺，甚至加大總統以種種不名譽、不道德之稱謂。謠詠所傳，秩序爲之不靖；流言所及，人心爲之動搖。險象環生，法律掃地。若不依法限制，實足擾亂大局，妨害治安。查報律第十條：妨害治安之語，報紙不得登載；第十一條：損害他人名譽之語，報紙不得登載；第十二條：外交、陸海軍事件及其他政務，經該管官署禁止登載者，報紙不得登載；第十三條：訴訟或會議事件，按照法令禁止旁聽者，報紙不得登載。又暫行新刑律第一百三十三條：漏洩內治、外交應秘密之政務者；第一百三十四條：知爲軍事上秘密之事項、圖書、物件而刺探收集者；第一百三十五條：知悉收領軍事上秘密之事項、圖書、物件而漏洩或公表者；第二百二十一條，以文書、圖畫、演說或他法公然煽惑他人犯罪者；第三百五十九條：散布流言或以詐術損害他人或其業務之信用者；第三百六十條：指摘事實，公然侮辱人者。又約法第六條第四項：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之自由；第十五條：人民之權利有認爲增進公益、維持治安或非常緊急必要時，得依法限制之。以上各端條例昭列，豈容玩視！用特剴切布告各該報館，須知監監督政府自有法定之機關，言論自由應以法律爲範圍。宋案應候法庭裁判，借款亦有國會主持，不得飛短流長，徒逞胸臆。至於外蒙事件，一關於國際交涉，一關於領土安危，政府對於此事之籌備，於國體、於邦交、於軍事有種種之關係，其中之維持調護，有應嚴守秘密不能盡情宣布者，各該報館亦當共體此意，同守秘密，此並非防民之口也。天下之事，匹夫有責，各新聞記者類多明時勢、識大局之人，對於國家安危、政治利弊，儘可切實說明，陳述意見，聽候採擇，唯不得有一毫成見參乎其間。倘視誦誦爲具文，置法律於不顧，漫無抉擇，率意登載，或昌言無忌，淆惑觀聽，則是有意煽惑人心，妨害秩序，法律具在，斷難寬容。本部爲謀國家之生存與保社會之公安起見，輿論所在當重，法權尤應保持，不憚諄諄，幸共勉之。（註四）

內務部會同財政部撥銀五萬元賑濟廣西水災。

廣西灘江鬱江各屬霪雨連綿，江水泛溢，臨桂靈川龍勝永福蒼梧賀縣恭城等縣，田禾蕩沒，廬舍

爲墟，遍地鴻嗷，災情奇重。由財政部先撥銀五萬元滙交陸榮廷都督派妥委員會同地方知事趕辦急賑。

(註五)

註一：岑春煊：「樂齋漫筆」，頁二〇。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二十日第四〇三號。

註三：同註二。

註四：同註二。

註五：「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十八日第四〇一號。

十八日 保定軍官學校校長蔣方震，因辦事為陸軍部軍學司掣肘，在校自戕，未死。

。袁大總統令即查辦。

保定軍官學校校長蔣方震，自到任後，即擬具計劃，從事整頓。而半年以來，每事皆遭陸軍部挑剔批駁，甚至校長職權內事務如職官請假經校長核准者，亦遭陸軍部覆核不准。昨（十七）日蔣少將到陸軍部與軍學司長魏宗瀚、科長丁錦商談校政進行方針，全部不協。回校後受刺激過深，與校中教官談論校事，唯作浩歎。夜十二時入室，屏退左右，並禁任何人進入房門。時一隨從察覺有異，潛於窗縫窺之，見其振筆疾書，兩淚淋漓。天亮後，蔣傳令全校學生於六時集合於尙武堂，聽候講話。至時，蔣御將官服飾，出對衆學生作激昂訓詞，略謂：「校長今日有最後之數言爲諸生告：國家之強弱視乎軍隊之良否以爲轉移，軍隊之良否又以將校爲樞紐，軍官學校爲鑄造將校之機關，關係軍隊之將來至重且鉅。本校長自到校以來亟思整頓，俾諸生軍事教育達到完全之希望。而半載以還，阻力橫生，困難愈甚。試觀校內，騎兵缺馬，砲兵缺砲，工兵無器具，輜重兵無材料，冬衣至夏日方到，夏衣至今尙在籌備，……

此乃校長無能，不能盡職，實覺愧對諸生，愧對國家，惟出最後之手段以謝軍界同胞，以明此心於天下。一語畢，發「立正不動」口令，即轉身入內，未幾而槍聲作，學生驚駭，均未敢動。蔣自戕後，尙勉強移步出戶，鮮血淋漓，面色如土，復向學生吃力言曰：「我今爲國家前途，對諸君而死已無悔，諸君各自勉勵爲國家效命，別無他囑。」言已倒地。

蔣氏自戕時，隨員瞥見，往拉其持槍之手，使對準心臟之槍口略偏，而彈中左脇，傷肺，幸未死。事發後，學校全體員生呼號痛哭，氣憤填膺，即開會集議，上書袁大總統請求查辦，復發公啓以告全國各界。

袁大總統於接獲報告後，於二十一日發布命令，派蔭昌、陳宦前往查辦。令曰：

「據保定軍官學校職員張巽鵬等呈稱：校長蔣方震在校自戕，係因陸軍部軍學司長除斥異己，任用私人，刁難把持諸事掣肘等語。軍事教育關係重大豈容部員任意妄爲。校長蔣方震以身殉校，情殊可憫，陸軍部軍學司司長魏宗瀚於所轄軍校果有前項情弊，實屬徇私溺職，應即派蔭昌、陳宦按照原呈各節，秉公確查，據實呈具復原呈著鈔給閱看。」（註二）

附錄：

一、陸軍軍官學校職員報告政府文（註三）

竊維邊氛國難；紛至沓來，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茲武力競存之世，非恃完全陸軍，鮮不國滅種絕，定理俱在，智愚皆知。我國以軍事不競，甲庚再挫，國體掃地，一落千秋。曩者袁大總統振興新軍，中國軍隊始見改良，然辦事者因循遷就，襲其皮毛，國幣空虛，精神終缺，職員等修學中外東西各國，節短補長，近十餘載。竊嘗以國軍與列強比較，程度相越，不當大淵，誓心改革，已有歷年。然舊宿陽爲操切，都屬陰爲抗違，棘地荆天，奈何徒喚，天佑民國，革命成功，意以爲政體革新，軍事方興未艾，職員等熟思再計，以新造之民國，復護雄才大略之大總統，片長薄投，皆足貢獻於國民，用是約其同儕，力任教育，誠以教育者爲軍事之開始，各國整軍經武，以國民

教育爲間接教弁，練爲直接，蓋將不練，影響非僅一人一軍；練不精，遺害非僅一時一處也。然我國自有軍事，兵則可招而不可散，將則可養而不可用，臨敵卻步，遇事譁變。職員等自入校以來；其所以對於上項改革之決心，與夫校長所以對於校中之經過千折萬挫，論者無不指爲總統之因循政府之腐敗，疾心痛首，敢怒難言。然究尋其馬跡蛛絲，實非我大總統我政府之所及者，一指蔽目不視，邱山彈丸塞耳不聞，雷霆其所以致此者，蓋有一二貪壬，矇蔽玩弄於其間也。職員等身爲軍人，越職言事，自知非分，顧思爲民國計，爲軍界計，雖身鼎鑊而頸力又有不能不縷斷，爲我政府陳者，請備陳之。自共和告成，南北統一，職員等以爲一意對外，故爭先解甲，擬劾寸長，盡個人之天職，皎皎此心，天日可質，乃校中開辦以來，籌備時歷半年，而所謂馬匹兵器，材料器具，俱與軍事爲命脈者，或應設而全無，或已設而不備，此關於根本敷衍者一也。校中用人，行政自爲軍部學司所主持，連月以來，良莠雜投，賢奸倒置，得令之下，有行者，有抗者；計畫之事，或成之，或破之，此關於教育不能齊一者一也。風潮之後，校長以堅苦熱心，嘗集合同校，決定改進之方法。當其時以爲事必稱職者，任之方有成敗之可言，凡官長黜陟，以校長之職守論之，自有舉爾所知之責，而學司則執其所私者任之。然任之而盡職，固無畛域之見存，乃或數月長假，或放棄責任，試驗重典，曠不臨場，學生之希望甚殷而主任之曠職不顧，在校長方苦統御之術窮，任主任偏有所恃而不恐兒戲職守破壞官常，此關於威嚴難振者一也。馬匹保管律，有責或前清倒斃之例，想通人類能言之。然校中自有馬以來，不及五月倒斃三分之二，以法治國論之，彼馬術教官長有絕對保存馬匹之責，本應罷斥科罪，而該教官長則私獻洋銀五百元賄賂公行，廉節不顧，經校長面斥，並將其金充公，且欲以軍人之道德促其悔過，而該教官長曠職三月，久假不歸，厥後乃上書辭職。以大總統嚴禁賄賂之令，及軍部職員請假規則之例律之，如何斥責懲罪，以肅軍紀？而學司反而獎其能，嚴批飭留，此確可查，此關於風紀難振者一也。保持中央部令之尊嚴，凡隸軍籍，人人有責，步三連排長劉克厚爲學司之所委任，該排長以由速成學堂派送留日振武及聯隊卒業之資格，熱心整理，校長甚爲倚重，前砲兵科長見其盡職，亦物色有程度者，趙以寬呈請轉學司委任，而學司乃以未入士官不許，派充排長。且並遷怒於劉克厚，一並撤差。嗣後趙以寬竟由軍部委爲第八師團附，由前觀之，則學司之任用，毫無一定之標準。由後觀之，則學司之黜陟，全與軍部相齟齬，此關於破壞部令，純用意見等一也。軍隊之生機

待學生，學生之生機，待連長。苗連長到差以來，敷衍取功，他無所長；任以學課而學課茫然，任以術科而術科不解，其無狀如此，既而天良煥發，不欲久誤子弟之前途，長假乞休，而學可以意見故，反極力維持之，此關於用人顛倒者一也。典範令各書部發專書以謀軍事教育之統一，其已由總統公布者甚多，而校中屢次呈領，學司都置不問，致令各連教育困難，自爲風氣，此關於藐視公令者一也。學生賞罰自有定章，休假亦然。校中學生李森春、趙仲瑛、張鴻藻、唐英等均已逾限，照常開學。校長曾以德化薄弱，引爲己疾，且我國今日之風氣羣競，自由辦事更爲掣肘，竊欲以無形之感化，維繫人心。當宋案激潮之日，校中千餘人不聞有所搖動，此中艱苦想亦軍部之所知，乃學司故意刁難，謂開革四生於部令不合，批詞嚴峻，凌辱並加，不思校長之賞罰承部令、秉至公，不寬不刻，學司漫不加察，過責玩忽。試思士可殺，不可辱，校長以一身爲全校之長，遵部令而反獲申斥。然則，違抗部令者，又何如此，學司不存校長之體面，而故意侮辱者一也。職務以得人而舉。礮科科長譚學夔熱心教育無微不至。前由姚雨平請該員同遊西歐，部令暫留，校中不允所請。足見該員熱心校事及職務重要部中亦有權衡。頃者，該科長以督責本科較勤。礮科連排長聯名請假，以爲要挾。該科長躬親教練，朝夕不稍怠荒。以軍事秩序言之，該排長應與懲罰無可縱容。徒以學司過事刁難之故，雖經科長秉呈，不敢有所進退。以致譚科長蕭然引去，不可挽留。此中艱難可以知之。譚科長之赴吉也，校長循學生之請，親至學司代爲挽留。然以校長之尊至部且不得司長之一見。不得已與科長丁錦討論。丁錦語云：去休？吾司長與譚學夔意見甚深，誓不並立也。嗚呼！軍事教育關係國家何等重大。礮科科長關係兵器何等緊要。司長志意關係學風何等密切。而純以意見爲去留。幾何不以意見而斷送軍國前途乎。此學司專以破壞軍校排斥異己爲目的者一也。嗚呼！魏司長丁科長與蔣校長以名分言之，則有互相提携，力圖振興之責。以職務言之，則有協同動作，挽回風氣之權。而乃貌合神離，把持刁制，顛倒是非，淆亂黑白。請求材料也不理，請求器具也不問，請求武器一切萬不可少之籌備，均故置之不聞、跡其前後事迹，或身見之，或熟聞之。而校長今日之憤不願身以殉軍學者，窮原竟委，實事事莫不與學司有密切之關係也。以上種種，此校長所受精神痛苦於學司者。如此匪正此也。校中自風潮初靖，內部腐敗，意見紛歧。校長懼校規之不振也，意見之偵事也，學黨之亡國也。到差以來，以教育官長爲己任。一操練也，以身作則携之，不厭其詳。一檢閱也，獎之勸之，以圖其效。

慮操演之不完全也。躬率教官監視之。患馬匹之不健全也。專派委員補助之。痛內務經理之不修也。或權設監督別立委員。曲意維持，部署周至。無非欲薰陶全校，導人於慎重職守而已。且陰以躬行實踐，挽回我國萎靡之頹風。是以職員等不計權利，不辭勞怨，犧牲一切者，亦欲勉從校長熱心之後，日役分外之事，而其甘勞瘁而不悔也。然且時遭好事之譏，代庖之誚者，以學司橫梗其中挑動內外學生之惡感。而使三三意氣少年媒孽其間，以成其忌嫉破壞私見之所致也。溯自校長到差至今不過半載，熱心毅力風動冥頑，學生精神漸就振作。方圖一日千里，導學生於忠義武勇之途。俾得刻期整頓軍事，為政府後盾與外人以武力相見。不料魏忠賢秦檜之奸復見於今日。職員等軍人不知矯作，對於譽者無偏愛之心，對於毀者無絲毫之隙。無門戶意見之私，無傾陷排擠之意，惟以時局屹屹頽風末俗可為寒心。重職守者，反以孤憤自戕。講放棄者，益以優遊自得，把持刁難者，反得威福自由。精誠為國有相率遁世不顧。確實為之，誰令致之。茫茫前途其何以國。職員等五內環裂，不知忌諱，越級陳情殊難自己。敢將校長此次自戕原因，就其前後，直接間接所受之苦痛確實呈請鈞鑒。不勝惶恐待命之至。陸軍軍官學校職員葉秉甲等公叩

一一、保定軍官學校公啓（註四）

各界先生鈞鑒：敝校校長蔣公方震，為校事殉職，磊落光明神人共憤。其中情形已由職員詳報在案。茲奉大總統命令，委蔭處長、陳次長查辦。軍人以服從為大職，自當靜候中央辦理。詎知昨日（二十五）海陸軍日報登載有武學社與陸軍學會之通電，不候中央查辦。乘時出而代為辨論。查該電之中，有謂一種詭語云：蔣校長出於浮報款項，為軍部所覺，致於自戕者。有謂教育學生，借題發揮，自派代表通發傳單，欲挑動內外學生南北軍人之惡感。種種無稽之語，讀之不勝詫異。學生等本無辨論之必要。第武學社等以私人之團體為局外之人，造作謠言，妄加誣陷，為輿論所不容，更軍界所嚴禁。不得不略陳梗概以供諸公鑒。敝校校長果出於何事自戕，久已顯然昭著，無容贅述，想諸公亦早有所聞。現在大總統既有命令，自應聽候蔭處長、陳次長與段總長等之查辦。無勞該武學社等之代為嘵嘵辨也。蔣校長廉潔無私，人所共知。銀錢交代遺書中言之已詳。何得謂之虧空款項。校長自戕時，校中一切秩序井然。不索學生仍照常上課，並無絲毫舉動。安有派代表發傳單之理。乃該電妄加誣陷，是何用意。此次陳害之職員內外學生皆有。而該電反謂強分畛域，故挑嫌釁。近日最易淆亂觀聽，為一般人民所最不願聞者莫逾乎

「南北惡感」四字。敝校校長自敗，全爲校事並無他故。與南北之談實飛馬牛不相及。且公爲軍人亦無黨派之有。乃該電又曰：挑起南北軍人之惡感。不知是何居心。豈武學社等自欲爲之耶？不然何荒謬絕倫若是之甚也。第查武學社等之中不無明達之士。或者此電係他人捏造，或個人私拍亦未可知。總之，敝校之事，自有中央辦理。無庸該社等代爲過問也。敝校對於該社等素無愛憎之心。此次既有通電，其中妄誣之處不得不辨。誠恐外間諸公未悉其中情況。亟宜奉聞。並懇維持公道爲盼。軍官學校公啓。

袁大總統核准交通部所請，漢粵川鐵路由該部直轄。

昨日，交通部呈請：岑春煊督辦既經辭職，此後擬不另派專員，以節糜費，其一切事務，即歸本部直轄。並報請由本部次長馮元鼎前往漢口接辦，執行督辦職權。原會辦詹天佑任命爲本部技監，仍會辦該路工務。呈曰：

「爲呈明事：竊粵漢鐵路係聯貫南北大幹，爲便利交通計，亟應及早修成，乃自向美資本家贖回後，至今已閱九年，傾商民之力以赴之，而綜計三省所成，尚不及六百華里。前此張之洞議仍借外款興築，並連川漢一路，一同議借，意即有見於此。不料借款甫定，政治風潮突起，因之延擱實行者，又復一年，其間借款利息之虛糜，薪工材料之耗失，所損至鉅。本部成立，知此路歷史複雜繁難。雖督辦端賴得人，而原定借款合同於內部各級之權限本苦錯亂糾紛；加以情事變遷，合同中之應履行者，我多未能辦到，因是牽動發生交涉上種種困難，對內一面更不得不先求解決，而一歲以來，督辦三易，其任事最久者爲譚人鳳，僅六月餘，餘皆未一月即去。路事爲本部主管專責，既不能聽其廢闕，名義上之督辦固猶存在，遇事仍須歸其承轉，是一切路事大半當其衝，復不能直接執行，即愈以滋生隔閡。內部之機關既滯，則對外益難。前途之步驟迭更，則進行易阻。現湘鄂川三省商路幸均已訂歸國有銀行提撥借款，問題亦經解決，湘鄂段亦已分別勘測，開工所急宜整理者，即全路辦事機關須使之組織分明，然後權責有歸，費省而事可以理。現經詳加討論，督辦一職本係部中代表，現岑督辦既經辭職，此後擬即不另派專員，以節糜費，其一切事務，即歸本部直轄。現在開工伊始，事緒較繁，布置各項，須有熟諳路務之員前往主持。擬即由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十九日

六五〇

本部次長馮元鼎前往漢口，代表本部執行督辦職權，仍由詹天佑會同辦理。馮元鼎辦理路務有年，所有年來漢粵川交涉等項事宜，均由其折衝擊畫，此中曲折甘苦，知之最悉；詹天佑學識淵富，經驗闔深；新經簡任技監，亦屬本部人員，以之助理，當可收指臂之效。似此辦法，機關既可敏活，經費亦免虛糜，於路務進行深有裨益。是否有當，理合陳明大總統鑒核批示祇遵。」（註五）

本日，袁大總統發表命令，任命詹天佑爲交通部技監。（註六）

袁大總統並指令交通總長，批准該部昨日呈文，明令責成交通次長接管漢粵川鐵路督辦職權，並仍由詹天佑會辦該路工程事宜。令曰：

「據該部呈稱：漢粵川鐵路歸部直轄，無庸特派專員，應即照准。即如該部所擬辦法，責成交通次長馮元鼎赴漢口接管，執行督辦職權，認真整頓，以促進行。所有該路工程事宜，仍由詹天佑會同辦理。」（註七）

註一：民國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民立報」。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四〇五號。

註三：民國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民立報」。

註四：「民國二年七月五日「民立報」。

註五：「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十八日第四〇一號；民國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第四〇四號。

註六：「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十九日第四〇二號。

註七：同註六。

十九日 臨時稽勳局長馮自由，通電報告該局對開國先烈調查、審議、請卹經過。

臨時稽勳局長馮自由，本日通電武昌黎副總統及各省，報告該局成立一年以來之工作，對開國先烈調查、審議、分等核卹，業已呈請發表三次。茲誌其通電全文如下。

「武昌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長、省議會均鑒：民國成立，設局稽勳，自由不才，謬膺重任，承乏而後，朝夕祇厲，念彼死者，水逝山頽，緬我元勛，肝鑠膽忱，賞生卹死，均不容緩。竊維設局以迄今日一年於茲，調查既費時間，察議尤需手續，致令先烈遺族，不免啼號；開國勛人，尙虛食報。僕何人斯，叢此重咎。重以各都督、民政長函電交馳，以催、以詰，捧讀再四，且歉且慙。旬月以來，督同本局審議調查各員，分等核卹，幸就緒。當即分送名譽審議查核，衆議僉同，按照本局第二次修改之暫定章程，分次呈請大總統以次發表，計得開國前先烈及開國時殉難之重要人物陸皓東、史堅如、唐才常、劉家運、徐錫麟、劉復基、吳祿貞、焦達峯、熊成基、鄒容、趙聲、倪映典、溫生財等四百五十四名，歸先烈第一次案辦理，已於五月十七日呈請在案。次，武漢爲首義之地，殉難之士，復較他省爲多，計得一千零一十一名，歸先烈第二次案辦理，已於六月十四日呈請亦在案。次，上海、南京、甬鎮、宿州諸役，戰事亦劇，殉難自多，歸第三次請卹案辦理，亦於六月十九日呈請撫卹。其餘各省先烈，按次續請，以安忠魂而綏遺族。至賞生一項，亦陸續核辦，敍勳列等，呈請大總統核獎，以酬曩者，以昭來茲，務期無黨無偏，無遺無濫，九京烈士，靈其式憑。開國隆儀，功當不朽。則本局職位，可告無罪，民國賞卹，普此弘仁，此自由區區之期望也。願奢力維，維諸君子有以教之。臨風神馳，感盼無既。臨時稽勳局局長馮自由誌。」（註一）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第四〇七號。

二十日 內務部公布「寺院管理暫行規則」。

內務部制定「寺院管理暫行規則」七條，以部令公布施行。（按：部令未著日期，條文規定自公布日施行，因利於本日政府公報，故列於此。）規則條文如次：

- 第一條 本規則所稱寺院，以供奉神像見於各宗教經典者爲限。寺院神像設置多數時，以正殿主位之神像爲斷。
- 第二條 寺院財產管理，由其住持主之。
- 第三條 住持之繼承各暫依其習慣行之。
- 第四條 寺院住持及其他關係人，不得將寺院財產變賣、抵押或贈與於人。但因特別事故，得呈請該省行政長官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二十一日

六五二

，經其許可者不在此限。

行政長官爲前項許可後，須呈報內務總長。

第五條 不論何人不得強取寺院財產。

依法應歸國有者，須由該省行政長官呈報內務總長，並呈請財政總長交國庫接收管理。

前項應歸國有之財產，因辦理地方公益事業時，得由該省行政長官呈請內務總長、財政總長許可撥用。

第六條 一家或一姓獨力建立之寺院，其管理及財產處分權，依其習慣行之。

第七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升允散發傳單，反抗民國。

滿人升允於辛亥革命時任職陝西，反對共和，率兵與民軍構戰。經政府派兵防堵，並派員勸撫。業已遣散軍隊。承認歸附。一年以來，無甚舉動，近忽刷印檄文。在蒙古張貼，文首竟自署清陝甘總督，文內則自稱幕府，略詔：幕府問道北赴庫倫。與俄國蒙古國協約。共誅叛我清室者，又謂民國不能久據，清室必將中興云云。後來復傳其率領舊部及庫兵，衝入內蒙，擬向歸化城一帶入寇。（註二）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第四〇三號。

註二：「東方雜誌」，十卷二號，中國大事記，頁一一二。

二十一日 袁大總統發布通令，飭全國軍人「服從命令，勿越範圍，致淆政體」。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通令，以「兄弟鬩牆自相蹂躪」爲慮，並有飭軍人「勿越範圍，致淆政體」及願提倡改革之先覺「毋使依附之徒托名暴動」之語，意指甚明，既表示其有用兵之準備，亦符合十六日答張謇和平奔走者之言。令文如次：

共和國以人民爲主體，故立國標準即以大多數民意爲從違，民意爲何？一曰生存，一曰樂利。自行政機關不能爲民保障，則有痛苦而無樂利，有危亡而無生存。本大總統來自田間，不忍我無罪之良民永遭塗炭，受任於危難之際，不惜舉一身幸福而犧牲之，豈有他哉！亦以我中華數千年神明之胄，熏染於古先聖賢仁義之訓，當以勝殘去殺爲心，豈宜兄弟鬩牆，自相蹂躪。是故忍辱負重，力障狂瀾，乃誠不足以動人，信不足以格物。自前年九月以迄今茲，人民之顛連困苦損失於無形者，不知凡幾。法制亟望規定，而紛爭不決，政治遂礙於進行；兼以黨見紛歧，是非淆雜，用人掣肘，政府幾空，駸駸焉成爲暴民專制。此皆由本人大總統無德無能，未克盡職，旁皇夙夜，悲憤無窮，所願與我無罪之良民，灑一掬同情之淚者也。夫風水相搏，則波瀾永不能平；鐵鐵相摩，則電火終於必發。故懷佳兵不祥之戒，作橫逆不校之觀，冀彼驟突叫囂者，內省良知，自崖而返，非懦也；爲救民計，爲救國計，常祈天永命，不當張脈憤興也。方今人心之大害，在誤會共和真理，借美名以逞其惡焰，假公義以使其私圖，甚至背父棄母，認爲自由壞法蔑紀，視爲平等，不知古今中外無論何種政體，無不整飭紀綱，納民軌物。本大總統以隱惡揚善爲懷，毋我薄人，寧人薄我；尤願我軍人，服從命令，勿得踰越範圍。其非分之事，慎勿干涉，致淆政體。並願提倡改革之先覺，愛惜名譽，誥誡同儕，毋使依附之徒，托名暴勳，傾覆邦家。庶化戾氣爲和光，救生靈於垂絕，本大總統必當與我全國人民，開誠見心，刷新政治，造世界和平之福，永民國無疆之祚，雖未逮焉，而有志也。邦人君子，其敬聽之。」（註一）

袁大總統通令裁減兵費及京外行政經費。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以國家經濟困難，債累山積，開源非旦夕可期，必須力節虛糜。查歲出軍用爲多，裁兵節餉實爲切要，飭參謀、陸軍兩部會商財政部，妥籌限制兵額，裁遣兵員。至京外行政經費，亦應由各部各省權衡裁減。命令全文如次：

「立國之道，首重理財。往者吾國風氣未開，政綱不振，舉一切擴張實業整頓金融諸政策。皆未能切實進行。

馴至經濟困難，積累山積，改革以來，支出愈增，收入無幾。不得不仰給外債，暫資救濟，顧目前多一日因循，即將來重一分負擔。以言開源之計，既非旦夕可期。若不通盤籌畫，力節虛糜，則破產之期，翹足可待。言念及此，誠可寒心，博稽歲出，軍用爲多。迭經國務會議。僉以裁兵節餉，爲切要之舉，應電參謀陸軍兩部，會商財政部，妥籌限制兵額，分配軍區，核實簡練，以足維持地方治安爲度。所有應裁之兵，均應酌量給資。一律遣散，即由各該部核擬辦法，呈候察奪。至於京外行政經費，亦應由各部各省權衡緩急。大加裁減，製定預算，依法頒行，務使漏卮盡塞絲毫無濫，值此民生窮蹙，國步多艱，凡有理財之責者，各當悉心整頓。實力奉行。以期無忝厥職，尤賴全國一心，共維危局，咸以整理國家經濟。寄諸個人切要之圖，庶幾財政既修，邦基以固，民國前途，實利賴焉。

(註一)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四〇五號。

註二：同註一。

二十二日 袁大總統通令尊孔。

四川都督尹昌衡於本月十八日電請袁大總統恢復祀孔，袁據其請，於本日通令尊孔。以「孔學博大，與世推移，以正君臣爲小康，以天下爲公爲大同。」因「歷代人主專取其小康學派以固君權」，致「專制之威使舉世學者不敢出其範圍」；實則孔子大同共和之義，乃今日民主之局之導源，今既結皇煌帝諦之終，亦開選賢與能之始。前經國務院通電各省徵集多數國民祀孔意見，待各省議覆到京，即查照民國體制，折衷祀孔典禮。茲值「詆邪充塞」之際，特通令尊孔，以正人心。命令全文如次：

「立國之本在於政治，而政治新舊之遞嬗，恆視學說爲轉移。我中國之尊孔子，始於漢武帝。擠黜百氏，表章六經，自是學說遂統於一尊。顧孔學博大，與世推移，以正君臣爲小康，以天下爲公爲大同。其後歷代人主，專取其小康學派，鞏固君權，傳疏諸家，變本加厲，而專制之威，能使舉世學者，不敢出其範圍。近自國體改革，締造

共和，或謂孔子言制大一統而辨等威，疑其說與今之平等自由不合。淺妄者流，至悍然倡爲廢祀之說。此不獨無以識孔學之精微，即於平等自由之真相，亦未有當也。孔子生貴族專制時代，憫大道之不行，哀斯民之昏墊。乃退而祖述堯舜，刪修六經春秋，據亂之後，爲升平太平之世，禮於小康之上，進以大同共和之義。此其導源遠如顏曾思孟，近如顧黃王諸儒，多能發明宗旨，擇精語詳，大義微言，久而益著，醞釀鬱積，遂有今日民主之局。天生孔子爲萬世師表，既結皇煌帝諦之終，亦開選賢與能之始。所謂反之人心而安放之四海而準者，本大總統證以數千年之歷史，中外學者之論說，蓋灼然有以知日月之無傷，江河之不廢也。惟民國以人民爲主體，非任其自由信仰，不足以證心理之同。前經國務院通電各省，徵集多數國民祀孔意見，現在尙未覆齊。茲據尹昌衡電稱，請令全國學校仍行釋奠之禮等語。所見極爲正大，應俟各省一律議覆到京，即查照民國體制，根據古義，將祀孔典禮折衷，至當詳細規定，以表尊崇而垂久遠。值此詖邪充塞，法守蕩然，以不服從爲平等，以無忌憚爲自由，民德如斯，國何以立。本大總統維持人道，夙夜兢兢，每於古今治亂之源，政學會通之故，反覆研求，務得眞理。以爲國家強弱存亡所繫，惟此禮義廉恥之防；欲遏橫流，在循正軌。總期宗仰時聖，道不虛行，以正人心，以立民極，於以祈國命於無疆，鞏共和於不敝。凡我國民，同有責焉。」（註一）

袁大總統以西藏活佛班禪額爾德尼輸忱民國，特電嘉慰。

西藏活佛班禪額爾德尼，忠心內附，前經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加封「致忠闡化」。班禪敬謹祇領，並託中國駐印度委員陸興祺代爲呈謝。袁大總統接電，以班禪輸忱民國，尊重中央，本口予以電嘉問好。茲誌電文及班禪謝呈全文如次：

一、大總統致印度陸興祺電：

「印度陸興祺與密轉扎什倫布致忠闡化班禪額爾德尼：現接陸興祺轉呈謝電，具徵輸忱民國，尊重中央，殊深嘉慰。務望振興黃教，撫輯所屬僧俗，保持藏地和平，以副倚望。嗣後如有呈報事件，即交陸興祺轉寄，藉期接洽。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二十二日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六五六

，並問住錫安好。大總統養印。」

二、印度陸興祺代班禪額爾德尼呈大總統電：

「癸丑年番三月二十五日，陸委員興祺專人至招，蒙大總統加封致忠闡化名號，謹在扎什倫布寺內恭設香案，敬叩祇領跪謝。致忠闡化班禪額爾德尼謹呈。」（註一）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四〇六號。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第四〇九號。

二十三日 教育部核准京師學務局「教會設學立案辦法」及「解散私塾善後辦法」

。（註一）

註一：「教育部編纂處月刊」，一卷七期，紀事。

二十四日 黎元洪甘作戎首，在漢口搜查民國日報，拘捕黨人；旋展開大捕，殺三百餘人；於事後發表通電，袁大總統據以補發通緝命令。

湖北都督府，本日據偵探報稱，上海革命黨總機關，派人赴鄂運動軍隊，機關在漢口租界民國日報館，當由軍警會同法捕，搜獲證據多件。並拿獲主筆曾毅等四名，交法捕房拘禁。次日復探悉革命黨尚有機關多處，分設武昌、漢口暨南湖各地方。即派兵分頭搜緝，先後拿獲爲首指揮人王泉明幫同指揮蕭大滿等三十名。又陳金標羅漢臣等十八名，是夜駐紮造紙廠之軍隊。拿獲來營運動軍隊之革黨鍾仲衡等五人。均供稱欲推倒政府。希圖二次革命，即經分別處決。二十六日，復由軍警會同法捕，在漢口德租界日人所開富貴館。拿獲甯調元、熊越山兩名，交法捕房拘禁。並搜出名冊銀元鈔票等件，又在法界伊

達醫院，搜獲旗幟等物，是權革黨仍擬起見，約定舉火為號，因機關已破，響應寥寥。故城內外起火三次，均被撲滅。首領詹大悲等十餘人，於事洩後乘外國輪船下駛，餘亦四處逃避。（註一）

黎元洪連結法、德等外警，連續大捕之後，始發表通電，一面掩飾其濫殺行為，（是時已殺三百餘人）一面祈求袁大總統及各鄰省配合查緝。電曰：

「各都督民政長並轉護軍使司令官鎮守使：本月之二十四日，據報上海總機關派人赴鄂，運動軍隊，機關在漢口民國日報館，當令飭軍警會同法捕搜獲，證據內有宣告湖北獨立，組織北伐軍，請各省協應，並起義宗旨軍人條例等語，文電布告多件，並拿獲編輯曾毅等四名，交法捕房拘禁，疊據會審供認不諱，各在案，隨即按照籌備區域，臨時宣布戒嚴，派兵分段巡緝。本月二十五日，探悉亂黨機關多處，約於二十五夜在省城，南湖地方集合，口號成城旗幟袖章均用白布為號，經鄂軍輜重團拿獲為首指揮人王泉明，幫同指揮蕭太滿等三十名。甯軍第二團、營四連拿獲陳金標羅漢臣等十八名，飭據軍法會審，王泉明等供稱改進黨在鄂起事，有代表鍾姓併退伍黃姓說是軍隊多在聯絡，南七省都要動手，叫我等招兵到南湖集齊，約一點鐘進起義門。併有某議員等多人主持等情。復據黎師長天才呈報職師駐紮造紙廠後靠河邊，念五夜四鼓，時衛兵見有西裝兩人扒越後牆入營，搜獲手槍四桿，子彈一百顆，又在牆外捕獲接應二名，捕時將手槍炸彈拋棄河中，據供越牆為時倚、方安漢兩名，牆外為鍾仲衡、何作偉、黃天監三名，係由湖南、江西、廣東等省來鄂運動軍隊，舉行暗殺，因欲推倒政府，故行二次革命，昨在東洋租界松廬家九原公館商定，夜二點鐘開船到造紙廠運動軍隊，併云革命機關無處不有各等情。當此戒嚴期內，亂機四起，情勢危急，已獲各犯未便久稽致滋變故，業經循據確供按照軍法分別處決，本月二十六日，復由交涉員軍警會同德捕，在漢口德租界日本所開富貴館拿獲寧調元熊越山兩名搜出日本鈔票三千餘元，銀洋三百餘元，名冊一分，內分擔任軍事、調查、聯絡、會計、文牘、庶務各科，並支付各種帳目一本，內有派人赴荊沙田鎮及鄰省等處川資。其甯、熊兩名，業交德捕房拘禁。復在法租界伊邊醫院第六號，抄獲旗幟多件，復探悉是夜口號「忍耐」，乃由起義門入攻，城內放火接應，本夜城內外三處放火，均經次第撲滅，查此次謀亂，導源上海，蔓延各省，而以佔據湖北

爲根據地，並據供稱，有某國兵船爲其司令機關，蒂同根深，已非一日，自維薄德，既不能轉奸宄，心復不能安商民之業，至武漢三鎮風鶴頓驚，幸仗諸公之威，屢次破獲，慚悚何如，現在地方安堵，堪紓屢注，除一面仍嚴加防範，並呈明大總統外，特此電聞，再近日亂黨派人聯絡鄰近各省，往來不絕，並祈譚柏張各都督，歐陽護軍使，陳司令官嚴密查緝，以保治安，全局所關匪徒鄂人拜德已也」。(註二)

至七月七日，袁大總統據黎元洪電，補發通緝革命黨人命令。令曰：

「據兼領湖北江西都督事黎元洪，電陳亂黨擾鄂情形，並請通緝各要犯歸案訊辦等語。(中略)經該管都督派員，在漢口協同西捕，破獲機關，搜出帳簿名冊旗幟布告等件，並取其各犯供詞，證據確鑿，無可掩飾。查該叛黨屢在鄂省謀亂，無不先時偵獲。上次改進黨之變，未戮一人，原冀其革面洗心，迷途思返。乃竟鬼蜮爲謀，(中略)若再曲予懷容姑息，適以養奸，寬忍反以長亂，勢不至釀成無政府之慘劇不止。所有案內各犯，除寧調元、熊越山、曾毅、楊瑞鹿、成希禹、周覽已在漢口租界，德法各捕房拘留，另由外交部辦理外，其在逃之夏述堂、王之光、李良軒即季雨霖、鍾鼎、莊溫、楚珩、楊子邨即楊主鵬、趙鵬飛、彭養光、詹大悲、龔永成、岳泉源、張秉文、彭臨九、張南星、劉仲州等犯，著各該都督民政長將軍都統護軍使一體懸賞，飭屬嚴拏，務獲解究，以彰國法，而杜亂萌。」(註三)

附錄：漢口大捕案經過詳情 (註四)

(一)

漢口函：鄂省武漢一帶，連日風聲鶴唳，謠言四起，軍政府又下緊急戒嚴命令，各重要機關，均異常警備。二十五號，經本府偵探，在漢口華景街破獲公民討賊團總機關，所獲各人，由軍法處分別研訊，供出省城各機關，在黃土坡、蕭家巷、紫珠街等處地方。都督立派憲兵隊分途緝拿，又陸續獲到六十餘人，秘密研訊。據當局聲稱彼等均直認推倒現政府不諱，判決首領重罪者四十七人，在閩馬廐處決十八人，在老城隍廟處決二十一人，又奉軍法處處決八人，其餘疑似者尚未定案，然即處決者，亦始終未見宣布罪狀也。

二十五號之夜，偵探長劉有林又在漢口各租界破獲機關三處，並獲到二十餘人，其中多數爲退伍軍官軍人，連夜押往武昌歸案訊辦。

二十四號之晚，省城拘獲女子五人，以案情重大，並未發交軍法處，由都督在內堂研訊，所有頭二兩門，俱派憲兵把守，不准出入，三門則派副官四人把守，內堂僅參謀四人，隨同都督一人研訊，此外則有副官二人照護人犯，極爲秘密，至即夜九時，發下命令，將該女子二人即在府內處決，餘三人發交軍法處監禁。

二十六號之夜二時，漢口一方面遙望武昌省城，城內火起，火頭似有數處，至次日天明始息，附郭人民並聞城內澈夜槍聲不絕。二十七號晨，各城門嚴重取締一律檢查，並暫行禁止電信電話傳達，故記者發信之時，尚未探得個中實在消息，惟聞火發之處係糧道街，水陸街及黃鶴樓下等方面，都督府則尚巍然無恙而已。

(二)

漢口函：鄂省省城內二十六夜二時之火，同時數發，言人人殊，而官中之報告又率以爲失慎所致，此中隱情因不便明說也，武昌警察廳據十署署長沈毓鍾報告云，今夜晚間南湖有槍聲發現，當即加派警官長士面偵察，頃有王清明等十餘人，於十一時（即二十五晚）在署前經過，適值整隊查班，即攔阻盤問，正盤問時，又有武太閘警士帶回六人，復有柵欄口警士帶回十三人，共計三十人，當即詳加調審，毫無破壞，內有小孩二名，一名余圖成。一名楊世訓，另行提訊，先加溫語，次用威嚇，始稱王清明親至鸚鵡洲，招集伊等渡江至南湖當兵，每人發餉十元，我們兩小孩是跟來看招兵的，內中詳情非問王清明不能清楚，復將王提堂百計審訊，並質以兩小孩所供各詞，王見事已洩漏，始供云我係敢死隊退伍軍人，現在寄居係馬口李宏發飯館，數月茲由嚴坤介紹至鍾先生處，襄辦機關命我速招兵一百人混至南湖砲隊側集合，聽候命令，以便今夜一時起事，當問鍾嚴兩人現在何處，伊等究竟是何宗旨，據云鍾先生是湖南湘鄉人，會過一面忘記名子，他係機關中總辦，住華景均東慶樓，嚴坤係南京人年約三十歲，住華景街共和旅館十六號房間，今夜之事是他發的命令，其宗旨是要推倒袁世凱，與宋教仁報仇。復問爾等既定今夜起事，軍裝火藥現在何處速交出，王云軍火實屬未帶，言定由砲隊供給槍彈，現事已露，何必隱瞞，所供是實，徐將王清明等三十人並在王身上搜出紙洋六元銀洋十一元銅角九十二枚，一一點交消防伍署長護送軍法處訊辦外，所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二十四日

六六〇

有拿獲王清明等一切情形，並供詞各節理合具報呈請廳長鑑核云云，批云報悉，此次破獲機關，該署長官洵屬防範得力，調度有方，深堪嘉獎，仰將案內出力員警即日具報到廳以憑核實獎勵此繳。

武昌省城連日風聲鶴唳，異常恐慌，而破獲機關拿人之事時有所聞，二十六日武勝門外塘角街九十九號，孫氏兄弟五人慣行不法，民軍起義時該兄弟等輸運子彈接濟北兵，已屬罪不容誅，茲復多行不法，私藏軍械，聯絡匪黨，經都督府偵探張慶蘭等，查悉帶同該段警七查抄登時，抄出毛瑟槍一百餘支子彈十一箱手槍三枝，並搜出秘密往來信件多起，即拿獲匪徒三人，遂用繩索捆解赴都督府，交軍法處訊辦。二十七日午兩句鐘，許軍官明遇春在得勝橋張華亭樓破獲三人，抄出皮箱兩口，裝有禁物甚夥，同時在古石橋華信實業公司捉獲張華甫一名，又樊某喻某火夫王某共三名，均解交軍法處究辦。

漢口捉獲姜姓林姓雷姓等，據供姜某即此次起事之總司令官，受命為援鄂總司令，又聞大智門外火車站附近某賓館有多少人在該處組織機關，二十六號之夕，被偵探看出破綻，報請鎮守使派兵會同各保安會前往抄獲，搜出印文炸藥槍彈等件，捉獲八人，一同解往軍政府稟請究辦。

△

漢口函：鄂省此次之變，牽連既夥，被獲尤衆。據傳聞所得東破一機關，西獲一黨，自二十三號，至二十八號，已破機關二十餘處，已拿獲二百零九人。各案之證據，言人人殊，以罪狀未宣布，故記者亦未能一一詳之也。至二十八號，又在武昌兩望街、教子街、崔家巷、撫院街、漢陽西關、營口、華景街各方面，破獲機關若干處，其情形不及備詳。而漢陽西關一役，其拒捕最烈，先是有王雲青供稱，漢陽部分機關在西關一帶，經偵探周三茂在曹小巷偵悉，報由軍政府派憲兵一營前往該處，始尚抗辯，繼見憲兵，欲實行搜查，突放炸彈，即炸倒三憲兵，旋在室中取出手槍炸彈施放，各憲兵亦敢勇上前，格鬥一小時許，該黨斃者二人，傷者四人，其餘奪門而遁，各憲兵又奮力隨擊，又斃一人獲三人，連同屋中受傷倒地者共獲七人，復在室中抄出文件槍彈及關防等共四箱，除將已死者交地方收埋外，餘一並解府歸案訊辦。此役憲兵之受傷者有五人，其三人受傷最重，四支不完，恐不免殘廢，或傷斃云。據個中傳出消息，其內應者有數下級軍官，事後南湖職隊之立時解散，蓋為此也。至其原動力或云即李雨

霖、曾尙武、呂丹書一派，或云北京血光團，或云三海暗殺隊，甚至謂某偉人所指使，均係好事者附和之以成事實，徒使多數好頭顱，供使偵探者墮官發財之具亦大可哀已。

此次破獲機關二十餘處，處決者三日中已一百六十餘，軍法處傳出供辭，皆謂牽涉國民黨，實則在國黨搜查無一毫證據，僅黎督對於搜查民國日報之布告略謂近有匪徒派員赴鄂，運動軍隊併行暗殺，機關在漢口民國日報館，（中略）該報證據多件：一，告白內有起義宗旨等語，又布告有從前國家機關紙幣不得抑壓，遠者以軍法從事等語。又布告內有軍人守秩序，並定責罰條件等。惟此外叛迹尚多，不勝罄述，正核辦間，是夜適有匪徒在省城南湖實行暴動，業經破獲在案，除將拿獲各名分別按律究辦外，並將搜獲民國日報與布告周知云云。此軍政府歸罪民國日報之實在情形也。先是該報搜查後，即由軍政府圍捕漢口國民黨支部，並拘去侯王二人。復據潘老七供，此次起事首領劉姓，住某黨鄂支部，黎督派參謀長金某，率憲兵一團至三道街該黨即將各門把守，金某奉都督市令，及潘老七之供詞，給與駐部幹事王某，閱畢即逐房逐物檢查，時均由各幹事引導，動手檢查，兵士亦均逐件嚴查，無一毫搗亂情形，下午四時檢查畢，亦無一毫證據，該部幹事即在花廳茶敘，說明黨中既經查無證據，請給予抄搜證，金某即以筆書出「抄搜完畢，並無違禁各物」證書給予該部收執，遂握手告辭，聲稱稟都督復命去了，此軍政府據供查抄國民黨鄂支部兩處之實在情形也，至外間紛紛傳說，震旦民報記者鐵筆已被殺，民國日報前經理張某又被拘，傳聞不一，未能臆斷云。

（四）

漢口函：鄂省自武漢起義以來，其動機至今未靜，以政府舉措未能盡滿人意之故，摩盪繼續而從事革命者，一再，再而三四五，此次之變，影響較鉅，牽連愈夥，各屬亦起而知之。襄宜各境，動機四伏，駐紮岳口之鄂軍十二團二營，首受運動全體譁變，出擾天潛京沔各縣。上月三十號，據沙洋劉團長報告，二十七率一營勦撫岳口變兵，沙洋即留三營駐紮，乃該營竟於二十八號之夕譁變，占住沙洋，大肆燒掠，旋與岳口變兵連合爲一，聲稱合攻天潛兩縣，又據潛江縣，報告該縣知事萬良銓被變兵捉去，將印信繳送變兵，並被劫去倉庫各等因。黎督以各處險象迭著，武昌南湖軍隊雖已遣散，又有散軍數十人，於二十九號之夕，在起義門外密謀起事，登時破獲。三十號即在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二十四日

六六二

府門內斬決二十七名，並團長劉凱一名。漢口一方面又有連長董玉祥、王占元、劉源生、黃永鰲、周德勝等於同日破獲，一時張皇莫措。除增加偵探，分設巡邏外，以省城關係更爲重大，即飭保安社社長，將各社戶口自行調查，遇有形迹可疑者，即報請各該區警察會同查辦。惟人家內室尚不便檢查，黎督夫人黎本危，復於三十號，前往第二師範女校，聘任吳淑卿女士爲女子偵探隊長，立時召募十六歲以上之女子，編爲一隊，專一偵探女界之圖謀起事者，吳即日隨黎本危到府，黎督親給委任狀，並發開辦費洋八百元，至軍民兩長則拱衛森嚴，不敢輕移一步，輕見一客，以免變生不測，蓋恐怖情形毫不稍減也。

鄂政府近日興高采烈，昨又頒行各軍賞格如下：軍政府傳知，照得此次匪徒希圖肇亂於禍機猝發之際，幸賴我愛國軍人公忠共矢，拿獲□黨，搗破機關，卒至消息未然，市井得以綏靖，若不分別獎敘，實不足以彰勞勩而勸有功。查江南留鄂第一師，在造紙廠拿獲□首鍾仲衡等五名，及在武建營附近捕獲□徒等十八名，著獎洋三千元。輜重團在南湖拿獲□首王清明等三十名，著獎洋一千五百。步隊第三團，報告廖政在蕭家巷組織機關，又報告□徒由武勝門傳遞暗號，著獎洋一千元。陸軍步隊第七獨立旅，在山後拿獲放火□徒二名，及每日報告武勝門外□徒暗號，著獎洋五百元。陳世鏞於夜間僞挾重金，試誘楚望臺之守衛兵一名，該兵士堅拒未從，當即報告該管官長，尤屬可嘉著獎洋五十元。仰即具領來府，以憑發給。至此次任事出力官長，候由各該長官開具事後，再行核獎，再調查各員，一俟此事肅清，另行特獎。其餘各軍隊兵士，冒露巡邏，夜不成寐，均屬勤勞倍至，著一律傳語嘉獎，如有功績昭然，遺漏未列者，准由各官長，具實補報請獎，以示本都督有功必錄之至意云云。

黎氏又據胡雷卿等，先後供出鄂省各地首領，又開其姓名，通飭各軍隊及地方官，轉飭軍民人等知照查拿，每獲一名賞洋一千元，其各地姓名誌下：

漢口首領姜文奎，漢陽首領王新，黃州首領陳漢勳，沙洋首領紀自強，武穴首領張東亞，襄陽首領伍杰，河口首領葉士彬，沙市首領彭英，施南首領黃昌言，勸陽首領孫炳炎，仙桃鎮首領梁昌，田家鎮首領程道卿。（宜昌楊雨霖、武昌魏老七俱被獲處決）

漢口函：此次鄂省武漢及各屬之變，爲時不滿一句，誅僇者已不下三百餘人，捕拿者尤衆，而國民黨人以嫌疑被株連者更不可勝數。南湖陸軍第二預備學校之取締，其嚴厲屬殊令人驚異，該校學生計共一千餘員，其中浙江、江蘇、福建、江西等省人，實居其多數，大都係南京軍官學生，皆銳意進取，流，由前任留守黃先生咨送，對於袁與黎之感情頗爲不治。前任校長金永炎受職後，以不滿於校中諸生風潮迭起，卒致解任。此次風謠四至，所破機關，不免有牽涉校中人者，故該校爲政府特別注意，凡學生一切來往信件，必經排長、連長、校長，逐一拆閱，衣物包裹亦須搜查，至口內而取締愈嚴，其原因如下：

該校三連生陳猛，浙江人，國民黨黨員，其介紹同校入黨已達一百餘人，旋充該黨評議員，上月二十六號抄出陳與武昌國民黨支部來往信各一件，大致言介紹黨員問題，稱已運動本校一百餘人入黨云云。該校校長以軍人不准入黨，奉有人總統命令，陳自己違法，又引入入黨，至一百餘人實屬不安本分，遂送軍法處核辦。

一、該校校長，以陳信中有「百餘人入黨之語，即傳知學生之入黨者，一律宣布脫黨，違者送軍法處核辦，一時各學生不敢與抗，繳出黨員證書者有六百餘份，均隨收隨燬，亦該黨之一切也，惟有甲乙丙丁四學生秘密不願脫黨，是眞強有力者。

二、該校既被此次亂事之影響，除陳猛拘案候辦外有，劉光漢，署江夏人，不知爲何案牽連，於上月二十六號，以事過江，至漢口而不知有人之隱伺其後也，至是日四時，突然被拘，即經正法，其罪名何屬，則未聞宣布。

漢口震旦民報，民國日報被政府干涉，所有各該報宣言書已錄前報，茲聞贛省贛民日報經理時琦元，又名時倚元，彭澤人，以事來鄂，上月二十六號被拘，次日即槍斃。自由報記者（該報在漢口）張二，亦名天靈生，於一號被拘，次日亦槍斃。時、張皆國民黨人，其罪案皆不知也。

袁大總統批准：前法部正首領沈家本病故，生平事蹟宣付國史館立傳，並在司法部衙門立碑，另加給治喪費二千元。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二十四日

六六四

銓敘局呈大總統核議前法部正首領沈家本給卹緣由，請批示遂行。略謂：

「前法部正首領沈家本研究法律，夙擅專長，自政體改革以來，贊助共和、勤勞尤著。查關於父官恩給及撫卹法規會尚未規定，擬請由大總統遣員致祭，其靈柩回籍時飭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並飭其家屬將該首領生平詳細事實呈報國務院交國史館爲之立傳。在司法部衙門爲之建立碑碣用垂紀念。」「應如所擬，並加給治喪營葬費二千元以昭優異。」（註五）

本日袁大總統批

財政總長周學熙托病再呈請免官，袁大總統批再給假一個月。

財政總長周學熙，因違法大借款案托病呈請免官，袁大總統一再批給病假，該部部務令由次長梁士詒暫行代理。茲周學熙病假期滿，再呈請免官，袁大總統本日批示「再給假一個月安心調理，所請免官之處仍毋庸議」。（註六）

袁大總統任命戴戡爲貴州民政長。（註七）

註一：「東方雜誌」，十卷二號，中國大事記，頁二。

註二：民國二年七月三日「民立報」。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七月八日第四二二號。

註四：民國二年七月、二、四、六、八日「民立報」。

註五：「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第四〇八號。

註六：同註五。

註七：同註五。

二十五日 衆議院議員質問奧國借款。

政府向奧國借債，三四月間，久已喧傳。惟以未經宣布。且未提出院議，疑爲不確。近知此借款已於四月十日成立。計分甲乙兩項，甲項借款二百萬鎊，訂造水雷艇十二艘。每艘價六萬六千五百五十鎊。乙項借款一百二十萬鎊，訂造捕魚雷艇六艘，每艘價十四萬五千〇五十七鎊。餘預扣兩種造艦費外，甲項當交一百二十萬六千二百鎊。乙項當交三十二萬九千六百五十八鎊。訂明簽字後四十日交齊。利息六厘。（按此款後以各種障礙，僅交五十萬鎊。）折扣九二〇以六厘公債及印契稅爲抵押。期限五年。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開始還本。分三年還清。本日衆議院因財政總長梁士詒到院出席，提出質問，梁答稱此款專以償還舊債。我國負擔，並不增加，而利息減輕甚巨。且以經院通過之公債票抵押，與借款不同，故不必交議。衆詔政府此舉，確爲違法，非彈劾不可。嗣因意見未能一致，迄未決議。（註一）

交通總長呈報接收粵漢鐵路湘境路線經過情形及合約條文，袁大總統批交國務院查照。

交通總長朱啓鈴，詳呈接收商辦粵漢鐵路湘段經過情形，附呈所訂合約二十條，請大總統批示施行。本日袁大總統批交國務院查照。茲誌原呈及合約如次：

「爲呈報事：竊查粵漢鐵路歸江三省，歷史錯雜，意見糾紛，其中湖南境內路線一段，紛轍全路，關係甚鉅，民氣激越，措置尤難。溯自初次合興公司借款成立，湘人首倡收回自辦之說。其時朝野士夫皆未曉然於借款興業之利害，不惜重貲取消合同，收回路權。然合興公司所成之路，僅三佛枝線數十里。而贖回之款，借自香港政府者，爲數已英金一百十萬鎊。湖南應攤七分之三，每年繳納本息銀四十餘萬兩，至今尚未完結。是爲該路成本加重之一

原因。湖南非財賦之區，招徠巨資，頗不易易。故商辦公司成立數年，竭蹶經營，零星雜湊，僅集股八百餘萬元，而大半已耗於償還贖路本息。自開工至今，已逾三載，通車不過長株百里間，是為該路工程遲滯之一原因。夫萃全省之實力投之於一業，本談經濟學者所大忌，況其所專注之一業，又未能尅期以底於成，故交通未受便益而經濟先蒙影響。湘中本富明達之士，能知此義者漸衆，故前清宣統三年鐵路國有之說起，四國借款旋即告成。湘人並未立於極端反對地位，但以股本有關公司信用，無論公股、私股必求有若為詞，是為湘路國有之始基。會國體變更，四國借款中經停頓，本部改組伊始，迭經委託督辦，譚人鳳、黃興與湘公司磋商接收辦法，湘都督譚延闓復熱心斯舉，力任斡旋，公司意在已用之款，全數發還現金，而本部財力竭蹶萬分，無從羅掘。其時已與川路公司訂立接收合約，分年攤還股款，由部中發給有利證券已有前案可援。既未便事出兩歧，又實在力不能及屢。據該公司來電，索還股款，本部祇有力持歸回川路成案，與之協商。事閱多時，迄未解決，適本部秘書張緝光以新任長沙關監督赴湘，因囑其就近會商。譚都督與公司中人接洽，彼此推誠，各就事實上詳加研究，先收回國大綱，再回公司舉員來京會商條件。該公司遂公推總理陳文璋、董事傅定祥為議定收路還股代表，於五月內到京。本部屢次約與會商，開示部中財力交絀，股款分年攤還，負擔已為不輕，各情代表亦深識大體，惟以保全商本，擔負債務，為請兩方各存相諒之心，遂議定還股，仍採分年攤還辦法，但分甲、乙兩項，甲項自民國二年度至四年度分期攤還，乙項自接收後第三年起分十二年分期攤還，均先給與有期證券。其餘應行訂明各事列為二十條，均經代表電商湖南公司取得同意簽字為據，經將合約草案提出國務會議公決，一面由本部派員前往清算帳目，接辦工程，擬於七月一日起，實行接管該路事務，至部付之款，並經訂明先儘商房租薪各股歸還，以符前案而昭公允。以十餘年來紛紜糾轢之路，得此圓滿解決，實由於湘人深識遠慮，力顧大局，兩代表準情酌理，不為意外之要求。本部以國家之款，擔任無形之虧累。但求事實有濟財力，可以騰挪，亦未便稍從刻覈，雙方交讓，因得此次之良果。本部當將應還該路股本及繼續應行擔任各費，分別核明數目，編入二年度預算，一面鑄具證券，發給股東，並先將第一期應付各款，先行設法籌付。又此項還付湘路股款暨本部歷年代該路墊付香港政府借款利息英金十萬鎊有奇，應如何由借款項下提還，候與四國銀行商定辦理，茲謹將合約二十條備文呈報大總統鑒核施行。

交通部接收商辦湘省鐵路合約

湖南粵漢鐵路公司（以下稱公司）總協理董事查帳員均係股東公舉，兼受地方委託，有代表湖南境內粵漢鐵路之資格，今因湖南境內之粵漢鐵路幹路及湖南所有廣東三佛枝路三分之二改歸國有，經湘人一致贊成，由公司推舉代表陳文璋、傅定祥與交通部（以下稱部）議定收路還股辦法訂立合約於後：

第一條 湖南境內原定之粵漢幹路路線及三佛枝路，湖南所占三分之二，所有公司已成路線及材料、車輛、廠房、器具、未成鐵路之已建工程、已購地段及本路全線內一切產業權利，一律改歸國有，由部直轄，自由處埋一切。所有以前給與該公司之權利，概行取消。

第二條 公司帳項截至民國元年十二月底止，自民國二年一月一日起至接收之日止，所有公司債權、債務屬於該路者，由部繼承擔任。

第三條 公司入款所有商股、房股、租股、新股、賑糶米捐、鹽斤配銷捐，一律認為公司資本。

第四條 凡公司確實用於鐵路之款，以公司簿據及各官署存案為根據，由部派員與公司核算，以憑接收。

第五條 路歸國有公司，所有資本應一律發還現款。今將股款分兩種辦法，按照商房租新股本金額，列為甲項；按照米鹽股本金額，列為乙等，分別定期發還。

第六條 交路後所有公司所送決算表內列該款，應由部擔任歸還；決算表內列存款應由公司擔任收回交部。

第七條 甲項資本於民國二年度攤還二百萬元，餘數於民國三、四兩年分年攤還，其分年攤還之款，由部先期給與有期證券為憑。自民國二年一月一日起，年息六釐（民國二年一月一日以後所交股金自交股之日起息），二年度付息四次，三、四兩年度每年度付息二次，已還之本即行止息。

第八條 乙項資本自接收後第三年起，分十二年，每年兩期還清。按照該期還本之數，彙計歷來應付之息，一併給付息率及計息開始日期與甲項同。

第九條 交通部如財力充裕時，可以提前一次或數次發還股本，收回證券。

第十條 交路之後，公司應即改設一股款清理處，其存在期限自設立日起，定為一年；股款清理處成立公司，即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二十五日

爲銷滅所有善後事宜，由股款清理處負其責成。

第十一條 公司與洋商原訂購料契約，在民國元年十二月底以前者，由部接續管理，一律繼續有效。

第十二條 定約之後，部即派員來湘清理帳項、點收路工各件。嗣後湖南境內之粵漢幹路及三佛枝路七分之三，即

行歸部，完全管理。

第十三條 公司帳項應悉行移交，並先由部派員到湘會同股款清理處，切實清理。

第十四條 本合約簽定後，一面由部派員前往公司，詳細清算，公司應預飭經管員司，分別造具財產目錄，連同所有底簿及一切契據，供其查對，簽字爲據。

第十五條 合約雙方簽定以後，接收之日以前，公司一切財產及各項收支出入，由公司擔任嚴重保管監督，完全負其責任。

第十六條 公司資本全數及本合約內所云甲乙兩項之分別細數，與每年攤還之逐年細數，俟部派員與股款清理處切實清理，雙方認可之前，列爲附表，互相遵守。

前項甲乙兩項之分別細數，未經切實清理以前，暫就公司所送決算表內列商房租薪股本數目，作爲甲項；米鹽股本數目，作爲乙項，列表二紙，作爲標準。

第十七條 凡未經本合約規定之款項，部不任歸還之責。

第十八條 漢粵川鐵路倘組織總公司時，股東所領證券得自由向該總公司如數換取股票。

第十九條 所有湘路，應攤還香港政府贖路本息七分之三，除第十二、第十四、第十五三期業經由部墊給外，其自

第十六期至第二十期五期湘路，應攤還本息，仍繼續由本部付給。

第二十條 按照以上各條款應各另定細則，由公司代表人與部協訂之。

本合約繕就兩分，附表兩分，部與公司各執全件一分。

（湘起收歸國有甲項、乙項分年還本付息表略）（註二）

交通總長呈報接收滬杭甬鐵路滬嘉段合約，袁大總統批交國務院查照。

交通總長朱啓鈴，呈報接收蘇省商辦鐵路即滬杭甬鐵路滬嘉線訂約情形，附呈所訂合約十三條，請大總統批示遵行。本日袁大總統批交國務院查照。茲誌原呈及合約條文如次：

「爲呈報事：竊查蘇省商辦鐵路滬嘉一線，原在前清光緒三十四年所訂滬杭甬鐵路借款合同路線之內。當時士夫力爭拒款而外人屢責踐言，對內對外困難萬分。不得已乃由政府與蘇浙路公司另定存款章程，易直接而爲間接，勉期息事。然擾攘多載，迄無根本解決之法。政府日負重息，其擔荷在人民，而公司乃迄不得絲毫利益。民國肇建，障礙一開，上下既無事於爭持利益，乃漸明乎實際。本年四月十日，本部接據該公司正式呈稱，本公司於四月二日開股東常會，當有到會股東提議，將滬嘉一線請部收歸國有。既蘇商困，又爲政府解決交涉上困難問題。經大多數股東議決，正式呈部商議，並委託楊廷棟代表赴部。本部查此次該公司大多數股東主張路歸國有，收回股本，本部自應上謀國利，下順輿情，以期雙方兼顧。即與該代表迭次晤商，協定合約十三條，雙方認可簽字，經將合約草案提出國務會議公決互換。此本部與蘇省鐵路公司代表議定接收合約之大概情形也。伏查合約各條，雙方協定意見同孚，良由蘇省人士洞明事理，力體時艱，用能一致同心，翕然定議。至此項分年償還股本利息，自應在滬杭甬借款內提用。如交涉上未遽解決，致前款不能應手時，應再由他處暫行設法騰挪，以堅信用；一面由本部自一年度起，列入特別豫算內辦理。茲謹將議定蘇省鐵路接收合約十三條備文呈報大總統鑒核施行。

交通部接收商辦蘇省鐵路合約。

商辦蘇省鐵路公司（以下稱公司）代表楊廷棟（以下稱代表人），今受蘇路公司之委託，就全體股東會之議決案全權代表該路與交通部（以下稱部）商訂該路讓歸國有事宜，茲經彼此議決，訂立條款如下：

一 公司允將現有滬嘉路線，卻由上海至楓涇線及其附屬一切財產與權利，照公司股東會議決案，完全讓歸國有，由部直轄，自由處理一切。所有以前給該公司之權利，概行取消。

二 公司所有股本計：正股三百四十七萬六千五百二十三元，又息股一百零七萬三千八百九十五元（此數俟清算後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二十五日

六七〇

方能確定。部允如數歸還，由部換給有期證券，自接收之日起，均分五年，每年均分三次攤付，其數目以另表定之，但因每年度財政上之情形，亦得提前歸還，惟須先二個月前通告公司。

三 自接收之日起，未經攤還之股本，由部仍照公司原定股息數目，按陽曆算給。年息於每次攤還股本時，一併彙計付清。

四 所有從前紅股，一概無效。不能認為股款，亦不償本付息。

五 前清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十五日郵傳部所訂蘇浙路存款章程十四條，自接收之日起，其關於蘇路一方面，悉行作廢。

六 公司取銷後，應設一清算機關，其詳細辦法另定之。

七 公司存欠各款確屬於該路者，由部繼承擔任。但以公司第六屆報告冊所列之數為斷。

八 本合約雙方簽定以後，接收之日以前，公司一切財產及各項收支出入，由公司擔任嚴重保管監督，完全負其責任。

九 公司所訂僱工、轉運、租地等有期契約，除有特別原因外，其契約未滿時，一律繼續有效。

十 本合約簽定後，一面由部派員前往公司詳細清算，公司應飭經管員可分別造具財產目錄，連同所有底簿及一切契據，供其查對，簽字為據。

十一 定期民國二年七月一日實行接收。

十二 凡未經本合約規定之款項，本部不任歸還之責。

十三 按照以上條款，應續定各項詳細手續，由代表人與部再協議定之。

（蘇路收歸國有分年還本付息表略）（註三）

國務院委派徐勤、姚梓芳為華僑宣慰使。

政府派委徐勤、姚梓芳宣慰海外華僑。因前清曾派宣慰使至南洋等處，外人謂華僑寄寓彼邦，非中

國屬土，不能擅派官吏，起而詰責。故此次徐姚兩使，僅由國務院給與委任狀，並不正式發表。（註四）

袁大總統令准裁撤崇文門張家口稅局分設之豐台等稅局各卡。

財政部呈稱：

「該部與交通部會商，以崇文門稅局所設之豐臺馬廠南口張家口等分局卡，暨張家口稅局所設之豐臺康莊宣化府等分局卡，均係附路稅局，抽收重疊，商民受虧甚鉅，請於七月一日實行裁撤。由交通部每年認解庫平銀十萬兩，以資抵補。」本日袁大總統以第四十五號指令照准。（註五）

註一：「東方雜誌」，十卷二號，中國大事記，頁三。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第四一〇號。

註三：同註二。

註四：同註一。

註五：同註一，頁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第四〇九號。

二十六日 袁大總統公布「蒙藏王公等服制條例」。

本日袁大總統以命令公布制定「蒙藏王公等服制條例」。條例內容如次：

一、蒙藏王公等禮服分兩種。

甲 大禮服依民國大禮服，並參酌外交官服制。其等級以花紋之多寡分之，其花紋用寶相花。

子 汗親王

如第一圖。

丑 郡王

如第二圖。

中華民國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二十六日

六七二

寅 貝勒

如第三圖。

卯 貝子

如第四圖。

辰 公

如第五圖（扎薩克臺吉視此）。

乙 公服如民國陸軍外套式，色用黑，其等級以金線多寡分之，

子 汗親王、郡王

圍金線五道。

丑 貝勒、貝子

圍金線四道。

寅 公

圍金線三道。

卯 頭、二等臺吉

圍金線二道。（管旗章京梅楞章京等視此）。

辰 三、四等臺吉

圍金線一道。（佐領以下視此）。

二、蒙藏王公等禮帽亦分兩種。

甲 大禮帽王公扎薩克臺吉用軍帽式，中國寶相花，色用黑，帽章與公服帽同式。如圖。但閑散臺吉及職員等

不適用之。

乙 公服帽式如陸軍常帽式，色用黑，其等級以帽章分之。

子 汗親王

如第一圖。

丑 郡王

如第二圖。

寅 貝勒

如第三圖。

卯 貝子

如第四圖。

辰 公

如第五圖。

巳 頭等臺吉

如第六圖。

午 二等臺吉

如第七圖（管旗章京視此）。

未 三等臺吉

如第八圖（梅楞頭等護衛長史視此）。

申 四等臺吉

如第九圖（扎蘭二等護衛視此）。

酉 佐領

如第十圖（三等護衛視此）。

戌 驍騎校

如第十一圖。

亥 領催

如第十二圖（筆且齊視此）。

三、蒙藏王公等禮褲亦分兩種。

甲 大禮服褲，依民國大禮服褲式。

乙 公服褲式，亦如大禮服褲式，惟須於夾縫間繫以各項長條，以別等級。

子 王、貝勒貝子公

金條寬六分。

丑 各等臺吉

金條寬三分。

寅 職員（如佐領章京等）

紅條寬三分。（圖略）（註一）

西藏喇嘛等謁見袁大總統。

西藏喇嘛多人本日晉謁大總統，員名列下：西藏默爾根諸門罕扎薩克喇嘛阿江贊桑布，西藏達賴委派駐京代表羅布桑，車珠爾達喇嘛阿旺根敦，參議院議員札希士噶。衆議院議員一喜託美。西藏揀派繙譯江曲達結。（註二）

次日（二十七日），袁大總統對來京謁見各喇嘛，均明令予以加封及升階，藉昭激勸（註三）。

袁大總統任命張煜全為外交部特派江蘇交涉員。（註四）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第四一〇號。

註二：「東方雜誌」，十卷二號，中國大事記，頁四。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第四一一號。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二十七日

六七四

註四：同註一。

二十七日 袁大總統昨再電張謇，對和解南北一事，要求孫、黃有所表示。張據以轉函趙鳳昌。

袁大總統於昨（廿六）日再電張謇，謂南北「彼此釋嫌，同圖建設」，「本人決不爲己甚」，願聞「孫、黃表示之法」。張據以於本日抄轉趙鳳昌。茲誌函電原文如次：

張謇致趙鳳昌書

惜陰先生大鑒：頃得京電，語意頗平，是在南中表示之實行矣。照抄奉覽，祈即與前途（指孫、黃）接洽爲盼，即請大安。張謇。六月廿七日。

附：電稿抄件

密。禍電悉。果如蔡、胡所云，是彼此釋嫌，同圖建設，如天之福，國賴以存。鄙人決不爲己甚。汪何日回滬？孫、黃表示之法，甚所願聞。公苦心調和，成人之美。中央意見已有二十二命令可證，請檢閱便知。袁世凱。有。廿六日。（註一）

按：袁電所指「二十二日命令」，係署二十一日之命令，見報時間爲二十二日。

袁大總統批准臨時稽勳局呈請優卹之第三次先烈名單。

臨時稽勳局局長馮自由，呈報該局審定之第三次先烈（上海、南京、固鎮、宿州諸役）名單共三三八十七名，請大總統批示優卹。本日袁大總統批交國務院與前兩次彙案辦理。

計爲：

刑斃：庚等周實丹等二名，辛等李應標等八名，壬等龔光國等十一名。

陣亡：戊等董開基等二名，己等陳旭等二名，庚等查增祥等七名，辛等王懷寶等二十一名，壬等新學益等二百八十九名。

積勞病故：辛等羅鳳藻等二名，壬等李英飛等二十五名。（註二）

蒙古哲盟科爾沁旗親王棍楚克蘇隆，冒險赴庫倫宣導，遭偽蒙拘禁，病故庫倫。袁大總統明令優卹，並派代表致祭。

棍楚克蘇隆親王忠於民國，冒險赴庫倫宣導共和，被偽蒙拘禁，日前病故該處，蒙藏事務局呈請卹典。袁大總統本日明令表彰，除照親王例給卹外，並賻銀二千兩，派奉天都督代表致祭。令曰：

「蒙藏事務局呈稱：哲盟科爾沁旗親王棍楚克蘇隆在庫病故，請予卹典等語。該親王冒險赴庫，宣導共和，致遭拘禁，備嘗艱險。茲聞賻志湮逝，凡我國民，同深惋惜。應照親王例給卹，並賻銀二千兩，派奉天都督代表本大總統致祭，以昭旌勸而慰英靈。」（註三）

財政部撥銀五萬元賑濟安徽水災。

皖省霖雨連綿，潮洪並漲，重以風雹損害尤多。無為、銅山、太湖、望江、廬江、懷寧、懷遠等縣二麥盡淹，圩堤復決，黃絲灘受災尤鉅。財政部會同內務部設法妥籌先撥銀元五萬元滙交安徽都督遴派委員辦理賑濟（註四）。

刺宋案逃亡兇犯洪述祖在青島被捕後由膠澳審判廳，依法審訊時所作德文供詞，經外交部譯送總統府秘書廳。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二十七日

六七六

刺宋案主嫌洪述祖逃亡青島被捕後，由膠澳審判廳以德文記錄之供詞，本日由外交部譯送公府秘書廳。內容推諉閃爍，未知譯文確當否。德文原件未見，茲錄譯文如次：

外交部公函二年界字第七百二十一號

逕啓者，洪述祖事，本月十九日准德館面交洪述祖供詞一件，相應鈔送。

查照此致

公府秘書廳，附抄件。

中華民國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照譯膠澳審判廳訊問洪述祖供詞
青島一九一三年五月卅一日
特許抄錄

承審官高等推事法學博士克路森

書記官學習推事法學博士愛曼多福

通譯員知事米開森

現居青島前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引渡案，洪述祖到堂，其訊問供詞如左：

余名洪述祖，年五十五歲，係江蘇武進縣人，信奉佛教，迄最近充內務部秘書。

余於刺殺宋教仁一案無過失，余並未主使應夔丞殺宋，亦未唆令應使他人殺之，宋與余在政見上素反對，其反對之理由，已在余之歷史內詳細說明，該歷史經律師克陵克附列宣告書中，呈遞貴廳矣。

其理由又詳述於附件三號之電報中。

至於案卷中電函等件，均出余手，謹逐件供明如左：第一電係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三日所發，第一層係關於五國借款，第二層即關係宋辦法。須知余與應從前所商反對宋之手續方可了然。茲呈在北方發行某報附張一紙，余不詳其報名，惟確知國民黨之機關報，該附張載有按江蘇都督及民政長致國務院議院等處通電，所云宣布宋案證據，內有應致當時國務院秘書程經世轉國務總理一電，稱宋在日本欺騙被控有案，已發拘票拏捕，該拘票現尙可以購買

，由橫濱印行散佈十萬張云云。同時應致余私函內稱國民黨擬欲購取此據，然如吾輩多給金錢，似可先爲買回云云。應在國民黨已五十年（？）之久，該私函已不在余手。二月初四日余致應書於上海，稱余已將此事報告大總統，大總統面有喜色云云，而實則余並未如此辦過，余如此寫信，不過欲激動應耳。余又稱大總統曾言須將該案詳情查明，並須覓得拘票照片作據等語。

又二月初八日余致應函，詢宋案到手否之語，意謂能否覓得拘票及他項證據。二月十一日又致應函稱如關於宋案證件到手，可來取款等語。二月廿二日又致應函稱，如證件到手，其最要者，係數目不可過三十萬元云云。觀以上情形，即知第一電第二層，所謂燬宋之解說，此節中國政府未曾咨明膠督，余意不過係購買宋曾犯罪之證據，余所用之燬字，因係北京通用語，故用之該字，並無殺人之意在內，僅係毀人名譽，又普通燬壞之詞，即如衣裳燬了，即係燬壞之意。

八件證據中之第二函，及第一次繙譯各件之第一函（秘密案卷字第一百六十一號），均係由同函中提出者屬實。至去字亦非殺害之意，不過係移至他處之意。第三電於此事無關，關於應在江蘇所辦警察各事務，即係彈壓梁山會黨諸節，此等關於匪徒電報，余迭次接得，因應之得南京巡察長出我而成之。

第四第五兩電，亦均關於購買宋犯罪之證據。

第六電報所稱所發急令已達到，余不解其意。第二日見公報載有在被刺之說，滋余疑惑，因余所等候者即係宋犯罪之證據，非報告急令等事，故余未答復。及次日得第七電報爲講明此電起見，余須再申明第三電報。以上余所云該電之意，余迨後聞應在上海會審公堂之供詞，方知之者，及至得此電之時，余即亦憶及歷史上梁山領袖亦與宋同姓，然仍未十分明白，故余第四號復電亦含混復之，請應勿託空言，須即照當然辦法辦理等語。余意仍係請應速行購成證據，至應電所稱之已發急令，余迄未了然，因僅係購物之關係，所謂急令，余料其決爲關係巡警事務。余接應第七號電稱，匪魁已滅，大爲詫異，因人人皆知宋已被刺，以其姓與梁山恰合，故余始悉其爲宋也。然又因來電云應軍一無傷亡，余又不能作原來思想，遂仍謂係關於剿匪之事，緣派軍隊攻一人，亦絕無之事。至堪慰二字，係聊慰免於損傷之人之詞，前曾商定應雖非軍隊司令，然能請軍隊協助，故余自思堪慰一語，彷彿軍隊未受傷之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二十七日

六七八

意。

第八函之意係通知余擬親往上海面詢一切。

至王博謙處之款擬携來云云之意解釋如左：

上海民強報主人名王博謙，願招資本家出資洋二千元，托應向余請求，余偕友人湊集此款，廿二日寫此信，然寫信日期爲廿三日。

廿三日晚車朱應榛（譯音）到京，朱係應所派之人，來取應三個月薪金。余當將備給報館股款二千元交朱。廿四日應被拘，故其薪金未發，朱亦遂回上海，因當時皆知應由余處領款，遂謂刺宋之獎金，朱亦即因嫌疑被拘，仍未釋放也。

余所寫歷史一份請

貴廳附入案卷爲禱。

由通譯員用華語宣讀經洪述祖認可簽字。

克魯森簽押爲證

米開森簽押爲證

愛曼多福簽押爲證

一千九百十三年六月二日經青島審判廳書記官高等秘書貝爾格滿特許抄錄給發。（註五）

註一：黨史會藏抄件。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二十九日第四一二號。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第四一一號。

註四：同註三。

註五：黨史會藏原件。

二十八日 袁大總統以山西省未報預算，下令撤免該省財政司長楊立三職務。

袁大總統本日發布命令曰：

「據財政部呈稱：各省預算尚有五省未經造冊咨部，山西既未造冊，並未電咨總數，屢催罔應，請先將山西財政司長撤任等語。預算關係國計，豈容任意拖延，代理山西財政司長楊立三即行撤任，山西二年度預算由山西民政長陳鈺督飭迅速趕辦。」（註一）

袁大總統任命王懷慶署多防鎮守使，傅良佐署薊榆鎮守使。（註二）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二十九日第四一二號。

註二：同註一。

二十九日 財政部撥款五萬元賑濟湖南水災。

湘省湘鄉、新甯、溆浦、永州、永順、永明、沅江、衡山、道州、古丈坪、武岡、耒陽、常德、江華、寧鄉、湘潭、湘陰、澧州、辰谿各屬入春霖雨連綿，秋苗損壞。本月岳州、寶慶等處較水暴發，衝沒田廬達數百餘里，淹斃人口無算。袁大總統本日令由財政部先行籌撥銀五萬元，滙交該省都督，派員會同各該縣知事，分別災情輕重，速辦賑務。（註一）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六月三十日第四一三號。

三十日 袁大總統令免安徽都督柏文蔚職，調任為陝甘籌邊使；並任命孫多森為安徽民政長兼署安徽都督。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

中華民國二年 六月三十日

六八〇

是日，袁世凱以臨時大總統令：「任命柏文蔚爲陝甘籌邊使」，並「任命孫多森爲安徽民政長兼署安徽都督」。（註一）時文蔚在皖，一面準備舉義，一面敷衍袁世凱。文蔚電請袁氏，謂籌邊費非五千萬元不能濟事，否則不願往就。袁電文蔚來京面商。文蔚又藉宗社黨在皖活務頻繁，須俟地方粗安，自可入京。袁覆電謂：「烈武，吾將與君携手痛哭於大荒之野，望速命駕來京。」（註二）時孫多森已離中國銀行總裁任至南京，將來皖接任，皖國民黨人張子剛、管鵬、王孟榮、陳紫楓、孫師武、鄭贊丞等力勸文蔚即時舉義，拒孫多森來皖；文蔚以未奉國父及黃興之命，不欲遽動。惟張滙滔已在皖北通電聲討，省城由管鵬主持，乃將所有青年軍，昔日解散之手槍炸彈隊數百人，密布省城內外，陳紫楓負守東北兩門。時師長胡萬泰爲袁世凱以十萬元所收買。紫楓乃運動胡部排長彭尙述，待孫多森、胡萬泰經過兩門時轟擊之。事洩，彭被逮。多森即乘間由萬泰保護經小南門入省城，逕至都督府，文蔚即交卸都督職。赴南京暫住。（註三）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二年七月一日第四一四號。

註二：陳紫楓：「柏烈武先生革命談話」。

註三：同註二；民國二年七月十日「民立報」。

中華民國七十年二月出版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一至六月份

定價：平裝 新臺幣三五〇元 美金一〇元
精裝 新臺幣四一〇元 美金一二元

編輯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
印行者：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經銷處：中

央文物供應社
地址：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
電話：三一〇八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電話：五八一二九四〇

正中書局

地址：臺北市衡陽路二〇號
電話：三八二二一四

承印者：上海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臨沂街五號
電話：三二一〇八一（三線）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